

井冈山斗争纪实



中国第一块红色
根据地斗争纪实

王运朝/著

井冈风云录

王运朝 著

目 录

第一部 燎原星火

序.....	(1)
1. 浏阳撤军	(3)
2. 三湾改编.....	(14)
3. 古城决策.....	(26)
4. 诚收绿林.....	(42)
5. 兵分两路.....	(55)
6. 会见王佐.....	(64)
7. 艰难时刻.....	(71)
8. 将计就计.....	(90)
9. 洞察阴谋	(103)
10. 缉拿元凶.....	(112)
11. 走马上任.....	(119)
12. 宜章暴动.....	(127)
13. 新城激战.....	(131)
14. 一个误传.....	(137)
15. 井冈会师.....	(143)
16. 打破进剿.....	(155)
17. 三进永新.....	(163)
18. 龙源口大捷.....	(177)

19 . 军情突变	(191)
20 . 八月失败	(206)
21 . 重上井冈	(218)
22 . 用心良苦	(235)
23 . 朱德的扁担	(244)
24 . 井冈南下	(253)
25 . 风雪井冈	(265)
26 . 激战大柏地	(271)
27 . 寻觅主力	(279)
28 . 东固休整	(283)
29 . 龙岩沉浮	(290)
30 . 病危蛟洋	(300)
31 . 力阻南下	(313)
32 . 东江失败	(320)
33 . 古田会议	(328)
34 . 袁、王之死	(342)
第二部 力挽狂澜	
1 . 西进湘东	(347)
2 . 长沙撤围	(354)
3 . 力排众议	(369)
4 . 攻打吉安	(378)
5 . 武汉会议	(387)
6 . 错综复杂	(392)
7 . 罗坊会议	(401)
8 . 诱敌深入	(409)

9 . 富田事件	(419)
10 . 敌变我变.....	(428)
11 . 龙冈激战.....	(437)
12 . 再接再厉.....	(451)
13 . 败将卸任.....	(459)
14 . 重整旗鼓.....	(466)
15 . 钻牛角尖.....	(477)
16 . 富田战斗.....	(486)
17 . 两战皆捷.....	(498)
18 . 退守建宁.....	(509)
19 . 兵贵神速.....	(518)
20 . 大将风度.....	(526)
21 . 御驾亲征.....	(538)
22 . 前线指挥.....	(544)
23 . 千里回师.....	(555)
24 . 穿插迂回.....	(568)
25 . 出其不意.....	(584)
26 . 攻其不备.....	(594)
27 . 跳出重围.....	(605)
第三部 血沃红土	
1 . 赣南会议	(623)
2 . 宁都风暴	(633)
3 . 红都瑞金	(649)
4 . 隐住东华	(661)
5 . 江口会议	(676)

6 . 挥师东进	(689)
7 . 占领漳州	(697)
8 . 千里转战	(706)
9 . 宁都会议	(723)
10 . 长汀红楼	(732)
11 . 罗明路线	(740)
12 . 四次围剿	(748)
13 . 斗争升级	(758)
14 . 精心策划	(768)
15 . 黎川失守	(775)
16 . 福建事变	(784)
17 . 肖劲光受审	(798)
18 . 病休会昌	(815)
19 . 艰难防御	(824)
20 . 云石相聚	(837)
21 . 病重于都	(844)
22 . 匆忙转移	(853)
23 . 围追堵截	(860)
后记	(865)

序

1927年9月初的一天，天空中刮着北风，西边天际有几抹阴云在飘动。从安源到铜鼓的乡村山道上，走着一个手拿红色纸伞、背后背着一个大斗笠的人。只见他身材伟岸，迈着坚实有力而稳健的步履，阔步向北行进。他头上的黑发向后梳理，多少显得有点松散；浓眉下有一双深邃的大眼，眼睛中总让人感觉到有一种难以描述的光芒；鼻高口阔，尤其是他下颚的那颗黑痣，十分醒目。他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毛泽东。此时，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到湖南传达中央在汉口召开的“八七”紧急会议精神，领导农民秋收起义。他到湖南长沙后，立即改组了湖南省委，传达了会议精神，制定了秋收起义计划。而后他又马不停蹄地赶到江西的安源，在张家湾这座砖木结构的两层小楼上，召开安源和浏阳地下党会议，讨论起义的具体计划，宣布起义的具体日期和任务。

这一天，他在张家湾完成任务后，立即赶往修水县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部，亲自指挥和领导这次的秋收起义。决战前夕，东奔西走的毛泽东十分繁忙，为的是把起义计划搞得周密一些，减少因计划不周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此时的毛泽东心中非常清楚，也非常冷静、沉着，知道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重。在国民党反动派举起屠刀屠杀共产党员的

时候，他临危受命深感义不容辞。

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背叛了革命，撕下了他一贯标榜革命的假面具，多次秘密同汪精卫商谈，用暴力手段“清党”。公元1927年4月12日，星期六的黎明，是中国人民刻骨铭心的日子，蒋介石在上海出动大批武装，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器，捕杀工人和共产党员。一时间，上海街头笼罩在白色恐怖中，共产党员和革命者的尸体横躺街头，鲜血染红了上海滩，染红了苏州河，染红了黄浦江！蒋介石带着一个胜利者的微笑，于4月18日，扬起他那双沾满鲜血的手，在南京宣告“国民政府”成立。

上海上空的乌云在凝聚、扩散，血腥风雨笼罩住了整个中华大地。4月15日，广东秉承蒋介石的密令，发动政变派兵包围总工会广州办事处、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的住宅，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二千多人，肖楚女等人牺牲。5月17日，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宜昌叛变，率部进攻武汉；5月21日，许克祥执行蒋介石的密令，在湖南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使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人头落地；6月6日，江西的朱培德，也举起反革命大旗，向共产党和革命群众举起了枪；6月10日，武汉国民政府的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等和冯玉祥在郑州秘密举行会议，共商反共……

在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下，革命一下子处在了最低潮。共产党当时的领导人陈独秀还梦想蒋介石“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主张农民协会的会员和本来不多的武装人员，在国民党征兵时应征入伍。在决定中国命运的危亡时刻，中国向何处去？共产党该怎么办？

毛泽东指出“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并预料到将来“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7月12日，共产党中央常委举行紧急扩大会议，决定陈独秀停职。于是就有了“八一”南昌城头上的枪声。南昌起义失败了，起义部队撤向了赣南和东江……

毛泽东边走边谋划着未来。他从今天的努力看到了明天，想到了将来。他的眼前仿佛出现：一个乌云翻滚的夜晚，漆黑一团，远处渐渐燃起一堆篝火，再不断地蔓延，再不断地扩大。夜很静，能十分清晰地听到火苗的点燃声，声音随着篝火地蔓延和扩大再不断地增强，篝火犹如天边的一缕圣火，映红了半边天，照亮了茫茫黑夜。突然间，狂风大作，电闪雷鸣，下起了瓢泼大雨，天边的那一缕圣火在暴风雨中渐渐的缩小，夜色也在伴随着不断加浓。可它又在顽强的抗争，不屈服狂风暴雨的淫威，已经熄灭的又重新燃起。狂风暴雨终于停止，那缕圣火渐渐大了起来。接着又有火种出现，而且愈来愈多，大有燎原之势。照亮了山河，照亮了长长的黑夜……

1．浏阳撤军

9月9日拂晓，东方地平线上空，有几抹浓淡相宜的云层，从中透出道道霞光。参加秋收起义的有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和浏阳、平江、崇阳、通

城的农民武装、安源的工人纠察队，以及被收编的杂牌军，共编为四个团，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毛泽东作为中央代表任党代表，卢德铭任起义总指挥，余洒度任师长，兵分三路进攻长沙。卢德铭指挥钟文璋的第一团和刚收编的第四团，从江西的修水西进经龙门、平江直下长沙；陈浩的第二团攻占浏阳后快速向长沙推进；苏进的第三团夺取东门市后也到长沙会合。浏阳城在炮火的硝烟中被秋收起义部队攻破，战士高喊着“冲杀”声冲进浏阳城。

浏阳城头的硝烟还未消尽，起义战士还未来得及欢呼胜利，敌军以强大的阵势在炮火的掩护下重新包围了浏阳城。城头上到处是炮火，到处是硝烟。起义军从城内往外反冲锋，在城外遭到敌人炮火的打击，一个个战士倒在了敌人的枪口下，其场面既壮烈又残忍。

10日下午，在浏阳城外的一个小山村里，也笼罩在战争的气氛中，远处枪炮声随时可闻。人员进进出出，来往不断，更多的是参战人员陆续把伤病员抬进山村。在这股人流中有一个匆忙急进的小战士，匆匆穿过街道，来到一座庄院前。

院内已有不少伤病员，农会干部正在为他们包扎或临时处理。

毛泽东高大而清瘦的身影立在祠堂门外。他的背后背着一只斗笠，面带沉思，显得刚毅、沉稳。他望着眼前的伤病员，耳闻隐隐传来的枪炮声，那沉思的面容又不时显露出担心的云翳。

“报告！”

毛泽东的沉思被打破。他望着眼前汗流满面、喘息未定

而又慌张的小战士，正要开口问话。

“报告：二团攻进浏阳城后，突然遭到从醴陵来敌的反包围。团长正指挥突围，部队伤亡很大”

“报告”又一个年轻的战士立在了他的面前。

毛泽东表情严肃，把目光投向他。

“三团在东门市遭到敌人的顽强阻击，无法扩大战果。”

祠堂内外的人员听到情况后，一个个吵嚷着要和敌人拼命。

此时的毛泽东显得异常冷静、沉着。他若有所思地点燃一支纸烟，慢慢地抽着，静静地深思着

众人受到了感染，吵嚷声渐渐停息了下来，都把目光投向这位指挥若定的舵手。这时，一阵马蹄声传来，人们不约而同地望着门外。接着又是一声战马的长啸，有人情不自禁地拥向院门。

一个受伤的战士跑了进来。他来到毛泽东面前，恭恭敬敬地行个军礼。“报告：卢总指挥的信。”他说着双手递了过去。

毛泽东匆忙展开看，众人各怀担心、疑虑、不安的心情注视着毛泽东的表情。来人带来的是总指挥卢德铭写给毛泽东的信。从信中得悉一、四团向金坪进军途中，四团突然反叛，使毫无防备的一团遭到惨重伤亡。一团长钟文璋也失踪了。

人们无比气愤，又一次吵嚷着同敌人拼命。

毛泽东甩掉手中的烟蒂，对面前的三个战士说：“你们马上回去，命令浏阳、东门市的部队立即撤出战斗！你告诉卢

总指挥，我同意他的意见，放弃进攻长沙的作战计划，到上坪待命。”

卢德铭是四川宜宾县双石铺狮子湾人，1905年出生。1924年，19岁的卢德铭千里迢迢离开家，来到广州报考黄埔军校。他到广州已经是十月，早已过了报名时间。年轻的卢德铭有一股不甘心的倔强脾气，亲自找到孙中山的办公室里，要求孙中山面试。当孙中山得知他学历不够报考条件，而且年龄也不够时，卢德铭说他学历不够可以自学，年龄不够还会再长。孙中山对立在他面前的年轻人的机智回答十分满意，当面进行笔试，破例录取了他。1926年5月，卢德铭在叶挺独立团任四连连长，担任北伐军的先锋部队。在攸县的战斗中，他处置灵活，及时地歼灭了逃敌，事后受到了叶挺的表彰。北伐军一路北进，攻打汀泗桥，激战贺胜桥，卢德铭身先士卒，被提拔为二营营长。武昌被北伐军攻克了，叶挺升任为二十四师师长，独立团改为七十三团，卢德铭也升任为团参谋长。

1927年6月，第二方面军在武昌成立了警卫团，卢德铭又升任为团长。他是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利用他的合法身份，在形势极其恶化的情况下，掩护了不少革命的同志，像宛希先、何挺颖、何长工等都在警卫团安排了工作。8月1日，南昌城头打响了向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驻扎在武昌的卢德铭警卫团，在当日晚同时收到了两封电报。一封是在二十军任军政治部主任的周逸群的电报，要他率部来南昌参加起义；第二封是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在九江发来的电报，命令他率部火速赶到九江待命。为麻痹敌人，卢德铭来了一个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于2日晚率领警卫团二千多名官兵从武昌乘船东下，急急驰往南昌。为了稳妥，在途中他派出一只快船到九江侦察。当他接到九江的布防情况后，立即改变行军路线，在现在的黄石市上岸。到达奉新县时，得悉南昌起义部队已经撤出南昌。卢德铭面对突然变化了的军情，毅然改变原计划，率部到达湘鄂赣边界的修水、铜鼓休整，同时想法同地方党取得联系。不久，同湖南省委领导人夏曦取得了联系。夏曦告诉卢德铭，南昌起义部队缺乏有经验的领导干部，要他和团指导员辛焕文、团参谋长韩浚离开警卫团，去追赶南昌起义的部队。当他三人日夜兼程到了武汉时，见到了向警予，得悉党已经召开了“八七”会议，毛泽东已经到湖南组织领导起义，要他三人马上赶回部队。

卢德铭三人怀着兴奋与喜悦，接过向警予交给的三千元起义经费，不顾多日旅途的劳累，立即返回修水。不幸的是他们三人行至大沙坪时，被当地的民团拦截，辛焕文当场牺牲，韩浚被俘，他只身侥幸脱险，回到了修水的警卫团。没过几日，毛泽东来到了警卫团，俩人详细地研究了起义方案。

起义部队根据毛泽东的命令，来到上坪集中。

初夜时分，暮霭笼罩着山村。街道上随处可见从战场上撤下来的人员。他们三五成群随便的聚集在一起，或坐、或站、或靠，谈论着战事，发泄着心中的不满。看得出，他们精神不佳，士气不振。

起义总指挥卢德铭和师长余洒度、三团团长苏先骏、一营营长张子清、连党代表罗荣桓、连长伍中豪察看部队情况。当他们一行来到街心，看到眼前的情形，不由止步，眉头紧

锁。卢德铭扫视后，正欲发火。前面不知谁喊了一声“立正！”卢德铭看看身边的罗荣桓和伍中豪，没有再说什么，正直向前走去，边走边说：“毛特派员一再告诫我们，首战必胜。出师不利，影响了士兵的情绪，当前最重要的是稳定情绪。”

罗荣桓正欲说什么，一抬头看见前面走来一队人马。六人不由止步注目。来人正是毛泽东和从浏阳撤出的三团的同志。

毛泽东同他们相见，简单询问情况后，就一起来到了临时指挥部。当天召开干部会议，决定起义部队全部到文家市集中。

文家市地处湘赣两省交界处，在当时算得上是一个较为繁华的边镇。张子清营长带领一营首先进入文家市，一团、二团也相继开进文家市。

毛泽东还是身背斗笠，在人陪同下走进了文家市。途中遇到了连长伍中豪。伍中豪中等个子，身体微微发胖；浓眉、四方脸。时年25周岁。毛泽东同伍中豪的认识，还是去年在广州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伍中豪当时是黄埔军校步兵科毕业的高材生，根据党组织的决定调他到农民运动讲习所担任军事教官。毛泽东接见了，在交谈中得悉他是湖南耒阳人，家境贫寒，从小就失去了父亲，靠母亲织布维持生计。由于家族的支持才得以上学，后来考到北京大学文学院，结识了革命先驱李大钊。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科。

1926年，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伍中豪同毛泽东分别，参

加了北伐军。当他到耒阳老家时，被留任为县团防局局长。“马日事变”后遭到通缉，在老家呆不下去了，只好到武汉找到黄埔军校的学友卢德铭，被任命为十连连长。这一次，他随着警卫团一起参加了秋收起义。

“毛委员。”伍中豪惊喜地叫了一声。

毛泽东闻声止步，寻声一望，惊喜地说道：“伍中豪同志，你好啊？”

伍中豪跨步向前，紧紧握住毛泽东伸来的大手，一时竟激动地说不出话来。毛泽东亲切而又关心地问：“去年7月广州一别，转眼一年过去啰，你的情况如何？”

伍中豪告诉他分手后的遭遇，喜出望外地说：“没想到在这里见到了您-您还好吧？”

毛泽东连声说：“好哦，好哦。”这时卢德铭、余洒度、苏先骏、张子清、罗荣桓、何长工、宛希先等人迎上来。毛泽东同他们一一见面，握手问好。当握住何长工的手时，他的脸上明显地溢出喜色。“噢，长工同志。你好啰？”

“毛委员好？”何长工握住毛泽东的手，使劲摇了摇，显得十分激动。

毛泽东指着他风趣地对大家说：“长工，为革命扛长工嘛。”

大家被毛泽东的话说笑了。毛泽东最后握住宛希先的手。宛希先个子不高，显得粗壮，脸上有几颗浅浅的麻点，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卢德铭介绍道：“一营党代表，宛希先同志。”毛泽东又一次地细细打量面前年仅21岁的他。“你就是宛希先？”

宛希先异常激动，脸膛憋得红红的，甚至还挂着羞涩。他无声地点头算是回答了毛泽东的问话。

毛泽东又说：“湖北黄梅宛家大屋人，你父亲是布店店员。在堂兄宛希俨的影响下，18岁参加革命，对不？”

宛希先听到毛泽东对他十分了解，更是激动。不好意思地说：“没想到毛委员了解得这么清楚。”

毛泽东大度而又风趣地说：“你们要晓得，我是善于搞调查的哟。”他说着把身边的张子清拉了一把。“张子清的父亲是位爱国军人，参加过孙中山的同盟会。他本人毕业于湖南讲武堂。”毛泽东对大家如此了解，且又平易近人，一下子把大家的距离拉近了。

张子清告诉他：“在我表兄夏曦那里，早就听说过毛委员您。”

“噢。”毛泽东听到夏曦的名子，面色为之一动，打着手势说：“你表兄和我还是同学哩。”

毛泽东确实是一个善于搞调查的行家里手。他把参加起义的连以上干部都作了调查了解，依照他的一贯作风，叫做“不打无把握之仗”。知兵必须先了解将。

张子清也是湖南人，出生在益阳市，祖祖辈辈务农。到了他父亲这一代，投笔从戎参加了同盟会和湖南新军，在辛亥革命和护国、护法战役中都立过功。他的父亲张建良以战功卓著升任为湖南江道区司令官。张子清从小就受到军人的熏陶，立志当一个有作为的军人。他18岁在讲武堂毕业后就当上了零陵镇守使署上尉副官。由于他参加了“平江兵变”，受到通缉，跑到山上组织了游击队，在孙中山的支持下，成

立湘中游击司令部，他为支队长，参加了北伐。三年多的苦斗中，使他彷徨、苦闷。在他对中国前途失去信心时，找到了表兄夏曦。从表兄口中知道了毛泽东，知道了中国共产党，在192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秋，他在广州政治讲习所毕业，分配到北伐军宣传队，不久又分配到贺龙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师当政治连长。1927年春，长沙成立了黄埔军校第三分校，他又调任分校政治教官。5月中的“马日事变”，他在长沙也呆不下去了，只好到了武汉找到卢德铭，在警卫团任三营五连连长、副营长。

由于起义失败，部队中的思想情绪很不稳定，尤其是一些营连干部，甚至还有团一级干部，对革命发生了动摇，对革命的前途产生了怀疑。

夜幕降临，里仁学校被黑暗严严实实地笼罩着。里仁学校原是一所创建于清朝道光年间的文华书院。它本是一座气势恢宏的建筑，在茫茫黑夜中显得是那样的渺小。一处校舍里，窗户中射出几缕灯光。毛泽东正在召开有连党代表以上参加的前敌委员会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卢德铭、余洒度、苏先骏、陈浩、徐庶、韩庄剑、黄子吉、张子清、宛希先、罗荣桓、何长工、伍中豪、曾士峨等数十人。会议开得既激烈而又紧张。

毛泽东告诉大家：“鉴于目前敌强我弱的形势，再执行原计划攻打长沙，势必造成不利的局面。用枪杆子夺取政权，建设政权，要保存实力，以图再举。要保存实力，就要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去。”说着毛泽东指向一张旧地图：“这个薄弱的地方就是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

毛泽东的话音刚一落，师长余洒度腾的一下站了起来。“毛委员是想当山大王？也想让我们跟着当山大王吗？”

苏先骏团长首先站起来响应师长余洒度的意见：“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起义队伍，不当山大王！”

毛泽东见首先站起来反对的是师长余洒度和团长苏先骏，从容地点燃一支纸烟，而后耐心地说：“山大王有什么不好？历代都有！唐朝有瓦岗寨，宋朝有梁山泊。山大王凭险拒敌，官军是拿他没办法的。如果说我们是山大王，那就是前所未有的山大王。我们这个山大王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有主义信仰、有政策策略的山大王。中国是一个贫穷大国，军阀割据。我们要利用这一点，先站稳脚跟……”毛泽东讲到此，扫视了全场一下，而后用他那扭转乾坤的手，在半空中划了一个半弧，铿锵有力地说：“而后，再图更大的发展！”

会场出现了短暂的沉默。

余洒度和苏先骏小声耳语。

张子清斜视了耳语的余洒度一眼，站起来大声说道：“我们相信毛委员，我们跟随毛委员当革命的山大王……”

“我不同意！”苏先骏不等张子清话音落地，就霍然起身大声反驳道：“夺取长沙，是张家湾军事会议确定了方针，个人无权随便更改。要改变就得请示湖南省委后，再作决定！”

余洒度接上话说：“我们不能被眼前敌人的一时气势汹汹所吓倒，放弃眼前的长沙而不打，拉着部队往山里转。到山里瞎转悠，是没有出路的。”他的话有一定的代表性。受当时错误思想的影响，一部分同志还不理解毛泽东已经形成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有人站起来说：“余师长的话有道理。我

们不应该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

“对！执行原计划，攻打长沙！”

毛泽东沉着冷静地听着大家的发言，凝思不语。他最后把目光投向一直沉默不语的卢德铭总指挥。

总指挥卢德铭看到了毛泽东求助的目光。22岁的卢德铭，长得清秀，显得英姿勃发。在军旅生涯中，经过战火的洗礼，使他又显得沉稳老练。他站了起来说：“由于我们对敌人的力量估计不足，使这次暴动受到了重创。目前，敌人正在寻求同我们作战。长沙守敌也是有准备之敌。我们暴动受挫后，士兵的情绪也不稳定。在这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如果我们再去冒险，就可能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在这个时候，我们头脑冷静下来，暂避敌人之锐气，到敌人薄弱的地方去养精蓄锐。等到我们逐渐的强大起来，再去同敌人拼斗，我们就能够东山再起，就能够从失败中走向胜利！毛委员作为中央代表，来领导这次暴动，他的意见，我认为是正确！大家想一想，当革命的山大王，有什么不好？”

他话刚一落音，就迎来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师长余洒度、团长苏先骏先是尴尬，继而十分不情愿的也随着众人鼓起了掌。

掌声刚一落，毛泽东又讲道：“掌声告诉我，大家都愿意当革命的山大王！我们这支队伍就是革命的火种。保存了这支火种，就有了星火燎原的资本，就一定能把旧中国埋葬，燃烧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

2 . 三湾改编

夜已很深，文家市已是万籁俱寂。可是，在里仁学校的校舍里，却还有两处亮着灯光。一处是毛泽东正和卢德铭商讨如何解决部队中出现的问题，另一处则是陈浩和徐庶、韩庄剑、黄子吉聚在一起。如今他们谁也不说话，只顾闷头抽烟。

俄顷，直性子的黄子吉憋不住了，他把烟蒂往脚下一丢，一只脚使劲踩灭：“你们都哑巴了？明天队伍一开拔，不想当山大王也得当。”

“你不能小点声吗？”陈浩站起身不满地瞪了他一眼，继而走到门口，警惕地向外望望。他见学校操场上静静的空无一人，这才放心的重新关上房门。他不无批评地说：“就你一个人着急？我们出来当这个‘丘八’，难道是送死的？咱们背井离乡，谁不是为了争口气，想混出个人样来，也好光宗耀祖。”

黄子吉气呼呼地嘟囔了一句：“这不是到了节骨眼上吗？”

“好嘞，不要争了。”徐庶知道黄子吉的脾气，忙出来打圆场。“我看天也不早了，明天还要行军，回去休息吧。”

陈浩压低声音：“这事先不要着急，看看发展再说。”

他们四个人悄悄散了。

9月20日，一千五百多人的起义队伍有次序地走出学校

大门向市外开拔。队伍中有不少伤病员，他们相互搀扶，有的拄着拐杖，重伤号则用简易担架抬着。

毛泽东一身出征的打扮，背后仍背着一个大斗笠，所不同的是他手中多了个木杖。他和卢德铭、何长工立在一边，像是在检阅这支部队。他三人不时同队伍中的伍中豪、罗荣桓、宛希先等招手致意。接着卢德铭和何长工向毛泽东告别后，匆匆向开拔的队伍前头走去。毛泽东仍立在原处，注视着从他面前走过的每一个战士。毛泽东见战士们一个个闷闷不乐，心中就像压着一块石头沉甸甸的。

部队离开文家市，沿着高低起伏的蜿蜒山道，毫无生气地行进。刚走出文家市不多远，卢德铭气喘吁吁地大步走来报告：

“毛委员，据前卫侦察，萍乡有敌人重兵把守。”

毛泽东听后微微一愣，继而果断地说：“避开萍乡之敌，绕到芦溪，直插莲花。”

芦溪在萍乡东。部队经过一天的急行军，傍晚才赶到芦溪宿营。

芦溪笼罩在茫茫的暮色里。村镇很静，甚至可以说是静得又多了一份神秘感。就在这个神秘的芦溪，早已过了子夜，毛泽东仍立院落里，一边抽着纸烟凝思，一边不停地徘徊。可以看得出，他对这次军事行动，既充满了信心又时时不无担心。他知道前途险恶。这一天是农历8月28日，半个月亮迟迟的从云中钻出。

卢德铭从外进来，见毛泽东伫立在那里沉思，没敢打扰他，就无声的立在一旁。过一会，毛泽东转过身无意间看到

卢德铭，来不及寒暄，开口就问：“侦察的人回来了吗？”

“侦察的人刚回来报告，从芦溪到莲花一线，没有敌人把守，仅有少部分民团。”

毛泽东听后思索片刻告诉他：“部队在拂晓出发前再向纵深侦察。夜宿杨村。”

拂晓，没有集合的军号声，各连连长一个个把战士叫起来，无声无息地出了芦溪。部队行不多久，山中起了薄雾，而且愈来愈浓。

在一个丫字形的三岔路口，卢德铭带领前卫一团停下观察后，向着东南方向的山道继续前进。一会，毛泽东也同机枪连一起，来到三岔口，走向东南方向的山道。旷野里变得十分迷茫，行进的队伍也在雾中时隐时现。

苏先骏带领后卫三团也来到了三岔路口，他毫不犹豫地带领队伍走上了通往西南方向的岔路。按理应该在岔路口设上行军方向的标记，为后续部队指明方向。当时考虑到行动上的保密，而没有这样做。这样又出现了一个疏忽，不设标记也没有留人在此等候为后续部队指明行军方向。谨慎中出错，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

突然间，从西南方向传来一阵密集的枪声。

卢德铭一下子愣住了。行进的队伍也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

队伍中的毛泽东也微微一怔，辨别、分析西南方向传来的枪声。

卢德铭从队伍前面赶过来向毛泽东报告：“响枪的方向，是萍乡方向。”

毛泽东耳闻枪声，思考着问道：“此处离萍乡有多远？”
“在 20 公里以上。”

正说间从后面跑来一个战士，喘着粗气报告：“三团走岔了道，在前面不远遭遇到了白军和民团的伏击。”

这时一营党代表宛希先赶了过来。情况紧急，卢德铭果断地命令：“我带一个连前去解救三团，一营到前面的谷口准备接应。”说话间卢德铭和宛希先各自带领部队直插萍乡方向。

张子清因患疟疾，身体不适。他也拖着病体从前面赶来。

毛泽东对他说：“情况有变，命令部队就地待命，作好战斗准备。”

张子清转身大声命令道：“原地待命，作好战斗准备！”

部队随着一声命令，各自选择地形，就地隐蔽。刀出鞘，弹上堂。有的战士心有余悸，孤零零的坐在那里想着心思。

陈浩翘首望着枪声方向，徐庶、韩庄剑心神不定地走来。

韩庄剑不安地问：“出了什么情况？”

陈浩无声地摇摇头。

韩庄剑不满地说：“革命、革命，钻山沟当山大王，算什么革命？”

陈浩左右看看，瞪了他一眼：“你少说两句罢。”

一阵激烈的枪声随风飘来，毛泽东临危不惧地伫立原地，仔细地听着枪声。

张子清上来要毛泽东隐蔽：“毛委员，请您到安全的地方去。”

毛泽东并不理会他的劝告，毅然岿然不动。

张子清犹豫了一下，又说道：“毛委员”

毛泽东这才转向他：“队伍的成分比较复杂，加上思想混乱，队伍中出现了波动。你去照看队伍吧。”他见张子清还要说什么，忙用手势制止，示意他离去。

张子清也不好再说什么，只好离去。

不一会，枪声变得稀疏起来。毛泽东很随便地点燃一支纸烟，抽了一口后，就没有再抽，一直拿在手中。两眼却是死死地盯住萍乡方向。枪声愈来愈稀，最后枪声完全停了下来。毛泽东丢掉烟蒂。

曾士峨给毛泽东搬来一块石头，他无言地坐在上面。不由自主的又点燃一支纸烟，慢慢地品味

大约过了半点钟，苏先骏和宛希先悲痛地走来。

毛泽东一见，预感到了什么，丢掉正抽的纸烟，一下站起来，疑惑地看着他们。

苏先骏后悔而悲痛地说：“都怪我……没辨别方向……卢总指挥他……右胸中弹牺牲了。”

毛泽东正欲说什么，一抬头看见卢德铭的尸体被抬来，疾步匆匆走上去。他来到卢德铭的尸体前，怀着悲痛的心情，小心地、轻轻地揭开盖着的布单。只见卢德铭脸色苍白，中弹的右胸还在流着鲜血。

毛泽东慢慢地、小心翼翼地，生怕惊动了他的灵魂，将布单重新盖好。随后他肃穆、庄严地脱下帽子。在场的人员也都自觉地脱下帽子，向卢德铭的遗体志哀。

毛泽东望着卢德铭的遗体，心中一阵一阵隐隐作疼。在毛泽东的心中，卢德铭是一位优秀指挥员，尽管他才年仅 22

岁。他不信天命，可眼下的处境不能不令他担心。起义时有5000多人，如今只剩下1000多人，队伍中的思想混乱不说，且又牺牲了起义总指挥。出师未捷先损将，按着中国传统地说法，这就叫做出师不利，前途未卜，凶多吉少。毛泽东也清楚，卢德铭的意外牺牲，不仅会增加他的工作量，而且还会给每一个人造成一种心理上的压抑，稍有不慎便会造成这支队伍的灭顶之灾。

队伍又开始行进了，行进得很缓慢。卢德铭的意外牺牲，果然使这支队伍受到了很大的心灵上的创伤。人们只顾低头走路，毫无一点生气。

陈浩和徐庶边走边小声谈话。

他俩人身后的黄子吉对韩庄剑说：“出师未捷，主帅先亡。这可不是好兆头啊。”

“唉。”韩庄剑长叹一声，不无埋怨地说：“这个毛委员把我们拉到这穷山恶水的地方，不知他有什么法宝？”

陈浩回头瞪了他俩人一眼。俩人只好闭口不语。

莲花县城，是一个临近湖南省的江西边境小城。

9月25日，在敌人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毛泽东指挥这支部队一举攻下了莲花县城。由于对当地的敌情不十分了解，队伍在没有休整的情况下，揩干身上的鲜血，又继续向着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进军。

莲花一战小胜，虽然使一部分人的脸上出现了一丝喜色。但在大多数人的心里，队伍的出路，个人的前途，今后的发展仍然是一个未知数。悲观失望的阴云在每一个人心头总驱赶不散。

队伍继续向南行进，山愈来愈高，道路愈来愈难行。山道两边是浓密的树林。有些意志薄弱的战士，悄悄丢掉手中的枪支、梭镖，偷偷消失在密林中。有人看到，也视而不见。这样一来，又有人觑准机会，携枪而遁。

队伍走出山谷，来到一片开阔地。毛泽东看看疲惫的队伍，对身边的陈浩团长说：“命令队伍原地休息。”

陈浩面对行进的队伍大声传达命令：“原地休息，注意警戒。”

伍中豪带人背着捡来的枪支、梭镖从后急急赶来向毛泽东报告：“途中有不少人开小差。”

张子清一听，自报奋勇地说：“我带人去追回来！”

毛泽东的脸色变得十分严峻，他无声地环顾左右休息的队伍。

张子清不见毛泽东下命令，又看看二团长陈浩和三团长苏先骏。他俩人也无所表示。

毛泽东回首看着焦急的张子清，缓缓地说：“强扭的瓜不甜。有人要走，就让他们走好了。革命是自愿的，我相信大多数人是不会走的。走了也是无法生存的。”

张子清也只好作罢。

毛泽东又说：“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来去自愿。谁想走，我们欢送，而且还要发给大洋作盘钱。如果谁觉得没出路再回来，我们还欢迎他回来参加革命。”

就在他们不远处，有个刘满崽，中等个头，黑黑的四方脸，给人一种憨实的印象。他听到了毛泽东的话，壮着胆子，扭扭捏捏来到毛泽东等人面前。

“毛委员，我父亲死的早，家中的老娘多病，屋里的堂客又快生崽了，我得回去照料，你看我能不能……”

他断断续续说明了本意。陈浩和苏先骏毫无表情地望着他，张子清等人气怒、鄙夷地背过去身。

毛泽东心情复杂地打量着局促不安的刘满崽。

毛泽东对陈浩说：“陈团长，发给他五块大洋，让他上路。”

刘满崽感激地给毛泽东深深鞠了一躬，而后跟着陈浩去领路费。

毛泽东望着他离去的背影若有所思，心中在隐隐作疼。

站在旁边一直看热闹的黄子吉自言自语地说：“伤的伤，亡的亡，溜的溜，走的走，这叫什么事儿呀。”刚好走过来的陈浩听到了他的不满，停下来打量着他，继而训斥道：“你愣在这里干啥？照看队伍去！”

黄子吉没趣地走了。

几天来的行军转移，又是几天来的艰难考验。

毛泽东在极其困难的险境中，在9月29日，把这支队伍带到了永新县的三湾。

一尚平静的小山村，突然来了这么多的队伍，一下子变得热闹了起来。湾子里狭窄的石板道上，来往着担水、抱稻草和忙着安排住宿的人员。

毛泽东在陈浩、何长工等人的陪同下走出一处小院。他们见街道上来往的人较多，立在一边让这些担水、抱稻草的人先过去。

他们默默走了一段路。何长工打破沉默地说：“从湘东到赣西，经过近十天的转移，天天都有开小差的。队伍一下子

就从 1500 多人，减少到不足 1000 人。”

陈浩接上说：“士兵们对这次大转移多数不理解，又离开了家乡……”他突然停住话头不讲了。毛泽东用鼓励的目光看着他。他鼓起勇气说：“目前，队伍上不稳定的因素是思想混乱。”

毛泽东突然问他：“你说我们是强了，还是弱了？”

陈浩毫不掩饰地说：“这还用问。从暴动时的 5000 人，到文家市时的 1500 多人，现在还剩下不足 1000 人，明摆着是减弱了嘛。”

“不、不！”毛泽东高深莫测地望了他一眼：“‘大浪淘沙’，可留下的人都是坚定分子。表面上人数是少了，实际上是强大了！这叫辩证法。”

陈浩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毛泽东没有再问什么，只顾思索着向前走去。毛泽东此时心中想的是要健全组织，澄清思想，要党指挥枪，重要的一条是支部建在连上。

夜幕降临，山村归于一片沉寂，西部山峰上挂着弯弯的新月。

毛泽东住处的茅舍里，亮着灯光。毛泽东在油灯下一直正奋笔疾书，书写着这支队伍的未来。

西边的新月不知什么时候隐在了山背后，在湾外的溪边，有一处挺拔的竹林。黑暗中有四个人聚在一起密谈。

俄顷，这四人离开了溪边的竹林，走进湾内。

他们一行到了毛泽东的住处，停步观察一下，便进了院落。这时才看清，原来是陈浩和徐庶、韩庄剑、黄子吉四人。

他们进了院，看见毛泽东在灯下疾书，没敢打扰，无声地立在院子里。时间不长，张子清、宛希先、罗荣桓、伍中豪、曾世峨等人也随之而来。他们谁也不说话，静静地站着，耐心地等着。

茅屋内的毛泽东停笔起身，在身上摸摸，拿出一支纸烟，俯在油灯上抽着。他离开桌子，慢慢走到门口。他一抬头，看见有十多个人在院子里，惊讶中不失热情地说：“你们都来了？快屋里坐。”把人一个个请进来。

屋内比较狭小，十几个人随便落坐。毛泽东立在屋中，扫视着他们，关切地问：“天这么晚了，你们都还没休息？”

张子清站起来说：“睡不着。大家都在为队伍的前途担心。”

伍中豪忙接上说：“毛委员，你快拿个主意罢。”

毛泽东望着他们有一股说不出的情感：“我和你们一样，也是睡不着，也在想这支队伍的前途。既然大家想到了一块，那就各抒己见。”

大家反而衔口不语。

毛泽东见大家不好意思说，开口道：“那我就来个‘抛砖引玉’。”说到此毛泽东扳着指头，讲出了他心中早已酝酿成熟的方案。

“一是整顿改编，把师的建制缩编为团的建制；二是连有支部，营、团有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三是成立士兵委员会……”

毛泽东送走他们，已经是凌晨3点了。

茅屋的灯光通宵未灭，直到迎来又一个黎明。

早饭后，全体人员在枫树坪集合。枫树坪上生长着几棵高大的枫树，棵棵枝繁叶茂，显得十分苍劲。士兵整齐的列队聆听毛泽东的讲话。

毛泽东规定了官长不准打骂士兵，官兵一律平等。士兵参与部队的管理，协助官长做好政治工作和宣传群众的工作。尤其强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

士兵听后心中豁然开朗，博得了阵阵掌声。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下设一营、三营和特务连、军官队、卫生队、辎重队。陈浩为团长，徐庶为副团长、韩庄剑为参谋长，黄子吉为一营营长，宛希先为党代表，张子清为三营营长，何挺颖为党代表。

部队经过三湾改编，士气大振，心头上的阴云也在渐渐消散。经过简短地休整，毛泽东又带领队伍迈着整齐的步伐从三湾的枫树坪出发了

毛泽东望着队伍走出三湾的枫树坪，看着一张张笑脸，多日来的压抑和担心，也在慢慢冰消雪溶。

身后一声“报告”，打断了毛泽东的思路。他回身见是请求离队的刘满崽立在了他的身边。他从上到下打量他。

刘满崽一副狼狈相。帽子跑丢了，浑身上下的衣服被挂得东一道，西一道，脚上的草鞋也丢了一只，另一只也是破烂不堪。

毛泽东和蔼而关切地问他。“刘满崽，你怎么又回来了？”

刘满崽有苦难言地说：“狗日的白匪”他说着竟蹲下哭了起来。

这时围上来了一些人。张子清看见也从队伍中走出来。

毛泽东安慰他：“不要哭嘛，‘男儿有泪不轻弹’。说说情况。”

刘满崽止住哭声，站起身，说道：“狗日的白匪，将我抓去，把发给我的五块大洋搜去不说，还动手打我。你看。”说着他捋开袖子让人看，只见他的身上和胳膊上伤痕累累。

“他们拉我当壮丁，我偷偷跑了出来。家里也被白匪占了，回去还不是去当炮灰。当炮灰还不如当革命军。所以我又回来了。”刘满崽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小声地说：“不知你们还要我不？”

在场的人都笑了。

张子清也笑了。

毛泽东高兴地告诉他：“你来了，我们欢迎。在这个人吃人的社会里，革命才是唯一的出路。”

“刘满崽”张子清大叫一声。

刘满崽两腿一并：“到！”

张子清：“你这个兵我收了！”

刘满崽：“是！”

张子清把刘满崽带走了。

毛泽东望着他俩人的身影。

“报告！”

毛泽东回身见何长工奉命赶来，热情地说：“这次让你回长沙，向湖南省委汇报工作，有困难吗？”

“有困难我能克服！”何长工坚决地说。

毛泽东又叮嘱他：“路上要小心。听说朱德和陈毅带领着

南昌起义的部队，由赣南到了湘南，也请你去联系。”

“请毛委员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何长工向毛泽东行个军礼，大步离去。

毛泽东望着他远去的身影在视野中消失。

3．古城决策

宁冈古城，坐落在群山环抱之中，密林翠竹掩映；永（新）宁（冈）公路从中穿过，将小镇一分为二。

毛泽东带领着刚进行过改编的队伍来到了古城镇外，停步仰望四面青山。最后将目光停留在南面连绵起伏的高山上，久久不肯离去。有许，他收回恋恋不舍的目光，对左右的陈浩、张子清、何挺颖、宛希先、徐庶、韩庄剑说：“古城这个名字好。三国时有个‘群英会’，我们也要在这里开个‘群英会’，总结暴动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今后的发展方向。队伍经过多日的行军，也需要休整、补充。”

打前站的罗荣桓从镇中匆匆走来，向毛泽东报告：“打前站的同志已把文昌宫收拾好，请毛委员进镇。”罗荣桓今年25岁，中等身材，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1902年11月26日出生在湖南衡山东部的鱼形镇寒水乡的南湾村。父亲早年是一名不见经传的私塾教师，后弃文经商，在南湾开了个杂货铺兼卖中药，渐渐富了起来。买田置地，当了罗氏的族长和乡里的团总。罗荣桓姊妹八人，他排行老六。1910年，罗荣桓

年仅 8 岁，他的父亲被人诬告，牵扯到了搞维新变法的谭嗣同的案子上，花了 1000 多大洋也未打赢官司，要不是慈禧太后归天，怕是连命都保不住了。

1923 年夏天，罗荣桓在长沙读完中学，收到北京的一位同学的来信，信上说几位北京师范毕业的学生，帮助湖南考生办了一个补习学校。罗荣桓的父亲因那一场官司，家境也逐渐衰落，拿不出供他上学的经费。他只好咬着牙上了北京。翌年的 6 月，补习结束，考上了青岛大学预科。1925 年 5 月 26 日，军阀张宗昌在日本人的授意下枪杀罢工的工人，爆发了青岛惨案。接着上海又爆发了“五卅惨案”，学校组织了“学生会”，罗荣桓被推举为学生负责人。不久张宗昌出动大批军队大肆镇压学生运动，一些人被捕，罗荣桓也因此躲到了乡下。当局势稍微好转才回到学校，这时的学校死气沉沉。罗荣桓想到美国留学，因家中拿不出路费，也只好作罢。罗荣桓学的是建筑，原本想以实业救国，然而社会现状和国情达不到他的目的。他彷徨了好久，决定到广州报考中山大学。1926 年 7 月，因德语不及格，未能被录取，11 月回到家乡从事农民运动。第二年 4 月到了武汉，进入武昌中山大学，在此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武汉也处在血腥风雨的飘摇之中。罗荣桓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到湖北通城从事农民运动。不久传达了中央“八七”紧急会议精神，成立了通城、崇阳农民自卫军总指挥部，罗荣桓任支队党代表。后来听说毛泽东在湖南搞秋收暴动，这支农民武装就向湘东转移。当时队伍中没有管帐先生，罗荣桓兼管财务。

三湾改编，他为特务连党代表，曾士峨为连长，张宗逊

为副连长。

“好。我们走。”毛泽东很是高兴，说着就带头向前走去。这是他多日来少有的好情绪。

当毛泽东刚进入古城时，在古城南的山林中，有一双机警的眼睛，死死地盯住山下的古城。从这里可以清晰地看到陆续开进镇中的队伍。

树枝一晃，那双眼睛不见了。

毛泽东和团部住进一所学校。这所学校既叫奎峰书院，又叫文昌宫。它坐落在永宁公路右侧。毛泽东刚一安顿好，就扑打着身上的尘土走出房门。在门口遇上正要进来的张子清。

“张营长，部队都安排好了吗？”

“部队都已安排好。我来看看毛委员。听老百姓说，这里的山上有两股土匪。”

毛泽东听后才一怔，“噢”了一声，心中十分佩服张子清的细致工作作风。

“据说山上的叫王佐，山下的叫袁文才。他们都有百十人。是不是先把他们解决了再说？”

毛泽东暗暗惊奇，刚到他就把这里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毛泽东心中说他是一个很有心计的人才。毛泽东听了他的建议，思索着没言语。

张子清见毛泽东没有表示，又试探性地说：“我们要在这里立足，就得先拔掉这两个钉子。”

“要很好地调查一下，摸清他们的来历，再作决定。”

“是。”张子清回身就走。

“等等，我们一起去。”

毛泽东和张子清一起走出文昌宫的时候，山上那个窥探的人也急匆匆到了砦市。

砦市又叫宁冈，是伪县政府所在地。在一个不大的饭馆里，袁文才和几个头头正在楼上的雅间用餐。袁文才个头适中，长长的脸，是个小知识分子出身。年方 29 岁。

楼下饭馆的厅内已是客满，较为热闹。

一个挎着盒子枪的年轻人，满头是汗的进来，穿过餐厅上到楼上，推开房门进去。他叫袁顺，是袁文才的本家，就是刚才在山上窥探之人。

“团长，古城来了一批队伍。”

袁文才机警地望着进来的袁顺：“来的是什么人？”

“不像白军。”

有人拔出家伙就要动武。说：“大哥，吃掉他们！”

袁文才凝眉不语。他想不是白军，那又是什么军？这些年他的“马刀队”发展到今天实属不易，因为是在夹缝中生存起来的，所以他事事、处处小心。如今这年头，有枪就是王，有枪就有地盘，有枪就能吃香的喝辣的。他时刻都在防备着被人吃掉，就连睡觉也得用半边耳朵听着，半边眼睛睁着。多年来他同官军和民团血战过无数次，有得有失。对方来的多了，他就带领人马往山里一钻，打圈圈，和敌人捉迷藏。眼下有了这么一块地盘，那也是用许多弟兄们的血肉之躯换来的。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因此，他要弄清楚山下来的不速之客。

“官军都奈何不了我们，难道还怕他们不成！”

袁文才没有理会他，按着自己的思路问：“来了多少人？”

“大概有八九百人。”

刚才说打的那个人，不由倒吸一口冷气。“乖乖，这么多人。”

八九百人，不像官军，那是其他拉杆子的队伍？方圆几百里没有听说过有大股队伍呀？不管怎样，先弄清他们的来历再说。袁文才打定主意后，对袁顺吩咐道：“古城不是有你一个亲戚？你去了解一下。弄清他们的来历，领头的是谁。”

袁顺得令而去。

袁文才的脑子里一直在想着古城的这股队伍，酒兴一下子锐减。同桌的部下见大当家的有心事，都坐着一声不语。

“当家的，菜都凉了”有人提醒他。

袁文才收回纷乱的思绪，端起酒杯，说：“来、来，喝。”众人起身碰杯。

在古城，也正是开饭时间，一个炊事员端着一碗红米饭和一碗辣子炒苦瓜，进到毛泽东的房间。人不在，他把饭菜放在一张桌子上自言自语地说：“人到哪里去了呢？”

此时，毛泽东和张子清搞调查去了。他俩人走出一家农舍，同送客的老爹告别。

街道上因是中午吃饭时间，无一行人，毛泽东同张子清无声地穿街而过。

俩人来到文昌宫前，张子清同毛泽东分手。他见毛泽东进了学校门，才离开这里，反身回走。

张子清走着走着想小解，四处看看，认为无处可解，干脆向着镇外走去。出了镇就是树林和竹林，他下了路正要进入一片树林，看见前面有一条小道，就走过去。他刚走进去，

一眼看见树丛中的小道上三个熟悉的身影。他毫不介意，解完小手后，还见他们在那里，随手捡起一块小石头，想丢过去和他们开个小小的玩笑。扬到半空中的手突然停住了。他产生了疑问，俗话说得好“好事不背人，背人没好事”。张子清犹豫一下，好奇心和疑虑驱使着他悄悄进入林子里面。

不大一会，林中小道上走出了陈浩、徐庶和韩庄剑三人。三人左右瞧瞧，见没有人，就放心大胆的大摇大摆地进了镇子。

不久，张子清也出了林子，见他们三人已经走去好远，独自立在那里，一直望着他们的背影发思……

张子清想着刚一迈进院子，同正要出来的党代表何挺颖险些撞个满怀。

何挺颖人长得很帅气。他是陕西南郑人，年仅22岁。1925年他考入上海大同大学数学系。在学校期间他参加了学生运动，支持工人罢工。上海发生了惨杀顾正红的事件，一下打破了他的“科学救国”之梦。他曾在诗中写到：“对数表里查不出救国良方，计算尺上不能驱逐横行的虎狼……”他立志当一个拿枪冲锋的战士，到战场上杀敌报国。这一年的秋冬之交，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根据党组织的派遣，他到工人夜校担任宣传员，结识不少人。不久，发生了北伐战争，党组织又派他到军事训练班学习。训练结束后分配到李品仙部的一个团担任指导员。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根据组织上的需要，他又到了第二方面军警卫团，结识了共产党员卢德铭、张子清、何长工、宛希先、伍中豪等人。

何挺颖十分喜欢他这个老搭档，既埋怨又关心地说：“老

伙计，饭都凉了。你跑到哪里去打牙祭啰？”

张子清没有理会他，一把将他拉到屋里。

何挺颖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一边挣扎着，一边说：“你放手。”何挺颖挣开他的手，指着桌子上放着的一碗凉米饭和一块发黑的咸菜头说：“你今天是怎么了？快吃吧，刚才通知，毛委员要开前委扩大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研究今后的发展方向。”

张子清还是没有理会他，回身把房门关好。

何挺颖疑惑地瞧着他。

张子清神秘地说：“我发现了一个秘密。”

“什么秘密？”

张子清凑过去，对他俯耳。

何挺颖听后思索着说：“他们一个是团长，一个是副团长，一个是参谋长……能做什么呢？这事先不要声张，要多注意毛委员的安全。”

张子清点点头：“一定要保证毛委员的安全。”

何挺颖说：“快吃吧。”张子清取下身上背着的枪，随手丢到桌子上，往凳子上一坐，先咬了一口咸菜，端起米饭就吃。

文昌宫里的一间校舍中，没有桌子，凳子有高有矮。陈浩、徐庶、韩庄剑、张子清、何挺颖、黄子吉、宛希先、伍中豪、罗荣桓、曾士峨、徐彦刚等二十多人，随便落座。

毛泽东坐在一个高凳子上。他扫视众人后，说：“我们在古城开个‘群英会’，总结经验教训，研究发展方向；集思广益……”

这就是历史上的古城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开了三天，主要总结了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同时确定了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意向。同时也在部队中贯彻了三湾改编的精神。

就在这天的初夜时分，急坏了一个人。他就是袁文才。

上弦月挂在西边天空。砦市城外的岔路口处，袁文才带人在此等候。前面出现一个黑影，袁文才等人警惕地拔出家伙。问了一声：“谁？”来人听出声音，说：“团长，是我。”

黑影来到他们面前，原来是他的侦察员袁顺。

袁文才迫不及待地问：“了解清楚了吗？”

“弄清楚了。他们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领头的是个什么委员，叫毛泽东……”

袁文才身后的文书，叫陈慕平。他告诉袁文才：“毛泽东是中共中央委员，在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我听过他的报告。”

袁文才一怔：“是共产党的队伍？”

有人问：“我们怎么办？”

袁文才想了想说：“先弄清再说。为防意外，连夜撤出宁冈，到茅坪一线防守。”

文昌宫的校舍里，前委扩大会议继续进行。毛泽东提出了一个现实问题：“我们要在这里建立革命根据地，首要的是如何解决山上山下的两股土匪。山上的是王佐，山下的是袁文才。这两股土匪各有百十人，山上山下遥相呼应，以‘吊羊（绑票）’为生。”

陈浩提议：“人数不多，吃掉他们。”

黄子吉第一个响应：“对！吃掉他们。”

毛泽东又补充说：“这两股土匪很少危害群众，在当地有一定的影响，是武力解决好，还是收编好，大家可以仔细地斟酌一下。”毛泽东很注意民主，他很想听听大家的想法和意见。

徐庶说：“凭我们的实力，吃掉他们不成问题……”

第二天，在茅坪的宁冈保安团团部里，袁文才在一间较为讲究的房间里摆下一桌酒席。他今天好像换了一个人，显得很有精神。他看看天，时间已到了正中午，还不见要请的人到，心中不免焦急。他对着门外高叫一声：“陈慕平。”

“来了。”随着声音陈慕平进到房里。

袁文才对站在门里的陈慕平吩咐道：“去，看看请的人来没有。”陈慕平正欲出去，门外传来“来了、来了”。

袁文才喜形于色，忙出门迎接。

来人正是宁冈县委负责人龙超清，他同袁顺一同进了院。袁文才把他请进屋内让到桌旁。龙超清 22 岁，本地人。1925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北伐战争时受党组织的派遣，以国民党特派员的身份回乡领导群众开展革命斗争。以后建立了宁冈党支部，他任书记。前不久他根据党的指示招降了绿林好汉袁文才，成立了宁冈县政府保安团，袁文才任团长。这年 1 月，他改任宁冈县委书记。

龙超清开玩笑地说：“袁团长为何如此破费？”

袁文才轻松地说：“没什么，没什么。文书，你也坐下陪龙书记。”

陈慕平顺从地坐下。

袁文才对袁顺俯耳几句，袁顺走出并随手关闭房门。

龙超清不觉一笑：“袁团长为何如此神秘？”

袁文才平静地笑笑，挨着龙超清坐下，端起了酒杯。“来……”

屋外的袁顺忠于职守地立在院中。大概是腿站酸了，在院中来回走动。

屋内的龙超清放下手中的杯子：“袁团长，该露底了吧？”

袁文才神秘地瞧着他：“古城来了一支队伍……”

龙超清心中一动：“什么队伍？”

袁文才狡黠地笑笑：“请你来就是为了这支队伍的事。你看……”

龙超清喜出望外，这正是求之不得的事。当天他就出发了。

文昌宫的初夜，凉风飕飕，同时又显得沉静。

开了一天多的会议，毛泽东有些疲倦，正在院中抽着烟徘徊。

张子清大步进来，到了毛泽东身边，小声告诉他：

“毛委员，袁文才派人来了。”

毛泽东一阵惊喜：“噢。来了几个人？”

张子清：“来了两个，一个是宁冈县委书记，叫龙超清；一个是陈慕平，是他的文书。此人曾在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受过训。”

“他们在哪里？”

“就在大门外。”

“请他们进来。”

“是。”张子清转身离去，不一会把人带进来。

毛泽东热情的把他俩人让进屋内。落座后，张子清给他俩人端上水，放到他们面前的凳子上，转身退了出去。毛泽东急于要了解情况，开门见山地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秋收暴动的部队，要在这里建立革命根据地。请你们先谈谈这里的情况。”

龙超清开始汇报情况……

袁文才今年 29 岁。是 1898 年 10 月出生，在当地也算得上是一个知识分子，上过两年中学，因父亲病故只好辍学回家。由于受不了地主老财的欺压，一气之下就上了山，加入了绿林当了师爷，和头子胡亚春结为生死之交，后来升任为参谋长。由于他们昼伏夜出，专找地主和作恶大户作对，在当地很有影响，地主豪绅都害怕他。

山上的王佐同袁文才是同岁，不过王佐比袁文才大半岁。王佐给地主放过羊，烧过炭，学过裁缝。后来投在了朱聋子手下，由于他比较精明，就当了朱聋子的“水客（探子）”。不久他同朱聋子闹了矛盾，在一个偶然的时机，购买了一支广西逃兵的九响枪，秘密串联李开昌和胞兄王云龙，就另起炉灶单干，自称营长，打出了“劫富济贫，除暴安良”的口号。这样一来，当地的老百姓都投靠了他。王佐势力的发展，引起了民团和白军的注意。有一次，三县联防团团总尹道一，收买了他手下的李斋脑，利用他在小井办民团的机会想趁机杀害他。

那天，夜色浓浓，王佐早已躺在帐内休息。这时，小井村外，许多联防团队员，悄声无息地包围了上来。个个荷枪实弹，谨小慎微的弯着腰进入村内。一个作内线的人对几个

联防团队员悄声几句，把手一挥，慢慢靠近了王佐的临时住处。

蒙在鼓里的王佐，还在屋内的床上躺着。这一天也不知怎么了，辗转反侧的毫无睡意。他心情烦躁地翻了个身，睁开朦胧的双眼，黑暗中看看帐顶，又闭上眼睛瞌睡。突然，他好象听到了异常，动作利索的一跃身下了床，随手掂起枕下的枪，疾步到了窗前。他隔窗一看，着实吓了一跳。只见有几个人正在翻越篱笆墙。

他愣怔了几秒钟，突然想出一计。匆忙到了床前，抱起一团衣物，悄悄开启窗户，隔窗将衣物抛出。

进到院中的联防团队员，正小心翼翼地靠近房屋，突然从屋内飞出一团黑物，误认为是王佐破窗而出，慌乱中躲藏着开枪。

房后的人听到房前的枪声，以为王佐冲了出来，毫不迟疑地跑过去。

打了一阵枪，不见地上的黑物有动静，以为把王佐打死，大着胆子靠上前去。一个联防团队员用枪刺一拨，原来是一团衣物，知道上当，警惕地靠近房。

不见屋内有动静，喊道：“王裁缝，快投降吧！”

屋内仍无动静。

有人上前，一脚踹开房门，几个人对着屋内就是一阵排枪。

屋内还是没有动静，他们硬着头皮冲进屋。这时有人划着火，点亮了油灯，只见屋内空无一人，后窗洞开，知道上当。

“王裁缝跑了。”

众人涌出房门。

房后是一片竹林，王佐正丧魂落魄地落荒而遁。

后半夜，王佐逃到茅坪。茅坪还在黑暗中昏睡，几声狗叫，打破了茅坪的沉寂。

王佐拍打攀龙书院的大门，开门的是袁顺，他见王佐丧魂落魄地立在门旁大惊。

“当家的，如何这般模样？”

王佐惊慌的一头进门，一头说：“进去再说。”

袁文才睡眼朦胧地走出卧室，见是如此狼狈的王佐，不觉大惊失色。

王佐的衣服多处被树枝挂破，脸上也有明显的划痕。

袁文才惊问：“出了什么事情？”

“唉！”王佐气怒的一拳砸在桌子上，悔恨地说：“都怪我轻信小人，被尹道一那个老小子抄了后路。”

文昌宫中，毛泽东还在听龙超清的继续讲述。

“王佐下山逃到袁文才处。俩人以前虽未正式打过交道，可也是慕名已久。俩人志同道合，加上又都是客籍人，就饮血盟誓拜了把子。1925年初，宁冈伪县长沈清原多次派人进剿，都大败而回。后来他想招抚袁文才，苦于找不到合适的人选。这时，正好党组织指示发展革命的武装力量，要我们做袁文才的工作。根据党的指示，就将计就计，由我出面上山当说客……”

那是1925年4月的一天。半岗山山寨，坐落在高山之中，戒备森严，三步一哨，五步一岗。龙超清被人蒙上眼睛，带

进了山寨。

在一个石头砌成的大院内，龙超清被带进来，早已摆好架势的袁文才命人给他去掉眼罩。

龙超清打量着全副武装列队的人员，看到他们个个如临大敌，嘴角不由露出一丝轻蔑的微笑；再看看袁文才，端坐太师椅上，真像一个土匪头子。他立在袁文才面前，犹如泰山上的青松，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样子。

袁文才威严地盯住他，一言不发。这是一种无言的精神战。

时间在一秒一秒地逝去。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袁文才突然一声大喊：“说！沈清源给了你什么好处，让你来当说客？”

龙超清鄙夷的一笑：“我是为您的前途而来，用不着别人给我好处！”

这时进来了袁顺，走到袁文才面前，小声对他说：“没有尾巴。”

袁文才马上露出了笑容：“龙先生，不愧为虎胆英雄。请！”

龙超清随袁文才进了屋内。

袁顺解散了院内的武装人员，他自己在院中值勤。

4月的江西，虽是山中，站在太阳底下的袁顺，一会头上冒出了汗水。

一个时辰后，龙超清和袁文才一前一后出房门，来到院中。

袁文才机警而不失坦荡，狡诈而不失笃厚地说：“龙先生回去请转告沈县长，袁某定准时下山，同他会晤。”

不久，袁文才带人到了伪县政府所在地——新城。

这是一处较为讲究的院子，树木青翠，花草飘香。若大个池塘，荷叶出水，黛绿一片，鱼儿嬉游。池塘旁边的六角凉亭上，伪县长沈清源和他年轻、美貌的夫人早已等候。亭中的桌子上摆好了酒宴。夫妇二人欣赏着池塘中游动的鱼儿。

龙超清和袁文才及十多个全副武装的随从人员来到凉亭。

双方略一寒暄便分宾主落座。袁文才带来的人伫立左右。

沈清源看看这些凶神恶煞般的随从，嘿嘿一笑：“袁先生，我这里不是‘鸿门宴’，弟兄们是不是……”

袁文才把这个院打量了一番，放心地对袁顺摆摆手。

袁顺会意，把随从撤走，他自己则立在他们远一点的地方，以防意外。

沈清源客气地端起酒杯。

袁文才见状，马上制止道：“沈县长，我袁某明人不做暗事，咱得把话挑明。我收编不受调，下山不交枪，队伍自立，行动自由。”袁文才说完死死地盯住他。

沈清源有些措手不及，嘿嘿笑笑，愣了几秒钟。“好说、好说。来……”

“慢！”袁文才站起身，把挎着的枪向后一拉，说：“我还有一个请求。”

沈清源求救地看看一边的龙超清。他见龙超清无动于衷，陪着笑说：“请讲。”

“改编后，这里驻扎的白军，必须限期离境。”

“这个自然。老百姓也受够了他们的骚扰之苦。唉，就连

我这个堂堂的一县之长，也常常受到他们的挟制。”

袁文才所担心的两个问题，就这么顺当地解决了，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端起了酒杯。一语双关地说：“来，为了我们今后的利益，干！”

毛泽东听后又急切地问：“后来呢？”

龙超清接着告诉毛泽东，这支队伍实际上是在党的掌握之下。半年以后的一个晚上，我和袁文才带领这支队伍，打下了县政府，缴了清乡局的枪。沈清源也吓跑了。我们根据党的指示成立了宁冈县行政委员会。我为委员会主席，袁文才为常务军事委员。经过一段的考察，去年 11 月由我介绍，袁文才加入了党组织。王佐受袁文才的影响，经过随川县农民协会代表王文静做工作，也于今年初，将自己的队伍改编为随川县农民自卫军。王佐任团长。今年 7 月 26 日，袁文才和王佐的两支队伍在永新县南门会合，攻进县城，冲进了监狱，放出了被关押的群众和贺敏学。

打下永新后，遵照党的指示成立了永新革命委员会。贺敏学任革命委员会主席，王佐任副主席。为了便于进一步武装斗争，成立了赣西农民自卫军，袁文才和王佐分别任正副总指挥。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十分惊慌，从吉安调来了一个正规团。

贺敏学、贺子珍、袁文才和王佐商谈如何退敌。贺子珍是贺敏学的妹妹，今年 18 岁，是中共吉安特委委员兼特委妇委组织部长。她身材匀称，长着一双妩媚的大眼。人长得清秀美丽，端庄大方，既有大家闺秀之气，又有小家碧玉之灵。贺子珍暗自思谋着看看哥哥贺敏学和沉着的袁文才，提出敌

人来势凶猛，我们不能硬拼，引他们上山，让他们吃苦去。

袁文才一阵欣喜。“还是咱们的女秀才。不硬拼，给他个软磨——打圈子。”

白军在山上转悠一个多月，吃尽了苦头，死伤也很大，最后只好退走。如今王佐住山上，袁文才住山下，成为犄角之势。

毛泽东听龙超清讲完，没有马上表态，只是摸出纸烟点燃，慢悠悠地抽了一大口，说：“天色已晚，你们两位先住下，有些事情明天再谈，你们看如何呀？”

“一切听毛委员的。”龙超清说着和陈慕平站起身。

张子清把他俩人引走，毛泽东送到门外。

4．诚收绿林

毛泽东送走他们，孤身一人在门外徘徊不止，一直想着一个问题……

王佐、袁文才这两股势力，虽然受共产党的影响，进行改编，袁文才还加入了党组织，他们究竟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他们在当地有一定的影响，吃掉他们虽说并不是一件易事，但也不难解决。这样一来，我们会失去一部分群众……改编他们，组织上完成也很容易，要改变他们的思想，也并非是一件易事……吃掉他们会迎合一部分人的心里，改编他们也会遭到一部分人的反对。革命是一场流血的战争，但要

尽量避免流血……

夜茫茫，黑沉沉。毛泽东心情矛盾地还在缓步行走……

天亮了，古城也开始苏醒了。

街道上响起了沙沙的脚步声。

一队一队出操的队伍穿街而过。

村民有些好奇，许多人家悄悄开启了自己的房门，立在房檐下或趴在窗户边，观察这支与众不同的队伍。

早饭过后，街道上又归于平静。

毛泽东陪着龙超清、陈慕平沿着街道向南走去。

张子清跟在后面，好像一个警卫人员。

他们来到街南端的岔路口。正南一条路通向宁冈，东南一条小道通向茅坪。毛泽东一行同龙超清俩人握手告别。

毛泽东告诉他说：“我明天一定前去拜会。”

龙超清握着毛泽东的手，用力摇动：“我一定转达毛委员指示，敦促早日改编农民自卫军。”

龙超清和陈慕平辞别毛泽东上了路。

毛泽东回到文昌宫继续开会，突然宣布一个决定：“经过调查了解，权衡利弊，我决定明天进山，先收编袁文才这支队伍。”

事出突然，大家没有思想准备。反对收编的领导和赞成收编的领导都反对毛泽东匆忙进山。

团长陈浩极力阻止道：“土匪反复无情，毛委员进山，凶多吉少。我看这事应缓办。”

黄子吉第一个站出来赞成陈浩的意见。“对！对土匪不能太相信了。”

副团长徐庶不阴不阳地说：“我看这事不能操之过急，要从长计议。”

毛泽东平静地说：“我们要在这里建立革命根据地，立足未稳之时，一着不慎，就会造成满盘皆输的局面。同土匪打交道，是有一定的危险性。但是，只要我们策略得当，就一定能达到目的！”毛泽东说着用他那扭转乾坤的手在空中使劲一挥，足见他的决心有多大。

东源大仓村坐落在大山之中，群山环抱，地势十分险要。袁文才的大本营设立在茅坪，不在茅坪而到这里会见毛泽东，足以看出他的聪明才智。照老百姓的话说“小本经营，赚得起，赔不起。”他对毛泽东领导的队伍，只是听了龙超清和陈慕平的一面言词，心中不托底。他们是共产党的队伍，他也是在党的人。可究竟不一样啊！他知道自己半斤八两，一个土匪出身的人，怎么敢同堂而皇之的真正共产党人相比。俗话说得好，“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天晓得他们是什么货色？多年的绿林生涯，在生命的沉浮中吃过亏，上过当；交过学费，跌过跤。聪明的人是吃了亏后，才变得聪明的。他的聪明多半是心疑。不见真佛不烧香，不见真人不露相，这是他时时刻刻信守的一条戒律。就这么一点家产，决不能像关老爷那样，“大意失荆州”和“败走麦城”。总之，小心无大错。

早饭过后，为防万一，袁文才全身披挂，指挥队伍，村里村外、房前屋后都埋伏上了他手下的人。袁顺带领二十多人负责院内的安全工作，同时还交给了他一个任务。

袁文才这里巧计安排，毛泽东那里轻装简从，只带几个

人，在陈浩、徐庶、韩庄剑、张子清、何挺颖、宛希先、黄子吉、伍中豪、罗荣桓等人送行下，出了文昌宫。

张子清认真地说：“毛委员，我对你提个意见。”

毛泽东望着他那严肃的面孔，不觉笑了：“好啊。欢迎。”

张子清仍然绷着脸：“你说过，革命不能轻易的冒险。你这样做是不是在轻易的冒险？”

“是冒险。”毛泽东很爽快的承认。他的目光从张子清身上移向大家，严肃而认真地说：“我这个冒险是经过仔细斟酌后决定的。袁文才是个土匪出身，而且还是一个多年的老土匪。他打家劫舍，杀人越货，毫不留情。可那是对付地主豪绅。且不说他的动机如何，前不久还入了党。我们是能够坐在一条板凳上的。”

何挺颖也提醒他：“毛委员还是小心为好。我看为防不测，就多派一些人去。”

张子清诚挚地说：“你是我们的引路人，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带一连保卫你。”

毛泽东很欣赏他这股倔劲，也喜欢他这个人。他笑而不语。

张子清见他不答应，忙改口道：“带一个排。”

毛泽东还是望着他笑而不语。

张子清这一下急了。“带一班总可以吧。”

毛泽东仍是微笑不语。

众人有些疑惑。陈浩、徐庶、韩庄剑三人的目光一碰，随即离去。谁也不知道他们这是什么用意。

宛希先也劝道：“毛委员，你是属于大家的，革命不能没

有你。你就答应张营长的要求吧。”

毛泽东作深思状。

张子清见毛泽东还是没有答应的意思，就赌气地说：“再不行，我一个人陪你去。”

毛泽东突然笑了，笑的是那样的自信。笑后问大家：“你们谁看过《三国演义》？”

大家互相看看，没有一个人回答。

“关云长，关老爷都知道吧？”毛泽东见大家无声地点点头。“关云长都敢单刀赴会，我毛泽东为什么就不敢去收编土匪？况且，我还有几个人相随嘛。你们尽管放心好啰。”毛泽东在关键时刻总是做出出人意料的决定。这就是他作为一个伟人和军事家有常人不及的博大胸怀和出奇制胜、运筹帷幄的谋略。

到了古城镇南口的岔路口处，这里曾是毛泽东送别龙超清和陈慕平的地方。

毛泽东首先停住步，微笑而轻松地说：“都请回吧。”

众人只好止步不前，向毛泽东挥手告别。

毛泽东摇摇扬起的右手，率先走上通向茅坪的岔道。

毛泽东走了一段路，回头还见他们立在原地，就停下来向他们挥挥手，示意离去。毛泽东心境坦然地上了路。

东源大仓村的黄泥屋前，袁文才怀着疑虑的心情看看天空的太阳。大概有九、十点钟光景。他焦躁不安的在院中来回走动。

这时，龙超清风尘仆仆地进来，对走动的袁文才抱歉地说：“对不起，因事迟来一步。迎接毛委员都准备好了吗？”

袁文才狡黠而神秘地告诉他。“都准备好了，保证万无一失。”

龙超清也没在意他的神情，以商量地口气说：“那我们到村口去迎接吧？”

袁文才不慌不忙地说：“时间还早。不忙，来，里面坐。”
他俩进了黄泥屋。

这时，毛泽东一行出现在山口，前面有些开阔，远处的村庄历历在目。毛泽东见战士走累了，个个满头是汗，关切地说：“大家休息一下。”

战士们就地休息，摘下帽子扇着风，借以取凉消汗。

毛泽东立在原地，环顾四周，打量青山绿树。

就在他们休息的时候，山口旁边山上的树林中，有一个人正在密切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这时又过来一个人，俩人小声嘀咕了几句，就悄悄离开这里，隐没在密林中不见了。

休息的毛泽东并不知道被人跟踪，而被一个战士看见。那个战士马上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只是笑了笑。他见战士个个消了汗，吩咐道：“走，我们下山去。”战士们随着毛泽东沿着山道下山而去。

袁顺大汗淋漓地进来，到了屋门口，见大当家的正和龙超清、贺敏学、贺子珍在一起，从外向里招招手。

袁文才看见走出来，俩人走到一边的背人处。

袁顺小声告诉他。“他们已经出了山口。”

袁文才极其关切地问：“后面有尾巴吗？”

袁顺说：“没有。就他们几个人。”

袁文才不放心地问：“你们看清楚了？”

袁顺肯定地说：“看清楚了。”

龙超清走出黄泥屋，见他俩人在小声嘀咕，脸上出现一丝不意觉察的神色。

袁文才一回身看见了站在外面的龙超清，立时产生出一点尴尬。他不愧为经多识广的老手，马上满脸堆笑。“他们报告，毛委员已经下了山口。我们去迎接吧。”

龙超清虽有疑窦，也没及细想，就招呼屋里的贺敏学、贺子珍随他出了小院。

袁文才、龙超清、贺敏学、贺子珍等来到了村口。

不多时，他们看见了毛泽东一行迤逦而来。

袁文才嘴角露出一点点不意为人觉察的神色。

毛泽东一行走近了，他们迎上前去。

毛泽东高兴地和他们见面，一一握手。毛泽东在和袁文才握手时打量这个带有传奇色彩的绿林好汉。只见他瘦高的个子，长长的脸膛，宽宽的上额，大大的双耳，稀疏的眉下有一双机警而黑白分明的眼睛。袁文才也在打量他。只见他个子瘦而不失挺拔伟岸，脸膛黝黑而不失清秀。浓眉大眼，耸鼻阔口，下腭有一颗明显的黑痣。给人一种威严而不失和蔼的感觉。

最后，毛泽东握住贺子珍那双灵巧的小手。

袁文才介绍道：“她叫贺子珍。”

毛泽东高兴地说：“祝贺的‘贺’，善自珍重的‘自珍’。好名子。”

袁文才还介绍道：“她还是永新县委委员。曾是永新县妇委书记。”

毛泽东十分惊讶地赞叹道：“一点也看不出，看不出呀。”他端详着面前这位端庄大方、清秀俏丽的姑娘。

袁文才又说：“她可是我们永新有名的‘一枝花’。”

毛泽东笑了，在场的人都笑了。

贺子珍却羞红了脸，难为情地低下头。

来到黄泥屋，毛泽东和袁文才、龙超清、贺敏学、贺子珍等分宾主落座，袁顺一一递上茶水，放到每人面前的桌子上。

袁顺看看袁文才，袁文才用眼神示意他，他会意的悄声退下。

毛泽东看见了他俩的小动作，毫不在意。他轻松坦荡、开宗明义地说：“我们在这里的目的，不是为了吃掉你们，而是要联合你们，一起打倒军阀，消灭旧制度，建立我们自己的政权。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决定送你们一些枪支。”

情能感人，义能动人。“情义”二字往往被绿林人所珍重。如果没有真情，谁敢送你真家伙？袁文才被毛泽东的坦荡直言所感动，暗怀的戒心解除了一半。

龙超清、贺敏学、贺子珍脸上都荡漾着笑颜，也没有想到毛泽东这么大方。袁文才谦虚地说：“毛委员如此看得起我们，实在羞愧。”

毛泽东望着他那不自然的神态，问道：“你说说，需要多少条枪？”

袁文才一下犹豫了。他心中很矛盾，怕要少了失去这个机会，又怕要多了被驳面子。他思索着没有回答。

龙超清面带微笑地看着他，并投去一束鼓励的目光。

贺氏兄妹也在无声地交换眼神。

毛泽东又一次地催促道：“需要多少条枪？我看就给你们一百零八。”

出乎袁文才的意料，有点受宠若惊，惊讶地脱口而出：“一百零八。”

龙超清和贺氏兄妹也是一阵惊讶。

毛泽东风趣地说：“一百零八条枪，就是一百零八条好汉。梁山泊就有一百单八将。我们相聚在井冈山，并不是单纯地打家劫舍的绿林好汉，而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军，有信仰，有宗旨，有纪律的队伍。”

贺敏学很有感触地说：“同毛委员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毛泽东对着门外叫了一声：“来人。”

话音刚落，进来一个战士。

毛泽东吩咐道：“你带个人回去，告诉陈团长，我今晚不回去了。要他明天派人送来一百零八条枪，多带些子弹来。”

战士领命而去。

袁文才既感动又激动，没有诚心敢在他这个生疏的地方过夜？可见毛泽东是一片诚挚之心。此时的袁文才，深感自愧拂如，对着门外高声道：“来人！”

袁顺应声而到。

袁文才把身上的枪取下，交到袁顺手里毫不掩饰地说：“把房前屋后的人都给我撤了！”

袁顺得令而出，刚走到门口，又被叫住。

“回来！让人按咱们的规矩，杀猪为毛委员接风！”

龙超清见袁文才背着布置了埋伏，面有愧色，不无埋怨地说：“想不到你还留了一手，竟把我也给蒙混过去了。”

贺氏兄妹也深感意外，不满地看了他一眼。

袁文才十分羞愧地说：“毛委员，我对您还不十分了解，怕‘大意失荆州’，就多长了个心眼……”

毛泽东坦荡大度，脸上始终挂着微笑。“我们初次相见，那能轻易相信人。你存有戒心，有防备，这也是在情理之中嘛。”

袁文才听了毛泽东善解人意的话，感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来。

中午的欢迎宴会，十分丰盛。

文昌宫里的陈浩、徐庶、韩庄剑三人在聊天，随着门外的一声“报告”，进来了跟随毛泽东进山的两个战士。

陈浩一惊，迫不及待地问：“毛委员呢？出意外了吗？”

一个战士回答：“没有。毛委员要我两个回来，要陈团长明天送一百零八条枪，还要多带些子弹。”

陈浩问：“就这些？没了？”

“就这些。没了。”

陈浩走到他俩人面前。“你们说说具体情况。”

“具体情况……”那个战士犹豫一下，绘声绘色地说道：“我们到了大仓村外，他们早在那里等候了。在他们握手说话的机会，我往两边的树林里一瞧，乖乖……”

韩庄剑不由问道：“怎么了？”

“怎么了？路两边的树林中都是他们埋伏的人。当时我的心就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里，我的手就摸住了枪。在他们说

话的机会，我乘机给毛委员递眼神，可毛委员毫不在意，仍是谈笑风生……”

韩庄剑又追问一句：“后来呢？”

“后来就进了村。进村后，毛委员大摇大摆地进了屋，我们就在外面守候。你说怎么的？院里不仅有重兵把守，就连茅坑里都有人站岗，我去方便一下都没有地方。这时就听得毛委员在里面说‘我们来这里的目的，不是为了吃掉你们，而是要联合你们，一起打倒军阀，消灭旧制度，建立我们自己的政权。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决定送你们一些枪支。’这一下把他们全震了。”

张子清不知什么时候也进来了，关切地问：“后来呢？”

“后来，那你想嘛。”那个战士十分得意地卖了个关子，得意而自豪地说：“跟着毛委员，真长见识。”

陈浩制止了他。“好了。明天你们俩带路，去送枪。”

当天，毛泽东由袁文才、龙超清和贺氏兄妹陪同离开东源大仓村，夜宿茅坪的八角楼。

八角楼在慎公祠的后面，是一座土木结构的两层小楼。楼上有一个八角形的天窗，因此得名八角楼。毛泽东在这里一住就是多日。

翌日，毛泽东起得特别早，独自一人走出了八角楼，来到慎公祠前面，漫步在小溪旁。他上了小溪上面的小木桥，环顾左右。这是一座小镇，四面环山。房屋独居风格，依照山势错落有致。慎公祠和后面的八角楼，在几棵古柏的陪衬下，显得古朴典雅。后面的山不算高，较为平缓，一条小道通向山的那边。正在他欣赏这里的山景时，龙超清和袁文才来了。

这时贺氏兄妹也来了。他们寒暄后，一起观望这里的风情。

毛泽东赞叹道：“这里不愧为是藏龙卧虎之地。”

袁文才说：“这里易守难攻，可以办一所医院。”

“好啊。”毛泽东又感兴趣地四处望望。“是个理想之地。那我们一言为定。”

袁文才和龙超清同时答应：“一言为定。”

中午时刻，陈浩等带着队伍抬着枪支到了慎公祠前。毛泽东和袁文才、龙超清、贺敏学、贺子珍等热情欢迎。

袁文才望着一百零八枝枪和几箱子弹，乐得合不拢嘴。

陈浩看着他那高兴的样子。“袁团长，点一点吧。”

“不用，不用。”袁文才对一边的袁顺说：“把我们的礼物，也给拿上来。”

说着有几个人抱上来十个竹筒。

毛泽东不解地问：“你这是什么武器呀？”

袁文才不觉一笑，走上前拿起一个竹筒，拔开一头的塞子，倒出一把大洋。“这是我们送给毛委员的礼物。每筒一百块，一共是一千大洋。不成敬意，请毛委员笑纳。”

“好。有来有往嘛。”毛泽东十分乐意。“我们收下。”

八角楼的夜，平静中带着温馨。毛泽东同袁文才在灯下促膝谈心，一会打着手势，一会屈指，滔滔不绝。袁文才像个小学生似的，认真地聆听。

夜已深，外面警卫的战士在不停地走动，透过窗户还见他俩人细谈的身影。

鸡叫声传来，警卫战士走到窗户下，想提醒他们，犹豫了一下又退回来。

屋内的俩人好像不知疲倦。最后袁文才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要求：“毛委员，我想请你派人到我们那里去指导工作。”

毛泽东看着他那盼望期切的目光，满口答应他：“好！我们派得力的人去。陈伯钧……徐彦刚……”

“毛委员，如果你方便，也请你给我们上上课。”

“好。”毛泽东答应他后，注视他片刻，突然也提出一个问题：“我也提出一个要求。”

“只要我能办到的。”

“我想请你上一趟山，去见见王佐。”

“信我都写好了。天一亮，就派人送去。”

“这次行动除留少数部队外，伤病员全部留下，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困难。”

“毛委员尽管放心的去，我在伤病员在。”

“这次分兵是为了扩大影响，扩大根据地。如果进展顺利的话，月底我们可以在山上见面。如果是这样，山上山下形成一个整体，再把周围几县连成一片。到那时，我们有了一块不小的根据地，就会有一个大的发展。我们的队伍就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毛泽东是乐观的，他清楚地知道，顺利收编袁文才是在井冈山站稳脚跟的第一步。第二步那就是收编山上的王佐，建立以井冈山为中心的革命政权。作为军事家，他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作为政治家，他不仅有一个博大的情怀，而且能超前一步，及时洞察时局。

第二天，张子清、何挺颖、伍中豪已经带着队伍陆续出发，同欢送的群众挥手告别。袁文才、龙超清、贺敏学、贺子珍等跟在毛泽东身后，一直送到村口。

“再见。”毛泽东和送行的人一一握手。当他再一次地握住贺子珍的手时，深情地望着她，有力地摇了摇。“再见了。”

贺子珍晃晃被握痛的手，也跟其他人一样扬起手来挥动着向离去的毛泽东告别。

5 . 兵分两路

毛泽东带领部队离开了茅坪。袁文才把袁顺叫到身边，从怀中掏出一封信，交给他说：“你马上上山一趟，去见王佐。”

袁顺把信揣到怀里。袁文才催促他：“快去吧。”

袁顺应了一声，沿小溪走去。

王佐的大本营驻扎在井冈山的腹地——茨坪。

在一座黄泥小屋中，王佐从袁顺手中接过袁文才写来的信，打开细看。

袁顺用衣襟擦擦脸上汗水，两手扇动着衣襟，借以取凉。

王佐个头不高，白净脸，浓眉、大眼，可惜的是他的左眉，后半部变得有些稀疏，让人猛一见，好象是个半截眉；两腮有点凹陷，正好衬托出他那高高的颧骨；嘴唇较厚，始终紧闭着，显得棱角分明。他看着信，脸上有了喜色。当他看完后，他的脸变得严肃了。凝眉深思着一言不发。

袁顺见他如此模样，不免疑惑地看着他。

王佐把信放到桌子上，在屋里走了几个来回。突然停步盯住他，大声道：“顺芽子！你要说实话，他们究竟是个什么

样的队伍？”

袁顺小心地说：“信上不是都写了吗？”

王佐死死地盯着他，像是一下子就能看穿他的肺腑。

“我要你详细的再讲一遍。不得有半点谎话！要不然，别怪我……”他说着拔出腰间的枪，用力放到桌子上，加重语气地说：“不客气！”

袁顺点头哈腰，小心地说：“您是大哥，我们当家的怎敢骗您。您要是不相信，可以下山一趟。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什么不就全知道了。”

王佐仍盯着他。“我要你说，他们究竟是什么队伍？”

袁顺顺从地说：“我说，我说还不行……”

王佐详细听了袁顺的报告，解除了心中的疑团。他突然扬首大笑。这一笑倒把袁顺吓懵了。

“当家的，你……你……”

王佐止住笑，在袁顺肩头重重的一拍，拍得他浑身发麻，拍得他心中颤抖，拍得他丈二和尚莫不着头脑。袁顺瞪着疑惑、迷茫的双眼，看着王佐的表情变化，生怕祸事临身。

“袁顺，有你的！”

袁顺不自然地“嘿嘿”一笑，那笑比哭还难看。他不知道王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回去告诉你大当家的，就说我欢迎他们上山，想和那个毛委员面谈。我也要作个准备。他们讲理，我们也得讲义。”

袁顺紧悬的心，这才放心地落下。不无埋怨地说：“你一惊一炸的，吓死我了。”

“哈、哈、哈。”王佐又是一阵畅怀大笑。“我怕你嘴上没

毛，办事不牢靠。有意考考你。”

袁顺下山复命去了。

毛泽东同战士一路行军，来到了湘赣交界处的山口。毛泽东命令部队停下。这时，一个侦察员跑来，向毛泽东报告情况。毛泽东得到报告，放心的命令部队前进。这时部队一分为二：陈浩、徐庶、韩庄剑和一营营长黄子吉、党代表宛希先带领一支队伍向茶陵方向前进；毛泽东和张子清、伍中豪、何挺颖带领一支队伍向酃县方向前进。

经过几天的行军，毛泽东于 10 月 23 日，来到了随川的大汾镇。

夜幕笼罩四野，大汾镇黝黑迷茫。镇中布置了流动哨。

从宁冈到酃县，再到水口，连续行军，打了几个小仗，战士们都累了，一到宿营地就躺在稻草上睡了。

毛泽东和张子清、伍中豪、何挺颖毫无睡意，聚集在油灯下，商议下一步打下随川后，再向桂东方向发展的具体事项。随川在井冈山南麓，是一个山中盆地，物产丰富，同时又是向南发展的交通要道。夺取随川就形成了井冈山南、西、北三面相连的大好局面。目前，随川只有地方靖卫团防守。突然，一个哨兵慌慌张张地跑进来，上气不接下气地报告：“有一股地方靖卫团，偷偷包围了大汾镇。”

张子清、伍中豪、何挺颖一听，拔出武器准备战斗。

毛泽东冷静地思考一下。问：“来了多少人？”

哨兵说：“天黑，看得不太清楚。黑压压一大片，大概有三四百人。”

毛泽东叮嘱道：“告诉战士们，不要慌。我们分路突围。”

这股敌人是肖家壁的，有四百多人。肖家壁是随川县靖卫团团长，他得到有一个营的兵力到了大汾镇的消息，率兵悄悄包围了大汾镇。

敌人摸进镇中才被流动的哨兵发现。

军情紧急，且又不明敌情，毛泽东宣布休会，分头撤离。张子清已带人同敌人接上了火。双方在巷战中僵持一下，等到后续部队赶来，奋力冲杀突围。

毛泽东在曾士峨、罗荣桓等人的护卫下，向镇北冲出大汾镇。

张子清在镇外同敌人打了一阵，观察到南面的山是制高点，他同左右的伍中豪、何挺颖简单交换一下意见后，命令部队夺取镇南的制高点。

部队抢占制高点时，敌人早已占领了山头。

山头上的敌人拼命阻击，有几个冲锋在前的战士倒在了敌人的枪口下。

天黑，谁也看不清谁。狭路相逢勇者胜。张子清命司号员吹冲锋号。几把冲锋号同时吹响。敌人不善夜战，又不知军情，一听冲锋号声，就仓促后撤。

冲锋号声中，伍中豪、何挺颖带头冲锋在前，逃得慢的敌人在我方的猛烈攻击下，一个个被歼灭。张子清第一个冲上山头，命人坚守阵地。

伍中豪和何挺颖赶过来，一阵欢喜。突然，张子清问：“毛委员呢？”

这时，他们还不知道毛泽东已经冲出了大汾镇，到了镇北的山上，同曾士峨、罗荣桓且战且走……

敌人已经退到山下。山上被打断的树木冒着余烟，战士们在清扫战场。

张子清对伍中豪和何挺颖说：“队伍打散了，也同毛委员失去了联系。我们怎么办？”

何挺颖说：“按着临行前毛委员的指示，放弃对随川的进攻。我们应该甩掉眼前的敌人，向湘南的桂东前进。”

伍中豪也表示：“我同意党代表的意见。毛委员那里有罗荣桓、曾士峨等人，他们突围后也会按原计划行事。”

“好，我也同意！”张子清大声道：“同志们：大家检查一下武器弹药，准备向桂东突围！”

天亮了。张子清、何挺颖、伍中豪带领的队伍从大汾镇突围后，经过一昼夜的急行军，来到了湘东的桂东县东面的三岔口。

张子清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何挺颖和伍中豪从后面赶过来。

张子清告诉他俩：“前面就是桂东县，我们怎么办？”

何挺颖看看这支疲惫不堪队伍，忽然想出一条计策来，对他二人说：“咱们穿的还是国民党军队的军装，加上这里驻军混杂，谁也弄不清谁，是不是……”

伍中豪高兴地说：“你是说来一个以假乱真？”

何挺颖惋惜地说：“如果有一面国民党的军旗就好啰。”

“军旗？”张子清眼睛一亮，嘿嘿笑了。

“你笑什么？”何挺颖疑惑地望着他问。

张子清放下身上的背包，慢慢打开。

何挺颖和伍中豪不解地望着他的举动。“你这是干什么？”

张子清也不答话，从被包中取出一个东西，在他俩人面前一抖，展开了一面国民党旧军旗。“我可不是‘急时抱佛脚’。怎么样？”他得意地看着他俩人。

何挺颖孩子般地跳了起来。“老张，真有你的。快打起来。”伍中豪跑到一边的竹林里，砍来一根竹棍，把旗帜绑上。战士们好奇地走过来，问：“营长，这是干什么呀？”

张子清神秘而狡黠地说：“干什么？带你们到桂东县打牙祭去。”

傍晚，到了桂东县。国民党县党部的头头，以为来了国军，个个喜笑颜开，热忱地欢迎张子清他们。当晚，在一处较为讲究的客厅里，有当地官员、豪绅、县警备队队长参加，为这支“国民党”部队的官长设宴，接风洗尘。

张子清、何挺颖、伍中豪等也毫不客气，谈笑风生地入席，大大方方地落座。

酒过三巡，人人喝得满面红光，欢声笑语不断。

一位穿长袍马褂的豪绅，端起酒杯来到张子清面前。张子清起身的同时，对一边的伍中豪使了个眼神。伍中豪乘人不注意，悄然离席。

豪绅说：“张长官，你们国军一到，老朽从心眼里欢迎，全县民众无不欢欣鼓舞。近来匪患猖獗，铤而走险，刁民乱党到处闹兵潮、闹农潮，实乃苦不堪言。桂东之安危，全仰仗长官鼎力相助。”

“是呀！是呀！”一班人忙附和。

豪绅把酒杯一举，礼让道：“请张长官干杯……”

“都不准动！”伍中豪突然一声吼，把举行宴会的当地官

员、豪绅、警备队队长一个个吓瘫在地。

冲进来十几个战士，缴了他们的枪。

豪绅壮起胆子，胆战心惊地问：“你们是……”

张子清告诉他们：“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军，是专门镇压你们这些喝人民血的豪绅、老财和贪官污吏的！带下去！”

解决这里的以后，张子清亲自带人直奔县警备队大院。

一间大房，有盏忽明忽暗的油灯，照着长长的通铺和熟睡的警备队员。

门旁的枪架上，摆放着各式枪支。

另一处的房内，有几个人围在一起摸牌九消遣，不少人在观战。屋内烟雾缭绕。

张子清带着人悄悄包围了警备队，分几路进入房内。

大房内熟睡的人神不知，鬼不觉被缴了枪，一个个光着身乖乖当了俘虏。

张子清冲进摸牌九的房间，如雷贯耳般的大吼一声：“不准动！”

他们见进来的人是穿国民党服装的部队。一个当官的点头哈腰的说：“误会，误会，咱们同是为党国效劳。”

“什么误会！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一个战士告诉他们。

有人想反抗，被张子清一枪撩倒。“缴枪不杀！”众人被他这一声大吼，吓得乖乖地缴了枪。

张子清他们押着俘虏，扛着缴获的枪支，出了警备队大院。

为了扩大政治影响，他们打开了桂东县粮仓，开仓放粮。金黄的谷子满仓满囤，甚是喜人。旁边围满了当地群众。

何挺颖往高处一站，大声号召道：“老乡们：现在放粮了，快来领吧！我们是工农革命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专为穷人办事的队伍！”

围观的群众中一阵骚动。

何挺颖见群众没有一个人出来领粮，便带有宣传性地说：“老乡们：这些粮食，都是你们用汗水换来的，是你们从田里耕种出来的。这就是地主老财剥削你们的罪证！你们一年辛苦到头，没吃过一顿饱饭，到头来交不起租子还得卖儿卖女，弄得很多家妻离子散。可地主老财穿的是绫罗绸缎，吃的是鸡、鸭、鱼、肉，白花花的大米……”

围观的群众中有人小声哭泣，有人擦泪。

张子清大声道：“老乡们，快来吧。谁能扛多少就扛多少！”

围观的群众中有人想领，又犹豫着不敢向前。

张子清见人们心有疑虑，又大声说：“大家不要怕！昨天晚上，县党部、县政府、不法豪绅，都被我们抓起来了，县警备队的枪也被我们缴获了！以前是多数人怕少数人，那是因为我们多数人没有组织起来。只要大家一条心，这些少数人就奈何不了我们。共产党领导我们闹翻身，就是建立自己的政权。到那时，大家就再也不会受地主老财和国民党军队的欺压了！老乡们，快领粮食吧。”

这时，有人大着胆子上前领粮食，有人跑回家拿东西。

几个粮仓前一下子围满了领粮食的群众。战士们帮着装粮食……

粮食分完了，还有一些青壮年不肯离去。

张子清好言劝导道：“老乡们，粮食分完了，等再打下粮仓，再分给你们粮食。都回去吧。”

这些青壮年都不愿离去。他们当中有人在推让。有一个人壮着胆子向前走了几步，怯生生地说：“我们当兵，你们要不要？”

张子清同何挺颖对视一笑，大声地告诉他们：“要！”

“我们都参加。”十几个人全都跑过来。

这时一个年轻小伙子，带着二十多人赶来。他就是朱云卿。

朱云卿告诉张子清、何挺颖：“我们是当地农民自卫军，参加过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我们没能追上大部队，就转回来在这里打游击。听说你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军，我们特地赶来参加。”

“欢迎，欢迎。”张子清、何挺颖异常高兴，有力地握住了他的手。

这时清理现场的副营长伍中豪走来，爽快地说：“你们都跟我来。”

这些人高兴地跟着伍中豪走了。

张子清、何挺颖俩人望着他们离去的背影，脸上洋溢着掩饰不住的喜悦。

张子清望着眼前的情景说：“毛委员要我们以茅坪为依托，主动出击，相机歼敌，扩大影响，壮大队伍，是何等的英明。”

“是呀。我看毛委员这个人胸藏计谋，有张良武侯之策。”

何挺颖同张子清说着离开粮仓。他最后建议道：“我们不能在县城久住，部队稍作休整就到乡下去。到乡下发动群众，扩大我们的影响。”

6．会见王佐

黄坳在井冈山南麓，这里山高壑深，层峦叠嶂，是通向井冈山的交通要道。黄坳南有一条小溪，中间是一片开阔草地。坳下便是居住着百十户人家的黄坳。

毛泽东带着撤出的队伍来到这里。

曾士峨和罗荣桓安顿好人员休息，拖着疲惫的身子来到小溪边。俩人洗完脸，望着坳下的村庄。

曾士峨是湖南益阳人，1904年3月生，字迪勋，号广泽。在军阀混战的年代，他主动中断了大学的学习，于1925年报考了黄埔军校，第二年在黄埔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被组织上分配到湘军军官讲习所从事兵运工作，不久又到了国民革命第八军，参加了北伐战争。后来他又被组织上分配到武汉的第二方面军警卫团任连长，在此结识了卢德铭、张子清、伍中豪、何挺颖、宛希先等。

曾士峨对罗荣桓说：“伙食担子也跑丢了，部队一整天也没顾上吃饭。是不是让张宗逊副连长在此警戒，咱俩到村中去‘化斋’？”

罗荣桓会心地一笑。

毛泽东和张宗逊逐个检查伤员。

这时有人发出抽泣声。毛泽东和张宗逊走过去。

毛泽东立在正埋头哭泣的战士面前，和颜悦色地问：“你哪里不舒服？想家是吗？”

那战士抬起头，原来是刘满崽。他擦着眼泪立起身。

毛泽东已经认出他。“是刘满崽。想家了？”

刘满崽带着哭腔说：“报告毛委员，我不想家。”

张宗逊副连长生气地问：“不想家，又不为什么，那你哭啥？”张宗逊是陕西渭南人，今年才刚刚 20 岁，1924 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 年考入黄埔军校，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北伐战争，先是在第八军任营指导员，后到第二方面军当连长，三湾改编时，任副连长。

刘满崽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说：“部队从大汾镇撤出，走了整整一天，大家都累了。毛委员也是如此，他不顾疲劳，还关心大家。在家就是父母也没有这样周到。”

战士马上接上说：“毛委员，您也累了，好好休息一子吧。”

毛泽东微笑着说：“大家不是一样在挨饿嘛。我们是一支革命的队伍，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要互相关心，互相帮助。”

这时，曾士峨大声喊道：“同志们，开饭啰！”

饿了一天的战士们，听说开饭了，都争先恐后地跑过去。

罗荣桓走来喊毛泽东吃饭。毛泽东和张宗逊走过去。

曾士峨见战士把饭筐团团围住，说道：“同志们，慢一点，不要把毛委员挡在外面。”

“我是最会打穿插的。这不是，我已经穿插进来嘛。”毛

泽东风趣的话把大家逗笑了，气氛也显得轻松多了。大家谁也没有动手。因为没有碗筷。

毛泽东立在饭筐前，卷卷袖口伸出右手，在空中一扬，大声道：“同志们，没有碗，我们人人有两双半的筷子。”他说着弯腰抓了一把，香甜地吃起来。

曾士峨触景生情，随口来了一个顺口溜：“同志们，别为难，两双半，随身带，既当碗，又当筷，吃过饭，赶路快。”

战士们笑着，也学着毛泽东的样子用手去抓饭。一个个吃的有滋有味。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毛泽东往草地中间一站。“现在整队，我站第一名。”

罗荣桓跑到毛泽东左边，向毛泽东看齐。张宗逊也快速地站到罗荣桓左边。战士们都快速跑过来，一下子就排了长长的两队。

曾士峨下达口令：“同志们注意了。立正，向右看齐！”

战士移动着脚步，向排头的毛泽东看齐。

“向前看。”曾士峨扫视一下整齐的队伍，又下达了口令：“向右转，开步走！”

队伍迈着整齐的步伐，在茫茫黑夜中出发了。

在大井的王佐听说毛泽东要上山召见他，心中一阵打鼓。不由暗自寻思，来得好快啊！在哪里迎接他们上山？来了多少人马？经过他的盘算，决定第一次相见的地点，就放在双马石。

双马石在茨坪的西南面，距茨坪9公里，因山口小路的右边，有两大块石头相互叠在一起而得名。小路的两边生长

着无数挺拔的翠竹，大的就有碗口那么粗。山口很窄，设置了障碍。平时仅能容一人通过。山口两边是两座高耸的山峰，山峰的制高点上专门设置了工事和了望哨。也称得起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毛泽东和王佐取得联系后，就带领曾士峨、罗荣桓、张宗逊一起来到双马石的山口下。毛泽东仰望一下险要的双马石山口，决定带少数人上山。他们三人都坚持多带一些人上去，以防万一。毛泽东坚持道：“你们看，这里地势险要，不要说我们一个连的兵力，就是一个营强攻也费劲。况且，他们在山上，居高临下。我们来不是要动武，是要以理服人。”

山上的王佐早就来到了这里，山口两边的山上都作了必要的布置，为的是自身的安全。毛泽东在山下的一举一动，全在他的视野之中。

王佐在远处看见毛泽东让大队人马停在山下，自己仅带几个随从，一步一步走上山来。他心中不由暗暗佩服毛泽东的胆识和诚挚的心。直到毛泽东到了双马石下，他才放心地从山头上下来。

下面的曾士峨等人等了好一阵时间，不见山上有动静，为防意外，他命人作好战斗准备。两只眼睛始终没有离开山口。

毛泽东老远看见从山上下来的王佐，早早地伸出了手。

王佐第一次握住毛泽东的手时，立时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只觉得毛泽东的手很有力量，而且还带一种说不出的温暖。他低矮的身材和高大的毛泽东形成鲜明的对比，说话时他不得不扬起头。

毛泽东握住他的手，感觉到他的手有些微微颤抖。毛泽

东显得轻松、和蔼、大方。为了便于说话，他不得不微微弯下腰，亲切地说：“王佐同志，你好啊。”

王佐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就称他为“同志”，心里热乎乎的。他知道在共产党内部称同志的含义，一下子缩短了他同毛泽东的距离，开始时的戒心也随之消散。

他们简单问候后，派人把山下的队伍召唤上来，一起来到了大井。

大井是王佐农民自卫军的驻地。这里山山相连，山山环抱，山山绿树翠竹，白云缭绕，清水流转。毛泽东被安排在一座黄泥屋中。毛泽东打量着这个新住处，前有一块大青石，后有两棵生机勃勃的大树，十分满意。

当天，王佐用山里最隆重的礼仪欢迎毛泽东和他的队伍。

王佐特地在他的住处为毛泽东、曾士峨、罗荣桓、张宗逊等摆上了酒宴。八仙桌子上摆放着当地菜肴，醒目的是一只红烧猪头。王佐亲自为各位领导斟满酒，而后端起盛满酒的碗，面带笑容地说：“来，为毛委员光临舍下，干杯！”

毛泽东很少喝酒，今天他兴致很高，从容地端起酒碗，同王佐相碰。

毛泽东送给王佐的礼物，整整齐齐地摆放在了黄泥小屋前。

王佐随手拈起一支枪，高兴地欣赏着，口里赞叹道：“好枪。”他端起枪对准前方瞄向一个目标。这时刚好飞来一只山雀，落到了前面的树枝上。

毛泽东知道他的用意，向曾士峨递过去一个眼神。曾士峨会意，送给他一发子弹。

王佐也不推让，动作利索地装上，然后瞄向树上的山雀。枪响鸟落。

众人齐声喝彩。

毛泽东夸奖了他一句：“王团长不愧为是神枪手。”

王佐倒谦虚地说：“那里，那里。我这是班门弄斧，让毛委员见笑了。”

王佐把枪交给他手下的人。“恭敬不如从命。这批枪我收下了。”

他手下的人把枪搬走。

王佐对毛泽东等人说：“‘有来无往非礼也’。我们也为毛委员备下了一份礼物。请！”

王佐说着领毛泽东等人来到别处一所大房子前，命人打开了房门。

王佐往里一指说：“这就是我为毛委员备下的礼物，五百担谷子。不成敬意，请毛委员笑纳。”

毛泽东往里一看，里面堆了满满一屋黄灿灿的谷子。

毛泽东在这里住下后，除了忙于军事工作和发动群众工作外，时常找王佐谈心，启发诱导他从一个绿林好汉向革命军人的转变。

有一次，毛泽东了解到他在当地占了很多土地，当地的群众有些意见。毛泽东专门找到他，给他讲道理，循循善诱地启发他。毛泽东告诉他，土地是农民祖祖辈辈开垦起来的，尤其是在大山中开垦一亩土地很不容易。农民本来占有的土地就不多，应该归还给当地农民。如果占地多了，农民没得饭吃，会引起农民的不满。得不到群众的拥护，就会站不住

脚。王佐这个人是十分虚心的，他听了毛泽东的话，很快就将多余的土地退还给了当地农民。

有一次，毛泽东还了解到王佐留恋向往绿林生活。又专门找到他，诚挚地告诉他，当土匪、干绿林，其结果下场都不好，古往今来，都是如此。他列举了宋朝的梁山好汉，被朝廷招安后，一个个落得可悲的下场。当今社会军阀混战，相互鱼肉、吞并，不是被吃掉，就是投降国民党，要不相互残杀。这些都没有出路。跟共产党干革命，是为穷人打天下，有广大的人民群众做坚强后盾，不仅不会被吞并，反而会逐步地发展壮大起来。

王佐在以后的日子里，多次接触毛泽东，思想进步很快。

不久，袁文才在步云山开办了军政训练班，专门上山来请毛泽东为部队讲课。毛泽东这才离开大井的王佐，再一次回到茅坪，同时还应袁文才的要求，派徐彦刚、陈伯钧、游雪程等人到袁文才的部队中，帮助他训练部队。

袁文才的思想进步较快。有一次，特务连的几名战士，偷吃了老百姓的几只鸭子，这事被袁文才知道后，立即召开全体大会。

“你们偷吃老百姓的鸭子，会造成什么影响？你们这是在坏我袁文才的名声！”袁文才对着列队的农民自卫军，大发脾气。

列队的农民自卫军战士个个低着头，大气也不敢出。

袁文才从排头到排尾逐个审视，最后站到原来的位子上，怒气冲冲地说：“是谁偷吃了鸭子，站出来！”

有四个战士，像做错了事的孩子低着头走出队列。

“偷吃了几只？”袁文才声音不高地问。

“5只。”其中一个人小声回答。

“5只？一人一只还多。”袁文才面对大家，提高了声音：“同志们，我们现在不是土匪了，是工农革命军战士！以前我们自己干时，就有‘打富济贫’的口号。如今我们跟着毛委员革命了，怎么还能干那些偷鸡摸狗的事情呢？毛委员不是告诉过大家，群众是水，我们是水中的鱼。我们危害老百姓，不就等于放池塘里的水吗？水干了，我们这鱼还怎么活？”

这时队伍中有人小声讲话。

袁文才听到了，他中断自己的讲话，怒视着队伍。

队伍中很静，静得出奇。

“刚才有人说，胡亚春打着我的旗号拦路抢劫，危害百姓。这事我已经知道，可他跑了。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总有一天会抓住他的！到那时我非亲手崩了他不可！”袁文才愈说愈激动。“毛委员给大家规定了三条纪律。一是行动听指挥；二是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苕；三是缴获归公。希望大家记在心上。你们连长带着，偷了谁家的鸭，就到谁家赔礼道歉，按价赔偿。”

7. 艰难时刻

毛泽东独自一人，坐在一块裸露的石头上，望着烟雾缭绕的茫茫群山，一边抽着烟，一边欣赏着井冈山独特的风景。

此时，他的胸怀就像这翻腾的云海。

此时，他想到的是如何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如何使它成为中国革命的摇篮，如何实现用枪杆子夺取政权。他清楚地知道，武装割据的道路是漫长的，也是曲折的，同时也是激烈的，只有通过生死搏斗，才能用鲜血换来。他还想到两件事情，一是何长工到湖南省委汇报工作后，路途安全否？他时时担心牵挂着何长工。二是何长工找到湖南省委汇报工作后，又要去寻找南昌起义的部队，不知有无结果？在他看来，何长工就是他派出的特使，而且是肩负重大使命的特使。何长工的顺利与否，对他来说，关系重大，确切地说是对这支刚在井冈山站住脚的队伍关系重大。毛泽东在风云突变的中國大地上，时时处处洞察变化着的中国时局，抓住为我所用的有利时机，发展、巩固、壮大这支新兴的军队。这支新兴的军队就是中国革命的本钱，就是中国胜利夺取政权的星星之火。此时此刻，他多么希望队伍迅速扩大……他多么希望朱德、陈毅领导的南昌起义的部队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他汹涌澎湃的胸怀、激荡的心间无时无刻不在呼唤朱德、陈毅，你们在哪里？

朱德、陈毅他们在哪里？他们就在闽赣边界的大山中艰难地跋涉。此时，他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山高沟深，道路崎岖。军需匮乏，粮秣羞涩。士气不振，狼狈不堪。

幽深崎岖的山谷中，行进着这支衣衫褴褛、疲惫不堪的队伍，就是朱德、陈毅保存下来的南昌起义的队伍。

他们头上高山，脚下碎石，行走的十分艰难。队已不成

队，伍已不成伍，稀稀拉拉，松松垮垮，毫无兵家之生气。

几百人的队伍，前后拉了几里地远，三五成群，七八个人一伙。这时，有几个人走的很慢，他们边走边在一起商量，看来是要脚底下抹油，开小差。果不其然，他们毫无顾忌地突然离开山路，钻进了山林。像这种情况，早已是屡见不鲜。

队伍沿着狭窄的山道开始上山。走在前面的朱德停住，回身看看溃不成军的队伍。本来黝黑的面孔，此时更加显得难看。他紧锁眉头，心事沉重地立在一边。

朱德今年刚好 40 岁。他是 1886 年 12 月 1 日，出生在嘉陵江东位于大巴山南麓的仪陇县。他们家是客家人，在明清之交时期，由广东的韶关迁移到四川。他姊妹 13 人，成活了姊妹 8 人。祖祖辈辈当佃农，耕租 20 亩薄田，维持不了一家人的生计。在这种生活清苦的年代里，家里还是想办法让他上学读书。到了他 9 岁那一年，四川出现了旱灾，因无力偿还地租，薄田被收回。全家只好分两处迁移，朱德随爷爷、奶奶和叔叔迁移到大湾居住。在这样艰辛的生活情况下，家里还是省吃俭用供他上学。

1905 年，19 岁的朱德第一次来到仪陇县，参加清朝的最后一次乡试。时间不长，他又到顺庆府（今南充市）参加府试，考取了前二十名。翌年，清朝发布诏令，取消科举考试，朱德说服家里，只好念新学。在一个偶然的时机，他接受了张澜和刘寿川的建议，拿上伯伯历尽千难万险借来的二百多块钱，到成都考上了武备学堂，可家里不同意上这样的学堂，朱德只好改学体育学堂。毕业后回到仪陇，应聘于县高等小学任体育教师，由于当时广大民众对体育认识上的不同，说

这是“有伤风化”。

这时的朱德在人生观的认识上发生了变化，决心弃文从武，投身军界。

1909年，23岁的朱德，离家长途跋涉了三个多月，辗转几千里来到了云南的昆明。经过一番曲折，终于考上了云南讲武堂。在此期间，他结识了一大批同盟会的进步人士。学堂也特别重视对学生的爱国、救国教育，每天的早操时间，若大的操场上空回荡着讲武堂堂歌：

风云滚滚，感觉它黄狮一梦醒。
同胞四万万，互相奋起作长城。
神州大陆奇男子，携手从军去。
但凭那团结力，旋转新乾坤。
哪怕它欧风美雨，来势颇凶狠。
练成铁臂担重任，壮哉中国民！壮哉中国民！

勘叹那世人，不上高山安知陆地平。
二十世纪风潮紧，欧美人要瓜分。
枕戈待旦，奔赴疆场。
保家卫国，壮烈牺牲。
要知从军事，是男儿本分。
鼓起勇气向前进，壮哉中国民！壮哉中国民！

朱德就是在这样军营激荡的氛围中、热血男儿的大志中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在这里还结识了同学朱培德、范石生、杨如轩、杨池生等。

朱德在讲武堂毕业后，分配到蔡锷统领的新军担任二营

左队的司务长，授于少尉军衔。在此期间他接受同盟会的任务，秘密在下级军官中宣传进步思想。处在大革命时期的前夜，云南乃至全中国，都处在风雨飘摇之中。10月间，武昌起义成功。于是，蔡锷也在10月30日，在云南举行起义成功，成立了云南军政府。为了援助四川革命，蔡锷派出了两个梯队团，朱德在梯队团先锋连。

1912年春，朱德和援川军回到昆明，晋升为少校军衔，被调到讲武堂任区队长兼当军事教官。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可胜利果实却被袁世凯窃取。蔡锷为了保卫胜利果实，又把朱德调回原部队，驻扎在临安、个旧，他也由营长、副团长升任到团长。

1916年1月，蔡锷再次组织入川，朱德被任命为第一军第三梯队团六支队（相当于团）支队长。刚入川就在朱坪山、朝阳观地区同敌人激战45昼夜，以少胜多，成为出奇制胜的名将。他曾写下了一幅对联，记载这次战斗的战况：

滇南壮士集云溪，听铁马声中，三渠洪水开天地；
翼北胸襟环纳带，看朱坪阵上，万里烽烟动古今。

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一片唾骂声中归西天。朱德率部在四川驻扎了5年。当时，军阀混战，天下黑暗，赶跑一个军阀，又起来一个军阀；打死一个军阀，又重新站出来一个军阀。真是国无宁日。朱德不得不在黑暗中摸索，不得不在痛苦中挣扎。这时，他结识了大学生孙炳文，从他那里了解了不少天下事，读了一些进步书籍，听说了苏联的十月革命。他的思想开始再次发生变化。这个期间他升任为少将旅长，有了丰厚的薪水和宽裕的生活，娶了年轻的陈玉珍为妻，也把

老家的父母、弟弟接到了泸州。当时，军阀间的相互战斗，就像吃饭那样经常，两个弟弟也战死在了战场上，父亲也病死在了归途中。他痛恨战争，他痛恨无休止的征战。因为战争牺牲的是好男儿，受苦的是老百姓，从中渔利的是大大小小的军阀。为了抒发自己内心的憎恨、愤怒，他书写了一幅对联：

问沙场战骨，几人归是奇男，英雄两字空流血；
叹中国版图，诸君各怀异志，政客多门枉用心。

在一次大战中，朱德的部队损失惨重，只好退回云南。他和孙炳文决计离开旧军队去外国寻找救国良方。孙炳文先到北京，他料理好军务后到北京相见。当朱德到了昆明，向滇军总司令顾品珍提出辞呈出国留学时，被一再挽留了下来，先后担任云南宪兵司令官云南省警务处长兼警察厅厅长。时间不长，被赶跑的唐继尧重新打回云南，总司令顾品珍败北而逃，朱德和金汉鼎也一起逃离昆明。辗转两个多月，到了重庆，受到了川军总司令刘湘和第二军军长杨森的热情款待。杨森以师长相许挽留朱德。朱德出国心切，谢绝了他的美意，乘船离开了四川。

当朱德到达北京见到孙炳文时，俩人已经分别一年多。在此听说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一年，俩人达成共识，一起到上海寻找党组织。在上海见到了孙中山。孙中山挽留他组织新军讨伐广东军阀陈炯明。朱德又一次地谢绝了孙中山的好意。这一年的8月间，朱德见到了共产党的领导人陈独秀，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陈独秀让他失望了，道理很简单，因为他是旧军队出来的人，对他有怀疑。9月，他只好乘船出国。经

过 40 多天的航行 ,到了法国的马赛港 ,又换乘火车到了巴黎。在柏林他见到了周恩来 ,于 1922 年 11 月 ,经周恩来和张申府介绍 ,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 年 7 月 ,朱德回到了上海 ,不久组织上考虑到他同杨森是中学时期的同学 ,出国前又挽留他 ,因此 ,就派他回四川做杨森的工作。在这里又结识了李大钊派来的陈毅。这年 10 月 ,北伐军占领了武汉 ,杨森迫于形势 ,就任国民革命军二十军军长一职。朱德成为二十军党代表。12 月底 ,朱德带领军官考查团来到了武汉。事有凑巧 ,蒋介石挑起了 “迁都之争” ,南昌是蒋介石的总司令部 ,组织上又派他到南昌。到南昌后 ,被朱培德任命为第五方面军总参议、第三军军官教导团团长 ,不久又兼任南昌市公安局局长。在这里 ,朱德在军官教导团秘密建立了党组织 ,成为培养共产党人的军事基地。可是好景不长 ,蒋介石叛变了革命 ,朱德被礼送出境 ,回到武汉。

1927 年 7 月 ,朱德再次返回南昌 ,悄悄准备武装起义 ,27 日和周恩来秘密会见 ,商议起义具体计划……

南昌起义失败了 ,起义部队撤出南昌 ,一路南下。经赣南到闽西 ,转战粤东 ,在三河坝实行了分兵。主力进攻广东的潮 (州) 汕 (头) 地区 ,朱德率领一部坚守三河坝。国民党钱大钧部围攻三河坝 ,起义部队激战三昼夜 ,在受到重大伤亡的情况下 ,主动撤出三河坝 ,南下接应潮、汕起义部队。当朱德、陈毅带领着这支部队到达广东的饶平县时 ,遇到了退下来的少数起义部队 ,才知进攻潮、汕的起义部队失败。面对突变的险恶局势 ,朱德没有被困难所吓倒 ,而是提出了

‘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的口号。一路上征战，一路上饥寒交迫，队伍也一路上锐减。当这支队伍到了江西的安远县时，仅剩下了千余人。

现在这支失败的队伍，正在朱德的带领下，行进在向赣南转移的途中……

朱德看到一个个战士耷拉着脑袋，毫无生气地从他身边摇摇晃晃地走过，心中有一股说不出的隐痛。

陈毅从后面赶来。俩人见面后，谁也不说话，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林彪连长无精打采地从他俩身边走过。

参谋长王尔琢也从后面赶来了。三人对视一下，无声的随着队伍上山。

队伍来到安远县天心圩。这也是一个山中小村。

朱德和陈毅立在村口，清点着陆续进村的人员。

当队伍已排成队席地坐在河滩上时，朱德走到队伍的前面告诉大家：“我们这支队伍和起义时相比，剩下的人员是不多了。现在我宣布，这支队伍由我和陈毅同志共同领导，愿意继续革命的就跟我们走，不愿意继续奋斗的可以走出。这支队伍就是剩下十条八条枪，我朱德还是要革命的！现在的失败是暂时的，黑暗过去就是光明。1905年的俄国，革命就失败了，可到了1917年，革命成功了。我们也是一样，革命也是要成功的！”

朱德讲完，陈毅也站起来讲道：“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不仅能经得起胜利的考验，而且还要经得起失败的考验。胜利的英雄好当，失败的英雄就不那么好当。革命总是有曲折的，

总是有流血牺牲的。那是要付出代价的！”

会议开得很简短，可两位领导的讲话，句句打动了大家的心，尤其是在这困难的时刻，领导的决心就是大家的信心。大多数人好像是在茫茫的黑夜中，看到了远方的一线光亮。这一线光亮，就是战士心中燃烧的火。

朱德看到队伍中的情绪，有了一些变化。他最后告诉大家说：“大家回去好好讨论一下，我们该怎么办？”

第二天，拂晓。

队伍又开拔了。朱德、陈毅随着队伍上了路。路也愈来愈难走。

当到达信丰县城时，天已经黑了下来。信丰县城，是赣南的一座小县城，依山傍水。

部队进驻在一所停课的学校里。战士忙着打扫卫生，安排住处。

朱德和陈毅安排在紧邻的两个单间。俩人进到屋中，马上又走了出来，一起去看望部队。当俩人来到一个房间时，看到劳累的战士已经抱枪而眠，甚至还打出轻微的鼾声。他们经过长途跋涉都很累了。俩人很是心疼，悄悄退出来。到了另一个房间，也是同样。俩人又悄悄退出，走向别处。

夜已经很深，朱德和陈毅、王尔琢还在为部队的出路伤脑筋。

鉴于目前的状况，朱德提出部队在此休整两天。同时召集地方有关人氏，开几个座谈会，了解赣南的情况，以便确定下一步的行动方针。

“我同意。”陈毅首先表示赞同。他建议，趁休整之机，部

队要进行一次组织、纪律整顿。党员要重新登记。

朱德也有同感。几个月来的连续转战，部队减了员，原先的建制也不适应了。需要缩编整顿。究竟还有多少党员，心中没底。他表示：“要登记。只要有了一支坚强的党员队伍，我们这支部队就拖不垮，打不烂。就有希望。”

翌日，天气晴朗。

邀请来的有关人氏，由朱德、陈毅、王尔琢等热情地让进一间校舍。

里面摆满了凳子，大家有说有笑地找地方落座。

朱德首先讲话。“各位：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这次路过贵地，多有打扰，还请各位海涵。今天请大家来，一是商议我军布防问题；二是想听听各位的高见。”

朱德话音一落，商会会长客气地说：“贵军太客气了。国民党的军队来了可不是商量，他们想怎么办就怎么办。”

陈毅说：“大家也不要客气，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就在领导开座谈会的时候，出现了一段插曲。

信丰县城，虽说不上繁华，倒也有几分生气。街面的店铺、饭馆、货栈照常开业。

这段插曲不协调的音符，出现得有些突然。

一家饭馆前，有三四个战士吃了饭，不付款被店主拉住。店主质问他们：“你们是什么队伍？怎能白吃不给钱呢？走，见你们长官去。”

“老子现在没有钱。”一个战士打横。

“等革命胜利了，再来加倍还你。”又一个战士油嘴滑舌地说。

店主不依不饶：“我是小本生意，亏欠不起。”

这时来了不少围观的群众。个个敢怒不敢言。

“我给你们作揖了。”店主是个老者，一付哀求之像。他说着两手抱拳作揖。

“身上没带，等会给你送来。”他们说着扬长而去。

店主望着他们的背影说不清是气还是怒，一个劲地摇头叹气。

街的另一边，有一家当铺。十几个战士相互簇拥着进了当铺。

一个战士不慌不忙地从怀中掏出一枚手榴弹，往柜台上放，大模大样地叫道：“老板，这个能当多少钱？”

老板是个瘦小精明之人，戴一副老花镜。他凑到上面一看，吓傻了眼，战战兢兢地说：“老总，本店从不当军中之物。”

又一个战士说：“老子没钱花了，当两块大洋花花。”

店主仍坚持道：“老总，本店不当军中之物。”

那个战士对外叫了一声：“班长，他们不当。”

站在门外的班长，是个老兵。他丢掉手中的烟屁股，挤进来冲店主说：“当一块大洋也行。”

店主口气很坚决地回答：“一块也不行。”

“不行？”那个班长脸上带着愠色，口气凝重的重复了一句。

店主见状，慌忙改口道：“老总，请到别处当吧。”

“老子就在你这当！”班长勃然大怒，把手一挥吼道：“弟兄们，上！”

十几个人一齐涌进，砸柜台的砸柜台，抢东西的抢东西。

店主大声高喊：“住手、住手。”

有个战士把店主拉到一边。

转眼间，当铺给弄得一片狼藉。

这里发生的一切，很快报到了学校开座谈会的朱德，陈毅领导那里。

一个战士跑进来，把陈毅拉到外面，小声告诉他：“街上的一家当铺被几个战士抢了。”

陈毅一听，知道事关重大，怒容一下冲到脸面上。他进去把朱德叫出来，小声告诉了他。朱德听后也是大吃一惊。对陈毅说：“你先把部队带到城外，我随后就到。”

王尔琢也出来，知道事情后，匆忙去集合部队。

很快司号员吹起了集合号，战士从四面八方跑来集合。

座谈会现场上，来参加座谈的人听到集合号声，一阵骚动，个个惊恐不安。

朱德忙解释说：“各位不必惊慌，这是部队到城外进行演习。”

听说是演习，个个提着的心都放了下来。

朱德和蔼地说：“请大家接着谈。”

陈毅、王尔琢带领部队跑步出了学校大门。

队伍一气跑出二十多里，来到一个山坳，列队站好。

大多数战士不知出了什么事情，在小声相互询问。

有些人可能猜出个大概来。那就是在街上违纪的人。抢当铺的战士和吃饭不给钱的战士，一个个胆战心惊。

学校里的座谈会按计划结束，一个个被朱德客气地送出学校大门。

朱德送走最后一个人，反身进到校园，只见他的警卫员小王不知从那里借来了一匹马。

朱德惊奇地问：“那来的马？”

小王告诉他：“刚借来的。”

朱德二话不说，跃上马背，两腿一夹，冲出了校门。

朱德纵马疾驰，一会来到了山坳。

陈毅等见朱德骑一匹快马奔来，队伍中又出现一阵骚动。

“立正！”陈毅立即下达口令。

队伍整齐地立正。

陈毅和王尔琢迎着朱德走过去。

朱德跳下马，撒开马缰和他俩人走到一起。三人小声商谈一下，他们一起走到队伍前面站定。

陈毅首先讲话：“同志们：为什么把大家紧急集合到这里来？是因为有人违犯纪律，到饭馆吃饭不给钱。更严重的是有人聚众哄抢当铺。这在群众中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影响！我们立足未稳，就出了这样的事情，群众会怎么看我们？我们这个队伍中就有叶挺的铁军团。为什么叫铁军团，那就是有铁的纪律。北伐中从广州打到武汉，打大仗，打胜仗，靠的是什么？是铁的纪律！唐朝有个皇帝叫李世民，他说老百姓是水，他是舟；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连古人知道这个道理。我们离开了老百姓就会寸步难行，成为聋子瞎子。再看看我们的朱军长。朱军长不贪荣华，不恋富贵，不为高官厚禄。早年就寻求革命的真理。南昌起义失败后，很多师长、团长，在革命困难的时候，离开了大家。我们朱军长为什么不走？想的是大家，是我们的革命！”

队伍中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

队伍中有人带头高喊：“向朱军长看齐！”“拥护朱军长的领导！”“跟随朱军长干革命！”

陈毅接着说：“道理大家都明白了吗？”

“明白了！”战士们齐声回答。

陈毅扫视队伍后，威严地说：“哄抢当铺的人请出列！”

十几个战士在那个班长的带动下，忐忑不安地出列，站在了队伍前面。

陈毅审视后，问：“谁是主谋？”

他们一个个犹豫不安。那个班长带头站出来，又有两个战士站出来。

陈毅转身大声对部队说：“为了严肃军纪，决定对他三人执行枪决！”

他三人一下子吓瘫在地上。

王尔琢带人把他三人带走。

一会传来三声枪响。

朱德带着气愤的口气宣布：“纪律是铁的，谁违犯了就应受到纪律的惩处。我朱德违犯了也不例外，照样可以拿我治罪！”

部队严肃军纪的事，像风一样刮进了信丰县城的每一个居民心里。商会会长带领一班人抬着猪肉、担着粮食、端着用红布盖着的大洋，敲锣打鼓地进了校门。

朱德、陈毅、王尔琢等迎出来。

商会会长一见面就说：“贵军纪律严明，不仅惩治了肇事者，还赔礼道歉，加倍赔偿。百姓交口称赞。不成敬意，特

备薄礼，请笑纳。”

来人把粮食和猪肉放下。

商会会长接过用红布盖着的托盘，转交给朱德。

朱德接过转交给王尔琢，而后两手抱拳施礼，口中说道：“多谢贵县的厚爱。”

通过这件事，既教育了部队，又赢得了群众的拥护。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坏事变好事”。

革命处于低潮时，对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一天晚上，林彪同三四个连长来到陈毅住处的门前，停在院中。他们透过窗户中的灯光见陈毅正在缝补旧军衣。黑暗中他们几个相互看了看。

林彪上前轻轻敲门。屋中的陈毅听到敲门声，放下手中的衣服。问：“谁？”

“我，林彪。”门外的林彪回答。

陈毅打开房门，林彪他们进来。

陈毅招呼他们：“随便坐啰。”

林彪带头找地方坐下。

陈毅一声不响地盯住他们，心中却在揣摩他们深夜来访的目的。

他们看看陈毅，又互相看看。都在犹豫着，谁也不想先开口。

陈毅打破沉默，说：“你们心中有事，就直说啰。”

林彪看看其他几个，鼓起勇气说：“我们几个认为，现在部队失去了战斗力，别说打大仗，眼下一碰就垮。在这种情况下，与其当俘虏倒不如另寻出路。”

“我们也是这样想的。”其他几个人也随声附和。

陈毅明白了他们的用意，不动声色地又问：“你们想怎么办？”

林彪说：“到上海或到什么地方做生意。大势所趋，我们也不想请指导员跟我们一道走。”

陈毅思索着没有言语。

林彪以为陈毅心动，便继续说：“这支队伍开始有三万多人，如今就剩下了这几百人。敌人又从四面八方，围追堵截。我们的处境你很清楚。”

陈毅反问他：“朱德同志不是表示，就是剩下十条八条枪，也是要革命的吗？我陈毅不走！我也不想让你们走。走是没有出路的。俗话说‘独木不成林，单丝不成线’。我们有枪，土豪劣绅就怕我们。一旦没有了枪，敌人就可以任意宰割我们。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我陈毅是要革命的！宁做战死鬼，不当逃兵活！”

林彪他们几个碰了一鼻子灰，没趣地退出来。

林彪他们几个默默地走了一段路。

林彪问他们：“怎么办？”

“陈指导员讲的也对。我不想走了。”

“我想看看再说。”

林彪见他们泄了气，好不气恼。但他强忍住，问另外两个：“你们两个呢？”

“跟着大家干吧。”

“我也不想走了。”

林彪无奈，也不好再说什么，就一个人转身走了。

他们四个望着林彪消失在茫茫的黑夜中。

林彪在建国后的 1955 年，被授于元帅军衔，担任过国防部长，党的副主席。曾一度被毛泽东选为接班人，可谓是红得发紫，殊不知他还有不光彩的一页。

林彪 1907 年 12 月 5 日，出生在湖北黄冈龙山区林家大湾。他原名叫林育容，姊妹六人，他排行老三。父亲叫林明清，先是在一个杂货铺当店员，后来在一个小火轮上当帐房先生，不知为什么又回到了老家，经营起了手工织布业。家境也有所好转。

1922 年，林彪到武汉中学读书，后来因交不起学费，只好辍学到武昌草冠小学当小学教师，后又复学，在此间加入了共青团。

1925 年报考黄埔军校，编入学生团，一年后毕业，又转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科学习。毕业后随军北上到了武汉，被分配到叶挺独立团任见习排长。

1927 年 1 月，林彪接到父亲重病的消息，请假回到了林家大湾。被迫同一个姓汪的姑娘圆了房，在家仅仅住了三天，就返回武汉。4 月，林彪随军到了河南驻马店，在上蔡打了一仗；5 月，又回到武汉；6 月移驻鄂城；7 月部队调往九江；8 月 1 日参加了南昌起义。林彪的这一段历史，显得平淡无奇，甚至不为人所知。

林彪走后，陈毅思绪万千。

陈毅却有着不平凡的经历。他 1901 年 8 月 26 日，出生在四川乐至县。父亲叫陈昌礼，他从小就跟父亲认字。在他 7 岁那一年，外祖父黄福钦用 200 两银子捐了个九品小官，湖

北利川县建南司巡检，父亲给外祖父当书办（文书），陈毅一同前往随外祖父到了湖北利川。一年后，因外祖父不给当翁婿的父亲薪水，闹了别扭，父亲辞职回家，陈毅一人留在外祖父身边。外祖父对陈毅也由喜爱到厌弃，他的父亲不得不把他接回家。陈毅9岁那年，父亲把家中的50亩田地抵押了2000两银子，举家迁到成都。不久他又回老家上学。后来家境贫寒，陈毅想当兵，母亲不许，使他陷入了苦闷之中。

18岁的陈毅，考上了中国留法勤工俭学会成都分会留法预备学校，同胞兄孟熙一起被录取。经过一年的学习，考取了公费留学的资格。陈毅告别了亲人，踏上了东去的轮船。到达上海后，他看到了“五四”运动影响上海的革命风暴，使他的热血沸腾。临上船时，他得了脚气病，加上海上风浪的颠簸，很快就病倒了。

到达法国的马赛时，已无力行走，由人背下船，住进了医院。到了年底才病愈赶到巴黎，在此结识了蔡和森、周恩来等人。

陈毅在法国又是几经磨难，后因宣传共产主义，同其他人一起被遣送回国。回国后又是处处不顺心，生命的磨难总是给他开玩笑。他到了重庆求助于杨森，等来的是一场空，又辗转回到成都，事事不尽人意，只好回到乐至老家。不久他又回到重庆，当了《新蜀报》主笔，因发表过激言论的文章，惹怒了重庆当局，被礼送出境。

陈毅怀着希望上了北京，由共青团转入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后来担任了中法大学党支部书记。根据需要，他调到北京地委工作，并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国民党，成为国民党北

京市特别党部执行委员、国民革命运动负责人。在此期间，还担任了《革命周报》的编委。

当时的中国是黑暗的中国，革命党人在黑暗中苦苦地奋斗。陈毅在不懈地努力……

1926年5月，北伐革命犹如滚滚洪流，势不可挡。杨森看到大军阀吴佩孚、孙传芳一个个被打得落花流水，为了自己的出路，他派人到北京找到李大钊，要求派人去改造他的部队。陈毅受领了这项艰难的任务。

陈毅到了杨森部，见到了朱德，还认识了刘伯承……

“八一”南昌起义时，陈毅在武汉，因身份暴露，就和肖劲光连夜去南昌追赶起义部队。到达南昌时，起义部队早已撤离南昌，他俩人紧紧追赶。在抚州追上了起义军，见到了周恩来和刘伯承。刚到就接受了任务，去同一个愿意接受改编的队伍联系，结果在中途被抓，险些丢掉性命。后来在宜黄赶上大队，被派到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当指导员。周恩来歉意地说：“派你干的工作太小了，你不会嫌小吧？”陈毅心底无私地说：“什么小不小的，你让我当指导员我干，只要让我拿枪我就干！”

从此，他就和朱德战斗在了一起。

朱德推门进来。

陈毅起身，关切地问：“还没歇息？”

“睡不着。”朱德思虑着说。

第二天，朱德和陈毅从外进来，迎面碰到老炊事班长。

“军长，市面上没有卖菜的，午饭……”

朱德告诉他：“那就盐水泡米饭。”

果然，午饭就是盐水泡米饭。朱德、陈毅、王尔琢三人吃得十分香甜。朱德不知想起了什么，放下碗筷想着事情。陈毅见状不解地问：“想啥子？”

朱德缓缓地说：“天气快凉啰，战士们还是单衣，这样下去过不了冬。县长吴巨光跑了。他和朱培德都是云南人，和我有过交往，我们应该在这里筹款，解决部队的过冬问题。湘粤赣地区驻军成分复杂，我们去掉军、师一级的架子，合编成纵队，打出国民党军队的旗号，在这个夹缝中寻找出一条生路。”

陈毅立即响应：“我们双管齐下，一面筹款，一面整顿组织。部队在安远的天心坪搞了思想教育，信丰整顿了纪律，在大余整编组织，使我们的队伍精干了。目前国民党正忙于对军阀的作战，正可以利用这个大好机会，找个地方开展军事练兵。这样一来，我们就会变得强大起来。”

朱德脸上放射着兴奋的光彩，带着掩饰不住的激动，一拍桌子兴奋地说：“我们打出国民党第五纵队的旗子。”

8．将计就计

崇义西的古亭，高山耸立，层林叠嶂，是一个藏兵习武的理想所在。这一日，层层密林的上空中到处回荡着练兵的口号声。一向沉寂的深山老林，焕发出了勃勃生机。

训练一天的战士，都回到了借住的老百姓家里。随着休

息的军号声，战士们一个个都安睡了。

陈毅还没有休息，正在灯下夜读。突然，他听到一声轻轻地开门声，警觉地回头一望，见进来一人，是前几天离队的林彪。

陈毅不动声色地问：“你不是到上海去做生意了吗？”

林彪难为情地说：“沿途民团到处抓人，抓到搜腰包不说，还打人，甚至随便杀人。看来一个人出去闯荡，是没有出路的。”原来，林彪那一天离队后，不敢走大道，专走大山中的羊肠小道。一路上加倍小心，生怕遇到麻烦。人是愈怕鬼愈见鬼。第二天，他在山中被当地的民团追得到处乱钻，恰好遇到一个好心的山民。山民告诉他，湘赣交界处的梅岭所有山口关隘，都有民团把守，遇到外地口音的人，统统抓去，搜身不说，轻者毒打一顿，重者还要拉出去杀头。怕死的林彪，逃出去就是为了活命，没想到逃出去还是活命难。权衡再三，还是回去好。因此，他谢别了那个好心的山民，昼伏夜出，悄悄回到了部队驻地。

陈毅一直看着他，没有再言语。

林彪面带愧色地低着头，难以向面前的陈毅启齿。双方都沉默了一下，最后还是林彪抬起头，恳求地说：“指导员，你看我……”

“你回来，我们欢迎。”陈毅站起身，在屋中思考着走了几个来回，停在林彪面前。“你还回原来的连队，任连长。”

林彪没想到不仅不处分他，还让他官复原职，令他喜出望外。他坚决地表示说：“我一定好好干。”

陈毅送走了林彪，心中产生出一种欣慰。在当时那残酷

的战争中，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加上条件艰苦，私自离队开小差的人，比比皆是。朱德和陈毅都没有为难他们，凡是光明正大走的，都发了路费。有的在半途中又返了回来，一律热情欢迎。能经受得住战争残酷考验的，是好样的！开小差又返回来的，也算半合格的。因此，林彪又返回来，陈毅没有为难他，还让他官复原职。

此时的朱德，也没有休息。他忙了一天，又到部队居住的地方，逐一查看了一遍。他刚进来，身后的警卫员小王点上灯。朱德看着一天天瘦下去的警卫员，心中产生出一股怜悯，关切地对他说：“小鬼，忙乎了一天，你也早些休息啰。”

小王心疼地说：“军长，你才应该好好的休息。以前是叫敌人刘士毅的部队撵着跑，没法休息，眼下好了一些，你总是忙个没完。再这样下去，你非把身体累垮不可。”

朱德微笑着说：“接受你的批评。今晚咱俩都早些休息，如何啊？”

小王高兴了，对着朱德扮个鬼脸，临走还不忘把房门关上。

夜沉沉，林涛声声。

朱德没有马上休息，而是灯下夜读。他手中拿着一本翻破了的小册子，仔细的一行一行地往下看。

突然而急促的敲门声，打断了他的读书。

朱德一惊，放下手中的书，对着门口处，声音洪亮地说：“进来。”

陈毅和王尔琢推门而入。陈毅一进门就吃惊地说：“据哨兵报告，山下来了一支不明身份的队伍。”

朱德以为敌人来偷袭他们，马上果断地说：“命令部队立即作好战斗准备。”

王尔琢参谋长告诉他：“部队已经进入阵地。”

“走！”朱德扎上腰带就走。

王尔琢是湖南石门县人，1903年出生在官桥村，字蕴璞。少年在家乡读完小学后，17岁进入省会长沙，就读于甲种工业学院。21岁那年的1月，他通过当时著名的共产党人何叔衡，考入广州的黄埔军校第一期，同年的秋天，在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留校任分队长，不久带领学员参加了平定商团的叛乱和讨伐军阀陈炯明、杨希闵和刘震寰的战斗。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他在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三师二十六团任党代表，时间不长，他又升任东路先遣军政治部主任。在他任政治部主任期间，由于他同先遣军司令李明扬关系较好，秘密培养吸收了一批进步军官入党。出征途中，司令李明扬因病住院，他独挡一面，带领先遣军挺进江西，势如破竹地逼近南昌，配合第二军和第六军，经过激战，一举拿下南昌。随后在一次攻打桐庐时，不幸左手负伤。他轻伤不下火线，仍然坚持前线指挥，直到战斗胜利结束。

1927年4月初，王尔琢率军打到了上海外围。有一天，蒋介石的两个亲信携带蒋的亲笔信来到先遣军司令部，找到王尔琢。说如果他听命于蒋先生，就正式委任他为军长。王尔琢看了信，放声地笑了，而且笑得是那样的响亮。来人一时有点莫名其妙。王尔琢平淡地说：“一个军长太小了，应该给我一个军阀，一个大军阀。”

来人听后，一时间竟哑口无言。

蒋介石拉拢不成，就密令李明扬放弃养病，立即赶到上海，秘密逮捕以王尔琢为首的共产党员，并一再强调，逮捕的共产党员就地处决。李明扬是一个进步军人，他把蒋介石的密令告诉了王尔琢，要他立即带领先遣军里的共产党员，马上离开。

王尔琢带领这些共产党员悄悄出走，秘密进入上海，找到了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开始他从事工人运动，到了5月，他奉命来到了当时革命的中心武汉。他到武汉听到好友说他的妻子带着女儿曾来武汉找过他，因得不到他的消息，只好失望地返回老家。

蒋介石叛变了革命，武汉的汪精卫也叛变了革命。王尔琢随周恩来到了南昌，就任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的第十一军二十五师七十四团参谋长。

在南昌起义中，他率领部队冲锋陷阵，迅速缴了张发奎警卫营的枪。起义部队撤出南昌后，一直南下广东。这时，王尔琢的部队归朱德指挥，一同留守三河坝。

王尔琢发誓革命不成功，他就不理发、不剃胡子。因此，他的胡子长得很长，还落了个“美须公”的美名。

起义部队在三河坝一战失利，在朱德的率领下，转移到福建，而后再进入赣南。一路上饥寒交迫，人员锐减，队伍只剩下了千把人。他积极协助朱德和陈毅做好战士们的工作。

朱德、陈毅和王尔琢一起来到山头，林彪的连队早已赶到了这里。林彪向他报告说：“不明身份的队伍就驻扎在山下。因天黑弄不清对方的真正数量。”

朱德一边听一边注视山下。山下黑糊糊一片，没有大的响动。

林彪试探性地问：“军长，要不要冲他一家伙？”

朱德还在注视山下，便头也不回地说：“在没有弄清真实情况前，命令部队不要轻举妄动。”

朱德收回远望的目光，凝眉沉思。

林彪欲言，被身边的王尔琢拉拉他的衣襟，无声地阻止了他。

忽然，朱德问他们：“你们看，山下的部队究竟是哪一部分的？”

林彪抢先说：“会不会是国民党十六军范石生的部队？”

“我了解他，不会是十六军的人马。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们是不会夜间活动的。”朱德否定了他的意见。

王尔琢建议道：“军长，我看派两个人悄悄下去，到对方侦察一下。”

朱德考虑一下，同意他的意见，并嘱咐道：“一定不要暴露目标。”

选调了两名战士，悄悄下山。

战士下山去了，朱德他们悬吊着一颗复杂的心，耐心而焦躁地等候消息。

时间不长，两个战士安全返回。其中一个报告说：“他们警戒得很严，没敢离得太近。看到军旗、穿的衣服都是一个颜色，黑的。”

朱德说：“那就等到天亮再说。”

他们一直在山上守着，直到朦胧的群山变得清晰起来。朱德由于来时匆忙，忘记了带望远镜，恰在这时警卫员小王上山送来了望远镜，如雪中送炭。朱德接过望远镜，开始仔细地向下搜寻。

他在望远镜看到，树林中依稀可见的那支部队，所有人员全都穿戴国民党的服装。他缓缓移动望远镜，突然看到了一面红旗。他高兴地调整一下焦距。望远镜中的红旗更清晰了，上面有“工农革命军”的字样。

朱德心头一喜，放下望远镜，对他们说：“不是国民党的军队，看来是我们的友军。参谋长下去联系一下。”

王尔琢什么也没说，立即带两个战士下山。不一会，王尔琢带一个人上来。

那人就是张子清。他到了朱德面前，自我介绍道：“我叫张子清，是毛委员领导的湖南暴动队伍。”

朱德一听，高兴地一下子握住了他的手。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王尔琢告诉他：“这就是朱德军长。”

张子清一听，既高兴又激动，使劲摇着朱德的手。“听说过。”

陈毅走过来自我介绍道：“我叫陈毅。”张子清又握住陈毅伸过来的手。

两军会合，就像分别相见的亲人，双方既高兴，又热情。张子清他们一起来到了朱德住处。朱德的住处房间不大，张子清、何挺颖、伍中豪已在座位上落坐，陈毅、王尔琢也在场。朱德亲自给他们端上水。

张子清简单地向朱德他们汇报说：“秋收暴动失败后，毛委员带领我们上井冈山，在茅坪收编了袁文才的队伍。为了扩大影响，发展根据地，兵分两路。一路由团长陈浩带领向茶陵方向发展，一路由毛委员带领向南发展。我们到了随川西的大汾镇，在突围中和毛委员打散了。按着前委做出的决定，我们继续向桂东方向发展。转战了一个多月，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了你们。毛委员已经派出了何长工同志到湖南省委汇报后，去寻找你们。”

朱德深情地望着他们，关切地说：“辛苦啰。你们也在这里休整几天，住下来后，详细地谈谈你们的情况。润芝同志是很有名气的。他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写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影响可大着哩。”

这时，警卫员小王进来，告诉他：“军长，有一个人要见你。”

正说话的朱德一怔，随口问了一句：“哪里来的？”

“他说他是国民党十六军军长范石生派来的，有范军长的亲笔信。”

朱德带着回忆往事的口气说：“范石生同我一起就学云南讲武堂，在滇军共事多年。义气相投，插金兰拜过把子。”

陈毅分析地说：“他派代表来，说不定对我们摆脱目前的困境有帮助。”

朱德歉意地对张子清他们说：“对不起啰。我们改日再谈。”

张子清等告辞。

朱德简单整理一下房间，小王带范石生的代表进来。

此人头戴礼帽，身穿长衫，虽是一身商人打扮，却不乏军人的气质。他客气地取下礼帽，深深一躬。“鄙人对朱军长，仰慕已久。此番受范军长委托，能仰望朱军长的风采，实为三生有幸。”他说着递上信件。

朱德接过信件，热情地让座。“请坐，请坐。”

来人坐下，小王送上茶水。

朱德当着客人的面打开看视。

来人乘朱德看信之机，仔细打量朱德的住室，不由说道：“朱军长在我们滇军，享有极高的盛名，没想到您这样的俭朴。”

朱德看着信，谦逊地说：“那里，那里。请喝茶。”

来人饮了一口茶，见朱德很认真的样子，不敢再打扰，就不言不语地注目着看信的朱德。

朱德看完，把信拿在手上，像是在回忆往事似地说。“范军长还没有忘记我这个老朋友。”

来人见朱德如此说，也投其所好地告诉他：“范军长时常念叨您。”

“我们是结过盟的好兄弟。”

“范军长常常提起您们在讲武堂、滇军共事的情况。时常称赞您的军事胆略和指挥才能，尤其是您的人品，更是令人佩服。范军长在报纸上看到了你们的一些情况。这次派我来，就是想和您面谈一下。”

朱德反问他：“你们范军长目前怎样？”

“应该说不错。也是一言难尽。蒋介石下台后，李宗仁、白崇禧组成了国民党特别委员会，孤立了汪精卫，消灭了孙

传芳，赶跑了唐生智。据说蒋介石从日本回到了上海，有重新复职之动向。在这种情况下，有枪就有地盘。范军长也是在夹缝中，不容易呀。”

朱德又问：“你们的部队都驻扎在什么地方？”

“汝城就有一个师。就是曾曰唯的四十七师。曾师长就是范军长的全权代表。”

来人倒也坦率。朱德从他口中得知一个大概。朱德思索有许，告诉他：“这不是个小问题，我们商量后给你一个圆满的答复。”

来人被警卫员小王带下去。

朱德的心情是复杂的，同时又是矛盾的。他在屋中走动了几个来回。心中一直在想，范石生是想收编我们这支部队，还是别有企图？我们也可以将计就计……

陈毅、王尔琢进来了。

“你们来得好，我们要认真地商量商量。”

经过紧急磋商，决定由朱德到汝城同范石生的代表谈判。

翌日，朱德容光焕发，陈毅、王尔琢等人来为朱德送行。

朱德此次去汝城，仅带警卫员小王一人。

汝城是范石生属下的四十七师驻防，师部就设在汝城县城内。

在一间较为讲究的客厅里，摆放着清一色的大漆楠木家具，黑红铮亮。

朱德同曾曰唯师长各坐一方，在轻松地交谈。俩人一见如故。

随来的警卫员小王则同曾曰唯的卫兵，分别立在客厅门

外廊下的两边。这是一所带有南国独特风貌的建筑，正房是座北朝南的拐角房屋，青砖青瓦，宽宽的走廊朱红色的立柱，柱与柱之间是雕花的栏杆；下三步台阶便是一个小巧玲珑的水池；南面、东面是一边带墙的拐角长廊，廊下仍是朱红色的立柱和雕花的栏杆。这一切都是那样的古朴典雅。

屋内的俩人早已进入主题。朱德诚恳而坦率地告诉他：“请曾师长转告范军长，我朱德率领的是一支共产党的队伍，要听从党的调遣，部队内部的物资和部队的训练有自主权。这一点还请曾师长谅解。”曾曰唯客气地说：“请朱军长放心，我一定向范军长转达。”

朱德还告诉他：“我们眼下急需的是冬装、枪支弹药。”

曾曰唯也告诉他，这一点，范军长早已考虑好，就是具体数量有待进一步协商。他最后提议：“我们何不出去走走。”

朱德随着他走出客厅，交谈着在小院中漫步，同时还饶有兴趣的欣赏着这里的风景。俩人交谈着从房东头走向后院。

后院，同前院是一样的建筑风格，所不同的是院子大一些。

俩人正交谈间，走过来一个副官：“报告师座，范军长打来电话，请师长接。”

“请朱军长稍候。”曾曰唯去接电话。

朱德由副官陪同在院中走动……

朱德走后，陈毅怕有意外，派人到汝城侦察。他自己也带领一支人马到了离汝城不远的湘赣交界处的山口，为防万一，准备在此接应。正在他心神不定的时候，陈毅抬头看见前方的路上，有一人疾步向这里走来。

来人一身当地农民打扮。此人正是陈毅派出的侦察员。他告诉陈毅，朱军长没有危险，范石生是诚心的。

陈毅听后，紧悬的心放松了下来。

曾曰唯从屋中走出，面带春风地来到朱德的面前：“范军长原打算到汝城和朱军长会晤，因临时有事，就不来了。要我代他向您道歉。”

朱德也客气地说：“有曾师长做全权代表，是一样的嘛。”

曾曰唯还高兴地告诉他：“您提出的几个问题，范军长都痛快地一一答应了。他理解您，并说您可以来去自由。他还让我转告您，任命您为十六军总参议，四十七师副师长，并给您两个团的建制，全部人马一个也不打散。先解决十万发子弹、一万块大洋和部分急需的药品。为了联络方便，可以派人到军部当副官。”

朱德和曾曰唯顺利谈妥，于第二日一早，就兴冲冲地赶回驻地古亭。陈毅和王尔琢听后自然十分高兴。为了及时掌握军情动态和时局的变化，决定派遣毛泽覃到十六军军部当副官。

年轻的毛泽覃受命来到朱德面前。

“给你一个任务，派你到十六军军部当副官。”

毛泽覃两腿一并，大声表示：“保证完成任务。”

朱德详细地介绍了范石生和十六军的情况，并强调了一些应注意的问题，最后掏出一封信交给他：“这是写给范军长的信，里面有你的介绍信。你准备一下就可以去上任啰。”

“是！”毛泽覃向朱德行过军礼退出。

这时，警卫员小王带着张子清、何挺颖、伍中豪进来。

朱德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鉴于目前的情况，我已同国民党十六军军长范石生的代表谈好，暂时利用他的建制，在此休整。也给你们一个团的建制，番号为一四一团。他们拨给了一些军需物资，你们也需要装备一下，决定拨给你们一些。”

张子清自然有说不出的高兴。他带人来到临时仓库，取走了枪枝弹药、药品和其它军需物资。

有了军需，补充了装备，这支濒临困境的部队，如虎添翼，战士和各级干部，个个喜笑颜开，练兵的劲头更足。在他们积极寻找出路的时候，同北江特委接上了关系，很快也同广东省委接上关系。11月下旬，突然接到北江特委转来的广东省委的信。

朱德在住处召开了紧急会议。

朱德扬扬手中的信，对参加会议的陈毅、王尔琢、张子清、何挺颖、伍中豪等说：“广东省委指示我们，赶往广州参加起义。”朱德说出来信的意思，转向张子清问道：“我们南下广州，你们怎么办？”

张子清也直截了当地说：“在没有接到广东省委来信之前，我们已经有了个意见，准备回井冈山向毛委员报到。”

朱德想了想：“好！同意你们的决定。回去后，见到润芝同志，请转达我朱德、还有陈毅、王尔琢同志的问候。也请把我们的情况向润芝同志报告。我们要加强联系。在适当的时机，我们会派人去的。”

翌日，两支相会不久的队伍向背而行。

朱德、陈毅、王尔琢和张子清、何挺颖、伍中豪恋恋不

舍地握手告别。

9 . 洞察阴谋

几天以后。张子清带领队伍来到茶陵县城附近的一座山上，正原地休息。突然，茶陵方向响起了激烈的枪声。

听到枪声，战士们都站了起来，聚到一起向茶陵方向观望。

张子清和何挺颖、伍中豪向茶陵方向观察一阵后，简单商量一下，下达了命令：“同志们，向着茶陵方向，跑步前进！”

队伍沿着山道跑步下山。

这时的茶陵城头正是炮火密集，硝烟弥漫。敌人在火力掩护下猛烈攻城，茶陵城处境十分危机。

张子清带人赶到城外的山林中，命令部队就地隐蔽。他带上一班前去侦察。何挺颖和伍中豪照看部队。何挺颖乘张子清前去侦察之机，召集全营作了简单的战前动员。他说：“同志们，前面敌情不明，营长前去侦察。我们现在必须作好作战准备！这是一场遭遇战，希望同志们奋勇杀敌。尤其是共产党员，要带头冲锋陷阵！”

伍中豪等何挺颖讲完，大声命令全营道：“检查枪支弹药，准备战斗。”

一说打仗，战士们劲头十足，都忙着擦枪清点弹药。

时间过去了将近一个小时，还不见张子清侦察回来，何

挺颖、伍中豪俩人出现了焦急的神色。战士们早作好了一切战斗的准备，耳闻茶陵方向的激战声，队伍中有人开始沉不住气了，跑到他俩人面前询问或是请战。恰在这时，张子清侦察回来了。

张子清急忙召集自动凑过来的连以上领导开会。战前会议是短暂的，又是简单明了的。他说：“围困在县城的是一营的弟兄们。敌人有二十多个连的兵力。目前，一营的同志们，处境十分危险。我们营四个连合兵一处，突然从敌人背后发起攻击，冲开一条血路，把一营的弟兄们救出来！”张子清说着随手捡起一根小木棍，在地上画出茶陵地势的草图。指着草图上县城外的山包说：“这里敌人的兵力较弱，我们形成一个密集的队形，一阵猛冲，撕开一道口子！”

其他人没有异议，表示赞同。

张子清见意见一致，把手中的木棍一丢，爽快地说：“好！马上出发！”

队伍随着张子清出击的命令，潮水般的冲出树林……

原来，毛泽东进军井冈山后，惊动了蒋介石，惊动了湖南和江西两省的当局。湖南湘东保安司令罗定秉承湖南省府主席鲁涤平的命令，带领两个团的兵力，进攻井冈山。毛泽东决定分兵退敌，在井冈山周围扩大影响。陈浩带领一营同毛泽东分手后，顺利地拿下了茶陵县城。11月18日，第二次打下茶陵后，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建立了党组织，成立了农会，还建立了茶陵革命政权。“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吴尚命令他的独立团，二十多个连的兵力进攻茶陵。俗话说“无巧不成书”，事情也真是往往这样的凑巧，吴尚的独立团

向茶陵发起攻击的同时，就被张子清他们遇上。此时，敌人已经冲到城下。

敌人凭借着优势兵力和优良的装备，根本不把城中的一营放在眼里。正在他们频频得手之时，突然屁股后面响起了激烈的枪声。

冲锋在前的敌人看到有人抄后路，一下子乱了阵脚。有人惊惶中调头就逃，指挥战斗的独立团团长也没想到会被抄后路。他毕竟是个打仗老手，虽有短暂的慌乱，很快就镇静下来，想法遏制退兵，重新控制局势。

战场上是分秒必争，千金难买一刻。张子清带领部队迅猛杀入敌阵，不断向纵深发展，不断扩大战果。

敌人在短暂的慌乱之后，立即组织了反扑，用密集的火力封锁三营前进的道路。战士们不顾一切地冲锋，有人倒下去了，后面的人又踏着战友的尸体冲上去。

在城头上指挥的陈浩团长看见城下敌人乱了阵脚，接着看见一面迎风招展的红旗为引导，后面紧随着一队人马，在追赶敌人，知道那上来支援的是三营的同志们。在强大敌人的进攻面前，心有余悸的陈浩立时来了精神。他大声告诉战士们：“同志们，三营的同志来增援我们了！我们要杀开一条血路，冲出敌人的包围，同三营汇合。同志们，冲啊！”

关闭的城门打开了，陈浩同党代表宛希先、副团长徐庶、参谋长韩庄剑、一营长黄子吉不失时机地带领战士们冲出城门。敌人两面受到夹击，开始后撤。一、三营在城外的战场相遇，双方来不及言语，就合兵一处向外实施攻击。敌人全线崩溃……

战斗结束了，打扫战场后，为了安全起见，他们撤到了茶陵城外的山上。

分别两个月，战友重逢，有说不出的高兴。他们相互拥抱着，跳着，欢呼着……

到了晚上，为了取暖，点起了篝火。战士们一个个围坐在篝火旁，诉说着双方的离别之情。

在一堆燃烧正旺的篝火旁，团长陈浩感激地对张子清等人说：“茶陵突围，全靠你们三营。我代表一营和团领导感谢你们。”

张子清谦逊地说：“枪声就是命令。如果我们三营遇到这样的情况，一营的同志们也会这样作的。这次分兵作战，我们遇到了南昌起义撤下来的部队，见到了朱德、陈毅和王尔琢。朱德利用他和国民党十六军军长范石生的特殊关系，得到了一些急需的子弹、药品和其它物资。部队又进行了休整和训练，战斗力大有增强。”

陈浩听得很仔细，关切地问：“朱德和他们有什么特殊关系？”

张子清告诉他：“据说他们在讲武堂是同学，是烧香磕头的把子。”

陈浩看看一旁的副团长徐庶和参谋长韩庄剑。他们对这个情况都很感兴趣。

徐庶好像是随便说了一句：“看来，国民党的军队里也能保存革命的力量。”

陈浩似乎有所指：“看来，在湖南发展对我们有利。”

他们一直谈到深夜，篝火渐渐熄灭了。

其他人都离去了，熄灭的篝火旁就剩下了张子清和宛希先俩人，坐在一起促膝交谈。

宛希先在讲述分兵后的情况：“第一次打下茶陵前一天，我们在外围歼灭敌人一个营。当夜了解到茶陵县城没有正规军，只有‘挨户团’，决定第二天拂晓攻打茶陵。”

宛希先还告诉他：“打下茶陵，放出了监狱中被关押的群众；活捉了伪县长。打茶陵弄到了不少大洋，战士用粮袋背回来，都交了公。第二次打进茶陵后，发动群众建立了工农兵政府，谭震林担任县政府主席。这次突围你都看到了，是国民党第八军的独立团，有二十个连队的兵力。要是你们不及时赶到，损失就惨重了。”

他们俩人谈了很久，因事也各自分了手。

山林中，战士们露天宿营，有的靠树而眠，有的背靠背而眠。

张子清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检查。当他来到一处时，无意间看见前方有四个人在密谈什么，引起了他的怀疑。他警惕的隐蔽在一棵大树后，在黑暗中极力辨认。从身影上可以认出个大概，他们是陈浩、徐庶、韩庄剑、黄子吉四人。

不大一会，四人悄悄向不同的方向散开。

黄子吉走得很快，从张子清躲藏的大树旁走过。

张子清利用地形赶紧换个位子，隐蔽在一块突兀的巨石旁，观察动静。在他的视野里，看见黄子吉带领一个排偷偷摸摸下山。这一行动更引起了他的怀疑，也悄悄尾随而去。

他一直跟随到茶陵东的洣水河岸边。

黑夜中的洣水，闪烁出斑驳的光点，水面上有一座黑糊

糊的浮桥。

突然，浮桥上上去了一些人，有的弯着腰，有的蹲下去，不时传出一声一声的“咔嚓”声和什么东西的落水声。

张子清伏在远处的草丛中，看到了这一不可思议的一幕。天亮了，张子清来到团长陈浩面前，请示行动。“团长，咱们是不是撤回茅坪？”

陈浩告诉他：“刚才接到报告，洙水河上的浮桥被敌人破坏掉了。”

张子清心中已有数，他不动声色地看着陈浩。张子清在想，他们要干什么？

陈浩还告诉他：“根据团领导的决定，我们暂不回茅坪。而是向南，在湖南打游击，扩大影响，壮大队伍。”

张子清平静地又问：“我们营怎么行动？”

陈浩好像早有考虑：“一营在前开道，你们三营殿后。”

“那我马上回去准备。”张子清转身就走。

徐庶和韩庄剑走到陈浩面前。徐庶多心地问：“他来干什么？”

陈浩说：“来请示今天的行动。”

“哦。”徐庶仍有怀疑：“他不会看出破绽吧？”

“不会。”陈浩肯定地说。

队伍沿着弯弯曲曲的山道出发了。

张子清带领三营紧随一营后面朝南进发。一个战士看看两边的山，对前面的张子清说：“营长，这个地方好像我们来过。”

“是吗？”张子清也向两边打量。

“营长，我们不回井冈山，怎么又回湖南了？”战士不解地问。

张子清严肃地说：“这是命令。”

那个战士闭口不语。

队伍在默默地行进。

走了一个上午，部队停下休息。

三营的前卫和一营的后卫相距很近。张子清看见宛希先在后面。他前后看看，毅然走过去，把宛希先拉到路边，对他小声说出了自己的怀疑。

宛希先面带疑虑地小声说：“这事我一点也不知道，只顾了发动群众。你放心，我跟毛委员革命是跟定了！他们真有那么一天不革命了，我决不退缩！”

张子清叮嘱他：“多注意他们的动向。我们要不露声色，麻痹他们。”

“好。”

张子清怕引起他们的怀疑，就赶紧返了回来。他刚到自己的位子上，徐庶从他们三营后面走过来。这时，韩庄剑也从一营的前面走过来。

俩人相距一段距离，默默对视一下。那眼神分明是告诉对方无异常。

张子清只装没看见，只顾低头卷纸烟。

徐庶和韩庄剑俩人又分别向着原来的方向走回去。

张子清不无厌恶地看看他们离去的背影。

经过一天的行军，夜宿一座山村。山村在黑夜中是一片模模糊糊。村中很静，除下有流动的岗哨外，看不到任何人的

走动。

静悄悄的黑夜，掩盖着不平静。在一座民房内，陈浩他们四人又聚在一起，秘密商谈下一步的计划。

在另一座民房内，同样有着不平静。张子清向何挺颖、伍中豪讲述了他一天来的发现。最后问他们：“情况就这些。他们究竟想干什么？”

“根据这些情况，虽不能断定他们图谋不轨，但他们的作为确实令人怀疑。按常规茶陵突围后，应该撤回井冈山。自己破坏了浮桥，反而说是敌人破坏的……”何挺颖望着张子清问：“党代表宛希先是什么态度？”

“我问过他，他说他根本不知道这回事。”

何挺颖坚定了自己的看法，肯定地说：“他们背着党代表，这就进一步说明他们心中有鬼！”

伍中豪坚决表示：“我们决不能让他们阴谋得逞！必要时用武力来解决他们。”

张子清压低声音说：“我们在没有抓住他们的真实把柄时，要想法麻痹他们，稳住他们。一方面监视，一方面想法拖住部队的行军速度。”

伍中豪提醒地说：“从现在起，要加强警卫，宿营后多派流动哨。”

张子清告诉他俩人：“我已经安排好了。”

在双方密商的同时，有一人悄悄出了村：

村中增派了五人一组的流动哨。流动哨的范围是村内村外。当这一队巡逻哨出村有一段距离，正要返回时，一战士猛然看见一个黑影鬼鬼祟祟地朝这里走来，小声告诉其他人

说：“有人！”

其他人忙隐蔽起来。

那个黑影东张西望地走过来，刚到流动哨隐蔽的地方，一个战士猛扑过去，从后拦腰抱住。当他还没有反应过来时，其他几个战士也冲上来，不管他三七二十一，把他捆了个结实。那人要喊，有人给他塞上毛巾。

一个战士从他身上搜出一封信。因天黑，什么也看不见。

信交到了张子清手中。他看完信，板着冷峻的面孔，可心中好似急剧翻滚的大海。

何挺颖和伍中豪被叫了进来。“出了什么事？”伍中豪刚踏进门里就问。张子清无声地把信递到他手上，伍中豪凑到灯下看视。见是一封写给“国民革命军军长方鼎英的亲启”信，信封上有“陈浩拜上”字样。伍中豪打开飞快地浏览一遍，气愤地说：“原来是他们向敌人的求降密信。这就是他们叛变的罪证！”何挺颖也接过信轻蔑地看后，说：“情况紧急，应该马上去井冈山，报告毛委员！”

伍中豪赞成：“要挑选一个可靠人上山。稍有不慎，就会酿成大祸。”

“毛委员现在在什么地方？”何挺颖担心地问。

“听宛希先说毛委员扭伤了脚，住在步云山。”张子清转向何挺颖：“请党代表挑选一名党员，去执行这个艰巨的任务。”

“好，我去安排。”何挺颖欲走。“慢。”张子清叫住他：“从现在起，我们要做到内紧外松，防止打草惊蛇。以免引起内讧，导致自相残杀。”

一个乔装打扮的人。在夜色的掩护下，悄悄快速下山而去。

10 . 缉拿元凶

1927 年的岁末，茶陵通往永新的大道，有一个国民党军官，骑着一匹高头大马，在急急赶路。他就是化装后的毛泽覃，受朱德和陈毅的委托上井冈山找毛泽东取得联系的。

说起毛泽覃，真还有一段不平凡的经历。

毛泽覃是毛泽东的胞弟，1905 年出生。18 岁那年，接受了中共湘区党委和他哥哥毛泽东交给的一项重要任务，到水口山铅锌矿从事工人运动。同年他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到了这一年年底，军阀赵恒惕密令查封工人俱乐部，惨杀手无寸铁的工人。毛泽覃奉命秘密转移，回到长沙积极开展青年运动工作，后来又回到家乡韶山，协助他哥哥毛泽东发动农民运动。随着形势的发展和需要，1925 年毛泽覃离开家乡，到了广州，先后在黄埔军校、广东区委等部门从事党的工作。由于形势的变化，他只好乘船辗转到上海，又乘船赶往武汉。他独立船头，心潮跌荡，扪心自问：中国向何处去？

船到武汉关四官店码头，毛泽覃匆匆下了船，找到了在武昌督堤府负责农民运动讲习所工作的哥哥毛泽东。通过组织关系，毛泽覃被安排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张发奎部工作。到了 1927 年，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全面在军队实行“清党”。

当时任军参谋长的叶剑英得悉这一消息后，立即通知共产党员秘密转移。毛泽覃孤身一人悄悄离开九江，赶往南昌。由于途中出现了一些变故，当他到了南昌，起义部队已经向南转移。他又马不停蹄地追赶起义部队，在抚州赶上，被分配到叶挺的十一军政治部。三河坝一战失利，他跟随朱德转战粤、闽、赣。他们本来要参加广州起义，当他随军南下时，在途中听说起义失败，只好驻扎在韶关的梨铺头。

何长工从梨铺头走后不久，朱德就交给他一个任务，要他作为特使上井冈山同毛泽东的部队取得联系。

毛泽覃凭着他这一身打扮，加上他的机智，顺利地闯过了不少关口。这一天，他来到民团罗团宵的防地，茶陵坑口，被团丁拦住。毛泽覃不慌不忙地拿出十六军军长范石生写给罗团宵的亲笔信。放哨的团丁客气地把他领到团部。

罗团宵看过范军长的信，既客气又热情，为他摆下了接风酒宴，晚上还陪着玩了几圈麻将。第二天一大早，毛泽覃就告辞上了路。

刚到茶陵和永新边界的一个山口上，突然从两边的草丛中站出十几个战士，为首的是连长陈伯钧，拦住他的去路。

马背上的毛泽覃打量他们。只见他们服装穿着混乱，使用的武器是枪和红缨枪，参差不齐。他一看就明白了几分。

陈伯钧审视他后，问：“你是哪一部分的？”

马背上的毛泽覃居高临下地反问：“你们是哪一部分的？”有个战士回答：“我们是工农革命军。”

毛泽覃跳下马背，和颜悦色地问：“谁是你们的负责人？”

陈伯钧打量着他：“我就是。”

毛泽覃审视他一番：“我是朱德、陈毅派来的特使，上山面见毛委员。”

陈伯钧怀疑地问：“有证件吗？”

“路上关卡太多，怕出意外，没有带证件。”

陈伯钧围着他转了一圈：“没有证件，怎么能证明你的身份？”

“我是毛委员的弟弟，叫毛泽覃。”

陈伯钧一听，疑惑地又仔细审视他。陈伯钧心中暗自思量，面前这个人长相确实有点同毛泽东相象。他还想，是与不是，到山上找到毛委员就见分晓。陈伯钧想到此，把手一扬，发了话：“那就跟我们走吧！”

毛泽东在步云山寺见到了朱德派来的特使、自己的弟弟毛泽覃。俩人在灯下相互诉说离别之情。

又迎来了一个不平凡的黎明。毛泽东和毛泽覃一夜没合眼，一起走出了屋子。

这时，陈伯钧带一个人进来。原来他就是张子清派来送信的。

那人一见毛泽东，就急匆匆地说：“毛委员，我是来送信的。”

毛泽东接过没有马上看，问：“你是那个营的？”

“我是三营。”

“三营？”毛泽东和毛泽覃同时脱口而出。

“我们营长和党代表说，只要您看到这封信，就知道了。务必请您接到信后，马上去处理。”

毛泽东听他如是说，迫不及待地打开信。他看着看着，脸

色突变。

毛泽覃和陈伯钧见他脸色变化如此快，知道出了大事情，一声不响地望着他。

毛泽东把信叠好，装进口袋里，告诉他俩：“军情紧急，我们务必马上出发，前去解决。”

陈伯钧问：“带多少人去？”

毛泽东不加思索地告诉他：“一个班。你和泽覃同我一起去。

毛泽东草草收拾一下，就带着陈伯钧、毛泽覃和一个班的人匆匆上了路。走了整整两天，于第三日傍晚，来到了酃县的水口镇。

毛泽东等到了水口镇外，突然看见有一队巡逻人马迎着他们走上来。为防万一，他们急忙隐蔽起来，仔细察看后确信是自己人，陈伯钧才大着胆子走上前去。过了一会，毛泽东只听得黑暗中传来一声问话：“什么人？”哨兵边问还边拉动了枪栓。

“自己人。”陈伯钧从容不迫地回答着走上前。

“站住！”

陈伯钧停步，望着哨兵走上来。

走到他面前的哨兵，借着星光仔细辨认。其中有一个战士认识他，问道：“你是陈伯钧连长？”

“对，我就是陈伯钧连长。”

突然镇中有人大声质问：“前面是谁？”

有个哨兵听出来：“这是我们营长查哨来了。”

陈伯钧在月光中抬头见一个熟悉的身影走来，忙迎上前

去。俩人走到了一起。陈伯钧压低声音说：“张营长。我是陈伯钧。”

张子清握住了他的手，惊喜地问：“毛委员来了吗？”

“来了。”

张子清心头一喜，径自快步迎上去。

毛泽东已知是自己人，也同毛泽覃迎了过来。

双方简单问候了几句，就悄悄进到水口镇。

毛泽东到的当晚，同张子清、何挺颖、伍中豪等简单商议后，就在一所民房里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陈浩、徐庶、韩庄剑、黄子吉、张子清、何挺颖、宛希先、伍中豪和毛泽覃等参加会议。

“一来就连夜召集大家开会，是不是感到有些突然呐？”毛泽东平淡地说后，目光从每一个人身上扫过。

陈浩觉得毛泽东来的突然，他又心虚，有意躲避着毛泽东扫来的目光。

徐庶心怀鬼胎，在暗暗揣摩毛泽东到来的真正意图。

“我之所以匆忙赶来，因为参加南昌起义的朱德同志派来了代表。”毛泽东把毛泽覃介绍给大家。“毛泽覃就是朱德同志派来的代表。”

毛泽覃站起身同大家见面，大家鼓掌欢迎。

就在这时，陈伯钧根据事先的计划，带人悄悄包围了会场。

会场上，毛泽东提出一个问题：“我们这支队伍是在江西发展好，还是在湖南发展好，请大家发表意见。”

陈浩听了毛泽东的话，他那颗紧悬的心，也就渐渐放了

下来。他左右瞧瞧，又没有发现异常，就大胆的高谈阔论起来：“根据近一两个月的武装斗争情况来看，我个人认为在湖南发展较为有利。井冈山虽然地势好，可人口稀少，对壮大队伍不利。湖南不仅地域广阔，而且兵源充足，能使队伍迅速扩大。”

张子清见陈浩如此心口不一的口若悬河，突然站起来，揭露他：“不管到那里发展，首先要经过前委的同意，否则，就是别有企图的行动。我倒觉得这几天的行动有问题。茶陵突围后，本应返回井冈山，可是我们却南下湘南。茶陵洣河本来有一座浮桥，有人悄悄破坏掉，硬说是敌人破坏掉的。究竟是什么企图？”

陈浩被张子清揭露了老底，心中立时产生一阵混乱。但是，他又想到张子清他们仅仅不过是怀疑，根本没有什么真凭实据。再说他们的密谋，仅仅是他和徐庶四人知道，外人一概不知。想到此，陈浩反咬一口道：“我看有人就是有鬼，这个鬼就是张子清。他们在大汾镇突围后，本应向井冈山靠拢，可他们竟目无组织地把队伍开到了湘南，投靠了国民党的十六军。这是他们早有预谋的。”

血气方刚的伍中豪一听，肺都快要气炸了，他挺身而出反驳道：“你这是一派胡言！十六军军长范石生同朱德同志有过一段交情，暂时利用他的番号得到一些补充，这是人所共知的，和投靠完全是两码事。”

黄子吉是个头脑简单的人。他腾地一下跳起来：“你们投敌叛变，还花言巧语！”韩庄剑却是慢悠悠地站起来，不紧不慢地说：“我看这几天转移中，张子清他们几个人的神色就有

点不大对头。”

毛泽东不动声色地看看门外，在外等候的陈伯钧向他无声地示意，一切都准备好了。这时，陈浩还要讲话，被毛泽东制止道：“你们都不要争辩，我这里有一份证据，谁投靠敌人，就让它来发言吧！”毛泽东说着把手中的信一抖。

陈浩眼尖，一眼看见了他的亲笔信，知道阴谋败露，慌忙拔出手枪。早有防备的张子清就在他身边，一见陈浩掏出了枪，为了毛委员的安全，他猛地一下扑过去，从后拦腰将其紧紧抱住，伍中豪上来夺下他的枪，其他几个人正要反抗，也被冲进来的陈伯钧等人缴了械。陈浩几人是阴谋叛变的元凶，在谈笑间，被毛泽东缉拿。避免了幼小工农革命军的损失和内讧。陈浩等人被押出会场关押起来。历史是一条奔腾的江河，常常会沉渣泛起，泥沙俱下。但都不影响历史进程的发展前进。陈浩、徐庶、韩庄剑、黄子吉成为历史的罪人，不久被审判伏法。三湾改编时，师长余洒度和团长苏先俊，由于思想落后，在改编时改作其它工作，也在历史的进程中被历史淘汰。

毛泽东对张子清等人说：“连队的领导和战士们还不知道事情的真相，我们要马上去做工作，稳定军心。”经过做工作，战士和干部都支持这一行动。

毛泽东在酃县的水口，顺利地解决陈浩事件后，带领这支经过考验的队伍，向井冈山南麓的随川转移。于此同时，任命张子清为团长，伍中豪任副团长兼三营营长，何庭颖为党代表。

11 . 走马上任

刚过 1928 年的元旦 ,毛泽东带领这支队伍一举攻克了随川县城。翌日 ,毛泽东在天主教堂召开了前卫和万安联席会议 ,会上毛泽东提出了走农民武装的道路。团政治部主任宛希先主动提出到九陇山开辟革命根据地。九陇山在井冈山北面 ,是莲花、永新、宁冈和茶陵四县的交界处 ,可与井冈山南北形成犄角之势 ,达到相互策应的目的。

第二日一早 ,警卫员端着一脸盆水 ,从屋中走出和风尘仆仆进来的何长工相遇。何长工问 :“毛委员在吗 ?”

警卫员认出是何长工 ,一阵惊喜 :“毛委员时常念叨你。”

“小鬼 ,在和谁讲话 ?”屋中传出毛泽东的问话。

“何参谋回来了。”警卫员对屋里讲。

毛泽东满面笑容地迎出门口 ,何长工忙上前。两双手握在了一起。

毛泽东握住他的手 ,细细地打量 :“长工同志 ,你辛苦啰。快屋里坐。”

何长工在毛泽东对面落座后 ,毛泽东说 :“说说情况吧。”

何长工讲述了他的经历。原来 ,何长工在三湾辞别毛泽东后 ,回到长沙费了很大周折 ,才找到中共湖南省委 ,汇报了毛泽东率部到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情况。湖南省委认为他们在强敌面前撤退 ,是一种右的行为。当何长工提出要

寻找南昌起义的部队时，他们也很关注，就送了他五十多块大洋作盘钱。何长工是一路寻找，辗转到广州，后来又到了韶关。韶关是国民党十六军范石生的驻地。几个月的奔波，身上脏兮兮的，一到旅馆就去洗澡。在澡堂意外的得到了一个情况。

澡堂里水蒸气四溢，雾茫茫一片，不辨东西。

水池中有四五个人在泡澡。

何长工泡在水里，想辨认里面的人，因雾气太大，始终看不清。这时，只听得有人说：

“王楷的部队到了韶关。”

“那个王楷？”

“咱们范军长的老同学。听说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朱德。”

“你呀，真是孤陋寡闻。我们早就知道。他那一支队伍是暴徒集中的队伍，我们早就奉命监视他们了。”

何长工听后一阵窃喜，草草洗完出了澡堂。

已是凌晨时间，韶关街上灯火阑珊。西装裹身的何长工，乘着夜色疾步出了韶关。走了大半天，来到了梨铺头。何长工上了梨铺头渡口，被哨兵拦住。

何长工一看就知他们是南昌撤下来的起义队伍，就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我找朱德同志。”

哨兵怀疑地打量他后，经过仔细盘问，才放心地把他带到司令部。

何长工一进门就看到一个十分熟悉的身影，兴奋地走上前：“老蔡。”

老蔡就是蔡协民，俩人在一起搞过地下工作。蔡协民也

立即认出了他：“老何。”他乡遇故人，分外高兴。俩人亲热地握手。不等他问，何长工主动地说：“我从井冈山下来，是受毛委员的委托，前来找朱德联系的。”

正说着朱德、王尔琢进来。何长工同他俩人一一见面。正巧，陈毅也进来了。俩人一见，热烈地拥抱到一起。他俩人在法国勤工俭学就认识。

何长工详细地汇报了秋收起义、三湾改编和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打算，并传达了毛泽东在适当的时候两军相会的意愿。

两天以后，何长工由朱德、陈毅、王尔琢、蔡协民送到渡口。

朱德告诉他：“我们在十六军暂栖身的事，也被发觉。经过慎重考虑，准备北上湖南，寻找出路。我们两支部队要加强联系。

“我回去一定传达。”何长工同他们告别，上了渡船。

岸上的朱德等人一直目送着他远去。

毛泽东听后，对何长工的工作十分满意，深谋远虑地说：“如果，我们这两支队伍实现了联合，就形成一个有力的拳头。”毛泽东讲完停了一下，突然对他说：“我准备给你一个艰巨的任务。”

何长工一听，又来了精神。“什么艰巨任务？”

毛泽东笑而不答，一直望着他。

何长工倒急了，反问他：“您怕我完不成任务？”

毛泽东无声地摇摇头，看他急得了不得，就告诉他：“派你到山上王佐的部队中当党代表。”

何长工忙立起身，坚决地表示：“我一定完成任务！”

几天以后，何长工上了井冈山，来到茨坪的黄泥屋。

这座黄泥屋曾是接待过毛泽东的地方。今天，山大王王佐又以同样的方式、规格欢迎何长工的到来。除王佐和何长工外还有六个陪客。

丰盛的酒席，热情的劝酒，几乎使何长工难以招架。

王佐亲自斟满两大碗酒，首先端起一碗，大度而不失热情，豪爽而不失狡黠地说：“党代表，干了这一碗。”

略有醉意的何长工，见王佐热情的面孔里暗藏着敌意，闪烁发光的眼神中时不时放射出一股轻蔑。此时的何长工头脑非常清楚，这不仅仅是酒量的较量，简直就是一种试探，而且是政治上的试探。何长工毫不犹豫地端起满满的酒碗，无言的同王佐一碰，扬起脖子一饮而尽。

王佐等到他饮完，略有迟疑，随之也一饮而尽。说实话他并不想饮完，只是想给他一个下马威，试探一下他的胆量。

“好酒量。”“好酒量。”作陪的人翘起拇指叫好。

事隔一天，王佐在他的住处，独自一人坐在当门，嘴唇绷得紧紧的，望着门外树叶凋零的树干和一处依然挺拔的竹林，说不清是在想什么。

何长工想找他谈谈，就走了进来。王佐连头都没有抬，甚至连眼皮都没有眨一眨。他依然目中无人的一动不动。

何长工见他完全失去了昨日的热情，心中一阵纳闷。此时的他，走不是，坐也不是，处在进退两难的境地。

王佐坐在那里还是一动不动，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说：“党代表，你可以到各处走走，随便看看。”很明显，他这是

下了逐客令。

“好吧。”何长工知趣地退了出来。

何长工满脑子疑云，独自来到了农民自卫军驻地。房内，有的在摸牌九，有的在闲聊，还有的在睡大觉。何长工进来，他们仍是干着自己的事。他见摸牌九和闲聊的人有几个还是昨天陪他喝酒的人。这些人时不时地用眼睛斜视他。他欲和大家打招呼，大家都不理他，把快要到嘴边的话又咽回去。他又没趣地退出来。

何长工走出房门，立在门外，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少许，他爬上山坡向着另一座房子走去。山区建房大都是因地制宜，房与房之间相距较远。

何长工这一次多长了一个心眼，立在窗下听听屋内。屋内有说话声。他有意先咳嗽一声，算是打了招呼，这才进去。

何长工所看到的情况，仍然令他失望。刚才还在说话的人都躺在床上蒙头大睡。他只好退出来。

何长工离开黄泥屋，沿着山道走去。这时，身后传来一阵轰笑声。正走着的何长工身子微微一震。

他没精打采地回到自己居住的黄泥屋。他憋了一肚子气，一进到屋里，就生气地把帽子使劲摔在床铺上。他在屋内走了几个来回后，一下子坐在床上，接着又腾的一下站起来，望着门外的山。

他就这样地站着，久久地站着……

何长工心中似翻江倒海，扪心自问他们是不相信我……是试探我……还是想把我挤走？我是诚心来工作的，是代表党来工作的。他不仅仅是不相信我，而是不相信共产党。我

会让你们相信的！只有前进的共产党员，没有后退的共产党员。哼！我是挤不走的！

晚饭后，坚定信心的何长工又一次来到黄泥屋前。这时，有几个人在闲聊，他们看到何长工到了，正欲离开。何长工和蔼地拦住他们：“不要走嘛。怎么见了我就躲呢？我又不是吃人的老虎。”他这一说，这些人都立在了原地，可他们一个个都街口不语，人人活像哑巴似的。

“来、来，都坐下。”何长工首先坐下来，其他人也只好坐下。刚一坐下，有人就说：“我还有事。”站起就走。又有两个也推脱说有事，相继离去。还有一个也正在犹豫。何长工靠近他一下：“你不要走，我们随便谈一谈。你叫什么名子？”

他扭捏一下说：“陈三。”

“哦。那你是排行老三啰？”

他无声地点点头。

“你有二十几？”

“二十四。”

“娶婆娘了吗？”

陈三苦笑一下：“那里有钱娶婆娘。”

“等革命胜利了，我给你找个好婆娘。”

陈三脸一红，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小声说：“党代表，你真好。长这么大还没有人关心过我。”

何长工乘机说：“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就是相互帮助、相互关心、相互爱护。就是你帮我，我帮你。你信不信？”

“信。”

“那你们为什么老躲着我？”

陈三小心地前后看看，见没有外人，就压低声音说：“大当家的怕你夺了他的兵权。”

“哦。原来如此。”何长工终于明白了王佐的心机。他明确地告诉陈三。“不会的！要是存心夺大当家的兵权，毛委员怎么会送枪给你们呢？”

陈三赞同地点点头。

何长工想了想，小声地问他：“怎么才能让你们大当家相信我们共产党是诚心诚意的呢？”陈三又小心地前后看看，向何长工透漏了一个秘密。“除非你们……”

这时毛泽东已经从外地回到了茅坪的八角楼。何长工特地下山赶来向毛泽东汇报：“只要我们打掉尹道一，就会解除王佐的怀疑。他侄女就是被尹道一杀的。”

毛泽东听后，稍微思考一下，说：“要研究个方案，做到旗开得胜。”

何长工还告诉毛泽东：“王佐同尹道一打过多次仗，回回都是丢盔弃甲，大败而回。尹道一从不把王佐放在眼里，我们可以利用他这一点，采用引诱、伏击的办法，一举歼灭！”

何长工经毛泽东批准，制定了作战方案，决定在旗锣坳伏击尹道一。

拂晓，旗锣坳飘浮着淡淡的山岚瘴气。远处传来阵阵枪声。何长工带人早已埋伏在两旁的山上。旗锣坳是罗浮山后面的山坳，地势险要，是个打伏击的理想战场。

尹道一被引诱出来，王佐且战且退，渐渐把后面追击的尹道一引进坳内。

“快、快！别让王裁缝跑了。”尹道一不时大声叫嚷着，在

后督军快速前进。

尹道一进了山坳，霍然间不见了王佐的踪影。正在疑惑之间，两边的山上响起了枪声。暴露的民团一下死伤多人。

尹道一知道上当，大喊道：“快撤、快撤！上王裁缝的当了。”

他们边还击边退，又有几个团丁被打死，尹道一慌了，不顾一切地往外冲。这时，两面的山上响起了冲锋号。战士们如同下山的猛虎，把尹道一团团围住。反抗的尹道一被一颗子弹击中倒地。

冲进山坳的战士，俘虏缴枪的团丁。

一个战士走到尹道一的尸体前，用刀割下他的人头。

战斗很快胜利结束了，尹道一的人头，血淋淋地放在了桌子上。

王佐看到仇人的人头，异常愤恨。他挽起袖子走上前，扬起巴掌，左右开弓，连扇几个耳光。王佐解气后，擦擦手，带着羞愧和歉意来到何长工面前。“党代表，我王裁缝从心眼里服你们共产党。你们说到办到。党代表……”王佐一下子抓住何长工的手，悔恨地说：“我对不住你……”

经过何长工几个月艰苦细致的工作，袁文才和王佐的两支队伍接受了改编。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任副团长，何长工任党代表。”

12 . 宜章暴动

1928年1月下旬，朱德和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队伍，由广东进入湖南，在当地党组织的有力配合下，发动了宜章、郴州、耒阳和资兴的暴动。

这一日，湖南宜章县城南门，掌声四起。当地政府官员伪县长杨孝斌、团防局团长刘秉均和各界人士几百人，欢迎胡少海率领的两个连队入城。胡少海骑着高头大马，趾高气扬地穿过欢迎的人群。他是以国民党十六军一四团副团长的身份来此驻防的。

在地方伪政府官员的陪同下，胡少海一行先遣人员来到宜章女子职业中学。

当地党组织为了这一次起义，预先将学校粉刷一新。学校大门两边的方柱前方，有两尊石狮子翘首昂立。

胡少海下马和杨孝斌、刘秉均寒暄着到了学校大门口。杨孝斌不无感激地说：“胡少爷衣锦还乡，是全县百姓的光荣。近来风传，有一支共产党的流窜部队要来，您这一来，可保百姓无虑。”

刘秉均不无讨好地说：“胡团长是本县的骄子，这次驻防本县，保护桑梓之地，尔等无不欢欣鼓舞。”

“那里，那里。还要仰仗父老乡亲的提携。”胡少海客气的一揖。而后告诉他们：“我是奉命打前站，明天全团人马全

部开来。”

杨孝斌高兴地连声说：“欢迎、欢迎。到时为各位长官接风洗尘。”

第二天，朱德和陈毅带领大队人马来到了宜章，伪县政府出面在一座较为豪华的餐厅，为朱德等人摆下了接风酒宴。

朱德准时赴宴，看到两桌丰盛的酒席早已摆好，杨孝斌带领一些头面人物，在此恭候。朱德化名为王楷，带领陈毅、王尔琢、胡少海、蔡协民等满面春风地跨进大厅。双方寒暄着进了宴会厅，分宾主落座。

就在接风酒宴进入高潮时，依照事先的安排，一个连的兵力包围了县警察局。于此同时，也是一个连的兵力包围了县团防局，统统缴了他们的枪。

伪县政府也被一个连的兵力无声无息控制住了。

餐厅里正在觥筹交错，热闹异常，杨孝斌做梦也没想到他已经成了瓮中之鳖。

“不许动！”一声威严的呵斥，震惊了地方官员。

杨孝斌一见冲进来很多荷枪实弹的士兵，忙求救地转向胡少海：“胡少爷，这是……”

朱德大声说：“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你们只有缴械投降！”

带枪的都被缴了械。一个个失去了往日的风采。

胡少海对颤栗不已的杨孝斌说：“杨县长，现在我对你昨天的话纠正一下。我们不是流窜的队伍，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来进行暴动的！”

几天以后，宜章暴动惊动了蒋介石。许克祥接到蒋介石

的命令，匆忙率军北进。朱德连忙召集领导开战前会议，商讨作战方案。

朱德指着地图说：“许克祥的第三师，由韶关北进，妄图一举就地将我歼灭。为了掌握主动，我们要移师圣公坛，待机歼敌！”

朱德带领部队转移到圣公坛，在百岁亭，朱德指着地图，边分析敌情形势，边下达作战命令：“许克祥的第二师有四个团部署在坪石到栗源一线；坪石是他的师部和军械仓库；有两个团的兵力已经进到岩泉。我们要利用许克祥轻视我们的特点，兵分两路。”朱德讲到此，指着百岁亭外的连绵群山：“胡少海带领当地赤卫军，利用熟悉地形的优点，抄小路从左侧直插岩泉；我带领主力从正面发起攻击。看大家有没有不同意见？”他把目光转向陈毅、王尔琢、蔡协民、胡少海等。

陈毅补充道：“部队一旦得手，应马上向纵深发展，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

朱德见大家没有不同意见，就果断地命令：“明天天亮以前，两路大军完成对岩泉的包围。”

1月31日，清晨。敌军驻地岩泉，响起了一阵清脆的哨声。随着值日官“开饭了”的喊声，士兵围在院子中放着的几筐米饭、馒头和几桶稀饭及咸菜前争相抢夺。

突然间，胡少海带领赤卫军一边高喊“冲啊！”，一边打着枪冲上来。正吃饭的敌人，毫无一点思想准备，听到枪声，丢下饭碗，抱头鼠窜。

敌人刚跑到街上，迎面碰上朱德、陈毅、王尔琢率领的部队冲进来。敌人两面受击，个个不顾一切地向村外逃走。几

个军官见状遏止不住，也只好随着溃军人流落荒而逃。

朱德和胡少海合军一处，在后紧紧追击，一直追到栗源渡口。

栗源渡口有一股敌人正在紧张地架设浮桥。逃遁的人马来到栗源渡口，也不管浮桥是否架设好，慌不择路地就往上冲。结果，有的掉到水中。这样一来，浮桥就架设不成了，一个军官用枪阻止上桥的逃兵。由于溃逃的人多，他也被推入水中。在这混乱不堪之时，胡少海带领队伍又冲了上来。

枪声中很多敌人中弹身亡。浮桥上，由于人满为患，浮桥被压垮，全部落入水中。战士们向水中投掷手榴弹，溅起一道道水柱，杀伤很多水中的敌人。岸上来不及逃跑的和在浅水中的敌人，都举起手缴枪投降。

朱德、陈毅赶来，胡少海已经组织战士押送俘虏。朱德心中暗暗赞叹道：“好一个兵贵神速！”

胡少海向朱德建议：“敌人受到挫折后，必定在栗源以东的武阳司和长岭岗集结，准备反扑。再拨给我一个营，从小道经狮子岩直插长岭岗，一定能断敌人的后路。”

果然，敌团长正在山坳中收集溃逃来的残兵。

胡少海带领人马已经及时赶到长岭岗，控制了制高点。

敌团长集合好队伍，正在清点人数，朱德带领队伍从正面的山口冲进来。刚整好的队伍，霎时又乱了套，个个如火燎蜂房，四处乱窜，自相践踏。

山上的胡少海，也乘机冲下山。

敌人失去了抵抗力，一枪不放地沿着山道狂奔。

溃军逃到坪石，准备前去增援的大队人马，见到此景，正

要避让，一下也被冲乱了。

“快逃吧，朱德的部队追来了。”

“再不逃就没命了！”

避让不及的队伍被这伙溃军冲得七零八落。“叭、叭、叭！”三声枪响，敌人一下炸了营。

王尔琢带领战士向师部快速推进。许克祥见大势已去，为了逃命，换上便装，躲进北江上的一条渔船里，侥幸逃命。这一战，歼灭一千多人，击溃六个团，缴获不少枪支弹药。这是朱德在三河坝军事失利后打的第一个大胜仗。

13．新城激战

在随川天主教堂，一张简易地图摊在了毛泽东的面前。

毛泽东的眼神从地图上移开，转到张子清、何挺颖、伍中豪、袁文才、王佐、何长工身上。国民党二十七师两个团的企图很明显，他是想趁我军主力在随川之机，偷袭我革命根据地。现在敌人到了宁冈的新城。

新城在宁冈北 15 公里，曾是清朝时期永宁县政府所在地。新城的城墙为三国时期所建，城墙基座的砖上刻有“周瑜”字样。随着历史长河的风云烟雨，大部城墙被毁坏，仅存城南门和城西的城墙。新城四面环山，地势十分险要。

杨池轩接到朱培德的电令，派出两个团的兵力，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进剿。杨池轩把新城作为进攻的

第一个目标。

毛泽东于2月4日，从随川赶回茅坪的八角楼，立即进行了作战部署。根据新城城高墙厚的特点，要求一、二团从北、东、南三个方向，攻打盘踞新城的敌人。同时要求，18日拂晓发起总攻击。

18日拂晓，战士们乘着黎明淡淡的薄雾，潜伏在了新城城外。伍中豪带领三营的同志们，隐蔽在城南外的一座小山上。根据毛泽东的命令，天亮后，从三个方向同时发起了攻击。伍中豪命令八连佯攻，七、九两个连队分别从左右两翼发起攻击。敌人凭借有利的地形和优势的装备，顽强固守。战士冒着敌人的炮火，冲到城墙边，立起早已准备好的云梯。很快竖起了十多个云梯。

城上的敌人一面往城下投掷手榴弹，一面用铁叉向外推云梯。攻到城下的战士不是被炸死，就是从梯子上摔下来跌伤。战斗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形成僵持状态。伍中豪一见眼都气红了，大吼一声：“手榴弹！”他抱起一捆手榴弹，冒着枪林弹雨就冲上去。

当他不顾一切地冲到离城不远时，敌人投出的一颗手榴弹在他身边爆炸，弹片炸伤了他的右腿。他一下倒在了地上。

一直注视他的张子清看见，悔恨的从头上取下帽子揉到了一起，大吼一声：“火力掩护！”

吼叫的机枪，喷射出一道道火焰。将敌人的火力暂时压制住。

伍中豪忍着剧痛爬起来冲到了城下，负伤忍痛爬上高梯。他咬着牙终于爬到了梯子的顶端。就在这时，一阵昏眩，他

极力坚持住，把手中的一捆手榴弹抛向敌人。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轰响，还击的敌人倒下一片，敌人的机枪也变哑巴了。伍中豪昏倒在城头上。

战士陆续冲上城头，追击逃敌。

一个战士跑到伍中豪身边，替他包扎。伍中豪苏醒过来，用手推开包扎的战士。

“不要管我，快去追击敌人！”

其它两个方向也同样出现了这样的局面，很快打破了僵局。敌人招架不住，弃城逃遁。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歼灭敌人一个营，俘虏 300 多人，打破了敌人的进剿。

战士们排着整齐的队伍凯旋归来。

毛泽东高兴的在茅坪欢迎胜利归来的勇士。袁文才、王佐是第一次配合作战，旗开得胜，使俩人兴奋异常。他俩人带着队伍走过来，王佐肩上还扛着一挺缴获的机枪，看见毛泽东兴奋自豪地说：“这一仗只三个时辰，就歼灭一个营，俘虏 300 多人。看，还缴获一挺机枪呐。”

毛泽东饶有兴趣地看看他肩上的机枪，对他说：“回去很好的总结一下经验。”袁文才、王佐高兴地走去。

张子清搀扶着受伤的伍中豪走过来，毛泽东看见快步迎上前去，关切地询问：“伤到那里了？”

伍中豪轻松地说：“没有伤到筋骨。”

毛泽东又问：“上药了吗？”

张子清说：“简单处理了一下。”

“快扶进去。”毛泽东也搀扶住他，走向八角楼。

到了八角楼内，毛泽东让伍中豪坐在凳子上，找来医生

再为他处理包扎。

毛泽东望着负伤的伍中豪，心中产生几多感慨。他想我们的干部在战场上身先士卒，冲锋陷阵，战士就一定不怕死。

医生为伍中豪包扎好。伍中豪咬着牙走了两步，疼得他头上渗出豆大的汗珠。毛泽东忙扶他坐下。转身对张子清说：“扶伍副团长回去好好休息。部队打了个胜仗，不要骄傲。敌人吃了亏，决不会善罢甘休。再过几天就到了旧历年，安排好群众的生活，安排好部队的生活。”

1月23日，是大年初一。天还蒙蒙亮，山村中就连续不断地响起了鞭炮声。毛泽东和警卫员出了八角楼，来到隔壁谢槐福家。只见大门口贴着“往昔过年年难过，如今过年喜事多”的对联，横批是：共产党好。毛泽东轻声念了一遍，进到院中。谢槐福刚刚走出房门，迎面看见进来的毛泽东。还没等他开口，毛泽东倒先开了口：“老爹，我给您老人家拜年来了。”

谢槐福扬着笑脸笑着说：“我正要到您那里去，请您来吃年饭。”

“谢谢老爹。祝老爹寿比南山。”

“图毛委员的吉言，多活几年，看到我们穷人坐天下。看，光顾了说话，快屋里坐。”

毛泽东说道：“谢谢老爹。我还要到各处走走。”

毛泽东走出小院，刚到慎公祠，就碰上贺敏学和贺子珍兄妹俩。贺子珍先开口道：“毛委员新年好。”

“好，好。你们也新年好啊？”

贺敏学略带歉意地说：“本想给毛委员拜早年，没想到还

是晚了一步。”

“不晚、不晚。那我们就一起走走。”

贺氏兄妹表示同意，随着毛泽东一起到各家慰问拜年。

1928年的旧历新年刚过，毛泽东和警卫员就要到下面搞调查。当他们来到一个山道的岔口处，毛泽东和警卫员走累了，坐下来休息。

贺子珍前不久也由永新的黄竹岭调到这里开展工作。这一天，事有凑巧，贺子珍经过这里，路遇休息的毛泽东，令她欣喜若狂。

休息的毛泽东也看到了走来的贺子珍，友好地立起身，热情地问：“子珍同志，你这是到那里去呀？”

贺子珍头一歪，学着他的腔调，调皮地反问道：“你这是到那里去呀？”

“哦，你问我到那里去。”毛泽东看着她那红扑扑的、秀美的脸庞：“我到九陇山搞调查呀。”贺子珍心头一喜，告诉他：“我也在九陇山。”

“这么说，我们是同路啰。那就走吧。”毛泽东同贺子珍、警卫员上了路。

贺子珍家祖居永新，祖祖辈辈务农。到了清末的咸丰年间，她的曾祖父拿出多年的积蓄，在黄竹岭购买了二百多亩油茶林和二十余亩田地。从此，家境就渐渐的富起来。到了他祖父时，生活显得宽裕多了。父亲贺焕文，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读过私塾，成了远近闻名的文化人。清朝灭亡后，中国形成了军阀割据的局面，许多地方都是各自为政，随时可以捐官，也就是拿钱买官。因此，贺焕文就用银子买了

县长，上任安福。

宦海沉浮，仕途险恶。为人诚实又不会交际的贺焕文，处处受到同僚和上司的排斥，安福县长的乌纱帽也丢了，只好再回到老家。后来受人举荐，在永新县县衙当了个衙门师爷。时间不长，由于一场官司牵连到了他。虽然他是无辜的，可他有嘴难辩，坐了班房。

贺焕文仕途不尽人意，可他的家庭也出现过不幸。他先娶前妻欧阳氏，生有一子，叫贺敏萱。好景不长，欧阳氏突然病故，给他带来了几多痛苦。后经人介绍，续弦由广东梅县迁到永新的温家姑娘——温士秀。

温士秀人长得白净俏丽，为人温顺体贴，给贺焕文先后生下了三子三女。贺敏学是她生的大儿子，贺子珍是她生的大姑娘。

贺子珍原来叫贺桂圆，生于1909年的八月中秋。后来她改为“自珍”，参加革命后，又改为子珍。

毛泽东在九陇山山区夏幽的塘边，住在一户农家，贺子珍也在这个山村开展工作。因此，俩人接触就多了起来。这一天晚饭后，毛泽东同贺子珍在灯下交谈了很久。这是他们第一次交谈。夜已深沉，毛泽东送贺子珍走出屋子出了农院，来到村中。

毛泽东同贺子珍边走边谈，后面远远地跟着警卫员。他们谈得是那样的融洽。到了贺子珍居住的农户家，毛泽东、贺子珍俩人才恋恋不舍地分手。

翌日，毛泽东在这里召开了座谈调查会，贺子珍就当然的担任了记录员。她坐在毛泽东身旁认真地听讲，认真地记

录。

到了夜晚，贺子珍来到毛泽东的住处，向她崇敬的伟人求教。只见她拿着打开的笔记本，不时地询问，不时地作笔记。毛泽东则尽量满足她的要求，时而屈指，时而打着手势，耐心地讲解。两个人的交谈，一个俨然是老师，一个像是求知的学生。

毛泽东在这里呆了一个星期，贺子珍就陪伴了他一个星期。

14 . 一个误传

这一年的3月间，毛泽东来到了宁冈的龙江书院，正在谋划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一步发展之时，中共湖南省湘南特委派来了代表，他叫周鲁，带来了一个十分震惊的消息。由于中共湖南省湘南特委特派员周鲁的误传，毛泽东被开除了党籍，一夜之间成了党外人士。他曾是中共一大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此时，他的心情是沉重的。由于他在这支队伍中的独特地位和特殊影响，被任命为师长。但是，他失去了参加党的会议和党的活动的一切权力。

龙江书院坐落在龙江河畔，是清朝道光年间所建，曾是宁冈、酃县、茶陵三县的最高学府。它有前、中、后三进院落，每一进院落中间均有天井，两边为厢房；后院是一座三层楼房。这是一座古朴典雅具有江西特色的建筑群。

初春时节的赣南，烟雨茫茫，不时夹带着寒意。

毛泽东孤身立在文心阁上，极目远望。看得出，他的心情是复杂的，也是痛苦的。在他眼中所能看到的是：烟雨中的宁冈，灰灰蒙蒙一片；烟雨中的莽莽群山，是那样的变化莫测。

正陶醉在全省大暴动的湖南省委，就像一个发烧的病人，满嘴说胡话似地制定了一系列的暴动计划。

原来是 1927 年的 11 月 9 日至 10 日，在上海由瞿秋白主持召开了党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现状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决议案》、《政治纪律决议案》等决议。会议提出了“不断革命”的观点，批评了毛泽东放弃进攻长沙和转移到山区违背中央精神的单纯军事观点。在政治决议案中有对毛泽东的处分决定。决议中是“毛泽东同志为‘八七’紧急会议后中央派赴湖南改组省委执行中央秋暴政策的特派员，事实土为湖南省委中心，湖南省委所作（犯）的错误，毛（泽东）同志应负严重责任，应予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由于当时交通不便，周鲁不便携带中央文件，只有靠心记口传，结果把“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误传为“开除党籍”。

湖南省委命令毛泽东率军进入湖南参加暴动。身为师长的毛泽东，成了党外人氏，敢有不服从之理。

烟雨季节，晴少雨多。

毛泽东和党代表何挺颖带领着队伍，沿着泥泞的山道出发了。

队伍冒着霏霏细雨，在艰难地行进。山高路滑，有的战

士摔了跌，毛泽东便走上前将其扶起，并替他们揩除身上的泥水。

毛泽东自己浑身上下也是泥水。他手拿着竹棍，一步一滑地走着。当毛泽东率部进入湘东时，获悉湘军、桂军出动数万人，南北夹击朱德、陈毅部。毛泽东率部抢先占领酃县县城。在立脚未稳之时，敌军包围了酃县县城。

酃县城西高地湘山寺，是明代万历年间的建筑，规模不大，建筑在山上。这座山，孤峰拔起，二水环流，是县城的制高点。敌军拼命攻击，想夺取湘山寺。夺取了湘山寺，县城垂手可得。张子清指挥部队凭借着这个制高点，封锁敌人前进的道路。

敌人凭借人多和优势装备，几挺机枪同时开火，压制我方阵地上的火力，掩护他们的冲锋。敌人面对不利的地形，冒着密集的子弹，时而跃进，时而凭借地形隐蔽。就这样还是有不少人倒在我前沿阵地上。敌人的机枪像是发了疯似的一个劲地吼叫不止。

在县城北门，敌人同样投入了大量的兵力。坚守北门的是袁文才、王佐率领的二团。

城下进攻的敌人行动缓慢，一个军官用枪逼迫士兵往前冲。城头上的王佐看得一清二楚，抬手一枪，敌军官应声倒下，接着城头上的各种武器一起开火。正在前进的敌人见状，为了活命不顾一切地向后退去。

此时的湘山寺阵地，经过激战，敌军退却后出现了短暂的平静。

战士利用战斗的间隙修补工事，整理枪支弹药。毛泽东

来到了阵地上，察看地形。张子清赶来，极力劝阻：“毛委员，这里危险，请您下山。”

毛泽东并不理会，问他：“敌人有多少兵力？”

张子清说：“有两个营的兵力。我们已经打退敌人的三次进攻了。”

正说间，敌人的机枪又吼叫起来了。

张子清严肃地说：“请毛委员下山！这里危险。”

毛泽东反问他：“您不怕危险？战士们不怕危险？”

张子清仍坚持道：“您是指挥员，应该到您指挥的位置上。”

毛泽东看着他：“我的指挥位置就在这里！”

这一下，张子清可急了：“毛委员如果不下去，我就不客气了。”

一向温和的毛泽东也勃然变色：“你敢！”

张子清也来了牛脾气：“来人。”马上来四五个战士。张子清对他们吩咐道：“您的任务就是把毛委员拖到安全的地方去。”

毛泽东第一次发了火：“张子清同志，你不能剥夺我指挥战斗的权力！”

“团长，敌人上来了！”

张子清一看，敌人蜂拥而上，无可奈何地摇着头说：“没办法。不过请您靠后一点。”他说完就离开了这里。

毛泽东胜利了，脸上挂着喜悦：“同志们，敌人发起冲锋了，准备狠狠打击敌人！”

敌人凭借着优势的火力，先是谨小慎微地前进，离前沿

近了，仍不见动静，敌人倚仗人多，在军官的督促下，加快了速度。

张子清是想把敌人放近一些再打。他见到了火候，大吼一声：“打！”

随着他的命令，机枪、步枪、老套筒，鸟统一起开火。冲在前面的敌人死伤一片。

敌人没有退却，还是在军官的督促下继续冲锋。

张子清猜想敌人要作殊死挣扎。他亲自操纵机枪。随着机枪的怒吼，一个个敌人倒在枪口下。

敌人的几挺机枪又压制住我方的火力，张子清被打得抬不起头。

敌人离阵地前沿愈来愈近，在后面待命的梭镖队，个个摩拳擦掌，人人跃跃欲试。张子清丢下机枪，拔出手枪，命令道：“吹冲锋号！”

司号员吹起冲锋号，战士们跃出阵地冲下山去。

双方展开了肉搏战。这场肉搏战既惊心动魄又英勇悲壮。敌人胸膛插上了梭镖，战士抱着敌人一起滚下山去，张子清手枪中的子弹打完了，一个敌人端着长枪逼近他。他两眼盯着敌人，把枪插在腰间，寻找机会，准备徒手夺枪。敌人看准机会猛地刺上来，张子清一侧身，顺势抓住枪管，猛地一拉夺过枪，敌人也顺势倒地。张子清手中的枪插进他的胸膛。

敌人挡不住强大的攻势，潮水般地后退，战士奋勇追击。

敌人逃上公路，一路溃逃。张子清在后率军一路追击。突然，他腹部和左腿连中两弹倒在地上。两个战士看见，急忙赶来。

战斗结束了，毛泽东来到县城内，一块若大的场地上。一些受伤的战士被抬进来，毛泽东极其关切地一个一个地检查。张子清被战士抬进来，毛泽东快步迎上前去。

张子清脸上毫无血色，苍白无神。他已经昏迷过去了。

毛泽东仔细检查他的伤口。好久，张子清睁开暗淡无光的双眼，看见毛泽东正在为他检查伤口，挣扎着要坐起来，被毛泽东扶住，让他重新躺下。

张子清的嘴唇蠕动了半天，说：“毛委员，我……”

毛泽东告诉他：“敌人已经逃向茶陵。你是一个好指挥员，而且是一个优秀的指挥员。我代表全军将士感谢你。我虽为师长，军旅之事未学也。”

这时，何挺颖、何长工、袁文才、王佐四人走过来，一起看望张子清。

张子清被战士抬走，毛泽东把他们四人叫到一起，告诉他们：“刚才，从地下党交通员那里得到情报，朱德、陈毅已经分两路向湘东转移。朱德从耒阳经安仁向茶陵方向撤退，陈毅从耒阳经资兴，向酃县撤退。”

何挺颖说：“我们应该尽快和他们取得联系。”

“我已经派毛泽覃同志带领特务连，前去寻找朱德同志。”毛泽东转向何长工、袁文才和王佐：“为了做到万无一失，我决定派你们三人率领二团，从这里向西，去接应陈毅同志。”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三人一致表示。

毛泽东还告诉他们：“我们在耒市会合。”何长工他们三人离去。

15 . 井冈会师

湖南资兴东，有一支特殊的队伍，无数当地的农民自卫军和当地群众。他们携儿带女，挑担推车，赶着牲畜，类似搬家，在战士的护送下，缓慢地前进。陈毅在队伍中穿行，照顾着群众。他急得满头大汗，也无济于事。

队伍休息了，东一堆，西一伙，显得杂乱无章。

在一高坡处，陈毅召集十几个干部开会。

“这些群众都是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自愿跟随我们革命的。我们一个也不能把他们丢下！这样一来，不仅放慢了行军速度，而且吃用都成了大问题。”

“敌人从后面追上来了。”

会议刚开始，正讲话的陈毅吃惊地望着跑来的侦察员。

“报告，敌人有一团的兵力追上来了。”

陈毅和大家向后一望，只见后面尘土飞扬，杀气腾腾，对身边的蒙九龄团长说：“蒙团长，你带领三团前去阻击。”

蒙九龄什么也没有表示，转身调动部队去了。很快，一支以梭镖、长矛、大刀为主的队伍，快速迎着敌人上去。

休息的队伍中，有人听说敌人从后追了上来，出现了骚动。小孩哭，大人叫，牲畜跑，全乱了套。

陈毅只好决定暂时休会，命令干部照看休息的队伍前进。

队伍前进了，虽乱而加快了速度。不多时，从后面传来

激烈的枪声。

何长工、袁文才和王佐正率军前进，听到从西南方传来了激战的枪声。王佐判断道：“找了四五天，不见他们的踪影。那接火的地方一定就是他们。”袁文才虽然没说，但他也认为陈毅就在前面。“我带一个连前去侦察情况，你们紧随其后。”何长工说：“这里的地形我比较熟悉，还是我带人前去。再说我同他们的人有些认识。”

“那就这样定。”袁文才也比较果断，他同意后，转向队伍命令道：“一连随党代表跑步前进！”他话音刚落，一连在连长的带领下就跑步出列。

何长工跑到排头的连长身边，因情况紧急，只能边跑边向他介绍情况。

老虎山上，三团团长蒙九龄正在顽强阻击敌人。这一仗打得十分艰难和残酷。敌人装备好，火力猛。战士只能凭着一股不怕死的精神，在坚持着。阵地前沿躺满了战士和敌人的尸体。但更多的是战士们的尸体。

敌人在火力的掩护下，又一次发起了冲锋。

蒙九龄见敌人多如蚂蚁，决定作最后的殊死决战。他从一个战士手中夺过一把大刀，双眼冒着怒火，一步跨出战壕。“同志们，跟随我冲上去消灭敌人！”他首先跃出战壕，带头冲上去。战士们也都一个个跃出战壕，紧随他的身后，挥舞着大刀高喊：“冲啊！”“杀啊！”

双方接战，打到一起。只见，刀光剑影耀人眼目；铿锵的碰击声不绝于耳。蒙九龄一人力战三四个敌人。他虽被围在中间，面对几把明晃晃的刺刀，毫无惧色。在肉搏中他大

腿被刺伤，单膝着地。他忍痛挥动手中大刀，猛的向后一砍，砍死刺伤他的那个敌人。其余几个敌人一起围上来。他用刀柄支撑住，“嘿”的一声站起，挥刀就杀……

危机时刻，何长工带领的一个连队赶到。他见如此壮烈的场面，命令司号员吹冲锋号。号声中何长工率军冲杀过去。

敌人见来了援军，不敢恋战，开始后退。

何长工率部追击逃敌。敌人用火力封锁道路，有人中弹身亡。

何长工只好命令部队停止追击。

敌人退去的战场，尸体满地，血流满地，横七竖八，惨不忍睹。

一个战士趴在蒙九龄的尸体上痛哭。只见他身上十多处受伤，身旁的地上被血染红了一大片。何长工来到这里，正要问个明白，一个昏死过去的战士醒过来，他一跃跳起来，大叫一声“杀”，就无目的地挥刀乱砍。终因流血过多，他又一次地昏死过去。

何长工命人把他抬下去。

这时，敌人又重新组织了反扑，何长工也来不及再说什么，命令部队准备迎敌。就在这关键时刻，袁文才带领大部队赶来了。

敌人终于被打退了。

暮霭下，新起了一个个坟堆，遍及整个山坡。

何长工、袁文才、王佐带领他的部下和三团剩下的人，向着一片新坟地默哀。

队伍渐渐走远了。这里刚才还是人喊马嘶的激烈战斗场

面，现在归于平静。留下了沉寂和英烈们的忠魂。

何长工在彭公庙赶上了陈毅，此时相见，俩人百感交集。他把袁文才、王佐介绍给陈毅。何长工告诉他：“我们是奉毛委员的命令，专程来迎接你们上山。”

陈毅无言地拍拍他的肩头。过了一会，他说：“我们应该上山。两支队伍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有力的拳头。敌人强大，我们是弱小之军，常常被撵得团团乱转。没有一个根据地怎么能行呢？这一次，不是你们及时赶到支援，结果是个什么样子，很难预料。”

陈毅连夜召集二十多个干部开会，研究上井冈山问题。何长工、袁文才、王佐也在场。陈毅严肃地看着大家：“情况都讲明啰，大家有啥子意见就提出来。”

“上井冈山。”

“我同意。”

“既然都是共产党的队伍，还是联合起来好。”

“我也同意。”

陈毅见大多数都同意上井冈山，一直绷着的脸，阴转晴。这时，传出一声“我不想去！”大家把目光集中到他身上。

他叫杨福寿，是中共湖南湘南特委新任书记。他缓缓起身，心情沉重地告诉大家：“我为什么不想去井冈山？因为我是这里的特委书记，有守土之责，有不避艰难领导湘南斗争的任务。我把手下的七八十人带回去，要发展这里的武装斗争。请陈毅同志和大家能谅解我。”

陈毅听了他的话，连连点头：“好。你们回去，要承受几十倍敌人的压力。要多保重。”

彭公庙外，夜色蒙蒙。杨福寿带队要离开了，陈毅和何长工赶来为他送行。杨福寿恋恋不舍地握住陈毅的手，俩人谁也没有说什么，只是使劲摇着手。无言的离别，无言的送行。在这血腥风雨的残酷年代里，此时他们心里谁都明白，分别就意味着死离。

杨福寿无言地带着他的队伍走了。他这一走，没有几天，全部被敌人杀害了。

彭公庙里的油灯下，陈毅和何长工面对面地坐着，各自想着各自的心事。

陈毅提出：“我想让部队在这里作短暂的休整。你也看到啰，这么多的老百姓和没有训练的农民自卫军，不整顿一下，很难想象会出什么乱子。”

何长工表示同意：“在你们休整时，我们负责监视敌人。不过，只能有两天的休整时间。”

“够啰。”陈毅想抽烟，在身上摸了半天也没有摸到。他苦笑一下：“好不容易弄到一包烟，也跑掉啰。毛委员现在到了什么地方？”

“我们这次的任务是来策应湘南的暴动。在酃县得悉暴动失败，为了减少你们的损失，二团奉命接应。按计划毛委员已到了酃县、汝城一线。”何长工还告诉他：“毛委员命令我们在耒市会合。”

几天以后，沔渡，清晨。朱德和陈毅南北两路大军在这里会合。他俩人立在洣河岸边，望着部队走过浮桥。何长工、袁文才、王佐带领二团开过来。他们看见朱德、陈毅，在队伍中向他俩招手。

朱德、陈毅热情地向他们挥手致意。

毛泽覃精神抖擞地跑到他俩面前：“报告，我完成了任务，要返回部队首长有何指示？”

朱德热情地握住毛泽覃的手，看看河岸上整装待发的特务连全体战士，发自肺腑地说：“你辛苦了。为我们两支队伍的胜利会师，做出了贡献。我代表全军将士感谢你，也感谢你的哥哥毛泽东同志。”

陈毅也上来握住毛泽覃的手：“见到毛委员，代我陈毅问他好。”

毛泽覃恭恭敬敬向他俩行过军礼，走到队伍前，下达了“向右转，齐步走”的口令。队伍照着他的号令，下了河岸。

此时，毛泽东率领一团全团人马，开进了酃县县城。街道两边站满了欢迎的群众，气氛异常的热烈。前几天，毛泽东为了有效的牵制湘南的敌人，更好地策应朱德、陈毅率领的队伍向井冈山靠拢，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直插湘南。在汝城以北的沙田，打退了企图北进的敌人。当毛泽东得悉朱德、陈毅分南北两路东进的队伍到达酃县时，他率军北上，匆匆赶来急着同朱德会面。

这时，毛泽东率军入湘，得到了一个既准确又使他兴奋的消息，他不是被开除党籍，而是“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才结束了一个多月的党外民主人士生活。

在湘山寺，毛泽东坐在一块石头上，正观望着山中的松涛、近在咫尺的县城和远处起伏的群山。

“大哥，我回来了。”

毛泽东闻声回头，见是毛泽覃立在他背后，一阵惊喜。示

意他坐在另一块石头上，毛泽覃顺从地坐下。问道：“一路上还顺利吧？”

“顺利。我是在安仁找到朱德同志的。”

“快说说情况。”

毛泽覃告诉他湘南暴动失败后，朱德退出坪石，直插郴州，在湘南开展武装斗争。由于中共湘南特委，执行了一套左的政策，采取“焦土政策”激起了民愤，造成了郴州市委书记当众被砍杀。还引起了“白带子”“红带子”之争，当场就有 200 多人被无辜杀害。

毛泽东听到此，不无痛惜地说：“革命党做出错误的决策没有不失败的。”

毛泽覃还说：“这时，湘、粤两省调集七个师的兵力，进行‘协剿’。因此，朱德、陈毅分两路东进，向井冈山靠拢。”毛泽东没有再说什么。他立起身，遥望东面的巍巍井冈山。此时的毛泽东在想什么？他正在谋划两军会师后的发展和对未来的展望。

毛泽覃见他在思考问题，不再打扰他，默默地立在他一边。这时，负伤后一直随军行动的伍中豪也默默走过来。他和毛泽覃无声地打过招呼，也立在一边，随着毛泽东的目光，注视远处的井冈山。

远处的井冈山，巍峨挺拔，一片黛色；白云飘浮，时隐时现，增添了几多神秘的色彩。毛泽东长时间遥望过后，回身看见伍中豪不知什么时间站在了这里，以关切的口气说：“你负伤后，一直在随军行动，吃得消吗？”

“我吃得消。”

“朱德、陈毅同志已经到了碻市，你们带领一团，坚守好鄱县，随时掌握敌情的变化。我明天赶回碻市，会晤朱德、陈毅同志。”

第二天，毛泽东来到了碻市（宁冈）中药店。

龙江河畔后街的中药店，为前后两进院。前为卖中药的柜台，右厢房为门诊间；后进为木质结构的两层小楼。

毛泽东在何长工、何挺颖、罗荣桓、袁文才、曾士峨等陪同下，走出了中药店。他们拐向一条主街。这条街道，较为繁华，两边是各种店铺。此时，街道上来往着不少行人和战士。毛泽东几人穿街而行。

前面不远就是龙江桥。

毛泽东看似从容，可他内心十分激动。这是他渴望已久的时刻。他按捺住内心的激动，迈着稳健的步履，一步一步向龙江桥走去。

在龙江书院，警卫员小王从外跑进来，到了前院，看见朱德、陈毅就嚷：“来了。毛委员来了。”朱德、陈毅听说毛泽东来了，急匆匆出了龙江书院。蔡协民、胡少海听说也跑出了龙江书院。

毛泽东上了龙江桥，看见那头的朱德、陈毅也上了桥，不由加快了步履。

朱德、陈毅也加快了步子。

俩人走近了，愈来愈近……

双方几乎是在同时都伸出了双手……

伟大的历史时刻就要实现了。

两位巨人的双手，终于握在了一起。在这历史的短暂一

霎，四只大手猛地一触摸，龙江桥微微一震，大地轻轻一抖，群山都低下了头。两位历史巨人揭开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

龙江桥上战士愈聚愈多，大家在欢笑，人们在欢呼。

毛泽东脸上放射出兴奋的光芒。他望着朱德难以言表的激动，从内心发出了：“朱德同志，你好啊。”

朱德几乎是同时，也在问：“润芝同志，你好啊。”

俩人都畅怀笑了起来。

毛泽东说：“我们盼望的这一天，终于到来啰。”

“是呀，是呀。”朱德说着把一边的陈毅介绍给毛泽东，说：“这就是陈毅同志。”

毛泽东又握住陈毅的双手，风趣地说：“早知你陈毅是一位儒将。”

陈毅高兴地说：“我早在法国就知道您组织的‘新民学会’和举办的《湘江评论》，尤其是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那更是家喻户晓。”

他们一同走过龙江桥……

1928年4月28日，在龙江书院文星阁的三层楼上，毛泽东同朱德等人正式相见。文星阁四面透空，虽说不上豪华，但也是雕梁画栋，古朴典雅。在座的还有陈毅、王尔琢、何挺颖、何长工、宛希先、蔡协民、伍中豪、袁文才、王佐、胡少海、朱云卿等。胜利会师的喜悦，使每一个人都精神焕发。他们简单地寒暄过后，毛泽东以赞扬的口吻说：“湘粤两省的敌人竟没有整倒您。”

朱德不无感激地说：“我们转移的快，也全靠你们的掩护。”

朱德、毛泽东在井冈山的砦市会师，奠定了中国革命走向武装割据的新局面，也为建设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奠定了基础。两支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为军长，毛泽东为党代表，王尔琢为参谋长，陈毅为政治部主任。并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委员会，毛泽东为书记。

当时的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的编制序列是：

军 长：朱 德

党 代 表：毛泽东

参 谋 长：王尔琢

政治部主任：陈 毅

第十师：师 长：朱 德（兼）

党代表：宛希先

第十一师：师 长：张子清（毛泽东代）

党代表：何挺颖

第十三师：师 长：陈 毅

党代表：

毛泽东说：“过几天就是‘五四’青年节，我们要开个大会，很好的庆祝这个伟大的胜利会师。”

5月4日这一天，紧依龙江河畔的广场，占地有半平方公里，到处是红旗招展。用木桶临时搭起的会台和龙江桥相对。广场上整齐的排列着全军将士，两边聚集了无数的群众。可以说是人山人海，欢声雷动。上午10时，毛泽东、朱德、陈毅、王尔琢等领导登上会台，万人齐声鼓掌。何长工是大会司仪，他大声宣布：“庆祝会师大会，现在开始！”

霎时，鞭炮齐鸣，军号嘹亮、锣鼓声响，欢呼震天。

会上毛泽东、朱德和陈毅等领导都讲了话。

散会后，毛泽东和朱德在警卫员的跟随下，上了龙江桥。撤离会场的队伍沿着大桥从他们身边走过。队伍中有人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在互相诉说：

“南昌起义也没有这么大的场面。”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

“三河坝失败后，由安远到大余，一路上转移，饥饿难忍，人员也在一路上减少。看看那个惨境，咋也想不到会有今天。”

“以后，想不到的事多着呢。”

毛泽东和朱德来到中药店。这里成了军部。毛泽东和朱德进到院里，看到天井中早已摆上了小方桌。俩人就坐在了小方凳上。

伍若兰是朱德新婚不久的妻子。她高高的个子，四方脸，给人一种朴实、庄重、大方的感觉。她为他俩人端上了茶水。

毛泽东问：“若兰怎么没有参加大会？”

伍若兰嫣然一笑，告诉他：“参加了。我还带头呼口号呢。”

“那我冤枉了我们的宣传队队长啰。”毛泽东说完自己先笑了起来。

伍若兰面带红晕：“我知道你们讲了那么多的话，会口干的。就急着回来慰劳你们呐。”

毛泽东既是开玩笑，又是赞叹地说：“若兰不愧为是个贤内助啊。”

朱德听后笑了，笑的是那样的爽朗。

伍若兰被他说得有点不好意思：“毛委员在批评我？”

“我是羡慕朱军长啊。我们中国的女人，就有这么一种美

德，贤惠、勤劳。”

伍若兰见他还要说，忙端起桌上的茶碗递过去：“毛委员，请喝茶。”

“好、好。喝茶。”毛泽东望着难为情的伍若兰：“不说啰。”

“你们在说啥子？”陈毅人还没到，声音已到。

毛泽东想告诉他：“我们在说……”他见伍若兰害羞地背过身去。“不说啰，不说啰。”

朱德忙招呼道：“坐下，坐下。”这当儿伍若兰转身进去。

陈毅大方地坐下。

伍若兰又端一碗茶出来，放到陈毅面前。

陈毅也不由赞叹道：“真不愧是我们军长的好贤内助。”

毛泽东、朱德俩人一听放声大笑。这一笑倒使陈毅摸不着头脑，带着疑惑的神色问：“你们笑啥子？”

伍若兰捂着脸跑进了屋子。

陈毅猛然醒悟，也不由笑了。

“呵！这么热闹。”王尔琢说着同何挺颖、宛希先、何长工、朱云卿进来了。

伍若兰又搬出几个小方凳，递给他们。

王尔琢边坐边说：“部队士气高涨。这可是从未有过的。”

陈毅脱下军帽：“‘人逢喜事精神爽’嘛。”

毛泽东接上话茬：“不能只顾高兴，敌人会加倍地来围剿我们。”

16 . 打破进剿

吉安也算得上是一座古城，是北上南昌、南下赣州直至通往广东的交通要道，又是省府南昌的屏障。它还是赣中的经济政治中心。城中有三国时的古南塔，最为出名的是白鹭洲。它在浩瀚的赣江中，方圆十几里，早在宋代就享有盛名。南宋时，吉安太守江万里为来这里讲学的邵雍、周敦颐、张载、程颐、程颢、朱熹等六君子立祠建书院，宋理宗还为书院御笔题写了“白鹭洲书院”，经历代修缮扩建，存有风月楼，成为观赏赣江景色的好场所。历代文人墨客大都作记赋诗，较为出名的要算是张暖的七绝：“洲回白鹭水天宽，万竹箫森映玉盘。胜迹千秋开大陆，中流孤柱砥华澜。”

民国后，这里一直成为军家必争之地。国民党二十七师的师部就设在这里。师长杨如轩是个行武出身，早年就深造在云南讲武堂，曾经在朱德手下学过军事战术。他们既是同窗校友，又有师生关系。朱德和毛泽东在宁冈会师的消息，传到了南京，蒋介石电令江西省府主席朱培德，要他一定剿灭共产党在井冈山地区的工农武装。此时，杨如轩接到了南昌朱培德的电话。

朱培德在电话中告诉他，南京的蒋总司令得悉情况后，十分恼火。责令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剿灭共产党的队伍。杨如轩当即表示：“……是！我马上部署，一定效犬马之劳。”

朱培德在电话中还言恳意切地说：“此次军事行动全仰仗杨师长你了。”

“请总指挥放心，我一定尊令即办！”杨如轩缓缓放下电话，用手绢揩去脸上渗出的汗水。他把手绢慢慢装进裤袋里，一动不动地伫立着。

时间在一秒一秒地流失。

他知道朱德的厉害，同他的军事教官打仗，心中难免有些紧张。正在他细细盘算时，他年轻、美貌、花枝招展的太太，风摆杨柳般地进来。一进门就嚷道：“如轩……如轩。”

杨如轩慢腾腾地转过身，心事重重，有气无力地坐在旁边的太师椅上。

“如轩。”太太到了他身边，撒娇般地摇着他的肩头：“戏院里来了唱戏的，你陪我去嘛。”

杨如轩不满地瞟了她一眼，话中带气地说：“你呀。都到了什么时候，你还有闲心去看戏？”

“去嘛。”太太并不理会他的态度，仍在撒娇。

杨如轩看看太太那张妩媚的脸：“让勤务兵陪你去吧。”

“不嘛。”

杨如轩耐心地告诉她：“我刚接到南昌总指挥的来电，命令我马上进剿井冈山的那帮土匪。以前有个袁文才、王佐，如今又多了个毛泽东、朱德。是愈剿愈多。”

太太见他不去，那股高兴劲全跑了：“你不去，我也不去了。”她扭着细腰没趣地走了。

杨如轩对着门外叫道：“来人！”

一位少校参谋进来，笔挺地立在他面前。

“通知各团长官，下午到师部开紧急军事会议。”杨如轩看着少校参谋出了门，他腾地一下从椅子上站起来，一拳狠狠地砸在桌子上：“我要两路出击，南北夹攻！”

敌人的军事行动为毛泽东等所掌握，在茅坪的八角楼召开了紧急会议。

毛泽东和朱德、陈毅、王尔琢在这里具体部署了会师后的第一仗，也是敌人对井冈山的第二次进剿。毛泽东提出了对敌作战的原则：“杨如轩想用‘两路出击，南北夹攻’的战术来对付我们。我们呢？那就来个‘顺手牵羊’。王佐说过朱聋子一句话，叫‘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我给他改一下，叫着‘既要会打仗，又要会打圈’。”

朱德他们听着毛泽东既风趣又形象的话，全都笑了。

毛泽东按着自己的思路继续说：“《孙子兵法》云‘走为上’。我认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赚钱就来，赔本不干。这就是我们的战术。”

朱德一手摸着嘴下巴思索着，把目光又集中到井冈山那一小块上：“能打则打，不能打则走，这办法好。这就提出了一个先打谁的问题。”

正点烟的毛泽东丢掉手中的火柴头。“对！我们还是‘雷公打豆腐——捡软的欺’。首战必胜，这对鼓舞战士和对下一战的胜利，都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王尔琢说：“目前这两路敌人，一路在随川，是一个团的兵力；一路在永新，也是一个团的兵力。师长杨如轩在永新督战。朱军长和毛委员的意见是要先吃掉随川的一个团。”

毛泽东和朱德笑而不答。

一直在思考的陈毅马上说：“打得，打得！”

毛泽东见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就具体地说：“参谋长在随川的二十八团，且打且退，一路佯败，把敌人引诱到黄坳。胡少海的二十九团，迅速插进到黄坳，两个团以优势兵力先吃掉他。”他说着把拳砸在地图上随川的那一块，接着把手一挥，大声说：“而后，来一个急行军，从小道翻越井冈山，配合攻打永新。”

4月下旬，天气已经很热了。

消灭杨如轩在随川的八十一团，选择了两个战场，一是井冈山南麓的黄坳，二是黄坳东的五斗江。

黄坳是一个百十户人家的小山村，地处五大哨口双马石的东南；东西是山，中间是草地，较为开阔，向东南通向随川。是个打伏击的理想要地。

这一日傍晚，敌人进到了黄坳，在村中到处抢东西，弄得不大的黄坳鸡飞狗跳，家家户户哭声不绝。

村外的坳上，敌人连夜抢修工事。

五斗江的初夜，林彪带领二十八团一营的三个连，无声无息地到了村中的祠堂前，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行进的队伍停下后，林彪对部队强调道：“天黑了，群众都休息了。希望大家不要打扰群众。以连为单位各自找地方休息，一定要派好警戒。”

三个连各自带开了，没有喧哗，只有“沙、沙、沙”的脚步声。

林彪和营部人员住进了祠堂。

黎明前，天突然阴了，山上飘浮着乌云。劳累一夜的敌

人，大都蹲在战壕里抱枪而眠。就在这时，王尔琢的二十八团和胡少海的二十九团悄悄在黄坳北面的山上会合。王尔琢指着山下向胡少海简单介绍情况。

战士们有的擦拭大刀，有的检查子弹，有的往枪上上刺刀。总之，每一个战士做好了一切进攻的准备。这时，王尔琢下达了命令，战士一个个悄然向敌人靠近。毫无察觉的敌人，还在战壕里抱枪而眠。

在五斗江，情况出现了变化，敌人已于夜间首先占领了北面的高地。

天下着雨，林彪立在祠堂前，焦急地来回走动。三个连的连长和党代表从不同方向匆匆跑到林彪面前。林彪告诉他们：“敌人已经占领了北面的制高点，形势对我们极为不利，趁着敌人还没有发觉我们，我们要冒雨夺回制高点。二连作为前锋，马上行动吧。”

山坡上，战士们悄悄冒雨向山上运动。林彪极其关切地立在祠堂前，尽管眼前烟雨茫茫看不清楚北面的山，他还是一动不动地注视着。

黄坳的前沿阵地，战士们离敌人愈来愈近。天上的雨愈下愈大，一会战士们身上全湿了。司号员吹起了冲锋号，号声在清晨的山谷中显得异常响亮。号声就是命令，战士如同高山滚石，直冲敌阵。

战壕中的敌人被冲锋号声和喊杀声惊醒，在灰蒙蒙的雨

中看不清目标，胡乱放着枪。

冲锋的人流越过敌人的第一道防线……

经过三个小时的激战，歼敌八十一团大部，余下的仓皇

逃回随川。战斗结束了，天上的雨也停了。一部分战士押送排成队的大批俘虏。俘虏队伍中有不少伤残人员，还有他们的连、营长官。

结束五斗江战斗后，林彪带领一营赶到了黄坳，从俘虏队伍一边走过。押送俘虏的一个战士，背着四只长枪，自豪地问一营的战士：“一营的弟兄们，你们抓的俘虏呢？看我们抓了多少。”

一营中一个大高个战士，肩上扛着一挺机枪，高兴地告诉他：“我们抓的俘虏，在后面呢。”

那个战士又大声问：“你们这是向那里去？”

“去永新活捉杨如轩。”

他得意地又告诉他：“快去吧，去晚了就没有你们的份了。参谋长带着咱们团和二十九团早已出发了。”

大个战士信心十足地说：“放心吧，一百三十里，眨眼就到。”

第二天上午，在永新作战，击溃敌人七十九团，占领了永新城。

敌人苦心经营了半个多月，仅用了三天时间，就被我工农革命军打败。除留一部驻守永新外，主力转移到了井冈山腹地进行军事训练。

5月初的一天，沸腾的大井到处是练兵的队伍和口号声。大井四面环山，白云缭绕；清溪流转，绿树翠竹。

毛泽东和朱德、陈毅走在绿树翠竹掩映的小路上。

在一片的空地上，一营列队整齐，听营长林彪讲话。毛泽东不由停步细听。

林彪大声说：“……从五斗江到永新，我们三天之内歼灭敌人八十一团大部，击溃七十九团，取得了会师后第一仗的胜利。一是大家勇敢，二是我们手中有枪。有枪就有一切啊！不管是这个军阀，还是那个土匪，只要有枪，就有地盘，就有一块天下。我们也有枪，也能坐天下。”

毛泽东望着娃娃似的林彪，问身边的朱德、陈毅：“这个娃娃讲得满不错嘛。他是谁？”

朱德告诉他：“一营长林彪。”

毛泽东重复一句：“林彪。”从此，林彪的名子，在他的脑海里深深扎下了根。

毛泽东和朱德、陈毅来到路口停步。

朱德说：“就送到这里吧。”

毛泽东握住他的手：“我们时常互通情报。你也要注意身体。”

“我会注意的。”朱德又握住陈毅的手。

陈毅：“军长要多保重。”

“好。”朱德扬着手同他俩人告别。朱德是根据前委的意见，带领主力到外线作战，扩大影响。

毛泽东和陈毅立在原地，也向他挥手告别。他俩人见朱德走远，也开始向回走去。

然而，冷清的吉安大街上，突然传来了一阵马蹄声。来人是师长杨池生。他作为前线总指挥，是从南昌专程来这里了解情况的。他骑着高头大马，后面跟随着一溜小跑的警卫班，一直来到二十七师师部大门外，才下了马。杨如轩事先没有接到通知，到了自家门口才得到卫兵的报告，急急忙忙

迎出来。俩人是云南讲武堂的同学，一起分配到朱培德手下任职。朱培德也曾在云南讲武堂就学，比他二人早一些，是和朱德同期。

俩人客气地寒暄着进了师部。

到了客厅，俩人落座后，杨池生取下手上的白手套，随手丢到桌子上。“如轩兄，我特地到吉安来看看你。一向还好吧？”

“好。”杨如轩脸上掠过一层阴云：“想必池生兄也早有耳闻，前几天在永新弄得我丢盔弃甲，好不狼狈。你在南昌，朱总指挥他……”

“总指挥对你在军事上的失利，极为不满。不过都是同乡，也不会为难你。对上他还是要保护的，以后为他挽回面子就是了。好在你也没有伤元气嘛。”杨池生突然盯住他的脸问：“听说朱德在那里当军长？”

杨如轩被打得失去了往日的威风，说：“不较量不知道，一较量果然名不虚传。”

杨池生饮了口茶：“我们在云南讲武堂受训时，他是军事教官。说起来他既是我们俩的老师，又是我们俩的长官。学生同老师打仗，别有一番滋味吧？”

杨如轩不解地说：“你说他在国民党军队，要官有官，要地位有地位，为什么非要去当土匪？”

“这也叫人各有志嘛。”杨池生不无惋惜地摇摇头：“他如果在这边，论地位远在你我之上。”

杨如轩两眼盯住他：“池生兄，论武器我们装备比他们好，论兵力，我们比他们强，你说我们为什么就打不赢他呢？”

杨池生看了他一眼，不像是在试探他。想了想说：“天时、地理、人和，我们都不占。你想，山高林密，他们往山林里一藏，你怎么能找得到？他们熟悉地形，又有老百姓的帮助。我们呢，两眼一抹黑。”

杨如轩关切地问：“总指挥都有何训示？”

“大战在所难免，早作准备吧。”

这时他的勤务兵进来，告诉他：“师座，酒宴备好了。”

杨如轩起身，热情地说：“池生兄，请。”

“请。”

二杨并肩来到餐厅，几个早已恭候的军官笑脸相迎。他们在一桌讲究而丰盛的酒宴四周落坐。

17．三进永新

永新某地的山村，午饭是一大锅野菜煮稀饭。

伍中豪吹响开饭的哨子，战士以排为单位，排着队走过来。

一百多人的队伍站好，伍中豪走到队伍前面：“同志们，我们目前遇到了困难。由于井冈山地区人烟稀少，群众又不富裕，加上我们队伍的人数猛增，吃饭成了大问题。不过这是暂时的。干革命就得勒紧裤腰带！大家说对不对？”

“对！”战士齐声回答。

伍中豪十分满意地扫视队伍：“好。开饭！”

战士排着队去打饭……

刘满崽打了一碗饭，用筷子搅搅，稠糊糊的，自言自语地说：“这不错嘛。我在家还吃不上这呢？”

井冈山山多地少，人口稀少。初创时期的工农革命军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粮荒。这里本来就不富裕，加上眼下又是青黄不接之际。在这困难时期，全军上下都在勒紧裤腰带。

在茅坪的八角楼，到了晚饭时间，警卫员端来一碗大米饭和一碗野菜，外加一个咸菜头，放到了桌子的一边。正写东西的毛泽东停笔，望着那碗米饭足足看了有半天。问道：“战士吃的也是这饭？”

“都一样。”警卫员小声地回答他。

毛泽东见他不是理直气壮的样子：“那好，我们去看看。”他说着起身就走。

警卫员迟疑一下说：“首长，吃了再去嘛。”

毛泽东头也不回地出了屋，警卫员也只好跟出去。一直跟在毛泽东身后，来到几排茅草房前。这是部队医院。几个伤病员正斜坐在床上吃饭。碗中是稠稀饭和野菜汤。毛泽东和警卫员无声地立在门口，没有惊动他们。毛泽东看着看着，脸色变得十分严肃。

一个伤员无意间看见立在门口的毛泽东，惊喜地叫一声：“毛委员。”

伤员都停下吃饭，惊讶地叫道：“毛委员。”

毛泽东走过去，一个一个地检查他们的伤势，最后内疚地说：“为了革命，你们在战场上负了伤，本应生活好一些，

可是我们目前遇到了困难，让你们……”他说不下去了。

“我们躺在这，既不能上战场，又不能干活，有这样的伙食就满足。”

“我们能活着回来，比起牺牲了的同志，就是莫大的幸福。”

“队伍上的同志，天天行军打仗都能坚持，我们也能坚持。”

毛泽东听着战士的话，眼睛都湿润了：“你们能理解目前的困难，体谅领导的难处，我很感谢你们。我相信，困难是暂时的，我们一定能好起来。”

几个伤员竟感动地鼓起了掌。

毛泽东离开这里，到了另一间。

张子清正躺在床上。他见毛泽东进来，挣扎着要坐起来。毛泽东忙紧走几步，扶他躺下。

张子清悔恨地说：“我这伤总不见好，不能替您分忧解难。我……”

毛泽东知道，由于缺医少药，条件简陋，他的病情在不断地恶化，带着内疚的心情说：“子清呀，我看还是送你到外地去治疗吧。”

“不！”张子清握住毛泽东的手，言恳意切地说：“我还是留在这里养伤，坚持战斗，最多落个残废。残废又算得了什么，照样能革命。”面对这样好的同志，他还能说什么。

夜，天上闪烁着星星。毛泽东在警卫员的跟随下，他心事沉重，一步、一步地走着。回到八角楼，毛泽东轻轻推开了房门。警卫员划着火柴，点上油灯。

毛泽东注视着那碗没动的米饭。

“我去热热。”警卫员端起就走。

“等等。”毛泽东对他说：“这一碗分成两份，一份留作明天吃。一份加上水，煮煮就行。”

警卫员两眼含着泪珠，端着饭碗走了。

毛泽东重新坐下，拿起笔在黄毛边纸上写起来……

八角楼外，星星在夜空中眨眼。天空刮起一阵风，山上响起阵阵林涛声。

毛泽东仍在伏案工作，警卫员趴在一边凳子上瞌睡。突然间不知被什么惊醒，揉揉朦胧的眼睛，看见毛泽东还在伏案奋笔疾书。他走过去，看见煮好的稀饭早凉了，一点没动。他呆呆地望着……

毛泽东写着写着，听到抽泣声不由回头，见是警卫员立在他身后哭泣。他放下笔，起身扶住他的肩头：“小鬼，哭啥子。天不早啰，快去歇息。”他把他送到另一房间，退出来后把门关好。

这时，屋外传来了鸡叫声。

毛泽东毫无倦意，又重新坐下接着写下去。

天已亮了，贺子珍手里拿着一包东西走来。她轻轻推开房门，蹑手蹑脚地进去。她见毛泽东还在聚精会神地书写，就慢慢移动到他身后，看见那碗没有动的饭，眉头不由动了动。

毛泽东听到身后有人，停笔回头，见是贺子珍，笑呵呵地问：“子珍，你怎么来了？”

“我怎么不能来？”贺子珍调皮地一笑，随手把手里的东西往他面前一放。毛泽东望着那包东西不语。贺子珍神秘地

一笑，伸手打开。原来是四个热乎乎的鸡蛋。毛泽东问她：“那来的？”

“不告诉你。”贺子珍把头一低。毛泽东半开玩笑地说：“咱们可是有纪律哟。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你可不要忘了。”

贺子珍脸上挂着红晕：“这是我用铜板买的。我知道你常常夜间工作，专门为你煮的。吃吧。”

他们在实际的工作中早已埋下了爱情的种子。毛泽东见她坚决的样子，忙说：“我吃一个，你吃一个。剩下的这两个，你给张师长送去。他营养不良，伤口又恶化了。”他说着自己拿一个，递给贺子珍一个，然后把那两个包上，递到她手上。贺子珍走了两步，又回头叮嘱一句：“你可要吃了。”

毛泽东笑笑，示意她快去。贺子珍走了，他一直望着门口。

5月中旬，吉安二十七师师部的桌子上的留声机，正放着西洋曲调。

杨如轩、太太、刘胡子团长和另外一个团长边听音乐边打麻将。他们欢声笑语，好不自在。正在兴头上，少校参谋慌慌张张地进来。

“师座，南昌总指挥部来电。”

杨如轩一听总指挥部来电，接过来快速浏览，看着看着脸色突变。两个团长和他太太一声不吭地看着他。杨如轩看完霍然起身，快步到了军事挂图前，仔细观察井冈山那一块地方。

刘胡子俩人也不由到了地图前。

“我要首先夺回永新！”杨如轩用指头狠命往地图上一戳。

杨如轩这次出动五个团的兵力，进攻永新。当他率军来到永新东门外时，见东门静悄悄。杨如轩和刘胡子在马上观望城门，不见有人员进出。他的身后排着长长的队伍。

杨如轩心中直扑腾。心中暗想：“怪事。每次攻城掠地都要经过一场生死较量，这次怎么不见动静。是他们‘请君入瓮’呢，还是唱的‘空城计’？看来我那个军事教官，是在有意考我。”他想到此，对刘团长说：“派一个连，进城侦察，其余作好战斗准备。”

刘团长回首命令道：“八连进城侦察。其他作好战斗准备！”

杨如轩先下了马，刘胡子也跟着下马。

八连在连长带领下跑步进城，其余的利用地形趴下，架上机枪。

杨如轩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城门。时间一长，还不见动静，他有点沉不住气了，来回走动不止。

不多时，进城的连长跑出来，到了他的面前报告，城中没有土匪。

杨如轩略一迟疑，大声说：“进城！”

刘胡子大声嚷道：“进城了！进城了！”

杨如轩跨上战马，在马背上狠狠猛抽一鞭，马撒开四蹄就跑起来。

大批队伍涌进城去。

杨如轩进永新城后，一直按兵不动。朱德和王尔琢来到城外的山上，站在高处翘首观望永新方向。朱德一直在琢磨杨如轩进永新县城，已经三天啰，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难

道是上一次被打痛啰。不敢出击？

宛希先手中拿着一封信，高兴地走过来：“军长，毛委员捎来了信。”

朱德接过来看后，兴奋地说：“毛委员要我们，如果敌人坚守不出，就采用‘引蛇出洞’的办法，在运动中采取打伏击的战术，消灭他们。同我们不谋而合呀。”

朱德望着思索的宛希先、王尔琢，不觉一笑。“来来来。”他蹲在地上，捡起几块石头，摆起龙门阵：“你们看，这是永新；这是两省边界的高陇镇，这里驻扎着湘军的一个团；这中间是龙源口。龙源口是进攻井冈山的必经之地。我们奔袭高陇镇，他认为我们后方空虚，必出兵从龙源口进攻井冈山。我们呢，当他一出洞，就杀他个回马枪！”

宛希先和王尔琢看着朱德在地上摆放的简易地图，连声说：“好，好！”

王尔琢带着请示的口气说：“我带领二十八团和三十一团的一营，去攻打高陇镇。”“我同意。”朱德又重新蹲下，捡起两块石子，放在永新的西南和西北方向：“同时让胡少海带领二十九团，在永新西南骚扰出动的敌人，朱云卿带领三十一团的二、三营在永新的西北监视敌人。你们看，摆出这样一个阵势，让杨如轩他自己往里钻。”

此时，朱德猜测杨如轩龟缩在永新县城不出的原因，是被上一次打怕了。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制定出了“引蛇出洞”的作战计划。而杨如轩也揣摩、分析朱德、毛泽东为什么不主动进攻。杨如轩立在军事挂图前，紧锁双眉。心中在想，进驻永新，今天是第四天了，除有少数地方游击队外，根本不

见大部队的踪影。是他们害怕还是在给我捉迷藏？朱德呀朱德，我记得你在当军事教官时，曾讲过‘瞒天过海’和‘声东击西’的战术。你偃旗息鼓就是为了引我上钩。我才不上你的当呢！他打定注意，心里暗暗表示，你不来打我，我就给你来个坚守不出，看你怎么办。

“报告！”

“进来。”杨如轩转过身，见是少校参谋。“有情况吗？”

“报告师座，根据侦察，朱德已带领主力向西南运动。”

杨如轩根据参谋报告的情报，转过身用手指划着地图向西移动。他看着地图既像自问，又像问少校参谋：“他们向西南干什么？”

“报告师座，目前还不知道他们的目的。”

杨如轩又回过身吩咐他道：“继续侦察。”

“是！”少校参谋退了下去。

杨如轩在原地自己琢磨了一会，走到桌子前，打开留声机。留声机立时放出了京剧《定军山》。这是谭派的代表戏，每到一地演出，第一场戏必定是《定军山》。故事是《三国演义》中曹操攻葭萌关，诸葛亮用激将法命老将黄忠出战，杀退张颌，攻占黄天荡，杀死夏侯德，又用拖刀计杀死夏侯渊。意思是首战必胜。杨如轩津津有味地听《定军山》，其心境不讲自明。

天黑了，杨如轩还坐在太师椅上边听边品味。

少校参谋进来：“师座，几个团长来电询问，什么时候开始行动？”杨如轩睁开双眼，漫不经心地看看他。少校参谋进一步解释说：“团长们都说这几天闲着不动，部下都手痒痒了，

想到外面弄点东西，改善改善。”

“胡说！”杨如轩突然变色，霍然起身道：“在没有弄清军情之前，任何人不得擅自行动！你告诉他们，谁违背了将令，军法从事！”

“是！”少校参谋没趣地退下去。

杨如轩的兴趣全跑了，气恼地关掉留声机。

翌日，杨如轩在师部院里散步。少校参谋兴冲冲地到了他的面前，向他报告已经侦察清楚，朱德的主力正在攻打高陇镇，后方空虚。

杨如轩听后果一怔，马上奔进屋里，趴到地图前，看了一阵，马上醒悟过来。“哦。他们看中的是湘军吴尚的手下，而不是我杨如轩。好你个朱德。你给我来‘瞒天过海’‘声东击西’，我就给你来个‘趁火打劫’。”杨如轩以为自己很胜算，他“呵呵”一笑，马上对少校参谋吩咐道：“命令八十、八十一两个团，明天联合行动，出永新经龙源口桥，直扑宁冈！”

杨如轩得意地笑了。

高陇镇得手后，又得悉杨如轩被引出了洞，朱德立即召集宛希先、王尔琢等商讨下一步的行动。朱德指着地图介绍情况说：“杨如轩的两个团，出永新经龙源口桥，想抄我们的后路。我们就置这两个团于不顾，再给他一个犯错误的机会，从这里直插永新西南的草市坳，从后偷袭他的大本营。”

作战计划制定好后，朱德率军绕道莲花，直插永新。

杨如轩自以为得计，在永新师部的院内里迈着方步，完全是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刘胡子一手掂一只大公鸡，大大咧咧地进来：“师座，你看。我来慰劳您。”杨如轩一见喜笑

颜开，立即吩咐他：“拿到后面，让他们给炖炖，等会咱俩喝两盅。”刘胡子嘿嘿地笑着去了后面。

傍晚，他俩人的晚餐除其它饭菜外，就是这两只鸡。工夫不大，桌上的两只鸡，早被他俩人打扫干净，瓶中的酒也所剩无几。刘胡子早有了七分醉意。他含糊不清地问：“师座，八十、八十一两团出去一整天了，还没消息。”杨如轩还比较清醒：“一路上遇到一些小股游击队，没遇到大的麻烦。”

“那我们团怎么办？”

杨如轩看看他，狡黠笑笑：“为防万一，你明天一早，率领七十九团到里田一线布防。”

第二天，朱德把兵力埋伏好，就带领着宛希先、王尔琢、朱云卿、林彪等来到草市坳西北的黑栋山，察看地形。朱云卿指着对面说：“敌人已经到了制高点大寥山脚下。”朱德一直在观察前方，王尔琢提出：“请朱军长下命令吧。”

朱德回过头却笑着说：“你是军参谋长，又是二十八团团长，命令该由你下嘛。”

王尔琢望着他那鼓励的微笑，下达了作战命令：“我带领二十八团的二三两个营，从正面发起攻击，林彪带领一营和朱云卿团长带领三十一团的三营，从侧面迂回过去，插到敌人背后，截断敌人的退路。军长还有何指示？”

朱德说：“那就行动吧。”

大寥山下，刘胡子骑一匹白马，正在马上哼着小曲，摇头晃脑地随军行进。一个军官跑到他面前：“报告团长，前面发现大批土匪。”刘胡子以为平安无事，听后心中一惊。继而又一想，朱德远在高陇镇，他们扎翅也飞不了这么快。刘胡

子想到此，把眼睛一瞪，训斥道：“胡说！朱德他们离这里少说也有一百多里。”那人又补充了一句：“团长不信，你往前看看。”刘胡子带着疑惑用望远镜观察，确实发现了山上有大批部队在运动。这一下他慌了，语无伦次地指着大蓼山高声喊道：“马……上抢占……制高点！”

敌人向着大蓼山快速运动，刘胡子也弃马随着队伍向大蓼山跑去。

就在这时，王尔琢从正面发起了攻击，敌人在慌乱中就地阻击，有的则继续向山上跑。双方激战中，刘胡子的白马被吓惊，狂奔起来。

动作迅速的敌人爬上了山头，选好位子，快速架上机枪，向山下扫射。正面攻击的二十八团一时受阻，形成僵持状。

在大蓼山背后，进行迂回穿插的朱云卿和林彪率军快速向山上攀登，强占制高点。

已经到了山上的刘胡子，气喘吁吁地坐下喘息，一眼看见背后上来了很多人，也不顾他的队伍，只顾自己逃命，连滚带爬地向山下跑。

朱云卿和林彪带领队伍到了山顶，一个齐射，敌人躺下一大片。林彪抢过一挺机枪，抱起来就向敌人扫射……

刘胡子好不容易到了山下，枪也跑丢了，武装带也开了，衣服也挂破了，狼狈不堪。他见四面都是红军战士，简直要绝望了。突然看见他的白马就在不远，他轻轻一唤，白马竟走了过来。白马到了他身边，费了好大的劲才爬上马背。他用手拍打马背，马驮着他愈走愈快。

刘胡子伏在马背上打马狂奔。当他上了禾水桥时，被大

寥山上的战士看见，几个战士同时瞄准，随着几声枪响，刘胡子中弹摔下马来。

此时的杨如轩还在永新的师部，醉意浓浓的欣赏留声机中的音乐。

少校参谋慌慌张张跑进来：“师座，师座。里田七十九团被打散了。”

杨如轩怎能相信他，勃然大怒道：“胡说！朱德的主力部队还在一百多里之外。再说刘团长刚走不久，怎么会中埋伏？”

少校参谋知道他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不到黄河不死心，只好忍气吞声地退下。

杨如轩照样听他的音乐，一阵阵耐人寻味的音乐，绕梁飞转。

敌人往往过高地估计自己，这正是兵家大忌。禾水桥上，朱云卿指挥战士在桥头集中俘虏，林彪带着缴获不少枪支的队伍也赶到桥头集中。

朱德和王尔琢、宛希先匆匆赶到桥头，朱云卿看见，向着他三人走去。朱德对他们说：“三十一团打扫战场。二十八团乘县城空虚，立即进攻县城！”王尔琢站在高处，大声命令道：“二十八团的同志们，立即随我跑步向永新县城出击！”

将令一出，战士随着王尔琢跑步向永新前进……

此时，在永新县城的师部中，留声机里的《定军山》异常响亮。杨如轩翘着二郎腿，在轻轻地晃悠。

突然，一阵急促的枪声传到了他的耳朵里，神经般地一跳站起身，正要喊人，只听得“叭叭”几枪，房屋上面的瓦响起了破碎声。这异常的声音，惊得他灵魂出壳。他也顾不

得什么，一头冲到屋外，同进来的少校参谋撞了个满怀，头上的帽子也撞掉在地上。少校参谋弯腰捡起递到他手上。这时，他的警卫人员也跑进来。

他们谁也不说话，只顾往前走。大门口又进来几个惊慌失措的士兵。其中一个说：“他们快要冲到师部了。”杨如轩一听，二话也不说，调头就往后走。这十几个人也紧跟在他的后面。这时，外面的喊杀声已隐隐若若地传进来。

后门早已用东西堵上，出不去。杨如轩焦急得如同热锅上蚂蚁。

少校参谋急中生智：“师座，翻墙出去。”杨如轩不说话，也顾不得师长的尊严，三步并作两步的到了墙下。几个人在下往上举，好不容易上到墙头上。杨如轩在墙上往下一看太高，不敢往下跳。一阵枪响传来，他也不知是怎么就掉下去了。

杨如轩跌倒在胡同的地上，摔伤了脚腿。刚好有他的士兵从他身边跑过，也没有人帮他一把。少校参谋和警卫员相继跳下，见他负伤，两个人架住就走。

杨如轩刚跳墙逃走，林彪就带人冲进了师部，桌子上的留声机还在唱着。这简直是莫大的讽刺。林彪命人拿走，并取下挂着的地图，卷在一起出了屋。

林彪到了院子，有几个战士从后院背着几箱弹药和一面袋大洋走过来。王尔琢进来，林彪告诉他：“参谋长，杨如轩跑了。”

杨如轩在几个警卫员的帮助下，一拐一瘸地逃遁到吉安，住进了医院。

一个女护士为他包扎好伤口，端着医疗器械出了病房。杨如轩躺在病床上，一只腿上打着绷带。大概他羞于见人，用一块白毛巾盖着脸。

张疤子和另外一个团长，悄悄地进来，无声无息地立在他的病床前。时间在一秒一秒地过去。两个团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敢吭声。

杨如轩大概知道谁来了，不均匀地喘着粗气。突然间，他猛然揭下脸上的盖布，大声吼道：“滚！你们还有脸来见我？那一阵子你们一个个都干什么去了？”

两个团长谁也不知道怎么办好，只好垂头丧气地退下，走出病房不多远，只听得身后又传来“嘭”的一声，不知摔碎了什么东西，接着又传来一声怒吼：“全是没用的东西！”

与此同时，朱德带领部队占领了永新，来到原二十七师师部。朱云卿想着一片狼藉的师部，戏谑地说：“学生打老师，总是不行嘛。有人看见杨如轩摔伤了腿，这才叫瘸腿羊呢。”众人又是一阵笑。

“好啰。”朱德对他们下达了指示：“这是我们第三次打下永新。号召大家广泛地开展群众工作，帮助群众尽快恢复生产。同时告诉部队，一定要遵守毛委员为我们制定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你们回去安排好队伍上的工作，毛委员已经来了通知，要召开党的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

18 . 龙源口大捷

1928年5月20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茅坪慎公祠召开。祠堂内布置一新，墙上正中贴着马克思和列宁的画像，两边分别斜挂着党旗，显得既简朴又庄重。毛泽东面对连以上党代表、团以上领导和永新、宁冈、随川等地方领导，发表长篇讲话，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国内的政治、军事形势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发展问题，回答了有人怀疑‘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问题。”

毛泽东面对几十双明亮的眼睛，讲道，“……一国之内，在周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那就是中国是贫穷落后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是白色政权之间的军阀割据的战争。我们的革命根据地是一块刚刚发展起来的根据地，我们的队伍是一支正在成长壮大的队伍。目前我们遇到了一些困难，有一些同志就怀疑‘红旗到底能打多久’？有些同志在困难和危机的时候，往往怀疑这样的红色政权的存在，而产生悲观的情绪。这是没有找出这种红色政权所产生和所存在的正确解释的缘故。”

毛泽东的讲话得到了代表的拥护。这次大会还讨论了发展组织、开展土地革命、扩大红军和巩固以井冈山为中心的

革命根据地的問題。大會選舉了以毛澤東為書記的湘贛邊界第一屆特委。最後，朱德告訴大家，這次會議後，大家將要分赴到各個地方去發動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開展擴大革命根據地的建設。在這裡他向大家宣布一個好消息，中國工农革命軍將依照中央的指示，改稱為中國工农紅軍。井岡山的部隊也就成了中國工农紅軍第四軍！

會議開得很緊湊。會議剛剛結束，在部隊內部出現了一個意外的情況。

八角樓內，毛澤東心情複雜地抽着煙，一聲不響地望着朱德、陳毅、王爾琢、何挺穎、宛希先等人。他們也是一個個緊閉嘴唇。王爾琢先看看抽煙不止的毛澤東，又看看只顧思索的朱德，再看看其他人，他沉不住氣了：“眼下根據地遇到了人多糧少的困難，三十團、三十三團提出了分兵回湖南的要求，究竟怎麼辦，你們說個意見呀？”

“目前，我們是遇到了吃糧的困難。井岡山地區地盤很大，可供耕地不多，人口也只有五萬多人。我們就有一萬多人。我們吃糧困難，可當地的老百姓也不富裕嘛。”朱德講完停頓有幾秒鐘後，表明了自己的態度：“我不同意分兵。”

陳毅也表示說：“困難是可以克服的。我們剛剛打退敵人的進攻，他們還會卷土重來。就目前而言，湖南有敵人八個軍，江西有三個軍。回湖南就有可能被消滅的危險。”

毛澤東丟掉了手中的煙蒂。大凡遇到他這樣的舉動，就是一個成熟的意見在他腦海里醞釀成：“對嘍。我們存在於兩股強大的軍事勢力之間，要生存，要發展，還必須有一個要緊的條件，就是共產黨組織有力量 and 它政策的不錯誤。俗話

说‘没有江西人不成生意，没有湖南人不成军队’。说明江西人聪明，湖南人善战。然而，聪明和善战又成了一种骄傲的资本，聪明的人瞧不起善战的人，而善战的人又瞧不起聪明的人。当然，这不是回湖南的理由。吃粮困难表面上是一个理由，其实不然。实际上是一种流寇思想，不愿意安心做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喜欢流动，变换环境，加上缺乏纪律、极端民主化和组织上的涣散。还有军阀主义的残余，个别指挥员甚至体罚打骂战士，凭个人好恶，对人歧视或偏爱。有必要强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王尔琢插话：“做工作，不让他们走。”

“不！”毛泽东的话出人意料。

大家都把不解地目光投向他。

毛泽东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这一次要求回湖南不是一两个人，是两个团，是五六千人。现在你说什么，他们也听不进去。只有他们碰了钉子，才能明白过来。我同意他们回湖南，而且明天就欢送他们走。”

第二天，在茅坪慎公祠外，两路长长的队伍，在人们的欢送下，向着茅坪外走去。毛泽东和朱德、陈毅等领导同志向他们挥手致意，看得出，他们心情都很沉重。他们一直目送队伍走远、消失……

队伍走远了，他们几个领导还伫立在原地一动不动。显然，他们的心也被带走了，俗话说有欢聚的欢乐，就有离别的痛苦。

南京总司令部豪华的客厅里，国民党军队的总司令蒋介石，正在召见方本仁和何成浚、吴铁成三人。方本仁是作为

他的私人代表和何成浚、吴铁成，准备到沈阳会见张学良。临行前，蒋介石在面授机宜。

“此次北伐，我军一路北上，占领北平，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东北又出现前所未有的动乱。据可靠情报，日本派了‘中国通’林权助为特使，已秘密到了沈阳。一定要阻止张学良‘东北独立’，阻止日本成立‘满蒙新国’的计划。我给你们三个任务：一是代表国民革命军前去吊唁张作霖之丧，借此机会向张学良表示，没有进军东北之意；二是谋求和平统一。即使受到日本的制肘，暂不易旗，也不要使双方军队发生误会，引起不必要的冲突，并想法恢复京奉铁路的交通；三是希望他能让出汤玉麟的热河地盘，改由方振武去任该省主席。”

原来，在杨如轩进攻井冈山时，蒋介石发动了第二次北伐，占领济南后，又将河北的石家庄、保定、张家口和山西的大同攻占，对北平形成了包围之势。孙传芳迫不得已宣布下野，奉系军阀张作霖看到大势已去，放弃北平。于6月3日乘火车出京退往东北的沈阳。由于张作霖没有满足日本在华的要求，日军就采取了谋杀措施。4日凌晨，张作霖的专车到了京奉路（现在的京沈路）和南满路（现在的长大路）交叉处的皇姑屯车站时，被日本预先埋设的炸弹炸死。

张作霖死后，沈阳一直封锁消息。19日，张学良从同阎锡山交战的邯郸前线，匆匆赶回沈阳后，才向外界宣布这一不幸消息，与此同时也宣布了张学良就任东北三省保安司令的消息。日本方面立即派人前去活动。南京的蒋介石也不甘失掉这一大好时机。因此，也派出自己的代表，争取张学良。

正在这时，少将高参进来递给他一份电报。蒋介石看了一眼后，对三位代表说：“就谈到这里，你们要尽快动身。”

三人起身告辞，蒋介石没有起身相送，而是又重新看电报。

蒋介石思索一下后，起身到了一边的大地图前。他按着电报上所说，认真地查找。他找到了，用手指轻轻地敲击那个地方。对少将高参说：“朱、毛共匪所占据的是湘赣边界，那里山高林密，人烟稀少。我军不易展开大兵团作战。第一次他们就出师不利，这一次要江西的朱培德和湖南的鲁涤平，马上调集军队进剿朱、毛共匪。以朱培德为主，鲁涤平协助。”

朱培德接到蒋介石的电令，马上部署对井冈山的军事进攻。在吉安二十七师师部，杨如轩接待了前线总指挥杨池生。看得出，杨如轩的腿伤已好。

“如轩兄，这次总指挥奉蒋总司令之命，令你我二人联合行动。老兄有何高见？”

杨如轩早已失去了往日的那种趾高气扬的气质。他连连摆手：“池生兄过谦了。败军之将，何敢言勇。此次进剿，全仰仗老兄。”

杨池生却踌躇满志、跃跃欲试地说：“老兄过谦，我就当仁不让了。我俩人率部齐头并进，一同进驻永新。而后一起沿永宁公路，直插古城。你我形成左右前后策应之势，一举歼灭朱、毛的主力！”

俩人密谋好这次军事行动，首先占领永新。

大战在即，毛泽东此时来到了池塘村搞农村调查。

这一天，贺子珍在村头的大树下，正和几个贫民骨干研

究打土豪分田地的事。看见有一个连排队经过这里，贺子珍和几个贫民站起身，鼓掌欢迎。

队伍走进了村，毛泽东和前委秘书谭政、警卫员从后面走来。

贺子珍看见了毛泽东，毛泽东也看见了贺子珍。贺子珍脸色一红，正要打招呼，毛泽东倒先开了口：“子珍，你也在哪里？”

贺子珍红着脸说：“我在这里领导打土豪、分田运动。”

“好嘛。我是来搞调查的。来来，认识一下。”毛泽东把谭政介绍给贺子珍：“这是前委秘书谭政同志。”

谭政大方地和贺子珍握手。

毛泽东解释说：“谭政同志刚调前委不久。这是贺子珍同志。”

贺子珍嫣然一笑。

毛泽东还告诉她：“我已经在永新走了几个地方，作了一些调查。这次到池塘来，也是为了调查。随来的还有县委的刘真和胡波二同志。你住在哪里呀？”

贺子珍往前一指：“就在前面。”

“好，我们走吧。”毛泽东说着先头里走去。

夜幕降临，村中各家的窗户里透出一缕缕灯光。在一处农家的屋里，不时传出阵阵笑声。原来，毛泽东正在召开调查会。贺子珍在一边认真地作记录。

调查会正开到高潮，谭政从外进来对毛泽东悄声伏耳。

毛泽东随谭政走出屋子，来到屋外。谭政告诉他：“刚才送来情报，说是杨如轩和杨池生两个师五个团的兵力，已经

快逼近县城。这一次他们的目的，是想偷袭我们。”

毛泽东关切地问：“住在县城的部队和群众得到通知没有？”

谭政说：“部队和地方党组织都作了部署和安排。”

毛泽东听后松了一口气。又问：“湖南的敌人有什么动静？”

“据来人讲，湖南的敌人还是沿茶陵到酃县一线设防。”

毛泽东听后没有再说什么，转身到了屋里。他当即宣布：“调查会就开到这里。江西的两只羊已全部出动，大家回去立即布置群众转移。”

来开调查会的人同毛泽东辞别后，陆续离屋而去，屋中就剩毛泽东和贺子珍。毛泽东对望着他的贺子珍说：“子珍，我也要连夜出发，你也快转移吧。”

贺子珍无声地点点头，真有点难舍难分。

毛泽东和部队连夜出发了，第二天清晨，来到了新城。紧接着召开了红四军连以上领导和军直人员大会，有一百多人到会。会场上的气氛比较热烈，大家在相互讨论。

毛泽东见大家讨论得差不多了，就适时把握时机，大声告诉大家：“同志们，大家在讨论中发表了很好的意见，集中到一起，不外乎两点：一是打弱不打强，二是打歼灭战。因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究竟谁强谁弱？大家也谈到了。湘军吴尚的五个团，摆在茶陵到酃县一线，以往虽然同我们有过一些接触，那都是一些小的战斗。目前，从心理上和装备上，都处在一个良好的状态。赣军呢？情况就大不一样喽。杨如轩同我们打过几仗；都吃过我们的亏。尤其是上一次，差

一点当了俘虏。上下都有一种恐惧心理。杨池生呢？虽然没有同我们打过大仗，他想给南昌的朱培德和南京的那位蒋先生露一次脸。尽管这样，他的部下也有一种‘打马骡子惊’的恐惧。这样一分析，我们该先打谁？”

“打江西的二羊（杨）！”下面不少人大声说。

毛泽东高兴地表示：“对！打掉江西的‘两只羊’，好过端午节。”

下面情不自禁地鼓起了掌。毛泽东鼓着掌转向也在鼓掌的朱德，对大家说：“同志们，现在请朱军长下达作战命令。”

下面又响起一阵掌声。

朱德伸出双手示意大家停止鼓掌，命令道：“同志们，这次的作战部署是这样的：我和陈毅同志随胡少海的二十九团及朱云卿带领的三十一团一营，在新七溪岭负责解决杨池生从龙源口方向进攻的李文彬团。参谋长王尔琢带领二十八团，负责解决老七溪岭杨如轩的两个团。没有参加这次战斗的部队，负责监视和骚扰西面的敌人，保证主力打好这一仗。”

新、老七溪岭高耸巍峨，永宁公路从中穿过，龙源口桥是这里的交通要道。山中静悄悄，有几缕炊烟袅袅升腾。

会议结束后，为了打好这一仗，朱德和陈毅带领胡少海、朱云卿等人连夜上了新七溪岭最高点，勘察地形。山林中模模糊糊，视线不良。他们来到了制高点望月亭，环视左右，仍是黑茫茫一片。

弯弯的新月，已经落下了山。朱德望望山下，一片朦朦胧胧，只看见对面老七溪岭的轮廓。

翌日，太阳升到半空中。杨池生部的李文彬率部到了龙

源口桥，命令部队停止前进。他用望远镜观察前方的新七溪岭。突然发现山上有人影晃动。他放下望远镜，对身边的一个营长命令道：“把炮调来，对准新七溪岭，给我狠狠地轰！”

营长转身到了后面，不一会调来了几门迫击炮，很快作好了射击准备。

李文彬下达口令：“放！”

随着几声炮响，远处的山坡上升腾起硝烟。

在老七溪岭，杨如轩部的张疤子团长正率军前进，突然听到新七溪岭方向传来了炮声，立即命令道：“快，抢占老七溪岭！”

老七溪岭背面，林彪带领一营刚到山下，也听到了炮声，他手一挥，大声喊道：“同志们，快上山抢占制高点。”战士们不顾一切地往山上冲。

两军在老七溪岭，发起了争夺制高点的抢夺战。

新七溪岭的李文彬部，正向山上发起全线进攻。当他们到了半山腰，仍不见有什么动静，就大着胆子向前冲。

望月亭，是这里的制高点，战士们趴在阵地上，严阵以待。朱德和陈毅在临时指挥所密切注视着敌人的动静。这时，伍若兰带领军宣传队到了望月亭。

陈毅诧异地问：“你们怎么上来了？”

伍若兰大方地说：“我们来为你们助阵。”

朱德此时还能说什么，他告诉她：“让队员们靠后一点。”

伍若兰对队员吩咐道：“大家注意安全。”

十几名女队员应着退到了后面，伍若兰却留在朱德的身边。

朱德看见敌人临近了，命令道：“打！”

步枪、机枪、鸟铳一起开火，冲在前面的敌人倒下一大片。

敌人倚仗着好装备，不顾一切地往上冲。

胡少海不停地在阵地上来回检查、督战。二十九团虽然顽强抵抗，由于火力太弱，压制不住敌人。十连的战士仅剩十几个人了，眼看敌人就到了下面的风车口，情况十分危机。

朱德见此有点急了。他赶到一边的机枪阵地，抱起机枪，跃出战壕，向敌人一阵猛射。

敌人在李文彬团长的督促下，仍冒死向上冲。

伍若兰看见朱德完全暴露在敌人枪口下，她不顾一切地跑来，向敌人投出一枚手榴弹，随即从腰间拔出双枪，左右开弓，接连打死几个敌人。不利的局面扭转了。

胡少海指挥战士一阵排枪射击，敌人又丢下十几具尸体，匆忙撤退。

朱德来到二连阵地，看到阵地上战士的尸体躺了一大片，心中一阵隐隐作疼。胡少海向他表示“我们牺牲的就是剩下一个人，也决不让敌人从我们这里跨前一步！”

朱德告诉他：“杨池生会不惜一切代价反攻的，我们都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让阵地上的战士到后面休息，把预备队三十一团的一营拉上来。”

胡少海还要说什么。

朱德严肃地命令他：“快去执行吧！”

朱云卿带领一营到了前沿阵地来接防，胡少海带战士撤出阵地。

李文彬躲在半山腰中的一块石头旁，用望远镜向山上观察。他在望远镜中看到：几个军官用枪逼迫士兵向上爬，到了风车口，仍不见山上动静。士兵离阵地前沿愈来愈近。他边观察着边连声说：“好！上去了。”

前沿阵地上，朱云卿望了望上来的敌人，小声对曾士峨交代道：“把敌人放近一些打。”

曾士峨重复一句：“放近一些打。”

敌人不见动静，好像胆子又大了一些，弯着的腰直了起来。

朱云卿看到时机已到，大吼一声：“打！”

战士们一个齐射，把敌人撂倒几十个。

这时，敌人的一挺机枪占据了有利位置，向我三连阵地疯狂扫射。阵地上的战士一下死伤多人，损失惨重，连长也牺牲了。朱云卿看到这一情景，不顾一切地跑到机枪前，一下推开机枪手，亲自操纵机枪，把仇恨都集中到枪口，愤怒地射向敌人。三连阵地来了人，向他报告阵地上连长和二十多个同志都牺牲了。

朱云卿放下机枪，两眼冒着怒火，向敌人投去一瞥，而后大声命令道：“曾士峨，你去代理连长。一定要守住阵地！”

曾士峨向他表示：“请团长放心。人在阵地在！”

曾士峨来到三连阵地，对幸存的同志说：“同志们，我是曾士峨，是你们的代理连长。从现在开始，一切听我指挥。”

“连长，敌人又上来了。”有人喊道。

曾士峨盯住前方，看到敌人临近了，发出一声怒吼：“打！”敌人退却下去走了一截，又被军官堵截回来。曾士峨审

时度势，命令道：“大家作好冲锋准备。”战士整理枪支，准备冲锋。

敌人在密集火力的掩护下又渐渐靠近阵地。

“同志们，冲啊！”曾士峨首先跃出战壕，冒着弹雨第一个冲下去。全连的战士都跃出战壕随他扑向敌人。敌人猝不及防，丢下十几具尸体掉头就往后退。突然间，扑向敌人的战士遭到了暗算。大石后面隐蔽着敌人一挺机枪，突然疯狂射击。枪口喷射出一道道火焰。

曾士峨大吼一声：“卧倒！”冲锋的战士全都卧倒。他看清了机枪的位子，大声命令道：“机枪掩护！”

战士瞄准敌人的机枪一起开火。敌人机枪的火力被吸引过来。

曾士峨只身向敌人的机枪匍匐过去，近了、又近了，敌人毫无察觉。只见他从一侧霍然跃出，一把抓住滚烫的枪管，猛的一甩，连人带枪都甩了出来。他抱起机枪向敌人扫射。

敌人的冲锋被打退了。朱德、陈毅、朱云卿、胡少海一起检查阵地。看得出，他们心情都很难过。但阵地前沿，敌人丢下的尸体更多。

正中午，太阳火辣辣地烤着。战士们在修整战壕，老七溪岭方向还在响着激烈的枪炮声。

朱德关切地望着枪声阵阵的老七溪岭方向。

老七溪岭阵地上，杨如轩的两个团已爬上了制高点百步墩。敌人居高临下，向夺取山头的二十八团猛烈扫射。冲锋在前的战士倒下一片。

王尔琢把一营长林彪和二营长袁崇全唤到身边：“要不惜

一切代价，抢占百步墩！”

林彪提议：“团长，敌人占据有利地形，对我们十分不利。强攻也难奏效，不如往下撤。”

王尔琢狠狠瞪了他一眼：“我们一撤，二十九团、三十一团和军部首长不是腹背受敌？”

林彪仍坚持道：“我们是主力，保住二十八团，损失还可以补回来。”

王尔琢怒不可遏：“决不能在关键时刻临阵逃脱，百步墩再危险，也要夺回来！马上组织冲锋！”

何长工来到这里：“团长，我看挑选骨干组成敢死队，分成几个小组，成梯队形攻击。把火力调到一个方向，吸引敌人火力，掩护攻击。”

王尔琢表示赞成：“好！你们马上去组织。组织好后，带到这里来。”

林彪和袁崇全唯唯喏喏地离去。

敌人的火力被吸引过去，林彪带领二十几个人的敢死队，人人腰挂四枚手榴弹，身背一把大刀，提着枪乘机利用树木的掩护，慢慢靠近百步墩。战士根据林彪的手势，取下手榴弹打开了盖，一起投向百步墩。

百步墩上一片爆炸声，掀起了层层土浪，敌人死伤过半。

林彪他们冲了上去，几十支枪一个齐射，打得敌人抱头鼠窜。这时，后续部队冲了上来。敌人连滚带爬如潮水般地朝山下跑，二十八团的战士从山上往山下追赶。

敌人招架不住，全线撤退到龙源口桥附近。二杨的溃军汇到一起，如惊弓之鸟，乱糟糟地夺路而逃。红军战士高喊

着从两面追杀上来。

李文彬等人退到了龙源口桥，利用河流作掩护，命令他的手下阻击。有一部分人利用自然地形，匆忙架枪，安装迫击炮，对准追击的红军队伍射击。追击的红军战士有不少人中弹倒地，和战士一起追击敌人的朱云卿命令部队卧倒，用火力的压制敌人的火力。

二杨的前线指挥部，设在离此不远的白口村。他们是自信的，因为他们投入了一万多人兵力，进攻仅有几千人的红军。俩人耳闻激烈的枪炮声，也摆开了“楚河汉界”的拼杀。俩人正厮杀到兴头上，手下来报，溃逃的士兵已经进了村子。

杨池生、杨如轩俩人听后大惊失色，惊慌失措地一起冲出指挥部。

白口街上，确实涌进了不少从战场上退下来的溃兵，后面还有不少人正在往里涌。

如此不堪一击。俩人面面相觑。

这时的白口村外，林彪正带领一营从侧面快速逼进他的指挥部。

彬彪的一营冲进村，扫射着往村中前进，来不及躲避的敌兵举枪投降。战士们看见前方有两个骑马的向村外逃去，知道是敌人的师长，在后面一阵猛追猛打。无奈马匹跑得太快追不上，眼睁睁地看着跑掉。

龙源口的战斗已经结束，俘虏被战士押送走。三个团的战士涌上龙源口桥，举着枪、摇着旗，在欢呼，在跳跃。朱德、陈毅、王尔琢、朱云卿、胡少海、伍若兰等向龙源口桥走过来。

桥上的战士欢呼跳跃得更加厉害。

朱德他们到了桥头，战士们自动让开一条路，欢迎几位首长通过。

七溪岭大捷后，红军第三次占领永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已拥有永新、宁冈、莲花全部和随川、吉安、安福、酃县一部。至此，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展到了鼎盛时期。

19 . 军情突变

这一日，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满山开满了红杜鹃，红得如火如荼。当地的老百姓叫它映山红，这又是一个喜庆的日子，红军在龙源口获得军事大捷，毛泽东同贺子珍的爱情也到了瓜熟蒂落的时候。

茅坪的八角楼，今日热闹非凡。

袁文才、王佐披着战争的征尘，高兴地来到这里，脸上荡漾出少有的喜悦。连连向毛泽东、贺子珍说：“祝贺，祝贺。”

毛泽东和贺子珍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结合到了一起。他们没有特意请人，凡是来祝贺的，他们都用山里简单的仪式和满腔的热情欢迎招待祝贺者。今天，俩人都穿戴一新，招待袁文才和王佐。立在一边的贺敏学乐得合不拢嘴。

袁文才打量着俭朴的屋内，所醒目而特别的是一束红杜鹃的插花。看来这是主人有意的装饰。他兴奋地说：“我们井冈山是喜事不断。刚刚有七溪岭、龙源口大捷的喜事，现在

又有您俩喜结良缘的喜事。这都是可喜可贺的大事。可惜，我们知道晚了，没有什么表示的，只好到你这里来热闹热闹，讨杯喜酒喝。”

一桌俭朴的酒席，全是时令蔬菜，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只鸡和几条小鱼。

毛泽东热情地招呼道：“来来，请坐。”

没有别人，就他们五人围着桌子落坐。

贺子珍主动起来为他们斟酒，被毛泽东要过来，将每人面前的酒杯斟满。他放下酒壶，端起酒杯：“来，干杯。”

他们笑着碰杯。

毛泽东和贺子珍新婚不久，因事搬到了永新。一个傍晚，毛泽东在住处第二次接待了湖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

杜修经，又叫杜辉义、杜非，是湖南慈利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过中共长沙铜官地委书记、华容县委书记。1928年3月，改任醴陵县委书记，兼任安源市委秘书，同时又是湘东行委委员。前不久他作为湖南省委巡视员，到井冈山检查指导工作。他今年21岁，一付学生像、娃娃脸。

毛泽东仔细阅读省委来信。看着看着，他的脸色变得十分严肃，皱紧了眉头。他看完信后，点燃一支纸烟抽了一口，在屋子里徘徊起来。很显然，他陷入了信中所提问题的思考之中。

杜修经望望他那冷峻的面孔，知道他处在复杂的矛盾之中。

毛泽东在走动，心里在分析着信中的内容。“省委决定四军攻永新敌军后，立即向湘南发展，留袁文才同志一营守

山，并由二十八团拨枪二百条，武装莲花、永新农民……应积极提高群众的自信力与创造力……泽东同志须随军出发，省委派杨开明同志为特委书记，袁文才同志参加特委……并由省巡视员杜同志及杨开明同志面述一切。”

杨开明是杨开慧的堂哥。

毛泽东停在杜修经面前，问：“杨开明同志到了什么地方？”

“我们两个在莲花分手。当时考虑宁冈是红四军军部，同时又觉得你们常在下面工作，就分头来寻找您。”毛泽东“哦”了一声，思虑少许，他问杜修经：“你上个月来过这里，我和朱德同志陪同你到各处走了走，你对这里应该说是了解的。湖南省委要我们一个营守山，‘用群众作战的力量，以阻止敌人的侵入’，你认为这样能行吗？”

杜修经没有马上回答他，作思考状。

毛泽东一直盯住他。

杜修经害怕毛泽东那种锐利的目光，悄悄用眼睛的余光斜视毛泽东一下。才字斟句酌地说：“按照省委的要求，只要我们做得好，地方武装发展起来了，应该说是没有多大问题。”

毛泽东继续按着自己的思路说：“在这短短的几个月里，敌人对根据地的进剿十分频繁，而且一次比一次规模大。现有四个团的兵力，打败敌人尚很吃力，一旦主力撤走，刚建立起来的根据地还能保得住吗？”

杜修经无言对答。

毛泽东又说：“敌人在湖南有八个军，就有四个军在湘南和湘东的茶陵、酃县设防；江西才有三个军。这些你都是清

楚的啰？”杜修经被毛泽东问得一阵慌乱，他喝了一口茶，借以稳定自己的情绪。此时，他也很清楚，再不回答他的问题，他会穷追不舍的。“这是省委根据情况做出的决定。”

毛泽东又追问他一句：“省委又是根据什么来决定的？这那能像喝米汤那么容易？”

杜修经难以回答毛泽东提出的问题，只好说：“我仅仅是省委的一个巡视员，详情不可而知。”

毛泽东对他的回答，简直有点气愤，但他控制住了，说：“你是省委巡视员，是我们的上级，我得把情况向你讲清楚。如果你说不清，我们就开会来讨论这个问题。”

湖南省委的来信，使毛泽东陷进了进退两难的困境。

6月30日，毛泽东首先来到永新商会。这是一座前后两进、中间有天井的二层小楼，为砖木结构建筑。在二楼的会议室，毛泽东主持了红四军军委，湘赣边界特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朱德、陈毅、王尔琢、朱云卿、何挺颖、宛希先、何长工、胡少海、袁文才、贺敏学、王佐、杜修经等人参加。

毛泽东读完湖南省委的信，会场一下热闹起来了。

王尔琢首先反对：“现在红军主力撤出井冈山，是不适宜的。一是撤出后，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根据地很可能就保不住；二是明知湖南敌人的兵力强，是有意拿鸡蛋往石头上碰。”

朱云卿表示：“湖南省委的头脑有些热。今年的3月间，要搞全省总暴动，结果怎样？失败了。我们受多大的损失。现在分兵去湖南，不会有好结果。我认为，起码现在不能分兵。”

朱德站起来，带着凝重的口味说：“我们吃亏就在分兵上。如果没有三河坝的分兵，南昌起义的队伍就不会这么快的失

败。我带着队伍先是南下，接着又沿闽、粤、赣边界北上，从安远经信丰到大余，队伍损失了一半。一路上饥饿难忍。冬天战士们穿的还是单衣，有的人经受不住冻饿，就开了小差。我们那哪叫队伍，简直跟叫花子差不多。现在，我们刚刚有了一点点起色，又提出分兵，确实不适宜。我朱德认为，现在不是分，而是要合！因为敌人强大，我们只有形成一个拳头，才能有效地打击敌人。”

朱德的讲话博得了一阵掌声。

掌声过后，陈毅也表示：“兵是分不得的。朱军长讲的在座的就有人经受过。我们吃过亏，总不能老吃亏。我陈毅坚决反对分兵！”

毛泽东见主要领导都表了态，问杜修经：“巡视员同志，你认为如何？”

杜修经也不得不表示：“如此说来，目前分兵到湖南，确实不适宜。”

会议针对湖南省委，6月19日要求四军分兵集中力量向湖南发展的来信，联席会议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决定四军仍应继续在湘赣边界各县作深入群众工作，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会议是开完了，为了向湖南省委进一步阐明情况，毛泽东在住处连夜挑灯写回信。7月4日，毛泽东以四军军委、湘赣特委的名义，向湖南省委回复了联席会议的决议。

正当红四军和湘赣特委各级领导，分散在各县开展巩固井冈山根据地的时候，在田溪乡工作的毛泽东得到湘敌第八军两个师攻占了宁冈的消息，朱德和陈毅也赶到了田溪乡，同毛泽东会面。

朱德、陈毅洗过脸，毛泽东给每人递过去一把旧芭蕉扇。朱德、陈毅各自摇着扇子取凉。

毛泽东歉意地说：“让二位吃苦啰。”

朱德摇着扇子看看屋外的大热天，轻松地说：“老天不作美，吴尚来打劫。”这时，贺子珍为每人端来了一碗凉白开。打过招呼就离开了。

毛泽东告诉他俩人：“这一次，敌人来的既快又猛，第八军的两个师，一个师已经占领了宁冈，另一个师也推进到了古城西南地区。在赣的第三军和第六军，共十一个团，也沿吉安到安福一线，向永新推进，不过速度较湘军缓慢一些。大致情况就是这些。”

陈毅说：“这次与以往不同的是，一直处于守势的湘军是采取的攻势，而赣军则采取了守势。敌变我变，咱们就用主力对付吴尚这个老冤家。”

毛泽东思虑地说：“我们把这一步棋分作两步走，第一步主力绕到他们的后方，狠狠地一阵猛打，给他点厉害看看，让他们尝到疼痛，迫使他们回撤援救。我们呢，就采取第二步计划，主力迅速回师，对付赣军来犯之敌。”

一直在思索的朱德提出：“这样一来，我们的大后方就唱‘空城计’啰。”

毛泽东早成竹在胸：“不怕。我们有熟悉地形的赤卫军，再加上三十一团，进行扰乱敌人。我们不是有‘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法宝嘛。加上袁文才的三十二团把守南大门。他们来我们照样欢迎，送东西照样不打收条。”

三人都笑了。

“我和陈毅同志带领二十八、二十九两个团，负责攻打酃县和茶陵，这扰敌的担子就交给你啰。”朱德说着站起来就走。

“慢来，慢来。”毛泽东用双手按他坐下。

朱德看着他那神秘的面孔：“再慢就不行啰，吴尚已经进了家门口，我们得表示欢迎才是。‘兵贵神速’嘛。”

“我不能让二位饿着肚子上路。看……”

贺子珍和警卫员端着饭菜进来，摆在桌子上。

朱德不由夸奖道：“子珍不仅人长得美，菜烧得也香。”

贺子珍脸一红，对他笑笑，又转身出去端菜。

朱德看着桌子上的青菜、鸡蛋和米饭说：“看着这么多好吃的东西，我就不客气啰。来、来。”他先坐下，陈毅也坐了下来。

贺子珍双手端上一大碗小鱼汤进来，放到桌子正中。毛泽东解释道：“听说二位要来，子珍和警卫员专门到溪里去抓的。”

朱德用筷子从碗里夹起一条小鱼放到口中，边吃边说：“好香。”

村中，太阳火辣辣地烤着大地。

两匹战马由两个小战士牵着，在街上等候。

朱德、陈毅由毛泽东和贺子珍送到街上，俩人跨上战马。朱德在马上双手抱拳一揖：“再见。”

朱德、陈毅打马冲出了小村。毛泽东和贺子珍还站在那里，遥望着他俩已经远去的身影。

7月13日，朱德、陈毅率领二十八、二十九两个团，一举攻克酃县，迫使湘军的熊震、程泽润两师，于14日从永新经莲花仓惶撤退。二十八、二十九两团完成预定任务后，应按计划回师东进。就在这时，由于湖南省委6月19日来信的影响，二十九团出现了变故。

在酃县，二十九团党代表龚楚私下对营党代表李光中说：“我们二十九团都是宜章人，离开家乡到外省去，家中大小事都管不了。要革命在那里不是革命？湖南省委已经派代表来了，可他们就是不执行省委决议。我们回湖南，就是执行省委的决议。我们要造成一个非回湖南不可的声势。”

李光中告诉他：“下面的人早就要打回老家去。只要说是回湖南，没有不同意的。就是得有人领头。”

龚楚说：“领头不领头是次要的，关键是大家一心。好了，多联络一些人，把声势造大一些。”

李光中还有些担心：“二十八团怎么办？军领导不同意怎么办？”

龚楚有点急了：“我说你怎么不开窍呀？大家都走，他们还能有办法！”

俩人说完悄悄分开后，李光中来到战士居住的地方。他见一个排的人随便坐在一起，随意闲聊，蹑手蹑脚地走到房下，听到里面说什么的都有，显得很吵杂。他咳嗽一声，进到里面。

房里的人一下鸦雀无声。

李光中心中暗自发笑，可他表面上显得很正经：“刚才都在说什么？怎么一下都哑巴了？”他的目光在每一个人脸上扫

过。

战士一个个都埋下了头。李光中不觉一笑：“你们不说我说。是不是想打回老家去？”

有的战士抬起头，看着他的表情，想从中找到什么。

李光中好像是不经意地随便说说：“你们是不是想回老家？我同你们也是一样嘛。”

战士惊奇地看着他。

“党代表，你也想回老家？”

李光中反问他：“怎么，你们想回我就不想回？”

“党代表，那我们回吧。”

“党代表，你领头我们就跟你回。”

李光中看着他们，没有表态。

“党代表，你还犹豫什么？听说省委要求我们回去，都派了代表。”

“对！我们回去是名正言顺。”

李光中见大家回去的决心很大，心中就有了数，又故意问道：“你们当真要回？”

大家都说：“当真要回！”

“来。”李光中把大家招呼到一起，小声地说：“只要大家一条心……”后面的话声音很小，听不清说的什么。

于此同时，朱德、陈毅、王尔琢三人也都听到了一些风声，知道这是不同寻常的事态。他们都绷着脸，面面相觑。很显然，眼前的事态发展令他们棘手。

部队被龚楚挑动起来了，眼前最主要的是说服团长胡少海。

在酃县的一条狭窄的小巷内，龚楚找到胡少海，俩人并肩走向司令部。龚楚边走边向他滔滔不绝地讲述回湖南的益处。胡少海则绷着脸，一言不发。

龚楚见他一声不吭，有点急了，不客气地说：“你是团长，总得表个态嘛。”

胡少海沉闷地说：“你叫我说什么？”

龚楚皱皱眉头：“你不说也行，甚至不支持也行，但不能反对。”

胡少海突然停住脚步：“同志，我可以不反对，但我们是军队，军队是要执行命令的。”

龚楚冷笑一声：“执行命令？他们怎么不执行命令？湖南省委的指示，他们为什么不执行？我们提出回湖南，是师出有名。”

胡少海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终于下了决心：“好，尽力而为吧。”

龚楚和胡少海一前一后进了屋，见朱德他们三人都在各自想着问题。龚楚转弯抹角地说：“军长，部队的情绪可不大对劲啊。”

朱德严肃地反问他：“是你们的情绪不大对劲吧？”他把“你们”二字说得很重。胡少海听后脸上一阵火辣辣的疼。

龚楚有意自我检讨地说：“我们没有很好地做工作，也有责任。”

朱德简直要发怒了。他盯住龚楚狠狠地批评道：“你们是没有很好做工作吗？你们鼓动一部分人，煽动大家的情绪，造成一种局面，逼领导就范。听说还有一些连队私自找了向导，

有这回事吗？”

龚楚掩掩盖盖，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他最后说：“既然大家都想回湖南，是不是开会统一一下思想？”

朱德看看他没有表态。

一直没有说话的陈毅，走到朱德的面前：“军长，开会统一一下思想，很有必要。”

朱德带着气说：“好。那就开会统一思想。”

会议设在一个大房间内，朱德、陈毅、王尔琢站在门口，注视着进来开会的连以上领导，林彪和袁崇全随着人流进来。开会的人陆续进入会场，龚楚、胡少海和杜修经三人远远落在后面，并在小声商量着什么。龚楚抬头一看，见人都进了会场，对他俩人说：“走，都进去了。”三人加快步子，向着会场走去。朱德、陈毅和王尔琢还盯住门外，他要等三个关键人物。龚楚、胡少海和杜修经终于进来了。

大家进屋后，没有大声喧哗，但不少人在交头接耳，窃窃私语。

朱德注视着会场，有意咳嗽一声。开小会的人一下静下来，目光都集中到了朱德身上，像是能从他那冰冷的脸上寻找出会议结果的答案。朱德用他那少有的严厉，审视一个个神情各异熟悉的和陌生的面孔。

“同志们，今天的会议主要是讲纪律和执行联席会议决议的问题。”朱德讲到这里，有意不讲了。

会场很静。龚楚却愣神了。他感到朱德的开场白有点不对劲，拿眼神示意胡少海和杜修经。

“为什么要讲纪律？因为我们是军队。毛委员为我们制定

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中的第一条，就是‘行动听指挥’。可是，我们有一些人不听指挥，存在着严重的乡土观念，闹着要回家。眼下是大敌当前，几路围攻根据地。如果我们一走，大家用血建立起来的根据地，将毁于一旦。”下面有人大声说：“革命在那里都能革命，为什么非要在江西？”

朱德正要解释，下面的吵嚷声使他难以开口。

“我们就是要回去。”

“我们回湖南，是执行湖南省委的指示。你们违犯省委指示，我们坚决不答应！”

“我们打回湖南去，就能调动敌人，就能解井冈山之围。”

“对！我们这一次打酃县，不就迫使敌人撤军了吗？”

“开会征求意见，不用征求，我们非回不可！”

“腿长在我们自己脚上，想走就走，谁也挡不住！”

龚楚看着大家的发言，面带微笑，甚至还对自己一手导演的闹剧十分得意。他终于站出来：“我发表个人意见。我们是应该执行纪律，是应该服从命令。那么湖南省委指示我们回湖南开展斗争，我们又为什么不执行纪律，不服从命令？如果说解根据地之围，我们这一次的行动就是很好的证明。我们打下酃县，迫使敌人从根据地撤退。如果，我们到湖南中部去，岂不是更能解根据地之围？既然大家想走，拦是拦不住的！这不，省委的巡视员就在这里。”

杜修经站起来和大家见面：“我是杜修经，是省委派来的巡视员。省委是有要四军主力到湖南开展工作的指示。在联席会议上我也表示了不适宜的意见。现在，大家都想回湖南开展工作，我作为省委巡视员，当然是要执行省委的指示。”

朱德、陈毅、王尔琢见形势急转直下，小声商量一下，统一思想后，朱德点了胡少海的名：“少海同志，你是二十九团团长，你的意见是什么？”

胡少海心情矛盾地站起来：“军长，情况你都看见了。我作为团长，是应该执行上级领导的命令，可眼下，靠命令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我陈毅告诉大家，分兵是没有出路的！当前，敌人就已经打到家门口啰，我们连家门口的敌人放着都不打，还算啥子革命？要走，也得把敌人消灭了再走！要走，也得向毛委员汇报了再走。要革命，不论到了什么地方，都还是要服从命令的！”

王尔琢宣布命令：“目前，我们对根据地的情况还不清楚，为了打退敌人的进攻，明天按二十九、二十八两团的序列，撤出酃阳，经沔渡转移到宁冈待命。”

在龚楚的挑动下，大多数人不同意这个决定，陈毅只好来个折衷的办法，先向宁冈行动，等候毛委员的指示。就这样，部队才勉强服从。

翌日，队伍出发了，个个垂头丧气，步履凌乱，速度缓慢。看得出，军心涣散，毫无生气。有的战士怕热，干脆坐到路边的树下不走了。有人带了头，停下不走的人愈来愈多。简直是队不成伍，连排建制混乱。

龚楚、胡少海和杜修经三人一路走，一路谈。他们看看路边树下自行休息的战士，也是睁只眼闭只眼。

太阳烤着大地，战士三三两两的又上了路。

天黑时队伍才参差不齐地陆陆续续赶到渡口，有的干脆

就不走了。朱德只好命令部队夜宿树林。

战士虽然歇息了，可部队中的情绪更加反常。朱德、陈毅、王尔琢在一些人一再要求下，召开了士兵代表委员会和连以上干部参加的军委扩大会。会议已接近尾声。

陈毅说：“因为，毛泽东同志没有随军行动，刚才大家推举我为前委书记。我很感谢大家的信任。但是，一切行动必须听我陈毅的！我提议，暂不就去湘南和其它问题作出正式决定，要首先报告特委和毛泽东同志。”

部队暂在沔渡停留一天，由杜修经去茅坪向毛泽东汇报。龚楚送杜修经来到渡口，对他说：“我们执行大会的决定，部队暂停一天行动，等待向特委和毛委员汇报的情况。我们只等一天，你不来我们也就走了！”

杜修经走上浮桥，龚楚立在原地看着他在远处消失。

毛泽东不在茅坪，错过了时机。湖南省委指定的特委书记杨开明接待了杜修经。他告诉杜修经：“既然你们已经决定了，就走吧。老毛那里我去跟他说。”

杜修经从身上掏出一封信，交给杨开明：“这是陈毅同志写给毛委员的信，请你转交给他。”

毛泽东接到转来陈毅的信，已经是第二天了。

谭政神色慌张地穿过一个小院落，来到毛泽东的住处，见毛泽东正伏案整理书稿，向前告诉他：“毛委员，陈毅从沔渡派人送来了一封信。”

毛泽东接过信就问：“送信的人呢？”

谭政告诉他：“信是湖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送来的。”

毛泽东警觉起来：“他人呢？”

谭政又告诉他：“杜修经到茅坪后见到了杨开明同志，把信交给了他。这是他转交来的。据说，二十九团的人强烈要求回湖南，经过做工作说服不了。”

毛泽东知道事关全局，没有再问什么，忙打开信阅读。

沔渡的夜晚，是不平静的夜晚；盛夏的夜晚，是闷热和烦躁的夜晚。一些连队已经私自找好了回湘南的向导。

军司令部临时设在一座民房内，杜修经从茅坪赶回来见到了朱德、陈毅和王尔琢。他说：“我在茅坪没有见到毛委员，把这里的情况告诉杨开明同志，他说‘既然你们决定了，就走吧’。陈毅同志的信我让他转交给毛委员。”

朱德、陈毅和王尔琢听到汇报后，也觉得事情到了这一步，不好再挽回局面。朱德既像自言自语，又像在问他们：“二十九团走了，二十八团怎么办？”

陈毅也感到事情的发展到了十分棘手的地步。他想了想：“二十九团装备差，回湖南肯定凶多吉少。我看不如二十八团也和二十九团一起行动，如果有什么问题，也好相互策应。”

朱德心情不爽地表示：“只有如此啰。”

不平静的夜晚度过了，翌日一早，沔渡附近的树林中响起了集合号声。各营整理队伍，依次向西南出发了。

在永新的毛泽东，濡墨挥毫写急信。稍许，毛泽东写好折叠在一起，装在一个牛皮信封里。而后在信封上写上：面呈，杜修经、朱德、陈毅三同志收。此时，谭政带一人进来。他叫黄琳（即江华同志），是茶陵县委书记。

“毛委员，黄琳同志来了。”

毛泽东站起身，拿起刚写好的信，交给他。“黄琳同志，

派你一个艰巨的任务。由于二十九团受湖南省省委来信的影响，加上一部分人的乡土观念，坚决要求回湖南。我估计他们已经从酃县出发。请你务必以最快的速度，把这封信交到杜修经、朱德、陈毅三同志手中。要他们一定把部队带回来。”

黄琳表示：“请毛委员放心，我一定尽快找到他们。”

毛泽东和谭政一直把黄琳送到村口，才分手告别。

毛泽东和谭政伫立原地，一直目送着远去的黄琳。毛泽东脑海中一直在想，在敌人大举进攻的时候，二十九和二十八两团离开根据地向湖南发展，有“虎落平川被犬欺”之凶。井冈山根据地也会受到前所未有的考验。这才是“牵一发动全身”事关全局的大事。

谭政知道他在思考问题，没敢打扰他。

又过了一会，毛泽东这才回头说：“两个主力团一走，撤回茶陵的敌人还会卷土重来，赣敌也会大军压境，将给我们造成一个背水一战的局面。你去安排一下，派人告诉朱云卿和袁文才，要他们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当前的任务主要是牵制敌人，扰乱敌人，阻止敌人进攻的速度。我再和地方的同志研究一下，下一步的具体行动。”

20 . 八月失败

在湘东南某地的山区，起伏不平的山路上，行进着一支沉闷、压抑的队伍。战士们谁也不说话，只顾低着头走路。朱

德、陈毅和杜修经立在路旁观察行军情况。

何长工领着通身是汗、精疲力尽的黄琳来到他们面前。

黄琳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说：“军长，毛委员要我专程送来一封信交给你。”他说着把信递过去。

朱德快速看后交给了杜修经，杜修经看后又转交给陈毅。他们三人轮流看过，面面相觑。

朱德说：“毛委员要求四军军部和二十八、二十九两个团按永新联席会议决议行事，断然停止向湖南发展的行动，以免造成不应有的损失。你们看该如何行动？”

杜修经表示：“如今是骑虎难下。俗话说‘开弓没有回头箭’，只有继续前进。我们党历来有一条纪律，就是下级服从上级。特委必须服从省委。如果二位不好办，就召开连以上干部会，宣读毛委员的信，让大家来讨论决定。”

部队夜宿小山村。朦胧的小山村，在静谧中偶尔传来一两声狗叫。村中时而有值勤的哨兵流动。

宿营的战士听说毛委员派人送来阻止的信，一些人聚在一起吵吵嚷嚷。

“走！找领导去，无论说什么也不能回去。”

“要是硬要我们回去，我就把枪丢下，一个人回家去。”

“对！我也是一样。”

“走！找领导去。”

战士们闹哄哄地出了屋子。

这时，龚楚和胡少海也在密商。胡少海说：“毛委员派人来了，一定要我们返回井冈山。”

龚楚焦急地说：“不管谁说出一个大天来，我们也坚持不

返回！”

胡少海担心地说：“如果在会上有人提出反对意见，怎么办？”

龚楚蛮横地说：“不论是谁反对，我们都坚决不答应！”

他们刚说到这里，一下子来了上百个战士，坚决要求回湖南，如果领导不答应，他们就自己走了。龚楚向他们表示了回湖南的决心，战士才放心地回去。刚好接到了开会的通知，他们匆匆赶到会场。

会场设在一个空闲的仓库里，连以上领导都参加了会议。会上，杜修经宣读了毛泽东的来信。会议上基本是杜修经一人在讲话，没有按毛泽东来信的意见办，仍决定回湖南。

当时，在没有很好做工作的情况下，一味迁就照顾部分人的错误思想情绪，加上省委巡视员和个别团领导的鼓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接到毛泽东来信后，本应认真贯彻执行。可是，部分领导强调形成的客观事实，造成了在错误的道路上愈走愈远。

二十八、二十九两个团走了，井冈山地区的军事压力愈来愈大。毛泽东及时地命令部队采取骚扰敌人的策略，迫使敌人不敢贸然前进。

在最为困难的时刻，毛泽东在谭政和警卫员的跟随下，来到了三十一团三营的驻地。他们在村中走了一会，来到一座民房前，刚好和出来的营党代表罗荣桓相遇。罗荣桓惊讶地迎上前去，并大声说：“毛委员来了。”屋中的团长朱云卿、团党代表何挺颖、三营营长伍中豪一起快步迎出来。几天不见，胜似好久不见的亲人，他们热情地把毛泽东让进屋中。

毛泽东一进屋内就说：“我是专门来看看你们。怎么样，有困难吗？”

朱云卿告诉他：“我们日夜骚扰敌人，扰得他们心神不安，吓得小股敌人白天不敢出来活动，大股敌人夜间不敢出来活动，找准机会就吃他们一部分。这些天，把他们困得死死的。”

毛泽东听了很高兴：“好啊！咱们三十一团和地方上的赤卫军、暴动队配合得十分默契。把敌人十几个团困守在永新县城周围二十多里以内，就像老牛陷进了深泥潭，动弹不得。”毛泽东讲到此，脸上那层喜色渐渐消失了，不无惋惜地说：“如果两个主力团，按时从酃县及时回撤，形势将会有更大的改观。”

毛泽东一提到此，大家心头都蒙上了一层阴影。现在谁都清楚，在这关键时刻，出现这样大的意外，闹不好就会出现失败的局面。

毛泽东带着内疚、反省和总结性地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群众，真正的英雄是人民，是战士。在艰苦的环境中和繁忙的战争中，一刻也不能忽视对战士的教育。要善于把领导的意图变为战士的自觉行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你们要有思想准备，准备打大仗，打恶仗。”

何挺颖说：“我们有这个思想准备。”

伍中豪突然问：“不知那两个团怎么样了？”

他这一问，在场的人谁都没有说什么。军情是千变万化的，谁能说得清楚他们的处境怎样。

7月28日，二十八、二十九两个团到了湖南郴州外。落日的余辉洒在大地上，战士在树林中集结待命。

朱德和陈毅在一处旧壕沟内，观察历历在目的郴州。陈毅患了病，一直在高烧，口干舌燥，四肢无力，头昏目眩。他一直在坚持着。

参谋长王尔琢满头是汗地来到这里：“军长，侦察清楚了。城内是十六军的一个团驻防，还有他们的一个军械仓库。”正说间，胡少海和龚楚也来到了这里。

龚楚积极要求道：“军长，打吧！”

朱德没有回答他。此时，他的思想是复杂的，又是纷乱的。他内心在激烈地斗争着。朱德为什么这样，范石生是他的老朋友，在困难的时候，帮助过他们。打……不能不顾交情，不打……又是两个阵营。打，还是不打，他一时没了主意。

陈毅此时十分理解朱德的心情，他也在犯难。

龚楚见朱德不表态，出言不逊地问：“军长，你是不是顾忌和范石生的关系，讲个人交情。”

朱德斜了他一眼：“如果说是讲交情，他和我不仅仅是个人的交情，他在咱们困难的时候，确实帮助过我们嘛！是事实，是否认不了的事实。”

龚楚被朱德说得哑口无言。

朱德终于下了决心，大声吩咐道：“参谋长，通知部队，明天拂晓向郴州发起全线攻击！”

7月29日，拂晓。郴州城内，敌军驻地一个若大的草场。正在以营为单位出早操。他们排着整齐的队伍，高喊着口号，环绕操场行进。突然，枪声大作，出操的队伍毫无思想准备，经过短暂的惊诧，顷刻间便如火燎蜂房，四下逃离。红军两

个团的战士，一边射击，一边快速冲锋，很快占领了操场。出操的敌军伤亡不少，躺倒一片。跑得慢的跪在地上举手投降。

林彪指挥部队看押俘虏，行动迟缓的袁崇全带领部队冲进敌人营房。

二十八团占领了敌人的军械仓库，班长杨得志奉命把守仓库大门。俘虏押走后，冲进来很多战士。有的到了仓库前，二话不说，就要用枪托砸仓库的锁，被杨得志拦住。涌进来的战士自问自答。“这是什么地方？”“是敌人的仓库。”“这又不是老百姓的东西，为啥不拿？”“对，拿！”“上啊！”

杨得志见这么多的人涌上来，大声告诉他们：“同志们，这虽然是敌人的仓库，领导有令，谁也不准抢！”

“不准抢？弟兄们，不要怕，上！”

杨得志用身子挡住仓库大门。这么多的人，他一个人怎么遏止得了，被挤到了一边。几枪托砸下去，大门的锁被砸开，战士争相往里涌。仓库内堆放着弹药箱、军服、食品、西药和用木箱装着的现大洋。战士们一见，有的抢食品，有的抢军服，有的抢大洋。总之，仓库内一片狼藉。

抢到东西的战士有的扛、有的背、有的提着向外走。

杨得志把枪横过来，阻挡抢东西的战士往外出。几个抢了东西的战士把他推到一边，扬长而去。杨得志见无法遏止，转身向外跑去，向领导报告。

太阳西斜，满载而归的战士，陆陆续续走过操场。

陈毅又在发高烧，躺在床上。朱德在一边照顾他，王尔琢进来：“军长，我见到了隐蔽在范石生军队里的地下党领导人。他告诉我，范石生正在组织四个团的兵力，准备夺回郴

州。”

陈毅有气无力地说：“敌人一旦反扑，我们会受到很大损失。要立即组织部队作好迎敌准备，同时派人抢运得到的物资。我不要紧，还能坚持得住。军长快去布置吧。”

朱德告诉他：“杜修经已经找医生去了，很快就到。你先安心躺着。”

军情紧急，朱德和王尔琢匆匆出屋而去。

天暗下来了，杜修经领着一个医生匆匆来到陈毅身边。老中医为陈毅号脉后，对杜修经说：“是急性感冒引起，虚火很旺。我开个方子。”老中医开好方子交给杜修经，并叮嘱他：“抓了药，马上给他煨上，吃上两付就会好转。”

老中医要走，杜修经客气地送到门口。他转身把单子交给一个小战士，要他快去抓药。

夜幕降临，敌人攻击的枪声愈来愈激烈。朱德匆匆赶到二十九团防地，看见地上到处都是没有搬运的军用物资。阵地上阻击的人也不多。朱德让他的警卫员小王去寻找团领导。

一会，小王领着胡少海和龚楚疾步走来。

朱德十分生气，狠狠批评他们：“敌人都打到屁股上啰，你们还在磨磨蹭蹭。赶快组织部队向资兴旧县转移！”

俩人站着都没有动。

朱德生气地看着他俩，命令道：“快去执行！”

龚楚央求道：“军长，战士想往南撤。我看就撤向宜章吧。”

朱德强忍胸中的怒火，审视他俩后，一针见血地问：“是战士们想撤向宜章，还是你俩想撤向宜章？从沔渡到郴州，你们就有个人的打算。快执行命令，向东南转移！”

朱德说完带着警卫员气呼呼地走了。

俩人互相看看，也带着情绪走了。

敌人的先头部队已经攻进城，陈毅伏在马背上，由杜修经和几个战士照料着匆忙转移。街上不时传来稀疏的枪声，时而有流弹呼啸着从他们耳边擦过。情况十分紧急。

大批部队准时撤出了郴州城。城北门外，王尔琢指挥部队边还击边后撤。这时，敌人从两个方向包抄过来，情况对一、三营十分不利，林彪跑来向他报告：“团长，二营按兵不动。”

何长工看看两面包围上来的敌人，马上说：“我去！”他提着枪快步去督促袁崇全的二营。林彪也忙着指挥部队撤离。

王尔琢带领战士杀开一条血路，指挥后续部队通过撕开的口子，迅速撤离。撤退到一个山岗处，王尔琢立在路边等候后面的部队。一会林彪带领一营边打边撤退到这里，王尔琢示意他们快撤。林彪马不停蹄地继续撤走后，二营的袁崇全和何长工也退到这里。王尔琢没有说什么，就带领他们一起撤走。

二十八团撤到了安全的地方，而城南门外的二十九团，被敌人冲得七零八落。一个排的人集体向南撤离。这时，后面有人高喊：“回来，向东北撤退——”这一排人听到喊声，反而向南跑得更快了。

在一个山洼处，不知是那一个连队，在黑暗中摸索着撤退。队伍中有人小声问：“我们这是朝那里撤？”

一个闷声闷气的声音回答：“向南。”

“是去宜章吧？”

这时前面传来口令：“保持肃静。”队伍中没有了说话声。黑暗中行进的队伍，响着“沙沙沙”的脚步声。

山岗上，二十九团撤出战斗的战士，有三四百人坐下休息。团部通讯员跑到副营长肖克面前，大声说：“报告，团长命令，向资兴方向转移！”

通讯员刚说完，前面有二个连的兵力，“唰”的一下站起，背着枪，扛着抢来的战利品，无组织地向南跑去。

肖克面前的一个连，也欲随着一起行动。被肖克大声阻止道：“谁也不许动！谁动我就执行纪律。都坐下！”已经站起来的战士又重新坐下，山坡上也安静下来。

肖克下达口令：“起立，集合！”

战士顺从地集合。队伍很快集合好。

“立正，向右转。目标，资兴，跑步前进！”

队伍跑着在夜幕中消失。

朱德和陈毅来到资兴布田，已经是第二天的上午。时间不长，林彪带领一营排着队进了村，后面紧接着是袁崇全的二营，也进了村。

村口安静下来，没有人进村。时间在一秒一秒地流逝。到了下午，二十九团打散的几十个散兵也进了村。不久，肖克带领一个连，排着队来到村口。后面跟随着团长胡少海和党代表龚楚。

部队被安置下来后，王尔琢和何长工一起来到袁崇全的二营营部，只见他脸朝里和衣躺着。俩人不由皱紧了眉头。

袁崇全听到动静，懒洋洋地起身，带理不理地斜视他俩人一眼。王尔琢、何长工谁也不说话，一直注视着他。

袁崇全自己也觉有些不妥，慢腾腾站起身，把身上背着的枪向后一拉，看着他俩，满不在乎地说：“说吧，如何治我的罪？”

王尔琢见他如此傲慢，胸中的火苗直往上冲。他压压火，说：“你按兵不动，险些使全团让敌人包饺子。打郴州时你就有意拖延时间，你说该如何治罪？”

当晚召开了领导会，陈毅支撑着病体，气愤地说：“战场上按兵不动，按律当杀头！”

何长工还报告一个情况：“据战士反映，袁崇全按兵不动，是另有打算。曾在下面散布消极情绪。”

朱德思考着没有表态。

胡少海和龚楚如同局外人一般。他俩也有心思，二十九团回到布田的仅仅一百多人。袁崇全按兵不动按律当斩，他俩又该当何罪？因此，俩人只好本着少说为佳的原则，闭口不语。

朱德有些顾虑：“枪毙一个营长，不是一件小事，还是从轻发落吧。”

陈毅坚决不同意：“我们治军不严，以后就更难办啰。对这种人，绝不能讲情面！”

朱德见两个主要领导意见不一致，为了慎重起见，他说：“我亲自找他谈谈。”

朱德和袁崇全漫步在树林中，边走边谈。他俩停在一棵大树下。

袁崇全对朱德表示：“军长，郴州撤退时，我没有及时支援，是我的不对，我愿接受组织上的审查。如果说我有异心，

我断然是不能接受的。请军长放心，我一定改过。”

朱德是个长者，又是一个宽容大度的领导。他相信了袁崇全的话：“好。你认识到了错误，这就很好。部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尤其是在战场上，积极配合，相互支援，是取得胜利的关键。”

为袁崇全的事，前委又专门召开了会议。

朱德首先说：“关于袁崇全在郴州撤退时，按兵不动一事，在如何处理这个问题上，代表大会也未能取得一致的意见。现在召开紧急前委会，请大家发表意见。”

会议出现短暂的沉默。

朱德见大家都不发言，又接着说：“袁崇全的问题，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本应严肃处理。考虑到他是初犯，又有悔过自新的表现，就给他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怎么样？”大家还是不表态。他们也清楚，两个主要领导意见不一致，赞成那一种意见都不好。所以都不表态。

陈毅是个急性子，又是原则性很强的人。他也考虑到朱德的意见，改变了自己的意见：“袁崇全死罪可免，但不宜再担任二营营长。”

何长工表示：“我同意免除他的营长职务，改任团副。”团副是一个低于副团长职务，相当副官长的职务，有职无权。

王尔琢说：“这实际上是对他的一个迁就、照顾。我同意。”

朱德问大家：“还有没有不同意见。”

没有人提出异议，会议形成了决议。

袁崇全没有被通知参加会议，他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在屋内独自一人擦拭使用的手枪。从那粗鲁的动作和严肃的面

孔上看得出，他的情绪很反常。

袁崇全擦拭好手枪，举起手枪瞄准。

袁崇全把子弹一个一个压在弹夹内，每压进一发子弹，他口中都发出一种声音。

情况又发生了变化，朱德用一只半截铅笔，在摊开的地图上面画出一个半弧，而后将半截铅笔随手丢在地图上：“在我们的北面、西面、南面，都有敌人重兵把守，只有东面的敌人力量较弱。我们只有向东发展。”

陈毅的病大有好转。他同意朱德的意见：“在敌人没有发现我们之前，应首先派出一支先遣部队，到桂东地区活动。此时，我们正好利用这一段时间，休整部队。同时进行组织整顿。二十九团应缩编为营，并入二十八团序列。”

“派谁为先遣部队？”参谋长王尔琢问。

袁崇全的错误被揭露后，免去他的营长职务改任团副工作已形成决议。由于没有当众宣布，这次派遣的先遣部队，仍由他带领到桂东地区开展工作。

袁崇全这一走，给这支经受磨难的队伍，又带来了新的损失。

四天后的傍晚，朱德和陈毅都流露出焦急的神色，俩人都在地图上寻找着什么。王尔琢大步进来，问：“二营还没有送来宿营报告？”朱德和陈毅都无所表示。

王尔琢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就第一天送来了宿营报告，连着三天没有消息，他们会不会……”

这时，杜修经神色慌张地进来。他一跨进来就嚷：“朱军长，不好了！袁崇全叛变了！”

朱德、陈毅和王尔琢同时被震惊了。

21 . 重上井冈

杜修经拿出一封信，说是袁崇全派人送来的信。他在信上宣称，不杀朱德、陈毅，永不回来。

朱德听后痛心疾首，内疚地说：“人心难测。养虎遗患啊。我朱德有责任，应该向大家作检讨。”

“我是前委书记，出这样大的事情，我陈毅有失职之责。”

王尔琢义愤填膺，自报奋勇道：“军长，我去把他们追回来！”

朱德冷静地考虑一下：“我们是要把他捉拿归案。凡是犯了罪的，都逃脱不了人民对他的审判。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明天一早，全军向桂东方向出发！”

“到了桂东我陈毅，向大家作深刻的检查。”

队伍到了桂东县南面的沙田，在当地的一个祠堂里召开了党员代表大会，会上陈毅检查道：“……从离开酃县到今天，才仅仅一个月的时间，我们的两个主力团，遭受到如此大的损失，我陈毅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作为四军的一个领导，没有执行特委和前委的决议，没有听取毛泽东同志的意见，迁就照顾一部分人扩大了的个人主义，才造成养痍成患的恶果。我陈毅诚恳地接受大家的批评和组织上的处分。”

特务营长宋乔生首先发言：“这次失败，有外部原因和内

部原因。外部原因是湖南省委的左倾盲动思想，内部原因是一部分人的农民意识。朱德和陈毅同志作为领导，不执行永新联席会议的决议，造成这样大的损失，是向错误思想投降！如果因为我们，丢失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我们将连一个立足的地方都没有。我们岂不成了历史的罪人？我提议，朱德和陈毅二同志，应该撤职查办！”

宋乔生是湖南湘潭小花石人，也就是现在的郴州属地。他1891年生，在水口山当工人，一度曾担任工人俱乐部纠察组委员。1925年5月，毛泽东到水口发动工人运动成功后，秘密接收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领导水口工人暴动，夺取矿警队的枪支。暴动成功后，建立了工人武装独立团，任团长。这一年的3月，朱德和陈毅来郴州发动湖南暴动，他率部加入了朱德和陈毅的队伍。4月底在耒市参加了朱德和毛泽东的会师，被选为红四军军委委员，担任军直特务营营长。宋乔生工人出身，爱憎分明，敢说敢干，加上他有一个外露的直爽性格，对错误的东西他从不留情面。

这时还有人提出“朱德和陈毅应该留党察看”的意见，大多数人表示同意。会议开得紧张、严肃，到会人员的批评又是尖锐严厉的。

这次会议没有通知杜修经参加，只见他匆匆来到祠堂前，值勤的哨兵也没有阻拦他，让进去了。杜修经到了朱德面前，向他耳语一阵。

朱德听完后，当场宣布：“同志们，大家对我和陈毅的批评，我们诚恳地接受。现在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毛委员带领部队来到了桂东。”

大家听后十分高兴，激动地鼓起了掌。

杜修经解释说：“刚才林彪派人送来信，说是毛委员到了桂东，是专程来迎接我们上山的。”

朱德、陈毅和杜修经兴冲冲来到桂东县，面见毛泽东。当他们到了唐家大屋前，毛泽东闻讯和伍中豪、罗荣桓迎出唐家大屋。分别后的重逢，使每一个人都很高兴、激动。毛泽东握住朱德的手，俩人谁也没说话，只是一个劲地摇动。此时，无言胜有言。

毛泽东把朱德等人让进屋中落座后，主动而婉转地讲了井冈山的情况：“前些天，在赣的两个军，约有十一个团的兵力，先占领永新，而后又占领了莲花和宁冈，我们也被迫收缩到了山上。这样一来，百姓可吃了苦头。前不久由于敌人内部发生矛盾，仓惶退去。你们不走就好了。有可能在打败敌人的情况下，乘机把根据地推进到萍乡、安福、吉安，甚至还可能和平江、浏阳连接在一起。”

朱德带着内疚、自省的口气说：“这次离开井冈山，我和陈毅同志未能阻止得了。部队西进先胜后败，损失了一个二十九团，教训是深刻的。”

毛泽东从身上拿出两小块白布，放到朱德面前。朱德拿起来看。毛泽东继续接着他的话题说：“你们走后不久，湖南省委又派袁德生同志专程送来了这封指示信。要我们红四军不必去湘南，要毫不犹豫地湘东发展。”

“打下酃阳后，本应东进，由于湖南省委那封信的影响，加上二十九团大多数人的思乡情绪，又未能有效地加以阻止，导致了这次失败。我陈毅有责任。”陈毅十分难过，讲到此他

略微停顿了一下，问道：“我给您的信，您收到了吧？”

毛泽东连声说：“收到啰，收到啰。从你的汇报信上，我也知道了事情的一个大概。问题是多方面的，有上面的盲动思想，有下面的思想情绪，还有我们一些领导干部的个人主义，才导致了这场大失败。事情已经过去了，除了总结经验教训外，以后就不必提啰。”

陈毅听后甚是感动：“我陈毅一定记住这个教训。”

毛泽东还说：“当我们听到你们的失利消息，大家都很焦急。我和在井冈山上的几个特委、前委的同志，连夜开会研究，决定三十一团的一、二营和三十二团守卫井冈山，由我带伍中豪、罗荣桓和三营的同志们来迎接你们上山。你们也辛苦啰，先休息，明天开个前委扩大会，统一一下思想，你们以为如何？”

翌日，在唐家大屋，毛泽东主持前委扩大会。在会上毛泽东告诉大家，在这一个月里，无论是守卫井冈山的同志，还是到湘南的同志，都经受了一场生与死的考验。我们今天开前委扩大会，主要是研究今后的发展方向问题。

突然，外面枪声大作。参加会议的人不由关切地注视房外。毛泽东此时却无动于衷地点燃一支纸烟。大家见毛泽东是那樣的从容、沉着、冷静，都安静了下来。

这时，一个战士跑进会场报告：“敌人有两个团的兵力，偷袭桂东。先头部队已经冲进县城。”

伍中豪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同罗荣桓一起匆忙离开会场，去指挥部队阻击敌人。

在紧急情况下，会议只好暂停，毛泽东和朱德、陈毅等

人匆匆离开唐家大屋。当他们到了街道上时，身后不时传来时紧时疏的枪声，有的子弹就在耳边划过。情况很是危急。

林彪也退到了县城，同敌人展开了巷战。由于敌强我弱，只好边打边退。后面的敌人紧追不舍，不断地用机枪扫射。林彪躲到一处房背后，向后面的追兵射击。不幸的是他中弹负伤。几个战士把他搀扶到安全地带，简单包扎后，迅速撤离。

在城内同敌人纠缠了一个多时辰，撤出了县城，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和林彪的一营会合，一起向南撤退。

毛泽东、朱德、陈毅和林彪的一营刚到沙田村外，龚楚带人赶到。龚楚告诉几位领导：“我得到情报，就带人来接应。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了首长。”正说间，伍中豪也带领三营赶到。

当天晚上，在沙田村继续开会。红四军的前委扩大会，经过充分的协商、讨论，统一了思想认识。会议决定，继续建立以井冈山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会议还一致通过取消四军前委，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行动委员会。

会后，毛泽东和朱德、陈毅等在沙田村住了下来。

朱德、陈毅和王尔琢刚回到住处，杜修经向他们报告了一个情况：“袁崇全在崇义的思顺墟组织了特委，自任特委书记，并且改换了旗子。四、六两个连识破了他的阴谋后，自动脱离二营，已经回来了。”

陈毅兴奋地说：“这就说明叛变革命是不得人心的！我们的战士是有觉悟的！回来的人在哪里？”

杜修经回答他：“我已经安排他们住下了。”

朱德心情沉重地说：“还有五连和机炮连在袁崇全手里，我们要想法把这两个连队也争取过来。”

“我和袁崇全是同乡。我去把他们喊回来。”王尔琢表示。

“好，你带上警卫排。”朱德又提醒道：“让何长工同志和你一道去。袁崇全虽然和你是同乡，他既然敢叛变革命，就会六亲不认，你们一定要小心，安全返回。”

王尔琢和何长工立即出发，在太阳快要落山时，赶到了崇义的思顺墟村外。刚进村口，迎面打来一梭子枪。

王尔琢等快速隐蔽起来，观察前方打枪的地方。

前方没有了动静。

王尔琢站起身，迎面又打来一梭子枪。子弹打在他脚前的地上，发出一连串的“啾、啾、啾”声，腾起一道道尘埃。

王尔琢整理一下军装，迈着坚实的步子，一步一步走过去。前方又打来一梭子枪。不过这是朝天上打的。

“不要开枪，我是你们团长。”王尔琢走了一截，没有再打枪。

“我是来接你们回去的。”

何长工带着警卫排也跟了上来。

他们小心翼翼地到村口，有一道临时开挖的战壕拦住去路。这时，有一个班的战士跃在壕沟里，一个个握着手中枪，瞄准走过来的王尔琢、何长工和警卫排。因他们在暗处，王尔琢没有发现，在不断地喊着话。“不要开枪，我是你们团长，是来接你们回去的。”

战士确实看清了，走来的正是他们团长。他们撤下了手中瞄准的枪，耳闻团长的喊话，一个个在犹豫着。

一个战士问：“班长，我们怎么办？”

班长说：“不要开枪。”

“营长怪罪下来怎么办？”

班长：“跟我走。”

班长带着人沿着战壕弯着腰撤走。

王尔琢在战壕中找了一遍，没有发现打枪的人，心中有点纳闷。他和何长工小声商量了几句，就走进街中，大声喊道：“同志们，快跟我回去革命吧。”

在村中的战士，大部分都听到了王尔琢的声音。在这次反叛中，战士是无辜的，因他们并不知情。这几天来，袁崇全的所作所为，使大多数人看清了他的嘴脸，早有离开这是非之地的愿望，就是苦于没有机会。机会来了，很多战士携枪自动跑了过来。王尔琢和何长工将他们一一安顿好。

此时的袁崇全正在旅店的二层小楼上搓麻将。

天暗了下来，房顶上吊着一盏马灯，袁崇全正和三个班排长打麻将，旁边有几个人在看热闹。房内由于抽烟太多，乌烟瘴气，空气浑浊。

袁崇全打出一张“么鸡”，突然听到外面的街上，有人在喊什么。他一面注视着牌，一面心不在焉地对一边的人说：“外面谁在喊什么，去看看。”

一个战士领命出了屋。

旅店外的街道上，暮霭笼罩。那人从楼内出来走到街中，模模糊糊看见一帮人朝旅店走来，从声音上辨别出来人是团长王尔琢，大惊失色地急忙奔回旅店。

“六条。”

袁崇全高兴地大叫一声：“糊了。要的就是你的六条，六六大顺嘛。”

“嘭”的一声，袁崇全吓了一跳。他回过头，见是刚才出去的那人，不由骂了一句。“他娘的！你不能轻一点？”

他不理会这些，惊慌失色地说：“营长，不好了！”

袁崇全来了火：“什么不好了？看你那熊样！”

“营长，团长他……”

袁崇全这才大惊：“什么？团长来了？”

“是。”

袁崇全急问：“来了多少人？”

“天黑看不太清楚，大概有几十人吧。”

袁崇全拔出双枪：“走！弟兄们。”

王尔琢、何长工和警卫排的战士走到离旅店不远的地方。何长工看前方到有几个黑影从旅店中窜出来。大喊一声：“卧倒。”

警卫排的人闻声卧倒。

王尔琢站在那里没有动：“你们是二营的人吗？我来接你们回去。”

袁崇全在黑暗中也不答话，举起枪左右开弓。

“嘭嘭”两声枪响，王尔琢胸部中弹，倒在地上。

警卫排战士迅速开枪还击，袁崇全扭头就又逃进旅店。

何长工赶到王尔琢身边抱起他，命令一部分战士去追击袁崇全。

战士追到旅店后院，看见袁崇全正翻越院墙，几个战士一起开枪。

毛泽东到桂东迎接朱德上井冈山，发生了袁崇全的叛变事件，年轻的参谋长王尔琢死于叛徒之手。也就在这时，敌

人乘井冈山的空虚，出动大批人马进攻井冈山。

敌人打着枪冲进山下的村庄，驱赶没有来得及逃离的老百姓。敌人把对红军的仇恨发泄在老百姓身上，点燃了他们祖祖辈辈居住的茅草黄泥小屋。一时间，大火冲天，浓烟四起，山下的几个山村在大火中焚烧，烧得荡然无存。

正在永新某地的朱云卿和何挺颖得到情报后，立即采取对策。对营领导和三个连的连长、党代表说：“敌人已经出动两个团向井冈山进攻，决定留二连在敌后滞扰敌人，一、三连随团部连夜上山。”

何挺颖说：“同志们，毛委员下山后井冈山空虚，我们肩上的担子就加重了。现在是非常时期，谁也不要说什么。”

朱云卿命令道：“你们回去准备，马上出发。天明赶到黄洋界。”

拂晓，朱云卿带领部队准时赶到了黄洋界。黄洋界在井冈山北面，是五大哨口之一，也是通往宁冈和湖南酃县的必经之地。

朱云卿、何挺颖和几位干部在哨口上勘察地形。

黄洋界山下，百里可望，群山起伏，白云飘浮。

朱云卿指向山下：“我们在小伙店左侧设置了第一道障碍，阻止大陇和酃县入侵之敌；在小伙店右侧设置了第二道防线，阻止敌人从茅坪和柏露入侵；第三道在山梁上预备了滚石擂木；这第四道，就是下面的壕沟，今晚连夜埋设竹钉……”

为了对付敌人，发动井冈山上的村民赶制竹钉。赤卫队和红军战士也分配了任务，军民都在紧张地制作竹钉，有的

还把制作好的放到火上烤烤，为的是加强硬度。

刘满崽一边劈着竹子，一边问旁边的班长：“班长，敌人一下来了这么多，我们山上的人这么少，能打赢吗？”

班长忙着手里的活说：“咱们团长不是说，毛委员下山前，一再要求我们，无论如何要守住井冈山。井冈山是我们的立足之地，是革命的摇篮。”

“我看不能硬拼。”

“你害怕了？人在井冈山在！只要战场上不光荣，我们就得同敌人拼到底！”

曾士峨连长走来，关切地问：“你们完成得怎么样了？”

班长：“报告连长，我们班完成了三千多个。”

曾士峨表扬他们：“完成的不错。还要加紧呐。”

班长表示：“请连长放心，绝对误不了晚上使用！”

夜中的黄洋界，林涛声声。山坡上的壕沟内，战士和赤卫队悄声忙着埋设竹钉。

在大井，到处是火把，把大井照得如同白昼。贺敏学正在组织担架队和运输队，作战前的准备工作。到处是繁忙的景象。

小井红军医院里，也一改往昔的安静。许多伤病员吵嚷着聚在一起，找领导要求上前线。

“我是轻伤员，得让我上去。”

“山上的兵力不多，我们重伤员也得上去。”

“对，找领导去！”

“走，找领导去！”

伤病员叫着去找领导。

山上山下，军队和当地的老百姓，都处在了临战状态。

为了打好这一仗，在茨坪三十二团的团部里，朱云卿、何挺颖、袁文才和王佐对着地图在进一步研究作战方案。

朱云卿说：“这一次，吴尚的两个团在王均一个团的配合下，重点是进攻黄洋界。”

袁文才表示：“黄洋界你们三十一团负责。八面山、双马石、桐木岭、朱砂冲我们三十二团负责。”

贺敏学也表示：“我们地方赤卫队、暴动队负责在敌后扰乱敌人。”

何挺颖强调：“咱们分段把守，各负其责，不让敌人上到井冈山一步。完成毛委员交给我们的任务。”

这时，贺子珍和伍若兰闯进来。伍若兰风风火火地问：“朱团长，我们是什么任务？”

朱云卿开玩笑地说：“你们一个是穆桂英，一个是花木兰。都是巾帼英雄。”他这一说，大家笑了。她俩倒不好意思了。

朱云卿收住笑：“你们呀，带上老百姓，拿上旗子，扛上火铳，埋伏到山上，当疑兵，为我们摇旗呐喊、助威。”

8月23日，拂晓，黄洋界上云雾缭绕；山下白云翻飞。好像一片汪洋大海。

太阳冲破云层，冉冉升起。

山下，敌人黑压压趴了一地，注视黄洋界。

离黄洋界不远的腰子坑，是敌人的临时指挥所。师长熊震立在指挥所外，注视黄洋界方向。他见山上白茫茫一片，黄洋界主峰露出白云，显得高大、挺拔、神秘，心中有一股说不出的情感。他这次受命进攻井冈山，带着踌躇满志的激情

驱军到了井冈山。当他看到井冈山的险峻时，心中那股激情早跑得无影无踪了。此时的他，面对黄洋界，还真有点后怕呢。

敌参谋长来到他身边：“师座，前沿报告，山上没有动静。”

熊震眼睛一直盯着黄洋界，头也不回地说：“命令他们，用火力侦察。”

命令传到前沿阵地，一时间，黄洋界山下响起了敌人机枪的猛烈吼叫声。

山上的树枝被打断，石头上溅起道道火星，冒出阵阵白烟。

半个小时后，不见山上还击，敌人停止了射击。

山势险要的黄洋界没有动静，就像死了一般。在前线指挥的团长，心中直纳闷。怪事，难道被吓跑了？山上根本就没有人，摆的是“空城计”？还是……他百思不得其解。下边的营长来问他怎么办，他也拿不定注意。

在腰子坑的指挥部里，师长熊震还立在那里，耳闻远处的机枪声，突然停止了。他正要问情况，参谋长又来到他身边：“报告师座，通过火力侦察还不见山上有动静。”

熊震一直紧锁的眉头渐渐舒展开了。他终于弄明白了，红军是被他的强大阵势给吓跑了。他果断地命令道：“让他们全线发起攻击！”

黄洋界上随着几声隆隆的炮声，敌人的总攻击开始了。漫山遍野的敌人在机枪和炮火的掩护下，发起了第一次攻击。由于道路狭窄，敌人只能成一路鱼贯前进。进攻的速度很慢。

黄洋界的第一道防线阵地上，战士们抗击着敌人密集的

炮火，纹丝不动地坚守在战壕中，两眼死死地盯着攻击的敌人。

连长曾士峨不断地提醒战士：“我们每人只有五发子弹，要瞄准敌人打，不要放空枪。大家要沉住气，把敌人放近一些，听统一号令再打。”

到了上午 10 点钟左右，敌人才有一部分接近黄洋界阵地。朱云卿看到敌人到了射程内，发出命令：“打！”

机枪、步枪和鸟铳一齐开火，冲在前面的敌人倒下一片。

有的战士往山下投掷滚木擂石。滚木擂石呼啸着滚下山去，砸得敌人躲闪不及。这时，贺子珍和伍若兰不失时机地带领群众摇旗呐喊。进攻的敌人在山下朝上看，几个山头上满山遍野都是晃动的红旗，到处是呐喊声，此起彼伏，像是有千军万马。

敌人撤退了下去。

在前线指挥的敌团长陈记良看到冲上去的人撤了下来，好不气恼。他走到步话机前，一把从呼叫的人员手中夺过来，喊道：“我是团长，下面加强火力掩护，重新组织冲锋，一定要拿下黄洋界！”

敌人的轻重机枪又疯狂地扫射起来，退下来的敌人又在长官的威逼下，掉过头继续向山上冲。

乘敌人重新组织攻击的当儿，战士抓紧时间抢修被打坏的工事。

负责监视敌人的刘满崽报告：“连长，敌人又开始冲锋了。”

曾士峨将一块石头摆放到机枪掩体前，趴到前沿往下看，

敌人像蚂蚁一样冲上阵地。他不断地叮咛战士：“这一次，把敌人放得再近一些。”

团部通讯员跑到曾连长面前：“报告连长，团长命令转移阵地。”

曾士峨看看山下的敌人，下达了命令：“转移阵地。”

战士有次序地弯着腰转移阵地。

俄顷，敌人到了刚才红军撤出的阵地，不见一个人影。敌营长用步话机同山下通话。

“报告团长，阵地上的人全跑了！”

步话机中传来团长的声音：“好！他们被吓跑了，你们要加快速度，一定要抓住他们！”

敌营长回答：“明白，我一定抓住他们！”他放下话筒，大声对正一点一点前进的士兵说：“弟兄们，这股土匪跑了，一定要抓住他们。抓得多了有赏！”

士兵一听红军被吓跑了，胆子也大了，嚎叫着向上冲。显然速度有些加快。敌人真以为红军被吓倒了，大着胆子往上爬，谁知刚接近前沿，冲在最前面的敌人，突然都一个个停住，人人抱住脚，又蹦又跳，有的干脆坐在地上抱着脚不起来。后面的营长不知是为什么，还以为他们害怕不敢往上冲呢。“叭、叭”朝天上打了两枪，嘴里骂道：“他妈的！谁装熊我毙了谁！往上冲！”后面的人继续冲，也遇到了同样的下场。有哭有叫。敌营长跑步上前，跑了几步，他也遇到了同样的下场，抱住脚坐在了地上。原来埋设的竹钉发挥了作用。

在黄洋界阵地上的战士，看着下面的敌人洋相百出，一个个都忍不住捧腹大笑。

刘满崽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一边的班长有意问他：“满崽，敌人这么多，我们能打败他们？”刘满崽知道班长在开他的玩笑，自我解嘲地说：“班长，当时心中不是没底嘛。”旁边的一个战士朝他扮了个鬼脸。战士们又是一阵轰笑。

朱云卿走过来，大家才忍住笑。曾士峨看见忙迎上去。朱云卿问：“有困难吗？”

曾士峨说：“困难就是子弹少了点。要是再有一门炮就好了。”

朱云卿一喜：“你不说我倒忘了，还有一门坏了的炮，送到修械所修理去了，不知修好了没有？好，我派人去取。”

朱云卿转身就走。曾士峨看见敌人已很近了，问：“团长，打吧。”朱云卿朝山下看看，狠狠地说：“打！”

曾士峨大声道：“同志们，打！”

枪声大作。

战斗一直进行到下午，敌人多次攻击也未奏效。在腰子坑的敌指挥所外，师长熊震躲在树下，看得出他情绪不高。团长陈记良匆匆而来。一直走到他身边说：“师座，都冲了三次，一直冲不上去。地势对我们十分不利。天气又热，你看是不是停一停再发起冲锋？”

熊震不满地白了他一眼：“好吧。下一次攻击，你要带头冲上去。”

陈记良满口答应：“我一定亲自上。”

敌人经过充分准备，将要作殊死拼搏时，一连长谭希同、贺敏学和一个战士背着一门迫击炮和三发炮弹上来了。

朱云卿亲自选好炮位，谭连长亲自架炮。一会准备停当，

朱云卿指着山下腰子坑方向，说：“腰子坑是敌人的师指挥所，想法把敌人的指挥所给我炸开花。”

谭连长目测一下，心中计算了射程，而后调整距离、方向。

朱云卿不放心地问：“这炮修理好了吗？”

谭连长一边调整，一边回答：“我估计差不离，一会就调整好了。”

朱云卿心中没底，又问：“三发炮弹，有把握吗？”

谭连长笑笑：“你等着瞧吧。团长，开始吧？”

“开始！”

谭连长拿起炮弹放到炮口上，一松手，炮弹进了炮膛。

大家等了一会儿，不见炮响。原来是一发臭弹，在场的人大失所望。

“你们都走远一些。”谭连长见人都退到了安全的地方，开始取臭弹。他一边往外倒，一边说：“迫击炮，瞎胡闹，打不响，往外倒，倒不好，把命要。”炮弹取出来了，他丢到一边，又重新调整。结果，还是一发臭弹。

朱云卿都有些灰心了：“老谭，这一发怎么样？”

谭连长心中也没有底，可他嘴上却说：“没问题。”

太阳已经西斜，熊震看看天，催促陈记良：“马上带人上去。”话音刚落，“轰”的一声巨响，指挥所被炸掉一半。陈记良被掀翻在地。

熊震吓得躲到一边，半天才爬起来，战兢兢地走过去，陈记良倒在血泊中，一个劲地呻吟。这时，来了不少士兵，把陈记良抬走。

熊震破口大骂：“他娘的，什么主力不在。怎么主力不在还有炮？一发就命中了，是神炮手。快撤！”

站在黄洋界阵地上，只能看见腰子坑腾起的烟雾，还弄不清是否炸到敌人指挥所。但从敌人的撤退中，也可以隐隐若若判断出，今天敌人要全线撤退了。

敌人今天撤退了，明天还会有大的军事行动。朱云卿要求部队连夜抢修被摧毁的工事，人不离阵地，枪不离手，都要严阵以待。

第二天拂晓，战士们趴在战壕里坚守了一夜，始终密切注视着山下。朱云卿、何挺颖和曾士峨检查着阵地，不敢有一丝马虎。

刘满崽朝着他们边跑边高兴地嚷：“连长，敌人昨夜偷偷逃跑了。”

战士们听后一下跳了起来，高兴地欢呼，庆祝胜利。

“我们胜利了！”

有的战士情不自禁地抬起刘满崽往空中抛……

更多的战士在鼓掌叫好。

黄洋界保卫战胜利了。9月26日，毛泽东和朱德、陈毅也率领部队，从桂东经随川上了井冈山。在山上的部队排成长长的队伍，欢迎二十八团重上井冈山。走在前面的毛泽东、朱德、陈毅不断地向欢迎的人群招手致意。当毛泽东听到井冈山军民，打退敌人的第二次“会剿”时，高度地赞扬：“我守军不足一营，凭险抵抗，将敌击溃，保存了这个根据地。”

22 . 用心良苦

茨坪的一处店铺，成了毛泽东的住处。这天一早，贺子珍将宽大店台上的被褥卷成一卷，放到一边，又把砚台、笔、黄毛边纸摆好。俨然成了毛泽东的办公桌。出外散步的毛泽东兴致很高地走进来。他一进来就赞叹地说：“朱云卿他们真了不起，两个连打退敌人三个团。那一炮就像长了眼睛，一下摧垮了敌人的指挥部。真乃神炮也。”

贺子珍给他打来洗脸水，高兴地告诉他当时的情形：“当时，大人小孩都上了山，打旗的打旗，敲锣的敲锣。满山遍野好像就有千军万马。”

毛泽东洗着脸问：“当时，害怕吗？”

“刚开始，一说敌人来了那么多，够担心的。”贺子珍把毛巾递到毛泽东手里，继续说：“一打起来，好像什么也不怕了。”

“你们也有功。”毛泽东走到店台前坐下，正要磨墨，一眼看见砚台中早已磨好的墨，感激地看了贺子珍一眼。他铺好毛边纸，饱蘸笔墨，写下了《西江月·井冈山》。他边写边念：

山下旌旗在望，
山头鼓角相闻。
敌军围困万千重，

我自岿然不动。

黄洋界上的夕阳，别有一种美丽的自然风光。毛泽东立在山顶之巅，巡视茫茫群山，领略井冈山晚霞夕照。他的面前正是苍翠的树林，沐浴上了夕阳的光辉，层林尽染，就像是一幅溢光流彩的浓墨图画。

毛泽东耳边仿佛响起黄洋界激战的声音。他全神贯注地看着远方。响起他那浑厚的声音：

早已森严壁垒，
更加众志成城。
黄洋界上炮声隆，
报到敌军霄遁。

毛泽东回到茨坪的店铺，晚饭过后，在毛边纸上飞笔走墨。一边的贺子珍在为毛泽东剪裁有用的旧报纸。毛泽东像是想起了什么，停下笔，回过头看着正忙的贺子珍，对她说：“子珍，你把谭政请来。”

贺子珍放下手中的活，走出店铺。此时的贺子珍和谭政都是前委秘书，也就是毛泽东的秘书。

毛泽东点燃纸烟，慢慢地抽着，等待谭政的到来。

时间不长，谭政跟在贺子珍后面进来。

“来，坐下。”毛泽东热情地让他坐下，他自己却站起身，带着思索的神色说：“我们准备召开党的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我要在会上作个长篇发言，讲讲《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准备从这几个方面讲。一是国内的政治状况；二是中国红色政权产生和存在的原因；三是湘赣边界的割据和八月的失败；四是湘赣边界的割据局面在湘鄂赣三省的地

位；五是经济问题；六是军事根据地问题。”

谭政告诉他：“关于‘八月失败’问题，下面微辞很多，有些人埋怨二十八团。”

毛泽东很敏感：“这是一个关系团结的大问题。湖南的问题要二十八团自己讲，三十一团不要讲。朱德和陈毅都是反对向湘南发展的嘛。”

“还有一些反映，主张坚守井冈山斗争的被一些人认为是保守主义，主张到远处打游击的被认为是逃跑主义……”

毛泽东打断谭政的话：“这两种说法都不妥，要加以纠正。要维护上下之间，内外之间的团结。”

茅坪步云山寺，是一座明代建筑的古庙，并排三栋，正殿是楼房，有八十余间。

1928年10月1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会议。在大会上，毛泽东讲道：“……军阀间的分裂和战争，削弱了白色政权的统治势力。因此，小地方红色政权得以乘时产生出来。但军阀之间的战争不是每天不停的。每当一省或几省之间的白色政权有一个暂时稳定的时候，那一省的统治阶级或几省的统治阶级必然联合起来用尽力量消灭这个红色政权……”毛泽东在作报告中还讲道：“……四月以后湘赣边界的割据，正值南方统治势力暂时稳定的时候，湘赣两省派来‘进剿’的军队，至少有八九个团，多时达到过十八个团。然而我们以不足四个团的兵力，和敌人斗争四个月之久，使割据地区一天一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众政权的组织一天一天推广，红军和赤卫军一天一天壮大，原因就在于湘赣边界的党（地方的党和军队的党）的

政策是正确的。”

到会的朱德、陈毅、何挺颖、宛希先、朱云卿、何长工、伍中豪、罗荣桓、林彪、曾士峨、贺敏学等都在认真听、认真作笔记。

毛泽东讲到“八月失败”时，从主客观两方面分析了原因。他说：“完全在于一部分同志不明白当时正是统治阶级暂时稳定的时候，反而采取统治阶级政治破裂时候的战略，分兵冒进，致边界和湘南同归失败。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同志不察当时环境，不顾特委、军委及永新县委联席会议的决议，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的命令，附和红军二十九团逃避斗争欲回家乡的意见，其错误实在非常之大。”

杜修经到了会，他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胡少海和龚楚也参加了会议。尤其是胡少海，深感内疚。他自愧自己的失职和原则的不坚定。

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当前的任务：“边界党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大小五井和九陇两个军事根据地的巩固。永新、酃阳、宁冈、随川四县交界的大小五井山区，和永新、宁冈、茶陵、莲花四县交界的九陇山区，这两个地形优越的地方，特别是既有民众拥护，地形又极险要的大小五井，不但在边界此时是重要的军事根据地，就是在湘鄂赣省暴动发展的将来，亦将仍然是重要的军事根据地。巩固此根据地的方法：第一，修筑完备的工事；第二，储备充足的粮食；第三，建设较好的红军医院。把这三件事切实做好，是边界党应该努力的。”

会议开了三天，最后代表通过了各项决议，选举产生了以谭震林、陈正人为正副书记的中共湘赣边界第二届特委，重

新组成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并确定前委领导特委工作。

会后，毛泽东把讲话的内容，重新进行了整理，由谭政誊写，准备送到上级党组织。

这一天，毛泽东正在整理他的讲话，朱德兴冲冲地进来。

“润芝，又有一大喜事。”

毛泽东忙停笔相迎：“看你高兴的，有何喜事？”

“吴尚第八军三师阎仲儒部的营长毕占云，在桂东率 126 人起义，已经上了井冈山。这还不是喜事吗？”

“是一件喜事。他们现在到了哪里？”

“刚接到报告，他们已经通过朱砂冲，过了下庄的龙凤牌。”

“我们去欢迎他们。”毛泽东高兴地和朱德出了店铺，来到茨坪村口。毛泽东和朱德到来时，陈毅和数十名战士早在路旁等候了。有几个战士拿着锣鼓也摆好了敲打的架势。

“来了！”有人大叫一声。

众人都翘首远望。

前面走来了一支两路纵队的队伍。

营长毕占云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他的身边是一位带路的红军战士。他身后是扛机枪、步枪的战士。

欢迎的锣鼓敲了起来。

毛泽东、朱德、陈毅高兴地迎上前去。

毕占云身边的那个红军战士告诉他：“走在中间的是毛委员，右边是朱军长，左边的是前委陈秘书长。”

毕占云向前跑几步，到了他三人面前：“报告长官，营长毕占云率部起义，前来报到。”

毛泽东先握住他的手，客气又热情，风趣又幽默地说：“我们这里没有长官都是同志。一律平等啰。”

毕占云可能是激动的缘故：“是！长官。”

在场的人全都笑了。

毕占云脸唰的一下红了。

朱德握住他的手：“没关系，时间长了就会习惯的。”

“欢迎你们来参加革命。”陈毅握着他的手说。

就在他们讲话的当儿，整齐的队伍已从他们身边走过。毛泽东、朱德、陈毅陪着毕占云走在队伍的后面。

当天晚上，毛泽东同毕占云在油灯下进行了长谈。

毛泽东告诉他：“前委领导决定任命你为军部特务营营长。目前，井冈山地区的条件都还很差，比不上国民党军队里的物资条件。红军不发薪水，只发粮食、柴米油盐 and 少数的零用钱。从军长到士兵都一样。你和你的部队，要有准备吃苦的思想。”

毕占云表示：“请毛委员放心，吃苦我们不怕。我们就是为了打倒军阀才参加革命的。”

“一个革命者，不仅能经受得住战场上的生死考验，而且还要能经受得住艰难困苦的考验。我们相信你会成为一个优秀的红军指挥员的。”

毛泽东同他一直谈到深夜，才告辞回去。当他独自在茨坪街道上时，朱德已经坐在毛泽东经常写书稿的地方，旁边放着一碗茶水。他仔细审视毛泽东写的书稿，看着看着不觉念出了声：“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了日常生活的中

心问题。所谓割据，必须是武装的。哪一处没有武装，或者武装不够，或者对付敌人的策略错了，地方就立即被敌人占去了。这种斗争，一天比一天激烈，问题也就非常地复杂和严重……”

寻找毛泽东的贺子珍在街上碰到了毛泽东。

“朱军长有事找你。”

毛泽东问：“他人呢？”

“在店铺等着你呢。”

毛泽东知道朱德深夜来访，一定有重要情况，不由加快了步子。

毛泽东一进到屋中，就歉意地说：“对不起，让军长久等啰。”

朱德站起来，乐呵呵地说：“没有白等。我在看你的书稿，受益匪浅。‘连有支部，班有小组。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总结得好。有了一个坚强的党支部，就是一个坚强的堡垒。”

毛泽东告诉他：“我想把《井冈山的斗争》总结一下，准备详细地向中央报告。”

“好啊。”朱德说明了来意：“十月初在新城消灭周浑元二十七团一个营后，余部退守永新，当时本想一鼓作气拿下永新，不料随川之敌绕道经泰和增援他们，就放弃了这一行动，改为攻击随川。现在敌人在随川大量集结兵力，永新后方空虚，只有不足一个团的兵力占领永新。准备把他吃掉，解除我们的后顾之忧。”

毛泽东提议：“把战场还是摆在龙源口。”

“我和陈毅也是这个意见。”

“过几天，我准备去蓉市，咱们在那里见面。”

几天以后，黄洋界山下通往茅坪的山路上，毛泽东由谭政和警卫员陪同，一步一步走下山来。

一棵木荷树，高大挺拔，枝叶繁茂，像一把大伞，浓荫蔽日，树干三人合抱不过来。

毛泽东三人来到树下，坐在下面的石头上休息。

毛泽东遥望着远处高低起伏的群山，发出一声感慨：“如果不是战争，这里一定是一个很好的游览圣地。”

谭政说：“等我们胜利后，就把它建设成游览圣地。”

作为地质学家，他们看山川地貌，是研究它的形成和构造；历史学家则是注重它的存在价值，因为它是记载历史风云变幻的年轮表；军事家独钟它的是可以利用的价值，当依托，作屏障，成为军事胜利的自然因素。政治家所不同的是他包揽了地质学家、历史学家、军事学家共有的特点，不仅注重过去、独钟现在，更向往它的未来。毛泽东是一个乐观派。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他有常人不及的胸怀，就能从眼前艰难曲折的小路，看到将来的光明大道。有目前政权的雏形，就能预测到未来掌管全国的革命政权。他充满信心地说：“会有这一天的。但要靠大家的努力，才能实现。”

警卫员看看西斜的太阳，催促上路：“首长，我们该下山了。”

毛泽东一行走下山，来到他所熟悉的茅坪八角楼。

毛泽东正在洗脸，贺敏学进来，向他报告一个好消息：“周浑元的一个团，在龙源口被我们消灭了。”

“我们朱军长，真是马到成功。”毛泽东洗好脸，告诉他：“地方的工作，你们要抓紧，要尽快恢复起来。比如组织工作，赤卫军的建立，土地的分配等等。我明天一早还要赶路，到苍市和朱军长汇合。”

翌日一早，天刚蒙蒙亮，茅坪还在沉睡中，毛泽东和谭政、警卫员就走出八角楼，沿着慎公祠一侧的小巷，来到小溪边，走到村外上了路。

毛泽东一行到了宁冈（苍市）的四军军部（中药铺），朱德、陈毅已提前一天到达这里。他俩人听说毛泽东到了，兴致勃勃地迎出来。毛泽东一见高兴地说：“呵！你们早到啰。”

朱德兴致勃勃地说：“部队已经休整了几天，战士们的体力也得到了充分的恢复。”说话的当儿他们已经在屋中坐下。

毛泽东道：“这一仗，你们打的很是干净利落。”

朱德风趣地说：“这一仗我们用的既是岳家军的回马枪，又是关老爷的拖刀计。在龙源口三下五除二，噉哩喀喳就解决了。”

红军主力部队从战场上撤下来，在宁冈进行了必要的休整和整训，同时还进行了政治教育。毛泽东在这里，完成了他的著名著作《井冈山的斗争》。谭政也替他誊写好了，一式两份。

此间，1928年11月14日至15日，在江西宁冈的新城召开了中共红四军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这个会议上着重讨论了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通过了政治、军事、经济、纪律等问题的决议。选举了以朱德为主席的军委。军委隶属于前委的领导。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又回到了宁冈四军军部。这一日上午，谭政带领地下交通员从外走进来。交通员手里拿着一把半新不旧的红色纸伞，直接到了毛泽东的住房。

毛泽东刚审阅完全部书稿。

“毛委员，交通员老郭来了。”

毛泽东热情地同交通员握手后，把他让到座上，然后向他交待了任务：“这是一封信，请你带出去。一共是两份，一份交湖南省委，一份转给上海的中央。”

交通员老郭将伞把取下一截，原来里面是空的。他把毛泽东卷好的长信小心地放进去，然后把刚才取下的一截重新安上。

毛泽东拿在手上仔细检查一遍，看不出破绽，放心地交还到他手里。

谭政把交通员老郭带走了，毛泽东送到门外，望着他俩人离去，点燃一支纸烟，抽了一口，一直在思考问题。

23 . 朱德的扁担

1928年的冬天，早早来了。一场北风过后，天气愈来愈冷。

如何度过寒冷的冬季，如何打破敌人军事上的围剿，成了当前红军领导首先考虑的大问题。在困境中生存，在困境中发展，在困境中壮大，这正是每一个红军领导所坚定的信

念。

这一天，在宁冈四军军部里，一张标记好的军用地图，醒目地标记着随川、泰和、安福、莲花、茶陵、酃县全部被敌人占领。

朱德在分析当前的局势时指出：“现在敌人出动了六个旅，三万多人，利用冬天对我们不利的情况，围困我们，一步一步紧缩包围。最后，将我们一口吃掉。我们当前首要的任务，就是多储备粮食，作最坏的打算，有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

毛泽东看着地图一言不发。

陈毅说：“山上的粮食也不多。”

朱德充满信心地说：“我们从山下往山上挑。”

毛泽东赞成，他表示困难是难不倒我们共产党人的！

兵贵神速，说干就干。第二天，通往井冈山的山道上，挑粮上山的队伍，一个接一个，连绵十几里。有的背，有的担，有的还用裤子当口袋扛。在这支运粮大军中，朱德用扁担担，陈毅用裤子扛。

木荷树下，成了挑粮上山的休息地。

朱德和陈毅满头是汗地来到树下，放下担子和裤袋歇息。朱德一边用帽子扇风，一边招呼背粮的战士歇息：“同志们，歇歇脚吧。”虽是到了初冬季节，一个个都是满头大汗。有的战士歇息，有的战士继续赶路。不一会，毛泽东也背着一袋粮食来到这里。朱德忙上前帮他放下，陈毅腾出地方让他坐下休息。

从山上到山下挑粮，往返一趟须一天时间。山高坡陡，沟

壑纵横，道路崎岖，挑粮上山的艰难，是可想而知的。艰苦的环境，峥嵘的岁月，能培养出一往无前的大写战士，能造就出许许多多不平凡英雄。朱德挑粮的扁担，成为红军战士传诵的美谈。

在茨坪的黄泥屋里，朱德一早起来，就寻找他挑粮的扁担。怎么找也找不到。他又跑到屋外寻找，还是没有。这时，他看到很多战士都已经出发了，走回屋中拿出一条裤子。朱云卿和何挺颖挑粮下山路过这里，看见朱德军长也准备下山，劝阻他。朱云卿说：“军长，属你年岁大，就不用下山了。”

何挺颖也劝他：“我们每人多背一点，什么都有了。你看，你的扁担没了，是同志们有意拿去的。我们俩的意见和大家的意见一样。”

“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没有扁担，我有这个。”朱德扬扬手中的裤子径自先走了。

朱云卿和何挺颖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跟在后面一起出发了。

下午，从山下挑粮回来，又经过木荷树下。

朱德担着一担粮食到了树下，见有不少人在休息，他也放下担子。刘满崽和几个战士忙让出位子，热情地去拉他休息。朱德手不离扁担，在众人簇拥下来到石头前。

朱德坐下后，刘满崽和几上战士挤眉弄眼。

朱德把这一切全看到了眼里，和蔼地警告他们：“你们别打我的主意。看。”

扁担上写下了“朱德记”三个黑字。刘满崽和战士望着朱德的扁担，立时产生出一股敬仰之情。

朱德带着胜利的自豪，担起粮食先走了，步子迈的是那样的坚实有力。刘满崽把手一招，大家背起粮食追上去。

南京，总司令蒋介石官邸会客室门外，少将高参心神不定的在那里来回走动不止。因他对蒋介石突然的召见，大惑不解。他也知道蒋介石反复无常，不知这次是福是祸。

此时，蒋介石坐在柔软的深色沙发上，两手展开报纸，认真地阅读一张《申报》，异常醒目的标题《湘赣第三次会剿朱、毛，何键任两省会剿军临时指挥》。当蒋介石看完这篇《长沙通信》，将报纸放到一边，慢慢起身，在室内思考着徘徊。

蒋介石走到他的写字台前，按响了叫人电铃。

随着门铃声，进来一名卫士。

“让他进来。”

卫士退出，并随手关上门。

少将高参毕恭毕敬地推门而入。

蒋介石扫了他一眼，说：“湘赣两省共同出动三万多人，也就足够了。问题是他们要尽快行动，争取在民国十九年元旦发动总攻，旧历新年前全部将其歼灭。到时我要发表新年贺词，向全世界宣布这一消息。他们在那里闹腾，不尽早解决总是心腹之患。好了，你要马上去催办。”

这次会剿，以湘军为主。湖南省府主席鲁涤平是这次会剿的总指挥。鲁涤平是湖南宁乡人，1887年生，字咏庵。他早年毕业于湖南学堂，在湖南新军第四十九标当连长、营长。1911年辛亥革命后，24岁的他到谭延闿的湘军任第六团团长；29岁升任为第三旅旅长；35岁又升任为第二师师长。在以后不久的时间里，谭延闿投到孙中山门下，他所率领的部

队一同改编为湖南建国军，他仍然就任第二师师长。时间不长，他又兼任军政府大元帅大本营禁烟督办；1925年的7月间，湖南建国军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他升迁为副军长，兼任第二师师长。这一年他38岁。1926年，他参加了北伐战争。次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合流，南京和武汉两个政府合作，他就任第二军军长，兼任十八师师长。这一年的5月间，他又被任命为湖南省府主席兼湖南清乡督办；11月出任湘赣两省“会剿”总指挥，在长沙坐镇指挥进攻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今年，鲁涤平41岁。正在他踌躇满志，大显身手时，湖南来了个何键。

何键，与鲁涤平同庚。何键也是湖南人，出生在醴陵。字芸樵，别号容园。早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在湘军中当过骑兵团团长、第九旅旅长、醴陵游击司令。1926年，39岁的他参加国民革命军，在第八军任师长。由于善于投机钻营，甚得上司的欢心，很快就升任为三十五军军长。1927年的“马日事变”后，他公开反共。到了这一年的秋天，李宗仁和唐生智发生了“桂唐战争”，唐生智大败后东渡日本避难，何键见风使舵，立即改换门厅，投在了李宗仁门下。

鲁涤平和何键虽然同样听命于国民党政府，可他们是两股道上的马车。鲁涤平听命于蒋介石，俩人之间常常发生不愉快的磨擦。此时，俩人谁都想把对方挤走。可眼下湖南是李宗仁占据的地盘，何键有点占上风。鲁涤平也不甘心失败，为达到挤走何键的目的，来个一箭双雕，让他出任“会剿”井冈山的“湘赣军临时总指挥”。这样，他到江西去剿共，就省

除了他的纠缠；再说，红军是不好对付的，让他去碰个头破血流，也好煞煞他的锐气、傲骨。

就在敌人紧锣密鼓地对井冈山发动“会剿”时，红军在宁冈新城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大会。

新城的大广场上，早早搭起了一座彩色会台。会台用竹竿扎制而成，上面放着门板。台两边贴着对联：在新城、演新戏、欢迎新同志、打倒新军阀！趁红光、当红军、高举红旗子、创造红世界！会台的上方，插着无数面小彩旗。台下是排列整齐的红军战士和当地的群众。人们正敲锣打鼓、燃放鞭炮和大声欢呼。重现了朱德和毛泽东会师的盛大场面。

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滕代远、陈毅等领导人都健步登上了会台。

欢呼声达到了高潮。突然“轰”的一声，会台塌去一角，有的人摔了下来。

台下一下子全静了。台前的战士忙过来救人。好在都没受伤。朱云卿带人抢修。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滕代远、陈毅安然无恙地站在台上。

“哎呀，两军会师塌了台，这可不是好兆头呀！”有人在后面小声议论。

朱德听到，马上对着台下翘首观望的队伍大声说：“同志们，我们的会台垮了，但不要紧，台子垮了马上就可以修好。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永远是垮不了的！”他的即兴发言博得了台下一片热烈的掌声。

很快，塌掉一角的台子修好了。朱德把彭德怀和滕代远介绍给大家。“同志们，这就是彭军长和滕党代表。”

台下热烈鼓掌。

彭德怀穿一身大半新的灰布军装，刚理过发、刮过胡子，精神显得异常饱满。他声音洪亮地说：“同志们，井冈山是毛委员和朱军长领导红四军建立起来的革命根据地。我们红五军来到井冈山，一是向你们学习，二是要和你们并肩战斗，共同开创革命的新天地！”

欢迎大会后，毛泽东又来到了茅坪。

这年的冬天，过早地下了一场雪，山上蒙上了一层淡淡的白雪。

八角楼里，一盆燃烧的炭火，四周围坐着正在商量事情的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人，不时有一股股热气扑面而来。

毛泽东说：“中央派人送来的‘六大’文件，几个秘书已经从白衬衣上誊写出来。会议的文件很多，这次会议的时间要长一些。”

朱德有点担心，但他还是同意地说：“长就长一些吧。敌人虽然紧缩了包围圈，只要我们加强警卫，还是没有大的问题的。”

“中央文件中有一段话，就不要传达了，以免引起袁文才和王佐不必要的猜疑。”毛泽东征求意见。

朱德表示同意：“这样也好。”

毛泽东见彭德怀一直没有吱声，就征求他的意见：“彭军长，你有什么意见吗？”

彭德怀倒也爽快：“我刚来初到，对这里的情况不甚了解，党代表和朱军长怎么决定，我就怎么执行。”

毛泽东说：“这次会议除传达‘六大’会议精神外，重点

要研究下一步的发展问题。会议地点就定在柏露。”

在宁冈柏露，会场设在一栋二层楼房的店铺里。小楼四面环山，地势险要，背后可见黄洋界哨口。楼下一间大屋，挤满了前委、军委、特委和地方党负责人，有朱德、彭德怀、陈毅、滕代远、谭震林、何挺颖、宛希先、朱云卿、林彪、伍中豪、罗荣桓、毛泽覃、曾士峨、贺敏学、袁文才、王佐、何长工、胡少海、龚楚等六十字人参加。毛泽东主持会议并传达中央文件

毛泽东在传达文件中，有意掀过去一页。

袁文才把这一小小的动作，全看在眼里。他的脸上出现一丝疑惑。

在红军召开柏露会议之季，国民党进剿的大队人马，已杀气腾腾地来到了茶陵洣河的铁牛渡口，通过浮桥开向井冈山。

同一时间，在酃县的沔渡，国民党又有一个团的兵力，耀武扬威地开过沔水河。

还是这一天，在随川堆前村北的开阔盆地上，国民党有两个团的兵力，浩浩荡荡地集中开进。

柏露会议还在继续进行。

会议期间，红军领导得悉敌人已经进攻了，在敌人重兵步步紧逼的情况下，会议代表接受毛泽东的建议，采取“围魏救赵”的策略，分兵退敌。决定彭德怀的红五军（已改编为红四军三十团，彭德怀任红四军副军长，兼三十团团长。）和王佐三十二团坚持井冈山斗争。毛泽东、朱德和陈毅率领二十八团（团长林彪，党代表何挺颖）、三十一团（团长朱云

卿)和独立营(营长张威)、特务营(毕占云)下山牵制敌人。袁文才升任红四军参谋长，一起随军南下。

紧张的四天过去了，敌人离井冈山也愈来愈近了。

茅坪的冬夜，北风呼啸。天空飘落着雪花，整个井冈山地区笼罩在寒冷的冬季。

八角楼外，白雪纷飞。

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陈毅和滕代远一起来到八角楼。这是他们分别前的聚会。毛泽东一个劲地抽烟，其他人谁也不说话，沉默着。

彭德怀打破了沉默：“你们放心地走吧。我和代远同志、王佐同志共同坚持斗争。面对众多敌人的合围，既艰巨又严重，还有被敌人消灭的危险。我是作好了一切准备。无非是死在这里。死并不可怕，不是已经有不少同志都倒下了吗？我们倒下是为了给后人开出一条光明大道。”

彭德怀一言既出，快马难追。他铿锵有力的表态，既鼓舞人，多少又让人感到有几多悲壮。毛泽东丢掉烟蒂，用他那烁烁发光的双眼，瞄向彭德怀，既像安慰，又像鼓励。“德怀呀，我们两边的担子都不轻。相比较而言，你的担子更重一些。我们一旦得手，就立即返回来。”

“你们尽管放心地走，我彭德怀坚决执行前委的决议。”

毛泽东十分动容，一下握住彭德怀的手。

24 . 井冈南下

1929年1月14日，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是毛泽东、朱德和陈毅率领部队离开井冈山南下调动敌人，以打破井冈山被围困的局面的日子。毛泽东下井冈山前，专门去看望过张子清一次。张子清在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中，有不可磨灭的功勋。没想到这竟是毛泽东最后一次见到他。

井冈山陷落后，张子清被转移到一个山区的山洞里躲藏起来。半年以后，又转移到永新县洞里村蕉林寺养伤，直到1930年5月逝世。

这天的黎明，天空刮着风，阴冷阴冷的。在小苕村北望井冈山上的积雪，是一片洁白的银色世界。小苕村背依偎着大山，错落几十栋参差不齐的黄泥土屋，青色的房瓦上压着一层积雪。村前是一大片较为平整的开阔地。地上的蒿草早已枯萎，被积雪覆盖住。还有一些粗壮和倔强的拼命同风雪抗争，不甘屈服低头，抵御住厚厚的积雪，露出它的一部身姿。

毛泽东、朱德和陈毅今天起得特别早，早已站在了开阔地上。二十八团各营的队伍带了过来，毕占云也带着特务营赶来集合。林彪整好队伍，正要跑过来报告，他远远地看见毛泽东和朱德都挥动着右手，示意他下口令出发。

队伍在林彪的口令下出发了。

毛泽东、朱德和陈毅也随着大队人马出发了。他们三人各有各的心事。毛泽东始终认为，天底下没有过不去的沟坎，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解决不了的难题。毛泽东敢于向大自然挑战，敢于向人挑战，敢于向世界上的一切挑战。挑战的本身就是一种战斗。因此，面对强大的敌人，他是乐观的。他认为眼前的敌人是一定能够打败的。但是，他又不是神仙，多变的时局也使他时时捏着一把汗。朱德除了一种自信心外，还多了一层担心。他不是担心别的，而是担心留在井冈山上的彭德怀和王佐的部队，能否坚守住井冈山。他们这次下山，他也曾设想许多困难，也作过最坏的打算。但他相信，有润芝在，就一定能胜利。陈毅则是希望尽快返回井冈山，担心山上山下被敌人隔断，形成首尾难顾的局面。他和朱德都有过分兵的教训，一是在三河坝的分兵，二是回湘南造成“八月失败”。两次教训，是血的教训，是终生难忘的教训。

走后的枯草地上，留下了一条被队伍踏过的长长小路。

朱云卿带领三十一团和独立营，是从另一个地方下山出发的。

毛泽东和朱德下井冈山后，彭德怀和滕代远便来到了黄洋界，布置哨口防守事宜。王佐也来到了八面山，检查布置哨口防守事宜。敌人进攻的速度异常迅速，不到几天的工夫，山下的大片根据地丢失了，甚至敌人的先头部队都到达了山上。

毛泽东和朱德带领红军主力，没费多大气力，就占领了大余县。顺利中往往隐藏着危机。第二天，毛泽东和朱德在

天主教堂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朱德考虑到一旦敌人知道了红军主力下山的消息，就一定会拿出百倍的疯狂，来尾追堵截。下山的目的是为了调动敌人，减少井冈山根据地的军事压力，达到“围魏救赵”的预期目的。既要打到狼，又要不被狼所伤，那才是一个好的猎手。军事上的争夺，战场上的逐鹿，远比打狼难得多的多。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不仅仅有胆略，更重要的是要有谋略。毛泽东曾多次强调过“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务必要打好第一仗”。因为第一仗对鼓舞战士，展开下一步的战役都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朱德在会上强调说：“二十八团在大余城东北一带的山上担任警卫；三十一团和军直的独立营、特务营防卫近郊和县城。如果，遇到紧急情况，部队要转移到广东的南雄乌径会合。任务都明白了吗？”

“明白了！”

毛泽东在会上看到有一些领导面带疑虑，信心不足，对“围魏救赵”产生怀疑，甚至怀疑“红旗到底能打多久”。也难怪，共产党刚刚有自己的武装，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刚刚建立，一切的一切，都是从头做起。幼小的红军周围，处在强大敌人的包围之中，军需辎重的筹措，基本上全靠自己，粮食、被装要靠当地贫苦民众的支援或打土豪所得来维持生计；军事装备全靠从敌人手里获得。要获得更多更好的军事装备，就得多打胜仗。眼下不论是井冈山上的，还是下了井冈山的，都面临着军需辎重的匮乏。毛泽东清楚地知道红军目前的艰难处境。但他相信，只要全军上下团结一致，再强大的敌人也能被红军所消灭。眼下最重要的是红军指战员树立必胜的

信心和决心。理想是动力的源泉，是信念的基础。坚定信念和精神不灭，是一种强大的思想支柱，是任何物质都代替不了的。毛泽东最后强调：“大余虽然没有敌人防守，但一定不能放松警惕。我们的行动敌人很快就会知道，我们行动的胜败，关系到井冈山的安危。大余没有地方党组织，会给我们造成工作上的难度。一定要搞好宣传发动。”

贺子珍和伍若兰带领宣传队在大街上张贴宣传标语口号，引来了不少群众的观看。

陈毅是政治部主任，这一天，他显得最繁忙。先是布置宣传标语，接着召开座谈会，然后在大余章江和大路中间的沙滩上，召开了群众大会。大会还请来了毛泽东、朱德到会讲话。会后把打土豪得来的财物一一分发给当地群众。当地群众第一次感到了共产党的温暖。有的说“活了一辈子，没见过当兵的不欺压老百姓”。

正当红军在县城开展工作时，由于当地没有党的组织，群众又没有组织起来，以至于敌旅长李文彬带领一旅人马到了大余北，正引军悄悄靠近县城，也没有人主动前来报告。城中的红军领导和一部分部队处在十分危机之中。

原来，毛泽东和朱德一下井冈山，就被嗅觉灵敏的敌人闻到红军主力的行踪。杨池生虽然在七溪岭和龙源口险些遭到全军覆灭，可这一次他要雪耻，命令刚升任旅长不久的部下李文彬，率领一旅人马，前去追击。

林彪受领警戒大余县城北的任务后，他没有察看地形，没有很好地布置各营担负警戒的任务，以至于李文彬部悄悄逼近县城，都未能够及时发现。

当敌人的轻重机枪朝着他们发起猛烈攻击时，才知道敌人到了自己的眼皮底下。林彪仓猝应战，勉强抵抗了一下，就招架不住敌人的强大攻势，带领部队撤出了警戒的山头。

毛泽东当时听说敌人来偷袭，就匆匆离开会场，带领军部机关部分人员刚到县城边，看到林彪已经带领部下撤到这里。恰好，陈毅帮助当地群众疏散后，也赶到这里。毛泽东质问他：“怎么这么快就撤下来了？”

林彪回答说：“敌人火力太猛。”

毛泽东一听，面带愠色地命令他：“你必须迅速带领部队把敌人挡回去！”

林彪心中是一百个不情愿，想以既成的事实要挟领导。但他表面上还装出一付为难的面色，说：“你看，部队已经撤下来了，再返回去……”

毛泽东一听，一改往日的和蔼，面呈怒色，严厉地说：“撤下来了，再拉上去！”

陈毅对他的作法极为不满，愤然作色道：“二十八团是主力，主力就要坚决顶住敌人！”

林彪见两个领导态度如此强硬，不好再固执，什么也没说，就带人返回迎战。

毛泽东和陈毅带领一部分人撤到大余县城南门外，在山口停下。关切地观望县城方向，耳听时紧时松的枪声，不免有些焦虑。这时，朱德也带一部分人赶来。他沉痛地告诉毛泽东：“何挺颖在阻击敌人时受了重伤。三十一团的周舫营长和独立营的张威营长牺牲了。”

出师未捷，先损兵折将。毛泽东和陈毅听后都很悲痛。俩

人谁都不说话。

停了一会，毛泽东告诉陈毅：“你去告诉林彪，要他好好照顾何挺颖同志，必要时将何挺颖同志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陈毅知道何挺颖同志是个有作为的红军领导，也是毛泽东十分看重的同志之一。他转身迎着枪声的方向走去。毛泽东也和朱德带领人员继续向南撤离到安全地带。

林彪返回抵挡了一阵后，预料到军首长脱离了危险，就命令迎战的部队向南撤离。

在一条狭窄的山道，林彪跟在何挺颖的担架一边，带着部队疾走，正好陈毅迎着担架匆匆走上来。

陈毅来到担架跟前，检查伤口。伤口虽经处理，可还在往外渗着血。他本人还处在昏迷状态。他检查完伤口后，对林彪说：“毛委员和朱军长专程让我来转告你，一定要照顾好何挺颖同志，必要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林彪表示：“请首长放心，我一定尽力而为。”

陈毅还有点不放心，再一次地叮嘱他：“何挺颖是三十一团来的好同志，千万要照顾好。”

部队仓促撤到了群山环抱的乌径。当天的夜里，在一座民房内，毛泽东、朱德和陈毅对着地图研究行军路线。参谋长袁文才进来报告：“各部的宿营报告都报上来，是按规定宿营的。”

朱德思忖着说：“如果，不出现敌情，部队明天在这里休整一天。”

正说间，朱云卿跨进来说：“刚得到报告，敌人已经追上来了。”他指指地图说：“敌人到了这里，离我们还不足十里。”

朱德不加思索地命令道：“通知部队马上出发，向东进入赣南。”

二十八团团长林彪接到敌情报告后，马上组织后勤人员和伤员首先撤离。一个参谋跑来，向他请示：“团长，何党代表怎么办？”

林彪不加思索地说：“抬上一起走。”

“天黑，山路又不好走，担架不好抬呀。”

“那就把他扶到马背上。”

“这……”参谋犹豫了一下转身就走。他知道林彪的脾气，再多说也无用。

在茫茫的黑夜中匆匆赶路的战士，沿着崎岖的山路深一脚浅一脚地摸黑走着，身后不时传来敌人追赶的枪声。情况很是危机，大家都有一个想法，就是要尽快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身负重伤的何挺颖，在马背上一上一下的颠簸着。每颠簸一下，他的伤口都产生出剧烈的痛疼。何挺颖很是坚强，咬着牙一声不吭。他心中明白眼下部队的处境，不愿把痛苦表露出来。

道路愈走愈难行，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何挺颖从马背上摔下来，抢救不及，被后面的马匹践踏身亡。

毛泽东、朱德和陈毅听到何挺颖牺牲的消息，悲痛万分。毛泽东没有责怪林彪，而陈毅心中却是十分内疚。因为是他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要林彪好好照顾负伤的何挺颖，而林彪未能这样做。他感到对不起毛泽东。说实话，当时林彪不喜欢党代表何挺颖的直率和坚强的原则性，他俩虽说不上意见

不合，起码林彪内心有一种嫉妒心理。尽管毛泽东和朱德、陈毅没有去责怪他，何挺颖的死他是要负一定的责任的。

经过几天的急行军，毛泽东、朱德和陈毅来到了寻乌县东的圳下。

刘士毅在红军身后，马不停蹄地紧追不舍，也于当天到达了寻乌县城。伪县政府的官员，在一个讲究的房间里，为他设下了酒宴。正当觥筹交错之时，一个军官进来，到了刘士毅身边躬身贴耳低语一阵。众人不知出了何事，目光全集中到他俩人身上。

刘士毅听后，脸上如同春风拂面，立时荡漾出得意的笑容，兴奋地说：“各位，井冈山那股土匪，流窜到了圳下。我们一路追击，已使他们疲惫不堪。明天一早，各位就会得到报捷。恕不奉陪。”他离席欲走。

伪县长拦住：“刘旅长，用过餐再去也不迟嘛。”

“等我打败了朱毛这股土匪，你再摆一桌还不是一样嘛。”刘士毅自信地说：“关云长能‘温酒斩华雄’，我刘士毅也会马到成功的！”

自信的刘士毅连夜带领他的部队，向东围剿红军去了。

这时的圳下，山村一片黑暗。

毛泽东住在一户民房内，正灯下挥毫。贺子珍已经趴在一边打瞌睡。

朱德推门进来，关切地说：“夜深了，该休息啰。”

贺子珍惊醒，歉意地笑笑：“军长，请坐。”

毛泽东停笔起身，又问道：“部队的宿营报告都送到了吗？”

“林彪的二十八团和特务营驻防圳下以西，朱云卿的三十一团驻防圳下以东的吉潭。”朱德说着坐在了一边的凳子上，继续说：“刘士毅一直尾随在我们的后面，大有紧追不舍之势。”

毛泽东心中一直还在牵挂着井冈山的安危，自言自语地说：“不知德怀和王佐怎样了？我们仅仅牵制了赣南敌军的部分兵力。他们的处境也不比我们好，甚至还会更糟。”此时，他们对井冈山的情况一无所知。

朱德也是忧心忡忡：“我们只有甩掉屁股后面的敌人，才能转危为安。”

天色微明，山村静悄悄。

毛泽东的住房灯熄灭了。

驻扎在圳下西面小山村中的林彪，早早撤除警卫，带领二十八团提前出发了。造成西线防守的空虚，被刘士毅钻了空挡。

刘士毅带领部队悄悄包围上来，偷偷摸摸进了村。有一股敌人越过了毛泽东的住房。朱德住在别处，离毛泽东的住处有一段距离，他一清早起来，同伍若兰准备行装。此时，陈毅和毛泽覃在吃早饭。他们都不知道敌人已经将他们包围，处在十分危机的境地。突然，村中传来一阵清脆的枪声。陈毅和毛泽覃大惊，放下碗筷就闯出房门。

陈毅动作稍快一些，沿着小巷匆匆向前走。他没注意到身后，有个敌兵悄悄摸上来。正走着的陈毅，突然觉得肩上披着的大衣被人抓住，情知是敌人上来了。他急中生智，把大衣向后一抖，蒙着了敌兵的眼睛，快步飞跑而去。落在后

面的毛泽覃走出来看见，随手捡起一根木棒，照敌兵头上打去。敌兵应声倒地，毛泽覃捡起他的枪也飞快地跑去。

朱德、伍若兰和警卫员闻到枪声，动作迅速地离开住处。朱德三人一出院子，就和敌人相撞。警卫员抢先开枪，有几个敌人应声倒下。

朱德吩咐伍若兰：“你快去毛委员那里，他有夜间工作晚起的习惯。”伍若兰手持双枪离去。朱德和警卫员阻击敌人。

警卫员突然中弹身亡，朱德在悲痛之极。他也顾不得什么，从警卫员身上取下枪，向敌人射击。在这危机时刻，一个班的战士及时赶到，消灭了敌人。

伍若兰在向毛泽东住处靠近的途中，遇到冲散的两名战士，三人一起去援救毛泽东。这时毛泽东、贺子珍、警卫员在一个班的掩护下，已经离开了住处。伍若兰三人扑了个空。这时在返回追赶朱德，已经不可能，因为敌人早已包抄了上来，只好边打边向村外撤退。

驻扎在圳下村东面的朱云卿，听到西面的枪声，知道情况有异常，亲自带领一个营的兵力赶来增援。他刚冲进村中就同敌人展开了巷战。敌人招架不住，边还击边后撤。敌人在后撤中丢下几十具尸体。

在这场敌人偷袭的遭遇战中，要不是朱云卿带领部队及时赶来支援，毛泽东、朱德、陈毅险些被敌所虏，部队也将遭受重大的损失。

部队撤到了吉潭附近的项山。毛泽东、朱德、陈毅、贺子珍等到了山顶。不一会，林彪、朱云卿、伍中豪、毕占云和腿部受伤的毛泽覃也赶到。朱德询问毛泽覃的伤势后，当

着大家的面批评林彪：“你这个殿军是怎么当的？在大余由于防范疏忽，让敌人钻了空子。这一次，又是你提前行动，造成后方空虚。敌人都摸进了村，军部机关险些被敲掉！”

林彪一副挨训的样子，闭口不语。

朱德命令道：“各部清点人数。”

林彪、朱云卿、伍中豪等正要离开时，毛泽东突然发现伍若兰不在，焦急地问：“你们看到伍若兰同志了吗？”

大家互相看看，都摇摇头表示没有。

毛泽东有一种不祥预感：“快派人去看看。”

朱德心中虽然也有些着急，但他镇静地说：“她在后面，一哈子就会来的，不用去找。”

他们那里知道，此时负伤的伍若兰已经被敌人抓住。她是在两名战士牺牲的情况下，打完最后一颗子弹，准备跳崖时，被敌人抓住的。伍若兰被捆绑着，推推搡搡来到刘士毅面前。

伍若兰昂首挺胸，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样子。

刘士毅完全是一个胜利者的姿态，从上到下审视一番，而后威严地问：“你就是朱德的婆娘？”

伍若兰鄙夷的从鼻孔中哼了一声：“是又怎么样？”

刘士毅突然哈哈大笑，笑后脸色一变，大声问：“朱德和毛泽东在什么地方？”

“废话！”伍若兰怒视他：“他不在红军队伍里，能在什么地方？”

刘士毅脸色马上又变过来，堆出一丝微笑，漫不经心地自语道：“像你这样一个年轻的女人，怎么就当了土匪呢？”

伍若兰眼睛一瞪：“你们才是土匪！我们是专门消灭你们这帮土匪的红军！”

刘士毅阴森森地说：“难道你不怕死？”

“哼！”伍若兰轻蔑地看着他：“怕死不革命！怕死不当共产党！怕死不当红军！”

刘士毅被激怒了，吼道：“打！狠狠地打！”立时上来两个拿树条的敌兵，不断地抽打在伍若兰身上。

在项山，队伍早已集合好，默默地站立着。

朱德本来就不苟言笑，此时他的脸色更加严肃。

毛泽东面带焦虑，一直望着圳下村的方向。

这时，有几个受伤的战士，跌跌撞撞地走来。他们老远就嚷：“伍若兰同志被敌人抓走了。”这无疑是一声惊雷，使全体战士一个个被震惊了。

朱德伫立在那里，像钉住了一般，面目严肃、平静。可他胸中却像澎湃的大海，一浪一浪地冲击着他那悲痛的心。被敌人抓住的是他新婚不久的爱妻啊！

毛泽东在地上焦虑不安地来回走动，并且大口大口地抽着烟。毛泽东突然停住，威严地叫了一声：“林彪。”

“到！”林彪应声跑到毛泽东面前。

毛泽东用少有的严厉命令他：“你马上带领一个营下山，设法救出伍若兰同志！”

“是！”林彪毫不含糊地回答。他心中十分清楚，是因为他才有了这个不应该发生的事件。他正要去执行毛泽东命令。

“站住！”朱德平淡地制止住他，慢慢走到毛泽东面前，极力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对毛泽东说，也像是对大家说：“战场

上牺牲是难免的，何况她还活着。我相信她能经受住考验。为了大家的命运，部队出发吧。”

毛泽东虽然有极大的控制力，可他的眼睛中已经转动着泪珠。贺子珍站在一边失声抽泣。

队伍中有不少红军战士在擦眼泪。

朱德此时很明白，这里并不安全，敌人随时都有追上来的可能。他见大家都不动，快步跑到队伍的最前面，下达口令：“同志们，听我的口令！向右转，跑步走！”

队伍跟在朱德的后面下了山，一直向北转移。这不是朱德无情，恰恰正是朱德品质的可贵、精神的高尚之处。如果没有他的大公无私，如果没有他的高尚情怀，当时很难脱离敌人的追踪。

25 . 风雪井冈

1月16日，毛泽东和朱德带领红军主力离开井冈山的第三天，任临时总指挥的何键，命令围攻井冈山的全部人马，全面出击。敌人把井冈山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水泄不通，飞鸟扎翅难逃。整个井冈山地区到处是浓烟滚滚，到处是枪炮声，使井冈山笼罩在了危机的硝烟中。

八面山峭口阵地上的松木工事上，弹痕累累，千疮百孔，如同蜂窝状，令人惨不忍睹。

黄洋界上的处境更是艰难。彭德怀同滕代远伫立在黄洋

界的制高点上，久久地注视着山下。山下敌人“围困万千重”。彭德怀面对如此情景，心中在高速运转。他对自己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想得更多的是如何坚守住井冈山。然而，进攻井冈山的敌人是二万余人，是守卫井冈山七百多人的三十倍以上。在力量如此悬殊的情况下，如果是在平原，顷刻间就会被夷为平地。彭德怀根据敌人兵力部署的情况，重新调整了守卫井冈山的兵力。

26日，天空仍然飘着大雪，朔风阵阵，多日来的奔波、战斗，彭德怀的干粮袋也丢了。他是井冈山上的最高指挥，没有把丢失干粮袋的情况告诉任何人。两天中他未吃一粒米，饥饿、疲劳、寒冷、死亡在不断地威胁着他。他的言行举动事关全局，他凭着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强意志，硬是抗了过来。

战士的处境也好不到那里去。坚守在前沿阵地的战士，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敌人的炮火一阵强过一阵，工事被炮火摧毁了，有的战士被压死在里面。活着的战士没有畏惧，更没有退缩，他们掩埋好战友的尸体，揩干身上的血迹，又继续投入战斗。工事被摧毁了，他们砍下树枝、松木再建。一天要打退敌人十几次、甚至是几十次的连续进攻。战火的洗礼，他们经受住了。一到了晚上，敌人虽然停止了进攻，可寒冷这个敌人也随之而来，在不断地折磨着每一个战士。战壕里，战士蹲卧过的地方，是泥水交织，弄得全身净是泥水。一到了晚上，高山上的寒气，使泥水变成了坚硬的冰碴，受冻的全身不时被冰碴扎得生疼。有些受伤的战士，就更加难熬。他们为了一个信念，在坚守着、在忍受着。有的战士未能死在敌人的枪口下，反而死在了寒冷中。守山的战士面临

着的不是一个敌人，而是两个敌人。

敌人连续进攻了多日，虽然有了一些进展，但也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不知从何处得来一个消息，有一个常年捕蛇的山民，知道一条小道，可直通黄洋界。

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寂静的山村突然来一队敌人，为首的是一个连长。他们悄悄进村后，径直来到一户农家。

敌连长亲自上前打门。

急促的敲门声过后，房门慢慢开启一条缝，从里面小心翼翼地探出一个脑袋。

敌连长上去一把将那人拉出。他就是要找的捕蛇人。

“你是捕蛇的吗？”

那人战战兢兢地点点头。

连长抓住他的衣领，一提把他拉到了屋里。昏暗的灯光下，只见他瑟瑟发抖。敌连长什么也不说，从怀中取出一包大洋，打开往他面前的旧桌子上一放。

他 30 余岁，疑惑地看着白花花的大洋，问：“老总，这……”

“只要你给我们带个路就行。”

“向哪？”

“黄洋界！”

“不、不、不。”他一个劲地摇手。

敌连长用枪顶住他：“去不去？”

“好、好，我去。”

他一是在敌人的威逼下不从不行，再一个也是看中了那白花花的大洋。他成了历史的罪人。

黄洋界侧面的山上，悬崖峭壁，面目狰狞。

捕蛇人在前带路，后面有两百多个敌人鱼贯跟随，在难行的山崖上攀登。

1月29日，是历史上刻骨铭心的日子。

拂晓的黄洋界阵地上空，是铅灰色的天空，时不时地升起团团晨雾。在晨雾中依稀可见修筑的工事全部被炮火炸塌。枕戈待旦的战士们穿着被炮火洗礼的单衣，冒着寒冷，趴冰卧雪，因连日来的疲劳，都在阵地上睡着了。今天，是激战的第四天。

在黄洋界山坡上，敌人利用晨雾早已隐蔽在此，单等攻击信号。

哨兵田长江换哨下来，走了一截，突然，听到身后有踩雪的脚步声，回身一看，晨雾中隐隐若若看见很多人蹑手蹑脚地摸上哨口。他大呵一声：“谁？口令！”

没有回答，反而听到加快步子的声音。

田长江情知不好，迅速朝天连放两枪，自己立即卧倒阻击。

负责黄洋界的是三十团一大队的李灿和三十二团的徐彦刚连，共二百多人。听到报警的枪声，山岗背后和衣迷糊的战士闻声，迅速占领阵地。

山前山后的敌人听到了枪声，以为偷袭得手，迅速从几个方向发起攻击。黄洋界沸腾了，阵地上的战士前后受敌。一时间，血肉横飞，战士在激战中一个个倒下，战壕里躺满了战士的尸体。大队长李灿抱起一挺机枪，拼命地扫射；连长徐彦刚连着投出两枚手榴弹。

众多的敌人愈来愈临近了阵地。李灿和徐彦刚简单一商量，带着仅存的百余个战士边打边向山崖撤退。

敌人一边打一边冲，嘴里高喊道：“抓活的！”

李灿等到了山崖边沿，往下一望，几十米的下面是黑压压的树林。

敌人愈来愈近，犹豫就等于死亡。李灿命令道：“同志们，把绑腿解下接起来，别无出路，只有从这里下山。徐连长，你先下。”

徐彦刚此时很清楚，谁先下去，就有活命的希望。他坚决地说：“李队长，你先下。”

敌人更近了。李灿知道再不走就没有时间了。大声道：“同志们，我们誓死不当俘虏。我先跳。”他说着纵身跳了下去。

十分庆幸的是山下的地上全是厚厚的树叶和茅草。李灿竟毫无损伤。他大声道：“同志们，快跳！”山上的人听到山下的叫声，一个接着一个都跳了下来。这场面多么悲壮，这举动多么令人钦佩。

敌人到了悬崖边，不见了红军踪影。

黄洋界就这样沦落敌人之手了。

田长江同敌人打了一阵，决定向彭德怀报告。他利用熟悉的地形，抄小路，一路飞奔，来到茨坪，在一个抢救伤员的院子里找到彭德怀，向他报告道：“军长，敌人上了黄洋界。”

彭德怀一听，脑子猛的一轰。他镇静下来，跑到高处一站，大声喊道：“同志们，黄洋界危机，凡是能战斗的，随我上黄洋界！”

随着他的喊声，几十名机关人员和几十名学员从四面八方跑过来，自动排成队，田长江排在最前面，听候彭德怀的命令。

“目标，黄洋界。出发！”

彭德怀带着队伍跑步增援黄洋界。

彭德怀刚到岔路口，迎面跑来一个赤卫队员，老远就大声喊：“黄洋界失守了！”

“停！”彭德怀刚要队伍停下，从另一条道上又跑来一个战士。老远就叫：“军长，八面山被敌人占领了。”

处境万分危机，战士们都望着彭德怀。这时的彭德怀显得异常的冷静。他知道，作为一个指挥员，在这关键时刻的一举一动，对部属来说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力和影响力。在生与死的危亡关头，来不得半点的犹豫和含糊。彭德怀大声说道：“同志们，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大家随我回去准备，带上伤病员一起突围。”

在小井的红军医院，有一百多名还来不及转移的伤员，被敌人全部赶到稻田地。四周站满了荷枪实弹的敌人，装满子弹的机枪用那乌黑的枪口对准了伤员。

村中被敌人燃烧，到处是火海；到处是大人小孩的哭叫声。这时，敌营长指挥着士兵点燃了红军医院。

我们的伤员看到亲手建立起来的红军医院被敌人烧为灰烬，痛骂敌人野蛮的强盗行径。灭绝人性的敌人，在敌团长的指挥下，几挺机枪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开火，伤员一个个全部饮弹身亡，倒在了稻田地里，鲜血染红了稻田地。我们常讲，我们的军旗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看到这种悲

壮的场面，你一定会对凝聚着千千万万个革命先烈鲜血、飘扬了大半个世纪的军旗、国旗会产生深刻的理解。

在这个耻辱的夜晚，井冈山在风雪中陷落了。

彭德怀带领所剩人员在无人走过的险山深壑中，突出了敌人的重围。

26 . 激战大柏地

毛泽东和朱德带领红军主力撤出圳下后，暂时摆脱刘士毅部的追赶，转移到寻乌县的罗幅嶂。部队在此休整一天，红四军前委召开扩大会。经过认真地讨论，为灵便指挥，便捷行动，将二十八团、三十一团和特务营改变为一、三纵队。陈毅、林彪、伍中豪、蔡协民分别任党代表和纵队长。同时又考虑到此时并无固定的地方工作，减少机构重叠，军委暂停办公，改为前委领导下的政治部。会议还认为，必要时在特殊情况下，朱德和毛泽东可分率一、三纵队行动。会议刚刚形成决议后，有人就立即提出了分兵问题。毛泽东沉着地抽着烟。抽烟是他的一大嗜好，尤其是在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各级领导议论为什么有人提出分兵？其理由是红军主力集中，容易暴露目标。这种意见在当时是占了上风的。毛泽东听到这个意见后，没有马上表态。他心里十分清楚，提出分兵的理由虽然是堂而皇之，可各有各的思想动机。有的是有“流寇思想”，还有的是怀疑革命，也有的是想借机散伙……等等。

总之，想法不一。毛泽东点燃了一支香烟，一边大口地抽着，一边仔细地听着会场上的议论纷纷。他的烟瘾好像特别大。其实，那是他独特思考的一种方式。

朱德和陈毅俩人也在倾听众人的议论，没有插任何话。大家见毛委员一个劲地抽烟，都停止了议论，目光自然而然地集中到了最高决策人物毛泽东的身上。

毛泽东看见了大家渴望期求的目光和盼望期切的心理。他没有马上表示意见，只是还在慢慢抽着烟。所不同的是他由大口抽变为慢抽细品。

参加会议的领导注意到了他这个变化，把目光又集中到了朱德的身上。

朱德抑制着内心的悲痛，还在思考着刚才有人提出的问题。

毛泽东扫视大家一眼，否定了分兵的意见。

“分兵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但也有灵活机动的好处；不分兵则能形成一个有力的拳头，可应付敌人大兵团的围剿，但也有目标大，行动不便的缺点。我们还没有逃脱敌人的跟踪追击，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追兵紧跟其后，反动民团又助长声威，是我军最为困苦的时候。此时还不是分兵的时机。刚才有同志问，我们究竟要转移到哪里去？东固有李文林的独立二团，那里有一块红色的土地，我们到那里，一是可以安置伤员，二是可以休整部队，三是可以攻击吉安之敌的背后，援救坚守井冈山的同志们。”

最高领导人表了态，其他人有意见，也只好暂时咽回肚里。

第二天，部队又出发了，一直向北转移。这一天，来到了瑞金北大柏地南。

天空，是阴沉的天空；大地，是冰冷的大地；战士，是饥饿、疲劳、寒冷的战士。部队停下休息。不少战士坐在冰冷的石头上，活动着麻木的四肢。有几个人在一起发泄不满。

“分又不分，打又不打，老叫敌人追着屁股跑，跑到猴年马月啊？”

“爬山钻树林，这和土匪有什么两样？”

刘满崽截住他的话头：“哎，同志，我们转移是迫不得已的事，这和土匪完全是两码事。”

“不管怎样，这么多人在一起吃都是问题，还是分兵好。”

是的。战士的议论也好，发牢骚也好，流露出不满也好，那都是事实。可这种情绪不好，是涣散斗志的腐蚀剂。红军的最高领导不是不知道，知道！

毛泽东一直在想，如何摆脱敌人，如何转危为安，如何使部队理解不分兵道理。

今天是2月9日，也正是阴历的大年三十。毛泽东和朱德、袁文才等领导蹲在路边，在地图上查找地点。毛泽东看过地图直起腰，指着前方说：“前方就是大柏地。”

毛泽东和朱德带领红军进入杏坑村。村中冷清清。由于群众不了解红军，加上敌人的欺骗宣传，群众全都躲到了山里。

毛泽东和朱德走了一截，越过一条小溪，来到左边的王家祠堂。这是一栋砖木结构的房屋，前面有一个不大的池塘。

军部机关人员和警卫员整理打扫好祠堂，把东西搬进去。

毛泽东先进去，打量着屋内。朱德对毛泽东说了一声：“我去勘察地形。”就带上袁文才等人走了。

杏坑村中，家家四壁空空。刘满崽和几个战士来到一处农舍，看见黑糊糊的锅台上没有锅，只是一个空灶台。几天的奔波，几天的饥饿，几天的不满，一下子全爆发出来。

“明天就是大年初一，这样跑来跑去，连一顿饱饭都吃不上。这也算革命？”

“我们找军长，问问他，他这个军长是怎么当的？”

“如果不行，干脆散伙！”

刘满崽想劝解一下，被一个战士拦住，讥讽揶揄地说：“你少说，谁还不知道你是个回来的逃兵。”刘满崽一下恼了，把枪一丢，就想打架。

班长杨得志进来，大声训斥道：“你们想干什么？留着点劲等着打敌人吧！”一场将要爆发的武斗被他阻止了。他一见大家都还愣着，呵斥道：“都愣着干什么，还不去想想办法？”

战士们散开，各自忙各自的事去。

在王家祠堂里，朱德勘察回来，几位领导聚集在一盏昏暗的马灯下，召开会议，研究部署作战情况。

朱德说：“刘士毅部的肖致平、钟桓两团，就在我们身后。他们追赶我们几百里，一直未主动和他们接战。他们以为我们怕他，可以说是一支志高气昂的骄兵。我们呢，就利用他这点，在这里打他个伏击！”

到会的陈毅、袁文才、林彪、朱云卿、伍中豪、蔡协民、胡少海、龚楚都很兴奋。久屈求伸，一说打仗，个个摩拳擦掌。

朱德又说：“地形我已经勘察好，大柏地以南是一个山谷，像一个口袋，确实是一个打伏击的好地方。现在我命令。”

众人都站了起来。这时，外面突然传来一阵激烈的枪声。人们先是一阵惊诧。毛泽东却风趣地说：“说曹操，曹操到。买卖自动送上门来啰。”大家见两位领导都很沉着，紧张的情绪马上松弛下来了。

朱德问林彪：“在山口外阻击敌人的是你们哪个支队？”

林彪告诉他：“是肖克、胡士俭的二支队。”

毛泽东对林彪说：“只要今天晚上把敌人阻击在那里，明天他们就会投入很大的兵力。如今刘士毅像是一个被斗急了公牛，急于寻找我们作战。我们就利用他求战心切的特点，给他造成一个犯错误的机会，让他钻进我们布下的口袋，乖乖地缴枪。群众都逃到了山里，无法筹措粮食。为了保证明天的战斗，可以动用老百姓的粮食，但要留下欠条，并且写明，下一次路过如数归还。”

朱德下达作战命令：“一纵队的一支队，在大柏地以南西侧山上设伏；三纵队在大柏地以南东侧山上设伏；一纵队的三、四支队在东西两侧之间堵击；一纵队的二支队为军预备队。明天又是旧历新年，打完这一仗，我们再高高兴兴地过年。各部，在明天拂晓前全部进入阵地！”

会议开得很简短。散会后，各部都忙着部署去了。

漆黑的夜，阴沉的天空不见一个星星。

在大柏地南，被夜幕和阴云包围着的山村里，刘士毅和肖致平、钟桓都披着大衣，站在凛冽的寒风中，注视激战的前方。

枪声渐渐由急到缓，最后完全停息了。刘士毅三人走进一座小房。

房内，几盏气灯亮着白光。刘士毅打开地图，指向大柏地。踌躇满志地说：“我们从大余一直追到瑞金，跋涉千余里，总算逮住了他们。上次我们在圳下抓了朱德的妻子，受到蒋总司令的传令嘉奖。这一次，二位要不惜一切代价，把朱毛全歼在这大柏地！”

肖致平表示：“请旅座放心，我和钟团长一定不遗余力。将来旅座高升了，我们也好大树底下好乘凉。”

刘士毅听了他的话，心里特别舒服：“好说，好说。今晚只有狠狠咬住他们，天一亮就发起攻击。”

2月11日，旧历新年初一的拂晓，大柏地上空下着毛毛细雨，又增加了几多寒冷。

通往大柏地的道上，敌人以营为单位，荷枪实弹地前进。团长肖致平骑着马，跟在大队一侧，神采飞扬。突然，前队受到阻击。马背上的肖致平听出枪声稀稀拉拉，就知道是一支战斗力不强的队伍。他毫不迟疑地把手一挥：“弟兄们，快冲上去抓俘虏，抓得多了有赏！”

敌人向着响枪的方向跑步前进。

在大柏地南山谷口，同敌人接战的是胡少海他们。为了麻痹敌人，有意打打停停，停停打打。敌人投入的兵力愈来愈多，肖致平在马背上不断指挥敌人冲锋。

胡少海见敌人上了鱼钩，对阵地上的战士们命令道：“撤！”

战士们人人佯装败退，个个惶惶张张撤出阵地。敌人以

为红军招架不住，真的败退了，不顾一切地追赶。当追击的敌人刚进到山谷口，又有一个支队从山上冲下来，接战不久，就又佯装败走。

敌人不知是计，有两个营的兵力冲进山谷口。很快，肖致平来到山谷口下了马，钟桓也策马赶到谷口，跳下马背，心有余悸地提醒他：“肖兄，你看这山，他们会不会引我们上钩？朱毛俩人向来诡计多端。肖兄不闻‘兵不厌诈’吗？”

肖致平看看两边的山，不以为然地说：“钟兄不必多虑。他们一路溃逃，饥饿难忍。钟兄不曾闻‘强弩之末，不可穿鲁缟’吗？”

钟桓想想他的话，也有三分道理：“肖兄在前，我来殿后。”

肖致平心中暗好笑。他知道钟桓这个人胆小，不足成大事。况且，他也想急功近利，就毫不推辞地说：“一言为定！”他转向队伍，大声命令道：“弟兄们，冲进去！”

时间不长，大批敌人进了山谷。

在谷口东侧，红军正张网以待。天寒地冻加上蒙蒙细雨，参加伏击的战士个个冻得直打冷战。有的战士想打喷嚏，怕暴露目标，连忙捂住嘴，不让发出声音。伍中豪和蔡协民一起来到前沿，向山下观察。远远看见敌人大部进了谷口。

钟桓虽说不上是老奸巨猾，可他也算得上是一条难抓的泥鳅。他满腹疑虑地立在谷口一动不动，密切注视谷里的动静。他身后便是他的大队人马。有几个营长按捺不住了，走到他身边问：“团长，我们进不进？”

钟桓没有回答，又向谷里看看，见没有异常，才放心地说：“冲进去！动作要快！”

最后一批敌人进到了谷口里。在山谷西侧的陈毅和林彪，一直盯着在谷口徘徊的钟桓。时间不长，远远地看见钟桓最后一个进到谷里。

敌人依照毛泽东的意图钻进了红军布下的口袋。刚才佯装败退的胡少海支队，快速从山背后闪出，闪电般地封锁了谷口。

胡少海他们刚封锁住谷口，山谷里就响起了激烈的枪声。

山谷的两面山上，到处是枪声，到处是弥漫的硝烟。上当的敌人惊慌失措，四处逃窜。肖致平和他的手下走在最前面，受到突然攻击时，表现出极大的恐慌。他在慌乱中指挥反击。进谷不远的钟桓，知道上当，迅速指挥他的部下后撤。谷口突然响起了枪声，后退的又掉头乱窜，出现了无法遏止的局面。

正在敌人绝望之机，两面的山坡上，响起了红军的冲锋号声。接着，红军战士如洪水决堤般高喊着冲下山。

毛泽东和朱德来到了前沿，随时掌握战场上的变化。作预备队的肖克早已按捺不住参战的激情，来到他俩人身边。

朱德看看他：“怎么，手痒痒了吗？”

肖克倒不好意思了。

朱德说：“是时候了，你带二支队冲下去，多抓几个俘虏。”

肖克的二支队冲了下去。

战斗很快结束，毛泽东和朱德脸上都挂着胜利的喜悦，站在路边检阅打胜仗的部队。长长的俘虏队伍，一眼望不到头，由战士押送着从他俩人面前走过。俘虏队伍中的肖致平和钟桓，把头埋得低低的，不敢看视两位红军的最高指挥者。可

他又想一睹这两位富有传奇色彩人物的风采。肖致平有意拉下大沿帽，透过展开的五指透视毛泽东和朱德。钟桓则是低下头，用眼睛的余光斜视。

大柏地一仗，敌人两个团大部被歼，俘虏敌团长肖致平、钟桓以下八百余人。这一仗消除了压在战士、干部心中的郁闷和不满。宁都守敌张与仁部惊慌退走，12日红军不战得宁都。经过短暂的休整，陈毅和林彪率领一纵，在葛坳同李文彬部打了一仗遭遇战，迅速突围。毛泽东和朱德于19日到达东固地区，同李文林的独立二团和段起凤的四团会合。

27．寻觅主力

除夕之夜，北风呼叫，地主老财都在家里大摆宴席，吃团圆饭。

在南康县某地山区中，艰难地行进着一支困乏疲惫的队伍。

霍然间，响起一阵清脆的枪声。

“快跑啊，土匪来了。”一个民团团丁在街上大喊大叫。

一家地主的庄园里，在一座阔大的上房中，早已摆下了几桌丰盛的酒席。这家的主人正热情地邀请当地的民团团总及几十个团丁，刚要在桌前落座，突然听到枪声，使他们慌乱起来。团总一见他的手下如此慌乱，不由动怒道：“慌什么？”

一团丁大惊失色地进来：“不好了！不知从哪里冒出一股

红匪。”

团总一听红军来了，心里也有些慌乱。但他毕竟经历过世面，表面上装出一副从容的样子。“有多少人马？”

“好几百人。”

团总一听，也顾不得体面，忙吩咐道：“弟兄们，快、快、快撤。”众人一听撤离，谁也顾不得什么，一个个惊慌失措地抢道而逃。

这支队伍原来是从井冈山突围的彭德怀和滕代远，他们还有五百余人。自从突出重围后，一直向东南转移，为的是寻找毛泽东和朱德带领的红军主力。他们一路上转战，一路上寻找，结果是一无所获。

冲进村的彭德怀见地主家的大门敞开着，带人进去。只见，上房内酒席上的菜肴还在冒着热气。彭德怀和滕代远立在门里，扫视屋内难得的酒席后，命令战士打牙祭。

他们自从突围后，别说能吃上这么好的菜肴，连一顿饱饭都没能如愿。彭德怀本想吃了就走，无奈战士遇到了好吃的，又无节制地饮酒过量，有些战士喝醉了。彭德怀只好当起了哨兵。

翌日拂晓，逃离的民团团总，带人偷袭来了，彭德怀和滕代远带领部队仓促迎战。撤离村庄后，清点人数时，跑散了二百多人，还剩三百余人和二百八十多条枪。

彭德怀和滕代远合计后，决定向于都转移。当到达于都外围时，得悉于都县城内空虚，就连夜奇袭了于都。

于都获得小胜后，吸收了一些人入伍。

滕代远急于寻找红军主力的行踪，于第二日早饭后带警

卫员走进了邮局。

邮局内凌乱不堪，纸张、报纸散落一地。

滕代远随手拣起一张，翻动看视。警卫员把报纸归拢到一起，而后清理房间。滕代远嫌腰间的驳壳枪碍事，他取出放到邮局的柜台上。当他看完一张，又拿起一张看视时。突然他的眼睛睁大了，小声念道：“蒋桂爆发战争。蒋介石三路大军围攻武汉。进攻井冈山的朱培德部即刻收兵西进……”滕代远一高兴，右手往桌子上猛地一拍，乐极生悲，不幸的事发生了。“叭”的一声枪响，他的驳壳枪走了火，自己前胸中弹。

警卫员听到枪声以为有情况，全都拔枪在手，结果看见滕代远用手捂着前胸，鲜血外流，忙上前扶住他。

滕代远被送进地方医院。得到消息的彭德怀急匆匆来医院看望，被滕代远的警卫员引进一间手术室。

滕代远躺在病床上，伤口已处理好。彭德怀立在滕代远病床前，关切地问：“你觉得好些吗？”

滕代远忍着疼歉意地说：“都怪我太大意了。”

彭德怀安慰他：“事情已经出了，你也不要难过。把你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过一段时间我再来接你回去。”

滕代远：“我听军长的。担子都压在了你一个人身上……我从报纸上看到蒋介石和李宗仁发生了蒋桂战争，进攻井冈山的敌人也都撤到九江。”

滕代远虽然为寻找红军主力受了伤，可也得到了一条重要的消息。彭德怀召开干部会，商讨下一步的行动。会上大家各抒己见，议论纷纷，很是热烈。

“乘敌人撤退之机，我们可以打回井冈山。”

“对！井冈山是我们丢的，我们再夺回来。”

也有人担心：“我们就这么多人，回井冈山行吗？”

“井冈山是我们丢的，我们不夺回来，其他人会怎么看我们。一定要夺回来。”

彭德怀一直在认真地听。

“天气慢慢的热了，我们穿的还是冬装，能否搞一些单装。”

“听说安远有国民党的被服厂。”

“对！打安远。”

彭德怀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好！拿下安远！”

会议形成了一致的意见，打安远。

红五军占领了安远的被服厂，得到了一些服装。

彭德怀也学滕代远的办法，从敌人那里获得情报，他来到伪县政府大院，院内冷冷清清。原来国民党官员早闻风逃之夭夭。彭德怀打量县政府大院。大概走热了，他用帽子扇着风。忽然，一个干部手拿一份通报，高兴地一边跑一边叫：“军长，毛委员他们有了下落了。”

彭德怀一阵惊喜。接过通报快速浏览。看后高兴地说：“他们在长岭寨消灭了郭风鸣两千多人，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并当场击毙郭风鸣。红军进驻长汀。好消息，好消息啊！”

“军长，我们还去井冈山吗？”

彭德怀面放红光，眉毛飞扬，带着掩饰不住的激动，干脆地说：“我们东进，同红军主力会合。先派人去联系。”

28 . 东固休整

东固是赣南最早发展起来的革命根据地，是李文林、曾炳春等人领导武装暴动的地方。东固四周环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群众都已发动起来，有着好的革命基础。螺坑沙古丘，是群山环绕的沙古丘，是一块很大的开阔地，平坦舒展。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在这里受到了李文林和段起凤及数千名当地群众的盛大欢迎。这是离开井冈山以后，从未有过的盛大热烈场面。

毛泽东和朱德在李文林和段起凤的陪同下，带领队伍走在欢迎的人群夹道中。欢迎的群众有的送草鞋，有的送鸡蛋，有的送水。场面热烈，感情真挚。几个月来的转战，流离颠簸，使他们都很疲惫，来到这里，真正感受到了回家的温暖。

部队刚住下，当地群众就有组织地来劳军，有的担着粮食，有的抬着猪肉，还有的敲锣打鼓，浩浩荡荡前来慰问。毛泽东、朱德、陈毅和李文林、段起凤从屋中面带笑容地迎出来，一个劲地向群众道谢。毛泽东看到这激动人心的场面，发自内心的感慨，对身边的李文林说：“你们东固这里简直就是另一个天地，群众真正的发动起来了。红军到了白区，无人作向导，稍有不慎，便会带来灭顶之灾。这两个月来深感群众站起来自觉地支持革命，革命才有坚强的后盾和希望。”

李文林饶有兴趣地告诉他：“我们东固地区方圆二百多

里，形成了秘密割据。”

毛泽东对这个名词很感兴趣，新奇地问道：“什么叫‘秘密割据’？”

李文林告诉他说：“党组织和农民协会都是秘密的，敌人来进攻时，根本找不到目标。这样群众就少受损失。”

毛泽东“哦”了一声，赞叹道：“这里和井冈山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政权形式。好，有它的独特之处。”

这当儿，朱德、陈毅和部分战士搬来了凳子，在场地上摆成一个圆圈，热情地让群众就座。毛泽东、朱德、李文林也坐下来。来的群众多，凳子不够，就围着凳子站了一圈。

毛泽东和朱德相互推让了一下，最后由陈毅站起来讲话，他深情地说：“父老乡亲们，谢谢你们的欢迎和款待。我陈毅代表朱军长、毛委员谢谢诸位。”群众高兴地鼓起了掌。

陈老爹乐呵呵地说：“谢啥么？都是一家人。你姓陈，我也姓陈，五百年前咱们还是一家人嘛。”

陈老爹的话引起了大家的轰笑。

陈毅继续说：“陈老爹说得好，我们是一家人。中国有句古语，叫做‘有来无往非礼也’。送给你们什么呢？我们拿不出粮食和大洋来。经毛委员和朱军长批准，送给大家一部分枪支弹药。”

李文林高兴的带头鼓掌。

毛泽东乘机说：“我们送给你们的枪支弹药，是蒋介石送给我们的。不过，他可不是心甘情愿地送，是在逼迫的情况下才送给的。但我们是甘心情愿送的。”

毛泽东幽默风趣的话，不仅博得了掌声，还赢来大家的

笑声。正说间，战士搬来了枪支弹药，放到人们的中间。李文林高兴地合不拢嘴，安奈不住内心的激动，向前拿起一支九响枪，仔细看后又拉动了枪栓，检查枪膛。他不住地赞叹。“好枪，好枪。”他放下枪，望着几箱子弹对毛泽东和朱德说：“在我们这里，要想动用一发子弹，就得经过党组织的批准。”

两军的会合，双方都很高兴。就在这天的夜间，毛泽东、朱德、陈毅、袁文才和李文林谈了很久。最后，李文林告诉他们，井冈山在两个月前已经丢失。毛泽东、朱德、陈毅和袁文才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都很震惊。几个月来所担心的就是井冈山的安危。本来到东固后，经过一个时期的休整，从东面支援井冈山。现在看来，井冈山是回不了。他们都在默默地坐着。看得出，一个个的心情都很痛苦。

李文林作为这里的主人，关切地问：“你们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大家都没有考虑成熟，没有马上回答这个问题。

朱德自言自语地说：“井冈山陷落，一时回不去啰。”

毛泽东关切地问：“有没有突围的人？”

李文林肯定地说：“有！”

毛泽东眼睛一亮，马上追问道：“他们向何方突围，有无这方面的消息？”

李文林遗憾地告诉他：“目前还没有。”

大家又沉默了一会，毛泽东告诉他：“中央的‘六大’文件我这里有一份，你可以拿去先看看，找个时间，向干部传达一下。”

说到中央的文件，李文林的脸上出现了喜色，他从毛泽

东手上郑重地接过中央文件，迫不及待地随手翻动。

袁文才听到中央文件，又勾起了他的心思。在柏露会议上，毛泽东有一段内容没有传达。当时他就有些多心，虽不知是什么意思，可以肯定地说，与他有关。此时，他产生了要弄清那一段文件内容的欲望。他用关切的目光投向文件。

就在这个夜晚，袁文才向李文彬撒了个谎，借到中央文件，自己一个人躲在屋内，在灯下看中央文件。当他看到《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中，有一段对土匪武装的策略规定，他的脸色大变。翻动文件的手在微微颤抖。中央文件里有这样一段话：“……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让土匪深入革命军队或政府中，是危险异常的。”

袁文才看到此，如芒刺在身。他愤怒地合上文件，焦躁不安地来回走动，甚至是恐惧异常。他奔到门口，望着漆黑的夜。袁文才自己问自己：“难怪在柏露会议上，毛委员有意删除这一段。共产党还是不相信我们这绿林人……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他打定主意，分道扬镳。

也就在这个晚上，毛泽东和朱德得到了李文彬、张与仁两旅逼近东固的消息。如何迎敌、如何利于今后的发展，俩人苦想了一夜。今天一早，他俩人不约而同地来到东固镇外的一条清澈透明的潺潺溪水边，默默地想着走着。

俩人停在一棵大树下。

毛泽东看着四周峥嵘的群山说：“李文彬的两个团从大余一直跟在我们的后面，现由南向北逼近东固；张与仁的三十五旅，由永新经吉安到广昌，从北路堵截我们。大柏地一战，

我们消灭了刘士毅旅，他不战而撤出宁都，现在，又由东向西紧逼我们……”

朱德也感到敌人从三面包围，使红军处在十分危险的境地。他思虑地说：“看来，我们只有向北转移，再折向东，到闽西去，方是上策。”

毛泽东也有同感：“起码是目前，建立固定的根据地已不现实。那就采取‘打圈子’的战术，敌进我退。”

俩人形成一致的意见，心头的那种压抑也随之消除大半。当毛泽东和朱德一进大院，朱云卿神色紧张地走上来，向他俩报告了一个意外的消息：“有人看见，参谋长袁文才私自离队走了。”

俩人听后同时一惊。

朱云卿请示他俩人：“要不要派人追回来？”

毛泽东想了想：“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

且说袁文才从东固私自开小差回到茨坪，一直躲藏在王佐的家中。袁文才和王佐俩人以前同是绿林好汉，如今都是共产党员。对袁文才的行动，王佐是有保留的，为了以前的情意，收留了他，隐藏了他。这么多天来，对组织上讲不讲，他一直拿不定主意，一直折磨着自己；这一天，他终于想好了，要同袁文才谈谈。他俩人相对而坐，默默无言，面面相觑。

王佐怀着复杂、矛盾的心境离座徘徊。

袁文才也是怀着复杂、矛盾的心情看着内心激烈斗争的王佐。袁文才心里在想：“我和他同是拉杆子的绿林，又是饮血结盟的兄弟。他不会……”

王佐看了他一眼，见他也在注意自己，心中也在暗想：“我们两个一个山上，一个山下，劫富济贫，是结义弟兄。现在都是在党的人了，我该怎么办？兄弟情义不可丢，党性也不能不要……”

袁文才暗自盘算着：“我老躲在这里，总也不是个办法……”

王佐也在想：“何党代表现在是宁冈县委书记，向他摸摸底？何党代表为人不错，毛委员是个值得信赖的领导。”

袁文才坐不住了，也站起身。看得出，他这个矛盾的心要作出选择：“毛委员虽然值得信赖，中央文件都写上去了，他一个人能顶得住吗？唉，做人咋这么难。”

袁文才被王佐说服，决定先由王佐向组织上汇报。何长工听了王佐的汇报：“我们党现在还不很成熟，制定的一些政策存在着左的东西。但袁文才同志私自离队，问题是严重的。他在哪里？”

“躲在我家。”

“你动员他来一趟，我同他面谈一次。”

“他不敢来。”

“对袁文才我们还是相信的。他不敢来，我上山去和他当面谈。”

何长工亲自来到茨坪王佐的家，同袁文才见了面。俩人面对面地交谈一下后，出现了短暂的沉默。少许，袁文才心有余悸地问：“党组织还会相信我？”

何长工开导他：“只要你大胆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就能争取党组织的理解和谅解。还会一样的信任你，重用你。”

袁文才仍有怀疑：“中央文件上写得明明白白，‘首领应当作反革命首领看待’，并强调‘均应完全消灭’。”

何长工进一步说：“在柏露会议上，毛委员不是没有传达这一段吗？会议以后不是又升任你为红四军参谋长吗？这都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党组织对你信任的，是重用的。”

袁文才也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他无一回答。停了停又说：“我是土匪出身，可那是被逼得没办法的事。我没有干出过对不起穷人的事。有些人是白军出身，放下武器就成了同志。我是自愿改编的，可……我总觉得不被人所理解，心里难受，后怕。”

何长工坦率地说：“你说的这些，我承认。袁文才同志，你是一个红军的高级干部，应该比别人看得远一些。为什么非要让人理解？只要你坚定的是共产党的信念，就不要怕。毛委员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是有些人不理解吗？‘八月失败’毛委员派人前去阻止，不是没人理解吗？事后大家不都理解了，信服了。理解果然是一件好事，不理解也不一定全是坏事。”

袁文才的心被他打动了：“何党代表（他习惯这样叫），我承认错误，可以公开地承认错误。我接受组织上的处理。”

何长工高兴地握住他的手。“我知道你会明白的。我来的时候，专门为你开过一次会，经研究决定，你担任宁冈县委常委。”

袁文才激动地流下了热泪。说：“请你有机会转告毛委员和四军前委，就说我袁文才对不住他，对不住党。”

29 . 龙岩沉浮

几天以后，毛泽东和朱德带领红军主力，悄悄向北绕了个大圈子，跳出敌人的围追。3月13、14两天，在长岭寨消灭郭凤鸣第二混成旅的两个团，缴获枪支五百多支，还有3门迫击炮。旅长郭凤鸣当场被击毙，胜利到达闽西的长汀。在长汀吸收了不少青年参加红军，其中就有年仅15岁的杨成武。杨成武在战斗中成长，历任红军的团政委、师长兼政委，靠着坚强的意志走完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在他担任晋察冀司令员兼政委时，指挥了著名的黄土岭战役，消灭了大批的日本侵略军，打死日本中将阿部规秀。建国后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代总参谋长和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当然，这些都是后话。红军领导到达长汀后，有兴来到了著名的云骧阁。云骧阁坐落在乌石山，临江而立。原是清代所建，又叫清阴阁。陈毅这一天，穿了一套崭新的灰布军装，面对汀江诗兴大发，随口吟道：

闽赣路千重，春花笑叶红。

败军气犹壮，一鼓下长汀。

“好诗，好诗啊！”毛泽东和朱德都穿着崭新的灰布军装，显得特别精神。俩人在树冠如伞的樟树下的甬道上，高兴地走过来。毛泽东边走边重复道：“闽赣路千重，春花笑吐红。败军气犹壮，一鼓下长汀。”朱德也赞美道：“好诗。”

陈毅谦虚地说：“让毛委员、朱军长见笑啰。”

朱德：“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彭德怀的红五军来人啰。”

陈毅面有惊喜之色：“我们是双喜临门，可喜可贺。”

毛泽东神秘地说：“还有一喜。”

“还有一喜？”陈毅疑惑地看着朱德。

毛泽东见他不解，解释地说：“告诉你，国民党内部发生了蒋桂战争。蒋介石调朱培德率部为一路军由东向西进攻武汉；刘峙率第二路军沿长江攻打武汉；韩复榘率第三路军从河南沿平汉线进攻武汉。敌人内部的斗争，正是我们求发展的大好时机。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发动群众，建立公开的苏维埃割据，同湘赣边界割据相连接。这不是一喜吗？”

“是一喜。”陈毅高兴地说。

朱德又说：“两个纵队扩编为三个纵队，成立了军、纵队两级政治部，这不是一喜吗？”

“是一喜。叫我说，还有一喜。”陈毅也提示他们。

毛泽东和朱德都愣了。

“成立了长汀县革命委员会，又筹措了五万大洋，每人都换上了新军装并且还破天荒地发了几块大洋。难道这不是一喜？”

朱德连声说：“我们是五喜临门。”

他们正高兴地诉说着，朱云卿来了：“你们让我好找喔。”

毛泽东开玩笑地问：“新任的大参谋长，有何事如此着急？”

朱云卿已升任红四军参谋长：“我是来请示下一步的行动

问题。”

毛泽东反问他：“我们已经同彭德怀联系好，准备在瑞金会合。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朱云卿高兴的一笑：“西进瑞金。”

瑞金是闽赣交界县。它是东进龙岩乃至闽南的交通要道，也是西去赣南的必经之地，还是南下东江的枢纽。

4月1日，正是闽赣大地花红柳绿的季节，毛泽东和彭德怀在瑞金重逢。

中午开饭时间，毛泽东和彭德怀并肩走在房屋的夹道中。毛泽东歉意地说：“这次守井冈山很危险，现在看来，不应该决定留你们守井冈山，让你们吃了不少苦。”彭德怀也表示：“虽说苦没有少吃，但丢了井冈山根据地，没有完成前委交给的任务。”

毛泽东也认为：“敌人兵强马壮，又多于我们几十倍，加上我们到外线作战，又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才出现了这种难堪的局面。”

他俩到了吃饭的地方，桌子上孤零零地放着几碗米饭。

毛泽东歉意地说：“你来了本应好好地招待一番，可我们拿不出东西来招待你。只好委屈你吃白水泡米饭啰。”

朱德许诺道：“现记上帐，等我们打下地盘，有了东西，我请客来补上这一顿。”

彭德怀也半真半假地说：“好。军中无戏言，到时可别怪我找你要这顿饭吃。可不许赖帐。”

三人笑着坐在了桌前。

这顿饭虽说是太寒碜了，可他们都吃得津津有味。饭后，毛泽东、朱德同彭德怀很快就又在于都贡水边分别了。彭德怀带领他的部队到赣西开展工作走后不久，在瑞金的毛泽东和朱德接到了“中央二月来信”。毛泽东长时间地坐在桌前，眼睛看着一个地方，他好像进入了某种境地。毛泽东暗自发问：“中央二月来信，要我和朱德同志离开红军，隐匿大的目标，以保存红军和分散发动群众。中央的这种精神，正好迎合了一部分人的思想情绪，会造成一定的思想混乱。”

毛泽东烦躁地站起身，点燃纸烟，慢慢地抽着到了门口。

就在这时，中央派刚从苏联回国的刘安恭到了江西，被任命为红四军政治部主任。5月下旬首次攻克龙岩后，由于前委地方工作的增多，在朱德的提议下，前委决定成立红四军临时军委。刘安恭担任临时军委书记。

这个时候，在领导权方面，毛泽东同朱德出现了一些认识上的分歧，有些人就利用这个分歧，大造舆论，还有人乘机借题发挥，有意挑起矛盾，引发一部分过去对领导有意见的人，打着中央的旗号，公开站出来扩大事态的发展。毛泽东和朱德成了两方争论的焦点。毛泽东处在不利的情况下。

在龙岩的一次临时军委会议上，刘安恭提出：“我来到红四军后，看到很多地方的做法有问题。前委管的事情太多、太宽，事无巨细，大包大揽。我认为前委只能管部队的行动问题，其他的事情就不要管。”

由于军情的变化，攻克龙岩后，又主动退出龙岩，转移到永定县的湖雷。湖雷是闽南的一个中等小镇。部队到达这里后，思想更加混乱。刘安恭成了红四军中一个十分繁忙的

人物，上窜下跳。在朱德的住处，刘安恭一连串提出了许多问题：“我感到前委管得太多，权力也太集中。”

朱德想了想，也感到有些道理：“你说的这些问题，我承认前委在某些方面某些问题上管得是有些多，权力过于集中。”

刘安恭借题发挥：“集中就是专权，就是前委说了算。前委说了算，实际上就是毛泽东一个人说了算。他包办了下级领导要做的工作，还代替了群众组织。这叫书记专政，是家长制作风。”

朱德思考着他的话，没有赞成，也没有反对。

刘安恭见朱德没有大的反应，又进一步说：“在苏联，军队是一体化，就是军事长官说了算。你在国民党军队干过，也是军事长官说了算。军队就是一个特殊的武装集团，他不同于政府、政党。在前委会议上，很多同志都提出了这方面的意见。”

朱德在这个问题上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前委权力的集中，不利于下级干部才能的发挥，也不能调动群众组织的积极性。

毛泽东在处境十分困难的时候，认为再次占领龙岩的时机已到，召见了第三纵队司令伍中豪、党代表蔡协民、参谋长兼七支队队长曾士峨，给他们布置任务：“请你们三员大将来，是交给你们三纵队一个任务。”

伍中豪急不可奈地说：“打龙岩？”

“对！打龙岩。”

三个人都很高兴。伍中豪表示：“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毛泽东笑笑。那笑容中还包含着一种神秘：“协民，你是在洞庭湖边上长大的，会钓鱼吗？”

蔡协民疑惑地回答：“会。”

“好。”毛泽东把计划告诉他们：“陈国军是一条狡猾的大鱼。目前他率领主力去了潮州，龙岩空虚，你们乘机夺取龙岩。当他回师时，你们再双手送给他……”毛泽东望着他三人问：“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三人无声地点点头。

毛泽东继续说：“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好猎手。”

果然，打龙岩打得很顺利，被红军第二次占领。因为这是一次“钓鱼”策略，红军打下龙岩后，又主动撤离。红军主力撤离龙岩后，军部移居上杭东北的白砂。军事上的胜利，并没有改变毛泽东的处境，反而愈来愈艰难，要求他离开军队的呼声愈来愈高。前委领导决定再一次召开扩大会。会前，林彪写给毛泽东一封信。

毛泽东手里握着林彪写给他的信，思绪万千，独自一人在思考。林彪在信中要求他不要离开红四军。信中说有些人“领袖欲望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毛泽东心中明白，他这是指的刘安恭。刘安恭不了解红军的性质，对错误思想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毛泽东认为这支队伍许多人是从旧军队脱胎出来的，存在着旧思想、旧习性，习惯于军官权威，习惯于走州过府，不愿做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还有一部分农民出身的红军战士，自由散漫、无组织无纪律的作风也随之而来。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极端民主化的错误思想，妨碍着红军的正常发展。谁是谁非被他们搞得扑朔迷离。

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由朱德、陈毅、朱云卿、刘安恭、林彪等 41 人参加的前委扩大会。会议开得很激烈，始终显露出浓浓的火药味。

刘安恭在会议发言中，用尖刻的语言批评毛泽东的理论观点和领导方法。他说：“毛泽东讲‘党指挥枪’，说到底是在搞独裁，搞家长专制。大多数人认为，当然也包括我。朱德是拥护中央指示的。毛泽东自创原则，拒绝执行中央的命令。我提议现在是留毛还是留朱的问题，进行表决。”

刘安恭咄咄逼人的气势，气恼了一个人，他就是林彪。林彪在会上站出来，发表了截然不同的意见。“我们红四军发展到现在不容易，朱、毛离队目前不适宜。但是，朱德用政客的手段拉拢部下，支持恢复军委是想自己说了算，有摆脱前委领导的思想。”

林彪和刘安恭俩人，各持观点，都有一定的代表性。毛泽东看到他和朱德成了争论的焦点，为了维护团结，他站起来说：“谁是谁非的问题，现在不要作结论，等待以后再解决。我们今天这个扩大会就是要不要成立军委的问题，进行表决。”

朱德也表示同意：“我同意其他争论的问题，可以放一放，就成立军委问题大家酝酿一下，进行表决。”

表决是会议的结果，会场一下静了下来。

会议进行最后表决前，毛泽东拿出一份事先准备好的书面意见，提出不再担任前委书记。他认为军委和前委不仅仅是机构的重复，而且是同前委分权，更为严重的是削弱和动摇了党指挥枪的原则。毛泽东简短的几句话，激起了与会者

对刘安恭的极大的愤慨。最后表决时，以 36 票对 5 票压倒多数通过了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刘安恭担任临时军委书记一职自行免去，改任二纵队司令员。陈毅为政治部主任。

这次会议后，临时军委虽然撤销了，可争论一刻也没有停止。

在红四军党内外争论到达白热化的时候，南京的蒋介石要通了军政部的电话：“由于我们对李宗仁作战，在井冈山未能消灭的朱毛土匪，已经流窜到了闽西。共产党的武装，实为心腹之大患。电告闽粤赣三省，要他们调整兵力，将其消灭在闽西山区！”

蒋介石放下电话耳机，好像松了一口气。他走到一边深色的沙发前，如释重负地坐在上面，抚额小憩。突然，他又想起了什么，直奔电话机前。

“查一查驻防闽西的……陈国辉的第一混成旅 直接发电于他，要他不惜一切代价，围剿朱毛匪军！”

在闽西的陈国辉，是一个老牌土匪，此人不仅凶狠残忍，而且十分狡猾。红军第二次打龙岩，他仅仅损失了一个营的兵力。陈国辉也早想进行报复，只是信心不足。这一次接到南京军政部转来的最高司令蒋介石的命令，他也想在龙岩露露脸。

毛泽东在白砂红四军军部，亲自向伍中豪交代说：“6 月 3 日，你们打下龙岩，调动了陈国辉。前委决定在龙岩全歼陈国辉旅。你们纵队的任务是：一部扫除虎头岭、高亭守敌，迅速从北门攻进，控制龙岩城的制高点；另一部直插龙岩南门。西门由林彪的一纵负责。”

6月19日，拂晓，攻打龙岩的战斗准时在西门打响。林彪立在前沿，注视他的一纵在敌人炮火的硝烟中攻击龙岩的场面。

在龙岩北门，阻击的敌人看到红军勇猛地冲过来，弃枪而逃。蔡协民带领五支队第一个冲进城去。三纵很快占领了城中的制高点。伍中豪率领六支队冒着敌人机枪的疯狂扫射，利用街道两边房子的掩护，渐渐逼近陈国辉的司令部，敌人阻击的很厉害，无法快速接近。伍中豪命令：“进人民院，挖墙打洞！”

选好进攻的地点，战士用镐、锹破墙打洞。

陈国辉在他的司令部里，耳闻龙岩城的阵阵枪声，坐立不安，原地徘徊不止。

副官闯进来，结结巴巴地说：“旅……座，红军已……经逼近司令部。”

陈国辉恼羞成怒，破口大骂：“他娘的，你不能慢一点？！红军到了什么位置？”

副官稳定一下情绪：“报告旅座，红军已经抢占‘州龙须当’制高点，西门、南门都也被攻破。还有的正在附近破墙靠近司令部。”

焦躁不安的陈国辉，此时倒冷静下来了，从枪声中辨别战况。

副官焦急地催促他：“旅座，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陈国辉是个老牌土匪，扬天长叹：“我陈国辉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上了他们的‘钓鱼’当。”这时，外面的喊杀声愈来愈近。

副官已急不可待：“旅座……”

陈国辉一声不响地走出房子，副官和他的卫兵有的在前开路，有的在后护卫。陈国辉他们刚一出来，看见前面的红军战士打着枪冲过来，街上的流弹在耳旁发出呼啸声，又急急忙忙折回去。

陈国辉命人关闭司令部大门，他自己大步进到屋里。他的卫兵不知他要干什么，在门外焦躁地等候。很快，陈国辉已经换上了一身便装。当他刚一出现到门口时，外面传来“活捉陈国辉！不要让他跑了！”的呼喊声。

陈国辉急的如丧家之犬，带领他的手下从后门逃离。

战斗进行到下午，枪声已经平息，硝烟还未散尽，搬运枪支弹药的人流和一队队俘虏被押走。

军部临时安置在中山公园内。毛泽东和朱德并肩走进公园，向着一栋四方二层小楼走去。看得出，他俩人没有因为党内的思想斗争而影响工作关系。

毛泽东和朱德进入小楼，朱云卿和司令部的机关人员，早已把司令部布置好。

毛泽东和朱德一进来，朱云卿就向他俩人报告：“战况已经统计出来。歼敌 2000 多人，缴获长短枪 600 多支，机枪 8 挺，迫击炮 4 门。子弹还没有清点出来。”

毛泽东十分兴奋地说：“好啊！这是我们下井冈山后的第三大胜利。请参谋长下发一个通知，要求部队进城后，遵守群众纪律。”

朱德也是十分激动。“部队要在这里休整一段时间，搞好战后总结。”

朱云卿遗憾地说：“很可惜，让陈国辉逃跑了。”

毛泽东说：“他跑了初一，跑不了十五。”

三打龙岩后，闽西地区的形势发展很快，成立的赤卫队编为红四军的第四纵队。

军事上的胜利，并没有减轻毛泽东思想上的负担。由于极端民主化和单纯军事观点的影响，争论的焦点继续扩大，要求毛泽东离队的呼声愈来愈高。在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陈毅当选为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怀着留恋和复杂的心情，离开了红四军的领导岗位，到闽西特委指导工作。

30．病危蛟洋

闽西山区，山峦叠嶂。一条通往蛟洋的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上，走来了毛泽东和贺子珍、黄琳（江华）、蔡协民、曾志（蔡协民之妻）等。他们艰难地跋涉在坎坷的山道上。走出山口，前面是一片开阔地。

毛泽东住脚凝视前方，又想起令他痛心的事。他的眼前浮现出他在大会上讲的话：“我们是一支武装集团，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否则，将一事无成。目前，正在滋长和蔓延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流寇思想和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都必须加以克服……”

毛泽东在极目远眺，其他人也只好停住，顺着他的目光投向远方。他们就这样长久地站着，谁也不说话。好像此时

谁说一句话，也是多余的。无声胜有声的沉默。

贺子珍看看天不早了，提醒道：“润芝，我们该走了。”

毛泽东收回远眺的目光，控制住纷乱的思绪。贺子珍知道他在想最近发生的令他不痛快的事，她想安慰他，一时又找不出合适的话来，只有含情脉脉地看着他。

蔡协民十分同情毛泽东的遭遇，他也知道并且坚信毛泽东的思想是正确的。他安慰道：“毛委员，你也不要难过。正确的东西迟早是要被大家所认识的。”

毛泽东苦笑一下，又像自我安慰地说：“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正确的主张，要为大多数人所接受，需要时间。走吧。”

天黑以后，他们才赶到闽西特委驻地，蛟洋合溪。特委书记邓子恢和闽西特委军委书记张鼎丞早接到通知在此等候。他俩人高兴地把毛泽东一行引进屋内。

毛泽东打量面前的邓子恢和张鼎丞。只见他俩人一高一矮，一胖一瘦，都穿着灰布军装，显得特别精神。邓子恢虽然身材不高，可长得眉清目秀，给人一种精明强干的感觉。张鼎丞则是身材强壮，浓眉大眼，鼻高口阔，既有南方人的精明，又不失北方人的憨厚。毛泽东客气地说：“我们来你们闽西特委说是来指导工作，实际上是来学习的。会给你们添一些麻烦。”

邓子恢倒不好意思地说：“毛委员来我们闽西特委，是求之不得的喜事。我们正好也有些事情请示毛委员。”

张鼎丞插话说：“闽西特委刚建立不久，工作开展起来存在着不少困难。”

毛泽东告诉他：“我们同敌人作斗争，公开的和秘密的，都会遇到难以想像的困难。所以，一个革命者不仅有战胜困难的决心，而且要有战胜困难的毅力。有些同志在困难面前退缩了，甚至投降了敌人。当然，有一些也是我们政策上的错误。像袁文才这样的同志，看到了党的‘六大’文件，里面有对土匪的政策。他害怕了，不敢跟我们了。因此，在东固脱离了队伍。”

在蛟洋合溪住下后，由于天热，山区的蚊虫常常偷袭他，使本来心情不好的毛泽东病了，而且是恶性疟疾，病得很厉害。他一时冷，一时热，常常高烧不止。此时他正躺在床上，贺子珍用一条湿毛巾附在他那滚烫的额头上。

邓子恢、张鼎丞、黄琳、蔡协民和曾志都来看望他，见他一直处在半昏迷状态。他们心情都很沉重，都默默地立在床前。

贺子珍经历了毛泽东在政治上的打击和病难的折磨，使她那清秀的面颊也失去了往昔的光彩。此时，她控制不住自己，附在曾志身上抽泣起来。

曾志也找不到合适的话来安慰她，把她搂得紧紧的。

邓子恢告诉她：“咱这山区没有好药，我们已经派人去了上海。”

毛泽东病得死去活来时，在白砂的红四军部里，朱德和陈毅也遇到了一个难题。在上海的中央派人送来了一封信。中央来信，要红四军去一个人到上海汇报情况。

朱德经历了红四军“七大”前后党内的思想争论，心情上也不痛快。他认为毛泽东虽不是前委书记，但他还是前委

委员，红四军的政委，应该去蛟洋同他协商一下为好。

陈毅也有这个意思，因此俩人去了蛟洋。

毛泽东在病中同朱德、陈毅进行了商谈：“我在4月5日以前委的名义，向中央写过一封汇报信。提出中央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同时分散队伍，隐匿目标，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当时，敌人内部忙于相互间的拼杀，给了我们一个喘息的机会。我们三进龙岩，和3月间消灭郭风鸣一个旅，都是基于这种形势下取得的。我们采取‘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和行之有效的‘十六字’方针，都是成功的经验。现在，蒋桂战争已经结束，敌人又有足够的力量来对付我们。”毛泽东讲道此停下来。由于大病未愈，讲话时已是大汗淋漓，气喘吁吁。

贺子珍给毛泽东送来水，他饮了几口方觉好些。

朱德和陈毅俩人甚感不安。朱德歉意地说：“实在不知你患病。”

毛泽东表示：“我同意陈毅同志去上海向中央汇报，也同意由你代理前委书记。我也希望陈毅同志详细地汇报这里的情况，以便中央有个全面的了解。”

陈毅表示：“请毛委员放心，我陈毅一定会如实汇报情况的。”

毛泽东点点头，提出了一个他十分关心的问题：“蒋介石调集三省的兵力，进行赣闽粤的会剿，我们已经吃掉了他们一部分。目前不知你们作何打算？”

朱德说：“前委认为闽西地域狭小，难以打破敌人的会剿，决定林彪的一纵和刚组建的四纵，留在闽西继续坚持斗争，我

带二、三纵东进闽中，牵制敌人，以求大的发展。”

毛泽东听后没有马上表示什么，凝眉思索。

朱德很想急于知道毛泽东的意见。因为毛泽东有常人不及的胆识和谋略，这一点他们在相处中已经得到了验证。他以亲切的口气问：“润芝，你以为如何？”

毛泽东见问，也不能不表示，说：“既然前委已经决定了，那就不妨试试。但有一点，你也不能不注意，敌人在闽中的反动力量较强，我们党在那里没有民众基础，部队不易筹措给养，加上夏季多雨，伤病员不好安置。这些情况都要一并考虑进去。”

朱德也觉毛泽东的意见是中肯的。他立即表示：“润芝的话，我一定记住。”

毛泽东又问陈毅：“你何时动身？”

陈毅说：“我想尽快动身。”

毛泽东告诉他：“从厦门去上海，走水路较为安全。最好再跟一个去，有个伴，遇到情况也好有个照应。我看就让闽西特委的邓子恢同志陪你去，你看如何？”

陈毅当然高兴，连声表示：“好、好。”

第二天，毛泽东在贺子珍的搀扶下同蔡协民、黄琳、曾志、张鼎丞一起送朱德、陈毅和邓子恢来到村口。毛泽东同他们相互握手告别。朱德握住毛泽东的手，心情沉重地说：“要多保重。”

朱德、陈毅和邓子恢上路了，毛泽东他们一行还立在原地目送他们。

朱德他三人走了好远，回头看见毛泽东他们还在原地未

动身，便停步招手致意。

毛泽东他们也频频招手。远处传来朱德的话：“请回吧。”

朱德、陈毅和邓子恢三人走了，也把他的心一同带走了。

在一个大雨滂沱的日子里，朱德带领二、三纵队向闽中出发了。盛夏酷暑，天气变化很快，刚才还是阴雨天气，不久就是云散雾开，火辣辣的太阳当头照射。

酷暑行军，个个挥汗如雨。队伍也显得有些凌乱。他们一路东进，首克宁洋，再克漳平，似乎较为顺利。可好景不长，攻大田时受挫，被迫撤出战斗，再转向永春。由于部队中的无政府主义、极端民主化，造成了一部分人的思想混乱。在永春福鼎村一战再次失利，部队的思想情绪受到了极大的波动。

部队来到一个山村，当天夜里，由于纪律松弛，有几个战士聚集在一处民房内的昏暗油灯下，偷偷“挤筛子”（赌博的一种）。坐庄的是一个老兵，只见他两手晃动着合扣在一起的两只碗，里面响着“筛子”的滚动声，而后往中间一放，说：“快下，快下。”

有个战士摸出一块大洋往碗旁边一放，嚷道：“大！”

“小！”又一个战士放上一块大洋。

“大！”“小！”“大！”几个战士在一边起哄，就是不下赌注。

老兵见没有人再下赌注，又催促道：“快下、快下。不下别后悔。”

有几个战士挡不住诱惑，从身上摸出大洋，下了赌注。

也是在同一地点的昏暗的墙角处，有两个隐君子在偷偷

摸摸抽大烟。由于天黑，看不清他俩的面目。远处突然有人咳嗽一声，俩人慌慌张张躲起来。

多日来的行军打仗，出师不利，使朱德的心头像压着一块石头。他独自立在当院，望着夜空中群星的闪烁。虽然天黑看不清他的表情，从他那雕塑般的神态上，可以看得出，他的心情并不平静。

参谋长朱云卿从外进来，没有看见院中站立的朱德，径直往屋里走。

“回来了？”朱德在黑影中问了一声。

朱云卿先是一愣。他看见了黑影中的朱德，忙走上前去，问道：“军长，你还没有休息？”

朱德长叹一声，说：“我在想临出发前同毛政委的谈话。他告诉我东进闽中，党在那里没有群众基础，红军不易筹措给养。都被他言中喽。东进闽中收效不大，反而在福鼎牺牲了三百多个同志，白白损失了一百多条枪。”

朱云卿却说：“胜败乃是兵家常事。我担心的是部队中的无政府主义和破坏纪律的现象，有所发展。打骂体罚士兵的，乱抢乱拿的，偷偷赌博的，甚至还有抽大烟的。这种现象不解决，将会影响到整个部队的发展。刘安恭的二纵尤为严重。”

朱德听后心情更加沉重地说：“短短几个月，发展到如此地步，实属难料，是到了该解决的时候喽。”

朱云卿建议：“军长，我们应该撤回闽西。”

朱德似乎深思熟虑地说：“暂编一师的一旅进驻漳平，一个团在溪南；二旅杨逢年进驻龙岩。咱们来个快速回师，先吃掉溪南的一个团。”

“我赞同。”朱云卿历来干脆，雷厉风行，兴奋地说：“什么时候行动？我去布置。”

朱德告诉他：“明天还得开会研究。”

朱云卿有意见了：“军长，打仗是上层领导快速决断的事。事无巨细，无论大小事，都要下面讨论才能决定，是要失掉战机的。一仗的胜败，就能决定我们的生死存亡。”

朱德也显得无可奈何地说：“最近不是形成了这么一个习惯，要讲民主，要经过讨论才能决定嘛。”

朱云卿有些泄气地说：“那好吧。明天你主持开会研究，我带侦察排去溪南侦察。”他是个直性子。第二天，天不亮，朱云卿就带人早早出发了。他们到了溪南外的山上，居高临下观察溪南镇。眼前的溪南镇历历在目，镇上空有缕缕炊烟升腾，时而伴随着狗叫，街中有敌人的巡逻兵出没，两边的山上有敌人防守。

朱云卿都一一标记到本子上。

当朱云卿沐浴着长途跋涉的征尘进到军部时，一到院中，就听到会议上七嘴八舌的争论，闹哄哄，听不清谁在说什么。他的眉头凝成了一个大疙瘩，听了听就闯进去。

屋内烟雾缭绕，自制的纸烟呛人鼻息。

朱云卿跨到门口，大家都停止了争论，目光全都集中到了他身上。朱德见朱云卿侦察回来，马上宣布：“我们讨论了一天，几种意见也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意见。参谋长侦察回来了，我决定明天奔袭溪南！”

无休止的会议这才算开完。

溪南上空弥漫着硝烟，红军战士冒着枪林弹雨冲锋。山

腰上敌人的机枪弹壳飞舞，枪口喷射着火焰。进攻受阻，红军战士趴在地上，被疯狂扫射的机枪压得抬不起头来。

朱德和朱云卿一直在观察战斗的进展情况，见到此情，朱德大声命令道：“调机炮连上来。”很快，机炮连连长带领战士扛着机枪、背着迫击炮上来。

朱德指着山腰上敌人的机枪说：“看到了吧。给我炸掉它！”

战士已经将四门炮架设好，连长目测后大声说：“目标260米。”炮手在连长的口令下快速装订射击诸元，装填手已拿炮弹在手，准备装填。

“一炮好。”“二炮好。”“三炮好。”“四炮好。”

连长扬起的手往下一压，大声道：“放！”

顿时，山腰上腾起几道烟柱。敌人机枪被炸飞，机枪手被抛到一边。

冲锋号响了。红军战士潮水般地冲上去，镇口的第一道防线被突破。敌人向镇里逃跑。

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奔袭溪南，歼敌一个团。第二日又攻占漳平，歼敌一个营，余部被击溃。龙岩杨逢年旅闻一旅在溪南、漳平被歼，仓皇退出龙岩。9月4日，朱德率红四军不战得龙岩，几天后回到白砂同一、四纵队会合。在二、三纵队东进闽中期间，林彪的一纵、胡少海的四纵在闽西特委的领导下，开展了广泛的游击战争，迫使进攻的赣敌退守长汀、连城，粤敌退守永定。蒋介石调动三省对闽西的第一次‘会剿’，就被打破了。

而在蛟洋的毛泽东病了好长一段时间，时好时坏，总不

见轻。这一天，毛泽东想到外面走走。

“子珍。”毛泽东叫了一声，不见贺子珍答应，知道她有事先外出。因此，他就慢慢下了床试着走了两步，头略微有些昏。他停住歇息一下。一个多月的重病缠身和政治上的失意，使他高大、伟岸的身躯，突然间变得清瘦、单薄，红润的面颊又是那样的苍白无光。

这时，警卫员进来看见忙扶住他：“首长，还是躺下吧？”

“小鬼呀。”毛泽东打起精神说：“我到外面坐坐。”

毛泽东被警卫员扶到院子中。院中有一棵大樟树，警卫员搬出凳子放到树下，又扶毛泽东坐下。毛泽东气喘吁吁地说：“小鬼，你把桌子上的地图拿来。”

警卫员应着进屋，旋即拿出地图，交到毛泽东手上。

毛泽东展开地图审视。地图上敌我态势早被他标记好。他两眼久久注视着被敌人占领的上杭。他虽然离开了红四军的领导岗位，人又在病中，可他的心中一刻也没有忘记红四军和苏区的发展壮大，他想找人谈谈自己的想法，便叫道：“小鬼。”

警卫员应声出屋，来到他面前：“首长。”

毛泽东说：“你去看看张鼎丞同志在不在，如果在，就请他来一下。”

“是！”警卫员转身离去。

毛泽东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红蓝铅笔，用红色的一面把“上杭”圈起来，并且重重地打上一个“叉”。

很快，张鼎丞跟在警卫员后面进来。一进院就问：“毛委员，你叫我？”

毛泽东高兴而客气地说：“不是叫，而是请。”

这当儿，警卫员又搬出一个凳子放到毛泽东对面。

“坐吧。”毛泽东指指凳子。

张鼎丞顺从地坐下。毛泽东启发地问他：“蒋介石对闽西苏区的第一次‘会剿’被打退了。目前，敌人处于守势，我们呢？处于攻势。你对下一步有何打算呐？”

张鼎丞有点不自然，“嘿嘿”一笑，不好意思地说：“毛委员您有什么指示，我坚决照办。”

毛泽东和蔼地说：“朱德带二、三纵队也回到了白砂，你这个特委军委书记没有打算？”张鼎丞鼓足勇气说：“我想咱们打下上杭，闽西的苏区就连成了一片，也有助于今后的发展。不过上杭城厚墙高，素有‘铁城’之称。”

毛泽东早已成竹在胸，他看了张鼎丞一眼，果断地表示：“不管上杭是‘铁城’还是‘钢城’，我们都要想办法将它拿下！你这个想法可以同朱德同志谈一谈。”张鼎丞心中明白，这是毛委员向他的一种暗示。他不由肃然起敬起来。毛委员在政治上失意后，身体又处在病魔的折磨之中，他想的不是自己，而是党的利益，红四军的利益，闽西苏区的利益。他在心中暗暗呼唤“毛委员，你快快回到红军的领导岗位上吧！”

张鼎丞到了白砂的红四军部，向朱德提出了攻打上杭的意见。朱德听完张鼎丞的要求，高兴地说：“上杭我们一定要拿下！”他突然关切地问：“毛政委最近身体怎样？”

张鼎丞流露出担心的云翳：“一个多月来总不见轻，时好时坏。”

朱德听后脸上那股兴奋之色，早跑的无影无踪。他心思

重重地在屋内来回走动。张鼎丞一声不语地看着他。朱德最后停在张鼎丞的面前问：“毛政委对打上杭持什么意见？”

张鼎丞如实回答：“毛委员十分赞成打上杭。”

“打！”朱德铿锵有力地表示：“明天召开支队以上领导会议，进行打上杭的动员，到时你也参加。”

参加动员会的有五六十人。朱德动员道：“卢新铭是闽西最后一个土皇帝，为了巩固闽西根据地，不管上杭是什么‘铁城’，我们都要坚决地拿下，干掉卢新铭！当然，上杭三面环水，城墙坚固，敌人装备好。但他们士气不高，这就是他们的最大弱点。只要组织好，战术得当，就一定能拿下！”

会上大家发表了很好的意见。朱德看到大家的情绪空前高涨，个个摩拳擦掌，就高兴地说道：“参谋长，你下命令吧！”

9月20日，上杭城东北的汀江东岸，朱德、朱云卿、林彪、刘安恭、伍中豪、胡少海等在高处的密林中，观察地形。朱德说：“你们都看到了，汀江成‘S’形把上杭环抱起来，我们的作战计划再调整一下。林彪的一纵用一部配合地方赤卫队攻西门；刘安恭的二纵、伍中豪的三纵和特务营主攻北门；胡少海的四纵同地方上的赤卫队攻东门；林彪的另一部和军预备队佯攻南门。你们看还有什么意见？”

大家都表示：“没有！”

朱德又强调道：“大家回去作好周密的计划安排。今晚夜里悄悄涉渡汀江，黎明前发起攻击。”

阴历8月19日子夜时分，月亮升到了半空中，撒下银灰一片。战士们乘着月光悄悄排着队下到了江水里，慢慢涉水渡江。远处的上杭城除了游动的哨兵外，一切都是沉寂的，好

像死了一般。

朱德、朱云卿和军部人员登上了城东北的山头，时刻关注着上杭城的动静。突然，城南传来一阵狗叫。朱德和朱云卿一阵紧张。狗叫很快停息了，夜空又归于平静。

朱德掏出怀表看看，才是凌晨三点钟。

拿信号枪的参谋早已准备好，等待着命令。

朱德按捺住激动的心，又看看怀表，已凌晨三点半钟，到了预定的总攻时间。朱德下达了命令：“发攻击信号！”

三颗红色信号弹同时升到空中。

城南门立即响起了佯攻的枪炮声。城内敌人调兵的哨声、喊叫声一起随风传过来。

城北门外是主攻方向，战士抬着云梯悄悄靠近城墙。云梯立在了城墙上，一个、两个、三个……上去的人多，云梯折断，战士摔下来。敌人掉转枪口，扫射登城人员。毕占云一看形势危机，带领十一支队顺着城墙向西运动。

到了西城角处，城墙淤坡，有一定的斜度。毕占云心中大喜。他迅速带领战士爬上城墙。庆幸的是这里没有敌人防守，他们安然翻越进去。敌人的后路被抄，城内一下乱了套。攻打城北门的战士慢慢上到了城上，陡然间投去一排手榴弹，乘着敌人的混乱，战士迅速占领了城墙。

在城东北山上的朱德和朱云卿注视着江对岸上杭城的战况，只见四个城门都在响着激烈的枪炮声，一道道火光腾空而起。

冲进城的战士，打开了关闭的北城门，城外等候的红军战士高喊着冲进城去。

东方欲晓，朱德、朱云卿和军部人员走下山，渡过汀江进了城，在十字路口同林彪、伍中豪、胡少海、刘安恭会合。朱德兴奋地说：“铁城也好、钢城也好，反正是我们的了。卢新铭这个龟儿子抓住了没有？”

伍中豪懊丧地说：“可惜晚了一步，让他溜掉了。”

朱德：“跑了和尚，跑不了庙。”

31 . 力阻南下

9月下旬的一天，病了两个多月的毛泽东，觉得身子轻松了一些，让贺子珍搀扶着在院外散步。毛泽东大概是累了，坐在一边的凳子上。贺子珍进屋拿出一条毛巾递给他。毛泽东擦擦脸上的汗水，又重新递给她，自言自语地说：“如果没有大的问题，上杭该是拿下来了。”

正说间，张鼎丞兴冲冲地进来说：“上杭打下来了。”

毛泽东激动地站起身，一把拉住张鼎丞：“快说说情况。”

张鼎丞详细地讲了攻打上杭的经过，当毛泽东听到部队悄悄渡过汀江后，三面佯攻，一面主攻时，高兴地赞扬战术运用得当，战士勇敢，各级指挥员临阵指挥好。

打下上杭后，闽西苏区在扩大的基础上连成了一片，群众也真正发动了起来，到处是土地改革的热潮，一派分田分地的繁忙景象。一股冲动，引起了诗人的诗兴，作词一首：

风云突变，

军阀重开战。
洒向人间都是怨，
一枕黄梁再现。

红旗跃过汀江，
直下龙岩上杭。
收拾金瓯一片，
分田分地真忙。

红军打下上杭后，朱德将红四军军部移至官庄。部队的纪律作风一天天松弛，朱德主持召开的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重点讨论军事法规问题。会议进行到第二天，林彪找到朱德军长，提出了一个建议：“一年多来，队伍中不少人都在问‘红旗到底能打多久’？我们对一些做法也有些看法。是不是采用流动游击的方式来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你是前委代书记，能否提请在前委会上讨论一下。这仅仅是我个人的建议，请军长考虑。”

朱德望着面前快速成长起来的林彪，有一种陌生感。他告诫林彪：“革命不管多么曲折，总是会胜利的。这个问题是不是以后再讨论。”

林彪被朱德两句话打发了，怀着遗憾离开军部。

朱德望着林彪渐渐离去的背影，陷入了痛苦中的思考。他内心中说：“部队中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滋长和蔓延，它不仅侵害了部队的肌体，也影响到了高一级的领导。润芝离开四军，陈毅去上海，我朱德成了孤家寡人，孤掌难鸣，独木不成林。看来，四军不能没有润芝的坚强领导。红四军第八次党代会

开了两天了，争论来争论去，毫无结果。明天是最后一天，最后一天……”

翌日，第八次党代表大会继续开会。

三纵九支队党代表罗荣桓站起来提议：“会议开了三天，争论了许多问题，至今没有形成一个正式的决议。在当前部队中出现的一系列的问题，说明我们缺乏党的坚强的领导。我提议请毛委员重新回到四军的领导岗位上来。”

林彪第一个站起来支持：“我同意请毛委员回来。当时，毛委员提出离开前委，我就表示过反对。”

二纵司令员刘安恭则是同林彪针锋相对。他霍然起身，大声嚷道：“我不同意。毛泽东离开四军，中央‘二月来信’就指示过。他那一套‘家长式’的领导方式，不适合红军的发展。”

不善言辞的伍中豪憋不住了，说：“我们红军离上级党远，不能及时的请示汇报，根据战争环境的需要，决定机构的组成和职能，完全是正常的。但都必须置于党的领导下。毛委员在三湾改编时，就明确提出‘支部建在连上’，‘党指挥枪’的原则。现在有些人只讲民主，而不讲集中。谁都想说，结果，谁说了也不算。这种自由局面应该结束了。我同意罗荣桓同志的意见，恳请毛委员回到四军的领导岗位上来。”

掌声四起。伍中豪的讲话博得了大多数人的掌声，说明了大家对毛泽东的拥戴。掌声中的刘安恭，脸涨得通红，显露出愤怒。

会后根据罗荣桓的提议，向毛泽东写了一封“敦请信”。信很快转到了病中的毛泽东的手里。毛泽东支撑着病体坐在

桌前。他已经坐了好久，面前放着朱德写来的“敦请信”，早已看了几遍。显然，他的内心很矛盾，斗争也很激烈，一时拿不定主意。

这时，贺子珍和几名女赤卫队员高兴地一边走，一边唱闽西民歌：

不怕强盗不怕偷，不怕白鬼来烧楼！
旧楼烧掉不要紧，革命成功盖新楼。
打起红旗呼呼响，工农红军有力量。
共产万年打天下，反动终归不久长。

贺子珍来到自己的住处，同她们热情地分手。贺子珍脸上荡漾着喜悦跨进屋，一进来就情不自禁地、高兴地说：“润芝，群众参加斗争的积极性，可高了。”她见毛泽东雕塑般地坐在那里，脸上的喜悦随之掠去。她轻轻走到他身边，关切地问：“哪里不舒服？”

“哦。”毛泽东在思考问题，没有注意她进来：“你回来了？”

贺子珍含情脉脉地看着他问：“你怎么了？”

毛泽东缓缓立起身，仍思索地说：“前委来信，要我回去工作。”

“好啊。”贺子珍一阵兴奋，随之一层淡淡的愁云显露在她那娇嫩的脸上，心有余悸地说：“可你的身体还没有好。”

毛泽东一直愁眉不展地说：“身体倒是其次。问题的结症在于敷衍调和、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不打倒，我怎么好回去工作？”

贺子珍提醒他：“你可以给前委写信，讲明情况。但言辞不可过激。”

“信是要写的，原则问题不能放弃。这不是我个人闹意见，是关系到建军原则的大问题。”

不久，在上杭官庄的朱德，收到了毛泽东的回信。他看过信后，面色变得十分严肃，原则性很强的毛泽东，不肯原谅他们。

旧历的九月，金黄遍地。

久病的毛泽东在贺子珍地搀扶下，慢慢走在田埂上。望着金黄的稻谷和密林旁边盛开的秋菊，不由勾起他许多往事。但眼前的金秋美景，又使他忘记了自己是一个久病未愈的人。

毛泽东随着他那颤微的步子，吟出一首《采桑子·重阳》：

人生易老天难老，
岁岁重阳。
今又重阳，
战地黄花分外香。

一年一度秋风劲，
不似春光。
胜似春光，
寥廓江天万里霜。

随着毛泽东的吟诵，他和贺子珍的身影渐渐消失在田野里的尽头。

毛泽东的病情又加重了，他躺在病床上。由于山区缺医少药，到上海买药的人还未回来，时好时坏的病情在折磨着他，高烧不止。贺子珍一直守护在他身边。警卫员又端来一

盆凉水。贺子珍取下毛泽东头上的毛巾，在水中洗洗又重新给他附上。

朱德在上杭官庄的红四军军部里，接到了《中共福建省委给闽西特委、四军前委的信》。朱德仔细地研究信中的内容。送信的是福建省委巡视员谢汉秋。他的目光一直在跟随着看信的朱德，时刻注视他的表情变化。朱德看完信将其放下，静静思索一会儿后又站起来，离开凳子室内一步、一步地来回走动。

谢汉秋见朱德拿不定主意，也立起身来，作进一步地解释：“张发奎想联合李宗仁进攻广东的陈济棠，进而占领广东。福建省委认为，在军阀混战时期，正是发展革命的大好时机。中央对红四军前委也是这样的指示，要你们全部开进到东江，帮助和发展那里的革命斗争。”

朱德一边想、一边听。他没有表示什么，还是走动不止。

谢汉秋此行的目的，一是送信，二是促使红四军开赴东江。他见朱德迟疑着犹豫不定，强调说：“两广军阀的混战，使敌人在东江地区的设防空虚，加上海陆丰、大埔、丰顺的群众都已发动起来。四军南进东江不仅可以支援东江人民的革命斗争，而且可以促使四军本身的发展，以促进革命高潮的到来。”

朱德停止走动，看看面前的年轻人谢汉秋，平静地说：“陈毅同志去上海未归，毛政委久病未愈，一时难以成行啊。”

谢汉秋听朱德之言，就知道他内心顾虑重重，难下决断，有意提醒地说：“朱军长，这可是中央和福建省委的指示信……”

“我就是考虑到了这一层。下级服从上级的命令，是军人之本能。”朱德看着他，平静地说：“你让我再考虑考虑。”

病中的毛泽东得知红四军主力要离开闽西苏区，到东江开展工作，便不顾贺子珍的反对，坚持要起来：“四军不能去东江。我要见朱军长……”他突然一阵头晕，又倒在床上。少许，他又挣扎着坐起来。

贺子珍极力劝阻他：“你都成了这个样子，怎么能去得了？”

毛泽东口气坚决地说：“我必须去。不能走，用担架抬……”

毛泽东说一不二，被担架抬着上了路。左右跟随着贺子珍和警卫员，一路不停地小跑。后面是护送的警卫排战士，他们不停地交换抬担架的人。人人脸上滚动着汗珠。

毛泽东他们以急行军的速度到了上杭官庄的红四军军部。朱云卿看见匆忙迎上前去，急忙搭把手抬着一起进了屋。警卫战士将担架轻轻放到地上，贺子珍扶毛泽东坐起。

朱云卿看着毛泽东失去光彩的病容，急切地问：“政委，你……”

毛泽东头上渗着汗珠，贺子珍用毛巾替他擦去汗水。他有气无力地说：“你把朱军长找来。”

“来了。”朱德一阵风似地进来，屈身握住毛泽东伸出的手：“听放哨的战士讲你来了，这才匆匆赶来。你大概是为了进军东江的事来的吧？”

“我正是为此事而来。”毛泽东看着操劳过度的朱德，心中涌出一股无名的情感。他抽出一只被朱德握着的手，无力

地轻拍朱德的手面。

贺子珍和其他在场的人，知道他俩有事情谈，都默默地退出屋子。贺子珍看到军部机关人员正在搬运东西，呈现出一派出发前的景象。她心里明白，进军东江的军事行动已是无可挽回。

朱德听了毛泽东的意见后，表示：“你说的有道理。福建省委来信说四军到东江去，是中央对前委的指示。我也是考虑再三，中央的指示不可不从啊。”

毛泽东继续坚持地说：“利用敌人之间的内部矛盾，各个击破，是我们的一贯方针。问题是对目前形势的估计有偏差，将会造成难以挽回的局面。”

朱德也是有难言的苦衷，说：“前委也讨论过了，认为还是执行为好。”

毛泽东见说不动朱德，脸上呈现出失望的面容。

毛泽东没有达到目的，心情复杂地躺在担架上，被战士抬着，缓缓地往回走。他们个个垂头丧气，没有来时那种急匆匆、风风火火的局面。

32 . 东江失败

在闽粤边界的大山深处，红四军主力雄赳赳，气昂昂地向南开进。山路两边都是高山险壑。

10月19日和20日，朱德率领红四军一、二、三纵队，分

别从上杭、武平南下东江。刘安恭的二纵在石下坝击溃敌人两个营，战斗中刘安恭牺牲；林彪的一纵在松口歼敌一个营。军部移至松口，恰在这时，陈毅从上海归来。

陈毅向朱德汇报了上海的情况。他告诉朱德：“在上海首先见到了军事部长周恩来同志。在此之前，他们看到了毛泽东在4月5日的信，已经认识到了中央‘二月来信’的错误之处。为此，周恩来曾作过自我批评。中央听取了我的汇报后，委托我和周恩来、李立三组成小组，共同研究起草了《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信》。中央肯定了红四军的斗争经验和正确做法……”

朱德当即表示：“过去的东西我收回。”

陈毅继续说：“周恩来一再嘱托，要请毛泽东复职，仍为四军前委书记。并指示我们重新召开党代会，统一思想，分清是非，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作出决议。”

朱德不加思索地说：“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我们把他请回来。”

陈毅：“中央认为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领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对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党的领导，作为极端民主化的掩护。”

陈毅同朱德当即决定召开前委扩大会，传达中央的指示精神。会上陈毅充满激情地说：“中央肯定了我们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思想，认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也是中国经济的产物。明确提出了红军的基本任务，同时要求我们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在四军七大会上，我陈毅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肯定正确的肯定的不

够，批评错误的批评的不够。毛泽东提出打倒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我认为应该打倒，因为那个‘陈毅主义’是非无产阶级的东西，我陈毅和大家一起来打倒。中央指出红军中党的组织原则，尤其是目前环境中红军党的组织原则，必须采取集中制的原则。不能把党的领导看成是‘家长制’，什么事情都要经过下级讨论，才能决定，那是极端民主化的表现。中央指示我们四军要维护毛泽东和朱德同志的领导，毛泽东同志仍为四军的前委书记！”

陈毅讲到动情处，朱德带头鼓掌。

会后，陈毅亲自伏案给毛泽东写信。信是诚恳的。他告诉毛泽东他从上海回到蕉岭的松口，遇到了朱德同志，连夜在前委扩大上传达了中央的信。他在会上作了检查。

几天以后，毛泽东在蛟洋合溪的住处，收到了陈毅派人送来的信。毛泽东立于大樟树下，展视陈毅的来信。陈毅在信中说《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严肃地批评了四军“七大”会议的缺点和危害，并决定您仍为红四军前委书记。现派人送去信的原文，请查收。如您病情好转，我和朱军长及四军的同志盼望您能早一些时候回到四军的领导岗位上来。字里行间处处显露出他们诚挚的心。

毛泽东看完陈毅的信，坐在一边的凳子上，仔细审视《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看着看着，他那凝聚的眉头渐渐舒展开来，脸上也慢慢放射出了光彩。

贺子珍从外进来，见毛泽东坐在那里看东西，没有惊动他，轻手轻脚地进到屋里。毛泽东眼不离信，从口袋里摸出一支铅笔，在重点部位打上标记。贺子珍端着一碗茶水来到

他的面前，见他出现了两个月来从未有过的兴奋，自己多日的压抑和愁绪也渐渐雪消冰溶。

“润芝。”一声轻柔的叫声，唤醒了凝神看信的毛泽东。

“哦。”毛泽东扬起头，极力掩饰住内心的冲动，告诉她说：“陈毅从上海带来了中央的信。”贺子珍把茶水递到他手上。

毛泽东饮了几口，说：“中央指示我仍为四军前委书记，他们希望我早一些回去主持工作。”

贺子珍有些担心地说：“你的身体吃得消吗？”

毛泽东小孩似地伸出两臂，作扩胸动作，说：“你看，恢复地差不多了吧？再有几天，我看完全可以啰。”

“多亏了闽西特委的那两个同志。”

贺子珍的话引起了他的伤心，停止了扩胸动作。

毛泽东把手中的信放到一边的凳子上，心情沉重地慢慢起身，痛心地说：“为了我，到上海买药的同志，在回来的途中还牺牲了一位。”

就在这时，蔡协民和曾志夫妻俩进来。毛泽东和贺子珍热情地招呼他们在树下落座。

“政委，您的气色好多了。”蔡协民望着毛泽东。

“我自己也觉好多了。”毛泽东话锋一转，关切地问：“根据福建省委的要求，调你们二位一同到福建省委工作，有意见吗？”

“没有。”蔡协民知情达理地说：“为党工作，在军队或是在地方，都一样。”

毛泽东转向曾志，征求意见地问：“曾志，你呢？”

曾志笑笑，大方而毫不掩饰地说：“服从需要。不过，和同志相处时间长了，真的要走，还有点舍不得。尤其是要离开您，心里总感到空荡荡的。”

“还是曾志襟怀坦白。”毛泽东又说：“从红区到白区，换了工作环境有很多地方不习惯。最主要的是在白区工作，有一定的危险性。”

蔡协民坚决地说：“请政委放心，不论到哪里，都不会忘记我们是从红四军出来的人。”毛泽东为之一振：“好！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啰。到时我和子珍为你们夫妇二人送行。”

第二天，毛泽东、贺子珍、黄琳、张鼎丞等给蔡协民、曾志送行，临分别时大家都有恋恋不舍之意。

东江某地的树林中，有一条潺潺的小溪，清澈而碧绿。

陈毅约林彪来到林中，俩人并肩走在树林边的小溪旁。

陈毅情真意切地说：“这次到上海，才进一步看清了我们身上和四军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中央领导希望你能在毛政委和朱军长俩人的团结上做出表率来，维护他们的声望，促进四军的工作。”

此时，林彪也很坦诚地说：“在四军的争论上，我和刘安恭各持己见，尤其是对朱军长的指责，有失实的地方，这我承认。”

两人谈了好长时间，临分手时，陈毅告诉他：“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明天就要再打梅县了，你也该回去准备一下。”

10月31日，拂晓，朱德带领红军再次攻打梅县县城。一个星期前，也就是25日，乘梅县空虚一度占领。26日，敌人从松口和三河坝抽调三个团的兵力，向梅县反扑。朱德和陈

毅审时度势，及时撤出梅县，转移到梅县外围的南坑、马图山待机歼敌。这次的进攻，红四军主力全部投入战斗。一时间枪声、炮声、硝烟弥漫在梅县上空。由于敌情没有弄清楚，城内不是一个团，而是两个团。冲进城的红军战士，又被城内的敌人反冲出来，一个个后撤到安全地带。

前线指挥所设在梅县县城外的一片树林中。夕阳西下，前线指挥所中的机关人员忙忙碌碌，显得十分紧张。林彪和伍中豪急匆匆来到临时指挥所。

朱德、陈毅和朱云卿一见就知战局不妙。朱德问：“情况如何？”

林彪带着情绪说：“县城内不是蒋光鼐的一个教导团，根据火力来看，至少有两个团的兵力。”

伍中豪说：“部队冲进城，在巷战中明显的不如敌人，只好撤出来。”

朱德思考有许，果断地说：“天黑以后，再发起攻击。”

攻打梅县，朱德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夜幕中，红军战士在炮火掩护下，冲进县城。这是发起的第五次冲锋。

街道上到处可见红军战士冒着弹雨勇猛冲击的场面。敌人在街头临时修筑了障碍和工事，凭借建筑的掩护拼死阻击，不少战士倒在敌人的枪口下。罗荣桓和伍中豪来到了最前沿，俩人观察一阵后，伍中豪命令道：“重机枪掩护！冲！”

战士们冒着敌人的疯狂射击，又继续冲上去。临时工事中的敌人投出手榴弹，又使不少战士倒在血泊中。伍中豪铁青着脸一言不发，严肃、冷峻地死死盯住前方。

罗荣桓提枪在手，对伍中豪说：“我上！同志们随我冲上

去！”他说着冲了上去，谭政也冲了上去，有一个排的兵力紧随着也冲了上去。

敌人的机枪在疯狂扫射，冲在最前面的罗荣桓，突然腰部右肋骨下被子弹击穿，一下子倒在了地上。谭政和孙开楚冲上来将他抬到墙下。冲上前的战士又有人倒下。伍中豪把这悲壮的一幕全看在眼里。他果断地命令：“撤！”

战斗进行很不顺利。临时指挥部里的一盏摇曳不定的马灯，放射出暗淡的光。朱德怀着复杂的心情望着梅县方向，远处枪声时紧时缓，时密时稀。朱云卿从前线赶来，说：“第六次冲锋，又被敌人反弹出来。三个纵队的伤亡都很大。如果我们和敌人搅缠在一起，蒋光鼐的增援部队一上来，我们就会处在腹背受敌的不利局面。”

朱德看看怀表，已是凌晨4点钟，痛心地下达了命令：“撤出战斗！”

东江呆不下去了，只有撤回闽西苏区。转移的红军队伍中，增加了不少伤员，有的拄着木棍，有的被人搀扶，有的躺在担架上。总之，士气低落，毫无生气，都在低着头走路。

伍中豪本来也就不苟言笑，此时更是面目难看。他看看路两边的高山，又望望行进的队伍，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红四军不顾毛泽东的劝告、阻拦，依照福建省委的意见南下东江。梅县一战损失惨重，极大地挫伤了部队的士气，加上新近入伍的俘虏兵，又没有及时地教育，开小差的甚多。出兵东江才短短十几天时间，红四军的人数一下锐减了三分之一。在部队的去向问题上，各级又是争论不休。最后朱德、陈毅决定经寻乌回上杭。11月18日，回到了上杭的官庄。

朱德、陈毅和军部机关人员由四纵纵队长胡少海陪同来到军部，看到早已整理好的房子，高兴地说：“呵，你们的工作都做到了前面。”

胡少海告诉他：“前几天听说主力要回来，就准备了一下。”

朱德关切地问他：“我们走后，你们这里情况如何？”

胡少海带着检讨和内疚的心情说：“我没有完成好交给的任务。这一个月里失掉了一些地区。”

朱德也是内疚地说：“我们进东江也是不尽人意。还是润芝说得好，‘此去东江将会出现首尾难顾的局面’。用兵之道，洞察时局，我不如润芝也。”

这时朱云卿和谢汉秋一同进来。朱德对谢汉秋说：“交给你一个任务。”

谢汉秋问：“什么任务？”

陈毅上来告诉他：“我在寻乌给毛政委写了第二封信，据送信的人回来讲，毛政委的身体大有好转，并表示尽快来前委工作。”

朱德插进来说：“你是省委巡视员，是上级的代表，由你出面接毛政委回来，较为合适。”

谢汉秋表示：“既然你们这么相信我，我一定完成任务。”

朱德又强调一句：“我们都盼着他早一点回来。”

33 . 古田会议

在蛟洋合溪，毛泽东和贺子珍热情地接待了谢汉秋。看上去毛泽东的身体和精神都很不错。

毛泽东问：“他们都还好吗？”

谢汉秋说：“东江失利，闽西苏区受损，他们心里都很难过。”

毛泽东大度地说：“这不能全怪他们嘛。这次的失败，福建省委是要负责任的，因为是省委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我虽然带病劝阻过，但我知道四军领导的难处。上面来了命令，他们不好不执行。只好免为其难啰。”

谢汉秋告诉他：“四军已经再度占领长江。朱军长和陈毅同志，以及全军将士，都希望你能早日回去工作。”

毛泽东坦荡地说：“陈毅在蕉岭的松口和寻乌两次代表朱军长和前委，派人送信请我回去工作。他们是诚心的，我也表示了自己的意愿，一旦身体适应，就马上回去。现在好啰，我可以跟你回去。”

11月26日，他们再一次来到了长汀云骧阁。

毛泽东、朱德、陈毅、朱云卿和谢汉秋五人立在雕梁飞檐的云骧阁上，面对汀江，极目远眺。这里是素有长汀八景之一的“云骧风月”。看得出，他们的心情极佳。

毛泽东收回远望的目光，诚恳而内疚地说：“我虚心地接

受中央对我的批评。我也诚恳地向你们道歉。‘八大’时因身体不好，情绪上很沉闷，写了一些伤感的话，望多海涵。”

朱德也表示：“在这个问题上，处理欠妥当，使你身心上都受到了不应有的创伤。也请你原谅啰。”

“请你原谅的是我陈毅……”毛泽东拦住陈毅的话，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我们都向前看嘛。”

毛泽东回到领导岗位上后，就着手召开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这一天，毛泽东召集负伤刚刚归队的罗荣桓、谭政和几个支队的党代表布置工作。毛泽东强调说：“我们很快就要召开红四军的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会前要搞些调查，着重解决中央指出的问题和红四军本身存在的问题。抽你们几位来，就是为会议作准备工作。荣桓，你的身体吃得消吗？”

罗荣桓满不在乎地说：“伤口愈合了。吃得消。”

毛泽东转向大家问：“大家都有什么想法，可以先谈谈。”

罗荣桓抢先说：“部队中打骂士兵，体罚士兵，甚至动刑，这些应该通过会议来解决。”

毛泽东很赞成地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新型队伍，理应废除肉刑和打骂体罚士兵的行为。你们要多开一些调查会，各个阶层的都要开。这也和打仗一样，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

经过一段时间的充分准备，召开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时机已经成熟。毛泽东认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

必然担负不起来的。

会议设在上杭县的古田村曙光小学，又称廖家祠堂或和声小学。它坐落在彩眉岭笔架山下，翠竹环绕。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长篇报告。报告中说“四军党内种种不正确的思想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它小资产阶级的成分所构成的。但是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大会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指出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其纠正的方法，号召同志们起来彻底地加以肃清。”

毛泽东的讲话博得了到会代表的热烈掌声，掌声在曙光小学上空回响。毛泽东的讲话在群山回荡。“……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

会议休会期间，毛泽东和陈毅相约，在厢房坦诚交心。陈毅敞开自己的心扉，来了个胡同里扛竹竿，直来直去。说：“我在上海时，中央组织部征求过我的意见，问我今后怎么办？他们认为我卷入了这场斗争，以后不好相处，要我到鄂豫皖或是去广西。”

毛泽东还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敏感地看着他。

“我当时告诉中央组织部，说我还有一件事没有办好，那就是还没有把您请回来，等办好了再考虑工作调动问题。”

毛泽东钦佩陈毅的坦诚、直率、大度，不加思索地告诉他：“你那里也不要去了，就在这里工作！”

陈毅也为毛泽东的胸襟开阔、不计前嫌和卓越领导人的风度所动容。他用激动、感激兼而有之的目光看着毛泽东。毛泽东完全是一派政治家的风范，大有气吞山河的气势。“党内有争论不要怕，今后还会有，也可能要争论一万年。通过这次的争论，我们彼此增加了了解，不仅不会影响个人感情和工作，反而会把我们紧紧地联结在一起。”

这一次，他俩谈得很融洽，双方都消除了压在心头的积怨，彼此进一步增加了了解和信任。有了这一次的谈话，在以后的历史风云和政治动荡中，陈毅“走麦城”时，毛泽东都能站出来替他说公道话，恐怕也是与这次深谈有着相当的关系。尤其是1938年后，中央有些人借机整陈毅，罪状是“八月失败”中陈毅带领两个团去湘南和陈毅取代毛泽东。毛泽东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他尊重事实地站出来替陈毅辩解，一是事先陈毅写信向他报告过，二是当时的形势不能全怪他，况且陈毅还作了深刻的检查。在陈毅逝世后，毛泽东他自己也有病，中央没有安排他参加陈毅的追悼会。突然，他老人家要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当时，他是在睡衣外面套了一件风衣，匆匆去了八宝山。可见，他和陈毅的交情是多么的深厚。除历史的原因和工作关系外，陈毅同毛泽东还有一个重要的相通的地方，那就是俩人酷爱诗词，经常赋诗和词。能够阐释毛泽东诗词的除了大文豪郭沫若外，怕是只有陈毅了。陈毅写的诗也时常请毛泽东着色润笔。

古田会议开成了一个历史性会议，毛泽东作的《关于纠

正党内错误思想》报告，成为多年来指导我军建设的纲领性的文件。会议结束时，陈毅用他那贯有的铿锵有力的声调讲道：“同志们，红四军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经过大家的努力，大会开得很圆满、很团结。尤其是毛泽东同志对大会作的报告，提出解决的八个问题，将是我军今后建设的方向！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前委选举结果如下：正式委员：毛泽东、朱德、陈毅、林彪、罗荣桓、谭震林、李任予、黄益善、任永豪、宋裕和、田桂祥；候补委员：杨岳彬、李长寿、熊寿棋；前委书记：毛泽东。”

这次会议后，毛泽东曾领导这支队伍走过一段辉煌的历程。

转眼到了1930年元旦。这时的形势，出现了一些危机，蒋介石发动了冬季军事攻势，调动闽、赣、粤三省的军队，进剿闽西苏区。

毛泽东还住在曙光小学左厢房内。这天晚上，毛泽东灯下伏案写作，警卫员正在往炭火盆里加炭。林彪怀着复杂的心情来到毛泽东办公的左厢房外，当他正要进去时，突然改变了主意，在院中徘徊了一阵子。少许，他犹豫了一下，毅然走向门口，当他又到了门口时，却犹豫不决地停步不前。显然，他心思重重，又临时改变了主意，转身离开这里，通过院子向大门外走去。时间不长，他又转了回来，同时还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冲动，大步穿过院子，向毛泽东办公的左厢房走来。恰好警卫员从房内出来，林彪脸上堆出笑容向他招招手。

警卫员借着房内射出的灯光，看到了林彪，就主动走到

了他面前。林彪交给他一封信，并小声向他交代了几句。警卫员转身离去，林彪看着他走进了左厢房，才满意地离开。

毛泽东正在审视他刚刚写好的作战方针，警卫员走上前轻轻叫了一声：“首长，林彪司令员给您送来一封信，说是作为向您的新年贺词。”说着放到了毛泽东面前。

毛泽东警觉地拿起信看了一眼问：“他人呢？”

警卫员说：“他把信交给我就走了。”

毛泽东若有所思地看看那厚厚的信，继而打开展视。毛泽东看着看着眉头不由愈聚愈紧。原来林彪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出了一系列的现实问题和思想问题。如战争环境艰苦，面临着强大的敌人，革命高潮什么时候能到来？也就是说红旗到底能打多久？毛泽东看着林彪的信，不由不引起了他的深思。林彪在没下井冈山之前，思想上就流露出悲观失望的思想情绪。当部队主动南下，从大余到寻乌，两次都因他的原因，部队险遭全军覆灭的下场。在他担任一纵队司令员后，也散布了一些消极的思想情绪。

毛泽东浏览一遍后，把信放到一边，点上一支纸烟，深深地抽了一大口，继而起身在屋内徘徊起来。此时，毛泽东的思想是沉重的。从林彪写信的本身来看，林彪的思想已经动摇。从另一个方面看，部分人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已经影响到了高层领导。目前面临的不仅仅是敌人的三省会剿，更重要的是革命队伍内，一部分人的思想意志的薄弱。毛泽东这一夜，一直都在想着这一个问题。

军事局势愈来愈紧张。第二天，天刚亮，毛泽东在曙光小学主持召开了由朱德、陈毅、朱云卿、林彪、罗荣桓、曾

士峨、伍中豪、张鼎丞、胡少海、谭震林、邓子恢等人参加的紧急军事会议。在会上，林彪有意躲着毛泽东有意或无意的目光。

这次进攻闽西苏区的敌人，有 14 个团的兵力。一张标记好的敌我军事态势地图，展现在大家面前。红兰交错的箭头，表明情况相当严重。

朱德指向地图：“闽敌刘和鼎部已经占领了龙岩和坎市，他们妄图向西北的小池推进，进而进攻古田；粤敌已经向永定、武平地区推进；赣敌十二师已经由长汀分别向蔡坊、旧县推进。敌人的意图很明显，那就是妄图把我们一举消灭在古田地区。”

毛泽东强调说：“我们的作战方针是置粤敌而不顾，阻击闽敌，打击赣敌。敌人有敌人的重点，我们呢？我们也有我们的重点。我们的重点就是集中兵力消灭赣敌！我们的战略方针是内外结合、南北策应，打破敌人的会剿。我和前委机关同曾士峨、罗荣桓的二纵在南线作战，朱军长带领一、三、四纵在北线作战。”

朱德插话：“请同志们注意，这就是我们的南北夹击战略。要想实现这个战略，打破敌人的会剿，我们必须相互协同，南北策应。”

毛泽东又强调：“我们一定要掌握战争的主动权。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离开闽西苏区。一旦出现难以预料的复杂情况，我们就要依据战争的变化，随机应变，到外线作战牵制敌人。但我们的目的，都必须是巩固和发展闽西苏区为前提。”

朱德问到会者：“作战任务都明白了吗？”

大家都说：“明白了！”

朱德宣布：“会议就开到这里，大家回去分头准备。”

1月3日，毛泽东为了掩护朱德带领的红军主力转移，带领曾士峨、罗荣桓的二纵先朱德离开古田村。这天一早，朱德、朱云卿为毛泽东、陈毅送行到村口。握手告别时，毛泽东说：“我们就此分手了，你走时我就赶不回来为作送行啰。”

朱德：“你到小池阻击闽敌的北进，那就是对我们最好的送行。”

毛泽东和陈毅没再说什么，就向朱德等人告别上路。

毛泽东带领二纵在小池，顽强地抗击敌人两天一夜后，迫使敌人退回龙岩。在4日晚撤出战斗，5日来到上杭古田的赖家坊，毛泽东被安排在协成店。毛泽东和警卫员带着一身征尘刚走进一处农院，贺子珍满面春风地迎出来。毛泽东高兴地告诉她：“敌人的先头部队被打缩回去啰。”贺子珍也告诉他，朱军长率领一、三、四纵已经出发了。

毛泽东进到房里，看见一盆烧得正旺的炭火，立时感觉到暖融融的，有一股暖气扑面而来。毛泽东情不自禁地把手伸到炭火上，同时招呼警卫员也过来烤烤手。

贺子珍为他准备好了洗脸水。在毛泽东洗脸的时候，贺子珍告诉他：“你要的材料，我都为你准备好了。就放在桌子上。”

毛泽东停止洗脸，回头看着她说：“林彪写给我一封信，提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流露出一些悲观思想情绪。他这个想法带有普遍性。在井冈山时有人怀疑过，尤其是四军

‘七大’以后，这种思想发展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他洗完脸走向他的办公桌：“我想通过给林彪的信，公开教育大家都来认识这个问题，同时来解决这个问题。”

毛泽东不顾征战的疲劳，连一刻也没有休息，就工作起来了。他拈起林彪的信重新细细看视。天刮着风渐渐暗了下来，山上响起阵阵林涛的吼声。

黑暗的夜空里，透过灯光的照射，可见毛泽东伏案时而凝思、时而濡墨挥毫的身影。

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一方面批评了犯急性病的同志，指出他们不恰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看小了反革命力量，从而走上了盲动主义道路；另一方面，又批评了小看革命力量而看大反革命力量，产生悲观主义的同志。毛泽东一一列举了盲动主义和悲观主义的思想根源及其危害，详细地阐述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理论依据。毛泽东在信中告诉林彪“所谓革命高潮快要来到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同志的共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及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东方渐渐出现一轮红日。毛泽东又熬过一个不同寻常的不眠之夜。

房内的灯光熄灭了，接着房门也打开了，毛泽东带着一夜的疲倦走了出来。他刚活动一下四肢，陈毅和罗荣桓、曾士峨神色紧张地进来。

陈毅告诉毛泽东说：“蒋光鼐部已经到达新泉、庙前，隔断了我们同主力的联系。敌人进攻的速度异常快速。”

毛泽东指示：“要设法同主力取得联系，同时派人把邓子恢找来。”

邓子恢很快跟在陈毅后面来到毛泽东的住处。

毛泽东告诉他：“情况出现了变化，原先的部署是主力到外线牵制敌人，前委和二纵坚持内线作战。现在敌人来势凶猛，隔断了同主力的联系。为了更好地便于集中作战，前委和二纵准备离开闽西，也是为了巩固闽西。你们把龙岩、永定、上杭、武平、长汀各县的赤卫队依次编为一至五团，开展游击战争。”

邓子恢关切地问：“何时出发？”

毛泽东还告诉他：“已经派人同主力联系去了。”

正说间，罗荣桓进来了。他告诉毛泽东和在场的人：“寻找主力的人回来了，朱军长和一、三、四纵已经由连城向广昌方向转移。”

7日，毛泽东同陈毅、曾士峨、罗荣桓带领二纵离开古田，向北转移寻找朱德的主力。大雪封山，天寒地冻，道路十分难行。在同敌人打了八、九天的圈子后，于16日这一天，毛泽东他们从明溪进入宁化，又从宁化转向广昌。去广昌必须经过武夷山脉。

武夷山脉，地处闽赣两省交界，形成一道天然的屏障。这

里本是气候温和，谁料到这一年的冬天，气候反常，冬天来得特别早不说，雨雪也十分频繁，老天好像有意同这支刚刚发展起来的红军作对。北风呼啸，大雪纷飞；群山银装素裹，漫天皆白，好一派北国风光。

一队长长的红军队伍，在山道上艰难地跋涉。毛泽东、陈毅和战士一样在雪地上行进。罗荣桓不顾负伤的身体，帮一个小战士背枪。曾士峨看见机枪手走路时，腿有点瘸，赶上几步从他肩上抢付机枪，放到自己肩上就朝前走。背机枪的原来是班长刘满惠。他看到抢机枪的是曾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喊着从后追，可是他的腿有伤，追不上，只好无可奈何地作罢。

毛泽东对身边的陈毅说：“黄公略派人送信来，准备成立红六军，考虑让你去负责红六军的工作。现在不要你回答，可以考虑几天。”

陈毅秉性痛快，不加思索地说：“不需要考虑！组织上认为我行，我陈毅坚决服从。”

毛泽东见陈毅如此干脆，高兴之色显露在眉宇间，痛快地说：“那就一言为定。黄公略任军长，你任政委和红六军军委书记。在吉安起义的罗炳辉是二纵队司令员，徐彦刚你熟识，他是三纵队司令员。”

陈毅愉快地表示：“我服从。”

毛泽东、陈毅停止交谈，看看行军的战士，而后注视满天飞舞的大雪，不由又激起了这位诗人的情怀。他触景生情，事后写了一首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

漫天皆白，

雪里行军情更迫。
头上高山，
风卷红旗过大关。

此行何处？
赣江风雪迷漫处。
命令昨颁，
十万工农下吉安。

经过十多日的艰难跋涉，终于在 23 日这一天，毛泽东在宁都以北的东韶同朱德率领的红军主力会合，诉说了分离后的经历。毛泽东说：“当时听说赣敌蒋光鼐的十二师，把我们隔断，又摸不清具体情况，很是为你们担心哩。”朱德也说：“没想到敌人行动那样快，一哈子就把我们分成了两下。当时也为你们的处境担心。为了调动敌人，就打了个大圈圈。没想到他们个龟儿子，怕抄他的后路，溜得比兔子还快。”这时，林彪和其他前委委员走进来，找位子坐下。

毛泽东看到前委委员已到齐，简明扼要地说：“目前，蒋介石正忙于对冯玉祥、阎锡山作战的前期准备工作，也正是我们巩固发展根据地的有利时机。为了更好的联合作战，准备在一个适当的时机，召开有四军前委和五军、六军、赣西特委参加的联席会议，以便更好的发展赣南、闽西苏区。这次前委会，主要研究四军近一个时期的任务和行动问题，以达成共识。”

这次前委会确定了向北发展的方针。

26 日占领乐安，29 日攻克永丰。敌人对闽西苏区的第二

次“会剿”彻底失败。红军主力在毛泽东、朱德的率领下，乘胜扩大战果，又于2月3日，分别攻占会昌、南丰等县城。接着红军主力又转移到吉安的古陂头，在时机成熟的情况下，从6日至9日，在梁家祠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前委和红五军、红六军及赣西特委的联席会议。会议上讨论了政治、土地、党的组织、红军发展和苏维埃政权等问题，确定了党的主要任务是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和发展工农武装。会议还决定将红四军前委扩大为红四、五、六军前委，统一指挥湘鄂闽赣的斗争。毛泽东为前委书记。会议还决定继续扩大苏区和武装力量，为夺取江西全省而斗争，发出了攻占吉安的命令。

苏区红军在东固地区如火如荼地发展，激怒了远在南京的蒋介石。蒋介石不顾国民党内部出现的裂痕，一面催促何应钦率军北上扼制冯玉祥、阎锡山的发难，一面紧急电令江西省府主席朱培德派兵围剿。毛泽东和朱德及时地掌握了敌人出动三个师又一个旅的紧急军情，马上作出了相应的部署。因军情紧急，陈毅也不得不提前到红六军上任。

这一天，毛泽东和朱德送陈毅上任，边走边谈来到村口。

毛泽东依依不舍地说：“红六军刚组建不久，在抓好武装斗争的同时，以抓思想教育为先。如工作上有什么困难，随时报来。”

朱德说：“敌情发生了变化，前委对‘二七’会议上的决定作了调整，实行‘诱敌深入到赤色区域’，而后寻机歼灭之。”

毛泽东补充道：“罗炳辉的二纵离此较近，可配合四军主力一起行动。”

陈毅表示：“我陈毅有千斤担，不挑九百九。”

送走陈毅后，毛泽东回到梁家宗祠，连夜同朱德、朱云卿等在研究作战方针。毛泽东心中燥热，解开了衣扣，一手卡腰，一手夹烟，全神贯注地盯着地图。少许，他果断地说：“在吉安之敌一时难以渡过赣江的情况下，我们置永丰、乐安之敌于不顾，集中兵力歼灭进到水南、值夏和富滩的十五旅。”

朱德表示：“这一仗不妨分两步来完成。首先吃掉敌在水南的左路军，而后回头再吃掉富滩、值夏的右路军。”

毛泽东交口称赞：“好！这样就能达到全歼十五旅的六个营。”

战斗进行的十分顺利，唐云山的十五旅很快就被歼灭。罗荣桓政委到俘虏队伍专门讲了话：“白军弟兄们：我们红军同白军不一样，这里没有官长，都是同志，一律平等。我们红军是一支有目标和宗旨的队伍。我们的目标是打倒军阀，消灭剥削阶级，解放我们自己。你们大多数都是出身贫穷，不得已才出来当兵或是被抓壮丁抓来的。我们这里是自愿的，谁想参加红军我们欢迎，谁想回家，我们欢送，并且还发两块大洋做路费。”

俘虏中很多人当场站起来表示：“我参加红军！”

值夏战斗后，敌人在赣江西岸作了充分的准备，毛泽东决定放弃攻打吉安的计划，经兴国南下。3月16日，围攻赣南重镇赣州。攻打三日不克，迫不得已撤出战斗。红军主力继续向南转移……

就在这个早些时候，井冈山上发生了一件大事。

34 . 袁、王之死

2月中旬末，袁文才、王佐带领部队打垮茶陵反动武装，活捉团总罗克绍。战斗胜利结束后，袁文才和王佐带领部队适时撤离茶陵。

袁文才和王佐立在铁牛渡，望着打了胜仗的部队，押着捆绑的罗克绍通过洣水浮桥走上洣水东岸，俩人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脸上处处显露出难以掩饰的亢奋。突然，他俩人隔河望见对岸有一匹快骑驰到河边，关切地向行进的队伍中张望。时间不长，只见骑兵通信员上了浮桥，在行进的队伍一侧缓缓走过。

袁文才和王佐一直注目着骑兵通信员来到他们面前翻身下马。俩人谁也没多想，以为是来传达新的作战命令的。

“报告：特委命令你们迅速到永新待命。”

袁文才随口问了一句：“什么任务？”

骑兵通信员拿出一封信，交到他手上，而后转身上马原路驰回。袁文才打开看视。王佐问道：“给我们的什么命令？”

袁文才看完来信，告诉他：“信上说成立了红六军，决定也把我们编入红六军。要我们俩人马上赶到永新，商定改编事宜。”俩人当然高兴。尤其是王佐，他感到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比一个人拉杆子独闯天下强多了。

22日，俩人抵达永新。

23日，俩人被通知开会。在湘赣边界特委会议上，彭心源突然指责袁文才、王佐说他们两个改编后，一直采取消极态度，受编不受调，公开反对分田政策，同特委的决议相对抗！尤其是袁文才革命信念不坚定，在困难的时候开小差，当可耻的逃兵。王佐有意包庇和藏匿袁文才。这些，都是革命纪律不允许的！还有人反映，你们暗中勾结茶陵的挨户团，企图破坏苏维埃政府。

袁文才忍无可忍，腾地一下跳起，极力分辩道：“你这是诬蔑！是有意中伤！我有错误，但不是像你所说的那样。你不调查，不了解，偏听偏信。你举出时间、地点和证明人来，说我两个勾结敌人？”

彭心源语塞。但又不服气，他想用武力压制对方，“叭”地一声，将枪重重地放到桌子上，而后狠狠地拍击桌面，大声质问：“你到底有没有错？”

袁文才也不甘示弱，用手拍桌面：“有！但不是那么一回事！”

彭心源见对方不吃他那一套，又拿起枪在桌面上重重地拍了两下。

在一旁发怒而又极力控制的王佐，本来就是个性子，再也忍不住了。他也掏出手枪，狠命地砸在桌面上：“你想干什么？想动武？你不能血口喷人！”他们僵持在一起，到了剑拔弩张的时候。

27岁的彭心源，出生在湖南浏阳县，地主家庭。因他家三代都是单传，小时候视为掌上明珠，被送到省城长沙读书。在学校他积极参加进步活动，勇敢地贴出了“不要四书五经，

反对封建礼教”的对联，险些被学校开除。1921年深秋，经人介绍，他结识了毛泽东。1923年夏天，经夏明翰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3岁那一年，党组织委派他回家乡从事工农运动。他回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头抗租抗债，而且是拿自己家开刀。他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在家乡秘密发展党员，建立了浏阳第一个党支部。1926年8月间，北伐军到达浏阳，当选为县委书记，积极开展武装斗争，成立了浏阳工农义勇军。1927年7月间，他带领部队赶赴九江参加南昌起义，因错过机会，未赶上起义，同时也同党组织失掉了联系，他只好带领部队回到湘赣边界的铜鼓驻扎。9月初，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来到了安源，彭心源又一次见到毛泽东，并在张家湾军事会议上介绍了情况。他领导的部队被编入第二团，他本人担任团党代表。由于在陪同毛泽东去铜鼓的路上，因看错路标，误入敌人防守严密的地区。为掩护毛泽东脱险，他失去了参加秋收起义的机会。这一年的冬天，他在十分严峻的形势下，又成立了浏北游击队。在以后的岁月里，他支持了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平江起义，并随彭德怀上了井冈山。

彭心源看到事态发展到如此的地步，除了自己不好下台外，更重要的是怕袁文才和王佐铤而走险，于是连夜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往湖洲。

在湖洲的彭德怀接到湘赣边界特委领导的来信，一时有点犹豫不决，刚好滕代远和袁国平一同进来。彭德怀告诉他们赣西特委领导来信反映，说袁文才和王佐有叛变行为，要求派人前去解决。

滕代远思虑着说：“这个问题要慎重，开个军委会研究一

下再决定。”

当时，由于左的思想影响，又在不十分了解的情况下，做出了错误的决定。同时又考虑到他俩人都当地人，为了稳妥起见，决定派红五军四纵前去解决。

在湖洲驻防的四纵接到命令，在23日夜，连夜以急行军的速度，直奔永新。24日拂晓前，四纵悄悄进入永新，秘密包围了袁文才、王佐的驻地。

特委书记朱昌偕首先冲进去，对准毫无戒备、正在熟睡的袁文才开了枪，袁文才当场死在梦中。住在别处的王佐听到枪声，知道情况突变，他一跃而起，迅速拿起枕头下的手枪，毫不犹豫地破窗而出。

朱昌偕打死袁文才后，又立即闯进王佐的住处，不见了王佐，又见后窗洞开，知道他已逃跑。大声说：“王佐跑了，快去追！”

王佐衣帽不整，仓皇地向禾水逃奔，后面有人紧紧追赶，并不断地向他打枪。王佐到了禾水边，看着水流湍急的禾水，犹豫了。他不会浮水。前有禾水阻挡，后有人紧追不舍，逃和不逃都是一个死，说不定逃还有一线生机。他想到此，也顾不得什么，一个念头就是逃生。他纵身跳入水中，由于不习水性，几经沉浮便被漩涡卷走。

朱昌偕带人赶到禾水边，只见江水中一个漩涡套着一个漩涡，不停地流向前方。

袁文才和王佐被杀后，永新县城的气氛马上变了。平静的大街上，处处显露出几多不平静。偶尔有一些人走过，也是步履匆匆，神色惶惶。当地人见到红军，就像见到瘟神似

的急忙躲让。由于受到当时的历史原因影响，错杀袁文才、王佐造成他的部下对共产党和红军的不信任，纷纷反戈投敌，相互有连带关系的亲属也接连反目。不久，国民党军队进攻井冈山，彭德怀也只好率领红五军向湘鄂边界转移。井冈山又一次得而复失。

6月下旬的一天，毛泽东和朱德又一次来到长汀的云骧阁。他俩人伫立在阁上，面对滔滔不息的汀江既有对往事的几多感慨，又有对未来的无限踌躇。江风徐徐，吹拂着他们的面颊。毛泽东捋顺被风吹乱的长发。

自从去年1月，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时至今日，已经过去了一年半的时间。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转战赣南、闽西的广阔地域，在当地党和人民群众的无私支援下，多次打败敌人的“会剿”，歼灭敌人12000多人，创建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使红军不断地发展、壮大。1930年6月中旬，在福建长汀召开了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除研究了闽西土地革命的分田政策外，还根据中央的指示将红四军、红六军、红十二军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路军。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总政委和前委书记。也就在这时候，毛泽东接到了在上海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进攻南昌的命令，同时也接到了中央的来信。信中严厉地批评了红四军前委。毛泽东和朱德只好依令而行。

毛泽东、朱德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考验……

1 . 西进湘东

盛夏刚过的武汉，依然热浪滚滚。繁华的江汉路，人来人往。报童高声叫喊着：“看报、看报！江西红军召开万人誓师大会；看报、看报！朱毛红军准备攻打南昌。”江西红军成为民众十分关注的大事，听到有红军的消息，不少人围着报童买报，为一睹最新消息。当时的武汉，是蒋介石中南五省“会剿”红军的指挥中枢。由于蒋介石和冯玉祥、阎锡山在中原大战，他本人无力顾及“会剿”红军事宜，因此，鄂、豫、皖就委托给了湖北省府主席何成浚；湘、鄂西就委托给了湖南省府主席何键；闽、赣边界和湘、赣边界就委托给了江西省府主席鲁涤平。

江西红军虽然经过多次曲折和磨难，在赣南、闽西已有了一块相当可观的根据地。这时的红军和地方武装也发展到了 10 万余人。尤其是“古田会议”确定的建军方向，为红军的今后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

1930 年 6 月的一天，在长汀召开了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成立了红军第一军团。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朱德为总指挥。与此同时，彭德怀在湖北大冶组成了红三军团。由于在中央主持工作的李立三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提出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批评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观点是狭隘的游击战略。以李立

三为首的中央要红一军团取南昌，攻九江，夺取整个江西，以切断长江。要求红三军团进逼长沙。彭德怀不折不扣地执行了李立三的命令，于6月中旬占领湖北的通山和崇阳。7月初，攻占湖南的岳阳。7月下旬乘湖南的何键追击张桂联军之机，于27日攻占了长沙。

当时，红三军团攻进长沙后，没有料到何键回师反扑的如此迅猛，未作撤离长沙的准备。在紧急情况下，于8月6日仓促撤退，人员物资遭受严重损失。尤其是地方游击队，损失更加惨重。朱德、毛泽东当时正在南昌南部地区。根据李立三的命令，红一军团应攻取南昌。毛泽东不赞成在红军还很弱小的时候，采取军事冒险计划，夺取中心城市的军事斗争。因此，没有攻打南昌，而是采取了灵活的战略，绕道广昌、兴国，迅速夺取了樟树（今清江县），进而到了南昌西南的万寿宫和生米街地区。当时，敌十八师，一个旅驻守南昌，一个旅驻守抚州，一个旅驻守吉安，形成犄角之势。依据当时当地的情形，毛泽东派出两个纵队到牛行车站，隔江向南昌鸣枪示威。就在这时，毛泽东从敌人的报纸上看到彭德怀所率的红三军团已攻进长沙。

为了策应彭德怀和红三军团联合作战，毛泽东和朱德率军急驰湘东。这天，他们到了湘赣边界文家市以东地区。毛泽东同朱德连夜商讨进军事宜。由于长途跋涉，首长的随行人员已很累，警卫员早已躺在门板上和衣睡着了。

毛泽东虽然身材伟岸，由于常年征战劳累，早已使他面孔削瘦，颧骨凸起。头上蓄着的长发，显得很凌乱。带补丁的旧军装，穿在他那高大挺拔的身躯上，也略显瘦小。他放

下手中的红兰铅笔，摸出香烟，伏在油灯上点燃，狠狠地抽了一口后，若有所思地走向房外。

下弦月挂在西边天空。虽过盛夏，下半夜仍然是很闷热。毛泽东正在低头凝思之际，已成为红一军团参谋长的朱云卿，兴致勃勃地走进来。

毛泽东关切地问他：“部队都到了什么位置？”

朱云卿回答：“各部已到达指定的位置，隐蔽待命。对文家市已形成三面包围之势。”

毛泽东又问道：“命令都传达下去了吗？”

朱云卿：“20日拂晓发起攻击。”

毛泽东的眼神中流露出一丝担心的云翳，着重强调道：“这是我们西进湖南来的第一仗，务必打好，达到全歼之目的。”俩人正说着，朱德也从屋内走出来。他也是身着旧军装，显得老成持重。古铜色的脸膛上给人以威严。十分关切地问：“同彭德怀同志联系的人回来了吗？”

朱云卿马上回答道：“还没有回来。”

毛泽东丢掉烟头，果断地说：“老总，走！咱们去观战。”

朱云卿担心他俩人的安全，提醒道：“前面太危险。”毛泽东毫不在意，轻松地说：“危险？革命哪能没有危险。蒋介石悬赏我和老总的人头，一颗就是2万块大洋啊。价码大的很哩。”

朱云卿见说服不了毛泽东，又提议道：“多带些警卫人员，以防万一。”

毛泽东阻止道：“娃娃们都累了，让他们多睡哈子。有你参谋长保驾，就足够了。”三人笑了。他们三人走出这座茅舍，

悄然消失在夜幕中。

文家市，地处湘东，是长沙的东大门。这里驻守着敌人一个旅的兵力。根据毛泽东的部署，今晚，红一军团要在文家市全歼该旅。这也是红一军团西进以来的第一仗。毛泽东和朱德对这一仗十分关注。因此，他们要亲临前沿阵地。

夜幕中的文家市静悄悄，死一般沉寂。偶而能听到小孩的两三声哭声。街上不时有敌人的巡逻队巡逻。这时，刚好有一巡逻队从村口走进村中，排头的是一个军官。他们到了街中拐进一座庄院。

这座庄院是一处地主的庄园，大门口有哨兵把守。上房显得宽大，里面乌烟瘴气，几个军官围在油灯下打麻将正酣。个个敞胸露怀，武器有的背着，有的胡乱放在一边。

巡逻的军官进来报告：“营长，一切正常。”营长嘴中含着烟，摸起一张牌，用手扣摸。只是哼了一声，精力全在麻将牌上。停了一会，营长见牌不好打出去，随口问道：“啥时辰了？”

巡逻军官告诉他：“天快亮了。”又停了一会，他提醒正打牌的三连长：“三连长，该你值勤了。”

那位三连长的心思全在牌上，没有走的意思，央求地说：“打完这一圈，你老弟再接着来。”正说着，突然一声吼：“不许动。”红军如天兵天将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营长想反抗。红军战士一梭子打来，营长当即毙命。

红军战士缴了他们的枪。这时外面枪声大作，冲锋声、喊叫声不绝于耳。

敌纵队（旅）司令部内，旅长戴斗垣正指挥着敌人作垂

死挣扎。杨成武率军赶到，投进几枚手榴弹，敌人还击的枪声一下子哑巴了。杨成武带领红军战士乘机冲进。敌纵队司令（旅长）戴斗垣，突然手提卡宾枪扫射着冲出房外。一红军战士瞄准一枪，戴斗垣应声倒下毙命。屋内的敌军有的被打死，有的举手投降。电台前的机要官抢行发报，被冲进来的红军战士将其击毙。战士十分恼怒，随手用枪托狠力砸向电台。一枪托下去，电台被砸得七零八落。这时，几个红军战士从里间抬出几箱东西，放到当院打开，全是国民党发行的纸币。有人拿来一盏马灯，放在箱中，用枪托打碎，洋油四散，被点燃焚烧。

战斗进行得很顺利，全歼守敌三个团又一个营，俘虏千余人，缴获敌人武器 1500 多枝。

天刚放亮，文家市街道上，红军战士押着俘虏穿街而过。毛泽东、朱德、朱云卿三人走在街上，偶而停下来，看着俘虏被押走。

王良、李赐凡俩人走出敌司令部，看见走来的毛泽东三人，忙迎上前去。毛泽东、朱德、朱云卿同他俩人互相握手。朱云卿握住王良的手，十分关切地问：“缴电台了吗？”

“电台被战士砸坏了。”王良心中十分内疚。王良，原名王化陔，四川綦江人，1905 年 8 月生。中学毕业后，于 19 岁那年的秋天，只身出川到上海考入一所大学。在学校接受了革命的进步思想，尤其是在北伐胜利的鼓舞下，毅然投笔从戎，到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1927 年初，王良随黄埔军校迁往武汉东湖一带。不久，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7 月下旬，王良随队离开武汉，去南昌参加南昌起义。不料，船到九江，

被张发奎的队伍包围。他联络好几位要好的同志，乘着黑夜，逃离虎口，在修水找到党组织。不久，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当时，他是红军连长。在井冈山的艰苦岁月里，王良总是吃苦在前。黄洋界保卫战，他带领红一连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当时，朱云卿是他的团长。到了1930年6月，王良已成为红四军一纵的纵队长。

朱德听说电台被砸，面有愠色，反问他“作战命令中不是专门强调有一条，要保护好缴获的电台吗？”

毛泽东也说：“电台是顺风耳，有了它，指挥打仗就自如多了。”

正在这时，毛泽东、朱德的警卫员吴吉清和小王赶来。警卫员吴吉清不无埋怨地说：“首长走了也不招呼一声，吓得我们到处找。”

警卫员小王诉苦地说：“刚才碰到黄公略军长，把我们好一顿克。”

毛泽东、朱德、朱云卿三人相视一下笑了。

朱德对王良、李赐凡说：“命令部队打扫战场后，火速北撤。”政委李赐凡马上回答：“是。”李赐凡，1908年出生。湖南宜章人，贫农出身。由于贫寒，5岁就放牛。他有一个堂叔，资助他上了小学。16岁那年考入县师范。在学校受进步思想的影响，于18岁加入共青团。在“四一二”政变后，他回到家乡办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在鹧鸪坪党支部任支部书记。1928年春，朱德率军夺取宜章，他连夜见到朱德。朱德让他回家乡组织农民赤卫队。他按照朱德的要求，组织了农民赤卫队，后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三师独立营，同肖克一起

参加了象牙山战斗，随后上了井冈山。21岁任红四军第二十九团一连的党代表。在向赣南、闽西进军中，他一路冲杀，打长汀，攻宁都，作战十分勇敢。后来到一纵队一支队任党代表，王良任支队长。从此，他俩成了老搭档，配合十分默契。

毛泽东望着王良和李赐凡离去后，对朱德说：“咱们也走吧，到永和市迎接德怀去。”

初秋的清晨，空气是清新的。田野，丘陵起伏，到处是绿色，绿的庄稼、绿的山林、绿的路边草。

毛泽东、朱德和参谋人员扬鞭催马，一路疾行，赶到永和市同彭德怀的红三军团会合。老朋友多日不见，一旦重逢，自然有说不尽的离别之情。尤其是对这些枪林弹雨中拼搏的人来说，战友在战场上重逢，是人生一大幸事。毛泽东在这几年的实践中深感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分兵出击，是用巴掌打人。合兵则是握紧拳头打人。古往今来，发展中的弱小之军被武装到牙齿的敌人各个击破的事例屡见不鲜，成为千古遗恨。只有集中兵力在运动中才能大量地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毛泽东分别找了朱德、彭德怀、滕代远等人，交换意见。8月23日，经双方商定，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成立了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和前委书记，朱云卿任参谋长，杨岳彬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一、第三军团。第一军团仍由朱德、毛泽东兼任军团长和政委，第三军团彭德怀为军团长，滕代远为军团政委。会议讨论了李立三关于再次要求攻打长沙进而夺取武汉的指示。毛泽东和朱德分析了当前敌对双方的形势，认为目前再打长沙，于我军的发展不利。刚发展起来的红军，还不具备打攻坚战的能力。

力。我军的作战原则是以少胜多，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可是，到会部分人员认为红军发展迅速，由当时的几百人，几千人发展到今天的几万人；从无有立锥之地，到红区不断地发展扩大。以为执行李立三的命令，就幻想着一个早晨取得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他们从主观出发，却大大忽视了当时当地的客观条件，小看了敌人，也不正确地夸大了自己的力量。当时三军团的政治部主任兼八军政治委员的袁国平，就是一个力主攻打长沙的典型代表。他的意见很有代表性。商议的结果，是毛泽东和朱德的正确意见被否决。8月24日，顾全大局的毛泽东和朱德只好发出了第二次进攻长沙的命令。

2．长沙撤围

双方激战的枪炮声，在十多里远都能听得见；长沙城头的硝烟，如同弥漫翻滚的乌云，好似黑色的雾纱迷帐，把整个长沙城雾罩云锁个严实。长沙守敌早有所准备，且火力异常凶猛。两军对垒，历来是“攻其不备”，让敌人措手不及。一个弱者，攻打一个有准备的强敌，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红军战士虽然作战十分勇敢，不怕苦，不怕死，可毕竟不是刀枪不入。在强大的敌人火力面前，倒在枪林弹雨中的红军战士，一时间躺满了长沙城外，有的连城外的壕沟都被填满。战斗之激烈，是近年少有。

长沙城外，在依山傍水边的一个简易隐蔽指挥部里，毛

泽东、朱德、彭德怀、滕代远，围在一张简易的军用地图前。激烈的枪炮声不断地隐隐传来，他们个个面带焦虑。毛泽东的目光从地图上移开，若有所思地走到一边，他摸出一支烟，点燃后，猛吸一口，继而吐出一团长长的烟雾；他毫无表情地走出隐蔽指挥部，来到潺潺流水的小河边，面朝长沙方向，耳闻激烈的枪炮声。他一手卡腰，一手夹烟大口地抽着。不难看出，此时他的心绪很不安宁。他无意间，远远看见，一骑人马沿河边急驰而来……

疾奔如飞的快骑上坐着军长黄公略。只见他衣帽不整，不断地加鞭催马。黄公略，原名黄汉魂，又名黄石。湖南湘乡人，1898年生。少年时期的他，得知袁世凯同日本签定了丧权辱国、不平等的“二十一条”后，无比愤慨。为了报效国家，他毅然弃文从武，参加了湘军，当过文书，司务长，排长。25岁那年又考入赵恒惕主办的湖南讲武堂，毕业后任少校连长。然而，他不满腐朽军阀的统治，1927年南下广州，参加了广州起义。同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7月，他同彭德怀、滕代远又领导了著名的平江起义。历任红五军十三师副师长兼四团党代表，红五军二纵队纵队长，湘鄂赣游击支队长，中共湘鄂赣特委常委和军委书记，红五军副军长。1930年6月后任红六军军长。毛泽东曾在7月间，写了一首《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里面有：“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可见黄公略赤胆忠心，英勇善战，无坚不摧。前不久在成立红一方面军时，他又任红一方面军前委委员。此时他是从长沙战场赶来报告战况的。

指挥部里的几位首长，听到了急驰的马蹄声，不约而同地走出指挥部，神情各异地注视着飞骑而来的黄公略。

黄公略来到毛泽东面前，飞身下马。心绪不宁的彭德怀，急不可奈地问道：“汉魂，战况如何？”他彭德怀在会上，虽然讲话不多，可他心里是赞同打长沙的。攻不克长沙，他心里总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

黄公略心情不好，脸上挂着怒气，难免带有情绪，不无气恼地说：“守敌十分顽固，我军伤亡很大……”

彭德怀一听，不免来了气，他上前从黄公略手中夺过马鞭，二话不说，翻身上马，调转马头就要向长沙方向驰去。毛泽东和众人惊奇地看着彭德怀的异常举动。

黄公略醒悟过来，一把抓住马缰。“彭总你……”

此时的毛泽东头脑十分清醒，既胸有成竹又不容置疑地对众人说：“撤兵长沙。”

骑在马背上的彭德怀一听，赶忙拉紧马缰，面带惊诧，脱口而出“撤兵？”

毛泽东没有顾及他的问话，转向朱德，用征询意见的口味说：“总司令，你意如何？”

朱德显得深沉持重，沉稳老练。他在原地思索有许，慢慢悠悠地说：“为了减少不必要的伤亡，我同意撤！”

总司令和总政委俩人都说撤出长沙战斗，其他人也不再多言。彭德怀在马背上还想说些什么，当他看到朱老总浓眉紧锁，嘴唇紧闭，把要说的话咽回肚中。再看看毛泽东，只见他面目严峻。他只好跳下马背，还马于黄公略。

依照命令，各路兵马相继撤出长沙战斗。一时间，丘岭

间的乡间大道上，布满了撤军回师株州的红军队伍。

夕阳下，天气仍然显得闷热。

毛泽东不放心，他和朱德、朱云卿立在山岗之上，身后是参谋处长郭化若及牵马而立的警卫员和参谋人员。他们都全神贯注地望着撤离长沙的红军队伍。远处仍有稀疏的枪炮声可闻。

郭化若看看神情严肃的毛泽东，欲言又止。郭化若，又名俊莫。1904年生，福建福州人，21岁考入黄埔军校，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22岁那年参加北伐战争。23岁到苏联莫斯科炮兵学校学习，1928年回国后，到了江西红区，一直在毛泽东手下工作。先是任红四军二纵参谋长，后任红四军参谋处长，红一军军团参谋处长，现在又是红一方面军参谋处长。

这时，只见行进的两路队伍中间，一个年轻的战士坐在马背上，不断地催马兼程。汗水渗透了他的上身，他叫马全，是总部骑兵通讯员。红军战士一看就知道他是总部人员，连忙让出一条道，让他先通过。年轻的马全催马奔上山坡，来到山岗上的总部首长面前跳下马背。

“报告首长，还有部分部队没有撤出战斗。”

刚好，这时有一阵激烈的枪炮声传来。

朱德着急地问：“是哪个部队没有按命令行事？乱弹琴！”

事关全局，毛泽东感到事态严重，转向朱云卿。说：“朱参谋长，你亲自去说服，必须尽快撤出战斗。”

朱云卿二话没说，跨上战马，猛加一鞭，驱马箭一般地冲下山去。他的警卫员也紧随其后，一同冲下山去。

这时，天色渐暗，撤离战斗的部队仍在向南前进。又过

了一会，部队渐渐过完。暮霭中，仍隐隐可见毛泽东、朱德等人伫立在山岗之上的身影。

下弦月挂在东部天际，慢慢爬到半空中。

长沙守城的敌军是何键的精锐部队，他见红军撤离战斗，怕中埋伏不敢追击，连夜加固城防，以防红军再度攻城。红三军团是最后撤离长沙战斗。这次攻打长沙，部队伤亡很大。红三军团的医疗队，就设在永和镇附近的一个小山村的四合院里。几盏马灯挂在房檐下，照得院内如同白昼，伤员很有顺序地放了几排。人员进进出出。远处不时有枪炮声可闻，使这里的气氛显得很紧张，但又是忙而不乱。上房内正中，三盏马灯高悬。在简陋的医疗条件下，医生正为一个胸部受伤的战士紧急处理。

院外，小小的街道上，排放着许多从战场上抬下来的伤员，等待医生们的治疗、包扎处理。有的伤员在低声呻吟。这里的伤员有的是头部受重伤，有的是上肢受伤，也有的是下肢受伤，更多的是胸部、腹部受伤。抬担架的人员，有当地的赤卫队员，有战士。他们在不停地照顾着伤病员。

突然，有位伤员大叫起来：“疼、疼！”负责照看他的人蹲下，检查被打断的右腿的伤口。伤口处虽用破布包扎着，但鲜血仍朝外渗滴。这位伤员忍受着剧痛，脸上豆大的汗珠直朝下掉。负责照看的这个人，大概是个排长，他急躁的左右看看，见伤员愈来愈多，就气冲冲地大步冲进四合院。只见院内，全是等待医治的伤病员。他犹豫片刻，转身回走，却又突然停住转过身，气冲冲从伤员之间的缝隙中简直是跳跃着进了上屋。

“我说，军医官先生们，你们能不能快点！”他站在门里，对着正忙碌的医生大声吼到。医生们谁也没理会他。他有点气急败坏，又提高了嗓门。“我说军医官，你们能不能快点。像你们这样磨磨蹭蹭，伤员还不死？”

一个医生转过身来，打量着他，问道：“你是谁？”

“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快点，他们没死在战场上，却因为你们……”他说着一把拉住这个医生，走到门口气呼呼地说：“你们看看，你们看看！”他边说边拉着他穿过院子，来到街道上：“你再看看他们，部队都撤了，你们还再磨蹭，想当俘虏吗？”

“同志，你听我说……”医生欲解释，他一抬头见前方又来了一帮人，丢下他忙迎上前去。

彭德怀、滕代远等从战场上撤下来后，赶来看望伤员。他们逐个检查寻问情况。

“首长。”医生望着正俯身检查伤员情况的彭德怀轻轻地叫了一声。

“何医生。”彭德怀直起身一眼认出，关切地问：“还有多少伤员没有来得及妥善处理？”

医生叫何复生，28岁。他显得很疲倦，已经有四天四夜没休息了。他告诉彭德怀说：“还有一百多人。”

彭德怀极其关切地问：“一共有多少伤员？”

何复生认真地回答：“六百多人。”

滕代远：“这是一场攻坚战，伤员多而且伤势重，救治任务很重，你们辛苦了。”

彭德怀望着眼前因劳累而显得憔悴的何复生，心头不禁

一热。他望着这个参军还不到两个月的医院院长，心中生出几多感慨。

何复生，是江苏丹徒县人。1902年生。他父亲是一个手工业者，幼年时期随父亲迁到武汉，1928年3月到湖北大冶普爱医院学习，接受了一些进步思想的影响。有一次，红军打进大冶，他主动为红军伤员治疗枪伤。1930年6月，何复生从武汉探亲回到大冶，要求参加红军。当时，红三军团就驻守在大冶。这时，正好彭德怀派红八军代军长何长工到普爱医院来动员医生参军。何复生参军不久，找到军团长彭德怀，要求工作。彭德怀告诉他现在最紧缺的不是军事干部，而是医务干部。希望他好好工作。红三军的指挥部设在一个商店里，在撤离大冶的前一天，彭德怀在指挥部里接见了他和其他人。当场，彭德怀就配发给他一匹马，每月10块大洋。在当时，团以上的军官才有马匹，每人一个月才有两块大洋。并派一名司务长专门管理他们的伙食。在以后的战斗中，他亲眼所见彭老总都身先士卒，也放弃了骑马的待遇，自愿和战士一样。何复生原来曾参加过共产党，因故失去了关系。他把这事告诉了彭老总。彭老总责成三军团前委秘书直属支部书记刘惠农调查落实。不久前，才恢复了他的党组织关系。6月24日，他正式被彭老总任命为红三军团医院院长。他虽是院长，从不以院长自居，同医生一样医治病人。

何复生引着彭德怀和滕代远走向四合院。何复生边走边讲，说是医务人员太少，伤员一多就忙不过来。彭德怀听后，拧紧了眉头思索着，一言未发。别看彭德怀平时面目严肃冷峻，让不熟悉的人望而生畏。可是，你若是同他接触时间一

长，就会感到他心中是一团火，极其关心部属。何复生虽然见彭老总没有言语，可他仍是毫无顾忌地说：“首长，我有一个建议。以后利用战前休息的时间，可开办短训班，多培养些医务人员。也可增强战士在战场上的自救能力。”

彭德怀本来在前面走着，听到后停下来，回头望着何复生，从上到下仔细地打量他，以赞赏地口气说：“这个想法很对。”

“报告！”年轻的张震营长跑来向彭德怀报告：“我营一连奉命赶到。”

彭德怀热情地伸出手同张震握手，边握边说：“来认识一下吧！这是何复生，是这里医院的院长。”

张震 1914 年生，湖南平江人。15 岁那年就参加了平江县青年反帝大同盟。16 岁加入中国共青团，同年参加红军并转入共产党。现如今是红三军团十团的营长。张震同何复生握手。

彭德怀对何复生说，张震营长带来的这个连，是来负责伤员转移的，要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尽快妥善处理好这些伤员，一个也不能拉下。何复生坚决表示，让首长放心。张震也一再表示，他们一定积极配合好。

“好嘛。”彭德怀拍拍张震和何复生的肩头显然是信任和鼓励。

月亮已升得老高。朦胧的月光下，毛泽东、朱德仍伫立在山头上，看到撤离长沙战斗的最后一批队伍走了过来，他们才和随行人员跃马下山，赶上行进的部队。此时，毛泽东已改步行走在战士中间，他问身边的一个小战士：“小鬼，你

是哪里的人？”

“浏阳白沙。”小战士似乎不太高兴。

“哦。我们是老乡嘛。对撤出长沙有啥子意见？”

小战士看看这位不认识的高大的首长，没好气地说：“意见？可大了。”他身边一个年纪较大且魁梧的战士接过话说：“肚子里都憋着一股火。这不是明摆着，不敢打，是害怕敌人嘛。”

毛泽东突然转变了话题：“小鬼，你敢同这个大个子摔交吗？”

“敢！”小战士信心和勇气十足。

毛泽东对这个小兵的勇气很赞赏，不觉又问：“能摔赢他吗？”

小战士犹豫了一下，不好意思地说：“摔不赢。”

毛泽东笑笑：“为啥子摔不赢他？”

“这……”小战士迟疑一下，找出了客观理由：“我还小嘛！”

“对！”毛泽东抓住这个话题转入了正题，深入简出，且又形象生动地比喻说：“长沙城防坚固，兵力装备优于我们，硬拚是要吃亏的。这同做买卖一样，亏本的生意不能干……”

两个战士同时注视着毛泽东。毛泽东面带微笑地说：“这同你们两个摔交一样，你眼下赢不了他，日后一定能赢这个大个子嘛！”小战士似懂非懂地笑笑。毛泽东继续开导他说：“眼下我们不强攻硬拚，为的是日后更好地消灭他们。革命的本钱不能硬拚掉啊。”

“报告首长。”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不知什么时候立在他的一侧。毛泽东看看警卫员吴吉清，继而又转向他们客气地同他们告别：“小鬼，再见了。”他同身边的战士握手后，走到一边等候着的战马前，跨上了战马。

“毛委员！”大个战士突然醒悟。

“毛委员？”行进的战士停了下来，怀着崇敬的心情目送毛泽东打马离去。

部队撤离长沙后，来到了株州。这时已是1930年9月上旬。13日这一天在株州一座砖木结构的民房里，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总前委会议，讨论围攻长沙的经验教训。

这间不大的民房里，随便围坐着毛泽东、朱德、朱云卿、彭德怀、滕代远、袁国平、黄公略、林彪、罗荣桓、罗炳辉、何长工等。会议气氛十分紧张严肃。屋内烟雾缭绕。毛泽东将烟弄灭，扫视大家后，慢慢起身离坐，以总结的口气说：“这次撤出强攻长沙的战斗，大家都发表了很好的意见。尽管看法不同，而且还有些争论。我看，这些争论还将继续下去。有争论并不是件坏事嘛。但有一点，由株萍路回师袭击赣敌，继而夺取吉安再回南浔、进攻武汉的作战方针，为大家所接受。”讲到此，毛泽东停住话头，注视着大家。他见大家在认真地听，又点燃一支烟，继续讲道：“队伍已迅速占领了萍乡、攸县、醴陵三县。要完成三项任务……”他打着手势，掰着三个指头：“一是部队要加紧修整；二是筹款；三是帮助地方党发动群众，建立组织，建立政权，建立赤卫队……”他走到原来的位置前停住。看了朱德一眼后说：“现在请总司令宣布这次行动的命令。”

朱德站起身，拿起面前早已草拟好的红军第一方面军命令，下达了下一步的行军作战计划。

这次会议以后，毛泽东就要离开株洲了。

翌日，天刚亮，淡淡的晨雾笼罩着山村。毛泽东边整理衣服边走出房门。门外的警卫员吴吉清早已备好马，警卫员陈昌奉已担着毛泽东的一副书担，在此等候。毛泽东回顾一下左右后，便跨上战马，带着三位警卫人员，悄然离开了山村。黎明的山村很静，只有马蹄声在村中回响。

毛泽东一行几人，出村后便沿着稻田埂行进在连绵起伏的丘岭之间。此时，晚稻正在扬花。

下午时间。前面道路难行，毛泽东下了马，步行在田间小道上。他走在最前面，手中握着一根一米多长的竹棍。边走边查看稻子的生长情况。他是农民的儿子，随时随地都在关心农民的庄稼生长的如何，尤其是如今，他更希望庄稼生长得好。因为，这样农民可以收获到更多的粮食，红军也可以筹措到更多的军饷，以供革命之需。他的警卫员紧随其后。走了一段距离，他的脸上冒出了豆大的汗珠。停在一块生长较差的稻田前，细细观察。他的脚上裤腿上都沾满了泥水。警卫员陈昌奉放下书担，边喘气边用手擦拭脸上的汗水。他们也随着毛泽东的目光，一起投向这块稻田。毛泽东摸出香烟，正待点燃，这时，不远处的村庄中传来了一阵练兵的口号声。他似乎受到了感染，把香烟又装回衣袋，率先调转方向，向村庄走去。这是一个较大的村镇。村镇口的若大稻场上，几名红军战士，正在训练刚入伍的战士。毛泽东等很有兴趣地站在一边观看。看了一阵，向镇中走去。街道上，到处可见：

“好儿要当兵，当兵要当红军！”

“参红闹革命，穷人把身翻！”

“.....”

街道上不时有进出忙碌的红军战士和地方工作人员。他们一行来到一座庄院前。这是彭德怀的住处。

到了晚上，彭德怀设宴为毛泽东接风。说是接风，不过是几个时令小菜。其中有毛泽东爱吃的辣子。彭德怀指着桌子上的菜说：“这是您最爱吃的辣子，还有苦瓜.....”

毛泽东话一出口，就很有风趣：“越辣越革命嘛。”他说着在座位上落座。彭德怀、滕代远也跟着坐下。警卫员吴吉清、陈昌奉等仍站在一边没有坐下的意思。

彭德怀招呼道：“都过来坐嘛。还站着愣啥子嘛。”

警卫员吴吉清他们这才走过来落坐。滕代远笑着说：“我们红军讲的是官长士兵平等嘛。”

彭德怀今天心情不坏，是近一段时间少有的，高兴地说：“小鬼，不必拘礼，爱吃什么就吃什么。”

毛泽东也一个劲劝让三个警卫人员：“吃、吃嘛。撤出长沙以来，还没有吃过这么好的饭菜。”他边说边给警卫人员挟菜。

“彭总，你也吃嘛。”毛泽东给彭德怀挟上辣子。

第二天夜里，群星闪烁。毛泽东和彭德怀来到了安源。故地重游别有一番情感。俩人慢悠悠地走着。走了好长一段距离，毛泽东先说了话：“这次到安源，主要是来听听你的意见，了解部队中的情绪.....”说着他俩人来到一个若大的广场前边，毛泽东先停了下来。这是八年前（1922年9月14日）他

在中共湘赣区委员会时和李立三、刘少奇等人组织领导下举行罢工庆祝胜利的地方。

毛泽东耳边好似响起了当年工人庆祝胜利的口号声和欢呼声……在口号声和工人的欢呼声中好像又出现了他当年的话语。“我们的任务第一步是，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发动农民群众和城市贫民，打倒地主阶级，打倒帝国主义，完成民权主义革命。”

这两位老朋友走进广场中间。毛泽东自语道：“八年过去了，革命发生了变化。他已不是那时的他了。”

彭德怀知道毛泽东所指的“他”是李立三。“你是指执行命令，进攻长沙？”

这时的毛泽东想得很多，说出了积在心中很久的话：“这里有个组织服从问题。我们的组织原则历来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革命任务的完成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安全靠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倘若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策略是错误的，或者是动摇犹豫的，那么革命就非走向暂时的失败不可……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只有在革命实践经验中才能产生……”

毛泽东和彭德怀交谈着，离开广场渐渐地远去。毛泽东抽烟时烟头发出的红光，在很远还能看得见。

夜，已经很深了。

毛泽东在住处还在同滕代远进行长谈。撤离长沙他虽没有异议，总觉得他还有一些疑虑。一个政策的实施或是一道

命令的执行，不同的思想往往会产生出不同的结果。尤其是今天，在扑朔迷离的形势下要说服一个领导是重要的，如果说服一名高级领导，那就显得更为重要。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那么，领导是掌握这个生命的重要的一环，何况是高级领导。

滕代远，湖南麻阳人，1904年生。21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同彭德怀一起领导了平江起义。曾任湘鄂赣边区特委书记，红五军党代表。

“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单因为它是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形的，是斗争所需要的。他那个‘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革命形势正在成熟’，要求我们向中心城市与交通区域进攻，是与当今局势不相符的。不根据实际情况，一味盲目执行，就是单纯的上级观念……如果我们犯革命的急性病，非断送革命不可！”

从表情上看，滕代远被毛泽东说服了。

毛泽东又进一步地说：“因此，一个领导者要纵观全局，就要学会了解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在复杂的情况下，保持清醒的头脑，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您是军团政委，要多动动脑筋。”

天亮了。毛泽东带着一夜长谈的疲倦，打开房门走到院中。滕代远紧紧跟随在他的身后。毛泽东活动着伸展一下四肢，抱歉地说：“很对不起，没有让你休息。”

滕代远笑着说：“总政委不是也没有休息嘛。执行中央指示，攻打长沙，现在又撤下来，开始思想上是想不通。经过

总政委的开导，顿开茅塞。”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嘛。哈、哈、哈……”彭德怀说着进到院中。

毛泽东见彭德怀双眼上布满了血丝，不无关心地说：“德怀呀，看来你是一宿没睡觉啰！”

彭德怀似有难言之隐：“睡不着呀。”

毛泽东又见彭德怀全身披挂，不由问道：“怎么，你要先我而去呀？”

彭德怀不无担心地说：“部队对撤出长沙战斗还有情绪，尤其是那些湖南伢子们，不愿离开自己的家门。我这个军团总指挥，不仅要学会指挥打仗，还要学会做这里的工作，”他指了指自己的脑袋。

“好、好、好！”毛泽东连声称赞，而后强调：“告诉同志们，要纵观全局。打不打长沙，不单是一个‘执行’问题，关键是我们不能硬拚，革命的本钱不多，消灭敌人要选择有利的地域，有利的时间，有利于我们的对象，再去打他们，消灭他们。”

“请总政委放心。”彭德怀向毛泽东敬礼后，大步跨出了院子。

毛泽东若有所思地注视着彭总的背影。这时警卫员吴吉清已为毛泽东备好了马，警卫员陈昌奉也挑书担在肩，在街道上等候，准备出发。

毛泽东同滕代远走出院门，又对滕代远说道：“有些思想认识问题，靠开几次会，做几次思想工作，是不能一下子做通的，我们都要有思想准备，准备着去争论。好啰，我们袁

州见。”

滕代远立在门前一直目送着毛泽东跨上战马同警卫员远去。

3 . 力排众议

1930年9月29日下午。在江西西部小城袁州(宜春市),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驻地,人员进进出出,显得十分忙碌。林彪、罗荣桓、黄公略、蔡会文、罗炳辉、谭震林六人一齐走出司令部。显然是接受了作战任务。

黄公略:“打下吉安,咱们的红区就连成了一片。”

罗炳辉:“打吉安,江西干部是拥护的,总政委让三军团进到较富裕的地区待命,可见用心良苦。”他们一起来到大门外,林彪无声地跨上战马。罗荣桓与其他人握手问候后,也跨上战马,追上林彪。他们四人见林彪、罗荣桓远去后也一同上了马,向相反的方向离去。这时一匹快骑飞马而来,到了总司令部门前,翻身下马,快步进到院内。他是三军团的田参谋。

总司令部门内,朱德正用红铅笔在地图上标记着什么。毛泽东则在和一个干部谈话。

“报告!”

朱德头也未抬,“进来。”

三军团田参谋进来,递给朱德一封信。朱德将信递给毛

泽东，招呼他坐下，端来一碗凉开水。他确实渴了，接过一饮而进。

毛泽东展开信，看着看着拧紧了眉头。

三军团田参谋告辞，朱德送到门外面而后转了回来。毛泽东已看完，起身走到朱德面前。“周以栗代表长江局，来传达中央的指示，要我们回师西进再度攻打长沙。”

朱德面有难色地说：“他们了解敌情吗？我们已发出了30日向吉安进军的命令，各部正在加紧战前准备。再挥师西进。乱弹琴！”

毛泽东胸有成竹地说：“先别急，等他来了再说。”

毛泽东之所以很沉稳，那是因为经过他和其他领导的耐心说服工作，红三军团的思想基本稳定下来。全军上下士气高涨，各军正在开展大练兵活动。

在袁州一个学校的操场上，红四军一部召开攻打吉安的战前动员会。动员会还没开始，简易的会台，贴着用红纸写成的四个大字“动员大会”；台下有千余名红军战士席地而坐。他们各连正在拉歌：

红米饭，南瓜汤，
秋茄子，味好香。
餐餐吃得精打光，
红军打仗有力量。

干稻草，软又黄，
金丝被，盖身上。
不怕北风和大雪，

暖暖和和入梦乡。

这连歌声刚停，那边又唱起来，“红军纪律歌”。

红军纪律最严明，
爱护群众们，
到处受欢迎；
公买卖不相欺，
处处要留心，
工农如兄弟劳苦更相亲；
讲话要和气，
开口不骂人，
无产阶级劳苦群众个个都欢迎；
出发与宿营，
样样要认清，
捆稻草上门板，房子扫干净。

.....

王良纵队长和李赐凡政委走上主席台。恰在这时，毛泽东和朱德来到操场外，看到这种情绪高涨的场面，俩人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激动。为了不惊动他们，他俩人又悄悄地离开这里。

天暗了下来，商人打扮的周以栗和警卫员小杨，在三军团几名战士护送下，来到了总司令部。朱德面带笑容地迎了出来，连连说道：“欢迎、欢迎。”把他引到了两暗一明的西厢房。两暗为周以栗和警卫员小杨的住处，正中明间为起居室。此时，已摆上了方桌。周以栗一进来就打量住室。

周以栗，字子慎。1897年生，湖南长沙人。早年曾在长

沙周南女子学校任教，27岁那年加入中国共产党。28岁出任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兼中共党团书记，又是湖南农民协会委员。1926年的湖南长沙，正处在革命的高潮时期。这年的冬天，毛泽东来到了长沙，找到了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李维汉，要挑选一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到武汉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李维汉推荐了周以栗。1927年的元旦刚过，周以栗乘火车到了武昌，被人接进了武昌黄巷13号农民运动讲习所，出任教务主任。他经常到毛泽东住所督府堤41号请示汇报工作，深得毛泽东的赏识。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反共，农民运动讲习所被迫解散，学员提前分配。周以栗根据党组织的安排，秘密回到了湖南，出任中共湖南省委军事部长。时间不长，他奉命去上海汇报工作，留在了上海，担任了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的编辑。此后不久他回到河南出任河南省委书记。这一次，他是代表中共长江局来传达上海党中央的指示的。

朱德见他打量房舍，以为他有想法，不由问道：“怎么样，还满意不？”

“嗯，好、好。”周以栗甚是满意，动容地问：“总政委怎么没到？”

朱德神秘地笑笑：“你说他呀！一哈子就到。”正说着，毛泽东和身后的炊事员各端着菜进来，放置桌上。

周以栗十分兴奋地叫了一声：“总政委。”

毛泽东大喜：“老周。”俩人深情而热烈地把四只大手握在一起。毛泽东打量着他问：“三年多啰。长沙分手以后，你去上海汇报工作，一直没有音讯，很想你啰。”

周以栗诚恳地说：“国民党的报纸上，经常报道你的一些情况。”

毛泽东饶有风趣地说：“国民党是我们的义务宣传员嘛。”毛泽东见大家都还站着，忙招呼道：“来，都坐嘛。”周以栗坐在毛泽东和朱德中间。老朋友相见，话特别多。

毛泽东又说：“1927年6月初，在武昌农讲所时，湖北麻城的土豪劣绅利用‘红枪会’发动反革命暴乱，残杀农协干部，你向我报告。当时我住在武昌督府堤41号。那件事，你处理的很好嘛。都愣着干什么事？吃、吃。”他带头先吃了起来。

桌上摆放的是红米、南瓜汤，还有茄子、辣子、豆角等物。

毛泽东又问道：“到上海以后，你……”周以栗知道毛泽东要问什么，不等他说完，就主动地说：“到上海以后，当了一个时期中央刊物《布尔什维克》的编辑。后来组织考虑到在武昌农讲所期间，认识不少河南农工的同志，派我到河南任省委书记。大别山、桐柏山武装暴动后，我回到开封，又坐了半年牢。蒋、冯、阎中原大战期间，开封监狱的档案失散，组织将我营救出来。不久又调我到长江局。这次来……”

毛泽东此时还不想让他说出意图，连忙打断他的话，说：“吃、吃。”接着毛泽东又说：“你周以栗，是很有头脑的。”周以栗不知毛泽东指的什么，只是笑笑。他突然问：“我托人送来的信，你们收到了吗？”

朱德告诉他：“收到了。”

毛泽东面色严肃，不无为难的说：“参加会议的人已通知

好了，朱参谋长正在做会议准备。只好辛苦你，连夜开会传达，统一思想。我们已经发出了进攻吉安的命令。”毛泽东双目直视周以栗。

周以栗一惊，放下碗筷。

毛泽东、朱德注视着他的表情变化。

晚饭后，会议如期举行。周以栗在会上传达了上级指示以后，说：“以上传达的是中共中央给长江局并转湖南省委、鄂赣前委及行动委员会的信，要求红一方面军按照中央指示，继续回师西进攻打长沙。”

与会人员听说回师西进，再度攻打长沙，一下子出现了反常情绪。有的提出回师西进，有的表示反对。

毛泽东坐那里冷眼旁观。他点燃一支香烟。每逢遇到重大的事情，他都爱点上一支烟。烟能让他思考，消除疲劳，又能稳定情绪，达到制怒的效果。同时，还能借烟拓宽思路，使脑子高速运转。从错综复杂的情况和矛盾中，寻找出正确的方案和最佳解决办法。他离座扫视到会的人员。彭德怀的嘴闭着，一言不发。其实，他彭德怀的脑子里也在高速运转，自己问自己，究竟谁错了？同他坐在一起的还有三军团政委滕代远和政治部主任兼八军政委袁国平。袁国平，原名裕，字醉涵。1905年生，湖南邵阳人。20岁考入黄埔军校，在第四期政治科学习，当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积极投入到了北伐战争，参加了南昌、广州起义。曾担任过工农革命军第四师党代表，湘鄂赣特委委员和宣传部长，红五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为人坦率，心中有啥说啥，从不拐弯抹角，有话憋不住。此时，他听到中央仍要求红军攻打长沙，他那颗激

动的心又起狂澜。他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躁动，猛然起身，话中带着火药味地说道：“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应该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反对打长沙，就是反对中央！”

一石激起千层浪，黄公略马上反对道：“第一次打长沙，虽然获得了不小的胜利。那是何键派兵追击张桂联军，造成长沙城空虚所至。何键带兵回救长沙，幸而撤离长沙快，部队没有受到大的损失，可带进去的一万多地方武装，没来得及撤出，被围在城内，惨遭杀害。敌人到处搜查，致使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这个教训是深刻的。”

袁国平不服气，同黄公略针锋相对地吼道：“军人就应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中央指向哪里，就应打向哪里。对抗中央是没有好下场的！”

周以栗听后，微微颌首，他似乎很赞成这个发言。他这个细微变化被毛泽东发现。

这时，会场上乱了，大家七嘴八舌，分不清谁在说什么。朱德站起身看看毛泽东。毛泽东无动于衷。朱德有点沉不住气了，提高声音讲道：“长沙是不能再打了。敌强我弱，硬拚消耗。即使打下长沙，也守不住。部队势必还要造成重大伤亡。”

朱云卿参谋长讲：“第二次打长沙，足以说明这个问题。长沙工防坚固，又有重兵把守。再者，前不久，蒋介石在汉召开了三省会剿联席会，敌人已经向我们逼来。在当前情况下，不打长沙而转攻吉安，先吃掉敌人薄弱的一部，以便壮大自己，这才是唯一的正确方针。”

袁国平仍坚持自己的意见：“我不同意这个论点！”

毛泽东边大口抽着烟，边冷静思索。稍后，同身边的周以栗小声交换一下意见。而后对大家说：“关于如何执行攻打长沙的指示，我建议同志们再仔细考虑一下，权衡利弊得失，尤其是要考虑当前的时局，离开这个讲打或不打，都是不妥的。结论先不下。今天，会就开到这里。”

休会了，众人议论着离去。

毛泽东同周以栗坐在原地未动。此时，俩人心中谁都很明白。毛泽东又点燃一支烟，寻找着谈话的突破口。毛泽东心中暗想：“他是中央派来的，说服他，是这次成败的关键。”周以栗见毛泽东抽烟的姿势很美，此时的他，显得很沉稳，不由受到了感染。周以栗也在心中暗暗地思索：“我太了解他了，说服他谈何容易。说服他，就扭转了局面。他，是很难对付的，小心上当……”

毛泽东看看他，心中赞了一句：“他这个人比较务实……”

周以栗也不由看看毛泽东，俩人的目光正好相遇。他见毛泽东这时不仅沉着，而且炯炯有神的目光中，微微露出一股不可逆转和抗拒的光芒。他不由一惊，心中暗暗寻思：“他作为政治家，有非凡洞察力。作为军事家，在井冈山、在瑞金以及两年多来的实践，足以证明他的正确。尽管他受到过排挤……”

夜，群星灿烂，秋风习习。会议室的窗户中，映出毛泽东、周以栗长谈的剪影。周以栗向毛泽东坦率地陈述了自己的观点。毛泽东用分析的方法，向周以栗讲述了当前的敌我形势，讲到动情处，起身走到周以栗面前，打着手势，掰着

指头，陈述自己对时局和敌我力量对比的看法。周以栗活像一个小学生，在认真地听着。

此时的朱德，也是毫无睡意。他灯下伏案，正在拟定作战计划。也许是累了，也许是为毛泽东和周以栗的谈话担心，走出卧室，见会议室仍亮着灯，他不由走过来。将近时，他迟疑地停住，注视片刻后，又转身回去。

毛泽东和周以栗的谈话仍在继续。

太阳从东方的地平线上冉冉升起。毛泽东和周以栗熬过一个不寻常的不眠之夜，两个老战友，终于谈妥，四只手握在了一起。

毛泽东和代表上级的周以栗取得了共识，会议继续进行。在会上毛泽东首先作了发言。“……犯着革命急性病的同志们不恰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这种估量，多半是从主观主义出发。其结果，无疑是要走盲动主义的道路。另一方面，如果把革命的主观力量看小了，把反革命力量看大了，这也是一种不恰当地估量，又必然要产生另一方面的坏结果。因此，在判断中国政治形势的时候，需要认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

周以栗在毛泽东讲话后，也作了表态性的发言：“我受长江局的委托，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来袁州劝说红一方面军西进攻打长沙。昨晚听了一些人的发言。随后，我同毛总政委又进行了长谈。总政委有理有据的对当前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的分析，把我给说服了，从内心给说服了！他曾讲过‘我们不可许可任何一个红军指挥员变为乱撞乱碰的鲁莽家；我们必须提倡每个红军指挥员变为勇敢而明智的英雄，不但有压倒

一切的勇气，而且有驾驭整个战争变化发展的能力’。现在我表明态度：红一方面军不西进攻打长沙，而是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发展，攻打吉安，使红色区域连成一片，壮大我们的力量！”

袁国平听着，表情上出现不满，欲言又止的样子。周以栗全看在眼里，他继续按着自己的思路往下说：“有些同志会问，中央代表思想转得怎么这么快？我可以告诉大家，执行上级指示，必须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如果离开了当时当地的情况讲执行，同样是一种错误。”

袁国平仍有不满，同时又显得无可奈何。

会议取得了预期的目的。按计划南下攻打吉安。

4．攻打吉安

吉安地处赣江中游，而且是禾水和赣江的汇合处，是水陆交通及物资集散中心。明朝时代留下的城墙、箭楼。近代又修了明碉暗堡。吉安又是地处红色根据地的包围。驻守在这里的敌人为了安全起见，正在抓人拉夫修城挖壕，天天都有军官亲临现场督战。城外的敌人也正在加紧拉铁丝网、电网。如今举目一望，可见两层铁丝网中间加了一道电网，工程已接近收尾。

新编第十三师师长邓英，在众军官和手枪排的保护下，前呼后拥地穿过来往如梭的民工队伍，来到城南门视察。邓英

看到坚固的城防，新修的铁丝网、电网，极为满意。这时，城门口有三三两两的农民进出城门。邓英对手下吩咐道：“从今日起，老百姓只准进不准出。”

“是！”

邓英提醒执勤的哨兵：“共产党机警得很，游击队也鬼得很，要严加查防。”

哨兵又唯唯喏喏地答道：“是！”

这时，来了他的参谋长，向他报告：“师座，南昌来电，要你亲自报告城防情况。”邓英什么话也不说，把手一招，带着众军官回到城里。城门被士兵立即关闭。

第二天，天已大亮。城里的百姓要出城，把守的士兵就是不让出城，叫骂声不绝入耳。有的老百姓还挨了枪托子。

肖曼玉和另一名年轻妇女，手提篮子来到城门口，见城门半开半掩，侧身挤进去。她俩是奉命前来侦察吉安的城市防情况。俩人看到眼前的事情，似乎明白了什么。

肖曼玉高声地叫喊：“酒酿好甜，米果新鲜，谁吃快来买。”

一个士兵走过来揭开盖布，露出金黄炸果，闻到了一股酒酿醇香味，情不自禁地嗅嗅鼻子，一副馋涎欲滴的样子。

肖曼玉随和而热情地说：“先生想吃，会让价钱的。”

一个士兵因没钱只好苦笑一下走开，去又阻拦老百姓出城。敌班长，走过来也不问价，拈起一个放到嘴里就吃，边吃边说：“好香、好香，好久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了。”他这一说，把门的士兵都围了过来。出城的百姓乘机往城外挤。“不准出城，不准……”敌班长大声嚷着就要离去，肖曼玉随手塞到他嘴里一颗油炸果，堵住了他的口。

“先生，想吃买吧。”

“谁身上有钱？谁身上有钱？”敌班长连问了几声都没人应，不由骂了一句：“他妈的，伙食不好不说，还克扣军饷，不是玩意儿。”他一边骂着，身上乱摸的手不由碰到了携带的子弹。他灵机一动，掏出几发子弹，拿到手上在肖曼玉面前晃晃，问道：“表嫂子，嘿嘿，要这不？”

肖曼玉想了想，无可奈何地说：“好，弹壳当废铜卖。枪子里的药做炮仗给伢子耍。”

这时，聚集的百姓都出了城，敌班长也不顾那么多，只是一个劲地招呼大家。“都过来、都过来……”

七、八个士兵聚到一起，敌班长大声嚷着：“一人五发。”

一个小兵小心地问：“班长，行吗？打仗就没了。”

敌班长狡黠地笑笑，说：“死脑子，打仗时你不会少放两枪？”

小兵似懂非懂，仍不放心地问：“班长，要是被发现没了……”

敌班长四下里看看，见地上有柴火棍，他捡了一只粗细和子弹差不多的木棍，弄成和子弹大小差不多的几截，塞到子弹袋里，外观上看不出破绽。他欣赏着自己的杰作，不由笑了。“咋样？”小兵笑了，大家也都为班长的聪明笑了。

敌班长收集了几十发，四下看看没有外人，才放大胆子，用手捧着对肖曼玉说：“表嫂，你看成不？”

肖曼玉也不怎计较赚钱蚀本，将篮子里的东西全给了他们，装起子弹就走。敌兵津津有味地吃着。

与此同时，吉安城北 30 里处的一个十字路口，红军队伍

正由西北转向南，向吉安进发。毛泽东、朱德、朱云卿和总部人员立在岔口处，望着前进的队伍。恰好，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书记李文林满头是汗地跑来。

毛泽东见是他，热情地问：“从哪里来？”

李文林气喘吁吁，接过警卫员吴吉清递来的旧军用水壶，打开喝了两口，然后才回答毛泽东的问话：“从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回来。”

毛泽东关切地问：“中央有什么指示？”

李文林满脸严肃地说：“中央要我转告你们，去攻打南昌。”

朱德气愤地说：“乱弹琴。”

毛泽东平静地说：“我们准备去打吉安，你看队伍还正在向吉安前进。”

李文林望着前进的队伍，自言自语道：“只好如此了。”

就在这天夜里，红军悄然包围了吉安城。总司令部设在吉安城外一个山村中的祠堂里，毛泽东和朱德默默地立在祠堂外，望着远处灯火阑珊的吉安，参谋长朱云卿从外进来，毛泽东关切地问他：“部队都到了指定地点了吗？”

朱云卿有顾虑地说：“有一部分行动迟缓，还没有到达指定的位置上。”

朱德：“封锁赣江的部队到达了什么地方？”

朱云卿：“我已派人去催了，要他们火速前往，封锁赣江堵住敌人北逃。”

毛泽东、朱德没说什么，各自想着问题。

朱云卿犹豫地说：“还有一个难题……”

毛、朱同时问：“什么难题？”

朱云卿：“城外的电网是攻城的障碍。在长沙，我们就吃过这方面的亏。”

毛泽东和朱德也在想着同一个问题。这是目前攻打城市所遇到的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他们都还没有想出一个成熟地解决的办法，三人进入了深深地思考之中。

正在总部首长为城外的电网而着急时，地方游击队也想到了这个问题。

月光下，吉安城隐约可见，守城的敌兵在城头上游动。肖曼玉同几个游击队员，隐蔽在城外的草地里注视着城墙铁丝网、电网。

秋天的夜，虫在鸣，鸟在叫。肖曼玉他们观察一段时间后，猫着腰撤。回去以后，她们为了配合红军攻打吉安，也在想突破敌人电网的方案。正在为攻城的事伤脑筋时，突然从屋外传来牛的顶架声。肖曼玉问：“什么声音？”说着不待他人回答就急急忙忙跑了出来。

院内两头公牛用犄角在互相拚杀，你刺过来，我挡过去互不相让。屋里的人都出来观牛酣战。肖曼玉若有所思地看了一会儿，突然两手一拍说：“有了。”

肖忠渭不解地问：“有什么了？”

肖曼玉告诉他，在春秋战国时，齐将田单，用火牛阵攻破燕军的围困，一举收复七十多座城池的故事。

肖忠渭明白了她的意思，醒悟地说：“咱们也演一出火牛阵。”

“对！”肖曼玉为人豪爽，快人快语，办什么事都很认真。弯弯的柳叶眉，翘翘的樱桃小口，让人看上去，总觉得她是在微笑。她家比较殷实，9岁就去学裁缝，13岁学成。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那天，她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就这时候，她家里的父母正在为她操办婚事。她不愿意过早的结婚，毅然和肖忠渭参加了农民暴动，从此，走向了革命。别看她人小，胆子却很大。有一次，去攻打新城，歼灭敌人500多人。可是，伪县长却藏起来了。肖曼玉的任务是书写标语，她发现伪县长藏在一个水沟里，就不慌不忙把伪县长抓了起来，成为游击队里令人刮目相看的巾帼英雄。在此不久，她又孤身一人活捉敌连长。在一次即将结束的战斗中，敌连长夺路逃窜，被肖曼玉发现。她大喊一声，“缴枪不杀！”敌连长见无路可逃就“扑通”一声跳到水里。以为这样就可以逃脱，谁知肖曼玉从小就练出了一身好水性，不用吹灰之力就把敌连长给活捉了，还缴获了一支十二响。被当地党组织授予“中华好女儿”的称号。一时间她的名声大振，不久又成为泰和独立营的营部书记。

说干就干。她干什么都是雷厉风行。第二天上午，三十多头牛集中在操场上。肖曼玉带领几个游击队员精心训练，引来了许多在场外看热闹的伢子和老人。

训练一天，当晚就派上了用场。

这天夜里，吉安城外，天华岭南壕沟内。红军战士早已进入阵地，单等上级的进攻命令。

肖曼玉他们独立营的人员和三十多头牛都集中在一起，朦朦月光中有人在牛尾上、犄角上捆绑东西。有的在整理搬

来的干稻草和棉被之类的东西。因离城墙较近，不仅能看到城头上敌人的巡逻兵，连他们的谈话都能听得见。

挂在天空中的月亮，还缺一点就要圆了。游击队在城外坚守了大半夜，肖曼玉焦急地看看天，天快要亮了。预计总攻的时间快要到了，她要身边的游击队员提前剪断外围的铁丝网。十几名游击队员拿着工具、抱着稻草、棉被悄悄接近目标，拿出早已准备好的老虎钳剪断铁丝网。不一会，铁丝网被打开一道缺口。游击队员爬着通过缺口，小心翼翼地接近电网，将稻草棉被都挂放在电网上。敌人一点也没发觉，他们干完这一切，动作敏捷地撤回来。

这时，总攻开始了。霎时间枪声大作，把整个吉安城都震撼了；几十把冲锋号一齐吹响，响声传得很远。

肖曼玉命令游击队队员点燃捆在牛尾巴上浸了油的棉团。三十多头牛带着火光，如同离弦的箭冲向电网。肖曼玉他们在后呐喊助威。

城上的敌军看见快速流动的火团，不知是何物，都掉转枪口，一起朝着火团疯狂地射击。

牛，不堪切肤之痛的火烤，发疯似地向前冲。冲到电网之上，电网便发出耀眼的电光。这样，你冲我撞，就撞断了电网，打开一个缺口。红军战士通过这个缺口冲向城墙。有的战士抬着云梯，有的战士边冲、边射击、边呐喊。战士依靠云梯登上城头。由于敌人的火力很猛，不少战士中弹摔下来。在我军有不断伤亡的时候，“轰”的一声巨响，砖石飞上了天空，城墙被炸开一道缺口。红军战士奋不顾身地从缺口冲向城内。敌人用凶猛的火力封锁缺口，又有不少红军战士

中弹倒下，后继部队踏着战友的尸体奋勇冲锋。

天亮了。总司令部显得忙碌紧张。朱云卿参谋长匆匆忙忙从前线回来，同正要走出司令部的毛泽东、朱德相遇。朱云卿气恼地说：“由于兵力不足，冲进城的部队又被敌人反击出来。”

朱德听后才一怔。

毛泽东把手一挥，斩钉截铁地说了一声“走！”便急匆匆地去了最紧要的前沿。

在这紧要时刻，吉安城内告急，敌军师长邓英焦急地用无线电台，向南昌的鲁涤平请求增援。他断断续续、声嘶力竭地说：“……城已被攻破……什么……顶住？我才有四个团的兵力，怎能顶得住？喂、喂……”在这关键时刻，发电机坏了。邓英气急败坏地将送话器摔到一边，问一旁发愣的参谋长：“赣江有没有被共匪封锁？”

参谋长小心地回答说：“据侦察，封锁赣江的共匪还没有赶到。”

邓英心头一喜，暗暗说了一句“天无绝人之路。好比司马懿误进斜谷遭火攻，突降大雨，老天有眼不灭司马。我邓英命不该绝！撤！”

参谋长一惊：“撤？”

邓英意不容改地又补充一句：“对！除守城的全部撤。”

将令一出，无心再战。吉安赣江码头，立时拥来了逃命的士兵，争相抢道上船。邓英前呼后拥地赶到，也不顾人员吵杂和混乱，急匆匆如丧家之犬，登上小汽艇。

这时城墙上，还有一部敌人用火力封锁进攻的红军。打

红眼的敌团长，还不知道他的师长已带人正在逃跑，嘴里不断地喊着：“打！弟兄们，打！打退了共匪放假三天。”正在兴头上，团副匆匆忙忙跑来。“团长，师长带人坐船撤了！”

敌团长一听气恼地一跺脚，说：“撤了？他妈个疤子的，比兔子跑的还快。咱们也撤。”

码头上，敌兵争相上船，混乱不堪，江中已有船只离岸。邓英乘坐的小汽艇已缓缓离岸。

敌团长跑来大声喊叫：“师长，你们走了，我们怎么办？”

邓英在汽艇上显得不耐烦：“你们团的任务，是守城，守城，懂吗？”

敌团长不服气，大声质问：“要撤都撤，为啥单留我们一个团守城，这不是明摆着要兄弟们送死吗？”

邓英没好气地说：“难道咱们都一起死在这里？”

这时，开动的船只上有人呼叫。敌团长见是自己的家眷，也大叫着向前跑了几步。因距离较远，他只好无可奈何地望着船远去。丧魂落魄的他隐隐又听到邓英被江风刮过来的话：“老弟，家眷我会妥善处理的，如果你为国尽忠，我养活他们。不过，你被红军俘虏了，那可由不得我了。”

敌团长望着邓英远处的船影，大骂道：“王八旦，不得好死！”

说话间，红军攻进了吉安城。敌团长见状，也只好悄悄溜走。

战斗结束以后，毛泽东和朱德兴冲冲地来到敌司令部。只见敌司令部一片狼藉。毛泽东扶起一把歪倒的椅子，然后坐在上面，悠闲自得地点燃一支香烟。看着司令部人员打扫整

理房子。朱云卿领着肖忠渭和独立营的游击队员进来，并把他们介绍给朱德。“总司令，攻打吉安，他们立了头功。”

朱德大加赞赏。“这次智摆火牛阵，为攻克吉安，你们立了大功，娃娃们办大事，值得学习。”

众人听到总司令的表扬，不好意思地笑了。

朱德又问：“谁的主意？”

肖忠渭不加思索地回答：“肖曼玉。”

朱德不由重复了一句：“肖曼玉？”

此时的肖曼玉正在城门外的电网缺口处，伤心地望着二十多头牛被烧得惨不忍睹的情景。她面对它们，脱帽鞠了一躬，算是对它们的志哀。随后，她走向一边幸存的几头牛身边，望着它们被烧焦的尾巴，一阵心疼。她深情地抚摸着牛背，是感激是歉意还是鼓励，一时都难以说清。

肖忠渭和游击队员跑来，老远就喊：“曼玉，朱总司令表扬咱们泰和独立营了。”肖曼玉转身望着高兴奔跑的肖忠渭。

5．武汉会议

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一、三军团打下吉安后，蒋介石和冯玉祥、阎锡山的中原大战也告一段落。阎锡山退守太原，冯玉祥的部队被蒋介石收买，他本人躲到了山西的晋城。中原大战一结束，蒋介石便抽出身急冲冲飞往武汉，召开鄂、湘、赣军事会议，布置围剿红军事宜。

这一日，武汉关的时钟刚敲响十下。在十分拥挤的人群里有一辆深黑色的小轿车，驶进了江汉路。

人群中报童高声叫喊。“看报、看报，特大消息。江西红军攻克吉安城，国军损失惨重。看报、看报……”

这辆挂有国民政府牌照的轿车，“吱”地一声刹在报童身边，从车窗里伸出一只手，接过报童递上来的报纸，连钱也未付就开走了。报童在后面追赶着小轿车，大声高喊着：“钱？还没给钱……”轿车飞快地开去了，报童冲着远去的轿车无可奈何地骂道：“他妈的！”

行驶的这辆车里，上校副官展开刚拿到手的报纸，轻声念：“匪首朱、毛率部于10月4日攻占吉安，邓英率部突围，侥幸得以活命……”上校念着不由大惊。他扭转身子看看身边向后躺着好像熟睡的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一眼，没有立即唤他，又轻声念：“国军损失惨重，多人被俘，损失枪支千余……”

突然，何应钦伸手将报纸夺过去，坐正身子看报。何应钦，字敬之，是贵州兴义人，1890年生，早年考取日本军官学校，26岁那年毕业回国，就任黔军第四团团长兼任讲武学校校长。在护法战役中就任第五混成旅旅长。34岁的他追随蒋介石，任黄埔军校总教官兼教导团一团团长。东征中在棉湖、惠州两次战斗中，取得大捷，连续被提升为旅长、师长和军长。1926年参加北伐，愈发受到蒋介石的信任和重用。1930年他才40岁，就荣任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长，并兼任武汉行营主任。他的腿有点跛，那是在一次战斗中受伤所致，落下了终身残疾。此时，他刚就任武汉行营主任，是应蒋介石

之命，前来参加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会议。

在武汉行营，一间陈设豪华的大厅里，从河南郑州飞到武汉的蒋介石，正坐在一张软沙发上仔细阅读当天的报纸。当他看到吉安失守时，气恼地将报纸拧成一团丢到脚下。

“娘希匹！”蒋介石骂了一句，一手击在沙发扶手，继而站起身在厅内徘徊。

何应钦悄然出现在大厅门口，望着发怒行走不止的蒋介石，有点进退两难，欲言又止的样子。

蒋介石一眼看到早进来的何应钦，马上阴转睛：“敬之，快进来。”

“校长。”何应钦诚惶诚恐地进来。

蒋介石打量何应钦：“今天的报纸看了吗？”

何应钦两腿一并，站得笔直：“报告校长，在来的路上，学生已看过了。”

“喔。”蒋介石不无痛惜地说：“一下子就损失那么多人枪。要湘赣两省，出重金悬赏匪首，缉拿朱毛！”他一手击在桌子上。

何应钦随口说：“校长高见。”

蒋介石热情地拉他一起走到沙发前坐下，意味深长地说：“敬之，我这次来汉，是有重要任务交给你！你跟了我这么多年，这次要委你以重任……”

何应钦慌忙起身立正：“谢谢校长栽培！”

“坐下、坐下。”蒋介石很是随和地招呼他。何应钦却毕恭毕敬没有坐下。

“你已经就任为湘鄂赣三省剿匪总指挥，望你不负厚望。

同时，想听听你对‘会剿’的意见。”

何应钦思索着没有马上表明自己的态度。他跟随蒋介石多年，虽受到宠爱，在没有考虑成熟时，他决不多妄言一句。

蒋介石见心爱的大将心中有顾虑，向他投去鼓励的目光：“说，大胆地说。说错了也不妨事。”

何应钦鼓起勇气说：“恕学生直言。从前各省剿匪，不免有省界观念，以为能将匪共驱出省界即算了事……”他见蒋介石在用心听，继续说：“故匪等东击西窜，不能根除灭绝，反而愈剿愈广。校长特委学生之重任，统筹兼顾，予以根本解决，此矫正以前之流弊。”

“嗯，好！很有见地。”蒋介石起身，吩咐道：“你电告湘、赣两省，要他们军政长官来汉，我要亲自训话。”

江西的省府主席鲁涤平和湖南的省府主席何键，接到何应钦的通知，立即飞到武汉，参加军事联席会议。

他俩人来参加军事会议，心中都有些不安。何键是8月间曾一度被彭德怀攻破长沙，鲁涤平是前不久丢失了吉安。因此，俩人都有一种负罪心里。

到会的还有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浚。长形桌前围坐着师以上军官，蒋介石缓步进来。何应钦和何键、鲁涤平、何成浚等立即起身鼓掌欢迎。蒋介石从容地走到位置前站定，用他那惯用的冷俊目光扫视在座的军官。然后，伸出双手示意众人坐下，而后用略带歉意地口气说：“因忙于中原战事，一直未看望诸位。中原战事大局已定，吾专程来汉……”他停住话头，再次扫视众军官。

“江西朱毛共匪，利用中原战事，十分猖狂，攻我城池、

掠我财物、扰我地域，十恶不赦！”蒋介石讲到此转向何键：“芸稚呀。”

何键听到蒋委员长唤他，空虚的心中猛地一颤，额头上立时渗出了汗珠，诚惶诚恐地离座起身，恭恭敬敬地站好。

蒋介石毫无表情，话语不高地问：“长沙空虚，被彭德怀钻了空子，损失如何呀？”在何键听来，统帅不高的话语如同响雷轰顶，头上的热汗一下子流了下来，惊恐不安地连连说：“是，是。”

蒋介石见他如此拘谨，有火未发，示意他坐下。

“咏庵，吉安如何那么快就丢失了？”

鲁涤平也是惊恐不安，结结巴巴地说：“‘共匪’行动诡秘，被他们钻了空子。鄙人有失职之罪。”

“吉安是赣江西岸通向赣南的重要门户，一定要夺回来！”蒋介石一拳重重地击在面前的桌子上，发出很大的响声，把鲁涤平吓了一跳，头上的汗水唰地一下掉下来了。他掏出手绢一个劲地擦拭，连连说：“是、是、是！”

蒋介石斜了他一眼，继而提高声调说：“以往的‘剿匪’教训是划地为牢，不能齐心戮力。此次，务必精诚团结，剿灭朱毛。现在我宣布……”

众军官像有人下了口令似的，个个主动霍然起身，站得笔直。

蒋介石不慌不忙地拿起面前放着的委任状，从容起身，宣读委任状，任命一批军政官员。

6 . 错综复杂

红军打下吉安，部队士气大振。敌人也会寻声而来，为了下一步的发展，毛泽东的大脑又进入了高速地运转之中，既要筹粮筹款，又要发展扩大地方武装，还要召开赣西南特委会议，周密部署对敌斗争事宜。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里，朱德总司令正在听取各军领导攻打吉安战况汇报。古柏因事走出了司令部，同从外进来的毛泽东相遇。

“总政委。”古柏叫了一声。古柏，江西寻邬人，1906年9月生。古柏的父亲是个教员，一边教书，一边种田，生活十分拮据。可古柏的外祖父是广东梅县的一个富户，仅有一女，儿子早逝。就把古柏接到家里以便将来继承家产。后来因古柏在学校把东西分给同学吃，被外婆臭骂了一顿。古柏这个人向来就有同情心，哪个同学有了困难，他依然悄悄从外婆家拿东西资助有困难的同学。不久，古柏被送到梅县广益中学。在此，他接受了革命思想。19岁那年底，国民革命第二次东征时，任东征总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派一师政治部主任洪剑雄，来到了梅县广益中学发展组织。古柏加入了组织，不久并受指派，担任了兴宁特支书记。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公开背叛革命，5月12日他同梅县县委一起领导了暴动。此后，他受组织委派到武汉找组织。在此他结识了苏兆征、彭湃，得到了中央的指示。于7月中回到梅县，进

行土地革命和建立农村武装。12月，他还参加了著名的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他又重新回到寻邬，积极开展武装斗争。在1929年1月31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从井冈山南下，向赣南、闽西进军途中到了寻邬。古柏代表寻邬游击队下山迎接毛泽东、朱德。在红军第二次经过寻邬时，古柏就任寻邬县委书记。1930年5月，毛泽东、朱德从闽西到赣南发展，第三次到寻邬，古柏陪同毛泽东进行了有名的“寻邬调查”。在此，毛泽东在古柏的大力协助下，完成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寻邬调查》，《反对本本主义》。此后，古柏被任命为红四军前委秘书长。从此，古柏就一直跟随在毛泽东左右，成为一名难得的得力助手。

毛泽东对古柏也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高兴地说：“我出去转转呐，这一转还听到不少情况哩。第一老百姓怕我们打了就走，敌人来了他们又要遭殃；第二部队的纪律还要整顿；第三附近的地方武装，还很猖狂。”

古柏也有同感地说：“打下了吉安，再把这些地主武装消灭掉，老百姓就不怕了。”

“对！”毛泽东似乎想起了什么。突然问道：“秘书长，成立工农兵临时苏维埃政府和庆祝大会的事，办得如何了？”

古柏告诉毛泽东他正在积极筹办。毛泽东知道，红军打下吉安后，敌人会很惊慌，一定会派大军来围攻红军。因此，毛泽东嘱咐他：“要抓紧，敌人给我们的时间不多。”

朱德从房里走出来，乐呵呵地说：“总政委回来了。各军的领导都在，你还有啥子要强调的？”

毛泽东今天的心情特别好，告诉他以往讲得很多啰，今

天就不讲了。他兴奋地说：“古柏这人办事很认真。来、来，我有好消息告诉你哩！”

朱德随毛泽东坐在树下，很感兴趣地问：“啥子好消息？”

毛泽东神秘地说：“扩红的布告一贴出去，参军的伢子涌跃得很哩。十二军军长伍中豪带病到安福去催促新兵集中了。”

原来，伍中豪在1930年初，因积劳成疾患了急性肺炎，住进了长汀福音医院。毛泽东曾多次去看他。6月间，奉命西征之前，毛泽东专门去看过他，并留下了“有事写信给你”的便条。

1930年的8月，毛泽东在西进途中，派人送信给伍中豪，要他征集新兵补充。事隔几日，他又接到毛泽东的第二次来信，要他在一个月内征集2万新兵，第一批由他亲自送去，第二批由陈毅送去。这时的陈毅，没有随军行动，而是留在赣南组建了红二十二军，并积极开展地方的武装工作。伍中豪接到毛泽东的来信，拖着带病的身子，带领一个排的兵力，到安福催促新兵的征集工作。

深夜，毛泽东正在整理调查得到的情况，警卫员吴吉清打来洗脚水。毛泽东收拾、整理好案头上的东西，准备休息，突然传来了敲门声。警卫员吴吉清前去开门，朱德、朱云卿满脸严肃地走进来。毛泽东见他俩人面色不对，开玩笑地说：“你二人演得是哪出戏？”

朱云卿心情沉重地说：“刚刚接到报告，伍中豪同志……”

毛泽东惊问：“他怎么了？”

朱德简明扼要地讲述了事情的经过：“伍军长带警卫排到了安福县城郊，突然遇到了地方武装的偷袭……”

毛泽东急问：“报告的人呢？”这时进来一个满身伤痕的年轻战士。毛泽东走上前去，帮他揩除脸上的血迹，说：“你讲讲经过。”

战士悲痛地说：“我们行至安福县城郊，天都黑了……”

事情是这样的。伍中豪带领警卫排正在山林相掩的路上行进，突然听到一声枪响，伍中豪情知有变，大喊一声：“卧倒！”

敌人密集的枪弹把他们压在山下，红军战士虽然迅速还击，还是死了不少的人，他的警卫员也中弹身亡。山头上打他们伏击的是安福县地主武装靖卫团团团长刘日新。

刘日新40多岁，过早的发福使他中等身材的体形显得行动不便。他居高临下指挥，大声地喊道：“弟兄们，狠狠地打！”

树林中的红军战士在弹雨中，又有几个牺牲。伍中豪见事态严重，让警卫排长带人突围。警卫排长坚持要军长带人冲出去，他来掩护。伍中豪要警卫排长服从命令，快撤。这时，枪声愈来愈密集，有些树枝被打成两截，有的小树被拦腰截断。警卫排长还要坚持留下，伍中豪意已决，威严地说：“别管我，快执行命令！”警卫排长只好带人后撤。伍中豪带领留下的战士向敌人射击，掩护他们安全撤退。这时山头上的敌人开始喊话。

“你们被包围了，快快投降吧！”

“不投降死路一条！”山头上，喊话的敌兵刚说完“快投降”三个字，被一名红军战士击毙。敌人的机枪更加发疯地

射击。这时，有人喊“军长”，刘日新听到后，大喜过望，不由手舞足蹈起来，大声叫道：“弟兄们，听到了吧，山下小股共匪中，有一位军长，谁打死他，我赏他五百大洋！谁抓活的，我赏他一千大洋。弟兄们，冲啊！”

敌兵在金钱的诱惑下，不顾一切地向山下冲来。树林中的伍中豪已受重伤。此时，他的身边只剩下两个战士。他们一边搀扶着伍军长，一边还枪射击，一边撤退。突然，又有一颗子弹击中伍中豪的胸部，同时又有一名战士中弹身亡。

“军长。”活着的战士声泪俱下地大叫一声，背起伍中豪往山下撤。这时，山上的敌人见林中无人还击，也呼叫着冲下山来。伍中豪坚持下来，让他突围。战士不肯，伍中豪用尽尚存的力气，拉住树枝挣脱战士的背。这个战士只好突出重围回来报告。

.....

毛泽东让警卫员吴吉清将这个战士扶下休息。他心情沉痛地摸出一支烟，由于悲痛，点了几次都未能点燃，警卫员陈昌奉将油灯拿到他面前，他才俯在上面点燃。毛泽东猛吸一口，烟头燃烧处的红光，照亮了他那张神情肃穆的脸。朱德和朱云卿也告辞回去。

夜已经很深了，毛泽东仍悲痛地在院中孤身徘徊。天空划过一颗流星。毛泽东伤感地注视着流星划过天空消失处。他思绪难平，深知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反动派你不打，他就不倒.....

毛泽东这一夜，又失眠了。

练兵场，阳光初照。

“杀！”第三军团的红军战士有的练刺杀，有的练队列训练。军长黄公略、军政委蔡会文并肩走在练兵场上，蔡会文见一个战士刺杀动作不标准，要过他的梭镖，给他一边讲解一边做动作。

蔡会文，号赤潮，湖南攸县人，1908年11月生，地主出身。1925年秋天考入长沙长郡中学，接受了进步思想的教育。利用学校放假回家的机会，他参加了农民运动，带领农民军到自己家，让母亲开仓放粮，分给贫苦农民，并让母亲搬出钱柜，分发大洋。1926年底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是资产阶级的叛逆，无产阶级的忠实信徒。“马日事变”后，他遭到通缉，只好同参加革命的哥哥返回家乡。后来到武汉找到了党组织，成为新兵营一个连队的党代表。这个营归叶挺领导，后转入卢德铭团，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上井冈山后，职务不断晋升。1930年，不满22岁的他就出任红三军政治委员。

由于条件艰苦，部队中常常有违犯纪律的现象。这一天，早饭仍是南瓜红米稀饭。一个老兵，端着大半碗南瓜红米稀饭，面有不悦，自言自语道：“天天行军打仗，天天喝南瓜稀饭汤。人都累垮啰。”

“嗯、嗯。”一个战士碰了他一下，那意思是提醒他有情况。老兵抬头见是军政委蔡会文走来，忙蹲到旁边一声不响地吃稀饭。他见蔡政委离去，同刚才提醒他的那个战士耳语

了一阵后，走进房中，不知他拿了什么东西，出来时只见他腰包鼓囊囊地，神秘地招呼那个战士悄悄地离开了营地。

早市，街道上人来人往，完全是一派和平景象。街两边小饭馆正在开张，老板不断地招揽生意，他看见两个红军战士走来，便热情地让进去。老板客气地问：“同志，吃点什么？”

老兵大大咧咧地说：“你有什么，我俩就吃什么。”

“好哩。”老板进里忙去了。不多时，上来鸡、鱼、牛肉等菜。老板热情地问：“同志，喝酒不？”

“不喝酒谁到你这里来？”老兵很是不满地盯了他一眼。

老板转身离去，很快端酒上来。“酒来了。”老板把酒放在桌上，又招呼别的客人。

俩人痛快地大吃大喝起来。不多时，酒干盘见底。俩人都有些醉意，离店欲走，被老板拦住：“同志，你还没付钱呢？”

老兵醉眼朦胧：“钱、付什么钱？”

老板见他是有意装糊涂：“酒饭钱呐。”

老兵问那个兵：“你带钱来了吗？”随同来的新兵摇摇头，表示没有。

“你没带，我带了。”老兵说着不慌不忙地掀开衣服，亮出一枚手榴弹，拔出往老板面前的桌子上一放：“给！”

老板吓了一跳。店里吃饭的人看见，一下子炸了营，有人大喊：“快逃。”

有几个胆大的走近他俩身边，不满地说：“你们是红军，红军还能吓唬老百姓！”“有钱就吃，没钱别来。”

“老子吃了，你咋的？给！要不？”老兵蛮横不讲理，把手榴弹拿起往打抱不平的那人的面前一放，拉起那个新兵就

硬往外闯。

老板拉住他哀求地说：“你不能走。那玩艺俺老百姓不要。”这时蔡会文军政委刚好走来，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老板见到蔡会文像似遇到了救星，哭丧着脸说：“长官，你来评评理。他们吃了饭不交钱，还……”

蔡会文看了那两个兵一眼，问老板：“他们差你多少钱？”

老板反而不好张口了：“这个……”

蔡会文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大洋，放到老板手上问道：“够了吧！”

老板连声说：“够了、够了。”

蔡会文打量那两个兵。两个兵自知理亏，低头不语。蔡会文告诉他：“回去告诉你们团长，就说我找他有事。”两个兵应着忙逃离此地。

这一天，刚好蔡会文来了两个客人。到了中午开饭时间，他在自己的房间里招待客人，桌上放着一碗干炒辣子和一碗青菜汤，吃的是红米饭。那两个兵不敢告诉团长，就直接来找军政委作检查。到了这里见蔡政委正招待客人，没有贸然进去。他们立在窗外向里张望。只见桌子上仅有干炒辣子、青菜汤，别无它菜。俩人目睹此景后，惭愧地流下了眼泪。

蔡会文听到外面有抽泣声，离席出去。看到这两个兵蹲在窗下在哭泣，就走了过去。两个兵看到政委忙起身拭泪，悔恨地说：“政委，我们错了。”

蔡会文：“错在什么地方？”

老兵：“我们是穷人的队伍，要爱护群众利益，公买公卖不相欺。”

蔡会文知道他俩人认识到了错误，和颜悦色地说：“知错就改，这很好。如果我们同国民党的军队一样，到处欺压老百姓，老百姓还怎么拥护我们？”

就在这天中午，毛泽东接到报告，说是三军团的一些人，又提出了打九江、南昌的要求。使刚稳定了的情绪，又起波澜。毛泽东找来朱德、朱云卿、杨岳斌、古柏、周以栗相商。毛泽东说：“我们有君子协定。三军团和一军团东进江西，打下吉安，再视情攻打南昌、九江、截断长江。”

周以栗首先谈了自己的看法：“就目前而言，打南昌、九江时机不成熟。”

毛泽东为了大局，有时候也不得不委曲求全。若有所思地说：“打不打南昌、九江，要待时机而定。为了三军团的情绪，部队可先向北推进。到袁水流域布置工作，发动群众，筹措给养。我还接到赣西南特委的一份报告。咱们打下吉安，发现了几年前‘AB团’的旗帜、印章，引起了赣西南特委的重视，他们把形势估计的重啰，抓了一个特务发行科的朱家浩，逼供出很多地方都有‘AB团’，团长是谢兆元。这一来不得了啰。‘AB团’满天飞。看来，我们的队伍非来一次根本改造不可啰。”

周以栗接过报告，看看说：“如此说来，赣西南党、团最高机关里，充满了‘AB团’？”

毛泽东心有疑虑。他认为虽然成立了临时政府，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军事上不仅有敌人的强大压力，在经济上有敌人的封锁，而且在政治上也还有敌人的策反。在我们革命队伍内部，还有一些意志薄弱者，一方面要纯洁组织，一方

面要加强教育。他想在吉安多住一些日子，要朱总司令带部队先行。他还提议在这一段时间里，要周以栗同志暂代他的职务，行使总政委权力。他征求朱德的意见：“总司令，你意如何？”

“我同意。”朱德想了想说：“三军团的工作，老周可前去说服。”

毛泽东又提醒道：“要随时掌握敌人的新动向。”

7. 罗坊会议

吉安失守，引起了南昌各界的恐慌。吉安是南昌的南大门，吉安一失，南昌失去一屏障。引起了市民的抢购，物价一天三变。更为恐慌的是军界和政界。鲁涤平作为省府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坐卧不安。蒋介石在武汉召开三省联席会议后，鲁涤平急急赶回江西南昌，忙着调兵遣将，距今还不到几天。南京就像催命似的一日三次来电询问，他不敢如实汇报战况。此时，鲁涤平正立在军用挂图前望着地图发思。

“报告！”

“进来。”鲁涤平头也未回。

参谋长进来告诉他：“南京急电。”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鲁涤平接过电文，飞快地浏览一遍，看着看着不由脸色大变，气恼地将电报甩到桌上：“哼，吉安

失守，责成查办作战不力的将领。他（蒋介石）连我一起查办好了。”

“总指挥，邓英既然逃了出来，我看把他放到抚州，调十八师一部加强防卫。据飞机侦察，共匪大部已撤离到吉安城外，进行筹粮和兵源补充。大有进犯南昌之动向。”参谋长说着走到地图前，用手指着地图说：“共匪还有一部已分别由吉安、吉水、安福向北转移。如此看来，南昌外围不得不防。”俩人正说着，又一军官进来报告。

“南京急电。”

鲁涤平心中一惊，连着两封电报，实属意外。他用微微颤抖的手接过电报。这封电报是参谋总长朱培德转告蒋介石的命令：

无论湘鄂部队进行迟速，而江西部队应迅速限期收复吉安，不可延缓，坐失时机。限鲁主席卅日前收复吉安，肃清赣上下游，勿误。

时隔不久，蒋介石又电告南昌的鲁涤平，同时也电告了汉口的何成浚、长沙的何键：

中正鱼日由京出巡，希严督各部，如计进剿匪共，务限于此一个半月内，将所失各县一律收复。不得延误！

鲁涤平看后心中稍安。他把目光转向地图，凝视片刻后断然道：“命令十八师、五十师、七十七师、新五师、十三师分别从四个方向，向峡江、新余压进，将共匪一举歼灭在袁水以南地域。”各师接到南昌总指挥的电令，不敢停滞，马上率军行动。由北向南推进。同时命令吉安以南的部队，向北

压进。形成南北夹击的态势。

在敌人调兵遣将之时，毛泽东已召开了赣西南特委会议，布置了对敌斗争的任务和策略。地方武装和政府人员立即传达贯彻会议精神。此时，毛泽东正和他的警卫员徒步向北，一方面了解情况，一方面找地方工作人员做工作，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要召开座谈会。然而，红一方面军的司令部，早已转移到了清江县南太平圩。朱德已接到参谋处的敌情报告，了解到敌人已从南北东西四个方向，向袁水流域推进。毛泽东总政委又不在，他立即召集总部人员开会。军用地图上，已标出敌军从四面包围红军的态势，形成对红军十分不利的局面。朱德、周以栗、朱云卿、杨岳彬商量对策，形成一致意见。这时参谋处又来报告，说是南线敌人行动较为缓慢。原因是地方武装不断干扰，夜间不敢行军。为了抓住这个有利时机，朱德果断地下达命令：“总部后撤三十里，移到罗坊。请参谋长派人，尽快寻找到总政委，告诉他总部已移到罗坊。”

正在朱德派人寻找毛泽东的时候，毛泽东已经到了峡江北，和他的警卫员帮老百姓收割稻子。这块地的主人是一个50多岁的老农，黑红色的脸上布满了刀刻般的纹理。他用布满老茧的双手捧着一个瓦罐走到毛泽东身边，热情地说：“同志，喝口水。”

毛泽东直起腰，客气地说：“老表，不渴。”

“累了，歇歇吧。”

“不累，我也是农民出身。这几年干得少啰。”

“同志，喝口水吧。”

盛情难却，毛泽东接过饮了一口，热情地招呼他：“好甜

的水哟！老表，来坐下，我们聊聊。”毛泽东说着拉住他一同坐在田埂上，问道：“你家分了几亩地？”老农告诉他，他家分了“十多亩”。

“你赞成打土豪吧？”

一说打土豪，这位农民就有一股兴奋的激情。连连说：“赞成、赞成！打了土豪，斗了地主，穷人才有了田地，共产党好、红军好！”

由于谈的开心，不知不觉，太阳快要下山了。毛泽东和他告别。

夕阳西下。毛泽东在前，警卫员牵马挑担在后，沿着田间小道走进一处村庄，夜宿农舍。他不顾多日的疲劳，连夜又召开了座谈会，找干部谈话，调查研究，做思想工作。

子夜已过，毛泽东还在灯下整理调查笔记。警卫员吴吉清进来，告诉他有人找。天这么晚了，一定有紧急军情。他停笔随警卫员吴吉清走出。早已等候的刘参谋迎着出现在房门口的毛泽东向前跨了一大步，行了个标准的军礼。

“报告总政委：总司令的信。”刘参谋说着双手将信递上。

毛泽东接过信没有马上看，问道：“你从哪里来？”

“我从太平圩来。朱总司令让我转告您，总部已移至罗坊，信上都讲了。”

“噢。小吴，你带刘参谋去休息。”

刘参谋忙说：“报告总政委，我必须连夜回去，总司令还等我的消息呢。”

毛泽东提醒他：“路上要多加小心。”

“是。”刘参谋正欲转身离去。

毛泽东又关切地问：“三军团到了什么位置，你晓得吗？”

刘参谋回答：“具体地点我还不知道。不过，总司令已派人通知他们去了。”

就在这天的拂晓，彭德怀带兵包围了安福县城，抓住了打死伍中豪军长的地主武装头子刘日新。第二天的上午，在县城十字路口，搭起了一个临时台子，召开公审刘日新大会。押上台子的刘日新一扫往日威风，被捆绑个结实，背上插着“亡命旗”。他见台下人山人海，两腿不住地颤抖。公审完拉赴刑场时，围观的群众群情激愤，虽有红军战士维持秩序，可他们还是争相撕打刘日新。有的吐口水。有位老太太脱下鞋，投掷刘日新。

随着一声枪响，结束了刘日新的罪恶一生。

此时的彭德怀，正在苦闷中。红三军团司令部，设在江西赣江西岸某地的一个山村的祠堂里。彭德怀忧心忡忡地正在和三军团的领导以及五、八两军领导在商讨对策。原因是部队的情绪很不稳定，尤其是一部分干部，思想反映较大，不愿在江西作战，想把队伍拉回湖南，甚至提出了一、三军团分家的事。红一方面军刚组建不久，就出现这样大的事情，尤其是目前，敌人分兵多路，妄图把红军消灭在袁水流域。他彭德怀能不上火着急。

其他领导七嘴八舌，说什么的都有。而彭德怀阴沉着脸，坐在那里闷着头一言不发，像是一尊雕塑。说不清他是在思索，还是在生怨气。

滕代远见大家争论来争论去没有个结果，就用归纳的口气说：“袁州会议后不管是思想通了的，还是没有通的，打下

吉安后，一军团按计划北进，同我们三军团靠拢后，前委决定停止执行攻南昌、九江的计划。可我们三军团一再要求执行中央（李立三左倾路线）的指示，力主打南昌、夺九江、东取南京、西夺武汉。据侦察，敌人已从几个方向向我逼进，又有人提出了主动出击。分家回湖南也好，主动出击也好，这两种情绪还是一个共同的思想。”

沉默的彭德怀虽是毫无表情，可他心里却如汹涌的大海波涛，翻滚不停。沉默有时也是一种理智。

滕代远看看他，以试探地口气问：“彭总，你的意见是……”

彭德怀霍然起身，右手扬起向下一劈，欲言又止。大家望着他突然变化的情绪，有些茫然。望着他在屋里踱了几个来回，最后停在滕代远面前，扫了大家一眼，有意控制住自己的感情，缓缓地说：“将这些情况，向前委汇报。有些问题可以同前委交换意见……前委为了照顾我们三军团情绪，特地安排少走路，在比较富裕的地方集中，我们还能不满足？”

“报告！”

彭德怀回身望着门口：“进来！”

军团田参谋慌慌张张地跑进来报告：“部队吵着再不打南昌，就把队伍拉回湖南去。有的已经开始行动了。”

彭德怀听后十分惊诧，来不及多说，拉住滕代远就往外走。

他俩人到了离军团司令部不远的闹事地点，看见几百名战士、干部都已背好行装，吵嚷着正准备出发。匆匆赶来的彭德怀、滕代远一言不发地往他们面前一站，战士们呼拉一

下子将彭德怀他们围住，叫嚷着要打回湖南去。

就在这时，总部通知他们到罗坊参加紧急会议。彭德怀考虑到部队突然出现的情况，决定自己留下，来做部队的思想工作，由滕代远带人前去开会。

罗坊，是新余县的一个小镇，红一方面军团司令部就设在这个小镇里。各级人员进出频繁，紧张地临战气氛也不同往常，屋外院外都增加了岗哨。10月25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行动委员会在此召开联席会议。会议设在一座木板结构的瓦房里。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周以栗、朱云卿、杨岳彬、古柏、林彪、罗荣桓、黄公略、蔡会文、罗炳辉、谭震林、滕代远、袁国平、何长工和地方上的领导曾三、李文林。会议就主动出击、北上迎敌，还是诱敌深入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到会的领导差不多都讲了话，各自发表了不同的意见。会议也曾多次出现激烈的争论。夜幕降临，会议室里点起了马灯继续开会。毛泽东作了长篇报告，大意是，这次会议就我军的行动问题发生了矛盾、争论。这是客观形式发生了变化的结果，已经不是打不打南昌和九江的问题，而是在哪里打的问题。是前进打，是就地打，还是后退打，也就是说在白区打，还是到红区打的问题。有人提出前进到白区打，反对战略退却。理由是：（一）退却丧失了土地；（二）危害人民，怕打烂坛坛罐罐；（三）对外产生不良影响。《孙子兵法》云“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我们的方针是“诱敌深入”，有些人不了解战略退却的目的，是为了保存军力，准备反攻。退却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处在强敌的进攻面前，若不退让一步，则必危及军力的保存。谁人不知，两

个拳师对打，聪明的拳师往往是退让一步，而蠢人则气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部本领，结果却都被退让者打倒。《水浒》中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准备反攻，必须选择合适于我、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若干条件，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然后进入反攻阶段。

10月26日。会议仍在木板结构的瓦房继续进行。经过充分讨论和酝酿，毛泽东、朱德耐心说服了持攻击大城市意见的同志，提出了红军东渡赣江，实行战略退却，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会议还通过了《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的决议。这次会议在实践的基础上，起到了纠正李立三“左倾”错误的重要作用，也为即将开始的反围剿作好了准备。

会议开了两天。散会后，与会人员相继走出了木板结构的瓦房。滕代远同袁国平一起走出来，在院中便被人叫住。俩人又返回会议室。毛泽东、朱德、周以栗三人在等他俩人。

毛泽东对他们说：“彭德怀同志因事没有到会，考虑到三军团的情况，总前委决定，由周以栗同志以中央代表身份，前去三军团，向彭德怀同志传达会议精神，并对三军团反映出的问题，进行说服教育工作。因时间关系，会后你们马上出发。”

当天晚上，在总司令部外，毛泽东、朱德为周以栗、滕代远和袁国平送行。毛泽东、朱德一直目送他三人在视野中消失。

8 . 诱敌深入

在南昌的第九路军指挥部里，江西省府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从电台室疾步匆匆来到大厅，按着电报所讲，在军用挂图上寻找红军的去向。他确认后，回身对一边侍立的参谋吩咐道：“据侦察，共匪已在新余、峡江等地集中，并有向东逃窜之迹象。电令各师，火速到达指定地点集中，围堵共匪于袁水南岸。若临阵脱逃，贻误战机者，严惩不怠。同时，电告十八师师长张辉瓒，先率一部火速赶到赣江堵住共匪逃窜之路。”

此时，十八师师长张辉瓒正在临川检查防务。他接到鲁涤平的加急电报，立即带兵前去堵截红军东渡赣江。

张辉瓒，字石侯，1884年生，湖南长沙人。他长得人高马大，看上去身体很结实。虽然，已近不惑之年，可仍显得精神十足。他那张四方脸，佩戴着一副镜子，又给人以深沉和掩饰不住的傲气。他初懂文墨，早年考入湖南兵目学堂，随后又东渡大洋赴日本士官学校深造。在他28岁那年，也就是1911年，踌躇满志地回到了他的故乡。在湖南陆军中先担任了一个参谋，时间不长，他又随军事代表团到德国考察。可以说他是青年得志，深受上司的喜爱。1920年就任湖南陆军第四混成旅旅长。1924年升任湖南第一军第九师师长。他带兵较严且又有一套带兵办法，1926年参加北伐。不久改任国

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四师师长。到了1929年，又改任国民政府第十八师师长。如今他带领的这支部队，是一支精锐之师，是鲁涤平手中的一张王牌。论年龄，张辉瓒还比他的上司鲁涤平大上7岁呢。

张辉瓒骑着高头大马，一路催军疾进。在途中又收到鲁涤平叫他加快行军速度的电报。他签发后，令部队火速前进。

红军总部首长已得到准确情报，分散的大批部队已开始收拢。

红三军团的思想工作，也经过周以栗的说服教育，大有好转。大敌当前，只有集中兵力，才能有效地消灭敌人。

在罗坊的红军总部里，毛泽东、朱德等首长，正在听取朱云卿参谋长和参谋处长郭化若的汇报。

郭化若年轻，思想敏锐，善于思考问题，既能简明扼要地向首长汇报情况，又能善领首长意图，是个很有见识的参谋人员。他简明地报告敌情：“敌罗霖、公秉藩两师已到上高，张辉瓒师的两团兵力到达樟树，邓英到达丰城，万寿宫有敌一个师，番号不详。谭道源师一个旅在南浔路。蔡廷锴、蒋光鼐两师到了鄂东南，湘敌一个师到了袁州……”

毛泽东在这一段时间里，由于忙于调查，又经常说服教育受李立三左倾思想影响的人的工作，夜以继日很少休息，使他面色清瘦。他有着惊人的毅力和处事不惊的雄才大略，面对强大的敌军，他沉静地思索后说：“这就是说，已有九个师从四面将我们包围啰，妄图在袁水流域将我们一口吃掉。”

朱德插上话：“我看，敌人至少这么想的。这叫一相情愿呐。”

郭化若又补充一句：“从目前的局势看，其发展对我军十分不利。”

毛泽东历来是敌变我变，随机而动，善于捕捉敌人的弱点，利用这一点，出其不意，打敌措手不及，力求全歼。他最大的特点，历来是不打无把握之仗。他转向朱云卿参谋长，问道：“原定再延长三天，通知发出了没有？”

朱云卿马上回答：“通知已写好，还没有发出。”

毛泽东从容而果断地说：“通知就不要发了，以一方面军的名义下达作战命令。部队作好战前动员，快速东渡赣江到达樟树抚州、乐安、永丰、宜黄、崇仁地区、筹措给养，训练部队。由彭德怀、滕代远带领三军团为中路军，相机夺取樟树。第四军、第十二军为右路军，归林彪、杨岳彬指挥，相机夺取抚州。第三军为左路军，由黄公略、蔡会文指挥，在赣江以西进行扰敌工作，与二十军、中路军取得联系。二十军应在吉水、永丰、新丰一带工作，经常与总部取得联系。作战命令拟好后，由总司令签发。”

朱云卿、郭化若俩人领命而出。总部人员开始忙于清理、装点文件。

11月1日，午后1时。朱云卿、郭化若拿着“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的命令来到总部，把拟好的作战命令交给朱德。朱德看后签上自己的名字，而后交给毛泽东，毛泽东认真地看了一遍，交给郭化若。

朱德黑中透红的方脸上，印着深深地纹理。多年的军事生涯和对敌斗争，尤其是在艰难困苦的岁月里，使他养成了在军事繁忙而紧张的时刻，无论情况如何复杂多变，他往往

显得更加沉稳、老练。他严肃而果断地强调说：“命令要立即下达，各路军务必按命令行事。”

三天以后，敌军有一个团的兵力到达罗坊镇。敌军一进镇，就到处抓人，抢东西，弄得鸡飞狗跳。毛泽东利用敌人各路将领面和心不和以及有意保存实力的这个矛盾，抓住有利时机，使红军大批部队分几个地方赶到赣江渡江。总部机关在峡江赣江渡口抢渡赣江。有一部留在赣江以西牵制和监视敌人。刚组建不久的红二十二军则在吉安掩护地方政府转移。

红一方面军总部和一部分部队，在11月6日前后到达赣江峡江渡口。

宽阔的江面，清澈的江水。赣江中有大小船只数十条在等候。朱云卿和郭化若指挥红军战士有秩序地渡江。赣江西岸，毛泽东同朱德握手告别。毛泽东对地方工作还有些不放心。这一次，他不顾个人安危，不随大队人马一起行动，而是要再转道去吉安，布置江西地方反围剿斗争工作。他告诉朱德总司令，一旦处理好，就在赣江以东地区同他汇合。

“多保重，上马吧。”朱德扬扬手。毛泽东跨上战马，同警卫员吴吉清、陈昌奉等沿赣江向南打马离去。朱德似乎有些不放心，一直目送着毛泽东渐远的背影。朱云卿走过来。“总司令。”朱德收回远望的目光，转身对朱云卿说：“我们也该过江了。”

朱德同朱云卿来到江边，上了渡船。赣江是江西境内南北走向的一条大河流。在经济上它不仅给江西人民带来了舟楫灌溉之利，而且提供了鲜美的鱼产，极大地方便了人民。在

军事上，它又是一道天然的屏障。古今中外的军事家，无一不把天然的屏障作为己用。运用的得当，能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弃而不用，或是运用的不当，在历史上遭到惨败的也难以胜数。敌人就是想运用这个天然的屏障，阻挡红军。可是，他们面对的对手是神机妙算的毛泽东、朱德。红军基本上是在毫无拦阻的情况下顺利地渡过赣江的。

渡船犁开白色的浪花。朱德稳稳地站立在船头，还在遥望着毛泽东离去已经看不到的身影。朱、毛在井冈山，在整个江西，在闽西，在几年的政治风雨中，在残酷的战斗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俩人在战场上配合默契，指挥军队打过许许多多的胜仗。当然，也有时会发生一些争论。但，那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无伤大雅。俩人感情日笃。这两个老搭档，可以说是历史所赐，战争所铸，又是命运所牵。朱德在军事上，指挥打仗很有一套。毛泽东则在谋略上很有他的独道之处。除了他的政治家以外，他还应是一个军事家和谋略家。古时的留侯张良就能“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今日的毛泽东在历史发展了的今天，更胜古人一筹。此时，朱德的心里也十分清楚。不说历史上的失败者，就眼前这几年的风风雨雨，足以看得出，打胜仗不仅仅是靠勇敢，靠不怕死，而是在谋略，在政策。总而言之，在一个正确的领导者的策略。朱德回想往事，心潮难平。每逢到了革命的紧要关头，都是毛泽东力排众议，扭转局面，转危为安。可他在政治风云中，几经沉浮，经受着难以忍受的压力。他的情怀就像这赣江水清澈透明。

朱德顺利地渡过赣江后，指挥着部队马不停蹄地继续向

东，朝着苏区的东固、龙冈转移。在南昌坐镇指挥的鲁涤平发觉红军东渡赣江后，惟恐红军夺取樟树和临川，急忙调整军事部署，在赣江以东地区寻求时机同红军作战。

毛泽东一行到吉安，天已经黑下来。当他们一行牵马走在吉安的街道上时，接到毛泽东到吉安消息的赣西南特委领导李文林和临时政府主席曾三早已迎上前。简单寒暄后，毛泽东简明扼要地说明这次到吉安的目的。他告诉他们这次到吉安来，主要是召开赣西南行动委员扩大会议和研究解决赣西南土地分配问题。要求江西省委加紧筹办红军给养，积极布置好反围剿的工作。李文林和曾三也简单地汇报了他们的一些想法。毛泽东听后十分满意，要求连夜开会布置。李文林和曾三同毛泽东很熟，知道他的工作作风，就马上布置。

就在红军和地方同时积极准备打破敌人进攻之际，蒋介石来到了南昌。南昌机场上空，阴云密布。机场附近增加了岗哨。机场的飞机跑道上，也是岗哨林立。鲁涤平等党政要员，立在机场跑道两边，静候南京来的飞机。飞机着陆后，鲁涤平等迎上前去。机门打开处，陈布雷戴礼帽穿长衫的瘦小身材，出现在机舱门口。他扫视机场后，颇为满意，接着又转回到机舱。少许，蒋介石便戎装裹身出现在机舱门口。他习惯地扫视机场后，极为满意、放心地步出机舱，走下舷梯。

鲁涤平走到飞机的舷梯前，向蒋介石敬了个标准的军礼。蒋介石同来迎接的人员一一握手后，驱车到了南昌市中心的江西大旅社。江西大旅社在市中山路洗马池，是一座灰色五层大楼。1927年7月下旬，起义的部队到达南昌后就包下了这个大旅社。在这个旅社的喜庆厅，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

的中共前敌委员会，成为这次起义的指挥中心。8月1日的凌晨2点，打响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从此，揭开了中国共产党武装斗争的第一页。事隔三年后，蒋介石来到这里，召开“围剿”红军的军事会议。当时，不知蒋介石出于何种目的，在这幢灰色的大楼里设立“南昌行营”。此时的江西大旅社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戒备森严。立在一边等候多时的十几个男女记者，见蒋介石乘坐的轿车和车队依次开到江西大旅社前，争相蜂涌而上，被士兵拦在几步外。

一个中央通信社的男记者乘机冲开阻拦闯进来，赶上正走向旅社的蒋介石。“请问蒋主席，此次江西之行的目的是什么？”

蒋介石目不斜视，心情颇为乐观地说：“剿灭‘赤匪’！”因事先有布置，蒋介石此行不接受任何记者的采访。一个士兵上来毫不客气地把男记者驱赶到一边。

蒋介石进入旅社，来到颇为讲究装饰一新的喜庆厅。厅正中房顶上豪华吊灯放射出柔和的灯光。蒋介石站在他着军装的半身画像下，向到会的军官进行训示：“吾此次来南昌，专门召开剿共军事会议。决定成立南昌行营。任命江西省府主席兼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行营主任，统领十一个师又两个旅，三个航空大队，共十万人马。全力对付江西朱、毛共匪。朱、毛共匪占据吾中华腹地，实是心腹大患。为达消灭共匪之目的，决定在吉安、泰和和赣州以东，永丰、乐安、南丰以南地区，向东固共匪根据地包围而聚歼之！吾要告诉各位的，就是十六个字‘长驱直入、外线作战、分进合击、猛进猛打’。尔等把江西的朱、毛共匪消灭掉，吾在南京就能安

稳地睡觉了。”

会议一直开到深夜。散会后的各路军官，陆续走出江西大旅社。张辉瓒趾高气扬地同公秉藩并肩走到大旅社楼外。张辉瓒高傲而大度地伸出手说：“公兄，这次‘剿匪’，仰仗你顶力相助，建树于党国。”公秉藩握住他伸过来的手，说道：“张兄为前线总指挥，一切听从张兄调遣。”

张辉瓒：“好，咱们前线见！”

公秉藩：“前线见。”

第二日，张辉瓒赶到樟树。他的十八师师部就设在这里。回到樟树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营以上军官训话。他说：“奉蒋主席之命，此次江西剿匪干系重大。吾党与共匪势不两立，此番不剿清，誓不生还，愿汝辈共勉之！有功者赏！贻误战机者杀！”张辉瓒讲到此，有意停下来扫视军官。他见大家都在用心听他训话，心中得到一种满足。又说道：“汝辈随我多年，此番正是建树于党国之时机，尔等可有种乎？”

众军官齐声道：“愿随师座，为党国效劳。”他的参谋长进来，对张辉瓒耳语一阵。张辉瓒马上告诉大家：“弟兄们，根据飞机侦察，共匪已流窜到抚州以西地区，行营来电，要我部会同二十四师、五十师追击共匪。”

在敌人积极寻找红军作战时，朱德率领红军渡过赣江以后，牵着敌人的鼻子从北向南来了个大迂回。就这时，毛泽东在吉安布置好工作，夜间渡过赣江，向东追赶大部队。途中休息了一夜，第二天便到了红军总部所在地东固。毛泽东刚到，朱云卿参谋长就赶来向毛泽东、朱德汇报刚得到的情报：“敌军在樟树以东和抚州以西连续二次扑空，大军快速向

南推进，推进最快的是敌十八师和敌二十八师。距我军不足50公里。”

朱云卿指向地图。“先头部队已到了这里。”

毛泽东听后，强调说：“我军初次转入运动战，务必要慎重。敌军正在设法寻求与我决战，我军正好利用这一弱点，再向红区中心转移，将东固让给敌人，求得有充分把握再打，初战力求全胜。”

朱德边听边观察地图，脑子里一直在思考。少许，他指着地图说：“我军主力主动放弃东固地区到黄陂、小布、洛口之线隐蔽集结，寻找战机。”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为了进一步迷惑敌人，派出一部分兵力在富田、东固、龙冈，公开修筑工事。红军主力却神不知鬼不觉地秘密转移到苏区黄陂、小布、洛口一带隐蔽待命。

红军总部就设在黄陂。司令部内静悄悄，朱德和其他总部首长都下去检查工作去了。毛泽东留在总部正奋笔疾书。

古柏进来问：“总政委，开大会的对联写好了吗？”

毛泽东拿起刚写好的对联，微笑着交给古柏。

古柏小声念道：“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灭敌人。好！好！”古柏高兴地离去。

12日上午，晴空万里。在小布的一个开阔地带，临时搭起了主席台。毛泽东书写的战略、战术对联，已贴在了大会主席台两边。主席台正中央挂着“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

台下坐满了红军队伍、苏区赤卫队和无数群众。

这里是枪的世界：大会主席台前摆放着几排轻重机枪；

又是梭镖的林海：赤卫队手里的红缨枪、梭镖犹如伫立的森林；

还是旗帜的海洋：无数面各色旗帜，使会场十分威严、壮观。

毛泽东、朱德、周以栗、杨岳彬、朱云卿、彭德怀、滕代远、朱云卿、林彪、黄公略、罗炳辉、何长工等一行走向主席台。台下热烈鼓掌，并高呼口号：

“打退敌人进攻，保卫红色政权。”

动员大会刚结束回到总部，就又接到了敌情通报。

原来，东固高山林密，是一个大山环抱的小镇，公秉藩率二十八师抢先占领东固。红军撤离以后，实行了坚壁清野，家家关门闭户，街道上冷冷清清，敌军在镇中横冲直撞地搜索。公秉藩率人进到镇中，来到一座庄院前，停下面对镇外的大山，吩咐道：“命令部队抢占山头，控制制高点，并要重点把守路口。”

参谋长按公秉藩的旨意，转身去传达命令。

这时，通讯人员已架好电台。公秉藩得意地说：“向三个方向同时发报。吉安的行营鲁主任，南昌的军政部何部长，汉口的蒋主席。”他在电报声称，二十八师，经过激战，已占领共匪要镇东固，迫使共匪逃窜。目前，他正率军在乘胜追击之中。电台人员随着公秉藩的口述，熟练地发报。公秉藩口述完，在院中踱步不止。少倾，他停下来，用望远镜观察前面的山头。他从望远镜中已看到山坡上，有士兵正在向山上攀爬。此时，他好不得意。进剿以来，他行动最为神速。

时间不长，他就收到了远在汉口的蒋介石的回电。收报

员拿起刚收的电报来到公秉藩面前。“师座，委员长来电。”

公秉藩神气十足地说：“念。”

“获悉你部占领东固，将士用命，克奏肤功，
实堪嘉奖。奖二万元犒赏官兵，以资鼓励。蒋
中正。”

蒋介石在南昌召开过军事会议，就因事飞往了武汉。远在武汉的蒋介石，接到公秉藩在前线发来的电报，真是喜出望外，立即发了回电。这是进剿以来的第一次喜讯，也难怪蒋介石如此慷慨。

公秉藩放下望远镜，又要过电报细看。脸上露出掩饰不住的喜色。

9 . 富田事件

富田在兴国北面，是苏区中一个较大的城镇。也是红二十军军部所在地。这一天，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正在招集军、政工干部布置工作。一七四团政委刘敌也在场。前委特派员李韶九带人来到了会场。李韶九，湖南嘉禾县人。早年在程潜手下当一名连长，在八一南昌起义时，当了俘虏，被分配到朱德手下当兵。南昌起义失败后，一部分部队在朱德和陈毅的率领下，撤出南昌，转战广东。这支队伍在东江又遭失利。贪生怕死的李韶九，偷偷开了小差，重新回到了国民党的军队。当时，毛泽东在井冈山创立了革命根据地，朱

德也和陈毅率军来到了井冈山。李韶九是个反复无常的人，善于投机钻营取巧。不久，他也神出鬼没般地来到了红军队伍中。由于他善于伪装，且又能充分地表现和推销自己，最后竟成了红军前委的特派员。他是奉命前来富田进行肃反的，一到富田就怀疑这个，怀疑那个，从12月7日到11日，在这短短的四天时间里，从士兵到红军的高级干部，一下子就抓了几百人，弄得“AB团”满天飞，人人畏惧，个个恐慌。全军上下人心浮动。他走进会场，傲气十足什么话也不讲，来到谢汉昌面前，严肃地说：“谢汉昌，你被捕了！”

谢汉昌面对突发的事情震惊了，如五雷轰顶。团政委刘敌也震惊了，他的老上级，积极为党工作，怎么能是“AB团”呢？到会的所有人都震惊了。大家虽然怀疑，可谁也不敢多言。进来两个战士立在谢汉昌两边。谢汉昌大声质问他：“凭什么？”

李韶九傲慢无礼地大声说：“有人供出，你谢汉昌是‘AB团’分子。”战士是依令行事的，不由分说抓住谢汉昌往外拉。谢汉昌无故受冤岂能束手就范，在奋力反抗，并大声质问：“谁给你的权力？几天时间你抓了那么多的同志，还枪杀了几十位，你良心何在？你党性何在？”

李韶九有上方宝剑：“告诉你，我是总前委派来的特派员，专门来领导肃反工作的。你替‘AB团’鸣冤叫屈，就是隐蔽在革命队伍中的敌人。我问你，你良心何在？你党性何在？带走！”

谢汉昌从他的话语中终于弄明白了。原来，前两天他看到那么多的好同志被当成“AB团”分子抓起来，不满李韶九

的做法，说了一些别人不敢说的话。这些话很快就传到了李韶九那里。李韶九就惟他是问。谢汉昌被强行带走了。

谢汉昌被关押起来后，李韶九亲自带人立即审问。谢汉昌被捆吊在房梁上，脚下垫着一个小方凳，几个战士轮番抽打。谢汉昌被打得皮开肉绽。

李韶九问道：“谁是‘AB团’分子？你都同谁取得联系？”谢汉昌眼睛冒着怒火，紧咬牙关，愤怒地望着他，一言不发。

“不说？再给你上上劲！”李韶九气恼地上去一脚踏翻木凳。

谢汉昌悬在了半空中，疼得他脸上的汗珠直往下掉。旁边立着的战士虽有侧隐之心，也不敢有所表示，背过身去不忍看视。

李韶九走出了房子，来到院里走动着想办法敲开他的嘴。不多时，看守的战士出来告诉他，谢汉昌有话说。李韶九脸上出现了得意的笑意。他急步进了屋，旋即又奔了出来。对看守的战士说：“把他放下。”

谢汉昌经受不了折磨，也胡乱供出几个了事。其中就有团政委刘敌。

刘敌也是湖南嘉禾县人，和李韶九是地道的老乡。李韶九看在同乡的份上，对刘敌没有采取像对其他人那样的行动。

有一天，天快黑的时候，在富田镇外的山包上李韶九把刘敌约来谈话。两人坐在一块突兀的石头上。李韶九斜了刘敌一眼，缄口不语。刘敌也知道特派员找他谈话没有好事，究竟是什么事，他不托底，满腹狐疑地看着李韶九欲言又止。心中暗暗祈祷：“千万别说我是‘AB团’。”

俩人沉默着。沉默本身就是一种心理战术。它既能使对方思想上产生心里上的空虚、恐惧，又能让你感到压抑，使其自动上钩。

刘敌确实沉不住气了，小心地问：“特派员，你找我有什么事？”

李韶九轻蔑而又神秘地看着他，故意引而不发，最后以一种深不可测的口味说：“你先好好想想，看你有什么事没有向组织交代的。等会我问你，你要如实回答。”

刘敌诚恳地说：“你尽管问，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绝不向组织隐瞒。”

李韶九又是对他神秘地笑笑，似乎对他的回答颇为满意。他见火候到了，就单刀直入地问：“你们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供出你是‘AB团’分子……”

刘敌听后，惊得灵魂出壳，一下子跳了起来，大声嚷道：“这是血口喷人！谁是‘AB团’？‘AB团’是什么样子？我刘敌……”

“坐下！”李韶九威严地说道：“你对前委特派员是什么态度？”

刘敌还想说，突然把要说的话咽回肚里，慢慢重新坐下。

“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你清楚‘AB团’分子是什么下场。我们共产党人吃过不少‘AB团’的亏……”

刘敌虽有点坐不住了，但他还是耐着性子坐在那里没有动。李韶九又说：“看在咱是同乡的份上，我不抓你。”

刘敌既有感激，又有委屈地说：“特派员，我是冤枉的……”

李韶九有些不悦，先站起身，威严地打断了他后面的话：“不要说了！”

俩人就这样慢慢走下山。临分手，李韶九又叮咛他要好好地想一想，最后还警告他不要和组织上对抗。刘敌自思，自己本身就是冤枉的，想什么！他一回到营地，就匆匆来到特务营驻地。找到教导员赖柞涛说：“李韶九是反革命。他早先投靠过程潜，八一南昌起义时被俘虏，加入了朱总司令的部队。东江失利后，他又逃到国民党那里，后来不知又怎么回来了，摇身一变成了中央特派员。抓了我们政治部主任，以后还要抓我们。你们说，咱们怎么办？”

赖柞涛和刘敌很要好，平时刘敌说什么，他从不打折扣。这一次，他受到刘敌的鼓动，不加思索地说：“咱先把他抓起来。”

刘敌要的就是他这句话，马上说：“我也是这个意思。”

“他人在哪？”

“他们已带着谢主任去了东固。”

“我去集合队伍！”

刘敌本是无辜的，他这样一来，使问题的性质就走向了反面。

在东山坝的毛泽东听到富田肃反扩大化，连陈毅都心有余悸，立即派前委秘书长古柏和陈伯钧到富田解决被激化了的矛盾。陈伯钧，四川达县人。1910生。1926年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在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年的秋天，他到湖南参加了毛泽东组织的秋收起义。跟随毛泽东上井冈山后，因误伤致死教导队队长兼政治委员吕赤，按军纪

该当抵命。由于毛泽东的保护，才免一死。他俩人到了富田就分头做工作。陈伯钧救了别人，自己却被刘敌抓了起来。因他曾在这个军任过职，一些看守他的战士认识他，就悄悄把陈伯钧给放了。古柏到富田也经历了一番磨难，侥幸逃离富田。

刘敌带兵以急行军的速度赶到东固，找到关押所谓‘AB团’分子的地方。李韶九刚押谢汉昌到这里。突然外面传来呼天叫地的喊声：

“李韶九是反革命！”

“别放他走了！”

“抓住李韶九！”

正在一处民房内歇脚的李韶九，看见慌慌张张进来一人，焦急地问：“外面出什么事了？”那人说：“冲进来许多部队，说是要抓你。”李韶九知道众怒难犯，心虚而恐慌地提枪出了院，跑到大街上，见许多人冲了进来，知大事不好，翻墙向镇外逃去。

刘敌带人冲进院内，不见李韶九。命人打开了房门四处寻找，也不见李韶九的踪影。于是，打开牢门，救出谢汉昌和其他被关押的人。谢汉昌握住刘敌的手：“谢谢！谢谢！”

刘敌告诉谢汉昌，李韶九是前委派来的，要他快拿主意，今后该怎么办？谢汉昌想了想说：“天无绝人之路。事情闹到这份田地。‘三十六计，走为上’”

刘敌开始还没有这个想法，经他提醒，“走！拉队伍出去？”谢汉昌无声地点点头，继而说：“对！他们不要我们，我们就把队伍拉到赣西，自己干！”

“我们听谢主任的。跟你走！”刘敌毫不犹豫向他表明心机。此时的谢汉昌也是利令智昏，完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和高级领导的责任，不分是非，把对李韶九的气，全出在领导身上，说：“咱也不能白走。”

刘敌不懂他的意思。

“有个叫丛永中的，他平时喜欢摹仿‘毛体’……”

刘敌不解地问：“毛体？”

“利用他，让他们自己斗去吧。同时，扣押李韶九带来的那个连的兵，作为人质。”

红三军团指挥部，设在富田东面不远的一个小山村里。月隐天黑，几片浮云掩住了残缺的月亮。彭德怀在他的临时住处，一座农舍的油灯下，正在看书学习。彭德怀养成了习惯，无论形势多么紧张，他都要灯下夜读。

敲门声打断了他，起身打开房门，见是三军团秘书长周高潮进来，问：“这么晚了，有何事？”

“刚才一个农民送来一封信，说是交给你。”

彭德怀接过牛皮纸自制的信封，沉甸甸。他打开，见信的开头是写给古柏的，一看特殊的字体便知是毛泽东所写，他愈看愈惊诧。彭德怀惊地面如土色。

周高潮见状大吃一惊：“总指挥……”

彭德怀看了几眼，急不可耐地问：“送信的人呢？快给我找来！”

周高潮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也没有多问，迅速出房寻找送信人。

彭德怀打发周高潮出去寻找送信人，他接着往下边看边

轻声念道：“《告同志和民众书》，‘党内大难到了！’彭德怀叛变投敌……”他气怒地将手中的信摔到桌上。少许，他又拿起来边看边品味……

周高潮进来告诉他：“人已走了。”

彭德怀预感到事情的重大，告诉周高潮：“你通知滕政委，明日一早到我这里开前委会。”

翌日晨。滕代远、何长工等在彭德怀住处开会研究这封信的问题。彭德怀首先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封是写给古柏而错传给我的信。我认为这是一个阴谋。从笔体上看，是毛总政委所写，就信的内容来看，‘捕杀军队 CP 与地方 CP。’‘朱、彭、黄、滕系红军中‘AB 团’主犯，从信尾的（10/12）日期看，毛总政委从没有这个习惯。”

滕代远看后表示同意彭德怀总指挥的分析。也认为，此信系伪造，是一个阴谋，这个阴谋就是要分裂红军。尤其是当前，敌人已调动十万兵力“围剿”红军。写信的人是谁尚不清楚，其动机是一目了然的。彭德怀回忆起过去的往事，说毛泽东同志建立工农革命军，建立井冈山根据地，争取袁、王联盟，严肃批评乱杀群众。特别是古田会议决议，这都是正确的方针、是政治家的风度。他认为毛泽东是政治家，而不是阴谋家！这封伪造的信，是分裂红军，分裂党的险恶阴谋。

滕代远又分析地说：“这是有人想利用我们来达到他们达不到的目的。红三军团受李立三路线的影响，对撤离长沙战斗、东渡赣江、诱敌深入有看法，不理解，甚至有意见，这是事实。那都是为一个目的——中国革命。对革命没二心。这封误传的信，十分险恶。我建议，将这一情况马上报告总前

委，并表明我们的态度。”

在同一天的早晨，朱德到村外散步。这也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当他散步到了村口时，有一个穿红军衣服的人，躲躲闪闪走进村子，到了朱德住处，见门大开，他小心地走到门口，向里张望见无人，一闪进内，接着便又闪出来。这人走到街上，看到街上有出早操的红军队伍走过来，他整整军容，大大方方地迎着走过去。

朱德散步回来，走进屋内，看到桌上有一封信，而且还是牛皮纸自制信封，他只觉得沉甸甸、厚厚的。朱德托了托颇有分量。他以为是重要文件，打开见是毛体字信，看着看着他的表情发生了急促地变化，由平静到激愤。他看完后长久地伫立原地一动不动。他突然想起了什么，又看看信的末尾，是用英文落款。朱德笑了，不过他笑得很不自然，多少还带些苦涩。他把这封信重重地扣在桌子上，气愤地说：“阴谋、阴谋！”

当毛泽东知道了这些情况后，认为事态严重，立即召开总前委会。到会人员都谈了自己的看法。不过有一点，大家认识是一致的，那就是说，这封信是人伪造的。毛泽东在气愤中仍显得很平静。他说道：“这是阴谋，企图分裂红军，挑拨离间。从摹仿的笔体来分析，写信的人就在我们队伍中，要很好调查，要弄清真象。他们选择的时机是大战前夕，无疑是要我们红军面对蒋介石的十万敌军，不战自败。”

周以栗赞扬了三军团，说他们的做法很好，拥护毛泽东同志，拥护总前委的领导，是顾大局，识大体。

朱德也表明自己的态度：“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告诉

同志们，切不可上当，作事要三思。大战在即，我们要把精力投入到反‘围剿’中去……”

毛泽东最后告诉大家，要记取历史的教训，要实事求是，切不可怀疑一切，肃反不能搞扩大化。郭化若进来报告：“古柏和陈伯钧同志回来了。”

毛泽东心头一喜，说：“快请他们进来。”

古柏、陈伯钧风尘仆仆地进来。毛泽东想急于了解情况，催促着他们：“快把二十军的情况说说。”

古柏汇报说：“我和陈伯钧、曾碧猗（古柏夫人）到了富田，情况十分复杂。由于肃反扩大化，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和省苏维埃政府的人都有些憋气。二十军内部思想比较混乱。段良弼（省行动委员会领导）、谢汉昌、刘敌、李伯芳（省秘书长）将红二十军带出了富田东固地区，还扣押了李韶九带去的那个连，准备渡过赣江，自树旗帜。”

毛泽东听后知道事态发展到如此地步，心情很不平静。他那能容下大海的胸襟，今日也变得异常激荡。众人都注视着他。毛泽东思谋过后说：“派人去通知陈毅，要他带兵去东固调解处理，想尽一切办法救出被扣押的人质。”

10．敌变我变

这次“围剿”红军，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共调集第六、第九、第十九路军和航空队，十多万人马云集江西。他们是：第

六路军总指挥朱绍良，下辖第八师，师长毛炳文，有六个团；第二十四师，师长许克祥，有四个团；第四十九师，师长张贞，有六个团；第五十六师，师长刘和鼎，有六个团；独立旅，旅长周志群，有两个团。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下辖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有六个团；第五十师，师长谭道源，有六个团；第七十七师，师长罗霖，有六个团；二十八师，师长公秉藩，有四个团；新编第十三师，师长路孝枕，有四个团；独立旅十四旅，旅长刘夷，有三个团。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下辖第六十师，师长蔡廷锴，有六个团；第六十一师，师长戴戟，有七个团；第十二师三十三旅，旅长马昆。以鲁涤平指挥的第九路军为主。蒋军从东向西一字排开，由北向南齐头并进。限于在12月20日前到达指定的目标。由于第二十八师在公秉藩的率领下，日夜兼程，20日前到达了指定的地点东固。第十八师张辉瓒于21日才赶到东固。比公秉藩晚到了一天。此时，张辉瓒还不知道公秉藩已到了东固，这是他根本没有预料到的事情。于是就发生了一场火拼的误会。

12月21日，晨。浓雾弥漫，能见度只有十几米，在东固附近的山中，张辉瓒身着狐皮大衣正马不停蹄地催军前进，行进到一座山下，先头人员赶来向他报告：“师座，前面山上发现红军。”

张辉瓒大喜，心中暗想，这一回可逮住你了，看你还向哪里跑？他仔细听了听，前方确有人喊马嘶声。求战心切的张辉瓒，马上果断地命令道：“命令部队，发起攻击！”

将令一出，很快就在前方传来攻击的枪声，紧接着传来

了对方的还击声。一时间，轻重机枪声乱叫乱吼，异常激烈。

张辉瓒提着枪立在原地辨别声音，他听到对方火力异常猛烈，以为遇上了红军的主力部队。他凭着人多势众，兵强马壮，是消灭红军的大好时机。于是，大叫一声：“参谋长。”

参谋长应声来到他的面前。

张辉瓒踌躇满志地说：“遇上了红军主力，命令弟兄们狠狠地打”张辉瓒来了情绪，一手解开狐皮大衣衣扣。

他的命令被参谋长传达下去，攻击的枪炮声更加猛烈了。打了一段时间，张辉瓒听着“冲啊！”、“杀啊！”分外高兴。

浓雾渐渐变淡，视野愈来愈开阔。山上的第二十八师也以为遇上了红军，在公秉藩的指挥下，轻重武器一起开火，妄图把红军堵截歼灭在山下。打了一个时辰，视线也渐渐有所好转，命令部队向山下冲，到了半山腰，敌军官发现死者和自己是一样的服装，再细查，发现是十八师的番号。公秉藩接到报告大惊，忙命令司号员吹号联络。

山下的张辉瓒正提枪催战，听到联络号，知对方不是红军，也忙命令司号员吹号停止攻击。

双方知道大水冲了龙王庙，都停止了攻击，把各自的部队撤下来。挂彩的不少，各个垂头丧气。

张辉瓒气得七巧生烟，在原地不停地打圈子，当他看见刚才报告发现红军的军官，气不打一处来。二话没说，举枪欲打。那人一见，急忙跪地求饶：“师座，看在跟你多年的份上，饶恕我一次吧。”

参谋长走过来：“师座，这也不能全怪他。一来雾大难辨敌我，万一真遇上红军了，我们不打，不是被红军消灭掉了。

再说，他二十八师，到了东固应通知我们才是。再说，师座您是前线总指挥，二十八师归你指挥。他们抢头功，这岂不是小看您吗？”

张辉瓒听后觉着有理，一言不发。

参谋长转向吓呆的军官，既像训斥又像提醒道：“还不谢师座。”那军官给张辉瓒忙跪下，感激地说：“谢师座不杀之恩。”

张辉瓒并没有杀他的意思，只是一时气恼，有参谋长求情，也就只好作罢。

张辉瓒和公秉藩在东固地区发生误会之时，黄坡的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里，毛泽东抽着烟和朱德、周以栗、林彪、黄公略、何长工、罗炳辉坐在两张合并的四方桌前，听取朱云卿参谋长的敌情汇报。

朱云卿告诉各位，罗霖的七十七师在吉安赣江以西；刘和鼎的五十六师在福建建宁；东西相距八百里。在这八百里中间，敌军分两路进攻：敌右路军是张辉瓒的十八师，谭道源的五十师和公秉藩的二十八师，共三个师，不足四万人。敌左路军是毛炳文的八师，进到广昌，许克祥的二十四师，进到洛口，约二万多人，其先头部队已到头陂。第十九路军的六十师进至万安，六十一师进到泰和。在我军集结的正北方，敌右路军的三个师，分占三处。谭道源师进到潭头，张辉瓒、公秉藩两师到达东固。朱云卿讲完停下来望着朱德、毛泽东等。毛泽东边抽烟边盯着标好的地图，内心在运筹着。朱云卿见首长都没发表意见，又接着说：“我军一、三军团加上我总部直属队和六十四师约四万人，集中兵力歼灭一部，十二

军的三十五师负责佯动任务。”

朱德分析了两军对垒的形势后，认为我们所选择的作战地域是根据地又多半是山地，交通不便，敌军左右联系较难。根据地广大群众已组织起来，封锁消息，支援我们作战。加上我们搞好政治动员，部队进行了整训，士气高涨。而敌人呢？被我们从赣江西牵到赣江东，又牵到根据地，敌军分散了兵力，已很疲惫。抓住有利时机，吃掉他一部分是有把握的。他边说边做着合围吃掉的手势。

林彪从容不迫地说：“先吃掉许克祥、毛炳文两师，再挥师西进，吃掉右路军。”林彪这个人平时很少说话，有点沉默寡言。别看他话语不多，脑子转得特别快。林彪担任红四军军长，成为红军中举足轻重的年轻将领。他的话一出口，彭德怀表示异议：“许、毛师虽说较弱，易得手，若打了再向西运动，势必造成右路军靠拢集中，增加了下一步的难度。”

毛泽东起身丢掉烟头，众人知道，大凡他有这样的举动时，就是他一定深思熟虑，成竹在胸了。果然，他果断地说：“歼敌于运动中，集中兵力打张师或谭师，割断敌人八百里联营！”正讲到这里，总部的刘参谋进来报告说敌五十师在潭头大肆拉夫，准备向小布推进。

听到这个消息，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了。

毛泽东说：“就在小布设伏，先吃掉该师！”

朱德的脸上也是洋溢着春风，果断地下达作战命令：“敌军因不了解我军情况，还不敢断然冒进。行动较迟缓。我军在26日拂晓，轻装向北前进，埋伏于小布。指挥员不准骑马。白天不准煮饭，各军回去准备。具体任务由总部以命令形式

下达。”

一说打伏击，全军上下欢欣鼓舞。这些天光牵着敌人的鼻子转，没放过一枪，不觉手都有点痒痒了。

拂晓静悄悄。红军队伍轻装出了村庄，沿着山道进入山里……

天已大亮。敌先头部队一个营已经出发，沿着山道在前进。已集合好的大批队伍，正待命准备出发。

谭道源师长全副武装，正要走出师部。敌兵押进一个俘虏。他见了谭道源并不惧怕，一个劲地点头哈腰。谭道源质问他：“你是共匪派来诈降的？”他连忙否认。“不、不、不。我是自己偷着跑出来的。”

谭道源仍用怀疑的目光审视着他，问：“你是偷跑出来的？”

“是！他们分了我家的田，霸占了我家的房。”

谭道源：“你来这里干什么？”

“我向国军报告啊，他们在小布设了埋伏。”

谭道源仍有怀疑地问：“你怎么知道他们在小布设伏？”

“我亲眼所见。”

谭道源：“来人，给他赏钱。”

应声走过来一个参谋人员。那人对他毫无表情地说：“走吧。”

“谢谢、谢谢。”他点头哈腰，一付奴才相。

谭道源对那个军官一语双关地说：“好好招待他。”

军官明白。对他说：“走吧。”接着把他带走。

谭道源，字逸如，湖南湘乡人，1888年生。早年考入湖

南兵目学堂，蔡锷是他的军事教官。他曾任湘军师长，1926年改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第五师师长，1927年又升任第十三军副军长，1928年又改任湖南清乡第二区代理指挥官，不久又改任第四集团军第七师师长。1930年，蒋介石对江西红军发动第一次“围剿”，他奉命来到江西，同红军作战。四十有二的他，有多年的军旅生涯，尤其是多次同共产党打交道，他不仅多疑，且又小心谨慎。他听了这个人的报告，不能不信，也不能全信。总之，小心无大错。他立在原地望着远处的青山一言不发。队伍早已集合好，但等他的号令。他在此犹豫不决，急坏了一旁的参谋长：“师座，一个叛兵之言，不可轻信。我军应按计划向前推进。”

“不！宁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无论共匪有无设伏，我军就应静观其变。”

“那……队伍……”

“撤销命令，原地集结待命。”

敌人撤销了进军的命令，可红军还不知军情有变，仍在小布北面的山林中埋伏。红军战士警惕地注视着山下的小道上。太阳已升到半空中，山道上依然静悄悄无一丝动静，战士们耐心地等待。

红军在山上埋伏了一整天，没有发现敌情。第二天又继续设伏，结果，又是空等一天。两天设伏失败，战士不理解，就出现了一些情绪。在撤回的路上，有人小声议论发牢骚：

“白受了两天活罪，连敌人的影子都没见到。”

“假情报，害得我们好苦。”

“搞情报的，净是吃干饭的。”

前面传来：“保持肃静。”

队伍中没有了议论声，只有脚步的沙沙声。

傍晚。毛泽东和朱云卿一起散步，看到撤回来的队伍，问：“情报不准？”

朱云卿十分有把握地说：“情报绝对可靠。”

毛泽东想了想，自语道：“那是敌情变了，马上派人迅速查明原因。两天设伏落空，部队中可能有情绪，告诉他们，机会总是有的。”

俩人回到总部，马上派人去查明情况。

于此同时，公秉藩带着他的参谋长骑马来到了十八师师部，在门前下了马。张辉瓒迎上来，寒暄着引进师部内。公秉藩看到墙上有一副奔腾的骏马异常醒目。张辉瓒把公秉藩客气地让到一边的椅子上。马弁献上茶。

公秉藩欣赏着那副奔马图：“老兄雅兴不小啊。”

张辉瓒颇为得意的说：“雅兴谈不上。鄙人虽生于猴年，可对马却有独厚之意。因此，请人作了幅奔马图。时时带在身边，以示鼓励。”

公秉藩揶揄、赞扬掺半地说：“张兄不愧为是一匹骏马。我是来请示明日如何行动的。”

张辉瓒不加思索地说：“明日你留东固休息，我率部进攻龙冈。”

公秉藩见张辉瓒目中无人，且刚愎自用，心中虽有不快，他没有明显地表露出来。他告辞回去，赌气率军移防，脱离张的掌握。

他们的这一行动，被毛泽东、朱德所掌握。毛泽东听到

这一消息，非常高兴：“好！敌人被我们调动了，抓住战机，在前进中消灭他们。”

朱德根据敌情，要参谋处马上调查，制成地图，下达命令，围歼张辉瓒的十八师于龙冈。郭化若参谋处长把刚绘好的地图放到朱德面前。说：“东固、南陇、龙冈、君埠，依次向东，各距二十里，我军刚向君埠以北地区移动，目前，还未接到三军团、四军的宿营报告，不知他们具体到了什么地方。”朱德要求黄公略的红三军从正面进攻，所辖七师拂晓前抢占黄竹岭前木坑以北地区和亭子岭主要阵地，迎击张师先头部队，其余两个师，接七师向龙冈东和东北攻击。朱德还要求红十二军除三十五师，另有任务外，加上六十四师从左路务必于30日凌晨4时前出发，经袁湖向龙冈西南方攻击，要求该军以一部分兵力抢先占领龙冈南端的盲公山。主力必须截断龙冈西通南垄的大道，从兰石、茅坪向东攻击，就是抄张师的后路。红四军和三军团由现在驻地选路前进，如上固无敌，快速从龙冈西北在还铺、张家车之线攻击前进，到达后同红三军取得联系，并向总部报告情况，要求他们以小股兵力，到下固潭头警戒。如果张师到龙冈后停止不前，我军则向龙冈攻击。郭化若飞快地记录了兵力的部署情况。

朱德征得毛泽东的同意，下达了作战命令：“总攻时间，定在30日上午10点。”

毛泽东又补充一句：“总部指挥所设在黄竹林后面的小别山上。”

朱德问朱云卿：“都明白了吗？”

朱云卿回答得很干脆：“明白了。”

朱德说：“马上行动吧！”

毛泽东对朱云卿又强调道：“你带人亲自到君埠以北地区寻找三军团和四军，并传达作战命令。”

11．龙冈激战

黑沉沉的夜，天空没有一颗星星。静静的山林中突然有鸟被惊飞。惊飞的鸟在天空盘旋片刻后又落入林中。原来是在山林相掩的小道上，有三骑人马在匆匆赶路，搅了它们的好梦。这三骑人马到了三岔路口，停下来辨别方向。他们是参谋长朱云卿和他的两个警卫员到上固地区执行寻找红四军和三军团的任务。

当时，由于没有通信设备，通信联络全靠人送。敌情发生了变化，又没有接到红三军团和红四军的宿营报告。军情紧急，事关重大。受毛泽东指派，连夜向北寻找，转达总部的作战命令。

他们在三岔口辨别好方向，打马拐向左边的一条山路。老天不作美，一时间阴云密布，下起了零星小雨。雨点打在树叶上，发出数不清的“叭嗒”声。一会他们三人的衣服都被雨水打湿。三人正赶路间，突然从林中传出一声：“口令。”

两个警卫员迅速拔出手枪，以防万一。当时，敌人向南推进的速度很快，他们又是向西北方向迎着敌人前进，很有可能同敌人遭遇。这种情况在当时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

参谋长朱云卿听到对方问“口令”，稍有迟疑便答道：“解放。”对方接着又问是“哪一部分的？”天黑，根本无法辨认对方，但从声音判断是自己人。

“总部的。”这是警卫员代为回答。

口令虽然对上了，可对方仍有疑虑。原因是以前丢失过口令，吃过这方面的亏。对方又以命令地口气大声道：“站住！”随着话声林中窜出十多个荷枪实弹的士兵。他们有的警戒，有的走过来。

朱云卿在马上观察到身后的两个警卫员握枪在手，以防不测。他从这些兵的动作上已认出，走过来的是自己人。问道：“你们是红四军还是三军团的？”

他们也听出来人不像是敌人，为稳妥起见，为首的大概是个班长，仍围着参谋长朱云卿仔细辨认后，确认是自己人才回答说：“我们是红四军军直的。”

朱云卿：“你们军长在什么地方？”

“就在前面不远的村庄里。”他们自动让开道。

朱云卿没有再和他们说什么，就同警卫员打马前去。行不多远，便到了一个小山村。村中警卫的战士把他们引到了红四军军部。此时，军长林彪和政委罗荣桓也正在研究分析敌情。朱云卿传达完总部的作战命令，就又马不停蹄地向西北继续寻找红三军团。

罗荣桓在古田会议时，由于他观点正确，工作积极，被选上前委委员。毛泽东当时曾惋惜地说“发现晚了”的话。1930年6月接任红四军政委工作，同林彪搭档。林彪性格内向，他也是不爱多言语。罗荣桓最大的特点是他肚量大，能容事，能

容人。林彪能遇上他这个搭档，也是不可多得。而且，他能实事求是。在这次肃反中有扩大化的地方，他就敢于站出来说话。他的这个警卫员，叫王东保。就是他把王东保从死亡线上救出来的。在当时，师一级就有杀人的权力。前不久他去检查反“围剿”的准备工作回来，听说要杀人，马上去了解情况，看到一个才14岁的娃娃，是宣传科的一个勤务兵，叫王东保。原来，十师的宣传队在开会，王东保给他们买了一斤酒半斤花生米，那些人被当成“AB团”杀掉了，他也就成了“AB团”分子，马上就要执行。罗荣桓不仅救了王东保，还救了很多。

林彪、罗荣桓送走参谋长朱云卿后，马上要军部通讯员到各师传达总部作战命令。各师接到命令，马上率军向龙冈运动。

天刚放亮，山中又起了雾，能见度极差。这时，下起的蒙蒙细雨又有增大的趋势。红四军的战士，踏着泥泞的山道，艰难的快速行进。

“走的方向对不对，不会弄错吧？”一个战士问身边的班长。

班长是个老兵，不仅有作战经验，而且能辨别出方向。他望望道边的树，说：“现在是向南。”

“敌人不是在北面吗，怎么向南走呢？”

“一定有新的情况。”班长肯定地说。

当队伍走出山道，拐向一条大道时，看见大道旁立着一块醒目的木板，上面写着：

军长、政委示

上固无敌，敌在龙冈，望全军将士奋起精神消灭之。

林彪

罗荣桓

队伍经过这里，看到木板上的字，才对改变行军路线恍然大悟。队伍走向大道，由走变成了小跑……

天已大亮，可雾却更浓，老天像是故意和他们作对。

此时，在亭子岭主要阵地上，红三军七师已进入指定阵地。战士们忙着挖战壕，砍树做掩体……总之，战前的准备工作在紧张地进行，拦截敌人于龙冈。而这时的红四军正在林彪、罗荣桓的率领下加速向龙冈靠近。

参谋长朱云卿离开红四军后，在西北方向找到红三军团，向彭德怀、滕代远传达总部的作战命令，要他们火速驰往龙冈，围歼敌十八师。彭德怀知道这是反“围剿”的第一仗，毛泽东总政委曾一再告诫部队“务必打好第一仗”。三军团虽然接到命令较晚，但一定准时赶到总部指定的地点。他让参谋长朱云卿转告总部首长，请他们放心。彭德怀和滕代远立即命令部队启程，边行军边传达总部的命令。时间就是胜利。他们冒着雨，顶着雾，不顾山高路险，道路泥泞，快速行进。

在红四军和红三军团驰往龙冈的途中时，毛泽东、朱德和总部人员已到了黄竹岭的山下。雾锁群峰，茫茫云涛；山道弯弯，路径难辨。毛泽东、朱德在山下略一停留，便指挥总部人员登上山顶。到了山顶，雾更浓，什么也看不见，只能听到风吹林涛声。

在这浓雾中行军，跟黑夜行军差不了多少。红四军的王良师长、李赐凡政委身先士卒，带领战士向南穿插迂回。山

上无路，脚下泥泞。有的战士滑倒，有的战士从山上滑下来，有的战士被树枝划破衣服。他们全然不顾，不停地前进。他们心中都有一个信念，就是不失时机地赶到指定地点，参加会战。

军长何长工的处境也不好，他们不仅要翻越山岭，而且还要淌河。南方的初冬，也是很冷的。这时的战士有的还穿着单衣，衣服又被雨水打湿，加上疲劳，其艰苦程度是可以想象的。可战士们没有任何怨言。红八军军长何长工同政委袁国平边行军边做鼓动工作，鼓舞士气。

大约在上午9点多钟，浓雾渐渐变淡，四周的景物可辨。何长工同政委袁国平简单商量后，带领部队抄小路，走近道，争取到达龙冈的时间。9点半钟左右，黄竹岭上，太阳从云雾中钻出。不久，这个神秘的外衣——雾，在阳光下渐渐变淡。

毛泽东、朱德立在临时指挥所外，极其关切地注视着龙冈方向。远方的龙冈，淹没在群山之中。居高临下，从这里可俯视山下的龙冈，在雾中依稀可见有六百多户人家的小镇，四面高山环抱，中间有一条峡长的山谷。放眼四望，极目探寻。龙冈南，山高林密，悬崖绝壁，猿猴难攀；龙冈东的亭子岭尤如巨人扼关而守。

早饭过后，山下龙冈镇的大坪上，敌十八师旅长戴岳手下的团长李月峰吹响集合的哨子。士兵听到集合的哨声，个个慌慌张张拿着碗筷、水壶，肩上背着枪从不同方向跑上大坪集合。

张辉瓒正全副武装地立在一座地主庄园门前，向朱耀华、戴岳、王杰俊三位旅长下达作战任务。

“朱旅长，你旅留守东固，作好策应准备。”

朱耀华旅长应声“是！”

张辉瓒转向戴岳、王杰俊说道：“戴旅长、王旅长，率部与我一同向君埠进军。”

戴岳看看大雾弥漫的群山，不无担心地说：“师座，从龙冈到君埠这20里路中，山高林密，道路复杂，军情不明。我看还是派人侦察后再行动吧。”

张辉瓒很是自信，大不以为然地说：“戴旅长，共匪已望风而逃。此时，少说距龙冈也在百里之外，放心大胆地推进吧。”

戴岳仍心有余悸，又提醒道：“师座，还是小心为妙。”

张辉瓒大为不满，脸上出现了愠色：“怎么，害怕了？”

朱耀华旅长见师座大为不悦，忙说道：“师座，戴旅长的话有些道理。”

张辉瓒看看他，又看看戴岳，分明是不满。他一声不语，望着前方大雾中既寂静又神秘的群山，拧眉思考。他俩人见师座一声不响地看着前面的山，欲言又止。都这样沉默着，大概过了一根烟的工夫，张辉瓒像是考虑成熟的样子，大声吩咐道：“戴旅长，你率部先行一步，我同王旅长紧随其后。为防万一，两旅推进中尽量拉开距离。”戴岳和朱耀华见师座铁青着脸，俩人也不再坚持己见，表示同意。

张辉瓒见他的手下没有反对的表示，大声说道：“立即行动吧！”

三位旅长同时应声：“是！”

朱耀华同他们告别后，跨上战马，猛加一鞭，向东固飞

奔而去。戴岳也只好匆匆走向镇外的大坪，带领部队出发。张辉瓒望着戴岳离去的背影，似乎有点不满地对王杰俊讲：“戴旅长这个人太胆小了。如此胆小怕事，怎能成大气候？”

王杰俊刚才一言不发，他心中不是没有看法，跟随张辉瓒多年的他，十分了解他这个上司的脾性。所以 he 不想讨上司的嫌，因此，讨好地附和道：“他这个人呐，一贯胆小怕事，跟随师座多年，一点也没有长进。”

大坪上的队伍早已集合好。在准备出发的队伍前面整齐地摆放着一排轻机枪、重机枪和迫击炮，甚是威严。李月峰团长看见戴岳走来，忙下达口令：“立正！”队伍“唰”的一声立正站好。李月峰扫视队伍一眼后，转身跑向戴岳。

戴岳站在队伍一侧，李月峰跑来向他报告：“报告旅长，全旅集合完毕。请旅长示下。”

戴岳不慌不忙地还过礼，命令全旅向君埠方向前进。李月峰大声应后，转身跑到队伍前面，面对全旅下达了“枪上肩”的口令。列队的士兵在号令下枪上肩。轻机枪和重机枪也被士兵一个接一个地抬上肩。李月峰下达了出发的口令。队伍按着口令沿着大道向东进发。

轻机枪、重机枪在前开道，显得很有气势。戴岳在李月峰陪同下，行走在队伍中。到了亭子岭山脚下，被山上的红军将领黄公略、蔡会文看得一清二楚。黄公略悄声命令部队不要暴露目标，但等敌人进入伏击圈。他看看怀表，正好是10点差一刻。从龙冈到这里，不过几里地。戴岳怕出意外，让先头部队压住速度，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不远的距离竟走了两个时辰。

山下的戴岳、李月峰赶到队伍前面，不放心地命令部队停下。他用望远镜观察前面的高山。此时，大雾虽然渐渐消散，而山上仍然是朦朦胧胧，景物时隐时现。他虽然看不真切，可在他的望远镜里面，山林静悄悄，看不出有异常动静。

戴岳观察后，放心地放下望远镜，命令部队继续前进。

山上的黄公略见敌人进入包围圈，又看看怀表，正好是总部规定发起攻击的时间。他同蔡会文政委交换一下眼神，立即下达了全面攻击的命令。随着指挥员的一声令下，山头上机枪、步枪、鸟铳一起开火。

山下，行进中的敌人突然遭到伏击，立时乱了阵角。

戴岳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他倒沉着，指挥队伍就地隐蔽还击。

龙冈镇中的张辉瓒、王杰俊听到枪声，从屋里跑出来，立在院子中望着枪声传来的方向。王杰俊问道：“师座，我们要不要前去增援？”

张辉瓒不慌不忙地说：“听枪声，是小股游击队的骚扰，戴旅长对付的了。”张辉瓒始终认为红军远在百里以外，前面所遇到的不过是小股游击队，仍稳坐龙冈。

戴岳知道他遇上了红军的主力部队。他看到他的手下从亭子岭溃退下来，黑着脸十分气恼地对李月峰大声说：“加强火力！”李月峰二话没说，跑了过去，不多时调来几挺机枪，一字摆开瞄准山上红军的阵地。

李月峰挽起袖子，大有拚命地架势。恶狠狠地说：“狠狠地打！”

一时间，机枪疯狂地扫射，弹壳飞舞。把红军阵地上的

火力给压制下去。戴岳见后，大为高兴，走到机枪后面对李月峰讲：“李团长，你带人冲上去，要不惜一切代价拿下亭子岭！”李月峰还是一言不发，从腰间拔出驳壳枪，大手一挥，高声叫喊道：“弟兄们，随我冲上山去！”

敌人在李月峰的带领下，开始向山上冲击。戴岳则在山下拿着望远镜注视攻击的士兵。

山上，红军阵地上，黄公略命令把敌人放近一些再打。

工事里一个新俘虏不久的班长，看着敌军如此之多，有些后怕。他把班里的十几个人，叫到一起小声说明了意图。一个战士突然起身，怒目而视，大声质问他：“你想投降，可耻！”

“投敌怎么？你朝山下看看，不投就是死路一条。”

旁边另一个战士，乘其不备，开枪将其打死。

连长听到枪声赶过来，问道：“谁在打枪？”开枪的那个战士回答“他煽动我们班投敌。”连长表扬他打得好！说是回去给他记功，并让他代理班长。班里战士的情绪得到稳定，伏在壕沟内严密注视冲上山来的敌人。

敌人距前沿愈来愈近。指挥员发出了“打”的命令，几个山头几乎是同时开火，枪声震撼着群山，硝烟四起。冲锋在前的敌军倒下一片。李月峰在后督战，驱赶敌兵不断向山上冲击。敌兵冲上了红军阵地，双方展开了肉搏，有的战士倒下，有的抱着敌人滚下山坡。被敌人撕开的这道缺口愈来愈大，冲上来的敌兵越来越多，情况十分紧急。

黄公略军长率人赶来，一阵猛打，把敌人打退。山下的戴岳见大势已去，乘人不注意脱下军装，悄悄隐没在山林中不见了。

黄竹岭上的毛泽东、朱德立在临时指挥所外，耳闻枪炮声，眼观山下升腾的硝烟。参谋处长郭化若从前沿阵地赶来报告，说：“红四军和三军团还没有到达预定的地点攻击敌人，红三军有些吃紧，要求增援。”

朱德语重心长地说：“凡部下请示增援，就必须派兵去。多少总是要派的，这里是没兵可派了，那就派将去。参谋处长你再到前沿去。”郭化若欣然领命。

毛泽东对朱德说：“派人再去联络红四军和三军团，切不可失掉战机。”

这时的红四军、红三军团正在急进，听到南方传来激烈的枪炮声，指战员个个心急如火。枪声就是命令，不用督促，战士就自觉加快了行进速度。

到了下午时间，张辉瓒还在龙冈镇中，他总以为戴岳旅能对服小股游击队的骚扰。可纠缠了半天，连地方游击队也未打退，枪声反而愈来愈激烈。心中多少有点不安。这时他又接到探报，说是龙冈北面的山上也有红军的大批部队向龙冈靠近。张辉瓒这才感到事态并不像他所想像的那样简单。准备亲自带两个旅的兵力全面展开进攻。

兵贵神速，将贵决断。军旅之事，敌对双方不论何人，最忌的就是优柔寡断盲目自信，大意轻敌。张辉瓒尚来刚愎自用。时下反击，早已是晚过三秋了。

这时龙冈西北、正北的山上，已被红三军团、红四军占领。林彪、罗荣桓、彭德怀、滕代远已分别到达他们各自的指挥位置上。他们看到前方山谷中弥漫的硝烟，命令司号班齐吹冲锋号。

在冲锋号声中，两支部队如洪水决堤，似高山滚石，快速、勇猛向山下的敌人冲锋。梁兴初边射击边向山下冲，突然身中数弹倒下。他不顾重伤，简单包扎一下，又顽强地冲下山去。梁兴初今年才18岁，江西吉安人，刚参军不久。营长张震大呼一声：“同志们：消灭敌人，立功的时候到了。冲啊！”

被包围在龙冈中的张辉瓒，看到三面山上，都是红军，到处是冲锋的号声，到处是红军的喊杀声。如同失巢的小鸟，慌乱地向龙冈镇外冲去。当他和王杰俊惊惶失措地到了镇外，看到他的反击部队从山上败退下来。兵败如山倒。无论他如何制止退兵，都是无济于事。溃退的士兵险些把他撞倒在地。如此惨境，他也只好随着人流找地方躲藏。

师长王良率兵首先冲到山下，堵住了敌军的退路。

张辉瓒见退路被堵，又转向北落慌而逃。整个战场人声鼎沸，混乱不堪，无一人顾及他是师长。张辉瓒在乱军中脱下自己的将军服，乘人不备连滚带爬地下到沟内。此时，三面山上的红军冲到山下，并高喊着：“缴枪不杀！”包围了龙冈。

很快，战斗就结束了。镇外的大坪上，开始集中俘虏。王杰俊旅长也在俘虏群中，他低着头不敢仰视。王良师长带队伍攻击敌师部，黄公略赶来。敌警卫营营长曾是黄公略的部下、已集合全营。号兵吹敬礼号，欢迎黄公略来接收部队。全营士兵也举枪敬礼。敌营长看见黄公略后，跑步向前报告道：“报告军长，警卫营列队缴枪，请查收。”

黄公略以手示意，并说：“枪放下！”营长转身带头解下

自己佩带的武器和战刀，而后下达口号。“枪放下！”轻重机枪和各种武器，整齐摆放成行。营长又下达了“向右转，齐步走”的口令。俘虏由敌营长带领在黄公略押送下，到了大坪上。

王良师长带人搜索战场，没有发现张辉瓒，派人四处寻找。几个战士来到龙冈镇外，在一棵大枫树下，战士发现一件狐皮大衣，翻开里面见有张辉瓒的名字。

“班长，你看。”班长接过看了看，说：“他跑不远，搜！”于是，战士四处搜索，在枫树不远处，发现被山水冲就的山窝里有人躲藏。战士们把枪栓一拉，大声喊道：“快出来！”

没有动静。

“不出来就开枪了！”

“别开枪……”一个穿士兵服的胖子钻了出来。衣服太小，穿在他那大腹便便的身上，显得很不得体，腹部绷得很紧，一看便知，他是穿着别人的军装。只见他高举双手走了出来。

班长走上前问道：“你是什么人？”

“我是伙夫。”张辉瓒战战兢兢地回答。

班长打量他。“你是伙夫？”“是、是。”班长看见他手脖上的金壳手表，在夕阳下还闪闪发光呢。班长不觉一笑，瞧着他那鼓囊囊的肚子，乘其不防一下子拉开他的衣服，露出小手枪。班长动作迅速地下了他的枪，嘲笑地说：“伙夫还有这玩艺儿？张师长。”

王良师长赶来，命战士把张辉瓒押走。

在通往龙冈的山道上。毛泽东和朱德手持竹杆正向龙冈走来。撤离战场的红军战士，不断从他们身边走过。红军战

士逢人便说：“前面捉到张辉瓒了！”

此时，毛泽东的心情是激奋的。反“围剿”的第一仗就全歼敌十八师，活捉前线总指挥张辉瓒，可谓是一大胜利。他不仅鼓舞士气和斗志，也大大增强了反“围剿”的决心和信心。边走边吟道：

雾满龙冈千嶂暗，
齐声唤，
前头捉了张辉瓒。

.....

当毛泽东、朱德和总部首长来到龙冈大坪上的时候，数千名俘虏已成正方形集合。枪支弹药堆了一地。王良他们也将捆绑着的张辉瓒押了过来。俘虏队伍中的李全兴看到张辉瓒，上来猝不及防地给了张辉瓒两记耳光。口里说道：“你喝我们士兵的血，欺压我们。我们再也不用怕你了。”看押的战士把李全兴劝到一边。

毛泽东、朱德来到惶惶不安的张辉瓒面前，并示意给他松了绑。张辉瓒认出毛泽东，恭恭敬敬地鞠躬道：“润芝先生，北阀时我们就认识，咱们是同乡.....”

毛泽东不由大笑起来：“张师长.....”

张辉瓒忙恭敬地立正：“有！”

毛泽东风趣地说：“你不是说过，要剃朱、毛的头吗？想不道，我们剃了你的头。”

张辉瓒诚惶诚恐地说：“惭愧！有罪！有罪！”

毛泽东看到往昔骄傲自大的张辉瓒，如今遭霜打了似的，问他：“张师长，你输的服气吗？”

张辉瓒恭恭敬敬地站好，回答说：“服气，只要润芝先生不杀我张某，我愿意捐枪、捐款、捐药品、捐粮食。”

毛泽东此时还不忘幽默，一语双关地说：“你可以当教员吗。”他转过身对属下说：“好好关照，不要杀他。”

红军战士将俘虏押走，张辉瓒也由专人押走。此时，刘参谋来向毛泽东、朱德报告。说是有一小股敌人向南垄逃窜。朱德很有把握地说他们跑不了，我们红十二军的三十五师，正在那里等着他们呢。

毛泽东问身边的黄公略：“王良师长在哪里？”

王良师长应声跑上来。

毛泽东夸奖他，说是这次打张师，他立了大功，为了表彰他，把张辉瓒的驳壳枪、钢笔、怀表都奖励给了他。朱德将这些东西交给王良师长。王良师长十分激动，面对两位老总说：“我戴着它到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

此时，正是夕阳红时节。朱云卿、彭德怀、滕代远、林彪、罗荣桓、黄公略、蔡会文、罗炳辉、谭震林、何长工等领导都来到了龙冈大坪上。毛泽东、朱德高兴地同他们一一握手、问候。毛泽东要求大家尽快打扫好战场，命令各部队在龙冈附近抓紧修整，补充弹药。

第二天，参谋处的参谋在侦察中，抓到敌五十师的一个军官，据他交待，鲁涤平得悉十八师全军覆灭，电令五十师向左路军靠拢。此时，敌人已开始向源头方向行动。

12 . 再接再厉

在源头谭道源的师部里，一片混乱。抬东西的士兵进进出出，形色匆忙。谭道源接到张辉瓒全军覆没的报告，如同惊弓之鸟。

总指挥鲁涤平电令他快速向左路军靠拢。命令一出，全军上下一片混乱。谭道源匆匆进来，见还未收拾好，心中大为不快，气愤地说：“快些！快些！磨磨蹭蹭，难道要走十八师的下场么？参谋长！参谋长！”

参谋长匆匆的从屋里跑出来：“师座。”

谭道源用手中的文明棍一指：“无关紧要的东西，统统销毁，要轻装撤退。”谭道源布置完，转身来到他的坐骑前，飞身跨上战马，两腿一夹催马率先冲出源头，随从人员紧随其后匆匆逃离。

山道上，谭师溃不成军地向东逃窜。谭道源驰马追上逃离的队伍，在前开道的人员不断的大声叫喊：“让开！让开！”有的士兵让道稍迟一步，身上早挨了鞭子。挨打的士兵冲他们的背后：“呸！他妈的，你有种向红军凶去。”

谭道源一部刚到源头东，南北坑附近，就遇上了我红十二军负责迷惑敌人的三十五师。他们发现谭道源东逃的人马。师长命令部队立即组织截击。在溃逃中的敌军突然遭到袭击，乱作一团，在惊慌失措中组织还击，毕竟战斗力不强。红军

嘹亮的冲锋号声，使他们心惊肉跳。三十五师如猛虎下山，很快将敌军包围。收缴了他们的武器。俘虏敌军团长一名。押到师长面前，经过审问，知道谭道源已从南固源头撤离到东韶，同许克祥师会合。师长找来纸，飞快地写了几行字，交给一位参谋，要他马上报告总部首长。

移至小布的总部首长接到三十五师参谋送来的情况报告，毛泽东分析后说：“谭道源向东韶撤去，意在同许克祥、毛炳文两师靠拢。看来敌军有全部撤退之迹象。”他边说着边点燃烟，眼睛一直没有离开地图。

三十五师的参谋问首长还有什么指示，朱德总司令要他回去告诉他们师长，继续向东追击敌人，狠狠咬住，不要让谭师逃掉！

几位总部首长商量后，一致认为，要将谭师歼灭在东韶附近，而后向东南快速推进，再消灭许、毛两师。朱德掏出怀表看了看，现在是夜间10点钟，于是命令红十二军从正面经林池攻击敌人；命令三军团任左路军，经陂头攻击敌人；命令红三军任右路军，其一部主力于明日12时赶到田营，牵制洛口许师，阻止增援，以一部迂回到东韶东面的下坪北端高地，攻击敌人；红四军作为总部的总预备队。朱德部署后又征寻地问：“总政委还有什么意见？”

毛泽东强调各路军务必于翌日晨赶到指定地点，形成合围之势，行动要快。

谭道源赶到东韶附近的山上，连夜依山布防，开挖工事。他在山下支起了帐篷，打开电台，同毛师、许师联系，可一直联系不上。谭道源惶惶不安地停在电台前，盯着电台人员

改用明码直呼对方：“洛口、洛口，我是东韶，听到请回答，听到请回答……”费了半天的气力，仍是联系不上。

谭道源脸上的汗一直往下流。他气呼呼地吩咐说：“继续联系！”说完走出帐篷，立在外面望着山上星星点点的火把，他知道那是山上正在开挖工事。谭道源无限伤感，自语道：“到赤区作战，无粮无向导，漆黑一团，如同到了外国一般。”他还记得中原大战刚结束，有一天，蒋介石把他唤到帐下，要他率军南下，到江西同红军作战。蒋介石曾说道：“逸如，你马上开到江西，乘江西之匪羽翼未成，算是地方事件，问题不大，请你帮助咏庵，负责肃清。”他奉了蒋介石的命令，日夜兼程开到江西。万万没有想到红军这么难以对付。

天亮了，不多时太阳已升到半空中。敌阵地上的士兵劳累了一夜，工事仅仅完成了一半。他们已十分疲惫，大部分士兵和衣靠树而眠。

住在山下帐篷内的谭道源一夜也没有合眼，实在太困了，就和衣躺在行军床上，身上盖着毛毯，像是刚睡去。电台人员也困倦地伏在电台前熟睡。参谋长慌慌张张跑进帐篷，见谭道源睡着了，略有迟疑便将其唤起：“师座，师座。”

谭道源在朦胧中听到呼唤，神经般地坐起，瞪着迷茫的双眼。

参谋长报告说：“昨晚寻找许师的侦察人员回来了。”

“有什么情况？”谭道源急不可耐地边问边下了行军床。

参谋长惊魂未定地说：“许师今晨已由洛口撤向头陂，向毛师靠拢。”

谭道源听后既惊又怒，他奔至几个装文件的木箱前，弯

腰翻开地图看了几眼气恼地挥拳砸在地图上，怒气冲冲地说：“他们比兔子还溜地快！”

“还有一个情况。”参谋长吞吞吐吐。

谭道源头也没抬问：“什么情况？”参谋长小心翼翼地说：“据侦察员报告，在附近的山上，发现红军向我军集结地快速移动。”

谭道源大惊失色：“为何不早报告？”

参谋长有苦难言：“这……”

谭道源又重新打开地图，飞快地看几眼，质问他：“宜黄方向有没有共军在活动？”参谋长小心地回答，说：“目前还没发现。”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谭道源惟恐落入红军圈套，马上命令部队，火速再向北撤离，跳出包围。

在山上露宿的敌兵，被敌军官用木棍敲打醒，说是红军来了。熟睡的士兵听说红军来了，不顾一切乱奔乱跑。

实际上，这时的红军已对谭师形成了包围，跑在前面的敌兵突然遭到枪击，调头往回跑。敌军被打得措手不及，如炸了窝的蜂群，蒙头转向地四处逃散。跑在前面的军官，被赶来的黄敬团长一枪击毙，大声训斥道：“谁在逃，他就是下场。统统回去，这是小股共匪，给我狠狠地打！”

溃军被黄敬团长控制住，开始选择地形反攻。

山上攻打敌人的是红六十四师，师长是栗裕。栗裕，字裕人，湖南会同人，1904年生，1927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身材适中的他，略显得消瘦，可很有精神，现年26岁，打起仗来有一冲股劲。战士在他的指

挥下，猛攻反扑的敌军。战士手中的子弹打光，就同冲上来的敌人展开肉搏。由于红军缺少刺刀，就用石头砸、枪托打。时间一长，很明显敌人占了优势。正在这紧急关头，梭镖大队冲上来了。敌人在肉搏中，倒下一大片。正在双方激战时，红军主力赶到，冲锋号震撼着山林，红军战士奋勇当先，杀下山去。

团长黄敬高喊着：“镇静、镇静！”无奈士兵只管逃命要紧，无人听从。黄敬也只好随着奔跑。立在山下帐篷前的谭道源看到溃退的队伍四下乱奔，如鸟飞兽散一般，在绝望之际，跨上战马，一人逃窜而去。几个红军战士看见，在后边追赶边打枪。谭道源催马急奔，战士未能追上，遗憾地望着他逃去。

谭道源孤人一骑逃到抚州，痛惜之余，同时向南昌的鲁涤平和南京的蒋介石发报，报告战况。远在南京的蒋介石官邸里，蒋介石正身穿长衫，刚送走几位来访的美国客人回到客厅中，侍卫室主任晏道刚神色异样地走进来。“先生，五十师谭道源从抚州来电。”蒋介石慢不经心地问：“都讲些何事？”

晏道刚将电报念给他听：

职师江辰在东韶遇朱、毛、彭、黄全部号称八军之众，孤军重围，作殊死战，自辰至酉，黄团长敬及营长某等相继阵亡，初级官兵死伤尤众，战斗之烈，从来未有。职随从官员或死或伤，势穷力竭，几难幸免。除将突围官兵移驻抚州整理外，所有损失数目容详查续报。民国二十年一月五日，于抚州。

蒋介石听后，惊得他半天没有动声色。张辉瓒全军覆灭的恶耗刚报来不几天，悼念张辉瓒的“呜呼石侯，魂兮归来”的墨迹未干，又传来谭道源的凶信，真是让他大伤脑筋。

晏道刚见蒋介石哑然不语，问了一声：“先生，如何复电？”

蒋介石心中隐隐作痛，十分痛惜地说：“逸如是吾在中原大战后，特地调往江西帮助咏庵剿匪的，熟料十八师片甲不还，五十师也倾刻瓦解……看来，低估了我们的对手。”

蒋介石说后，再无下文，慢慢地踱到窗前，怔怔地望着窗外。

晏道刚熟知他的秉性，也不再追问，整理客人走后用过的东西。蒋介石头也未回，对整理东西的晏道刚说：“你给逸如回电……”

晏道刚停下手中的活，忙拿起纸笔走近他。

蒋介石字斟句酌地说：“微电悉，贵师此次失利，殊深惋惜，尚喜兄等均能脱险归来，从此加以整理补充，惩于前而毖其后，则东韶之失，未始非吾人之砺也。”蒋介石这次虽然未追究责任，让他移居高安，辞去师长之职，后来蒋介石给了他个无实权的军长虚衔，从此一蹶不振。

晏道刚记录好后，又复诵一遍，接着又说：“据悉，鲁主席接先生三日电后，指挥失当，各部军心不稳，达到谈红变色，均以后撤。”蒋介石故作平静的面孔，一下子发生了急变，恼怒、气恨全呈现在脸上。他猛然转身，欲发作又忍住地踱了几个来回，最后停在晏道刚面前。“给南昌发电。”电文如下：

咏庵兄：十八师失败，是乃事之当然，不

足为怪，我兄每闻共党，便张惶失措，何胆小乃尔！使为共党闻之，岂不为之所窃笑乎？吉安为赣中重镇，望严督固守，只许前进，不许后退。

南昌的鲁涤平接到蒋介石的电报，只好移住吉安，收拾残局。

又是一个夕阳。毛泽东、朱德、朱云卿、周以栗、林彪、罗荣桓等面向北方立在三岔口处的一座小山上，迎着寒风，眺望着小路的尽头，看到远处有几骑人马朝这里驰来。他们身边的警卫人员先看到，指着前方大喊：“来了、来了！”

毛泽东望着前方，不由自主地摸口袋，他想抽烟，没有摸到：“小鬼。”

吴吉清走近身边：“首长。”

毛泽东伸出手：“拿烟来。”

吴吉清不情愿地说：“你已经抽了一支。医生说过，要你少抽烟，烟由我保管，加以控制，你是同意的。”

毛泽东见他很严肃：“你这小鬼，办事挺认真的嘛。”

吴吉清认真地说：“干工作，办事情不认真能行？”

毛泽东被他的话给逗笑了，朱德等人也笑了。毛泽东自语道：“仗不能不打，烟也不能不抽。”

吴吉清缓和一下口气，讨价还价地说：“只一支。”

毛泽东说：“好的。”

吴吉清递上烟，并帮他点燃。毛泽东抽了一口：“好香啰。”这时几骑人马到了。走在前面的是彭德怀，依次是滕代

远、罗炳辉、黄公略、谭震林。他们到了山脚下的三岔路口下了马，高兴地奔上山岗。毛泽东、朱德等满面春风地迎上去。

罗炳辉边走边说：“全歼一个旅。谭道源逃向抚州。”

朱德连连说：“好嘛，好嘛。”

他们相互握手，显得异常亲热。

毛泽东：“我们五天打了两个胜仗，就打破了敌人的‘围剿’，尤其是龙冈一战，全部歼灭了敌军。太平天国打曾国藩时，有个打法叫‘五瓣莲花抄尾阵’。说的是两面包围，一支抄尾截断后路。尽管当时缺少了一支预备队，可打得很出色。”

彭德怀兴奋地说：“是总司令、总政委指挥得好。这一仗不仅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而且也取得了思想上的胜利。退出长沙后，打吉安，东渡赣江，诱敌深入，部队由不理解到理解。事实教育了大家，事实证明了立三路线的错误。”

周以栗深有体会地说：“是呀！山沟里边也有马列主义。”

毛泽东看看他身边的战友，愉快地对大家说：“回去很好地总结一下经验。”

朱德招呼众人：“走吧，总部在小布设宴为你们庆功。”

此时，他们已走到山下，各自跨上战马，由毛泽东、朱德率领，向前方隐约可见的小布驰去。

13 . 败将卸任

东韶战斗，谭道源落荒逃走后，敌人各部产生了恐慌，赶紧收缩兵力。第一次“围剿”便草草收场。红军则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乘胜恢复巩固和发展苏区。

就在这个时候，项英来到了江西。他是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来到江西苏区的。他原名叫德龙，是湖北武昌人，1898年生，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工人运动，曾就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和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在党的中央三、四、五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后来当选为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这一次他来江西是负有特殊使命的。要在江西苏区建立中共苏区中央局，以便在中央的领导下更好地开展工作。

1931年1月15日，在项英的主持下，在红军总部所在地江西宁都北的小布镇召开了会议，发布第一号通告，宣布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小布正式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由九人组成：周恩来任书记，因事未到，由项英代理书记。毛泽东、朱德、任弼时、余飞、曾山等为委员。同时还成立了以项英为主席，毛泽东、朱德为副主席的中共苏区中央局领导下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这个会上，还对“富田事变”作出了较为客观的结论。当时的项英还是比较务真求实，对“富田事变”没有采取过激的行为。仅仅是对参与的首要

人员段良弼、谢汉昌、刘敌等人作出了开除党籍的处分决定。他们本不是“AB团”分子，只是由于李韶九搞扩大化使矛盾激化所在。对随从人员一律未究，为了解决好这一很有影响的事件，挽救损失。

毛泽东在住处召见了曾为二十军政委的曾炳春。

曾炳春坐在毛泽东对面，显得很内疚。

毛泽东对他说：“这次派你去赣西，说服红二十军官兵回赣东接受改编，任务不轻，甚至还会有危险。你去了以后，要耐心说服，讲清形势，他们不是‘AB团’，是搞了扩大化嘛。他们把二十军拉到赣江永新一带，没有投靠国民党嘛。这次仅派你一人去，有困难吗？”

曾炳春，是江西吉安人，家中很贫苦，可他发奋读书，立志救民于水火。在他就读吉安师范学校时，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早年曾担任过吉安工会总秘书、码头工会主席。1927年入党。在家乡开展武装斗争，同其他人一起成功地领导了东固暴动，建立了东（固）（南）龙游击队，为东固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后，他也学着井冈山的经验，一边积极开展武装斗争，一边搞土地斗争。后来在成立的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时，他被选为政府常委和军事部部长。他曾多次在毛泽东领导下工作。此时，他受领任务，很有信心地说：“没有！”

毛泽东送曾炳春走后，思绪万千，独自坐在灯下，一边抽烟，一边沉思。

南方的冬夜，虽说不上太冷，但在山里也是滴水成冰。屋外刮着风，风吹动着落叶发出阵阵响声。

晚饭后，朱德正在处理军务，警卫员小王引进一个人来。来人进来自我介绍，说是从上海来，中央让他转交一封信。朱德接信后热情地招呼他坐下。警卫员小王将白开水送到他的座面前。

朱德看完信。面有难色地说：“你迟来一步，昨日在东固召开的苏区万人大会上，群众很愤怒，他被枪杀了。”来人看着朱德。说：“捉到张辉瓒后，他在上海的亲属多次找中央，愿不惜一切代价，以求换回张辉瓒。南京政府也同意以此为条件释放大批政治犯，并付 20 万现款作为交换条件。”

朱德很有感触地说：“我们对杀了他也很后悔，倒不是因为那笔钱，而是因此，蒋介石要进行报复，要杀害我们许多在狱中的同志。”

江西人民对张辉瓒恨之入骨，都称他为“张剃头”。他在龙冈被俘后，红军领导本无杀他之意，可在召开的群众万人大会上，苏区人民强烈要求处决张辉瓒。因此，就枭首示众。后来，有人做了一个箱子，把张辉瓒的头盛在里面，放在了赣江里，让其顺流飘去。

这一天，清澈的赣江水中有一漂浮物，随着水流的波浪一上一下地漂到吉安地段。刚巧，在吉安城外，把守赣江的哨兵发现江中的漂浮物，上面还插着一面小旗。有一哨兵指着江中大声嚷道：“快看，江中是什么？”

几个敌兵闻声聚到江边争相观看，其中有两个兵不声不响离开这个地方，找来一条小船抬到江边。俩人跳上小船，向漂浮物划去。当小船离漂浮物愈来愈近时，看见小旗上写着“张辉瓒人头。”的字样，两个哨兵并不惧怕，把漂浮物捞到

小船上。到了岸上，他们好奇地打开木箱子。只见张辉瓒的人头在水中已泡涨。甚是吓人，引来了许多争相观看的士兵。人们看清了箱中的人头，个个不寒而栗，后来一提进剿，士兵就担惊受怕。

这时，来到吉安城的鲁涤平正在七十七师同师长罗霖下棋，借以消遣解闷。“围剿”开始后，他得到张辉瓒被活捉的消息，悲痛欲绝。不料事隔才几日，谭道源师也在东韶遭到同样的下场，令他元气大伤。鲁涤平在蒋介石的电令敦促下来到吉安坐镇指挥，自恨时运不佳。他在湖南受到排挤，调到江西后也无大的建树。本来想借此机会，很好地表现一下自己的军事才能，不料惨败的如此迅速，和那些飞黄腾达的人相比，自愧弗如。多日以来，睡不好，吃不下。为了散心，他专门到师部找罗霖下棋消遣。正下在兴头上，多日的烦恼全抛在了脑外。不想七十七师的参谋长进来对罗霖耳语，甚是神秘，像是有意隐瞒着他。鲁涤平看在眼里，心中很是不悦，略带气地问道：“什么事还瞒着我？”

参谋长忙不自然地陪着笑，告诉他：“守江的哨兵从江里捞出一个东西……”

鲁涤平敏感地追问：“什么东西？”

参谋长怕他受刺激，不便明言，张口结舌，吞吞吐吐。鲁涤平瞧着他那个样子就火了，把棋盘一推，大声质问道：“到底是什么？”

罗霖师长的意思是先不告诉他，怕他再受刺激，精神上受不了，等以后再慢慢地告诉他。不想他多疑，也不好再隐瞒他，就明确地对他说：“总指挥，他怕你精神受不了，不敢

对你说。是哨兵从江里将张师长的首级捞了出来……。”

“什么？张师长他遇难了！”鲁涤平怒起，一拳砸在桌上，说着就失态地冲出屋子。

罗霖、参谋长忙跟着出来。

院子里，士兵已将木箱放在一边。当鲁涤平看到木箱时，却一下站住不动，仿佛僵在了那里。少顷，鲁涤平突然像发疯似地奔过去，伏在箱子上大哭，很是动情。张辉瓒跟随他征战多年，是他的嫡系部队，又是同乡。失去张辉瓒就等于失去一臂膀，焉能不动情。

罗霖见他哭的好悲切，连劝带搀地扶进屋里。鲁涤平静了一下，用手绢擦试着眼泪，有气无力地说：“罗师长，弄个棺材，把张师长装殓好，送往南昌。”

罗霖忙吩咐参谋长去办这事，要求他越快越好。

鲁涤平悲切地说：“给长沙的何主任（何键）发报，让他派人将张师长的灵柩运回厚葬……再给南京的委座发报……”

罗霖在等他的下文，见他不往下说了，试探地问：“总指挥，给委座的电报，如何拍发？”

鲁涤平显得很疲倦，有些力不从心，他挥挥手，伤神地说：“你看着办吧。”

罗霖迟疑一下，便转身离去。

鲁涤平为此大病一场，身体刚有好转，准备从吉安到兴国检查防务，突然接到南京的一封紧急电报，把他召回了南昌。鲁涤平的江西省府主席和行营主任，已被蒋介石撤销，改任他职。

这消息就像风一样，一下子刮遍了整个南昌城。南昌街头，川流不息的人群中，到处响着报童的高声叫卖声：

“号外！号外！”

“鲁涤平营主任被罢免。”

“号外！号外！”

“军政部长，即将授命抵赣。”

有人买报，报童动作娴熟地发报收钱。

“最新消息，最新消息，民国日报。”

“蒋委员长训示，‘三个月内消灭共军！’”

“卖报！卖报！……”

鲁涤平从吉安前线回到南昌的洗马池江西大旅社，神情沮丧地倒坐在软沙发上，头靠在后背上微闭双眼一手抚额，一手压在扶手上。室内显得很零乱。有人正在清理文件，搬运东西，进进出出忙个不停。

上校副官进来，立在一边欲言又止。天黑了，屋子里也暗下来。过了好久，墙上的挂钟敲响，时针指在8点上。鲁涤平睁开暗淡无光的眼睛，慢慢腾腾坐直身。上校副官见后，打开屋里的电灯。

此时的屋内早已是空空荡荡，可墙上蒋介石的半身画像，仍挂在那里。鲁涤平站起身向前走了两步，凝视着画像，蒋介石那张既阴险而又深沉的双眼，像是在嘲笑地看着他。他身体不由摇晃了一下，险些摔倒。上校副官忙上前扶住他。他推开上校副官，走到那张军用挂图前，双眼紧紧盯住中央苏区那一块，眼睛好像在冒火，不由握紧拳头。那个地方是他摔跤丢体面的地方，是损兵折将的地方，是他失去荣耀的地

方，一句话是他耻辱的地方。他冲上军用挂图，一拳狠狠地砸在标有中央苏区的地方。这一拳是他发泄胸中的郁闷、不满、仇恨的一拳，接着他发疯似地一把将地图扯下、撕碎。上校副官一直立在他身后，看着他的举动，想劝说而没有劝说，想阻止而没有阻止。他知道，此时说什么也是无用的，也是多余的。当鲁涤平发泄完后，他走过去小声说：“主席，今晚何部长到达，是否去机场……”

鲁涤平怔了半天，才心不在焉地对他说：“你代我去机场，就说我有病，不能前往，请他海涵。”

上校副官又问：“主席，南京来电寻问，问您何日到浙江赴任？”

鲁涤平：“看来他（蒋介石）一天也不愿我在南昌多呆，我总是要走的。一切都过去了，请你电告南京，尽快离赣赴任。”

屋内的灯灭了，鲁涤平和上校副官走出大楼。楼外孤伶伶地停着他的一辆轿车，没有官员迎送，没有记者采访，更没有鲜花、乐队。鲁涤平匆匆钻进轿车。

鲁涤平到浙江以后又为史良才事件，被蒋介石杀人灭口……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在中国领土上到处烧杀掠抢，奸淫妇女，蒋介石采取不抵抗的政策，理所当然地受到国人的谴责。作为《申报》的主要主持人史良才，在爱国运动的推动下，从维护民族利益出发十分尖锐地抨击了蒋介石的卖国求荣政策。在民族利益受到外强侵略时，蒋介石置民族利益于不顾，动用巨大兵力对红军

进行军事“围剿”，《申报》多次发表文章谴责蒋介石的法西斯行径。于此同时，史良才又以巨款支援上海的“八一三”抗战，并聘请爱国志士参加报馆工作。史良才的这些作法，无疑激怒了独裁的蒋介石。蒋介石秘密下令对史良才采取断然措施。

1934年夏秋之交，老牌特务戴笠奉蒋介石的密令，悄悄到了上海，布置暗杀史良才的工作。史良才对蒋介石也早有防范，除了雇用私人保镖外，他使用的汽车也增加了保险装置。到了10月间，对戴笠来说，机会终于来了。

史良才因胃病携家眷到杭州治疗，戴笠命人跟踪到杭州。11月13日，史良才因事返回上海，当车行至浙江海宁县翁家埠附近时，戴笠派出的人下了手，当即将史良才杀死。案发后，蒋介石为掩人耳目，亲自打唁电哀悼史良才，并命令任浙江省府主席的鲁涤平缉拿凶手。就在蒋介石发出缉拿凶手的同时，杀害史良才的凶手拿到了一笔为数不小的奖金。在缉拿凶手的过程中，鲁涤平掌握了蒋介石杀害史良才的确切证据。蒋介石为了杀人灭口，于是又派人把鲁涤平和他的家属一同杀害。这就是鲁涤平追随蒋介石的下场。

14．重整旗鼓

南昌机场，灯火通明。何应钦在热烈迎接的官员簇拥下和无数记者的追逐下，钻进了轿车。车队驶出机场，穿过大

街停在了江西大旅社前。早已等候的军政官员蜂拥而上。军队奏起了欢迎曲。记者早围上来，挡住了他的去路。

记者：“我是中央社记者，请问何部长来赣有何打算？”

何应钦踌躇满志地告诉他：“奉委座之命授权指挥武汉、南昌两行营，统一指挥湘、鄂、赣、闽四省剿共事宜，以冀在三个月内消灭共军。”

“请问何部长，有什么具体打算？”

何应钦看了他一眼：“你问的这个问题，属军事机密，现在无可奉告。”

何应钦讲完，不顾记者的纠缠，径直走进大楼。

如今，还是那座喜庆大厅，又布置一新。何应钦召开军政首脑会议。到会的有王金钰、朱绍良、蔡廷锴、孙连仲等二十多位将军。何应钦是位军界大员，他追随蒋介石多年，深受其宠爱。他面对着众将官，信心百倍抑扬顿挫地说：“鉴于第一次围剿的失败，蒋主席要求我们‘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紧缩包围’以厚集兵力严密包围及其缓进为要旨。这次围剿江西‘共匪’，共调集20个师又3个旅20万人马，数倍于敌。”讲到此他停住话头，扫视诸将官。

“诸位，总司令命令我们……”

众将官忙起立。

“总司令命令我们由东、北、西三面进剿，一部从南面协剿，左右策应，同心协力，以期在三个月内彻底消灭共军！”他把拳头狠狠地击在桌面上，以表示他的决心。继而他转身走到大军用挂图前拿起教鞭，指向地图：“第十九路军。”

蔡廷锴已为第十九路军代总指挥，他精神饱满地起身望

着地图。

何应钦：“你部的任务是：六十、六十一两师坚守兴国。”

“是！”蔡廷锴声音洪亮的答应后落座。

何应钦：“第五路军。”

王金钰起身望着地图。

何应钦：“你部的任务是：二十八师、四十七师、四十三师、五十四师进到吉安、吉水、永丰一带驻守；七十七师在泰和、吉安、安福地区负责清剿。”

“是！”王金钰坐下。

何应钦：“第二十六路军。”

孙连仲起身望着地图。孙连仲是河北献县人，1893年生。早年考入保定军官学校，后投在冯玉祥手下，当过营长、团长、旅长。1926年加入国民党，曾就任过国民党第二路军右路军总司令、青海省政府主席、甘肃省政府主席。中原大战，冯玉祥和阎锡山兵败，他被蒋介石收买，驻守山东济宁。前不久，他奉命率军到江苏埔口接受整编。蒋介石给了他兵源和装备的补充。而后，开进到了江西。

何应钦：“你部的任务是：第二十五师驻守宜黄，第二十七师进驻乐安，骑兵第四师驻守宜黄、抚州、樟树地区，维护后方交通。”

“是！”孙连仲此时也是踌躇满志，大有“提夜壶的当老板，一步登天”之感。

何应钦：“第六军。”

朱绍良起身望着地图。朱绍良是江苏武进人，字一民，1890年生，早年曾东渡日本，在东京加入同盟会，于1911年

回国，参加了武昌起义和讨伐袁世凯。讨伐袁世凯失败后，受到通缉，不得已再度避难到日本。在日本上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回国后就任黔军的团长、师参谋长、重庆警备司令。在北伐中改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十师参谋长。1928年后到南京就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军务局局长。前不久，荣升为第六路军总指挥。

何应钦：“你部的任务是：第五师、第八师、第二十四师驻守南丰及附近地区，新编第十三师负责维护南丰、南城、黎川的安全。第五十六师仍驻守建宁。”

“是！”朱绍良落座。

何应钦：“新二师、第四十九师、第六十二师、第五十二师……”

韩德勤、张贞、香汉屏起身（新编二师未到）。

何应钦：“你部分别驻守汀州、上杭、出蕉岭、清江、峡江等地。”

“是！”他们三位同时应声。

何应钦：“诸位，任务都明白了吗？”

众将官起身：“明白了！”

何应钦拿出他作为军政部长和行营主任的权威，严厉地强调：“此次围剿，若有人借故不前，指挥不当，作战不力，临阵脱逃，严惩不贷！”

会议一直开到深夜方散。参加会议的各路将官，陆续步出大楼。孙连仲、王金钰来到早已等候的轿车旁，正欲分手上车，一军官走过来：“二位司令官，请留步，何主任有话说。”

大厅里何应钦还坐在刚才开会时的位置上，一直未动，他

见孙连仲进来，面带微笑地站起身说道：“连仲兄：有件事蒋主席托我转告。”

孙连仲疑惑地坐在他身边。

何应钦一本正经地说：“蒋主席十分器重连仲兄。此次‘剿匪’蒋主席对二十六路军寄予厚望。希望在剿匪中，建树党国。并许诺，江西省府主席非连仲兄莫属。”

孙连仲受宠若惊地起身。“请何主任转告蒋主席，属下愿效忠党国，万死不辞！”

何应钦连声说道：“好、好。”

孙连仲起身告辞，何应钦送到门口，转身在厅内走了几个来回。

王金钰进来，何应钦热情地拉他坐在身边：“金钰兄，让你迟走一步，蒋主席是有重要事情要我向你转告。”

王金钰客气地说：“谢谢蒋主席和何主任的厚爱。”

何应钦用神秘的目光看着他：“蒋主席让我转告金钰兄，他老人家对五路军寄予厚望，希望金钰兄能在剿匪中，树各路军先声。”

王金钰不卑不亢地说：“请何主任放心，我一定竭尽全力。”

何应钦：“蒋主席还让我转告金钰兄。众所周知，咏庵在上次围剿中失利，已免除他的省府主席。如今江西省府主席一直空缺，蒋主席极希望金钰兄能够继任江西省府主席。”

蒋介石为了他要达到的目的，不惜手段的暗中拉拢，封官许愿。何应钦到南昌重整旗鼓，调兵遣将的消息，不几日被毛泽东和红军总部首长所掌握。在小布，毛泽东的住室，

灯光四射，窗户中映出他奋笔疾书的背影。原来他正在续写没有写完的《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

二十万军重入赣，
风烟滚滚来天半。
唤起工农千百万，
同心干，
不周山下红旗乱。

毛泽东写完停笔思忖，表面上看上去他平静如水，可是内心世界却是思潮激荡。红军经过第一次的反“围剿”，部队还没有很好地休整，蒋介石就又如如此迅速地布置对苏区的第二次“围剿”。如今，他满脑子里都是如何打退蒋介石的“围剿”。此时此刻，他感到身上的压力很大。他点燃了一支香烟，慢悠悠地吸，慢悠悠地品味。

朱德走到他的住处，见他还在灯光下思考问题，就轻轻地推门进来。

毛泽东听到推门声，见是朱德进来，热情地说：“老总这么晚你还没休息？快请坐。”

朱德似乎和他有同样的感受：“睡不着啊。”他来到桌前，看到毛泽东写的《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的词，轻声念了一遍：“好，好嘛。看来，你也是睡不着呀。”

俩人不觉笑了。

看来，朱德也有难言的苦衷：“连续开了四天扩大会，脑袋都要崩了。”

毛泽东深有感触地说：“解决了立三路线问题，又出了个‘两条路线’的小册子，那是‘左’倾冒险的政治纲领，不知

下面的反映如何？”

朱德没从正面回答他，而是说“对增补陈毅、彭德怀、林彪、周以栗、曾山为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反映较好。”

毛泽东：“这次富田事变，他陈毅处理得就不错，解救了被扣押的人，李韶九也回来了。大敌当前，思想认识的不统一，势必带来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不统一。我们有的同志还很幼稚，经不起风浪。”

朱德有些担心地说：“面对‘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的局面。我担心我们的同志轻敌，或是被敌人的气势汹汹所吓倒。”他的担心不是多余，最近他也听到下面不少的反应，对如何打退蒋介石的第二次“围剿”，议论颇多，说什么的都有。尤其是中央代表项英的言行，不说有代表性吧，也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毛泽东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充满信心地说：“重要的是说服干部。搞好动员是反围剿斗争中的头等重要问题。要明确坚决而充分地告诉红军每一个指战员和根据地的人员，认识到敌人进攻危害人民的严重性。关于敌人的弱点、红军的优良条件等等都要清楚。除了军事秘密外，政治动员实行公开。准备的实际问题，与其失之过迟，不如失之过早。因为后者的损失较之前者为少，做到有备无患，根本上立于不败之地。”

朱德：“所以，深夜造访，是来听听你总政委的意见。还拟好了一个‘脱离与敌接触，南移整训和筹款的命令’同你商量商量。”说着朱德拿出了草拟好的命令。毛泽东见朱德没坐热情地让道：“坐嘛。”毛泽东细细地看着，并不时加改一些地方。他突然回过头说：“参谋长身体不大好，该让他去治

疗一下。”

朱德：“年轻人干起工作就没命，忙过这一段，就让他去治疗。”

毛泽东：“不！我的意见是马上让他治疗，近来他有些顶不住了。”

“我同意。”朱德想了想：“他离开后，由参谋处长郭化若同志代参谋长怎么样？”毛泽东表示赞同。正说着朱云卿拖着带病的身体走了进来。

朱德：“说曹操，曹操就到。”

毛泽东关心地说：“你身体不好，应该早些休息。”

朱云卿满不在乎地说：“我年轻，有点小毛病一抗就过去了。”

毛泽东：“我和老总商量过了，你马上去医院治疗。”

朱云卿对两位老总提出的问题感到有点突然，愣了半天后才说：“国民党又调动了二十万大军围剿中央红军，在这时候我咋能去住院呢？”

朱德：“治病也是任务。你的工作暂由参谋处长代理。”

朱云卿望着两位老总问：“没有商量的余地了？”

朱德：“没有！”

朱云卿叹了一口气说：“我服从组织。”

“看来这里想不通哟。”毛泽东指指头。

朱云卿心有余悸地说：“我有一种预感，外有国民党大军进剿的压力，内有我们一些同志的……”

毛泽东很有信心：“有争论不怕，有反对意见也不怕。我们要用事实来说服他们，变不利为有利嘛。天不早了，该休

息啰。”

朱云卿：“我的意见还没说完呢。”

毛泽东、朱德同时“哦”了一声，不由笑了起来。

朱云卿：“部队向永丰、乐安、宜黄、南丰地区南移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还应补充一些。”他说着走到桌前，翻动拟好的方案，看后说：“总政委都想到了，看来我的担心是有些多余。”

朱德不无幽默地说：“不是多余，是英雄所见略同嘛。”

三人笑了，笑的是那样开心。

四月初的赣南，正是春暖花开之际。满山一片葱绿，似云如黛；杜鹃花红满山头，似浓墨丹青。苏区人民正忙着田间耕作。山头、哨卡有地方游击队、妇女、儿童把守。在宁都梅江东山口，一位年轻妇女在山坡上挖野菜。山口上，一个十三、四岁的男伢子手持红缨枪在放哨。突然，他发现前方的山道上有五个人远远地走来。放哨的男孩对着山坡上挖野菜的妇女喊道：“娘，前面有人来。”挖野菜的年轻妇女张望一会，她拿起早预备好的小旗，举在半空中来回摇动。向对面山头发出信号，直到对面山头的小旗摇动才停下来。

来人全是商人装束。走在前面的是留有八字胡，穿长衫，戴礼帽的任弼时，后面依次是王稼祥、顾作霖、叶剑英等，手里提着箱子。他们来到山口。

“站住！”男孩用红缨枪拦住他们的去路。

任弼时热情地唤道：“小鬼……”

男孩忙纠正道：“啥子小鬼，我是儿童团员。”

任弼时笑了，其他人也随着笑了：“啊！儿童团。对，儿

童团。”

“你们是干什么的？”小男孩用怀疑的目光审视着他们。

任弼时回答：“我们到宁都。”

“到宁都？有路条吗？”

“有、有、有！”顾作霖忙上前将路条递过去。

男孩看了看路条，又还给他。生硬地说：“过去吧。”

“好、好。”顾作霖连声应着。

他们刚走几步，男孩突然又大叫一声：“站住！”五人同时止步望着他。男孩又不客气地对他们说：“到苏区不该看的不能看，不该问的不能问，懂了吗？”

“好、好。”顾作霖点头应着，说：“到了苏区就是不一样啊。”

五人走过山口。年轻妇女又用小旗向对面山上发出放行信号。

他们五人到了宁都青塘墟，这时红军总部已转移到此。任弼时五人由人引导着来到了总部，毛泽东、朱德、项英同他们见面，相互介绍认识。工作人员忙着为他们打水洗脸。

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人是中央派来的代表。在当时，习惯上被人私下称作“三人团”。他们的到来，又带来了上海党中央的新精神。

几天以后，中共苏区中央局继续开扩大会，会场设在青塘墟的祠堂里，到会人员有：项英、毛泽东、朱德、朱云卿、周以栗、彭德怀、滕代远、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叶剑英，还有各军军长、政委。祠堂里坐得满满的。

会议发生了分歧。

项英认为面对 20 万大军的步步为营，幼小的红军无法打破，只好转移。他认为，应该向四川转移。他在苏联曾听斯大林说过“四川是最理想的根据地”。现在的项英有一种自豪感。他瞧不起土生土长的毛泽东，高傲地斜了毛泽东一眼，那分明是一种轻视和挑战。毛泽东十分平静地坐在那里，把他这个微小的举动全看在了眼里。

项英以一个中央代表的身份，用居高临下的口气批评道：“汀州会议后，前委就接受了立三路线，采取了冒险路线，去向大城市冒进。面对如此严重的情况，以分兵退敌为好。”汀州会议以来，江西苏区的军政实际上是毛泽东、朱德说了算。他话中的用意是显而易见的。最多的成分是在批评毛泽东。

毛泽东虽没有出过国留过洋，更没有喝过洋墨水，可他通晓中国的历史，了解中国的过去和现在，更知道中国的革命必须建立农村武装，充分发动人民，才能有效地发展壮大。对于他来说，有了第一次反“围剿”的经验，面对气势汹汹的强大敌人，他知道如何对付他们。因此，他认为战略退却的问题，只能有一个，其目的那就是为了保存军力，准备反攻。准备反攻，必须选择造成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若干条件，是敌我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然后进行反攻。如果离开了这一点，讲退却，实质是“逃跑”。他的意见为大多数所接受。可是，项英仍抱着葫芦不开瓢的态度。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在中央早就听说过毛泽东这个人，到苏区才短短几天时间，又听到了不少关于毛泽东的故事。他们目前，对毛泽东仅仅是才有了一个初步的感性认识。项英求救地看看他三人，那目光分明是期盼他们的支持。他三人都想着各自的心事，没

有去理会他。会议只好暂时休会。

15 . 钻牛角尖

宁都青塘墟的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休会后继续进行。

毛泽东在会议一开始，就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这次进攻的敌人，全部是蒋介石的非嫡系部队。说是 20 万人马，实际上是以王金钰的第五路军和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军为主。但他们都是杂牌军。一些人太看重了敌人，同时也看轻了我们自己，因而提出了不必要的退却方针，在精神上同样地解除了防御的武装。反围剿斗争胜利的程度，是和准备阶段中任务完成的程度密切地联系着的。由轻敌而发生地对于准备的放松，和由被敌人进攻所吓倒而发生的惊慌失措，都是应该坚决反对的不良倾向。我们需要的是热烈而镇定的情绪，紧张而有秩序地工作。

毛泽东的讲话赢得了一阵掌声。

会后进行分组讨论会。在分组讨论会上，项英坐在一边心绪不定地听着大家的发言。

黄公略认为现在我军士气正旺，上下团结，求战心切。我们才有了第一次反“围剿”的经验，加上地方群众的支持，采取集中优势兵力，打他一部，一定能打败国民党的第二次“围剿”。

蔡会文也认为敌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自己没有信

心。地方政府和群众同意在苏区打，反对中央红军退出红区。

林彪平时少言寡语，显得深沉，尤其是他那两道浓眉下的眼睛却有一股异样的目光。他的看法是在战略上主动退却，避其锐气是对的，但绝不是逃跑主义，战略退却和逃跑主义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他的观点很明显是毛泽东的观点。其他领导都讲述了自己的观点，基本上认识趋向一致。项英虽没有表示什么，可他心中仍有疑虑。

在另一座民房内，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也在开碰头会，李韶九也挤了进来。他们认为项英处理“富田事变”的做法，完全是错误的。他根本没有指出“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完全模糊了它的性质。王稼祥也认为“AB团”危害之大，是人所共知的。对于“富田事变”的领导和参与者，决不能手软。同时提出对李文林、曾炳春也要进行审查。

李韶九见中央代表的观点是支持他的，不无得意地说：“我过不了多久就要有一匹好马，有一条好枪了。”

顾作霖问他：“那个人是谁”？

“谁？”李韶九却神秘地说：“那可是个大人物。”

是谁李韶九没有直说，他们也没有再问，后来他们的话题又转到这次军事行动上。他们三人虽不像项英那样锋芒毕露，但从心里是支持项英的。这一点，毛泽东和朱德俩人心目中是清楚的。

会后，毛泽东来到朱德住处，同朱德就下一步的军事行动进行商量。这一对老搭档彼此心心相印，每逢大的行动，都要在一起研究出具体行动方案，每逢遇到难处俩人总在一起

商量对策。对这次反“围剿”的方针，有人反对，是早有预料的，尽管这样，面对反对的是中央派来的大员和中央派来的代表，深感压力重大。

俩人都感到事情很棘手，一时竟沉默不语。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毛泽东很有信心地说：“说服他们，争取他们，是这次反‘围剿’成败的关键。”

朱德说：“《战前部队集中命令》已下达，20日方面军主力向龙冈地区集中。到达龙冈后，有时间分别再找他们谈谈，必要时，再开一次扩大会，统一思想认识。”

毛泽东同意朱德的建议，目前只好先按命令行事。

部队按着总部的命令开始行动。龙冈大山深处的山道上，树林间斜进无数个带光环的缕缕阳光，毛泽东、朱德同大队人马一起转移。

战士们见总部首长跟着部队一起行军，情绪高涨，都忍不住投过去一眼，并无声地招招手。毛泽东、朱德走热了，胸前的衣扣也解开了，停在路边借喘息之际同战士们打招呼。

天幕低垂，上弦月挂在西边天空。红军主力仍夜行在山林中，没有声音，没有光亮，只有脚步声。

在龙冈大坪，也就是第一次反“围剿”时抓到张辉瓒的地方。总部首长已先期到达。毛泽东、朱德、周以栗正拿着地图研究情况。项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叶剑英也来到了大坪上，望着身边走过的队伍。电台班在王铮的带领下，正在忙碌着架机器。

参谋处长郭化若已是代参谋长，他走过来报告情况，说“刚接到各路军的报告，他们都到达了指定的地点集中。”

毛泽东：“参谋长，你把东固地区的情况讲一讲。”这时项英也走了过来。郭化若指着自制的地图讲道：“东固四面环山。东南有‘狐狸十八歇’，南有大乌山和荒石岭，西南有白云山，西有观音崖，西北是九寸岭，正北是钟鼓山和东固岭。山上只有五条小道，易守难攻。东固的北面、西面、南面都有敌人驻守，并且挨得很近。”

毛泽东听后十分高兴，风趣地说：“东固有点像井冈山啰。那五条小道不就是五大哨口吗？山高林密便于集结部队，利于隐蔽，易于封锁消息。命令部队再向西转移40里，到东固地区集中，隐蔽集结，等待时机，先吃掉王金钰部。”

项英听到毛泽东还要部队继续向西，迎着敌人前进，以为这是在冒险，是个人英雄主义。就不悦地说：“部队到东固集中，一旦走漏消息，就是三面受敌，后果不堪设想。我们不能拿几万红军的生命当儿戏。你这是在钻牛角！”

毛泽东早掌握了敌情，也了解敌人的战术。古人讲得好“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他也不客气地讲：“我们就是要钻这个牛角！将敌人对我军的大‘围剿’，变为我军对敌军的许多个别的小围剿，变不利为有利，变劣势为优势，变弱为强。这个牛角值得钻！”

部队按照毛泽东的命令，集中在东固这个狭小的地带。大山深处的东固，一向平静，突然热闹了起来。

3万大军悄然云集到这个地方，伺机待动。可这万人的东固镇陡然增加了几倍的人员，供应问题顿时紧张起来。

在十二军军部，罗炳辉、谭震林也正在为红军的供应问题发愁。

罗炳辉军长为难地说出了个不是办法的办法：“东固本来就不富裕，加上敌人的多次抢劫，农民自己生活都很困难，一下子又增加了这么多的部队，供应成了大问题。从今日起，全军一律改三餐为两餐。”有人担心战士受不了。罗军长专门强调，非常时期就得用非常的办法来处理。革命战士不仅仅是在战场上经受考验。艰苦的环境、艰苦的生活也是考验。

罗炳辉是云南彝良人，原名叫罗德富，字宿星，1897年生，19岁从军，曾参加过讨伐陈炯明的战斗和北伐战争，33岁那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也就是1929年。这一年的10月，他在吉安率领吉安靖卫大队起义，加入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的6月被任命为红十二军军长。

谭震林政委补充道：“没菜吃可以上山挖野菜，下田逮泥鳅、摸田螺嘛。在我们家乡这个时候的野菜可好吃啰。只要把战士发动起来，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大家想想，咱们参加革命后，那一天不在和困难作斗争？”经这两位首长一讲，大家的担心和疑虑就没有了。

谭震林，湖南攸县人，1902年出生，23岁参加革命，24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过茶陵工农兵政府主席和县委书记、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红四军第二、四纵队政委。1930年6月升任红一军团第十二军政委。他为人耿直，办事认真。他还强调各部队要进行教育，约法“三章”，任何人不得违犯群众纪律。将令一出，各级闻风而动。他俩布置好，就一同走出东固镇，沿着稻田地旁边的小河埂向前走着，河里的水不深，他俩老远就看见前面的小河里有人裤腿卷得老高正弯腰在河里摸东西，其中一个背后还背着个大斗笠，看不清

是谁。俩人同时都琢磨开了，这是谁行动这么快？

罗炳辉、谭震林走近他们，看见河边放着的斗笠中装了不少田螺，一声不响地立在他们背后悄悄地观战，看看到底是谁。小河中的人聚精会神地在水中摸鱼，根本没有发现来人。突然，在水中摸鱼的那人站起来，高兴地叫道：“抓到一条鱼。”鱼在他手中乱蹦乱跳地挣扎着。

罗炳辉、谭震林同时惊讶地叫道：“老总。”

朱德满脸泥水，手里抓着足有一斤多重的鱼，开心地笑了。

谭震林既心疼又关切地说：“山里的水凉，小心生病。”

朱德的警卫员小王高兴地从小水坑中过来，从朱德手中接过鱼。

罗炳辉、谭震林俩人伸手将朱德从水中拉上岸。朱德却笑呵呵地说：“没那么娇气。”

罗炳辉说：“我们军刚开会布置下去，没想到总部首长，比我们想得早，行动得快。”

朱德指着东固镇说：“这么个弹丸之地，一下子来了好几万张口，粮、菜还不紧张？我们是人民的队伍，更要体谅人民的困难！”

罗炳辉半批评半开玩笑地对小王说：“你这小鬼让老总下水，着了凉小心挨刮。”小王略带羞色，不由伸伸舌头做了个鬼脸。

朱德这才打量着他俩人问：“你们这是弄啥子去？”

罗炳辉回答说：“跟老总一样，搞生活自救去。”

朱德一听，脸上带着笑说：“生活自救？嗯，这个提法好！

快去告诉毛总政委，号召全军开展一场生产自救活动。”

罗炳辉和谭震林俩人都有个雷厉风行的作风，马上就要去找毛总政委，被朱德叫住：“总政委不在镇里，早上山去了。”

毛泽东和他的警卫员吴吉清已是满载而归。他俩人满头是汗的从山上下来，看上去，吴吉清背后的布袋里装得鼓囊囊的。毛泽东又弯腰拔下几棵野菜拿在手上。他们俩人下了山坡，拐向乡间小道，边走边在路旁寻觅。

罗炳辉、谭震林俩人远远地看见从山上下来的毛泽东，不由加快了步子。毛泽东也看见了他俩人，立在路边，望着匆匆而来的罗炳辉和谭震林风趣地说：“二位大将，如此匆忙，有何贵干呐？”

罗炳辉、谭震林来到毛泽东面前。罗炳辉不好意思地说：“我们行动太迟缓了，该向首长作检查呀！”

毛泽东看他两位那认真的样子，也一时摸不着头脑，疑惑地问：“你们俩人作何检查？十二军每次行军打仗、执行任务，从未落后呐。这次又随总部行动，动作迅速。有啥子可检查的？”

罗炳辉、谭震林见毛泽东挺认真，不由笑了起来。

毛泽东更是疑云满腹：“笑啥子。”毛泽东突然明白过来：“你们都想到了，很好嘛。一个好指挥员不仅仅是会打仗，更重要的是随机应变，克服困难嘛。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学会生存的军队，才是一支战无不胜的军队。”

罗炳辉饶有兴趣地翻弄着吴吉清背后的袋子。见里面野菜的品种很多，还有野竹笋。

毛泽东指着野竹笋说：“这东西炒辣子，好吃的很哩。我

小时候，常到山上挖竹笋。”正说着总部通讯员马全满头大汗地跑过来：“报告总政委，郭参谋长通知，请首长回去。”

毛泽东预料到敌情可能有了新的变化，于是同罗炳辉、谭震林匆匆分手，急冲冲走回总部。

原来是在南昌行营坐镇指挥的何应钦，根据蒋介石的旨意，派特务潜入苏区搞扰乱和暗杀活动。刚接到报告，有一些积极分子和干部被暗杀。毛泽东听完汇报后，感到事态严重，立即部署反渗透工作。然而，在红军战士忍受饥饿，隐蔽待命，伺机歼敌的同时，最高决策者还在为怎么打，在什么地方打争论不休。为了统一意见，又召开了中共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吸收各军军长、政委参加了会议。

项英坐在最显眼的地方，他是会议的当然主持人。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叶剑英也在座。经过充分地讨论，基本上达成共识。在会议即将结束时，毛泽东作了精辟的最后发言。大意是：一个多月来，经过四次会议的讨论，就如何打退敌人的“围剿”问题，认识基本趋向一致。但是，还有一些人的思想，没有完全转过弯子来。他认为“分兵退敌”到苏区外去打不可取。退出中央苏区，转移到四川去，这更不可取。我们还是老办法“诱敌深入”，在苏区打！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进攻我们的军事力量数量多，但有许多弱点：一是非蒋介石嫡系部队，存在着指挥上的不统一；二是地形不熟，运输困难。我们虽然处于劣势，但我们三个有利的条件，第一红军好，上下团结，情绪高；第二群众好，拥护红军，支援红军；第三地势好，我们可以利用熟悉的地形打击敌人，消灭敌人。思想认识统一后，还有一个先打哪

一路敌人的问题，大家也有认识上的分歧。有的要先打蔡廷锴部，也有的要先打朱绍良部。他的意见是先打王金钰的第五路军，他们战斗力不强，地形不熟，胆怯心虚。我军可在运动中打它一部，而后向东扫去，直指福建的建宁。

毛泽东的讲话引来了一阵掌声。任弼时、王稼祥带头鼓掌。项英见状，也不得不随着众人迎合地拍几下巴掌。

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和朱德就召集总部人员研究分析敌情。

“根据种种迹象来看，敌人也在耍花招。是要‘以静制动’，引我们上钩。我们不能上这个当，要设法调动敌人。”毛泽东讲到关键时，把胸前的衣服敞开，一手卡腰，一手击在桌面上。

朱德十分赞同毛泽东的意见，又补充道：“对！迫使敌人就范。”

毛泽东还有一种担心，反复告诫大家：“机会总是有的。但同志们在大山里等了好多天，可能会出现急躁情绪，告诉大家，情况转机往往是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突然，传来了雷声，毛泽东、朱德等不约而同地望着门外。

外面下起了雨，愈下愈大。周以栗不无担心地说：“这场雨，会给我们带来许多困难。但，也给敌人带来了更大的困难。”这时，大家都望着门外的滂沱大雨，谁也不说话。密集的雨点形成了道道水幕。门外的高山在烟雨中时隐时现。

雨水冲刷着道路，形成了一道道沟。河水也在暴涨，许多木桥被冲垮。有的山体还出现了滑坡，堵塞了道路。

16 . 富田战斗

远在南京的蒋介石，一直得不到江西进剿红军的大捷消息，常来电督促在南昌行营坐镇的何应钦。何应钦也为抓不住红军的踪影而大伤脑筋。他望着手中蒋介石拍来的督促进剿电报，正举棋不定。他的高参望着他作难的样子，欲言又止。

何应钦在想，20 万人马，西起赣江，东到福建的建宁，东西联营八百里，像梳头的篦子一般，由北向南推进，怎么会连个影子也发现不了呢？他对少将高参说：“电告各路军，相机紧缩包围圈。”

在陂下的王金钰总指挥部里，他严肃地站在门口，望着门外不停的大雨和房檐下如注的落水。他接到了南昌行营催促进剿的电报，心中在埋怨老天不作美，下起来就没个完。

在富田的公秉藩，也接到了南昌行营进剿的电报，也在为不停的大雨发愁。这时，他的八十二旅旅长王懋德打来了电话。告诉他，他们旅的哨兵抓获红军的一个排长，据初步交待，朱、毛、彭、黄正在东固，并有七八个军的兵力在此集中。

公秉藩听后一阵暗喜，这可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建功立业，树各路军之先声，在此一举。冲动的热度还不到几秒钟，他又一想，带着满腹地疑虑问道：“他是怎么跑出来的？”

王懋德旅长在电话里解释说：“据他讲，他是犯了严重错误，受到关押，乘监视疏忽之机逃出来投城的。”

公秉藩历来疑心甚重，半信半疑地问：“不会是苦肉计吧？”

王懋德又告诉他：“听他口气不像。”

公秉藩似信非信地对他说：“你们要看好他，别让他跑了。要严加审讯。”王懋德要他放心。公秉藩放下耳机，暗想道：“东固离富田，近在咫尺，我们的侦察队怎么一点也没有发现？再说，红军明知国军在这一带有重兵把守，他们怎能把自己至于死地呢？难道是“置死地而后生”？”接着他又否定了自己的想法。“不可能。”不管怎样，他得把这一消息报告南昌行营。他快步走出师部来到后院大功率的电台室，电台人员见师长亲自来电台室，知道事关重大，一个个忙立身站好等待吩咐。

公秉藩一进来就焦急地说：“赶快向南昌发报。”

电台发报员坐下手摸电键等待他的口述。

公秉藩思考一下，说：“南昌：我师抓获一名共军军官，据云共军集结于东固地区，请示派飞机侦察。二十八师师长公秉藩。5月8日于富田。”

南昌的何应钦接到公秉藩的电报，也是将信将疑。东固离富田这么近，就在国军的眼皮底下，他想毛泽东、朱德绝不会冒这个险。如果说是少数人还可信，几万之众，这简直是天方夜谭。不管怎样，侦察了再说。于是飞机从南昌陆续起飞，到东固地区反复侦察。

这时，东固地区上空，已经烟消云散。标有晴天白日旗

的侦察机在大山的上空低空盘旋飞行。飞机的机翼下是：群山起伏，苍茫辽阔；青松翠竹，白云漂浮。飞行员向下鸟瞰大山：山是静静的山，树林是静静的树林，无有一丝异常。

飞机下面的山林中，在树荫的笼罩下，正集结着红军的千军万马，有的在开动员会，有的围成一个圆圈，在兴致勃勃地做游戏，有的在学习，有的在讨论。

飞机从头顶上空飞过，红军战士不受任何影响，照常进行着自己的事情。

飞机连续侦察了两天，没有发现目标。在富田的二十八师师长公秉藩，到了5月11日，还未接到南昌的复电。疑虑颇重的公秉藩带领他的属下，登上了富田东南面的山顶上，用望远镜观察东固方向的群山。他仔细观察了一阵子，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他放下望远镜，仍不放心地目视着那个方向。提起东固，就让地心有余悸，上次同张辉瓒在浓雾中火拚，张辉瓒部被歼，幸亏他逃得快，没有遭到全军覆没的厄运。这次他慎重多了。他的属下提醒他下山。公秉藩似乎还不放心，临走还回过头来再望一眼。他边走边说：“进入红区愈深，困难愈甚。”他的手下也附和地说：“这里的老百姓都被共产党赤化了。”

公秉藩心情沉重地说：“所过之地，看不见人，无人为向导。房屋一空如洗，没粮、没有锅、碗、瓢、勺。实在进退两难。”有人说：“游击队到处放枪，还捕杀掉队的弟兄。”公秉藩再没有言语，闷着头走下山。山下的马夫已为他们备好马。他们跨上战马，驰回师部。公秉藩刚到师部门口，收发报员手拿电报迎出来。

“师座，南昌急电。”

公秉藩让他念电报，他就大声念道：

“二十八师：连日派飞机侦察，均未见敌踪，仍盼鼓励部属，不顾一切，奋勇前进，如期攻下东固，树各路之先声。

南昌何应钦

5月11日

公秉藩这下放了心，毫不犹豫地参谋长吩咐道：“通知团以上军官，到师部开会！”

毛泽东、朱德等利用战前的空隙来到医院，看望正在住院的朱云卿参谋长。朱云卿一手拉住朱德的手，十分动容。朱德要他安心好好养病，朱云卿则认为自己这病算不了大病，在“反围剿”的关键时刻，他应该到前线去，却躺在了病床上，心里很是不安。

毛泽东安慰他：“既来之，则安之。国民党的军队一时消灭不完的，今后有你打的仗。”

毛泽东、朱德看望朱云卿后，回到东固坳上的红军总部。这一天正好是5月15日，红军的电台在实施监听中，突然收到一个很强的信号。

战士们在议论：

“二十八师的电台功率真大。”

“把它给弄过来就好了。”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同上海的中央联系。”

突然，电台出现了明码联络。王铮头戴耳机一阵紧张，示意大家要静，并飞快地作记录。电台出现了如下对话：

师部电台,功率大,声音大:“我们现驻富田,明晨出发。”

吉安电台(吉安是二十八师留守处):“到哪里去?”

师部电台:“去东固。”

王铮取下耳机,拿起抄收电文,一阵风地跑了出去。

毛泽东、朱德、郭化若等聚在一起正在商讨敌情,王铮高兴的忘记了喊报告,一下子闯进来。由于激动,口里叫着:“电报、电报……”

毛泽东接过看后喜形于色,电报传到朱德手里,看后说:“功夫果然不负有心人,终于等到了。”

毛泽东也兴奋地说:“这个牛角我们终于穿通了。参谋长,你派人把十二军军长找来,为了保密我要当面交待。同时,对各军的作战行动命令,以书面形式,派专人送达。”

郭化若走后,毛泽东、朱德进一步研究了作战方案的细节。

朱德要求红三军团加上三十五师为左路军,担任迂回包抄任务,经红树头、固陂圩向富田迂回进攻;红三军为中路军,沿东固中洞大道向桥头江方向攻击前进;红四军、六十四师和十二军一部为右路军;四军担任第一梯队,十二军担任第二梯队,分两路抢占九寸岭和观音崖,正面迎击敌人。十二军原来担任钳制郭华宗的四十三师和总预备队的任务即行撤销。

“报告。”

“进来。”朱德听出是罗炳辉的声音。

罗炳辉一进来,朱德就对他下达了作战任务。

这时,郭化若已选调了几名职务较高的年轻干部,都牵

马立在总部门外等待受领任务。郭化若将人员分为三组，每组二人，并交给每组一份用牛皮纸封好的作战命令，临行又给他们提出了要求。

三组六骑人马，接受任务后，一起离开总部完成各自的任務去了。

不一会，毛泽东走出总部，叫上警卫员吴吉清、陈昌奉上了战马，消失在天地一色的夜幕里。

毛泽东和警卫员来到红三军军部。红三军军部设在大山深处的一个小村庄的农舍里。此时，黄公略正在灯下趴在地图上寻找进军的捷径路线。

“黄军长，一切都布置好了吗？”毛泽东和他的两个警卫员来到门口，一进门就看见聚精会神的黄公略，问了一声。

黄公略听出毛泽东熟悉的声音，虽对毛泽东的到来感到十分意外，却爽快地回答道：“一切都布置好了，就是如何尽快赶到伏击地点还没有把握。”

毛泽东：“呵！我们想到一块了，看来你是要准备出奇兵呀！”

黄公略被毛泽东一夸奖，不好意思地笑笑。

毛泽东严肃地说：“为了保证这次行动，只有少数人知道。我们面对的对手是一只狡猾的老狐狸，他不同于张辉瓒。总部的作战命令是先吃掉公秉藩的二十八师和王金钰的四十七师。你们军的任务就是对付上次溜掉了的二十八师。要赶在敌人的前面，就得抢先占领将军帽！”

黄公略正在此为难地说：“从地图上看，没有小路可通将军帽。”

毛泽东诙谐地说：“如果地图上有，早就被敌人控制了。我们就是从没有中去找有。”

黄公略大悟：“找小道？有谁能知道呢？”

毛泽东微笑地看着他：“我们有的是群众，可以去调查一下吗。”

黄公略也是个急性子，说干就干。静静的山夜，朦胧的月光下，小山村一片模糊。毛泽东、黄公略和警卫员吴吉清、陈昌奉来到村口一户人家。吴吉清向前敲门。

“谁？”屋里传出一个老人的问话声。

黄公略答道：“孙老爹，是我！黄公略。”

屋里的灯亮了，门“吱”地一声打开，孙老爹披衣出现在门口。看上去他年近六旬以上，额头的纹理刀刻的一般，证明了他饱经风霜的一生，不过精神很好，身子骨也很硬朗。他热情地把四位让进屋。

屋内东西不多，倒也干净。

“随便坐吧。”孙老爹热情地招呼他们，自己先坐下，问：“深夜找我老汉，想必有要紧事吧？是不是要找一条小道，上将军帽？”

黄公略大为惊奇：“孙老爹，你真是料事如神呀！”

孙老爹自谦地说：“什么神不神的，咱们的毛委员，那才叫神呐。我估摸着，要抄‘刮民党’的后路，只有抄小道上将军帽。”

毛泽东同黄公略无声地对视一下，不慌不忙地问：“孙老爹，上将军帽有没有小道可走？”

孙老爹这才注意到毛泽东，抬起头打量着这位身材高大

的人，觉得既面熟又面生。他转向黄公略问：“这位是……”

黄公略笑着说：“他就是大家常叫的毛委员呀！”

“毛委员？就是那个……”孙老爹揉了揉双眼，仔细打量毛泽东：“就是歌里唱的那个毛委员？”说着他不由得哼了起来：“朱、毛会师在井冈，革命力量坚又强，不费红军三分力，打垮江西两只羊（杨）。”

黄公略一阵欣喜：“哎呀！老爹还真唱的不错呀。”

孙老爹：“黄军长，是那个毛委员吧？”

黄公略：“是！”

孙老爹既惊奇又意外地站起来，激动地拉住毛泽东的手：“你是咱穷人的大救星，大恩人啊！”

毛泽东和蔼地说：“老人家，快坐下，快坐下。”

孙老爹重新坐下来。黄公略问道：“有小路通将军帽吗？”

“有！有！”孙老爹边说边用木棍在地上画着：“这条大道南侧，过了三采就有一条小路，向南直通将军帽，从这里向西直通观音崖。”

黄公略很有礼貌地问：“老爹，走小道到将军帽比大道近多少？”

孙老爹说：“大约要短半天的路程。”

黄公略：“这条小道你走过吗？”

孙老爹很有把握地说：“走过！那年逃兵，早起匪兵追我，我就是走的这条小道。匪兵走的是大道，我到了将军帽，那里的老乡才吃早饭，匪兵赶到时天已正午。”黄公略激动地一把抓住孙老爹的手，使劲地摇着，连声说：“谢谢、谢谢！”

毛泽东和黄公略回到军部。毛泽东在自制的地图上，用

红蓝铅笔标上了一条通往将军帽的红线。并对黄公略说：“凌晨3点行动！三军改道，沿着这条小道，高速隐蔽地向将军帽快速推进。务必明日10点前抢占将军帽这个制高点！”

毛泽东布置好作战任务，就和警卫员回总部了。夜里能见度很差。羊肠小道十分难走，战士互相牵扶着向上攀登。黄公略、蔡会文在前开路。战士们一个接一个地攀登，你牵着我，我拉着你，互相踩着肩膀向上爬。有的划破了手，也全然不顾。

天亮了。红三军爬上一座小山头，望到了前面的将军帽，战士们高兴地说：“到了、到了。”

黄公略指着面前的将军帽说：“同志们：再加把油，抢占将军帽制高点。”

在红三军抄近道向将军帽前进时，红四军的林彪、罗荣桓也正带领队伍在一条大道上急行军，红三军团的彭德怀、滕代远也在率领队伍爬山岗、趟小河，快速前进。

于此同时，敌四十七师一部，由王金钰率领也在不断地催军前进。道路上到处是游击队设置的障碍，有沟、有坑、有树木阻挡。队伍行进的较慢。王金钰不得不下了滑竿步行。他看着缓慢行进的队伍，心中难免焦急。他登上高处不断地催军加快速度。

红三军到达将军帽时，敌二十八师在公秉藩的率领下，正沿着狭窄的山道，成一路纵队前进。队伍中间的滑竿上坐着师长公秉藩，他的后面是骡马运输队。人多路窄，又负许多辎重，行进的速度自然就慢。

毛泽东回到总部，朱德早已率领司令部的有关人员先行

一步。毛泽东就带领总部机关人员，沿着中洞大道来到一座小镇，在小镇上他写好一张纸条交给一个战士。说：“你再此等候朱总司令，并告诉总司令，总部设在白云山上。”

大约在上午的9点多钟，毛泽东和总部人员登上了白云山。

白云山上白云飘，极目四望，群山静悄悄。他作为一个诗人，有饱览祖国大好河山的欲望，阅尽人间沧桑；作为一个政治家，透过自然风云能看到潜移默化的政治风云；作为一个军事家，眼前的高山深壑，雾障山岚，正是消灭敌人的好战场。此时此地，他作为一个军事家，能透过层层密林、茫茫云海看到此时此刻敌我双方，千军万马的调动。他长时间地伫立在山上，一手卡腰，一手夹着烟望着四面群山。每逢大的决战他都习惯这样，越发显示出他那博大的胸怀和领袖的风范。

群山很静。他知道这静中将隐藏着不平静，将有一场生死搏斗。

太阳升到半空，白云渐渐飘散。

朱德和部分总部人员及总部特务连来到了白云山。毛泽东从山顶走下来，迎接朱德上山。指挥部和电台设在白云山半山腰中的古庙里。这座古庙前后两栋，分上下两层，三面有吊楼。两位伟人面对着群山，异常关切地注目着富田方向。

中午时分。观音崖、九寸岭方向传来了激烈的枪声，枪声渐渐由东向西转移。朱德高兴地对毛泽东说：“看来林彪和罗炳辉两军，已将王金钰部包围了。”这时，一个电话兵气喘吁吁地跑上山来：“报告总司令：正前方数百米的小桥以西的

大路上，发现敌人的尖兵。”

朱德接过警卫员小王递过来的望远镜，观察后下达了命令：“总部特务连在小桥以东迅速展开，堵击敌人。”

特务连听到后冲下山去，迅速占领小桥以东的地形，马上向前进中的敌兵开火。这是敌二十八师的先头部队。敌人正在行进中，突然遭到袭击。在混乱中马上组织还击，双方激战了一个时辰，敌人的后续部队赶来。这里约有一个营的兵力向小桥东的特务连发起猛攻，敌人凭借自己装备好，要拼命杀开一条血路。朱德看到敌人的火力猛烈，亲自赶过来指挥战斗。他命令司号员吹起冲锋号，战士听到号声一个个如同猛虎下山，跃出战壕，反冲锋将敌人打垮。

特务连把敌人打退，撤回小桥以东。敌人见红军人数不多，又组织了两个营的兵力向特务连反扑。这座小桥是通道咽喉。敌人知道夺不回来小桥，就意味着死亡。因此，调来十几挺轻重机枪，疯狂地一齐开火。一时间弹壳乱飞，枪声震耳欲聋。敌我力量悬殊，朱德指挥着特务连且战且退。毛泽东在山上看见，大声对总部人员讲：“同志们：放下背包，冲下山去把敌人打垮！”总部机关人员听到毛泽东的一声令下，放下背包，拿起武器快速冲下山去。

敌人被阻截在这里，进不能进，退不能退。

将军帽战场，则更为激烈。黄公略见敌人离开中洞，全部进入我军包围圈，及时下达了攻击命令。随着一声“打”的命令，严阵已待的红军战士手中的机枪步枪齐鸣。没有思想准备的敌人突然遭到袭击，如惊慌失措的兔子，乱奔乱逃，乱作一团。

公秉藩被吓坏了，飞机侦察没有发现红军，他派出的搜索队也没有发现红军，难道红军是天兵天将。他来不及细想，跳下滑竿，指挥部队还击。队伍还没有准备好，红三军的冲锋号就响了。战士尤如神兵天降呼喊着重冲下山去。

公秉藩恐慌中看见满山遍野都是红军，马上命令电台人员赶快架设电台，向友军发出“SOS”的紧急呼救声。他焦急地守在电台旁等待友军的回答信号。无论如何呼叫，根本收不到对方的回答信号。

双方经过激战，由于红军占据有利地形，还击的敌军死伤甚多。活着的敌人见红军如高山滚石，势不可挡地压下来，惊吓地哭叫着满山乱跑。公秉藩看到他的部下，如此不堪一击，感到大势已去，脱下将军服简单化化妆，觑准机会溜进了山林。

这时观音崖附近，红四军围歼敌四十七师一个旅。在固陂红三军团歼灭敌二十八师兵站。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结束战斗，二十八师大部被歼。

白云山下的战斗还在激烈地进行着。总部特务连和总部机关人员拚命阻击。机枪手突然中弹身亡。敌人嚎叫着冲上来。在这危急关头，黄公略军长及时带领一个营赶到，他飞身跃到机枪前卧倒，将牺牲的机枪手移开，亲自操纵机枪向敌射击。冲在前面的敌人倒下一片。

下午3时，大的战斗已基本结束。毛泽东、朱德又登上白云山，立在山巅之上，耳听远方的枪声由稀到停。俩人离开总部再次下白云山。

山下的山道上到处可见押解的俘虏。

毛泽东、朱德不时地向红军战士招手示意。郭化若匆匆赶过来，向毛泽东、朱德报告敌情：“敌二十八师残部和四十七师一个旅，逃向水南；在大源坑、潭头的四十三师也在十二军的进攻下向水南逃窜。”

为了更多的不失时机地消灭敌人，毛泽东把大手一挥，果断地说：“命令各部留一小部打扫战场，大部乘胜追击！”

17．两战皆捷

太阳西斜，在山路上到处可见敌四十七师一个旅和二十八师残部，惊惶失措地逃窜。作为第五路军总指挥兼四十七师师长的王金钰，此时好不狼狈。既无马可骑，又无滑竿可坐，墨镜也跑丢了，军容不整的徒步而行，好不凄惨。山路上，到处是游击队挖的深沟、树木和山石设置的障碍物。

在另一条山道上，两侧怪石林立。敌四十三师闻讯也慌忙撤退，师长郭华宗弃马步行，不时催促士兵加快速度。

王金钰带残部来到潇龙河南岸，失望地望着水深流急的潇龙河，一筹莫展。参谋长来到他身边，小心地说：“总指挥，河水太深，部队蹚不过去，若是硬蹚，万一游击队上来，后果不堪设想。”王金钰担心的就是这步棋，他不由回头望望身后的大山，迟疑着犹豫未决。

参谋长又说：“此处不可久留，要快下决心。队伍都聚在这里，万一共军追来，那就……”他后半截话没说出来，他

知道，此时的总指挥最不爱听不吉利的话，他不得打住话头。

王金钰当夜逃到白沙。第二日，就接到了南京蒋介石的电报。

金钰兄：

今蒋（光鼐）蔡（廷锴）各部已由岗城向东固驰援猛攻。则郝（梦龄）、郭（华宗）两师应立即向东固猛进，不可延留，使蒋、蔡孤立难支。希即急进勿延。盼复。

蒋中正

民国二十年五月十七日。

王金钰听后思考后说：“驰援东固，说得轻巧。共军正张开了口袋等我们往里钻哩。昨日，二十八师在中洞遭伏击，他蒋光鼐、蔡廷锴为什么不支援？”

参谋长小心地问：“要不要通知郝、郭两师？”

王金钰毫不犹豫地说：“你亲自去通知。要郝梦龄固守白水、古县一线，要郭华宗向我靠拢！”

在富田，众多的俘虏成方队形集合在大坪上。经过教育后，一部俘虏愿意参加红军，被红军各部陆续带走。不愿参加红军的俘虏，排成长长的队，领路费回家。每人三块大洋。领到大洋的俘虏兵千恩万谢地离去。这时队伍中有一个年纪较大的俘虏兵，显得高挑清瘦。他就是二十八师师长公秉藩。此时，他装扮成老兵弯着背，低着头不敢抬起，怕被人认出。轮到他领路费。负责登记的红军战士问：“叫什么名字？”

公秉藩随口胡诌了个名字：“宫丙三。”他深怕对方不懂

解释道：“宫殿的宫，甲乙丙丁的丙，一二三四的三。”

红军战士看看他，他弯着腰向战士点头哈腰。

负责发路费的战士告诉他：“剩下一块大洋，你等会儿，马上就拿来了。”

公秉藩怕有变故，连声说：“一块也行，一块也行。”他说着从犹豫的战士手里要过，就马上离开了。

公秉藩蒙混过关侥幸脱身。他孤身一人逃到吉安，向南昌的何应钦发报，报告了失败的经过。何应钦立即给他回了电，要他到南昌亲自去面谈。同时，他又向南京的蒋介石发了电报。蒋介石接到他的电报半天没有吭声。第一次“围剿”连战两仗被红军打得落花流水，这一次刚和红军一接触，又是丢盔弃甲。为了安抚他，马上给他复电，一面说先给他拨五万收容费，补充枪枝弹药，一面要他到南京面谈。

红军打扫战场完毕，没有找到公秉藩。后来说是让他化装逃脱了，总部人员甚是惋惜。总部的刘参谋手拿登记本和其他干部登记战利品。缴获敌人的武器整齐有序地排列成行：迫击炮、重机枪、轻机枪、步枪、弹药，最醒目的还是一百瓦功率的电台。

毛泽东、朱德、杨岳彬、郭化若等走过来，仔细查看战利品。当他们来到电台前停下时，有人告诉总部首长，不远站立的就是俘虏过来的电台人员。毛泽东要他们好好招待。

朱德兴奋地拍着电台说：“大功率的，这一次完好无缺嘛。”

毛泽东也是兴致勃勃，说：“老总，如果早几年有这东西，也不至于你找我，我找你，来回瞎撞了。”

朱德也很有同感地说：“对呀！真得感谢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哩！打一次仗换一次装，仗打得越多，我们的装备就越好哟。”

“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嘛。”毛泽东的话引来了一阵轰笑。众人笑得是那样的开心，是那样的自豪。

负责登记的刘参谋过来，告诉首长，此战共缴获轻重机枪和步枪 5000 多支、火炮 30 门和无线电台，以及大批弹药和军需给养。

朱德满面春风地说：“我们都看到了，今后还要有更大的收获，以敌养我啰。”

富田战斗在 5 月 16 日，打了一天。战斗一结束，我红三军和红四军就乘胜追击，一直追到白沙。红三军团直插白沙河附近，将逃敌包围在白沙狭小的地区。于 19 日，向敌发起攻击，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红军又歼敌四十七师一个旅的残部和四十三师的一部。所剩之敌逃往永丰。于此同时，红十二军攻占沙溪，敌五十四师也连夜逃往永丰。南面的敌第十九路军也从城岗撤回兴国，又马不停蹄地撤回赣州。白沙一战缴获四千多枝武器。

5 月 18 日，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在兴国给南京的蒋介石发了一封电报。19 日，蒋介石就给他回了电。

光鼐兄：

昨电谅达，公师及王师之一部虽失利，但郝、郭二师尚未加入，故严令郝、郭向东固前进反攻，兄等务照昨电所定计划急进，切务因公师而稍受影响，免中赤匪之狡计。此次我军

围剿之实力甚厚，即使一部失利，被匪冲破一点，是正可使我主力各部袭击匪军侧背，以为一鼓剿灭之机。万望兄等合力进出，有进无退，非有死中求生之决心，则党国与官兵皆不能幸免也。务希奋进勿延，盼复。

蒋中正

民国二十年五月十九日

蒋光鼐在赣江收到蒋介石的复电，同蔡廷锴作过商议，没有再派兵东进，而是按兵不动，静观其变。

当红军同王金钰的第五路军作战时，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军，则奉何应钦的命令从南团出发，向小布绕道向红军的后侧进攻。毛泽东、朱德抓住战机，利用敌二十六路军的二十七师，在5月20日晚向中村的沙溪增援五十四师之机，红三军团和红四军在彭德怀、滕代远和林彪、罗荣桓的率领下，前锋军于21日中午在中村附近同敌二十七师的八十一旅接上火。总部首长毛泽东、朱德当时的意图是，在中村消灭敌人后，乘势进逼南团。以罗炳辉和谭震林的十二军为总部的预备队，而后参加南团的战斗。红军在21日把敌人包围在了中村地区，于22日的上午，红军全面发起猛烈的进攻，经过5个多小时的激战，于下午13时左右攻占了中村，全歼敌二十七师八十一旅，缴枪3000余枝。余敌仓皇逃到乐安。敌二十七师师长是高树勋。

高树勋河北盐山人。字健候。1897年生。曾在冯玉祥的西北军里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师长。中原大战结束后，改任二十七师师长。后来在1945年的十月三十日，率新八军

于河北邯郸起义，被毛泽东树为榜样。在 194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全国解放后就任河北省副省长等职。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这一战，在中村被红军打的七零八落。

围歼敌第二十六路军二十七师八十一旅的战斗已近尾声。红三军团同红四军在中村会合。彭德怀、滕代远、林彪、罗荣桓等四人站在村口旁，望着敌俘虏被红军战士押过。彭德怀深有感触地说：“毛总政委不愧是我军‘摇鹅毛扇的’。他对战役的部署是异常细心地反复思考，力求无缺呀！”罗荣桓很有同感。“没有毛总政委运筹帷幄的决策，力排众议，坚持‘诱敌深入’，就不会有如此大的胜利。”

八十一旅在中村被歼时，南团北的山道上出现了敌二十五师的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带领的部队。他奉命正催军兼程赶来中村增援。正在行进中，骑兵通信员纵马奔到他的面前，向他报告八十一旅在中村已遭共军围歼，总指挥令他率部火速向宜黄撤退。

旅长董振堂是河北新河人，字绍仲，1895 年生。早年考入保定军官学校，后在冯玉祥的西北军里任营长、团长、旅长和师长。还随冯玉祥参加了 1924 年的北京政变。后任国民联军十四军十二旅旅长，中原大战结束后，在埔口整编时，改任二十六路军七十三旅旅长。他本是一个热血军人，早就不满国民党的作为。在西北军时曾接受过进步思想的教育，同情共产党。这次到江西来同红军作战，私下曾表示过不满。一听到撤军，他马上命令部队向后转。

在同一时间里，敌二十六军二十五师七十四旅，也奉命到中村增援八十一旅。在增援途中，旅长季振同接到了同样

的命令。

季振同也是河北人氏，家在沧县狼儿口。1901年5月出生在一个破落地主家庭里。在北京时思想发生了变化，抱着救国的意志，报名参加了冯玉祥的西北军。在1924年10月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为推翻贿选总统曹锟和驱赶溥仪出宫中立下大功，为冯玉祥所器重。从连长、营长、团长到手枪旅旅长。他手下的这一旅人马，还是他手枪旅的大部人马。兵源多，装备好，有一定的战斗力。虽不能说是二十六路军的王牌，也堪称是一支劲旅。这次的南京埔口整编，他就不怎么满意。同红军作战他也有一定的想法，思想上有厌战情绪。他接到撤军的命令，马上命令部队调头向北速撤。

在宜黄的二十六路军司令部里，孙连仲因中村作战失利，损兵折将，正惶惶不安地召集师、旅军官会议，商讨对策。到会的有：参谋长赵博生、二十七师师长高树勋、旅长董振堂、季振同等十多位军官。他们围坐在一起，表情严肃，精神不振。尤其是高树勋，更是闷闷不乐地坐在一个角落里。

赵博生看看孙连仲，又转向高树勋，最后将目光停留在众位军官身上，说道：“中村一仗，二十七师损失近一个旅的兵力。这是我们到江西来的第一仗。立足未稳，先损兵折将，教训深刻呀……大家说说，我们该怎么办？”

众军官相互看视，无人发言。孙连仲盯住生闷气的高树勋，不紧不慢地说：“高师长，你说说吧。中村一战是你指挥打的。”

高树勋腾地一下站起，唬着脸说：“仗是打败了，还有啥说的？要治罪我一人承担！”

赵博生声音不高地说：“高师长，中村一仗也不能全怪你，总指挥的意思不是让你担责任，更不是送你去军事法庭，而是让你想个办法，怎么向南昌、南京交待。”

高树勋这才气呼呼地坐下。

董振堂站起来说：“我看咱们不如找个借口，先应付过去。”

赵博生感兴趣地问：“董旅长，你说如何找借口？”

董振堂犹豫了一下，神秘地说道：“我们不是接到增援广昌的命令吗？”

赵博生不置可否地点点头。

董振堂继续讲道：“我部奉命后，正准备向广昌增援，突然发现红军的主力向招携急进，大有逼进南昌之势。为了顾全大局，防止共军逼进南昌，在中村一线匆忙阻击红军北进。由于指挥失当，造成中村一仗败北。”

孙连仲听着脸上有了喜色。赵博生脱口而出：“好，好借口！南京就怕红军逼进南昌，我军此举正是牺牲小的利益而顾全大局。总指挥，我看这样报告……”他走近孙连仲，对他附耳说了阵。

于此同时，毛泽东和朱德等总部领导，也正在设在南团的红军总部里，商量中共苏区中央局留驻龙冈后，为了便于作战指挥，又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彭德怀、滕代远、林彪、罗荣桓、黄公略、蔡会文、罗炳辉、谭震林奉命来到总部已多时。几位老总见总部主要首长不在，就谈论起歼敌的有关话题。正说着毛泽东、朱德来到总部院里，见有十几匹马。

朱德：“他们都到了，速度好快。”

毛泽东：“兵贵神速嘛。”

毛泽东、朱德等谈着进到屋里，屋里的人本来随便坐着，马上离座起身。

毛泽东：“各位辛苦了！”

黄公略：“辛苦不怕，这样打仗，再辛苦点也值得。”

毛泽东：“刚才你们在谈论什么？”

罗炳辉：“刚才我们在谈论……彭总说您是‘摇鹅毛扇’的。您这扇子一摇，赛过‘铁扇公主的芭蕉扇’，摇得敌人丢盔弃甲。”

众人听后，大笑不止。

彭德怀：“一路东行，痛快淋漓，我们的情绪正高着呢。”

毛泽东接过话：“好！我们还要东进！现在就请朱老总下达作战任务。”

朱德歉意地笑笑，说：“各位，对不起。军情紧急，只好催大家出征了。部队连续作战，有些战士脚上打了泡，可还得扛着枪东进。现在的形势是这样的：敌第六路军正在向广昌集中。23日也就是昨天，敌第八师已开始撤出广昌。据侦察，敌二十四师明日开始撤退，照这样的速度，敌第五师可能在27日前后撤出广昌。总前委决定，在广昌消灭敌第五师四个团的兵力！目前，我军距广昌还有一百多里路，部队连续作战，实在辛苦。”

毛泽东接话：“在战场上我们要有连续作战的作风。”

朱德：“我们要的就是这种精神和作风。各部的具体任务是：红三军，经甘竹向南丰急进，追击北逃的第八、第二十

四师；红四军为左翼，红十二军为右翼，担任攻击广昌；红三军团为攻城总预备队。务必在 27 日晨完成对广昌之敌的围攻。”

毛泽东见大家都没有言语，问道：“任务都明确了吗？”

“都明确了。”大家齐声说。

毛泽东：“请各位马上回去布置吧！”

众人向毛泽东、朱德等人握手告别。毛泽东、朱德等将各路将领送到总部门外，看着他们上马而去。正要回身的毛、朱等看见有一骑人马闪电般地奔来，不由停住脚。快骑到了毛泽东面前停下来。只见马匹跑得浑身是水。跳下马背的是后方医院的医生。只见他全身的衣服都汗湿了，喘着粗气说：“报告首长，院长让我送来一封信。”他说着递过去。

毛泽东接过信看后，十分悲痛，对朱德说：“我们的好参谋长朱云卿同志，在医院遭到了国民党特务的暗杀。”在场的人听后十分惊诧，他把信递给震惊的朱德。又接着说：“朱云卿同志，才 24 岁。他是我们方面军的好参谋长。”

朱德问医生：“具体情况，你清楚吗？”

医生：“清楚。”

毛泽东招呼着医生说：“来来，屋里说。”

原来，国民党为了配合军事行动，专门成立了“宣抚署”，进行策反和暗杀活动。朱云卿参谋长就是在后方医院遭到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将星陨落，三军动哀。

广昌是毗邻闽西的一个县城，也是南昌经抚州通往赣南和闽西的交通要道。广昌东有武夷山屏障，西有梅江之险，是军事要地。在广昌设防的是国民党的第五师。师长是胡祖玉。

5月27日凌晨，红军总部已赶到广昌城外的一座小山上。

王铮、曾丹辉和其他电台人员，正紧张地架电台。围攻广昌的部队已对广昌形成包围。东方欲晓时，总部发出了攻城信号。经过激战，广昌城头到处冒着烟火。由于守敌的顽强抵抗，攻城部队一时受阻。总部首长把红三军的轻重机枪、迫击炮调集在一起，实施火力集中，攻打广昌城的一个点。为总预备队的红三军团听说后，彭德怀也把军团的轻重机枪集中在一起，调上来参加攻城。

战斗空前激烈。城下死伤不少战士。伤员被支前的地方人员从战场上抢救下来，转移到安全地带。

顽强抵抗的敌人，死伤更甚。广昌城内的守敌人心惶惶，尤其是敌第五师师部，里面一片狼藉。进出人员在作逃跑的准备。敌第五师师长胡祖玉身负重伤，生命垂危地躺在房正中的门板上。一个医生正在为他紧急处理。这时，一位敌团长跑进师部，见此景惊呆了。他头上、身上也是多处受伤，缠着绷带，跑到师长面前：“师座，师座。”

负重伤的师长胡祖玉，费力地睁开暗淡无光的双眼，望着他想说什么又说不出，只是费力地动了动嘴唇。

“师长，我们怎么办？”

胡祖玉面色蜡黄，无力地闭上了双眼。

敌团长怒火满胸地站起来：“我跟他们拚了！”他马上拼凑起来约有一个连的兵力，上了弹痕累累、千疮百孔的城头。

“弟兄们，只要我们坚持住，援军马上就到。”他们占据有利的位置，阻止红军攻城。正说间，山坡上的轻重机枪、迫

击炮一齐开了火。炮弹落在城头上，炸伤许多敌人。指挥的敌团长中弹倒下。

此时，胡祖玉已毙命。师长一亡，部下如无头之蝇，闹哄哄、乱糟糟只顾各自逃命。师部的电台还在紧急呼救。

在城外山坡上的红军电台，收到“SOS”的紧急呼救信号，接着是明码联络：“共匪主力攻打广昌。现在激战中，胡师长身负重伤，生命危殆……”

曾丹辉收听到后，高兴地大声叫道：“敌师长被我军打死了，敌师长被我军打死了！”

经过一整天的鏖战，在晚上9时许，广昌终于被红军攻克。10时左右大批部队开进广昌城。

18 . 退守建宁

三军将士奋力攻城，一举拿下广昌。这是反“围剿”以来的第四次胜仗。坐镇抚州指挥的第六路军总指挥朱绍良，还不知道第五师在广昌被红军歼灭，总以为他的手下按计划于红军脱离接触，顺利由南向北转移。这时，他同第五师失去通讯联系，虽然心中有些不安，但他始终认为一是红军距离广昌甚远，二是红军不一定东进广昌，就是东进广昌其速度也不会太快。原因是红军连战几仗，没有很好地休息。红军虽是胜利之军，可也是疲惫之军。经此一分析，朱绍良心中稍安。而驻守在福建建宁南中沙镇的敌五十六师又是一个什

么样的情况呢？

还是5月27日，这一夜，是农历4月29日，星期二。师长刘和鼎正率部进驻闽西，颇为心安。他距离红军主力几百里，别说他不想同红军作战，就是想打，可相距甚远，望尘莫及呀。他对前几天的战斗略知一二，可他对近在咫尺的广昌却是一无所知。风高月黑，穷乡僻野，无一消遣。刘和鼎邀集几位团长到他那里搓麻将。他们边搓边议论着前几日的战斗：

“师座，共军会不会入闽西？”刘团长担心地问。

李团长抢先发表自己的看法：“共军就是入闽西，凭他那两条腿，也得猴年马月。”

刘团长表示异议：“老兄不可大意，共军历来行动迅速。”

张团长：“南昌行营的通报上不是说，五路军的四十七师、二十八师和四十三师一部，被红军所歼灭，师长公秉藩被召到了南京。看来他是凶多吉少。”

李团长发表慷慨之词说，说：“他们吃亏就吃在情况不明上，共区的老百姓，一个个都是刁民，国军一来搞什么‘坚壁清野’，还到处放哨为共匪通风报信。我们一来倒好，人都跑光了，要吃的没吃的，要住的没住的，成了聋子、瞎子。”

刘和鼎一言不发，看上去他表面上的注意力是在牌上，其实也在思考着同一个问题。

刘团长：“不是我们是瞎子、是聋子，而是刁民通匪有术啊！”

他们三个只顾议论，忘记了打牌。

刘和鼎催促他们：“打牌、打牌。”

刘团长打出一张：“八条。”

刘和鼎把牌放倒：“糊了。”

刘团长：“师座是单调将啊。”

众人往外掏钱。李团长嬉笑着说：“师座请客。”

这时，勤务兵抱着几铁盒军用罐头，掂着酒进来，放在一边的桌子上。

刘和鼎站起身招呼他们说：“来，我请客。”

说到吃，他们个个馋涎欲滴。说句实话，他们也只能在师长这里吃到这么好的东西。行军打仗鞍马劳顿，也难得有这么个好机会。于是大家围在桌前，开罐头的开罐头，倒酒的倒酒，津津有味地吃起来。

此时的街上，夜黑如漆。

在一户地主门前，一个敌兵惶惶张张提着裤子从高门楼里跑出来。后面是50多岁的地主拿着竹棍紧紧地追到大门外，冲着前面逃跑的人骂道：“你这个畜生！丧天害理，不得好死……”院内不断传出女人的哭声。

敌兵跑远了。他这才气呼呼进去，把大门关得很响。

原来他年轻的小妾，才20多岁，被闯进去的敌兵强行奸污。这位地主因事不在，回到屋里正好看到这一幕。于是就出现了刚才的情景。地主进来看到伤心痛哭的小妾，气得直转圈。最后他一跺脚，气恼地说：“我找他们长官去！”

他来到师部大门口，被哨兵拦住。

地主气呼呼地说：“我要见你们长官！”

哨兵用枪拦住，出言不逊：“去、去！滚一边去！”正在气头上的地主硬是往里闯，哨兵动怒将其推倒在地，他又爬

起来大喊大叫：“我要见你们长官。”

此时的屋内，几位团长正和师长碰杯，饮到兴头上，听到外面的吵闹声，不由有些败兴。刘团长不悦地放下酒杯，走了出去。

刘团长到了门口大声问：“干什么的？”地主看到了刘团长，像遇到了救星似的：“长官，你的属下夜闯民宅，调戏良家妇女。”

刘团长大不以为然：“啊，我当什么事呢，原来是小事一桩。回去吧，等会派人去查查。”

地主哀求道：“长官，你要给我作主呀。”

刘团长不由来了一点兴趣，好奇地问道：“她是你什么人？”

地主回答：“贱内。”

刘团长一听，刚才涌出的那股好奇心也立时跑光了，慢不经心地说：“噢。我说就算了吧。你也是妻妾成群，何必那么认真。再说，弟兄们为了你们，整天在山沟里东拚西杀，连一点腥都沾不上，就算你慰劳弟兄们了。”

地主一听，气得他半天说不出话来。刘团长也不再理他，转身进了屋内。地主满心指望长官为他审冤出气，不料一句话就打发了，令他大为失望。他呆站了一会，冲着门里大叫道：“你们来了，我给你们派款派粮，找向导给你们带路，到头欺侮到我头上来了。你们算什么国军！”他一跺脚正要离去。

他这一喊，刘团长却又出现在了门口：“你个老东西竟敢骂国军？来人！拖出去！”哨兵应声过来一枪托砸在地主身上，接着又踹了他一脚，随后把他拖得远远的。地主被打痛了腰，

躺在地上痛得直叫，引来了哨兵的一阵嘲笑。

夜已很深。值班的师部电台人员慌慌张张进到师部。

“报告师座：总指挥命令我部明日向建宁撤退。”

刘和鼎一惊，拿过电报，轻声念道：“和鼎兄：刚得悉，在今日夜 10 时，广昌失守。五师被共军围歼，师长胡祖玉以身殉职。特令你部于 28 日撤出中沙，坚守建宁。总指挥朱绍良。即日 12 时。”原来，朱绍良在抚州午夜接到密报，说是胡祖玉在广昌殉职，所率大部被红军就地歼灭。匆忙给最南面的刘和鼎发报。

刘和鼎接到电报不由大惊，很难相信红军有如此快的速度。原以为远离红军就会高枕无忧，岂料路程远，其祸不远。他奔到一边，打开地图，翻着看了看，回身对三位团长命令道：“快回去迅速准备，明晨撤出中沙。刘团长，你们团为前卫；李团长，你们团为后卫；张团长，你们随师部行动。”

天刚刚亮。刘和鼎开始调动军队，弄得满镇鸡飞狗跳，一派吵杂。刘和鼎也早早骑在马上，被众人簇拥着驰出中沙镇。

28 日。在广昌城外的红四军指挥所里，中午开饭时间，军直人员都坐在树荫下吃饭。十师师长王良，政委李赐凡俩人策马从这里经过。内中有认识他俩人的，边打招呼边开玩笑地说：

“王师长、李政委，你们来的正好。来，喝碗红米粥吧。还热着呢。”

“二位有口福，俗话说：来得早，不如来的巧。”

王良、李赐凡笑着同他们打招呼。王良也打趣地说：“就是冲你们的红米粥来的。小个子，少喝点，别把肚子撑破了。”

那个战士笑着说：“放心吧师长，咱这肚子能装下大海。从东固吃到了广昌，咱还准备吃到福建去呢！”

“好气派。”王良说着同政委牵马绕过山坡，来到了前面的军指挥所。林彪、罗荣桓迎了出来。罗荣桓：“你们来的好快啊！”

王良：“将军一声令，部将敢闻风不动？”

这时有人接过马缰绳将马牵到一边。林、罗、王、李相互握手，说着进了指挥所。指挥所是用树枝等物临时搭起来的。用石头垒成的方桌上，放着几盘青菜和几双碗筷。王良打趣地问：“军首长叫我们俩人来，怕不是为了这顿饭吧？”

罗荣桓笑着说：“你呀……”

林彪招呼他们：“来，坐下边吃边说吧”林彪、罗荣桓先动起了筷子。王良和李赐凡未动。

罗荣桓也风趣地说：“怎么？吃饭比消灭敌人还艰巨？来、来，先完成这个任务，消灭掉他们再说。”说着给他二人挟菜，望着他俩人吃下。

林彪一直望着他俩人吃完，慢悠悠地说：“根据总前委的指示，咱们红四军要在广昌修整，你们师要配合红三军北上追击敌人第二十四师、十一师和五师残部。你们有什么意见没有？”

王良、李赐凡同声说：“没有！总部指挥到那里，我们就打到那里！”

罗荣桓：“本来可以派人通知你们，但考虑到你们十师开战以来，一直在最前线，同志们都很辛苦，咱们红四军原地休整，而你们却又要连续作战，所以特地招你们二位来，当

面谈谈，看你们还有什么困难？”

王良作为军事指挥干部，说话历来很干脆，还是两个字“没有！”

李赐凡：“困难会遇到一些，但请首长相信我们一定能克服，一定同红三军的同志配合好，完成这次追击敌人的任务。”

罗荣桓看看林彪笑了：“好！有你们这个态度，我们就放心了。”林彪向来不苟言笑，话语不多，说出的话也颇干脆：“任务明白了，如果没什么问题，你们就可以走了。”

建宁，是闽西的一座中等县城，隔在武夷山之东。

刘和鼎率军经过一天的长途跋涉，住进了建宁城。翌日一早，他就骑马率各团团长来到建宁城门外，查看城防。当他看到他的属下有的开进城中，有的在城外构筑工事，有的在城门外筑碉堡，设置障碍，一切都是按着他的命令在紧张进行，脸上出现了少有的喜色。他又率各团团长登上城门左边的小山包。指着打开的地图指指点点，随后又望着远方的地形指指划划。最后刘和鼎指着城外的地形划了个半弧，说：“一线防守，由刘团长你们团负责，二线防守由李团长你们团负责，其余防守城内。各部抓紧构筑工事”。

刘团长感到时间紧，为难地说：“工程量大，一时难以完成。”

刘和鼎严肃地说：“愈快愈好！共军不会等我们做好了工事再来进攻。人力不够，老百姓有的是。”

没有人到乡下拉夫，没东西找老百姓要，这就是国民党军队的逻辑。一时间，城外的村庄村村狗叫鸡鸣。拉夫、抢东西的国民党士兵嘴里叫着、喊着、骂着、甚至动手打着驱

赶老百姓，挖沟设防。敌兵碰到什么抢什么，有的背门板，有的扛木头，还有的抢粮食。弄得家家户户哭叫声不绝于耳。这一天，他们又到村里抢东西，一个老婆婆哭叫着死死拉住一个背门板的敌兵死也不放手，敌兵将老婆婆踢翻在地。又有一个敌兵背着抢来的被子出了农院，后面又是一阵哭叫声。整个村子被闹得沸沸扬扬，混乱不堪。

在城外，经过两三天的突击开挖，山包之间，庄稼地之间，正在形成一条长长的壕沟。老百姓在敌兵的逼迫下，挖沟担运土方，稍慢就遭到一阵鞭子的毒打。

建宁城内，也是家家关门闭户，店店封门打烊。偶而出现一两个行人也是行色匆匆，不敢停留，生怕惹祸上身。巡逻的敌兵则在城中横冲直撞，毫无顾忌。

刘和鼎把师部设在伪县政府内。工作人员忙着架设通往各团的临时电话线路。电台人员则正在呼叫着同上级取得联系。刘和鼎颇为满意地视察防务回来，立即部署防务事宜。

根据毛泽东、朱德的命令，红四军留广昌休整，毛泽东、朱德俩人和总部人员率领红三军团和红十二军，分两路快速进逼建宁之敌。在闽赣交界处的武夷山中，红三军团，以一路队形急行军。战士个个累得满头大汗。身体弱的战士相互搀扶着，你帮我，我帮你。彭德怀、滕代远、何长工同战士一起徒步行军。

彭德怀在行车中突然看见了在第一次反“围剿”中曾受过伤的梁兴初，极为关切地问：“小梁，伤这么快就好了。”

梁兴初干脆地回答：“报告首长，全好了！”

彭德怀打趣地说：“说不定是偷着跑出来的吧？”

梁兴初傻笑了一声，身边的战士都笑了。梁兴初上次负伤，伤口未全愈，他就要求上了前线。这次急行军中他忍着隐隐作痛的伤口，一直坚持着，一个战士替他背枪，他也不让。刚俘虏补充到连队不久的新战士，好奇地问身边的班长梁兴初：“班长，刚才和你讲话的那个人是谁？”旁边一个老兵抢先道：“他呀。你连他都不认识？”他口气中还夹带着对这个孤陋寡闻的俘虏兵的蔑视。

俘虏过来的那个战士，茫然地摇摇头。他自豪地告诉他说：“他就是咱们三军团的总指挥，彭老总！”

新兵吃惊地问：“就是那个平江起义闹革命的彭德怀？”
“没错！”

俘虏过来的战士不胜感慨道：“都说红军官长与士兵平等，不是亲眼所见，谁信？”

梁兴初借题发挥道：“红军讲的是三大民主：政治民主、军事民主、经济民主，没有喝兵血的！你初来不知道，时间一长什么都会明白的。”

这个俘虏战士气愤和惋惜地说：“他们在队伍中大肆宣传共产党共产共妻，青面獠牙，纯属放屁！要知道这，我早就过来了。”

在同样急行军的红十二军，也进入了武夷山的腹地。罗炳辉站立在一块突兀的大石上：“同志们，辛苦吗？”行进中的战士回答：“不辛苦！”其中一个胖战士说：“说不苦，那是假的。有您军长在，我们累也不觉累！脚下就像生风似的。”

罗炳辉鼓励大家：“说得好！我们就是要脚下生风，抢在敌人前面，消灭敌人！同志们，加油前进，翻过这座山头，就

进入福建了！”

队伍中出现了连营干部的鼓动声：

“同志们加油前进！”

“揪住敌人的尾巴。”

“……”

19 . 兵贵神速

5月30日，星期五的初夜。在建宁师部里，师长刘和鼎连日劳累，想解解闷，有人找来了唱闽西小曲的。他坐在竹躺椅上，十分悠闲地听着地方小曲《玉堂春》。伴奏的是一位老者，60余岁，着半旧藏青色长衫，演唱的是两个年轻女子，颀长的身材，颇为娇艳。一个着红色灯心绒旗袍，一个着碎花旗袍。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里，能有如此艳福也是难得。优美婉转的歌喉和着伴奏音乐，十分动听。刘和鼎陶醉在戏文中，手不时地轻轻敲打着躺椅的扶手。在这战火纷飞，局势突变的时刻，他竟还有如此雅兴。

参谋长进来，见师长如醉如痴，没敢打扰，他不声不响地立在一边。

刘和鼎直起身，问道：“有消息吗？”

参谋长见问忙趋身近前，弯下腰告诉他：“派出去的侦察连已回来，没有发现共军的部队。”

刘和鼎听说没情况，心中自然安稳多了，坐直的身子又

躺了下去。

参谋长欲言又止的说：“不过……”

刘和鼎警觉地问：“不过什么？”

参谋长压低声音：“据报，共军有大批部队向北奔袭，追击第八师和第二十四师余部。”

刘和鼎听后没有丝毫惊慌。

参谋长问道：“师座，我们还要不要北撤？”

刘和鼎不紧不慢地说：“共军向北急进，意图有二：一是攻打抚州，目标在咱们的总指挥身上。不是有句戏文叫‘擒贼先擒王’吗？二是进而夺取南昌。他们越向北，咱们就越安全。照此来看，共军不一定进入闽西。”

“师座分析的甚为有理。”参谋长也不放过讨好奉承的机会。接着又担心地说：“对共军的行动，我们也不能不防。他们善于声东击西。”

刘和鼎听后心中似乎也有些心动，但他没有表露出来，只是迟疑了一下，接着吩咐道：“传令下去，各团必须严加防守，一律坚守在阵地，侦察连再向纵深侦察。”参谋长刚转身要走，又被刘和鼎叫道：“回来。”参谋长又转回来。“师座还有什么吩咐？”

刘和鼎此时的心境，可以说是十分复杂的心境。他告诉参谋长说：“遇到情况不要惊慌。共军若真的来了也不用怕。他们长途跋涉，已是疲惫之师。朱、毛犯了军家之大忌，我军以逸待劳，正可出出心中的闷气。让委座看看，我五十六师不是吃素的！也让共军尝尝我们的厉害！”

新月刚一路脸，就被西部的山峰给挡住了。建宁城外静

悄悄，可在茂密的树林中却隐藏着待命的我红三军团和十二军的千军万马。

彭德怀在树林中招集三军团军以上干部和十二军的罗炳辉、谭震林布署攻城方案：“各军的任务都明确了。兵贵神速，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打他个措手不及！”

罗炳辉说：“打下建宁，就是从西向东横扫七百里。三国时的孙权，火烧刘营七百里，也没我们打得痛快！最后一仗的冤家也姓刘。古人曰‘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众人又议了一番，彭德怀问大家：“指挥部就设在这里，如果没别的意见，就分头行动吧。”

红军已悄然包围了建宁城，而城内的敌人还没有发觉。

《玉堂春》一曲唱完，刘和鼎起身，挥挥手，卫兵会意用托盘端上来一包大洋。伴奏的老者接过并向刘和鼎深深一躬：“谢谢刘师长。刘师长吩咐，随时恭候。”

两位年轻女子也甜甜地齐声道：“谢谢刘师长。”

刘和鼎望着他们离去后，情不自禁地哼着唱过的戏文。

这时城外的守军和城墙上工事里坚守的士兵，个个抱枪而眠。值班的敌军官，也是睡眼朦胧，不断地打着哈欠。城墙上仅有几个游动着的哨兵在例行公事。

东方欲晓，树林中的小鸟开始了欢唱。无忧无虑的小生灵还不知这里马上就要爆发一场鏖战。

彭德怀伫立在三军团前线指挥部外的树林中，一直注视着前方头顶上空的小鸟在欢快地歌唱。田参谋进来向他报告：“彭总，部队都作好了准备。”

彭德怀掏出怀表看看，到了总攻时间：“向建宁发起总攻！”

“叭、叭、叭！”三声攻城信号划破了黎明的沉寂。随着这攻城的信号，霎时间，建宁城四周炒豆般地响起了攻城的枪炮声。

酣梦中的刘和鼎被枪声吵醒，边穿衣边跑出房门，大声问：“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参谋长惶惶张张地跑来，向他报告：“共军突然出现在城下，三面将我军包围。”刘和鼎耳听枪声，判断出这是红军的主力部队。他咬牙切齿地说：“他们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传令下去，要他们坚守阵地，不让共军前进一步！谁要失了阵地，我就枪毙谁！我们要在这里给南京的委员长创造一个奇迹看看！”参谋长离去后，刘和鼎也奔进室内，很快地提着枪挎着蒋介石发的“成仁剑”跑出来，大声叫道：“卫兵！卫兵！”

卫兵跑过来：“师座。”

刘和鼎要去前沿，急不可奈地命人牵来马匹，匆匆离开师部。

在建宁西北的山道上，有几骑人马快速地向建宁急驰。他们就是总部首长毛泽东、朱德、代参谋长郭化若同警卫人员一行。

岭间的山道上，两边的早稻正在返青。

近山苍翠，远山如黛，真是一幅层次分明的山川田野浓墨图画。

前方的枪声时紧时稀。毛泽东、朱德在马背上望着建宁城方向，不时流露出关切的表情。此时，一支由赤卫队组成

的担架队抬着伤员从战场上下来，来到毛泽东、朱德身边。他们见道路狭窄，全都下了马，让开道立在路旁。

毛泽东拦住一个抬担架的赤卫队员问：“前线怎样了？”他问着揭开单子，检查伤员的伤势。伤员头上、胸前都缠着绷带。他两只眼睛盯住毛泽东。赤卫队员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回答：“攻破了敌人的第一道防线。这个同志真了不起，冲锋时连着刺死两个敌人。”

朱德夸奖他是：“好样的！”

毛泽东问：“小同志，你是党员吗？”伤员遗憾地摇摇头。

“你会成为一个好党员的。”毛泽东说着盖上布单，既像对他说，又像自言自语：“战争环境最能考验人，尤其是生与死的紧要关头。”

伤员问：“首长是……”

“毛泽东。”

伤员听到“毛泽东”三个字，十分激动、震惊、脱口而出：“毛委员！”他不顾伤口疼痛，惊人地坐起身，伸出了双手。毛泽东赶紧握住他的手。伤员用尽平生力气使劲地摇着。

其他赤卫队员听到“毛委员”后，有的抬着担架聚集过来，有的放下担架跑过来，激动得争相同毛泽东、朱德握手。他们个个动情地流下了热泪。

毛泽东握着赵大爷的手问：“老同志，你是哪里人呐！”

赵大爷 50 余岁，此时动情的泪水挂满两颊：“兴县长冈乡……”

毛泽东：“兴国，参加红军的人员最多，支前最积极，我到过你们那里。”

一个年轻赤卫队员捂嘴偷偷笑了。

毛泽东看见，问他：“小同志，你笑么事？”

年轻赤卫队员说：“我笑他当时红军分给他粮食，他都不敢要。”

赵老爹上前刮了他一下鼻子，乐呵呵地说：“你这伢子，那都是老皇历啰。”

众人笑了。毛泽东、朱德也跟着笑了。

“毛委员。”人群外有人大叫一声。

毛泽东分开人群，看到 60 多岁的老人心情格外激动。

“孙老爹，您老也来了？”

孙老爹分开人群：“来了、来了！从东固一直跟到建宁城。”

朱德抓住孙老爹的手：“老人家，跑了七百多里路，辛苦了！”

孙老爹：“同志，红军是为咱穷人办事的，有的连命都丢了，我这老胳膊老腿的还怕辛苦，就是把命搭进去也值得。”

毛泽东：“他就是咱红军的总司令，朱老总啊！”

“朱总司令……”孙老爹激动地难以言表。聚集的人不禁脱口而出“朱总司令”，已握过手的也争相过来握手。

毛泽东对赵老爹讲：“兴国是支前模范县。”

这时，枪声大作，众人不约而同地瞧向建宁城方向。

孙老爹大叫一声：“毛委员、朱总司令还有事，咱们也该走了。”

赤卫队员分别抬起自己的担架，注目着毛泽东、朱德等人。担架上的伤员有的招手，有的侧身注目。毛泽东、朱德等向他们挥手告别。担架队走过去了，毛泽东、朱德等才上

了马，朝着枪声打马奔去。

上午 10 点多钟，城东门被敌人打开，只顾逃命的刘和鼎带小部分人如丧家之犬，骑马落荒而逃。他没有给南京的蒋介石创造奇迹，自己反而弃城而遁。他丧魂落魄地逃出建宁不远，在他身后的建宁城，又传来了“轰”的一声巨响。刘和鼎险些从马上摔下来，不由回头向后看看。城头上浓烟滚滚。这时，红军的冲锋号又响了。他料知建宁被红军攻破，猛加一鞭，马驰如飞地向东北遁去……

山坡上的一棵古树下，是简易的三军团指挥所。指挥所居高临下，对建宁城一望无遗。

毛泽东、朱德等驰马上了山，到指挥所前下马，同迎接的滕代远简单问候了几句便进入指挥所。毛泽东、朱德各自接住递过来的望远镜，观察前方。他俩人从望远镜中看到红军战士冲进城内，冲到城墙上的红军战士将红旗插上城头。有的还向城外摇动红旗。

突然天空飞来一架敌侦察机，在指挥所上空掠过。众人抬头看看空中的飞机。毛泽东问滕代远：“彭总指挥呢？”

滕代远：“他去了前沿。”

毛泽东又拿起望远镜，从望远镜中看到彭德怀提枪指挥队伍向城中冲去。毛泽东拿着望远镜，耳闻枪声和冲杀声，不由诗兴大发。

七百里驱十五日，
赣水苍茫闽山碧，
横扫千军如卷席。
有人泣，

为营步步嗟何及！

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领导下，从5月16日的富田战斗到31日的建宁战斗，历时15天，由西向东横扫7百里，5战5捷，歼灭敌人3万多人，缴枪2万余枝，又一次地打破了蒋介石的“围剿”。

江西败讯报到南京，蒋介石在官邸闻后，一拳击在桌上怒目而立。身后的陈布雷吓了一跳。

陈布雷驱前一步，轻声叫道：“先生……”

蒋介石无声地坐在椅子上，过了好久，蒋介石才起身，踱到窗前，久久地望着窗外的树木花草。过了好长时间，他才缓缓地回头看着立在那里的陈布雷，慢而伤感地说：“攻战莫如攻心。攻战连连败北……全是蠢才！……”他离开窗户，来到桌案前，一手击桌案：“党国之大业，非败在这帮蠢才之手不可！”

坐镇南昌行营指挥的何应钦，也正在气怒、悔恨参半的室内踟蹰。他的一条腿不好使，走起路来有些跛。他的少将高参进来禀报说：“我各路军已退向赣州、泰和、吉安、吉水、永丰、乐安、宜黄、南丰等地转入防御。”何应钦听后，跛着腿奔至军用挂图前，查看。看后，正要说什么，被“报告”声打断。

“进来！”何应钦没好气地说。

上校手拿电报进来：“委员长追查作战不力的急电。”

何应钦接过连看也不看，丢到了一旁的纸篓里。

20 . 大将风度

蒋介石两次进攻江西红军，都是大张旗鼓，鼓噪而进。其结果是丢盔弃甲，掩旗而遁。军事上的失利，使他伤心动火。而自家后院又起政治风波。原因是胡汉民在 1928 年 8 月从欧洲回国支持蒋介石，将其捧上国民政府主席的宝座，帮助蒋介石扣留了李济深，打败桂系军阀；在蒋冯战争中，又帮助蒋介石打败了冯玉祥，消灭了唐生智的部队；在中原大战中，还帮助蒋介石打败了冯阎联军；当时就有人劝胡汉民不要因支持蒋介石而再一次地得罪汪精卫。胡汉民则认为，自古是武人‘马上得天下，文人治理天下。’只要不打仗，就可用法制约枪杆子。汉朝叔孙通帮刘邦定了朝仪。南京如果我不去，也会有人去。由于蒋介石想当五院之上的总统，胡汉民则对他的企图不满，私下多次发牢骚。蒋介石也感到胡汉民已是多余。胡汉民是想让蒋介石当土耳其的凯末尔。凯末尔是土耳其的总统，在他带兵打败希腊军后，把国政交给了副总统伊斯默，他自己则带着美人游览风景区。胡汉民也希望蒋介石是中国的凯末尔，把中国的党政大权也交给他掌管。胡汉民只不过是书生气十足罢了。曾在胡汉民回国途径香港时，他的老朋友邓泽如送给他一个装黄雀的小竹笼，实际上是无言地告诉他，日后他胡汉民就是笼中的小鸟。

胡汉民十分自信。在 1930 年 11 月 12 日召开的国民党三

届四中全会上，矛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胡汉民曾用一个小故事来比喻过蒋介石。那是欧洲大战时，法国的一个飞机制造师，驾驶飞机的技术十分高明。在一次战斗中他立了大功，巴黎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他以为自己驾驶飞机的技术很高明，汽车当然也不在话下，于是他要求驾车。结果，他用操纵飞机的办法操纵汽车，当场撞死几十个欢迎者。他言下之意蒋介石就是那个驾驶汽车的飞行员。

蒋介石在恼怒之下软禁胡汉民于飞机场附近。其结果，当时的文职官员古应芬先后策动陈济棠、李宗仁、孙科等发动反蒋运动。于是，国民政府内出现了政治危机。

蒋介石总想统一中国，实际上他一天也未统一过。

善于审时度势的毛泽东和朱德，正好利用这一时机发展自己。在建宁的总结会上，朱德曾说过，这次反“围剿”取得了军事上和政治上的胜利，可以说，这个胜利来之不易。我们顶着两个方向的压力，一是蒋介石 20 万大军的压力，另一个是来自我们内部思想上、认识上的不统一，出现了“分兵退敌”和“大转移”的意见。是毛泽东力排众议，坚持原则，反复作工作的结果，是“诱敌深入”正确战略方针的结果。众人听后热烈鼓掌。从掌声中可以看出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在实践中得到了巩固，其战略指导思想为大家所接受。彭德怀也曾说过，毛泽东同志是我军“摇鹅毛扇”的，是我们的军师。这次，战胜了数倍于我们的敌人，就是充分发挥了毛泽东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方针的结果。以相对劣势装备和绝对劣势兵力，又无后方接济的情况下，取得的伟大胜利，创造了古今中外没有过的崭新的战略战术。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武器

库中新的发展，以他之言，叫做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彭德怀的讲话也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毛泽东站起来以手示意，制止了掌声：“以上大家都说得很多啰。目前的局势，是两广的军阀成立了另一个‘国民政府’同蒋介石控制的南京‘国民政府’分庭抗礼，并积极部署向湖南进兵；北方的张学良、冯玉祥、阎锡山所部也在伺机南进。因此，总前委决定，利用国民党内部的新矛盾，乘江西之战处于暂时守势之机，我们转入进攻。以赣南为中心，分别向北、向南、向西三个方向发展。任务是广泛发动和武装群众，扩大苏区，为粉碎敌人的再次进攻创造条件。现在请朱老总下达任务。”

朱德代表总前委讲了三期发展计划，重点是发动群众，扩大苏区和筹款等工作。第一期北向南丰一线发展。地方工作要完成四项任务：一是建立地方游击队；二是领导群众分田；三是指导建立地方苏维埃政权；四是建立地方党团组织。红军对内完成三项工作：一是筹款，用于作战经费需 115 万；二是在军队中加强军事训练和政治党团训练；三是招收 3 万名战士，扩大红军队伍。各军的任务是：红三军、红四军在宜黄、南昌附近展开工作；红十二军在建宁、泰宁展开工作；红三军团在黎川及其附近展开工作。

会议以后，毛泽东又把红三军、红四军的军长、政委留下。

“把你们留下来，是还有一些事情再交待一下。你们两个军的正面有朱绍良三个师的兵力。你们向北发展，威逼南丰，其目的是迫使朱绍良后退，以期达到占领南丰、南城、宜黄

之目的，继而进兵抚河流域的战略目标。”毛泽东停住话头，点燃香烟。

黄、蔡、林、罗四人起身到地图前，仔细审视。

朱德问：“你们的压力不小，有困难吗？”

黄公略很干脆地回答：“没有！”

林彪像似深思熟虑地回答：“困难肯定会有。但，我们能克服。”他既不想说干脆话，但他又决不会讲对他有影响的丧气话。这也正是林彪的精明之处。

朱德：“你们到了以后，可给地方赤卫队发些武器弹药，必要时派部队的一些骨干到地方工作，领导地方的武装斗争。”

毛泽东又着重强调道：“我军不仅是一个战斗队，而且还应是工作队、宣传队，到那里后要同群众打成一片，在那里生根、开花、结果。”

总部首长的指示，会后马上得到贯彻。

几天以后，在南丰附近。王良师长、李赐凡政委神采奕奕地来到三十二团驻地，刚进村，迎面就看见几个战士在墙上刷标语：

“打倒蒋介石，保卫苏维埃！”

王良、李赐凡走近正在刷标语的战士，战士停住手打招呼：“首长好！”

王良见“蒋介石”三字分别写倒，不由问道：“小鬼，‘蒋介石’三个字怎么都倒了？”

一个战士抢先回答：“两次‘围剿’都被我们打败了，他还能不倒吗？”王良、李赐凡俩人笑了，战士也随着笑了。

这时，一个年轻战士带领着二十多个肩扛红缨枪的儿童团员从他们身边走过，并向他们俩人招手，俩人也招手致意。王良和李赐凡感到这里的工作开展的有声有色。王良、李赐凡注视着儿童队伍远去，又看见几个战士肩背粮袋向几家群众分送粮食。李赐凡说：“他们工作搞得不错，才短短几天呐！”

当他们到一村中，只见一个战士给一家群众送粮食，房门紧闭，任你怎么敲就是不开。

王良、李赐凡有些好奇。王良问：“怎么回事？”

战士带着怨气说：“不敢要。怕白军，怕还乡团。”

李赐凡说：“这里是苏区的边沿，群众有顾虑，可以理解。”

战士气呼呼背着粮食走了。

王良、李赐凡望着远去的战士若有所思地说：“群众没发动起来。看来派一部分部队的骨干到地方工作很有必要。”

王良：“对头啰。”

俩人沿着街道进入一家院落，就听到房舍中有不绝于耳的议论声，甚至还有争论。俩人进到房内，见十几个干部正在围着杨成武。

“呵，真热闹啊！”王良师长跨进门。众人见师长、政委来了，都缄口不语，杨成武忙把他俩人让进来。

李赐凡问：“你们在争论什么？”众人你看我，我看你，没有回答。

杨成武面带愠色，提高声调道：“你们都说啊，你们都哑巴了？刚才不是一个个都很坚决嘛，坚决不到地方工作，你们都给师长、政委讲啊！”

众人都低下了头。李赐凡一边以手示意一边说：“都坐下，

都坐下。看来大家对到地方工作有意见？同志们，做地方工作和在部队做军事工作一样重要，缺了谁都不行。你们想想看，没有群众我们能打胜仗吗？不能！从井冈山到现在的反‘围剿’，哪一点离开群众能行？敌人为什么吃败仗，是他们装备不好，人员不多，都不是！那就是因为群众不拥护他们，成了聋子、瞎子！”

“不想去的，请举手。”王良见大家都在躲避他的目光，个个低头不语。他见一个身材细高的干部有意背过身去，悄悄问身边的杨成武政委。杨成武政委告诉他叫什么名子，什么职务。于是王良就有点点了他的将：“刘排长，你说说？”

刘排长见师长亲自点了名，不好违背，就站起身说出了自己不想下地方的理由。“去年整编时我才到大部队。这么快又干地方，我有点想不通。”

“这也是一种理由。不过，你是当地人，对当地的地理情况熟识就更便于开展工作。无论干什么，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消灭敌人，发展武装，扩大苏区，解放劳苦大众。还有谁不想去，把手举起来？”

众人无一举手，李赐凡说：“这就对了。红军战士重要的一条是服从，三大纪律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到地方后，你们要同地方政府配合好，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建立地方武装，迎接新的考验。”

红军各部利用敌人内部矛盾之机，一边广泛地发动群众，一边积极开展农民武装。他们在山道上挖沟断路，攻打土围子，扰乱敌军，各种活动开展的有声有色，使小股敌人不敢夜间出来行动，就是大批人马的活动也尽量放在白天。南

丰、宜黄、乐安、永丰、兴国的地方武装发展很快，不断地骚扰敌人，有了这批军事骨干，更是如虎添翼，使敌人坐卧不安。

在南丰驻守的敌二十四师，这些日子被搞得晕头转向。尤其是到了夜间，处处闻枪声，告急电话接二连三。这一日，师长许克祥正对着电话机大发脾气。

“你们一定要顶住，绝不许退后半步。再丢失了阵地，我军法从事！”他气怒地放下耳机。电话刚放下，电话铃又响了，许克祥心情不快地抓起耳机，只听得耳机中又是告急声：“师座、师座，共匪和地方赤卫军，偷袭骚扰我军，伤亡虽不大，弄得日夜不得安宁。”

“你要想法消灭他们！”许克祥只说了一句话就将耳机重扣下。

接着电话又响。许克祥确实生气了，根本不理睬。

电话铃“叮当”不停。

许克祥拿起耳机，口气生硬，气怒地大声说：“你们要想法消灭他们……什么？”他立时改变了声调：“总指挥，有何训示？”原来是总指挥朱绍良。他告诉许克祥，蒋介石马上就要发动第三次对共军的“围剿”。说是蒋介石在《大公报》上发表了“告将士书”，老头子要亲赴江西“剿共”，要他率部一定坚守好永丰。

蒋介石将要发动第三次对苏区的“围剿”，具体时间毛泽东虽然还不十分明确，但从敌人的动向上也看出了一些蛛丝马迹。第二次反“围剿”后，短短的一个多月里，红军在闽西发展壮大革命根据地。毛泽东预料到下一步工作的艰巨

性，中途又派红三军到赣南的余都、会昌地区开展工作。这时候的红军主力得到了休整，筹措了大量的军需。同时两个军团各成立了一个山炮连，扩大了总部无线电队和前后方医院，还组建了两个独立师。这些都为下一次的反“围剿”作好了准备。

在建宁，毛泽东召开的临时总前委扩大会议刚结束，各路军政首长陆续离开会议地点。毛泽东同周以栗交谈着走出来。

“我们这次要分手了，你到‘闽赣边界工作委员会’任书记，担子很重，你身体又不好，要多保重。”

周以栗动情地握住毛泽东的手：“请总前委放心，我们一定配合好部队，搞好对敌斗争。”

毛泽东深情地望着周以栗离去的背影，陈毅心情不爽地走过来。

“你这个‘南路工作委员会’书记，什么时间走马上任？”

陈毅说：“会后我们就展开工作。”

毛泽东表扬了他前一段的工作：“你在后方筹措给养，扩红征兵做了大量工作。我代表总前委感谢你陈毅同志。楚汉相争，刘邦在外放心打仗，是因为有个萧何啊！”朱德走过来听到了他们的谈话，也插话说：“你陈毅就是我们的萧何嘛！”毛泽东他们三人说着远去。

李韶九冲着陈毅的背影对其他人神秘地笑笑。其实，陈毅也早就风言风语地听人说，李韶九想要他的马和枪。当时陈毅曾拍案而起：“老子是有好几条枪，谁敢来！”话虽是这样说，可他心里也在不断地打鼓。他陈毅历来是不信邪，敢

说敢当，嬉笑怒骂，随心所欲。如今是不行了，也是提心吊胆地过日子。

陈毅在十二军工作期间，没有跟随毛泽东、朱德的大部队行动，而是在富田。在这个期间也正是肃反时期。李韶九搞扩大化，令干部人人自危。陈毅也受到了怀疑。当时二十军政委曾炳春也被抓。在苏区政治保卫局江西分局的一座大房间里，挤满了被抓的所谓“AB团”分子。大家在低声议论：

“他（李韶九）把二十军从副排长到军长都打成‘AB团’，其用心何在？”

“唉！革命难呐！今后谁还敢当干部。”

“不许讲话！”看押的人大声训斥。

大屋旁边的厢房内，不时传出逼供、拷打的声音，听着令人心寒。

一个个被打昏过去的干部拖出来，又一个个地被拖进去，肃反的阴影笼罩在每一个人的心头。

“革命，革命到自己头上来了！”

“我们都是‘AB团’，那好人是什么样子？”

陈毅却在另一个房间里，同李韶九面对面地争论。

陈毅指着他说道：“让我在十二军中抓五百名‘AB团’分子，这个任务我陈毅无法完成！”

李韶九受到顶撞大为恼火：“这是立场问题，你在包庇‘AB团’分子，也是在包庇自己！”

陈毅当仁不让：“我陈毅做事光明磊落。抓‘AB团’分子哪有定任务的？有就抓，没有就不抓，三千人的队伍抓五百个，亏你想得出来！”

李韶九见说服不了陈毅，强压怒火说：“好、好！我不和你争，但上级的指示你不能不执行！”

陈毅根本不吃他那一套：“我要向毛泽东同志反映。”

“你、你……”李韶九气得说不出话来，拍案而走。陈毅木然地立在原地。

为此，他陈毅找到毛泽东，说是“有人看中了我的枪和马。”毛泽东看着怒气未消的陈毅，一脸严肃，思而未答。过了一会，毛泽东把一个布包放到陈毅面前。“红军的军费都在这里，还有我的几篇稿子，都托付给你了。”

陈毅久久地望着那个布包，心情格外激动。在这关键时刻，毛泽东如此器重，不正是毛泽东对他陈毅的信任吗？

毛泽东点燃香烟，过了一会同情地望着陈毅，问道：“听说你的妻子肖菊英同志……我的妻子杨开慧死在了敌人屠刀下，而你的妻子却死在肃反扩大化中。”

陈毅说：“如果不是你毛泽东给我撑腰，怕我陈毅也难幸免。”

原来，有一天，陈毅闷闷不乐地从外面回到家，正忙着煮饭的妻子肖菊英见他满脸不悦，关切地问他：“这些日子，你总这样，究竟是因为什么？”

陈毅看了妻子一眼，没有言语。富田事件后，他变得沉默寡言，像是换了个人。

肖菊英不放心地望着他欲言又止的样子。

陈毅心情悲怆地说：“又有同志，以‘AB团’分子的罪名给抓起来了。”

肖菊英听后难于言表，悄悄拭泪。

“他们也怀疑我是‘AB团’，岂有此理！”陈毅突然愤然作色地站起来，走到门口的肖菊英听后停住：“你不是写信给毛委员了。毛委员回信不是说他支持你，并批准你把那些被打成‘AB团’的同志分别轻重后加以释放吗？”

陈毅像有千言万语，只是摇摇头。

肖菊英走出，不多时端饭菜进来，放好碗筷：“吃饭啰。”

陈毅没有吃的意思。肖菊英近前，陈毅深情地抚摸着妻子的肩头，轻声说：“我这次要出远门开会，大约七八天才能回来，若不能按时回来，说明我……”

肖菊英伏在他那宽阔胸前抽泣。

陈毅告别了妻子，同警卫员跨上战马开会去了。

肖菊英泪水洗面，扬起手同陈毅招手，真像有点生死离别的情景。陈毅走了好远，在马上回头看见妻子还倚门相望。他向妻子招招手。肖菊英确实有一股生死离别的情感涌上心头，她向前跑了几步，声泪俱下地叫道：“仲弘（陈毅字）早点回来。”

开会回来的路上，他知道因事在外多当误了两天。因惦记着妻子，陈毅和警卫员不断地催马赶路。当俩人来到一个山口，陈毅在马上警惕地观察到两边的山林有异常，命警卫员快速冲出关口。突然枪响，俩人边掏枪还击，边伏于马背上向前急冲。陈毅坐骑突然失前蹄，把他从马背上摔下，他迅速滚到一边的石头旁。这时警卫员的马也受伤，警卫员从马背上纵身跳下，就势一滚，滚到陈毅身边。

山上冲下两个白军，被他二人一人一枪撂倒。陈毅不敢恋战，拉住警卫员钻进山林。

当陈毅同警卫员疲惫不堪地来到自己家门时，只见家门紧闭。陈毅边打门边叫：“菊英、菊英，我回来了。”黑乎乎的房子没有回答。警卫员又上前打门。仍无动静。陈毅已预料到了什么，用力推开门，陈毅摸进屋内找着火柴，点燃油灯。灯光中只见房间里一床一桌，桌旁有一个篾篓，别无东西。床上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就是不见他妻子肖菊英的踪影。陈毅打量着屋内，心中更是有股不祥之兆袭上心头。他四处寻找，没有发现什么，心情复杂地立在屋正中。过了一会，他走到床前，拿开枕头，发现一张纸条，只见纸条上歪歪斜斜写着三个字：“我去了。”

陈毅看后，心如刀绞，他时常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他握着那张小纸条奔到房外，大呼：“菊英！”

天空刮着风，下着雨。风声雨声吞没了他的声音。闪电划破了夜空，他和小屋在风雨飘摇中显得异常孤独，接着一声响雷在头顶炸开。

风停雨止，天晴了。山南坡的稻田地里增加了一个新坟。

陈毅立在坟前，悲愤地脱下军帽，恭恭敬敬、情深意切地向妻子的坟鞠了个躬。警卫员站立着，神情肃穆地望着这一幕，泪水也情不自禁地模糊了双眼。

毛泽东听完陈毅的讲述，甚是同情。

陈毅从建宁回来，立即投入到了扩大红军、招收新兵的工作之中。兴国街头上贴着各色“欢送参军上前线”的标语，到处是敲锣打鼓的队伍，热闹非凡。

陈毅和警卫员走在人群中，被赵老爹看见：“陈军长。”陈毅见是满面春风的赵老爹，拉着参军的儿子走过来。他忙挤

过来：“赵大爷，您老送儿子参军？”赵大爷对儿子说：“三伢子，快叫陈军长。”他儿子忙叫：“陈军长。”陈毅高兴地说：“您这是第三次送子参军了。”

“参军好！参军打白军，穷人能过上好日子。”赵大爷说完，突然神秘地说：“陈军长，这次在建宁，我见到毛委员了。他夸咱兴国是支前模范哩。”

这时，又一新兵队伍敲着锣、打着鼓，打着红旗走过来。鼓声、锣声震撼着兴国城。

21．御驾亲征

两次“围剿”江西红军，两次败北。蒋介石确实有切肤之痛。但他绝不服输。6月6日，蒋介石在南京发表了《告全国将士书》，6月7日上海的《大公报》予以转载。为给前线的将士鼓劲打气，在6月7日，他专门电告朱绍良和孙连仲两位指挥官。

绍良、连仲兄：

中正定于旬日后来赣督师，陈主席铭枢已入十九路军指挥，此时情况等严督所部死守现在防地，切不可再望增加兵力，自馁其气。中正来赣与诸兄共生死，自当能与诸兄同存亡。部队调遣与增减，一听中正之命令，必能转危为安，请勿过虑可也。

蒋中正

民国二十年六月七日

在抚州的朱绍良和在宜黄的孙连仲接到蒋介石的电报，像是得到了起死回生之术，积极备战，准备再同红军决一死战。

蒋介石似乎还不放心，在 6 月 14 日，又致电陈铭枢：

真如兄：

此次“剿匪”战斗序列仍以敬之为行营主任，兄为前敌总指挥兼右军团总指挥，孙连仲为中央军团总指挥，朱逸民为左翼军团总指挥未知兄意如何？盼复。

蒋中正

民国二十年六月十四日

陈铭枢，字真如，广东合浦人，1889 年生，早年毕业于河北保定军官学校，曾加入过同盟会，参加过北伐战争，就任过国民革命军十一军军长并兼任武汉卫戍司令。1927 年就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1929 年改任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他所率领的部队在 1930 年改编为第十九路军。在第一次“围剿”时，十九路军由蒋光鼐率领指挥作战；在第二次“围剿”时，蒋光鼐因故未到职，由蔡廷锴代总指挥。第三次“围剿”蒋介石御驾亲征，事关大局，就又把陈铭枢调往前线亲临十九路军指挥。这也说明蒋介石此战的决心。到 6 月 20 日，蒋介石又打电报给何应钦和就任江西省政府主席的熊式辉，把他的作战决心和作战计划进行通报。

敬之、天翼兄：

中正意赤匪主力虽向赣东闽北转移，而我军仍先洗扫赣南匪巢为第一步计划，对其主力则派相当兵力以监视之。故第十九路军仍由吉安、东固、龙冈以达宁都。而以第五十二师之一旅为我后续部队，以留守所克各重镇。第六、第十、第二十三师为一路，仍由永丰、滕田、招携前进到达广昌。而以第四十五师与祝旅为后续部队，其主力不经乐安，即由永丰向招携进展，以留守该路所克之重镇。如此第十八军仍在抚州，同时协同第六、第二十六路军进击匪之主力，第九师为总预备队。警卫第三旅由杭州开巨州，以策应赣东或闽北防务。此次作战主旨，第一、不在阵前集中，应预定目标，纵长配备，相连续进，出匪不意，使其不能详悉我之部队与兵力为主。第二、主力部队专任进攻，占其全力随地集中，不使分留后方，而另派后续部队以防剿各区，如此占领宁都、广昌后对粤或援闽皆不致误时失机也。第三、先将其老巢击破，确实占领，再将其赣南各县城占领，然后再定第二步计划。

蒋中正

民国二十年六月二十日

公元 1931 年 6 月 21 日，晨。蒋介石携夫人宋美龄和英、日、德三国顾问乘车来到了南京下关海军码头。军乐齐鸣。码头上早已聚集了欢送的军政要员和人群。在军乐声中，

蒋介石携夫人宋美龄和英、日、德三国顾问走下汽车，在军政要员的簇拥下，走在欢送的人群中，记者跑前跑后不时拍照。蒋介石军服笔挺，容光焕发，边走边向欢送的人群招手致意，场面之大，气氛之热烈，历史少有。

一位女记者拦住蒋介石：“我是中央社记者。请问蒋主席，此行赴赣有何打算？”

蒋介石不放过任何宣传和表白心机的机会：“中正此次赴赣‘剿匪’，临行之前，国耻党仇万感交集。中正秉命党国，督率军旅，深懂国家安危之顷，正我袍泽效命之秋，荡平匪区。”蒋介石讲完甩下记者先朝前走去。

蒋介石等登上“永绥舰”后，立在舱外向岸上的军政要员和人群频频招手。

一声长笛，“永绥舰”起航离岸。

“永绥舰”在长江上行了二十多个小时，于翌日晨抵达南昌。随着长鸣的气笛声，“永绥舰”缓缓靠岸。蒋介石同宋美龄和英、日、德三国顾问，一起伫立在舰弦边，向来欢迎的何应钦等军政要员、记者和欢迎的人群招手致意。

蒋介石等人依次走下“永绥舰”，何应钦迎上来同他们一一握手，记者争相拍照。

中央社记者拦住蒋介石：“我是中央社记者，请问委员长此行来赣，有何神机妙算？”

蒋介石停在码头的墩船上，摆开架势接受记者的采访：“中正此行，督率各军‘围剿赤匪’，依赖我总理之威望，人民之协力，诸将士之忠诚戮力，必能于最短期内，清除‘共祸’，奠安国族，幸而完此夙愿，决当解甲归田，表我心机，

然军人以身许国，不能成功，誓当成仁，苟中正从此而舍命疆场，克随总理及诸先烈于地下。”

蒋介石讲完，沿码头拾阶而上。

江边街道上，军乐震天，欢迎的人群晃动着手中的三角旗。蒋介石走在人群里，对如此场面颇为满意。他们一行来到等候的汽车旁。

汽车穿过欢迎的人群，一直驶到百花州的江西图书馆前停下。此地现为“南昌行营”。蒋介石等人下车后步入江西图书馆。

百花州，在南昌状元桥和三道桥之间的东湖一带，原是一个水泽之乡。南宋绍兴年间，是豫章节度使张澄操练水军的地方。东州的湖心，是宋隐士苏云卿的灌园，号为苏翁圃。清朝乾隆年间，江西布政使彭家屏书写“百花州”三字，刻为石碑。豫章十景这里就有“东湖夜月”和“苏圃春蔬”。成为后人游览圣地。

蒋介石亲临南昌前线，发动第三次“围剿”的消息，已被毛泽东、朱德所掌握。在红军总部里，毛泽东、朱德俩人伏在地图前，查找地点和研究下一部的军事行动。过了好长时间，毛泽东立起身，离开地图点燃一支烟，一边抽一边思索。只见他解开胸前的衣扣，露出白色衬衣。朱德仍聚精会神地伏在地图前仔细观看。

毛泽东抽着烟走到门口，立于此处，一手卡腰，一手拿着烟，望着门外在思考、运筹。

郭化若从外进来。“据报，蒋介石正在南昌调兵遣将。”

毛泽东无声地点点头，一扬手甩掉烟蒂，重新回到地图

前。“老总，咱们怎么对付这个老对手？”朱德直起身，丢掉手中的红兰铅笔，胸有成竹地说：“咱们还是老办法，‘诱敌深入’，大踏步地转移，大踏步地后退，到苏区欢迎他。”毛泽东说：“对！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牵着他的鼻子，选择有力的地域和时机，避实就虚，捡弱的吃掉他！”

朱德指着地图说：“对头啰！让他们按着我们的意志行事。”

毛泽东转向郭化若：“你是参谋长，有何打算？”

郭化若在毛泽东身边学到了不少的东西，尤其是经过这两次反“围剿”更是熟知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他大胆地说：“留一部分兵力在南丰，宜黄继续监视敌人，红军主力向南转移开展工作。”

毛泽东对他的回答很满意，又问：“留哪支部队监视敌人？”

郭化若：“三军的第九师和四军的第十二师。”

朱德想了想说：“我同意。”并指着地图：“总部率三军团、四军主力和十二军，移居建宁、顺昌、归化、永安、连城、长汀、石城之间地区开展工作。总部仍设在建宁。”

“好！就这样定了。那就下命令，马上行动。同时告诉各军随时掌握敌情变化，一有情况变化马上报告。”

22 . 前线指挥

蒋介石 6 月 22 日抵达南昌后 ,就迫不及待地给朱绍良发电。

绍良兄 :

中正抵达南昌 , 决先恢复南丰与南城间水陆交通 , 请转告毛、许、周各师长 , 此次固守南丰 , 牵制赤匪主力 , 勿使猖狂 , 厥功甚伟。孤军奋斗 , 无任感慰 , 请为我代劳各将士为要。近情盼复。

蒋中正

民国二十年六月二十二日

蒋介石在南昌一方面忙着开会 , 调兵遣将全面部署进剿红军事宜 , 一方面同前线将领电报来往不断。当事情有了个头绪 , 他才静下心来 , 坐在软绵的真皮沙发上小憩。为了鼓舞士气 , 凝聚反共决心 , 蒋介石专门派人在南昌豫章公园中山纪念堂为五师师长胡祖玉设立了祭奠灵堂。

6 月 26 日 , 凌晨 4 时起床 , 更衣洗漱完毕 , 调来车辆已是将近 5 点钟。何应钦起得更早 , 蒋介石还没有起床他早就在外等候了。一同驱车驶向豫章公园 , 沿途的街道上军警密布 , 三步一岗 , 五步一哨 , 防卫森严。5 点钟多一点 , 蒋介石便到达豫章公园 , 早有先期到达的孙连仲、陈铭枢、陈诚、谭

道源、韩德勤、关树人等师长接住，稍为休息，便来到灵堂之上。蒋介石一进肃穆的灵堂，就凄然泪下。他们祭奠完毕，蒋介石又抚棺大动，声泪俱下，甚是悲切，令在场的官员感动不已。使胡祖玉的家属和亲朋好友更是感动万分。在场的军官上前好言劝住，才止住哭泣。来到休息间，慰问家属，蒋介石说了许多赞扬和褒奖的话。

“祖玉兄，于广昌之役，殊死坚守，身先士卒，为国捐躯，树我党国楷模。三军将士，当舍身效仿。”

蒋介石随后又率众驱车穿过车水马龙的繁华街道，来到德胜门外檀致烈士陵园，祭奠北伐战争中牺牲的烈士。北伐战争中，蒋介石也曾率军来到南昌，参加南昌之战。他献上花圈，向烈士志哀。接着顺道又到了第二后方医院，看望受伤将士，拿出许多慰问品，赏赐伤病员。并要受伤将士静心疗养，鼓励他们早日康复出院，上前线杀敌立功。他告别感恩涕零的伤病员，驱车上了青云谱。

青云谱在南昌市的南郊定山桥附近，始建于东晋大兴四年，原为许逊的“净明真境”，以后历朝都曾有修继续建。在清朝顺治十八年，号称八大仙人的朱良月和弟弟朱秋月，隐住于此。后人仰慕其名声，集资改建为青云圃。到了康熙年间，又把“圃”改为“谱”。八大仙人是明宁献王朱权的第九世孙，毕生爱好琴棋书画，把全部精力倾注于丹青之上，在艺术上另辟蹊径，对后人有很大的影响。谱内有各种神像雕塑和名人墨迹。蒋介石一行前呼后拥地到了青云谱，寺内的方丈出面接待，饱览青云谱美景。在此进过茶点，已是下午时光，又驱车到了南昌飞机场。

南昌飞机场的空军，早接到通知，已作好了一切准备。

蒋介石下车后，看到飞机排列成行，在阳光地照射下闪烁出无数个光斑；飞行员个个披挂整齐，人人雄赳赳、气昂昂。给蒋介石一种威武雄壮之感，令他大为动容。在他看来，有如此强大的空军和精湛技术的驾驶员，他朱、毛还不乖乖就擒。他对如此盛大的场面满意，他为有这么一支航空兵而自豪。再看看左右，全是精兵强将，人人经过炮火的洗礼，个个有同共军作战的经验。他心中暗喜，朱、毛共军休矣！

下午4时，蒋介石风尘仆仆地回到了百花州。

为了进一步鼓励各位将军“剿匪”之决心，他早命人在百花州行营大厅里，摆上了十几桌丰盛的菜肴。桌前围坐着陈铭枢、朱绍良、孙连仲、陈诚、赵观涛、卫立煌、上官云相、谭道源、李云杰、韩德勤、关树人等将领。因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三个外国顾问未到场，众人都在小声私语、议论。他们有说有笑。朱绍良、孙连仲却笑不起来，或独坐或抽烟。

陈诚见朱绍良独坐不语，起身近前：“朱总指挥，如何独坐不语？”

朱绍良望着他似笑非笑地面孔，似乎有些不快，淡淡地说：“我同共军交过手，深知其厉害。进到共区大有鸟无林可栖，鱼无水可游之心态。此次进剿，以兄之愚见，前途未卜。”

陈诚不以为然地说：“老兄‘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大可不必！蒋委员长亲自督战，定能歼共军于赣南大山之中。”

朱绍良：“但愿如此。老兄气盛，还需小心才是。”

陈诚见和他话不投机，悻悻而去。陈诚是浙江青田人，生于 1898 年，字辞修。早年考入河北保定军官学校，在炮兵科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广州黄埔军校任教官、区队长、队长，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师三团团长。在黄埔军校期间，受到校长蒋介石的青睐。据说他的妻子还是宋美龄做的大媒。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升任二十一师师长。不久，蒋介石把这个亲信调到南京，就任南京警备司令，后又改任十一师师长。陈诚身材不高，却显得很精干。其军事指挥才能也令人刮目相看。在蒋介石的一手培养下，又升任第八军军长。这一次，“围剿”江西红军，蒋介石是拼上了血本。他陈诚理所当然的被调往前线。虽然，在国民党的军队里不乏蒋介石的学生，得意门生也有，但像陈诚这样被蒋介石垂青的确实不多。他陈诚也常常引为骄傲。朱绍良的话，也深深打痛了他的自尊心。

上官云相看在眼里。他知道陈诚同蒋介石的关系。当时，当官得有靠山。有了靠山就能青云直上，曾有古语说“朝里有人好做官”。他上官云相不糊涂，忙讨好地拉陈诚坐在身边的空位上，十分热情而关切地问：“老兄，何以动气？”

陈诚斜视了远座的朱绍良一眼：“败军之将，畏敌如虎，怎堪担当‘剿匪’之大任？”

上官云相狡诈地笑笑，探身过去，压低了声音：“听说在广昌，他脚底下抹油，比谁都跑得快。”

“哼！”陈诚又鄙夷地盯了朱绍良一眼：“广昌失守，胡祖玉师长捐躯。建宁城破，五十六师被歼三个多团，他还有何颜见江东父老。”

“蒋委员长到！”门外一声长呼，众将官立即起身。

蒋介石、宋美龄、英、日、德三国顾问在何应钦陪同下，缓缓步进大厅。大厅立时响起鼓掌声。

蒋介石等目不旁视地穿过大厅中间的通道。宋美龄却非常活跃，不失时机地同两边站立的将领互相握手问候。

“夫人好！”将领连声问候，使这个爱讲排场，爱打扮，有着极强权力欲的女人，得到了满足和欣慰。

蒋介石先到上首大圆桌前落坐。礼仪小姐递上热毛巾，他擦擦脸和手。宋美龄随后在他的身边落座。蒋介石用他那贯有的机敏，深邃而又阴鸷的目光扫视鼓掌的众军政要员，并用双手示意众人落座，众军政要员才停止鼓掌落座。

蒋介石清清嗓门，大声地说：“诸位，我携同夫人和三国顾问赴南昌，证明我‘剿匪’之决心。鉴于上两次‘围剿’之教训，我请来了英、日、德三国顾问随军指导，采取‘厚集兵力，分路围攻、长驱直入’之战术。只要众人齐心协力，定将‘匪患’扫除！一举歼灭在赣南大山之中！”他讲到得意之时，不由拍案而起，继续讲道：“党国遭如此灾难，如何让总理安眠。此次决战，望各路将士忠诚戮力，舍命疆场，师长未退，旅长先退者，杀无赦，旅长未退，团营连长先退者，杀无赦！”蒋介石讲完引起一片掌声。

宋美龄缓缓而起，用她那莺歌燕语般的声音，介绍了三国顾问。最后她说：“请英国顾问先生讲话。”接着用英语对英国顾问讲了一番。英国军事顾问也不推迟，立起他那高大的身躯，讲了一番。宋美龄作翻译：“各位将军们，我受英国首相重托，来到东方的中国，效命于蒋委员长，进剿‘共

匪’，解决匪乱，建设一个平等、博爱之人民大国！”

众军政要员拍掌。蒋介石也轻拍了几下，宣布宴会开始。“各位将领将赴前线，效命党国。特设此宴，为诸位送行，请举杯。”他先举起了手中的杯。

众军政要员共同举杯。这时，有人倍受感动，竟发出抽泣声。宴会厅出现一阵骚动，蒋介石拭目而视。

陈诚大声道：“愿效忠党国，舍命杀场，万死不辞！”

众人也异口同声道：“愿为党国效劳！”

蒋介石感慨万千，动情地说：“不日，吾将巡视前线，经抚州至南丰，亲督各军，各路军务必积极进剿。今晚一醉方休。”

宴会 6 时方散，各将领因明日即将奔赴前线，宴会一散都回了各自的下榻处。

陈诚赶到了抚州前线，立即向南昌的蒋介石发来了效忠电。

校长：

学生，率军临敌无不感激校长栽培。今日时局知之危殆，祸机知剧烈，殆十倍于咸同之世。职当小心谨慎，以盛气临之。但求有补于党国，勿辱及钧座，寸心无悔憾，其他非所知也。

学生辞修

民国二十年六月二十九日

蒋介石接到陈诚的来电，甚为高兴，立即回电。

辞修弟：

来电悉，甚慰。古云，战阵之事，恃强者是败机，敬戒者是胜机。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临战之妙，存乎一心。能战虽失算亦胜，不能战虽胜算亦败。请弟慎出之。

蒋中正

民国二十年六月二十九日

蒋介石在7月2日，临出发前，又向右翼军总指挥陈铭枢发电，告诉他，他先到左翼军巡视，从抚州到南城，而后再到右翼军巡视。

抚州是一座美丽的小城。抚水穿城而过，给小城人民带来了很多的方便。俗话讲有仙则灵，有水则秀。水给人民提供了舟楫灌溉之利，眼前也为蒋介石“围剿”红军提供了方便。

蒋介石一到抚州，就在宋美龄和何应钦等人的陪同下，立即检查江防情况。他们一行立于江边仔细检查江防情况。江中有战舰游戈，江岸有林立的士兵。

宋美龄则是个大忙人，不断地同英、日、德三国顾问轮换着用英语交谈。何应钦则不离蒋介石左右，指点着江岸城防向蒋介石汇报情况。

蒋介石面对抚水，说：“抚水为南昌之屏障，决不可有丝毫险失。”

何应钦：“请校长放心，有了前次进剿的经验，学生绝不托大，一定克尽职守，确保抚州万无一失。”

蒋介石一再告戒他：“赤匪一日未灭，则责任一日未尽，叛乱一日未平，则职务一日未了，务必于短期内削平，完成

统一。”

何应钦十分了解这位统帅此时的心情。

蒋介石奔波了一整天，到晚方才回到设在抚州的左路军指挥部。

晚饭后，他来到一间豪华的卧室，翻阅当天的报纸。何应钦进来，向他报告情况：“校长，陈诚、罗卓英部攻占黎川后，不见共军踪影，接着又会同朱绍良夹击南丰，其时共军已转移。”

蒋介石放下手中的报纸，愣了半天，而后说：“共军不敢同我军正面决战，定向广昌逃窜，立即电令陈诚、赵观涛部向广昌追击共军。同时命令蒋鼎文部紧随陈、赵之后，以为策应……电令朱绍良部，从南丰向西南黄陂、龙冈进军。”

何应钦离去后，蒋介石仍觉不放心，又亲自起草一份电文，交由电台发出。电文如下：

朱、孙、陈：

中正刻抵临川，前来巡视，此次我军左翼兵力数倍于赤匪，对于侧背之掩护兵力尤为雄厚，故我前方各路之进击部队，尽可能专心挺进，绝无后顾之忧。且挺进部队以寻求匪军主力为目的，故进度愈急速愈为得机。但行军间之前卫部队如一遇匪军，即应停止，一面详查敌情之虚实，一面选择据点构筑工事。如遇强匪则暂取守势，列阵抵抗，切勿急攻散斗，免中匪军狡计也。惟运用之妙在乎一心，贵在相机应变，此乃特举所见，以期稳健而已。希各

官长审慎之。

蒋介石

民国二十年七月三日

前线的朱绍良、孙连仲、陈诚收到蒋介石的电报，稳扎稳打，慢慢向前推进。赵观涛率领第一路进击军和陈诚率领的第二路进击军，于7月5日占领黎川。在6日，赵观涛率军向樟村、康都推进；陈诚率军向大洋源推进。总预备队由卫立煌率领大部进驻黎川，一部到达德胜关。朱绍良的第三军团完成对第一、二进击军的掩护任务后，也从南城、南丰出发，攻占新丰以南地区。蒋鼎文的第四进击军，则防守临川和南城之间地区。

目前，在这个地区作战的红军，仅仅是独立第四、五师和红三军的第九师以及红四军的第十二师，加上地方游击队。蒋介石以为遇上了红军的主力，所以，三番五次的向各路将领不断地发电，实行遥控指挥。

红军主力主动退却后，在南丰附近山区坚守的赤卫军正在组织疏散。村中家家扶老携幼，背着东西，打着衣物，牵着牛羊走向村外。赤卫军队员背着枪或担、或抬有条不紊地搬运粮食。在村口的树林里、池塘边，村民正忙着掩埋铁锅和其他东西。

在村外的叉道上，一边是山，一边是将要成熟的稻谷。孙连长带领一队赤卫军路过这里，正和疏散、坚壁清野的村民相遇。孙连长看见孙老爹，腰里插着镰刀，背上背着花包袱，肩头还扛着舂米用的舂棒。孙连长热情地打招呼：“孙老爹，辛苦啊！”

孙老爹是贫农团的积极分子，嗓门大、声音宏亮：“辛苦！干什么不辛苦？种田还要面朝黄土背朝天，日晒雨淋哪。闹革命打‘刮民党’，还能怕苦？”

孙连长走到他身边，开玩笑地说：“老爹，背这玩意上山，还嫌山里石头少呀？”

孙老爹却是一本正经：“呵！它可不能留在家，你看新稻快熟了，让敌人干瞪眼吃不上。等咱们主力把‘刮民党’消灭以后，老子还要回来用它舂新米，好好招待你们哩！”他的话既风趣又自信，逗得大家都笑了。

孙连长见队伍上了山，忙同孙老爹告别，上山追队伍去了。

在一个山凹处、竹林旁早有疏散的村民在此安营扎寨，有的煮米做饭，有的做针线活。小孩子则在母亲怀里安详地吃着奶，还有的在编草鞋、修竹杖，也有负责站岗的。孙连长带队伍走来，热情地同村民打招呼，“老表们好。”村民都认得他，迎上来有的送水，有的送东西，洋溢着军民一家亲密无间的气氛。一位老太太掂起一大串草鞋，递给孙连长。孙连长连忙推辞：“还有。”“拿着！跑山路费鞋。”老太太把草鞋硬是塞给他一双。她还依次分发给每个赤卫队员一双。

孙连长他们离开这里，登上山顶，居高临下，田野历历在目。孙连长找来三个排长，望着山下的公路和远处冒烟的村庄布置任务。三个排长领命，召集各自的排，分三处带开。

一个排用砍刀砍下树干，从山上往下撬石头，阻断交通。一个排则下到路上挖沟断路……

他们干了大半天，正坐在一起休息。这时，一个负责监

视的赤卫军队员跑来报告：“连长，一个营的敌人，朝这里来了。”

孙连长命令大家隐蔽起来，作好战斗准备。他又下到山下检查一遍路障，最后一个离开。

在山路上，敌人由三路纵队前进。最前面是一个尖刀连开路，接着是抬着机枪、迫击炮的队伍，再后面是大部队。敌军来到路障处，速度显然慢了下来。打着机枪和迫击炮的士兵行动不便。

在山上严阵以待的赤卫军，听到孙连长“打”的命令，一起开了火。密集的枪声，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死伤不少。敌人也在慌乱中迅速展开战斗，向山上射击。

孙连长又指挥打了一阵后，命令撤出战斗，迅速翻过山头。走了好远，还听到背后传来的枪声。

敌人打了一阵，不见一点动静，到山上又搜索一阵，连个赤卫军的影子都没有。这才胆战心惊地抬着伤员继续前进。太阳落山，赶到一个小山村，只见家家关门闭户。敌营长带人砸开一家房门，屋内空空无一用物。锅灶无锅，只剩下一个烂锅台。敌营长气恼地将锅台一脚蹬塌。好像把一切不满都发泄在这里。他气恼地走到屋外没好气吩咐道：“快向指挥部报告，没有发现红军主力，只有小股游击队。”他们是朱绍良的先头部队。

在抚州巡视的蒋介石正在同英、日、德顾问商讨事情，宋美龄充当翻译。何应钦拿着一叠电报进来交给蒋介石。蒋介石接过看后，满腹疑团地起身徘徊起来。三国顾问不解地看着突然变化的蒋介石，再看看宋美龄。他们相互看看，无可

奈何地耸耸肩。

蒋介石停在何应钦面前，面带疑惑地说：“朱绍良、赵观涛、陈诚部由北向南推进，一直未发现共军主力，只有游击队的骚扰。共军不与我军决战，其意图是……”

何应钦也被当前的军情给弄糊涂了：“我军十倍于敌。‘共匪’不战而退，这里面肯定有文章……”

“他们再做什么文章啊？”

“学生以为，他们是在跟我们捉迷藏。”

“说得对！”蒋介石断然道：“派飞机侦察，一定要弄清共军主力流窜到了何处！要紧紧咬住。我们以前吃亏，就吃在军情不明上。”

23 . 千里回师

进入红区的国民党军队，自蒋介石到南昌督阵以来，信心十足、气势汹汹地由北向南齐头并进。经过十多天的推进，虽没有遇上红军的主力，却遇到了负责牵制敌人的留守部队和地方游击队的顽强抵抗。开始以为遇上了红军主力，欣喜若狂地拼命反抗，打到后来才知上了当。于是，就恼羞成怒，把气出在当地老百姓身上，见人不杀就抓，遇村镇不抢就放火烧房烧屋。一时间，敌人所到之处，家家被抢，村村冒烟。

红军主力到了那里去呢？

毛泽东洞察一切，熟知蒋介石用兵之道。在6月30日，

于康都召开了临时总前委会议，大家统一了思想认识，决定还是采取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原则“诱敌深入”。同时留一小部分部队配合地方游击队牵制敌人。

7月10日，总部机关到达瑞金以北的壬田。毛泽东、朱德在一处密林中召开军以上领导会议。大家都很随便地席地而坐。

会议已经开了好一会。毛泽东打着手势，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敌人气势汹汹，长驱直入，我军避其锋芒，来一个‘千里回师’。首先绕敌于背后，先打其后路。由兴国突破富田，然后由西向东横扫，甩敌于赣南，避其主力，打其虚弱之敌！”朱德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他让代参谋长郭化若把总部的意见和计划告诉大家，听听大家有什么意见。郭化若捡起一个小木棍，在地上边画边讲当前的军事态势：“目前，敌第一、第二进击军占领黎川和德胜关，敌第三军团在新丰及以南地区活动，敌第四军团为左翼集团军预备队，也在南城以北地区。种种迹象表明，敌军将向南快速推进。我军‘千里回师’必须以急行军的速度，沿着闽西、赣南的山岭小道向西疾进。”

大家听后，都在思索这个决策的可行性。林彪听后提出自己的看法和问题。“眼下正值盛夏，每天要走一百里的山路。在烈日下行军，全副武装的战士怕经受不住，尤其是还有些重武器，影响行军速度，再加上中暑、发疟疾，这些因素都要考虑进去。”

罗炳辉也有一些担心：“这样一来，收容队的负担会重一些。”其他人也讲了一些意见和问题。一直静听没言语的朱德

发了话：“这个问题提得好，我建议：各军的重型武器，尤其是迫击炮，可以先埋起来，等胜利后再来取。天气、病号、生活等问题，要有思想准备。但我们必须有克服困难的勇气和信心。各军的行军路线和任务，都已明确，务必按时到指定地域集中。”

这时，天空传来飞机的引擎轰鸣声，众人望着天空。

天空出现了三架飞机，飞机飞得较低，无目标地投下几颗炸弹后就调头飞去。一颗炸弹就在总部开会的附近爆炸，还有几颗在山坡、小塘中爆炸，林中的千军万马，无有一丝惊慌，宣传队演节目仍在进行，没有受到一丝一毫的影响。毛泽东问：“大家还有问题吗？凡事欲则立，不欲则废，尽可能考虑周全、多设想些困难。”

朱德：“看来大家没什么啰。没有意见就照总部的命令行事吧。”

众人起身，向着不同的方向离去。

毛泽东点燃香烟抽了一口，对朱德说：“咱也轻松一下，走，看节目去。”

俩人朝着演出方向走去。当毛泽东、朱德走到演出地点，节目已演完，队伍正撤离演出现场。小演员正在卸妆。

毛泽东遗憾地看看朱德说：“我们没得眼福，来晚啰。”

小演员看见毛泽东、朱德来了，一下子全围了上来，有说有笑。

朱德关切地问：“小鬼们，辛苦吗？”

“不辛苦，行军打仗那才叫辛苦呢。”

“首长不仅同我们一起行军，而且还要日夜操劳，才辛苦

呢。”

毛泽东开玩笑地说：“我们红军不发赏，生活上又没得肉吃，天天行军打仗，怎么能不辛苦？可我们今天吃苦，为的是大家将来不吃苦。小鬼，你们说对不？”

“对！”小演员齐声回答。

毛泽东继续说：“就拿你们来说吧，同战士一样的行军打仗，到了宿营地，战士们休息了，你们还得编排节目、演节目，也是很辛苦的啰。这次转移，我们叫‘千里回师’，你们不仅要跟上队伍，而且还要搞好宣传鼓动工作。千万不要哭鼻子哟。”毛泽东的话把大家逗笑了。

总部的会一散，彭德怀就匆匆赶回军团，立即布置刚成立不久的炮兵连，处理重型武器。大家一时想不通，经过耐心说服，大家才勉强接受。

行军路上，7月流火。

两山相夹的路上，长长的红军主力队伍大踏步地向西南转移。战士们背着全部行装，在烈日下行军，个个汗水流淌。脚下打泡的同志，自己的枪支早被战友们抢去。还有的战士拄着竹棍坚持着走在队伍中。有的病号被人搀着。

中午时刻，烈日炎炎。三个年轻的女宣传队员站在路旁的一块大石头上，精神十足地打着竹板，做宣传鼓动工作。她们没有现成的段子，全是所见所闻，触景生情，现场发挥。她们看见行军队伍中，战士争相帮助身体差的同志扛枪背背包。随口言道：

天气热，蚊虫叮，
有的同志生了病，

你帮我，我帮你，
大家讲的是友情。

队伍中的战士们听后笑了，身上也来了精神，走得更快更欢。

叫同志，你别笑，
你们脚上打了泡，
千里回师大转移，
为的消灭蒋介石！

毛泽东、朱德每人手拿着木棍，走了过来。

同志们，你们看，
毛总政委在前面，
一路走，一路算，
牵着敌人鼻子转。

蒋介石，着了急，
三十万军到江西，
妄图踏平根据地，
不知红军在哪里。

队伍中响起一片笑声。毛泽东走到石头旁边，示意警卫员吴吉清把水壶递过去：“小鬼，喝口水。”三个小宣传队员异口同声地说“首长，不渴。”毛泽东看着他们汗湿的军装：“喝吧，你们比别人付出的体力多，喝了会更好地打快板呀。”他边说边比划。

朱德也催促道：“喝嘛，这也是命令。”

毛、朱关切地望着他们。

水壶到了她们手里，你让给我，我又让给你，谁也不先喝。行进的队伍中，战士们深受感动。有的大声说道：“宣传员同志，喝吧。”

她们三人，相互看着，下了很大决心，才一人饮了一口。

毛泽东满意地说声：“小鬼，再见了。”

“首长再见！”

朱老总，真威风，
一直走在队伍中，
敌人闻风就逃命，
蒋介石也怕我们的总司令。

红军主力在毛泽东和朱德的率领下，翻山越岭，过河涉水，大踏步地转移，快速行军。在7月22日到达于都以北的银坑和琵琶垄地区，同先期到达的红三军主力，以及红三十五军、红七军会合。在此，稍经休整，又继续向北转移。于7月28日到达了退却终点，兴国以北的高兴圩地区，整军待命，寻机歼敌。

而敌人，一路上紧追不舍，就是不见红军主力踪影。虽未打大仗，打恶仗，沿途不断受到游击队的骚扰，损失也不少。

陈诚率领敌第二路进击军开进宁都，封锁了各个路口。陈诚、罗卓英坐在滑竿上，由人抬着来到梅江江边，下了滑竿，望着江对面起伏连绵的山峦和下游的水口塔。陈诚注视着滔滔江水，说：“我们从南丰经广昌，一路南下到宁都，连共军的影子都没见着。”

罗卓英是他手下的十一师师长，也心情不快地说：“一路

辛苦不说，还吃了不少的亏。共军向来行动诡秘。”

此时，参谋长走来报告，说：“赵司令官来电，他们已到了固厚，也未发现共军主力。”

陈诚、罗卓英俩人对视着，甚是疑惑。

陈诚对身后的机要人员吩咐道：“向蒋委员长发报。”

从前线回到抚州的蒋介石，穿着浅灰色真丝罗长褂，正襟危坐在沙发上看当日报纸。从外表上看，他今日心情尚可。宋美龄打扮入时，胳膊上挎着个精美的小包庄重大方地走过来：“达令。”

蒋介石放下手中的报纸：“夫人。”

宋美龄：“达令，今晚有个舞会，我邀了三国顾问一同参加。”

蒋介石慢不经心地说：“夫人自便。”

宋美龄满怀喜悦地退出，来到豪华的舞厅。宋美龄带三国顾问步入舞厅，早已恭候的军政要员和礼仪小姐热烈欢迎。他们在指定的位置上落座后，宋美龄吩咐道：“开始吧！”

乐队奏乐，气氛融融，大灯熄灭，彩灯闪烁。

宋美龄步入舞池，邀请英国顾问出场，他们随着美妙的音乐，踏着轻快的节奏，轻盈、潇洒的舞步迎来了一片喝彩声。其他官员也按捺不住，拉起自己意中的女郎，一起进入舞池。

宋美龄在这里踏着轻快的舞曲，转动于闪烁的灯光中。那里的蒋介石又遇到了不顺心的事。

蒋介石看着报纸，突然起身走到军用挂图前，按着报纸报道的内容在地图上寻找什么。何应钦从外进来，向他报告

军情，手中拿着一卷电报，立在蒋介石身旁：“校长，前线拍来了电报。”

蒋介石没有回身，用手示意他念。

何应钦翻动着电报念道：“赵观涛率第一路进击军和陈诚率第二路进击军，已攻占宁都、固厚；朱绍良率第三军团由新丰向南推进到洽林一线；上官云相率第三路进击军攻占沙溪、莲塘一线；孙连仲率第二军团推进到大金竹一线。蔡廷锴第一军团推到富田、东固、崇贤一线。”蒋介石在何应钦念电报之时，他用笔在地图上标上记号，最后将此连接起来，形成个大弧形。如此态势前所未有。蒋介石喜形于色。“发报：通令嘉奖各部将士，望各司令长官不遗余力，率部奋勇追击共军，限期将朱、毛歼灭在赣南山区。第一、二路进击军推进迅速，为各路军楷模。传令嘉奖。”

“报告。”少将高参进到大厅。

蒋介石注视进来的少将高参。

“校长，南京来电。”少将高参小心翼翼地说。

“有大事吗？没什么大事，就由他们代劳了，我在赣专心剿共。”蒋介石听说南京电报，略有不悦。

“校长，是……”少将高参也不知电报所讲是否大事，他迟疑、犹豫，有些进退两难。

蒋介石问道：“电报里讲些何事啊？”

原来，因胡汉民事件，弄得国民党内四分五裂。他为了全力对付江西红军，迫于形势，不得不采取妥协的手法，作出一些让步。在这“剿匪”的关键时刻，后院怎么又起波澜？反对派要求释放胡汉民。

蒋介石发了一通火后，鉴于目前局势，思考后转向何应钦，讲道：“敬之，我在这里多有不便，明日返回。你也尽快督军同西路的陈铭枢军快速形成合围，不给共军以任何喘息之机，彻底歼灭他们。同时电告陈、赵两部，快速催军向古龙冈追击！”

蒋介石这次返回南昌是乘坐的民船，经过一个下午和一个夜晚的长途旅行，于7月17日拂晓，在距离南昌四五十里的杨家渡弃船上岸步行到青云谱附近的莲塘车站，被熊式辉接住，乘车回到百花州。9时又参加了胡祖玉的葬礼。

于此同时，陈诚率军精疲力尽地绕山疾行，到了古龙冈。陈诚坐在马背上用望远镜观察前方。前方一匹快马向他这个方向飞奔而来。只见快骑到了陈诚面前动作利索地跳下马背，向他报告：“前方没有发现共军的行踪。”

陈诚听后愣了半天，不由自语道：“共军是要累死我陈诚，拖死赵观涛啊。共军究竟到了什么地方？”

红军主力整齐地开进了高兴圩。道路两旁早已聚集着许多男女老幼群众，像迎接久别的亲人一样，热情的欢迎红军队伍。有的送水，有的送鸡蛋，有的送草鞋，还有的儿童拿着扇子，给行走的红军战士扇风。

队伍停下，分别到指定的地方宿营。战士刚放下背包，一群年轻的妇女，手提着篮子进来，抢战士们的脏衣服，有些战士不好意思，把脏衣服藏起来，还是被她们搜去了。小河边，成群结队的妇女，有的给战士洗衣服，有的在小河边晒衣服，还有的坐在树荫处，缝补衣服。她们手里忙着，口里哼着山歌，真是一番喜气洋洋的热闹景象，根本看不出一丝

战争中的景象。

而这里的男人，则正在砍伐竹子，制做担架。平时冷清的山村，一下子来了这么多部队，变得异常热闹，到处是欢歌笑语。

毛泽东、朱德二人走在村口。村里支前的担架队，洗衣服的妇女，搞宣传的宣传队员你进我出。他们不管认识还是不认识都同毛、朱俩人打招呼。

毛泽东对朱德说：“利用战前空隙，部队已经得到休整。老总千里回师，没骑过一次马，这几日只顾操劳也未休息好啊。”

朱德也笑着说：“你不也没有骑马，把马让给了伤病员骑，我是晓得的。”

毛泽东笑笑：“总之，这次休整，部队体力得到了恢复，又经过政治动员，士气正旺，‘请战书’送来了不少啊！”

朱德：“这一仗怎么打？我们要慎重，蒋介石把老本都拚上了。”

“现在我们就这么一块根据地啰。”毛泽东用手比划着：“敌人三面包围，以为我们要向西渡赣江突围。咱们就利用他们这个错觉，向北到熟悉的地区去打敌人。”

朱德担心地说：“参谋处不知把敌情搞出来没有？”

毛泽东：“敌情通报出来后，咱们再很好地研究一下，做到万无一失，首战必胜。”

他俩刚走进红军总部，代参谋长郭化若就把标记好的地图呈到了他们面前。毛泽东、朱德仔细查看。郭化若在一边讲解：“各路人正在向兴国方向急进，仅有三个团防守富田、

陂头。照这个态势，富田以东，敌兵力较薄弱。”毛泽东指着地图，挥动手臂：“避开敌主力，我军主力由高兴圩秘密向北转移，突破富田这一点，而后由西向东横扫。”朱德也认为这个决策好。“待敌发觉，其主力向北回救，我军就乘其疲惫，寻机歼敌一部。”

毛泽东历来善于征求部下的意见。他又问郭化若：“参谋长还有什么打算？”郭化若在他们面前也是有什么讲什么：“乘敌还未合围，应该向北突破，歼灭富田之敌。”毛泽东要求部队：“这次行动，要快！”当晚，朱德总司令下达了主力部队，向富田突进的命令。

部队是有令就行。傍晚，红军主力开始出发向北开进。部队越走天越黑。王良师长、李赐凡政委正在同部队一起行军。军部骑兵通信员骑马奔过来：“军首长命令部队，原路返回。”

王良吃惊地问：“原路返回，为什么？”

军部骑兵通信员：“听林彪军长讲，我们北进的行动被敌发觉，陈诚、罗卓英两个师，已先期到达富田，正在抢修工事。总部首长命令放弃有准备之敌，返回待机歼敌。”通信员说完，调转马头向来的方向打马而去。

王良同李赐凡小声商量一下后，叫来师部骑兵通信员：“你快速到前面，通知部队停止前进，原路返回！”

通信员问：“如果团长们问为什么返回，我怎么回答？”

王良师长告诉他：“你就说这是总部首长的命令。去吧！”

“是！”

师部骑兵通信员跃上马背，猛抽一鞭，马驮着通信员向前疾驰而去。

部队由原来的前队变后队，后队变前队，原路返回。王良、李赐凡俩人立在路边的高处，检查部队向南回师情况。部队无声无息地前进，俩人大为放心。

部队返回高兴圩附近的山林中，高密度地集中在一起，正在做打仗前的准备工作。有的搞马匹伪装，有的在发光的铁桶等物上涂黑灰，有的把能发响的铁锹、锅、铲用布包裹，有的进行动员，讲行军中的注意事项。

天空传来了飞机的引擎声。接着几架飞机超低空飞行，用机枪扫射树林，处境十分危险，有些战士受伤后，在无声地包扎。战前准备工作仍在进行，没有丝毫慌乱的现象。自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围剿”以来，侦察机、战斗机频繁地飞到赣南上空，早已是司空见惯。战士也知道他们是无目标地乱射，根本不用惧怕。

飞机飞过红军集结的上空，接着又有几架飞机飞临上空，无目标地投掷几枚炸弹。炸弹在树林中，山顶上，田地中爆炸。在红军总部里，炸弹的爆炸声，把房子都震动了，尘土不断下落，弄了朱德一头。朱德摘下帽子拍打着身上的尘土。毛泽东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仍考虑着兵力如何使用的问题。只见他缓缓直起身说：“敌变我变。红三十五军、红十二军、第三十五师和独立第四师连同地方武装，向万安、良口方向佯动，造成我军主力西渡赣江之态势。将赵观畴和陈诚的第一第二路进击军引向赣江一线。同时将蔡廷锴的第一军团牵制在崇贤、东固地区之间。我军主力乘机向东歼灭莲塘方向上官云相的第三路进击军。”最后，毛泽东提醒大家注意：“要求部队高度隐蔽行动。不能出现一丝一毫的差错。我

军的行动路线，是在崇贤和兴国之间敌军尚未合拢的二十里宽的结合部中间地带通过。这二十里宽的中间地带有没有敌人的侦察部队，很难预料。因此，速度要快，要高度机密。”

“报告！”

“进来！”朱德。

刘参谋进来报告，说是“兴国、宁都、永丰三县已分别召开了会议，为配合这次行动，要求村镇，除坚壁清野外，家家户户的鸡、狗和牲畜都进行了控制，保证部队所到之处不发生一点响声。”朱德赞叹道：“地方政府想得很周到。总部人员要深入下去，检查各部准备工作做得如何？”

毛泽东、朱德首先来到在树林中隐蔽集结的红四军驻地。正在议论纷纷的战士，老远看见走来的两位老总，又发出一通感慨。

“快看，两位老总来了。”

“一定有大的行动。”

一个战士开玩笑地说：“你咋知道？”

“你才当兵几天，凡是有重大行动，两位老总都会到部队检查工作。懂不，这叫体察民情，为的是万无一失。”一个老兵自豪地说。

毛泽东走过来热情地问：“小鬼，都准备好了吗？”

老兵回答：“报告首长，准备好了！”

朱德像是有意考他，又问道：“都准备好什么了？”

老兵站得正正规规地报告：“行军中不讲话，不弄出声音，还有……”

这时林彪走过来。毛泽东问他部队情绪如何？林彪回答

说：“我就是来请示何时行动的。战士们求战心切，各师团的决心书，求战书递来了这么多。”这时他俩人才看清，林彪手中拿着厚厚一叠“请战书”。

朱德：“不要急，只要准备好了……”

林彪抢先道：“准备好了！”

郭化若匆匆走来：“林军长，正要给你送命令去。怎么，等急了？”

林彪难得多说一句话。这一次他破例地开玩笑说：“你不急？我看你比我还急。”

郭化若笑着递上作战命令：“行军路线、出发时间、集结地点都在上面，马上去布置吧。”

毛泽东又强调道：“这次主力穿插迂回，采取的是中间突破，也是第三次反‘围剿’成败的关键。告诉同志们，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

朱德形象地说：“一失万无啊！”

“请总部首长放心。”林彪接命令后，快速离去。

毛泽东望着他离去的背影说：“他这个人，打仗还是有两下子的。”说着回头问郭化若：“总部也准备好了吗？”

郭化若回答：“准备好了。天一黑，就开始行动。”

24．穿插迂回

夏夜，山风阵阵。红军主力由高兴圩出发悄悄向良村方

向转移。山路上，红军主力快速穿插敌军间隙，除脚步的“沙沙”声外，别无任何响动。全军偃旗息鼓，衔枚疾走。彭德怀走在三军团队伍的前面，林彪、罗荣桓同战士一起翻越山顶，罗炳辉、谭震林同战士一同涉水过河。毛泽东、朱德早已来到山口，停在这里，检查行军情况。

东方欲晓。各部按照指定的地点在竹林里、树丛中、山崖下、成排、成连集中在一起隐蔽待命。天亮了。战士们有的背靠背抱枪而眠；有的在擦枪；有的在抓紧这点滴时间打草鞋。毛泽东却爬上山崖，立身极目远眺。只见，晨风吹佛着树梢竹头，高低起伏着；山雀和不知名的鸟在树林上空啼叫飞翔；大山很静、很美，远处飘着白云。此时，征战南北，拚杀东西的他，像第一次看到了如画的山岗景象。他望着连绵起伏的大山，脸上出现了少有的喜色。在这宁静的大山中，有谁会想到在这绿荫下隐蔽着3万大军啊！他原先担心的事，如今心中坦然轻松多了。

北边远方的天际，出现了三个小黑点，愈来愈大的声音传过来。毛泽东注视着天空中的飞机，警卫员吴吉清把他劝下山，隐没在林中。

这是三架敌侦察机，在红军宿营上空盘旋一会便飞走了。

上官云相部就驻扎在良村。村中的村民早已跑光，成为一座空庄。同时却又成了地地道道的敌兵营，敌军岗哨林立，站满街头路旁。进进出出的军官，异常匆忙、紧张。在敌第三路进击军指挥部里，上官云相正召集四十七师、五十四师师长郝梦龄，副师长魏我威和旅长开会。

上官云相是山东商河人，1895年生，字纪青。行武出身，

曾考入保定军官学校，是一位标准的山东大汉。他告诉大家说：“我部在良村集结多日，总司令一再电催我部向南推进，配合第一第二路进击军，形成合围，夹击朱、毛共军。据侦察报告，朱、毛共军已被压缩在兴国以北高兴圩地区……”这时，他的参谋长拿电报进来交给上官云相。

上官云相看后，大声道：“总司令电谕！”

众军官起身立正。

“第三路进击军所部，立即派出部队向兴国、莲塘方向搜索前进，务必形成合围，歼朱、毛共军于赣江以东地区。”上官云相念完电谕后，观察属下的表情。而后命令道：“郝师长，你率所属向兴国方向搜索前进。”

郝梦龄似乎有情绪，面有不愉之色，无力的应了一声。郝梦龄也是山东叶城人，同上官云相算是同乡。不过郝梦龄生于1898年，比他小3岁。郝梦龄，字锡九。早年投入奉系军当兵，后来入陆军军官小学学习，不久又到保定军官学校。在1926年，他所在的部队归属冯玉祥。以至当上了旅长。北伐战争中，升任第四军第二师师长。中原大战后，他所在的部队也进行了改编，他本人也就改任五十四师师长。后来在1937年，太原保卫战同日军作战中，亲临大白水前线指挥，不幸中弹身亡。毛泽东后来曾给于高度的评价。

上官云相看到他这个老乡有点不坚决，皱了皱眉，转目于谭子钧：“谭旅长，你率所部向莲塘方向搜索前进。”

谭子钧态度坚决地：“是！”他略带不满之色看了看郝梦龄。

“其余所属同我留守良村。各部推进情况，随时报来。”郝

梦龄听到上官云相坐大本营不动，也觉得他这个老乡不够意思。心中本来就有气，正欲发作，被他手下的一位旅长拉拉衣襟，才没有发作出来。

上官云相看到了他这个微妙的变化。继续讲道：“二位率军前进，途中遇游击队骚扰，不预纠缠。”

中午时间，谭子钧率一旅人马，缓缓进到十万州口，命令部队停下。他亲到山口处向里观察，先头侦察兵跑过来报告，说是“前面没有发现敌情。”谭子钧举起望远镜向谷内又观测一阵子。只见十万州被高山夹住，中间有一条小河，河水不算深。在这个狭长的山谷里，浓荫蔽日，郁郁苍苍，好似有一股杀气。谭子钧心里不由的产生了一点后怕。但确信前面无敌，只好命令部队继续前进。当他率大部进入山口后，没有走多远，突然一侧的山上响起了稀疏的枪声。谭子钧不由骂道：“奶奶个熊，又是游击队在捣乱。”他手指身边的一个营长：“带人马上去，消灭游击队，控制制高点。”

他遇到的正是地方游击队。不过，在十万州大山背后，是红三军团第一师的集结地。师长李实行听到枪声派通信员叫来一位连长，交待道：“敌人一个旅，已进入十万州，地方游击队已接上火。你连随我跑步向北，在罗子坳茶亭阻击敌人，掩护游击队撤出。”

“是！”连长跑去，不一会就带过一个连的兵力，跟随李实行师长一同去了十万州。

十万州一侧的安风山上，游击队不断用土枪土炮阻击敌人。敌一个营的兵力向山头冲锋，边冲边向山上打枪。

山背后李实行师长，耳听枪声，不断地催军加速，到了

山脚命人快速占领山头。这时敌人也正在抢占山头。两军都在争夺制高点。将近山顶，敌人从山的另一边投掷过来手榴弹，有的战士负伤。李实行也从身上取下一颗手榴弹，命令战士也向山那边投掷手榴弹。这一下很奏效，手榴弹在密集的敌阵中爆炸，死伤不少，有人提枪往后退。敌营长见状骂道：“他娘的！什么游击队，是共军的大部。弟兄们，冲上山顶每人赏大洋五块！”还是有兵往后退。营长又加大了码，“十块大洋，十块大洋。”敌兵在金钱的刺激下，又向山上冲击。

李实行率兵冲上山头，选择地形向冲击的敌人射击。敌人火力很猛，有的战士倒下。李实行见状，提起机枪向山下一阵猛打。突然，他中弹负伤倒下。连长奔过来，欲背他下去。他一把推开又抓起枪射击。

全连战士冲上山顶，一阵猛烈地射击，把敌人的火力压制下去。敌兵开始退却，退却中死伤甚多。敌营长见状，也只好下令：“撤！”

山顶上，李实行师长坐在连长怀里，几个战士帮着给师长包扎。

彭德怀已知道李师长去堵截敌人。下午，总部在莲塘附近的生福排董氏宗祠，召开战前会议。

朱德指着地图向师以上领导下达作战命令：“总部决定消灭上官云相谭旅，然后乘胜向良村追歼。三军团担任正面进攻，十二军为左翼，三军为右翼，占领两侧的山头，防止敌人突围逃跑。四军随三军之后，七军为总预备队，形成东西南三面包围。沿途由于有地方武装的袭击，敌人行动缓慢，可

能在天黑以前，赶到莲塘驻防。”

毛泽东等朱德讲完后，又补充地说：“这次，十万州围歼战动作要迅速，一旦得手。马上向北扩大战果，直扑上官云相指挥部，各军政部门同地方武装一起处理俘虏和打扫战场。”

朱德：“三军和十二军今晚就占领两侧山头，封锁山谷对外的全部退道。三军团7日拂晓发起总攻击。”

7日拂晓，天色朦胧。十万州山谷中飘荡着轻轻的薄雾。依山就势的莲塘，茅舍错落在山坡和谷底。一个茅舍的房前屋后敌兵站上了岗。显然是谭子钧旅长的住处。山村中，敌军聚集在一起抱枪而眠。

茅舍前的梯田地里，稻谷开始发黄，一些士兵饿了跑到稻田里，用手搓稻谷生吃。

谭子钧衣冠不整，手里提着手枪到房后方便。突然，嘹亮的冲锋号划破了山谷的沉寂。“冲啊！”上万人的红军队伍高叫着，犹如暴发的山洪，震荡着山谷。谭子钧突然听到红军的冲锋号声，顾不得方便，奔回屋内，旋即跑出，大声叫着：“共军来了，快顶住！快顶住！”他带几十个人向半山腰的小庙方向跑去。

这时的敌人已是打马骡子惊，听到枪声，如同是听到了死亡的丧钟一般，在山村中惊慌地跑出，胡乱放枪。

“同志们！前面已经打响，快速前进，去消灭敌人！”奔跑的战士寻声向路旁望去，看到一个高大的身躯，正站在一侧的山坡上向同志们讲话。

队伍中一阵小声议论。

“看！快看！毛总政委。”

“毛总政委？在哪？”

“看，山坡上。”

“我看到毛总政委了！我看到毛总政委了！”战士们既高兴又激动，大声喊道：“奋勇前进，歼灭敌人！”

队伍也跟着高呼起来：“奋勇前进，歼灭敌人！”

天已大亮，红军把敌人一个旅全部包围在了莲塘。谭子钧旅长躲进半山腰中的小庙内。谭子钧十分焦急地在庙内走动不止。一旁的敌兵在快速安装电台。谭子钧嫌他安装得太慢，忍不住大声骂道：“他妈的！饭桶！装个电台这么难？！”这时庙外传来“缴枪不杀！”“冲啊！”的叫喊声、枪声不绝于耳。谭子钧不由胆战心惊。电台人员更是手忙脚乱，越忙手越不听使唤。

电台终于装好，接通了联系。

谭子钧接过话筒：“良村，良村。”

“我是良村，我是良村。”

“我们在莲塘遭到共军主力的打击，遭到共军的打击。”

“……”

“良村，良村。”

“我是总指挥，我是总指挥，听到请回答。”

“总指挥，我是谭子钧，我们遭到共军主力的打击。”

“共军主力在兴国以北地区，你们遇到的是游击队，游击队。你率部要快速突围，快速突围。”

谭子钧这当儿透过庙窗看到大批红军队伍将莲塘包围，几乎是声嘶力竭地叫道：“总指挥，我们确实遇到了共军主力，

请总指挥派兵增援！”

“你们要坚决顶住，我马上派兵增援！”

谭子钧额头上全是汗：“他妈的！什么情报？都他妈的饭桶。共军主力就在眼前，还他妈的说在兴国北，胡说八道！”

谭子钧通过庙窗，看到稻田里，山坡上，到处是红军。两军交织在一起，展开了一场肉搏战。敌军是北方人，人人长得强悍强壮，五大三粗，个个擅长格斗，几个红军战士围住一个敌兵拚斗；有的红军战士乘机从后抱住敌军，滚打在水田中。敌军穿得是皮靴，被红军战士追赶着乱跑。有的跑到稻田地里，陷入淤泥中，拔不出来。有的卧倒在田中，有的拔脱了靴，光着脚丫子乱跑，有的扎了脚，跪在地上缴枪。逃到山坡上的敌人更是有劲无处使。红军战士利用树木东躲西闪，寻机刺死敌人。

“红军优待俘虏，缴枪不杀！”

喊声四起，被逼到稻田地中的敌人，大部分投降，还有少数在负隅顽抗。

红军经过二个多小时的激战，谭子钧旅所剩不多，还在等待援军，作最后的挣扎。

在良村的上官云相，自接到谭子钧的报告一直坐立不安。突然，五十四师师长郝梦龄带着疲惫的队伍，又返回了良村。正焦急万分的上官云相，看到他就像是遇到了救星。他还未言语，郝梦龄先说道：“西面多是大山，部队无法前进。只好返回。”

“回来得好。刚才接到谭子钧旅长报告，他们在莲塘遇到共军袭击。”上官云相走到李大同身边，说：“李旅长再辛

苦一下，接防良村阵地。”

李大同是郝梦龄的部下，对他的安排很有意见：“总指挥，我们走了一天一夜，别说喘息，连顿饭都未吃一口呀！”

“李旅长，大敌当前，吃些苦也是再所难免。”

“总指挥，您总得让弟兄们吃了饭再接防吧！”

上官云相见这位旅长也不听招呼，不由动了气：“共军可不等你吃不吃饭。这是命令，马上接防！”郝梦龄见状欲言又止，拉了一下李大同，俩人无声地退下。

他们在这里扯皮，莲塘的谭子钧已陷入了灭顶之灾。红军将敌军压缩在莲塘内，敌军只能凭借着房屋、街道、障碍物进行抵抗。红军战士也利用可以利用的障碍物做掩护，边打边靠近敌人。这时，敌机飞来，向阵地俯冲扫射。红军战士不顾敌机扫射和敌人的炮火，躲避着冲击莲塘。这一下子，不仅死伤了不少红军战士，死伤更多的还是他们自己人。有些兵冲着扫射的飞机破口大骂。

死守小庙的谭子钧透过庙窗看到属下被打得七零八落，悔恨地一拳击在窗子上，绝望地叫道：“全完了！情报全是他妈的假情报！一切都完了！”他声泪俱下，突然悲切地大叫一声：“上官总指挥，我谭子钧跟随你多年，没想到一败涂地……”这时，红军向小庙发起攻击。一个战士就地一滚，接着跃身一跳，到了一堵废墙边，这里正好对着庙窗，清楚的看到谭子钧。他举起枪瞄准，只一枪便把谭子钧打死。紧接着其他战士甩过去几枚手榴弹。手榴弹在庙内爆炸。爆炸声中有人哭叫，接着一股浓烟冲出庙窗庙门。

庙内有人喊：“别打了，我们缴枪！”

红军战士冲进庙里：“缴枪不杀！”

“我们缴枪！我们缴枪！”

“把枪放下，举起手来！”

敌人举手投降，一共 13 个人。战士把俘虏押走。谭子钧侧倒在地上，已死去。上午 9 点多钟，战斗结束，基本全歼谭旅。

大约在 10 点多钟，旅长张銓绍才催军赶来救援。当他离十万州不远时，看见谭子钧的一部溃兵被排山倒海之势的红军追赶着落荒而来。张銓绍让部队停止前进，原本想就地形展开，在这里阻击共军。当他看清溃军后面的红军时，也乱了阵角，有的朝山上跑，有的朝低处跑，各自寻找有利地形。

在后追赶的是红三军团。张震营长率先带兵赶到，立即展开战斗。敌谭旅溃军跑到张旅防线，混在一起，已无法抵御红军的强大攻势。张銓绍命令部队撤退。敌军听到撤，个个争先恐后向后退。张銓绍边跑边回头侧身向后射击，突然胸前中弹倒下。溃退的敌军也不管他是不是旅长，有的为了逃命竟从他身上跃过。张銓绍还没有死，挣扎着要人帮他。眼下是逃命要紧，爹死娘嫁人，各人顾各人。这时，敌兵成群的退来，从他身上踏过，竟死于乱军之中。

如今在良村的郝梦龄师，正在村中乱冲乱闯，有的在找房睡觉，有的在埋灶做饭。郝梦龄见状，大为恼火。大声叫着要集合队伍。这时，已有逃兵跑进村。刚集合好的队伍，也乱了套。郝梦龄见状向天连放数枪，才算稳住阵角。

溃逃的敌兵，边跑边叫：“快跑吧，红军几万人呐！”

“红军马上就要追上来了！”

“快跑吧，跑晚了就当俘虏了！”

集合好的队伍，又开始骚动。

郝梦龄转身向指挥部走去。指挥部里上官云相正在整理文件，其他人员在拆卸电台，郝梦龄闯进来见状一惊。上官云相装出很沉着的样子说：“郝师长，你来的正好，我带人去龙冈调援兵去。”

郝梦龄用异样的目光看着他，心中暗想：“这个狡猾的狐狸。”

上官云相勉强地笑笑：“这里拜托老兄代为指挥。”

郝梦龄无言地退出。上官云相只带少数人匆匆离开指挥部，到了街上，见敌溃兵很多很乱，像做了亏心事似的，他调转马头，从另一个方向匆忙离去。

郝梦龄又来到刚才的地方，指着南面的山，正在向师直工兵营和特务营布置任务。要这两个营，快速到前面的山上设防，阻击共军，其余在良村设防。他的用意很明确，是要坚守良村，等待援兵。两个营长得令后，快速带队伍向南跑步前进，其他军官也带队伍开始动作。

郝梦龄一直立在那里，关切地注视着南方两个营的行动。

村中，敌兵卸取各家的门板、木头等物，在村口要道设防。

郝梦龄极其关切地盯着工兵营、特务营设防的方向。突然南面响起了枪声。郝梦龄一惊，他忙走到一高处，举起望远镜观察。只见工兵营、特务营被红军包围，所剩无几的敌兵向北奔逃。山头上，红军队伍没有下山追击，分路沿着山头向良村西侧快速运动。郝梦龄惊得额头上的汗珠直往下掉。

副师长魏我威和李大同旅长跑来，问：“师座，刚才响了一阵枪是怎么回事？”

“那是工兵营和特务营阻击共军。”

李大同不无担心地又问：“师座，良村，我们能守得住吗？”

“守得住也得守，守不住也得守。”郝梦龄讲后望着四周，绝望地说：“老弟，我们没有退路，只有坚守一条路啊！”

李大同顾虑重重地说：“师座，我看咱们……”

“老弟，你的意思我很明白，第二次围剿王金钰军长损失两个旅，称病北平，不敢督军再来。郭华宗上次吃过亏，又同上官云相不和，拒不参战，退守峡江。咱们五十四师来了，没想到竟落到这个境地。”郝梦龄有苦难言，心事重重。

李大同还不知严重的后果，说：“咱们五十四师没有受多大损失，不如突围。”

“突围，你看。”郝梦龄指着南面的山上。

李大同顺着他的手势，举望远镜观察。

“共军不急于攻击，是想包围我们。”

李大同放下望远镜毫无主意地说：“师座，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只有凭借工事坚守。”郝梦龄在原地走了几个来回，突然伤感地说：“老弟，咱们就这点老本，要想跟老头子干，得有实力，没有实力，谁重用你？”

李大同不解其意，问：“师座的意思是……”

郝梦龄像是下了决心似的，转向副师长：“这里拜托老弟，代为指挥。我去请求援兵，保住老本。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魏我威倒爽快：“师座要快去快回，我们一定要坚守到援兵到达。”

郝梦龄脸上勉强挤出一丝笑意：“好！有老弟如此之决心，我就放心了。”

红军把敌人包围在良村，毛泽东、朱德命令三军团、四军、三军、十二军快速发起攻击，全歼该敌。朱德掩饰不住内心的高兴，说：“我们一天要连打两个胜仗，上官云相这个龟儿子跑不掉了啰！”

在良村指挥的魏我威被红军的强大攻势吓破了胆，竟一命呜呼了。

红军包围良村的时候，地方游击队也作好了在路上打击逃兵的准备。枫树林中，赤卫军一个连的兵力隐蔽在这里，大家耳听着东方响起的枪声，甚是焦急。

“连长怎么还不回来，前方良村已经打响，在晚就捉不到俘虏了。”

“敌人一退，肯定从这里西逃，肯定能抓不少俘虏。”

“连长回来了。”

大家向前望。孙连长急匆匆，兴冲冲地走过来，老远就问：“同志们等急了吧？”

“没急？”

“没急？刚才是谁怕抓不到俘虏？”一个队员揭另一个队员的短。

大家一下子将孙连长围住。

“连长，快说说我们是什么任务？”

孙连长提高了嗓门：“刚才我到营里，见到了县里的领导。

各县的游击队、赤卫军都行动起来了，已将敌人逃跑的各个路口把守住。我们的任务是配合打阻击。一旦敌人从这里逃跑，咱们就消灭他们！”

有些同志早就等急了，问：“怎么打？”

“怎么打？老办法呗。”另一个战士回答。

孙连长带队伍爬上山顶，山下的道路像一条带子围在山脚下，一直伸向远方。他们望着远处硝烟弥漫的山谷——那是良村战场。队伍刚占领有利地形，到前面侦察的三个队员跑过来。

“孙连长，有一股敌人向这里退下来。”

孙连长急切地问：“多少人？”

“大约有一个营的兵力。”

“有七八百人哩。”

同志们一听敌人来了，在交头接耳。三个排长也聚到了一起，看着连长。孙连长二话不说，一人爬上山顶高处，顺着路向东望去。只见山路上，有一个营的兵力向西快速逃窜。他从山顶下来，三个排长都用征询的目光望着他：“连长，我们能拦住这么多敌人吗？”

“敌人多，一打枪，就听出我们是地方武装，那就遭了。”

“对！咱们就是火力不行。”

孙连长吩咐大家把全连的二十多条枪都集中起来，要求一齐开枪，打一阵后，隐蔽起来喊话。敌人就摸不清我们的实力了，到时听他的号令，吹哨子打枪，摇旗喊话。

众人以计而行。当敌人到了山下，二十多个队员瞄准前面的敌人，一起开火。敌人如惊弓之鸟，突然遭到伏击，一

下子全乱了，忙躲到路边的大巨石后面和沟里。

孙连长摇动红旗。

全连一齐喊话：“白军弟兄，你们被包围了，快缴枪吧。”

“红军优待俘虏，快缴枪吧！”

“缴枪不杀，不愿当红军的发三块大洋回家。”

敌人躲到山石后面一动不动。孙连长又吹一声哨子，接着又是一阵子枪声。

“白军弟兄们，再不缴枪，就不客气了！”

“我们红军优待俘虏！”

孙连长噓张声势，大声道：“四连，准备冲锋！”

全连人大声道：“我们做好了准备！”

山下石头后面小心地站出一个军官，战兢兢地问：“别开枪，别开枪，你们是哪一部分？”

孙连长厉声回答：“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

“是真的吗？”

孙连长不耐烦地说：“废话，那还能有假！”

那个军官又躲到石头后同几个敌军官商量。

“再不缴枪，就不客气了！”

“快缴枪吧！”

“司号员，准备吹冲锋号！”

山下那个军官又站出来：“别打，我们缴枪。”

赤卫军一听说敌人要缴枪，站起来就要往山下冲。

孙连长忙制止道：“慢！咱们这一身便装，不就露馅了。”

“那怎么办？”

一个排长说：“让他们放下武器，一个挨一个地上山来。”

“好！就这么着！”孙连长朝山下大声道：“白军弟兄们听着：放下武器，一个挨一个地上山来，我带你们到总部吃饭去。”

敌人听话地将武器放在路中间，一个接一个地沿着小道上山。一排长带二十多个拿枪的队员，威风凛凛地拉开距离把守路口。敌人过一个人，就清点一个。缴枪的敌人集中在山背后的凹处。敌人过完了，一个队员小声报告道：“连长，一共六百多人。”

“一排长，你带人看押俘虏。”孙连长又转向其他人说：“其余下去收枪。”队员冲下山，有的抱机枪，有的拿步枪，有的背上德国造的二十响驳壳枪。队员全部丢下老套筒，换上了新装备。多余的，由队员们集中到一起。山凹里的俘虏，已整好队，正准备下山。

良村，战斗已结束，上千人的俘虏集合在大坪上。这时，敌机飞来，竟对着俘虏队伍俯冲扫射。霎时间，很多俘虏受伤。担架队、医务人员忙着给受伤的俘虏包扎。俘虏兵有的哭，有的叫，有的对着天空飞机飞去的方向大声叫骂：

“真不是个东西。给你卖命，到头来还打我们。”

“我操你祖宗！”

几个战士押着敌五十四师监军官刘春荣、旅长王育德和其他军官走过来，后面是一付担架，担架上是被红军吓死的敌副师长魏我威的尸体。

良村街上，太阳西斜。彭德怀、林彪、罗炳辉、黄公略汇合在一起，共同向大坪的俘虏群走去。总部通讯员马全飞马而至，在马上向各位首长行了个军礼。

“总部命令，战斗结束后，各军向龙冈方向转移！”

25 . 出其不意

红军在毛泽东和朱德的指挥下，于8月7日，一天里连打两仗，歼敌两个多旅，俘虏3500多人，缴枪3100多枝，马200余匹，还有14门迫击炮。莲塘和良村战斗一结束，毛泽东胸中又有了新的歼敌决策。

然而，深入到苏区的敌人，从北到南、由东向西，被红军牵着鼻子在大山中转悠了两个多月，累得精疲力尽，士兵苦不堪言，将官也是怨声载道。一句话，同红军作战，吃尽了苦头。

驻扎在龙冈的敌第五师，代师长周浑元连日催军追击，累得骨头都快要散了架。他命部队在龙冈开挖战壕，以抵挡红军。8月8日这一天里，周浑元正坐在电台前收听国民党中央电台广播。里面是一个女广播员的缠绵之声：

8月7日电：国军将士们，我军步步进逼，将“共匪”围困于兴国及高兴圩一隅之地，集中空军尽量轰炸，自7月30日起至8月4日止，6日之间，投掷120及160磅炸弹共500颗以上。我赵观涛将军之一团（敌三十二团），乃于3日夜间，奋勇前进，至4日拂晓，逼进兴国县城，蒋主席发电嘉奖。“剿共”大功，即将

全境，昨日特电令何应钦、陈铭枢，查明出力有功官兵，列表呈报，以便叙奖，观此“剿匪”军事，不久即可结束矣。

新闻播送完后，电台中又播出音乐。周浑元思索着起身来回走动。

“师座，师座。”师参谋长慌慌张张地闯进来。

周浑元大为不悦，训斥道：“如此惊慌，出了何事？”

参谋长有点不好意思，但仍掩饰不住内心的惊慌，说：“师座，五十四师在良村被共军聚歼……”

“胡说！你在扰乱军心！”周浑元发怒，怒视着逼近他。

参谋长不由退后了两步，哭丧着脸说：“师座，五十四师的逃兵都涌进了龙冈。”

周浑元一震，思而未答。电台中又出现女播音员的声音：

国军将士，现在报告快讯。“匪军”陷于重

重包围，已无逃窜之路……

周浑元气不打一处来，上前一步关掉广播。

“全他娘的谎报军情！尽卖狗皮膏药！”

“师座，我说的全是实情。”参谋长忙补充道。

“我讲的是它，不是你。走，去看看。”周浑元说着冲出了师部。

在龙冈村里，到处可见溃逃回来的敌兵。有的逃兵还在和第五师的士兵，交头接耳，窃窃私语。他们看到来了一个大官，忙止住话头，立正站好。来者正是周浑元。他看到如此情景，心中的火就想往外涌。不过他还是把火压在了心里。用手指着逃兵问：“你，是哪个师的？”

被问的那个逃兵，没有怯色，平淡地回答：“五十四师。”

“师长是……”

“郝梦龄。”

周浑元又指着另一个逃兵问：“你，是哪个师的？”

“四十七师。”

“师长是……”

“上官云相。”

周浑元点点头，继而咬着牙一字一顿地说：“良村失守了，你们长官呢？”一个逃兵大着胆子说：“我们长官说是搬救兵去了。”

周浑元现在冷静了一些：“你们是怎么逃出来的？”

“红军，不。‘匪军’将我们四面包围，一下子就包了饺子，团长带着我们冲了出来。”

周浑元关切地问：“那你们团长呢？”

“我们团长在突围时，因跑得太快，给累死了。”

在场的士兵听后不由笑了起来。周浑元严厉地制止道：“有什么好笑的！他跑累死也比当俘虏强！”众兵只好掩口止笑。

参谋长提醒地问：“师座，一下子来了这么多逃兵，怎么处置？”

周浑元望望龙冈村外，又有逃兵进来。他心中暗思，这么多的逃兵，让红军俘虏了，岂不是又多了一个打国军的人？不如把他们留下，为我所用。想到此，他对参谋长说：“把逃出来的人，全部集中。”

参谋长不解师座是何意，反问了一句：“全部集中？”

“对，全部集中！”周浑元走过去，用手轻轻拍拍一个逃兵的肩膀，说：“嗯，身体还可以，你的枪呢？”

“枪？”逃兵不好意思地低下头。

周浑元对参谋长说：“给他们每人一把镐，全都上山挖工事！”

参谋长这才理解师座的意思。他命人立即收拢逃出来的士兵，每人一把锹或是镐，上山开挖工事。这样，虽说是多了不少吃饭的，可增加了兵力，加快了开挖工事的速度。

周浑元一回到他的临时师部，就把大盖帽甩在桌子上，嘴里嘟囔着：“共军玩的是什么鬼把戏，今天在这里，明天却又到了那里，让你捉摸不透。说不定，明天就会出现在我们面前，让你措手不及。”

参谋长随声附和道：“师座讲得极是。前次在广昌，上级通报共军溃逃。结果，突然出现在广昌城。为此，胡祖玉师长以身殉职了。”

周浑元大不以为然：“我不是胡祖玉，没那么傻。”他转过身对参谋长吩咐道：“你要亲自上山督战，日夜加筑工事，各部务必将工事修得牢一些，万一共军来袭，我军就可以固守待援。”参谋长对周浑元的这一招棋，还是很欣赏的。他应着走出师部。

周浑元走到电台前，对正在联络的发报员命令道：“直接向南京通话，请求派兵增援，同时请通报共军去向。”

国民党的情报来源，主要是通过飞机侦察和各路军的通报。赣南地区的兴国、宁都以北和广昌以西，大都是高山峻岭，深壑险沟，荆棘密林。在当时，没有先进的科学仪器，光

凭从飞机上往下俯视，下面是浓荫蔽日的丛林，如何能看得清楚？再加上红军早已作好了反侦察工作。地上呢？红军除了自己的保密工作作得好外，当地的老百姓和游击队帮助红军站岗放哨，红军就是到了敌人的眼皮底下，也很难发现。所以说战争双方决战的胜负，不仅仅是军力的对抗和拼搏，而是取决于民心和民众的大力配合。因此，共产党、毛泽东就紧紧抓住这个根本。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是革命取得胜利的首要条件。国民党恰恰就吃了这方面的亏。

在同一天时间里，红军总部在一个密林中安下了营寨。毛泽东新的决策就是在9日凌晨4点攻打龙冈。可是，刚刚接到探报，龙冈之敌周浑元，早开挖好了战壕，是一个有准备之敌。为此，毛泽东又有了新的想法。时下是初夜，山风阵阵，林涛声声。毛泽东把总部首长朱德、郭化若、杨岳彬等叫到一起，围聚在马灯旁，对着地图重新修改作战计划。

过了一会，毛泽东起身离开地图，边思索边慢悠悠地摸出香烟点燃，又慢悠悠地抽着，在草地上轻轻地走动。他每逢遇到重大事情时，总要点燃一支香烟，慢悠悠地抽着，借以平静一下心态，在纷乱复杂的思绪中理出头绪，抓住关键的一点。他大抽一口，甩掉烟头。每逢有这个举动，就是他已经深思熟虑，一个成熟的方案在脑中产生。他果然发话了：“放弃9日凌晨4点攻击龙冈的作战命令。”

朱德、郭化若、杨岳彬听后抬起头来望着他。毛泽东挥动着他那双手臂，说：“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放弃龙冈有准备之敌。留三军在龙冈附近佯动，摆出决战的架式，掩护主力挥师东进，奔袭黄陂守敌毛炳文部！”

盛夏酷暑，士兵在大山中“围剿”红军，有战死、累死，也有中暑而亡。然而，在南昌的百花洲，蒋介石下榻在葛兴仁住宅里，却是凉爽如春。这里本是水乡泽国，被东太湖濠回环抱，更添水色湿气，又是美景尽收眼底，真可谓是个美妙的住所。

这一日，蒋介石穿长衫马褂，正在召见英、日、德三国顾问。陈布雷步子轻快地进来，对蒋介石附耳。蒋介石听后不由一震。继而起身对三国顾问说：“三位将军少坐。”说后就匆忙随陈布雷走到另一间屋子。屋内少将高参早已等候，见蒋介石进来，忙迎上前：“前线来电：第三路进击军的第四十七师、五十四师在莲塘、良村受到红军主力重创，两师损失惨重。”这一消息令蒋介石大为意外，不禁勃然作色道：“他们不是报朱、毛共军攻龙冈吗？慌报军情，贻误战机，军法从事！”

少将高参见蒋介石怒火勃发，小心翼翼地说：“据报，共军既有东进之迹象，也极有可能调头向北，来攻临川。”蒋介石向来知道红军有声东击西之术，很有可能来攻临川，就不加思索地命令：“第一、第二进击军，陈、赵率左右两翼军主力迅速向东压进，务必在黄陂、小布地区聚歼朱、毛共军，以绝后患。”

还在兴国至东固一线的陈诚和赵观涛，接到南昌行营要他们催军东进的命令，不顾炎热的酷暑，率军向东翻山越岭，妄图同由广昌向西的卫立煌的第十师夹击红军于宁都以北地区。

陈诚坐在滑竿上率军一路东进。天气很热，他在滑竿上

一直摇着扇子。当来到一个丁字路口，一个参谋跑到他的滑杆旁，来请示他：“总指挥，部队是否在此休息一下？”陈诚看看天，又望望部队，只见队伍中的士兵，个个汗流夹背，十分狼狈，陈诚便同意：“就地休息。”

陈诚下了滑竿走到树荫下的阴凉处，勤务兵送来水，他喝了两口。电台人员忙着架机器。这是一条不成文的纪律，只要队伍一停下来，就得架机器，同友军和上级沟通联系。不多时电台架好，两个兵摇动发电机发电。电台人员忙着同上级和友军取得联络。很快沟通了联系，机要员忙着抄收报。机要员将抄收好的电报送到陈诚面前。“何长官急电。”

陈诚接过，轻声念道：“朱、毛共军除留少数佯攻龙冈、上固外，主力已东进。莲塘、良村，第三路进击军受挫，命令你部火速向东推进配合卫立煌部，在宁都以北地区寻机歼敌。”

陈诚似乎有些不满：“今天一个情报，明天一个情报。究竟哪个情报可信？让共军牵着鼻子走，还不是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命令部队调头向东北的黄陂方向前进，同第八师汇合！”

在黄陂以西的君埠，敌第八师的一个团，由团长带着土豪劣绅组成的“还乡团”，正在袭劫君埠。燃烧的房子在冒着熊熊大火和浓烟。被敌人抓的一些老人和小孩，集中在坪上。还乡团头子正在对着被抓的老人和小孩训话。

敌骑兵通讯员赶来，在马上大声道：“师座命令你团，迅速向黄陂集中！”说完打马而去。敌团长也毫不迟疑地大声叫“全团集合！”还乡团听说他们要走，一下子围上来，恳求道：

“团座，你走了，我们怎么办？”这位团长打量他们一下，反问：“你们？”“对！是我们。”还乡团头子说。

团长没好气地说：“地分了，你们要回来；房子分了夺回来。”

“那他们怎么办？”地主指着被抓的群众又问。

团长皱皱眉：“他们……你们就看着办吧。”他说完欲走。

“团座。”还乡团头子忙上前拦住他，哀求地说：“还是您亲自处理吧。”

“我还得积点德！”团长说完丢下他带领全团的人马驰回黄陂。

黄陂守敌毛炳文，为了黄陂的安全，命令士兵日夜在镇外挖沟修壕以防御红军的进攻。在8月10日这一天，夕阳夕下。抢修的碉堡、地堡林立，一条新开挖的壕沟将黄陂围住，壕沟内的敌人正在加固新开挖的工事。前来督战的军官不时地吼着：“快些！这样磨磨蹭蹭的，共军一来还不得当俘虏！”

这时，有俩个兵一老一少，正在开挖掩体。老的叫李全兴，是第十八师张辉瓒手下的兵。在龙冈他被红军俘虏，撒谎说是家里有80岁老母，领到三块大洋被释放了。他也很想回家安安份份地过日子，谁知在回家的路上，又重新被抓了回来。他见军官远去，就小声地说：“当俘虏有什么不好，红军不打不骂不搜腰包，管吃管喝，临走还发三块大洋。你看……”他从口袋里摸出大洋给他看。

小兵问李全兴：“班长，共军会不会来？”

李全兴神秘地笑着问：“我又不是红军的参谋长，咋会知道？怎么，共军还没来就想当俘虏呀？”

小兵听他声音太大，害怕地制止道：“小声点！班长，让当官的听见了，还不得脱层皮吗？”

李全兴四处看看：“快干吧，到时看着我。我咋着你咋着，保你吃不了亏。”小兵应了一声，俩人埋头挖工事。

毛炳文前呼后拥地检查工事来了。他停在壕沟内观察着沟内的掩体和沟里面修筑的碉堡、暗堡。

参谋长自豪地说：“师座，碉堡、暗堡居高临下，可以火力控制。沟内到处是掩体和射击墙，沟较为宽阔，可以调兵迂回，相互支援。地上地下形成交叉火力封锁，别说共军不来，就是来了，也休想向黄陂前进一步。”毛炳文望着眼前的一切，满意地点点头。

当毛炳文率众人向前边走边检查工事从李全兴身边走过时，李全兴使劲地挖土；过了一会，李全兴见他们走远，丢掉手中的镐：“来，别干了，抽袋烟。”他说着从身上摸出一张旧传单撕开，又从口袋中取出烟布袋，卷成喇叭筒形的烟。点燃后大吸一口，他美滋滋地向后一躺，闭起双眼。看他那架势，简直舒服得美不可言。他就这样躺着，小兵还在挖土不止。李全兴闭着双眼一动不动，听到挖土声，气恼地说：“别挖了。”

“天快黑了，挖不好，当官的还不罚咱。”

李全兴确实火了，猛然坐起来，训斥道：“你怕个球！”

小兵吓得一愣，带着哭腔说：“班长，我……”

李全兴也心情不快地说：“别班长、班长的。上次当了俘虏不是给撸了吗！”小兵心情压抑地坐在那里。李全兴换上一副笑脸，像哄小孩似的：“过来，抽一口。”

“不抽。”

“抽一口解乏，来来来。”李全兴一把将他拉过来，不管三七二十一，将烟塞到他嘴里。小兵勉强抽了一口，呛得他大咳不止。

李全兴看着他那狼狈像，大笑不止。他的笑声引来几个敌兵的好奇，都聚过来。问：“笑什么？”

李全兴止住笑：“没什么。我说你们都挖好了？”

“快了。”

李全兴四处看看，见没有当官的就放心大胆地对他们讲：“别挖了，挖得再好，也挡不住红军。红军可是天兵天将，说走就走，说来就来，神着呢。”

几个兵围住李全兴：“班长，快讲讲那边的事”

李全兴故意卖关子：“想听吗？”

“想听。”

李全兴满脸神秘：“不讲了。”

众人央求他：“班长，也让我们见识见识。”

李全兴坐好，正准备讲，一抬头看见那个军官走过来，小声地对他们说：“当官的来了。”众人一看，忙分散开，各干各的去了。

敌军官走着看着，从他们身边走过去。众人又聚过来找李全兴。

“班长，快讲讲红军的事。”

李全兴又警惕地左右看看：“好，你们听着……”

26 . 攻其不备

黄陂南附近的山林中，这里同黄陂遥遥相望。林彪、罗荣桓在向王良、李赐凡等师领导布置战斗任务。林彪指着前面的黄陂说：“总部命令我军同十二军共同担负主攻任务，攻击的方向选在黄陂南侧。三军团、七军从黄陂以北的小市直插钓峰，迂回到黄陂东，断敌退路。三军是总部的预备队。”

罗荣桓手里拿着望远镜：“大家可以先熟识一下黄陂的情况。”

王良几个师领导相继举起望远镜，观察黄陂镇外围的防守情况。

壕沟、碉堡、暗堡，敌兵守卫情况，一一进入他们的视野。

林彪继续说道：“毛炳文的第八师，是咱们的老对手了。第一、二次围剿他都来了，没有受到多大损失，但他对咱们的战术颇为了解。他人是狡猾些，可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兵少枪多，长官吃空额较多，士兵和下级军官不满，士兵又熟知我们红军的俘虏政策。因此，他虽然有所准备，并不是一块铁，但他又不是一块豆腐。”

王良问：“何时发起攻击？”

林彪：“总部要求我们明日早晨，先扫清外围之敌，中午发起总攻击。在扫清外围之敌时，向群众征集一些稻草，填

平壕沟，给后续部队铺平道路。”林彪讲到此，略停，然后向大家招手：“来，各师的具体任务是……”大家聚在地图前受领作战任务。

8月11日，晨，黄陂北的山路上。红三军团在快速向东穿插，行进中彭德怀同滕代远走在一起，俩人精神饱满，脚下生风。滕代远看看天，天空阴沉沉：“老总，天要下雨啊。”

彭德怀也不由望望天空：“嗯，老天也想来助威。”

突然，前面传来枪声。彭德怀一惊，自言自语地说：“怎么回事？”

前面跑来了田参谋，向他俩人报告：“前方土围子的民团阻击我军前进。”彭德怀一听急了，对滕代远说：“走，前头去看看。”他们来到一处高坡上。何长工早已到了这里，彭德怀用望远镜观察着说：“土围子里约有一个营的兵力，易守难攻啊。”

“怎么打？”何长工问。

“要快速解决土围子，在这里不能纠缠。”彭德怀说着又举起望远镜，观察一阵后问道：“在良村缴获敌人几门炮？”

何长工：“十几门炮。”

彭德怀果断地说：“全调上来。”

田参谋跑下山去，不一会调上来十几门迫击炮，迅速准备。

“报告，火炮准备完毕。”

彭德怀命令道：“瞄准土围子，狠狠地打，不要吝惜炮弹。”

“是！”田参谋指挥十几门迫击炮一齐向土围子开了火。瞬间，炮声、爆炸声响彻山谷。土围子上空硝烟弥漫。

“吹冲锋号。”彭德怀一直望着土围子，下了命令。

冲锋号声中红军战士奋勇当先向土围子冲去，不大一会，土围子被红三军攻破，大约一个营的兵力被俘虏。彭德怀让留下一部分人处理，其余大部队继续按着预定的目标前进。

上午10点钟，黄陂外围固守的敌人，被红四军消灭一部，余下一部溃逃到黄陂镇中。在黄陂镇的师部里，毛炳文半躺在那里，闭着双眼一言不语。耳边不时有枪声传来。他面前站立着的副师长、参谋长和几位团长正焦急不安地看着他，完全是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他们看看副师长，副师长也不敢打扰师长。大家只有干焦急。毛炳文知道他们就在身边，有意不理他们。其实，他对外面的枪声，心中也是七上八下。他闭着双眼，在静心思考问题。又一阵激烈的枪声传来。众军官实在沉不住气了，有两个团长干脆跑到屋外听枪声辨别动静。突然枪声嘎然而止，二位团长又进到屋内。

毛炳文终于睁开了双眼，大家心头不由暗喜。毛炳文翻动了一下身子，打量着面前的众军官，缓缓站起身，胸有成竹地说：“你们都慌什么？凡事要镇静！镇静懂吗？不就是几个游击队吗？这些天，那一天没有枪声。”

众军官受到他的情绪感染，立时显得轻松多了，互相递烟抽，一时凝聚的空气有了转机。毛炳文盯着众军官，颇有几分得意：“第一次围剿，我带你们来了，就驻防这里，怎么样？第八师未损失一根毫毛。第二次围剿又来了，驻防离这里还是不远嘛。结果怎么样，共军也没奈何我们吗？积前两次围剿之经验，不能贸然孤军深入，不要同共军正面作战。国军失败的教训，就在于运动中被歼哟。”

“师座高见。”一个团长奉承道。

又一个团长问：“师座，据您看，这次共军……”

毛炳文白了他一眼：“共军的主力还在攻击龙冈周浑元的第五师。共军派一部分来牵制我们，是在预料之中的事。切不可上了共军‘声东击西’的当。”

又一个团长讨好地说：“以我之见，这次来攻的一定是游击队和小股流动的共军部队，不足为患。”

“不！”其实毛炳文还是很欣赏他的分析的，但在部属面前，还要显示出自己的高超技能。

“切不可大意，轻敌是要失败的。各位回去，要严加防守，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能离开工事一步。”

“是！”众军官领命而去。

副师长见众团长离开后提醒道：“师座，朱司令官来电讲，红军主力攻占莲塘、良村后，有东进之动向，不可不防啊！”

毛炳文嗤之以鼻，颇为自信地说：“那你也相信，咱们的飞机啥时候提供过准确情报？都是吃干饭的。”

参谋长也不放心地说：“师座，小心无大错，还是小心些好。”毛炳文见副师长和参谋长都是一个观点，也不好多说，“嗯”了一声后站起身，在室内走了两个来回，对他俩人说：“走，到前沿看看。”毛炳文说着竟自顾出门，同闯进的营长险些相撞。

“报告师座。”营长身上带着血，衣冠不整的报告：“警戒山头丢失。”

毛炳文大惊：“什么？有多少共军？”

营长：“是大部队，有几千人呐。”

毛炳文听后，先是不相信，继而又是一惊，不由训斥道：“为何不顶住？阵地丢了，要你何用！”营长看见毛炳文拔枪，吓得直向后退：“师座、师座。”

“叭！”毛炳文打死营长，快速离开师部，到前面看个究竟。副师长和参谋长对视了一眼，无声地跟他后面，走出了师部。

毛炳文来到镇南边的一座碉堡里，透过观测孔用望远镜向外观察。望远镜中他看到远处的山包上还冒着余烟。红军战士在修筑工事。

“这不可能！”毛炳文大惊失色地说着，回身对副师长和参谋长说：“刚才周浑元还来电请求我师增援龙冈。难道共军有分身术？”正说着碉堡外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传进来。毛炳文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大步走出碉堡，他的传令兵从马上跳下：“报告师座，风临山失守。”

毛炳文更是吃惊：“有多少共军？”

传令兵：“满山全是。”

毛炳文惊诧地站在那里，自言自语说：“看来共军要断我退路，形成合围之势。”突然，他醒悟过来：“共军打龙冈是假，偷袭黄陂才是真。走！”

他和副师长、参谋长惶惶张张又赶回师部，立即通过电台用明码向朱绍良呼叫。“广昌、广昌……”电台中没有回声。他感到他们的处境十分危险，额头上的冷汗也冒出来了。实际上他的第八师，已被红军包围。眼下的红军正按着总部的要求，作大战前的准备工作。

在黄陂南的一个小山村中，红四军正在向群众征集稻草。

有的捆，有的背。王良师长带人挨家送稻草钱。当他走进一家茅舍，问：“有人吗？”房内走出一位老人，约六十余岁，见是队伍上的同志，忙热情招呼。

“同志，屋里请。”

王良：“老爹，我们是送稻草钱的。”

老人听说给稻草钱，立时不高兴了。

“我说同志，什么钱不钱的。队伍上是打‘刮民党’用的，用就用了。”

这时，出来一位老太太，两手端着两碗水：“我说同志，喝口水。”说着递给王良。王良客气地说：“谢谢您了。”

老太太不高兴地说：“我说同志，稻草是地里长的，又不值几个钱。队伍上用，拿去就是了。”

王良向这两位老人解释说：“老人家，红军有纪律，要买卖公平，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

老爹满脸不悦：“我说同志，看你也是个首长。”

“他就是我们师长。”一个战士插嘴说。

“师长？”老爹打量着王良：“我说师长同志，我儿子也是咱队伍上的。儿子都送到队伍上了，我还舍不得这点稻草吗？都是为了咱穷人嘛。”

王良仍热心而耐心地说：“话是这么说，可纪律我不能违犯。咱们的队伍为什么能打胜仗，就是靠的这一点。要不和‘刮民党’有啥区别？”

老爹：“是这么个理。”

一个同志拿出四块大洋：“老爹，这是稻草钱，请收下。”

老爹还是不收：“师长同志，我也是老赤卫军，不信？”他

说着进屋拿出一杆老套筒，往肩一背，威武神气地说：“看。”

“老爹，有你的。”王良被他逗笑了。

“不！叫同志。”老爹纠正道。

王良：“对，叫同志，老同志。”

老爹固执地说：“我说师长同志，既然叫同志了，这钱就不能收了吧？”

王良：“这钱您老还得收。”

老爹：“不收不行？”

王良：“不行！”

“红军好，共产党好。”老爹说着动情了：“刮民党来，别说拿东西，牵走我一头牛，还给了我一枪托子。”老爹接过四块大洋，激动地说不出话来。

王良等向老人告别后，老爹看着王良等人的背影，嘴唇嚅动了好半天才说道：“老婆子，这一辈子没有白活，有出头的日子了！”

这时，天上的乌云在翻滚，远处还有雷声隐隐传来。

战斗工作做好了一切准备。山头上，一溜排放着二十几门迫击炮，个个翘首昂立。战士们手里托着炮弹，准备装填发射。在另一个山头上，轻重机枪一字排开，子弹上膛，保险打开。战士们瞄准了目标。

山下的树林中，隐蔽着准备攻击的千军万马，有的提枪，有的背上背着枪，手中抱着捆好的稻草。

林彪、罗荣桓立在临时指挥部里，盯着黄陂方向。林彪看看怀表。怀表的“嘀嗒”声异常清晰。在指挥部外有20多名号手排成长队，做好了吹冲锋号的准备。指挥部内，一部

电话机醒目的挂在那里。临战前的时刻，指挥部里无一走动和响声。大家屏住呼吸，焦急地等待着攻击时刻的到来。

林彪看着怀表。怀表的分针将要同时针重合。电话铃也响了。

林彪快速拿起耳机。耳机中传来朱德的声音。

“林彪吗？”

“我是林彪！”

“总攻开始！”

林彪重复一句：“总攻开始！”

随着林彪下达的攻击命令，山包上的迫击炮齐声发出怒吼，大地在颤抖。另一个山包上的机枪也在吼叫，弹壳飞舞。

黄坡镇内爆炸声震天，硝烟一股股腾起。

林彪、罗荣桓等走出指挥部，严肃地立在山包上，注目着火光，烟雾冲天的黄坡。林彪两眼盯着黄陂下达命令：“吹冲锋号。”

20多名号手，吹响了冲锋号。号声就是命令，红军战士人人跃出战壕，跳出掩体，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向目标冲去。

这时，天也下起了大雨。大雨如注，雨雾弥漫了视野。红军战士不顾一切地冲锋。可是敌人碉堡暗堡中的机枪，看不清目标，只能凭感觉胡乱射击。壕沟内的敌兵在雨中只能听到前方的呼喊声，也看不清目标，只好胡乱地放枪。老天倒为红军助了威，帮了忙。

壕沟里的李全兴，只听得前方喊杀声愈来愈近，一个劲地朝天上放枪。他身边的小兵见状也学着他的样子朝天上放

枪。不多时，又聚过来几个敌兵，李全兴嘱咐他们：“到时候你们看着我行事。”众人水一身，泥一身地点点头。

“缴枪不杀！”“冲啊！”伴随冲锋号声，如滚滚洪流压来。

李全兴抓住时机告诉他们把手举起来，众人也学着他把手举起来。红军战士冲过来越过他们继续前进。李全兴大声说：“我们缴枪！”

众人都跟着说：“我们缴枪！我们缴枪！”

红军的后续部队将稻草填在沟内，稻草愈积愈多。李全兴把枪放下，众人也学着他的样子放下枪。李全兴招呼他们几个帮着整理稻草填沟。

碉堡、暗堡中的枪哑了，红军战士以排山倒海之势冲过壕沟。

毛炳文已是四面楚歌。他曾讥笑过别人，没想到恶运如此快的来到了他的身上。他清楚，只要被红军包围，只有死路一条。要么顽抗到底，要么缴械投降。他心中还存有一线希望，通过电台向赵观涛求救：“赵司令官，我已陷入共军重围，我已陷入共军重围，请您老兄支援。”那边的赵观涛要他：“你要顶住，顶住！毛师长，远水不解近渴，还得靠你自己想办法才行。”

毛炳文绝望地放下对讲话筒，焦急地来回走动不息。过了一会，又走到电台前，拿起话筒，呼叫十师。屋外大雨倾盆，房檐下的水形成道道水帘。枪声、炮声、喊杀声正急。毛炳文好不容易要通了卫立煌：“卫师长，我已陷入共军重围，我已陷入共军重围，请您老兄派兵增援……”对方仍是打官腔：“老兄，你要镇静。天下这么大的雨，随时都有可能出现

山洪暴发。我有心增援，可老天爷……”

毛炳文一听急了，近似哀求地说：“卫师长，卫师长，看在咱们多年同窗的交情上，帮帮老兄。”

“毛师长，你我共事多年，你的处境我十分理解。”

对方讲到此，不待他有所表示，就关了机。毛炳文还在苦苦哀求：“卫师长，卫师长。”枪声和风雨声淹没了他的呼叫声。

毛炳文看看怀表，已是下午3点多钟。他见大势已去，只好让副师长带领一批人马向宁都突围，他和参谋长带领师直和部分人员向洛口方向突围。计议一定，俩人分别带兵仓皇逃遁。

毛炳文他们刚逃走，红军就冲进了黄陂镇，经过激烈的巷战，敌人大部被歼。后勤处的一个大院内，敌骑兵连已备好鞍，正准备逃跑，王良师长和杨成武带人冲进来，一个个被俘虏。

军部通讯员跑来：“报告王师长，军长命令你率部向洛口追击逃敌。”

红四军攻进黄陂镇时，红三军团也从东面攻进黄陂镇。张震营长率部队冲在最前面。他一听说毛炳文逃了，也不失时机地带兵分别追击逃敌。追出十多里，又歼敌一部。

事情就这么凑巧，战斗结束，老天也雨过天晴。部队打扫完战场，按照命令很快撤出黄陂。总部则到了大山环绕的阳斋村。黄陂战斗，红军的动向已暴露无遗，其意图也为敌人所掌握。陈诚和赵观涛由西向东，一南一北，把红军包围在了君阜以东地区。东面的卫立煌也从东向西压进。此时，红

军已处在十分危机的境地。村外的山林里，红军高密度地隐蔽，抓紧休整。有几个战士坐在一起，观察着总部人员的进出情况。

“快看，又进出几个。”

“看样子很急，一定有情况。”

“真急人，在这树林里一呆就是两天。”

“放心吧同志，有毛总政委在，啥困难克服不了。”

“那倒是，没有毛总政委出谋划策，才打不了这么多胜仗哩！”

“快看，毛总政委出来了，还是一个人。”

毛泽东一人出了总部，边走边抽烟，显得很从容。他走到村口的小溪边停下，望着大山和山林。溪水就在他脚下潺潺流淌，时而有小鱼戏游。树林中的战士，一直关切地注视着毛泽东。并小声议论：

“你看，毛总政委在散步哩。”

“那是毛总政委在想计谋呢，敌人再厉害，也没有毛总政委厉害，还得败在咱们手下。”

“看，毛总政委蹲下了。”

众人站起来，踮起脚看。

毛泽东蹲在溪水旁边，慢慢地洗手，看着游动的小鱼。过了一会，毛泽东站起身，又慢慢地向回走。

夜。树林十分寂静。战士们背靠背或背靠树而眠。朱德同郭化若走到树林中战士们的宿营地。边走边查看，他们走的很轻，很小心，生怕惊动了战士们。

此时，毛泽东在住处的灯光下，俯在桌子上的军用地图

上，仔细地运筹帷幄。好多地方已被他用红兰铅笔标记清楚。兰色代表敌军，红色代表红军。从地图上看，敌军已将二万多红军包围。形势十分严重。毛泽东划火柴点燃香烟，注意力仍在地图上，直到火柴燃到了手才知觉。连忙丢掉，伏在马灯上点燃香烟。毛泽东抽着烟，仍在想着问题。突然，他右手向桌子上的地图上一拍，大声而高兴地说：“有了。”

27 . 跳出重围

毛泽东那宽大的手拍在桌子上的地图上，铿锵有力的声音把刚进门的朱德、郭化若吓了一跳。

朱德不由问道：“何事如此激动？”

“老总，主力向西，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朱德先是一愣，还未及再问，代参谋长郭化若听说向西，有点不理解和担心。

毛泽东见他们一脸迷惑，却轻松地问道：“怎么，担心二万多人马跳不出包围圈？”

朱德边思索边说：“二万多人马向西转移，就是迎着敌人打穿插，要冒很大的风险哩。困难不少吧？”

这时，一直关心事态发展的林彪来到总部，听说向西打穿插。他一时没有言语，望着地图拧眉思索。毛泽东、朱德和郭化若见他一言不发地把地图拉到自己面前低头仔细观察，谁也没有打扰他。毛泽东也知道他林彪对其他事是漠不

关心，惟独对打仗一事，他是细心钻研，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他看了一会，直起身说：“目前，蔡廷锴的第一军团到了南坑，三个师的兵力在我军西南面；陈诚的第二路进击军，到了君埠，在我军的西北方向；赵观涛的第一路进击军到了正北方向，卫立煌的第十师也在我军的正东方向。敌军 20 万人马，对我军早已形成四面包围之势。向西只有从敌人的夹缝中穿过。”

毛泽东听了林彪的阐述，较为满意：“对！敌人已形成四面包围之势，把我军压缩在一个很小的地区内。”

林彪又说得更明了一些：“总政委的意见是，要我军从陈诚、蔡廷锴、赵观涛军中的夹缝里穿插出去。”

“对呀！”毛泽东指着地图说：“根据侦察，陈、蔡、赵军中间还有一个 20 华里宽的中间地带，尚未合拢。实际上这个中间地带还要小。我们二万多人马要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悄悄地快速地突出去。”

朱德环顾诸位，有意缓和一下气氛：“诸位，有把握吗？”

“‘狭路相逢勇者胜’吗！置死地而后生，是一着险棋，但运用的妙时，就是一步好棋，胜棋。”说话的是彭德怀。大家的精力都在如何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上，谁也没注意到他的到来。不用说，他来的目的也是为我军安危所迫，来打听请示工作的呗。

毛泽东有把握地说：“要把险棋走活，我还准备了一手。敌人不是急于要寻找我军的行踪吗？那就再给他一次错误。”毛泽东讲到这里不讲了。

“派一支部队，让敌人发现，让敌人上当。牵住牛鼻子将

其引开，引得愈远愈好。”说话的正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罗炳辉。

毛泽东很高兴地说：“英雄所见略同。说得好！这样一来，这步险棋就走活了。大家看，我们从这里直插兴国的枫边，白石一线隐蔽休整待命。”

“好棋，是步好棋！”朱德连声赞美，而后征求意见似的问各位：“谁来牵这个牛鼻子？”

毛泽东又补充一句：“牵牛鼻子的这支队伍，既要承受上百倍敌人的压力，又要能吃苦耐劳。要牵就往最坏的地方牵，让他们陷于绝境。”

罗炳辉态度诚恳而坚决：“这个任务交给我们十二军吧。”

毛泽东和朱德对视一下笑了，说：“我也是这样考虑的，军政治部和三十六师、加上宁都怀德区独立营留在阳斋一带的山上，负责保护好各军的后方医院。罗军长，你率三十四师诱敌向东，甩开两条腿走得愈快愈好，掩护主力向西穿插的行动。你们肩上的担子重啰。”罗炳辉态度坚决地说：“请总部首长放心，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朱德又补充道：“你们在运动中，可以乘机吃敌一部，但解决战斗要快，完成任务后同军部汇合。”毛泽东看看主要领导都到了：“明日，咱们开临时前委会议，统一认识。”朱德表示赞同。

翌日，总部召开了前委会议。会议一直开了一整天。

太阳落下山，小溪边十几匹战马还在安祥地啃着溪边的青草。

树林中，还是那几个战士，仍在关切地注视着总部方向。

“总部会开了一下午啰。”

“快了。首长会一完，部队准立马行动。”

“你知道？”

“不信，等着瞧。”

最后，毛泽东掏出怀表看看时间，说：“会议暂停，各部按照总部下达通知的路线，立刻出发！”

村外的小溪边，警卫人员已牵着战马在等候。

毛泽东、朱德送他们来到溪边，送各位领导出征。

8月15日夜，夜幕笼罩下的群山，朦胧、神秘、沉寂。模糊的山头上，不时有机枪射击，枪口发出的道道火焰都能看得见。山头与山头之间，交替射击。这是敌人的火力侦察。蜿蜒的山道上，红军战士悄无声息地西进。

“咱们这是向哪里开拔？”一个战士担心地小声问。

“向西。”一个声音回答。

“向西？那不是和敌人对着走。乖乖，好险呐！”

前方传来口令：“保持肃静。”战士一个接一个地传下去。

战士们谁也不言语，只顾赶路。队伍走向谷底。两边高山，面目狰狞，脚下是淙淙的流水。行进的队伍突然停下来，战士们靠路边坐下休息。这时，前面走过一队人马。原来是刘参谋带着侦察员走在前面，毛泽东跟在后面。战士们望着黑暗中的高大身影小声道：“毛总政委。”

“前面是侦察员，大概迷了路。”

“只要有毛总政委，就不用担心。”

毛泽东同侦察员又转了回来，从他们身边走过。毛泽东走到队伍前面，朱德迎上来，焦急而关切地问：“怎么样？”毛

泽东告诉他：“此路不通。”

刘参谋将地图铺在地上，点亮马灯。为防止暴露目标，有人脱下衣服遮住半边。毛泽东、朱德坐在地上，查阅行军路线。

这时，旁边的山头上，敌人的机枪又响了，还有手电筒的闪光，忽明忽暗，加上山风的劲吹，更增加了紧张、沉重的气氛。毛泽东站起身，指着一边的山谷说：“部队从这里上山，翻过这个山一直向西。”

朱德对身边的人员说：“吩咐下去，马上行动。”

毛泽东带领队伍转过这道山口，蜿蜒攀登而去。

天亮了，白茫茫的晨雾在山腰聚散。红军队伍经过一整夜的衔枚疾行军，爬上了目的地的最后一个山头。

旭日东升，霞光万里。毛泽东、朱德和总部人员每人手中掂着一根竹棍立在山巅之上，望着对面山下的枫边，人人脸上洋溢着胜利而激奋的喜悦。郭化若松了一口气：“真担心呀，终于把敌人甩在了东边。”

毛泽东把手中的竹棍一挥：“走！说不定群众刚割下的稻谷，还等着我们哩。”

到了枫边，坚壁清野隐蔽在山林中的群众早已回来。他们看见红军来了，互相喊叫着冲出村，迎接自己的队伍进村。

山头上响起了山歌：

哎呀咧……

唱起山歌情满怀，

东山唱到西山来，

哎呀咧……

红旗滚滚过山来啰。

同志哥，苏区人民好等待啰。

战士们听到山歌，困倦全消，顿时来了精神。总部宣传队的战士互相推让，最后一个年轻的女战士放开了喉咙。

哎呀咧……

你唱山歌我来和，

苏区人民好红火。

哎呀咧……

朱司令，毛政委，

领导我们打白匪啰。

红军队伍一批批高兴地冲下山来。毛泽东、朱德等人走在自动欢迎的人群中。毛泽东边走边对身边的老乡说：“老乡们，大家受苦啰，白匪闹得你们在山里没得饭吃啰。”一个老人挤过来，十分乐观地说：“不苦、不苦，苦的是白匪，他们才没得饭吃啰。”老人后半句也学着毛泽东的腔调，引起了大家的嘻笑。

“你们看。”老人拉住毛泽东分开人群，走到一边，指着装满大米的竹篓说：“咱们苏区早就为部队预备好了大米。”

盛满大米的竹篓，一溜摆了长长一排。

朱德走过来，握住老人的手。“谢谢你，谢谢乡亲们！”

红军在毛泽东和朱德的带领下，安全到达枫边。而敌人，则像无头苍蝇，在黄陂地区没有找到红军的踪影。他们晓行夜宿，不断受到游击队地骚扰，走路怕，睡觉也怕；由于群众坚壁清野，吃无粮，喝无水。到了食不裹腹，席不安床的境地，真是苦不堪言。在君埠附近的陈诚部，因无粮下锅，只

好派一个营的兵力，下到田里割稻谷。新割下的稻谷堆的像小山似的，只能围着干焦急，无法脱谷除壳。

陈诚的一副墨镜罩在眼上，躺在树荫下的滑杆上小憩。此时此地，说不清他是养神，还是在生闷气。他的参谋人员跑过来：“报告，找不到锅碗瓢勺，连舂米的东西也没有。”陈诚坐直身子，带着无法掩饰的怒容，大声吼道：“再去找！”

“全村都搜遍了，没有。”参谋无可奈何。

陈诚愣了一会，只好无能为力地说：“那就各自想办法吧。”这时他的卫兵抱着几盒开启的罐头走来，放在陈诚面前。陈诚看看，随手拿起一盒。就在他不远的旁边，敌兵有的用手搓，有的用砖在石板上搓，搓一点捧到手中用嘴吹去谷壳，然后放到口里生吃。见到如此情景，就像见到了原始社会的刀耕火种时期。

陈诚吃完罐头，将空盒随手丢到一边。空罐头盒带着响声刚好滚到一个士兵身边，那个兵捡起看看，里面还有一点剩余，用手抠抠，将手放到嘴里吮吸。

参谋长急冲冲大步来到陈诚身旁。尽管他想有意控制住情感，仍然掩饰不住内心的惊慌：“总指挥，共军忽然去向不明。”

陈诚惊问：“和友军联系上了吗？”

参谋长又告诉他：“联系上了。”

陈诚问：“他们也没有发现共军的行踪？”

“没有。他们这两天也失去了目标。”

陈诚从滑竿上站起身，看着四面群山说：“给抚州的何长官发报，让空军派飞机侦察。通知各部，原地待命。”

“是！”参谋长应着匆匆离去。

在抚州坐镇指挥的何应钦，接到陈诚的电报，立即给南昌的航空大队发电，要他们火速派飞机侦察。

飞机从南昌起飞，没多久时间就到了白沙南的大山上空。飞机在山顶上空作低空侦察飞行，机身上的“青天白日”徽，在日光照射下发出耀眼的光。甚至连飞行员头戴帽盔向下俯视，也能看得一清二楚。

机翼下的大山，苍茫辽阔，白云飞渡。飞行员突然发现目标，大山顶上几处有红旗和其他东西在摆动。为了看得更清，飞行员操纵飞机作盘旋飞行，机身向一边倾斜着，山上的景物和红旗看得更清楚。飞行员拉起飞机，跟踪飞行。兴奋异常地向地面报告：“发现共军目标，发现共军目标。”飞机里的通讯仪器中传出地面的寻问声：“请报告飞行地域？请报告飞行地域，听到请回答。”飞行员边操纵飞机边向下俯视，回答地面的寻问：“我现在飞行在二号地域，二号地域。”“发现多少共军？发现多少共军？”从口气中，显然能听出询问人兴奋激动的情绪。

“十几里长的山头上，全是共军。是共军主力，是共军主力！”

“继续侦察，继续侦察，随时同地面取得联系。”

飞行员：“明白。”

他所见到的情景，正是红军负责佯动的十二军三十四师。战士们望着天上的飞机，好不得意。

“蒋介石的义务宣传员来了。”

“以前总发现不了，这次发现了目标，敌人心中一定很

美。”

“好！他心中越美，我们就牵得敌人越痛快。”

一个战士调皮地说：“我们一痛快，那敌人可就痛苦啰。”战士们被他逗笑了。前面传话过来：“拉开距离，多打旗帜。”

一个战士问：“没旗子怎么办？”“死心眼。”一个战士嘟囔了一句。他用手折断一树枝，解下身上包衣物的花包袱，捆在树枝上：“看见了吧，这不是一面旗。”

战士都学着他的样子，折好树枝，有包袱的用包袱，没有包袱的脱下身上的衣服，从两个袖筒中穿进木棍，往肩上一扛。

战士们喜笑着把旗帜举得很高。有的战士干脆从地上捧起沙石，抛向空中。一时间，山顶上旗帜林立，烟雾腾腾，人喊马叫，好似有千军万马。

飞机又飞过来，鸟瞰群山：旗帜招展，烟尘滚滚，连绵数里，气势浩大。飞行员操纵着飞机又一次作超低空飞行。由于飞机紧贴着树梢掠过，以至于飞机的强大气流，将树枝弄得东倒西歪，哗哗作响。战士们抬头望着远去的飞机，讥讽揶揄地说：“看你美哩，快送假情报去吧！”

日当中午。仍在君埠附近的陈诚部都聚集在山林中休息。陈诚还在树荫下的滑竿上没动，不过换了个方向。他的参谋长满头是汗地快速走过来：“总指挥，何长官急电。”陈诚霍然起身，接过电报轻声念道：“红军主力已转移到中村以北地域，命令你部到中村一线集中，寻机歼灭共军。”他眼睛离开电报，吩咐道：“快！拿地图来。”随从人员马上将地图展开递到他手中。陈诚接过看视。参谋长也凑过来，看着地图指

了，指：“在这里。”

陈诚死死地盯住中村那一块地方。中村曾是红军歼灭二十七师一个旅的地方。他轻蔑地笑笑，然后收起地图，交给随从。“立刻出发！电告罗师长，向中村集中。”

陈诚率所部翻山涉水，至晚才到了一个山村前的路口停下。陈诚还在滑竿上打瞌睡，参谋长过来向他报告情况。陈诚这才下了滑竿，只见地上用白石灰标记着红军行动路线的三个大箭头。向右指示的箭头写着“红三军团”，向左指示的箭头则写着“红三军”，中间指向中村的箭头写着“红四军、总部”。

陈诚毫不迟疑地把手一挥：“命令部队进入山村宿营。”他由参谋长等陪同走进山村。村中的墙上到处是红军书写的标语。”

“欢迎白军弟兄当红军！”

“红军优待俘虏”

陈诚看了一眼，心中很不是滋味。

向前又走一段，一条标语横在前面。

“蒋军必败，红军必胜！”

陈诚立在标语前气怒地看看，对属下大声说：“派人改过来！其他不能改的立即清除掉！”

参谋长马上让人去办。这时，一位参谋跑过来报告，说是前面发现共军总部的住址。陈诚无言地率先走去。

一家农舍的墙上写着“红军总部住址。”陈诚进了这家农院，五间正房，东西厢房各三间。原来这是一个殷富人家。陈诚打量后：“指挥部就设在这里。”众人忙着往院里搬东西。

负责牵制敌人的三十四师在罗炳辉和谭震林的带领下，大张旗鼓的一路北进，摆开了攻打临川的态势。经过几天的急行军，来到了招携南面的山上。罗炳辉、谭震林和一〇七团的团长、政委立在山头上。罗炳辉指着山下通往乐安的大道说：“你们团沿着这条大道，向乐安佯动。乐安城内仅有敌军的留守兵站，人数不多，相机攻取乐安。得手后，我们在南团汇合。”

谭震林又补充道：“你们动作要快，声势要大，一定达到调动敌人的目的。”

罗炳辉问：“还有困难吗？”

团长、政委齐声回答：“没有！”

罗炳辉：“好，立刻行动吧！”

红十二军三十四师一〇七团，在团长和政委的带领下，快速攻进乐安县城，冲进敌留守兵站。敌兵还想反抗，见一下子涌进无数红军，都吓得缴枪。

在抚州左翼集团军司令部里，何应钦接到乐安的告急电报，令进到大金竹的卫立煌，火速率第十师回救乐安。共军有夺取抚州之迹象。要他在乐安得手后，即刻到抚州驻守。同时命令，第一、二路进击军和第三军团，快速赶到南团，消灭共军主力。

在南团的丛林中，罗炳辉、谭震林正欢迎一〇七团的胜利归来。

长江，蒋介石乘坐的“楚有舰”正全速开进。这是蒋介石8月16日晚，离开南昌到上海作了短暂停留回到南京，处理了几件棘手的事情后，于22日又重登“楚有舰”携夫人宋

美龄和三国顾问，第二次赴赣。在“楚有舰”的前甲板上，蒋介石接见了随军记者。

蒋介石坐在临时放置的椅子上，面对行进的前方，遥望两岸山川，心中也说不清是个什么滋味。他的左边是宋美龄和三国顾问，右边是几位男女随军记者，他的身后是侍卫长和侍卫。蒋介石信心十足地对记者讲道：“赣省‘赤匪’自进剿后，主力已完全失去战斗力，余‘匪’不难于两月内肃清，俟‘匪患’消灭后，国家当努力于建设，以完成训政工作。”

蒋介石离开座位，走向舰弦，扶住栏杆，望着大江两岸，宋美龄紧随其后，不时指指划划江岸景物。三国顾问坐在那里饮茶观景。

记者又围上来：“请问委员长，共军都采用了什么战术？”蒋介石收回远眺的目光，转过身，思索着讲道：“‘赤匪’战略，不外有两点，每见国军单薄，则集中主力于一处，以冀夺取枪支；若见国军势厚，则避而不见，不放一枪，隐匿山林。”

记者又问：“国军采取何战术？”

蒋介石脸上出现了一点喜色：“国军各司令官，窥破其诡计，故而厚集兵力，同时于各扼要处建筑工事，以资防守，使‘匪’无隙可乘！共军已弹尽粮绝，缺医少药，多有投诚者。”

一位随军记者又问：“请问委员长，国军对共军之投降者，作何处理？”

蒋介石又说：“我已电告行营，令各部遵照：一收容处理，二感化训练，三实施工役，四令其攻城。同时电令各部，如生擒朱、毛、彭、黄各‘匪首’者，除原赏五万元外，另加

赏五万元。故‘匪’中有人报告指认，因而拿获者，得免其罪，并予以重赏。”

一位女记者问：“悬赏共军要人，是否可行？”

蒋介石看看这位女记者，习惯性的右手高举过头，继而触摸一下头顶，深沉地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嘛！”

23日晚8时，蒋介石乘坐的“楚有舰”抵达南昌，仍下榻百花州的葛兴仁的住宅。

翌日，在南昌行营，蒋介石举行了盛大的记者招待会。在招待会上他表示。

“诸位听了战局的报告，对时局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国军赵观涛部、卫立煌部、陈诚部20万大军，准备在南团会战，全歼共军主力。散‘匪’也不难于十日内肃清。”记者听到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个个争相忙着拍照。

在中村以北的大山中，陈诚率官兵在大山上艰难地攀登。不少士兵在攀登岩石时，树藤折断，摔落下来，不死即伤。有的士兵划破了手，血直流。还有的累得喘着大气，无力攀登，干脆坐在石头上不走了。敌军官虽然也很累，可仍还不停地叫骂，时而用手中的木棍敲打士兵，驱逐前进。

山高坡陡，山路难行。陈诚也不得不弃滑竿步行，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十分狼狈。他身后是跟着背电台的人员和军官，此时，都是人倦马乏，饥疲沮丧，有的背靠大树喘息，有的用木棍支撑着身体借以休息。有的在私下议论：

“同共军作战简直是受苦刑。”

“我宁可去坐牢，也不想受这份罪。”

陈诚终于在士兵的帮助下，爬上了山顶，力不能支地坐

在石头上。问参谋长：“我们的行军路线，是不是发生了错误？”

参谋长喘着粗气回答：“有飞机提供的共军行动路线，又有共军的路标，我看不会发生错误。”

经过几天的艰苦行军，陈诚率部终于首先赶到了南团。根本不见红军踪影，机要人员正根据他的口述，发报：“……我部已进至南团，没有发现共军。请何长官迅速查明共军行踪。”

赵观涛神色懊丧地打马而至。陈诚迎过去，俩人客气了几句。

“赵长官，幸会、幸会。”

“陈长官，辛苦啊？”

“我率军是一路疾进，也未看见共军主力的踪影。”

赵观涛十分不解：“我们20万人马，尾随其后，从不敢懈怠，怎么突然……他就跑了。难道共军有地遁术不成？”

“老兄，不是你我无能，也不是共军有地遁术，而是我们成了瞎子、聋子，纯属情报失实所致。”陈诚说着动了气：“像我们这样疲于奔命，不吃败仗那才怪呢。”

赵观涛伤感地说：“我们的优势，在共军面前倒成了劣势。飞机、大炮在这里也失去了它应有的威力。梭镖、长矛、大刀、老套筒本来是打狗、打兔子的玩意，倒发挥了威力。如此强大的国军竟不如靠两条腿的共军。受过专门训练的国军，竟落得如此下场，简直是奇耻大辱。”

“何司令官来电。”参谋长拿着电报过来。

陈诚接过看视，轻声念道：“据查，共军在南团之部，是一股佯动部队。其共军主力均在兴国以北的白石、枫边一带活动。望火速向兴国方向集中。”陈诚看后不由勃然动怒：

“这不是在耍猴吗？全是他娘的马后炮！”他边说边将电报撕得粉碎，转身向赵观涛两手一揖：“赵长官，失陪。我要奉命西进。”说完竟不顾一切地大步而去。

赵观涛欲言又止，见陈诚正在调动部队，沮丧地连连摇头，有气无力地对随从说：“我们也该走了。”他们上马后，一溜烟似的冲出了南团。

当敌人弄清了红军的真实情况时，红军已在白石村和枫边地区休整了20多天，给养得到了补充，战士的体力得到了恢复。白石村，是红军总部所在地。在这里同分别的苏区中央局重逢。这一日，阳光初照，山村升起了袅袅炊烟。一队队红军战士在出操，口号此起彼伏。大坪上，有部队练刺杀。

毛泽东同任弼时、王稼祥散步到白石村外，走在小溪与割过稻子的田埂上。几个男伢子在溪水中捉鱼。任弼时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走下田埂，饶有兴趣地看男伢子捉鱼。毛泽东、王稼祥则立在田埂上驻脚观战。几个男伢子见有人观看，在溪水中抢得更欢。“我捉住一条！”一个男伢子举起捉到的鱼，向同伴显示显示，接着甩在了任弼时脚下。任弼时蹲下身子捡鱼时，发现脚下有意围成的小坑坑内已有了几条小鱼。他将在地上跳跃不止的小鱼放入小坑中。有两个伢子为捉一条鱼，结果双双倒在水中。两个人爬起来，对着三位大人作了副怪象。伢子们的天真、活泼引来了任弼时、毛泽东、王稼祥的笑声，任弼时洗洗手上的泥土。三人谈论着原路返回。

早饭。桌上摆着几只盛满红米的碗和筷，正中是一小碗咸萝卜和几个青辣椒。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王稼祥在小

方桌前就座。毛泽东坐下歉意地说：“只能用红米饭咸萝卜招待二位啰。”

朱德说：“能吃上这，就算不错了。苏区人民听说红军回来了，新上场的谷子连夜舂成米，就送到部队来。”

毛泽东：“群众自己都舍不得吃。”

任弼时：“看得出，红军深得人心。”

一直没说话的王稼祥擦着眼镜说：“经过这段时间在苏区的生活，群众虽然很苦，但品质很高尚，这是在上海的大楼里想象不到的。”

这时，郭化若进来。毛泽东忙让道：“代参谋长，你也来吃。”郭化若说：“十二军三十四师已安全返回黄陂地区，同三十六师汇合，罗军长、谭政委请示下一步工作。”毛泽东：“这次红军主力打穿插，能胜利地在白石、城岗、枫边安全休整半个多月。而敌人已是精疲力尽，他们十二军是立了大功的。告诉他们，在黄陂地区边休整边备战。总司令你看如何？”朱德说：“要得。”

毛泽东发现任弼时、王稼祥未吃，忙说：“吃、吃么。”说着自己夹走一个青辣椒，放到口中咬了一半，有滋有味地嚼起来。

王稼祥见状，也挟起一个青辣椒，咬了一点，辣得大咳不止。三人看到王稼祥的难受之样，不由开心地笑了。

过了冬天是春天，熬过夜晚是白天。毛泽东运用“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声东击西”的战术，把敌人拖进大山中的迷魂阵，自己却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其心情是何等的开心，那是难于言表的。而上当吃亏的另一方，其痛苦也是难于言

表的。

在南昌百花州的行营里，蒋介石心情不快地注目着江西军用地图，他的背后站着熊式辉和一帮高级参谋人员。十余名将官，他们谁也不敢言语，生怕灾祸落入自己头上。突然，蒋介石眼中冒着火转过身，怒斥道：“情报如此失实，视同儿戏，成何体统？电告左右两路集团军，务必将‘共匪’全歼在兴国以北地区。30万人马竟奈何不了朱、毛3万‘共匪’，岂不贻笑天下。”蒋介石讲着动了感情，右掌拍在案上。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个军官又拿着电报进来，见状不敢向在气头上的蒋介石报告，对熊式辉附耳一阵。而后，熊式辉走近发怒的蒋介石小声道：“委员长，两广的陈济棠、李宗仁向全国发出通电。两广联军军队向湖南推进。粤军已在乐昌集结，桂军进至黄沙河。”熊式辉的声音虽是很小，全厅的人都听到了。

蒋介石听后半天没言语，后来他摆摆手，示意众人退下。

众军官知趣地悄声退下。

蒋介石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抚额思谋。

熊式辉立在一旁一直未敢动。时间在一秒一秒地流失。

蒋介石的压抑在一点一点地增大，而后他霍然起身奋然作色道：“娘希屁！他们这是釜底抽薪！命令何应钦、陈铭枢分路撤兵。”他后半句话简直是有气无力。

蒋介石后院又起火的消息，被毛泽东和总部首长所掌握。总部首长同中共苏区中央局的人一起开会研究了下一步的军事行动，毛泽东因势利导，果断地说：“蒋介石后院起火，很可能撤军，我提议红军主力再向西南转移，到兴国西北的均

村、茶固为中心的山区集中，利用敌人的退却，在运动中寻机歼敌！”

1 . 赣南会议

一场秋雨过后，南昌百花洲已不在是凉爽，反而是寒气逼人。蒋介石神情沮丧地坐在沙发上，头斜靠在后背，像是熟睡的样子。高参慌慌张张地来到客厅门前，连报告也没打，一阵风似地推门而入。

蒋介石坐在沙发上，一动未动，好像到了另一个境界。高参到了蒋介石面前轻声地说：“校长，东北军张学良将军发来的十万火急电报。”蒋介石慢慢睁开眼，慢条斯理地问：“张副司令来电都讲些何事？”高参告诉他：“日本关东军炮击东北军北大营。张副司令来电请示，如何应付？”蒋介石听后的一瞬间，突然起身，正欲发作，忽然他却愣在那里，犹如僵尸一般动也不动。稍许，他缓缓地坐下，小声地说：“这事早有预料。外祸是内患所致。电告汉卿，要他掌管好部队，大局为重，以忍为上。”

电报虽是发出去了，可蒋介石的心仍不踏实。第二日中午，蒋介石躺在床上正在午休，其实，他根本就没睡着。

高参又一次来到葛兴仁住宅，被侍卫阻挡在门外。

高参态度生硬地说：“我有急事要见校长。”

侍卫坚持道：“先生，三十多个小时没有休息了。他刚躺下，你忍心叫醒他吗？”

高参：“我有大事禀报。”

侍卫正在阻拦，蒋介石身穿睡衣出现在俩人面前。

“何事大声吵嚷？”

侍卫正欲解释，高参已趋步向前：“校长，张副司令来电，日本关东军今日早晨攻占了沈阳，同时又攻占了长春、抚顺、四平、鞍山、安东（今丹东）。张副司令请求率部还击……”

蒋介石愣了一会，思考有许，沉稳地说：“电告汉卿，要他不要意气用事，应顾全大局，决不可轻举妄动。”

在国家生死存亡之机，蒋介石想的不是民族利益，还是如何消灭共产党，如何消灭江西的红军。

此时，毛泽东率领红军总部人员到了于都的平安村。在这里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项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等得悉“九一八”事件的发生，表现出极大的愤慨和沉痛。在上海的中央已作出决定，号召全党立即行动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并组织游击战争，打击侵略军。毛泽东要求江西苏区军民不仅号召民众起来反侵略，而且还要号召白军的士兵起来反侵略、反投降……

不久，毛泽东和红军机关到达了瑞金的叶坪。红军主力也推进到以瑞金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展开工作。由于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在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上，鉴于中央指定周恩来为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还未到任，项英犯了“调和主义”错误，会议决定改由毛泽东同志代理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

时过不久，形势急转直下，项英又被王明路线所左右。

11月初，中共苏区中央局召开了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史称赣南会议。会议是由中央代表团项英主持。由于党的六届

四中全会后，王明的“左”倾路线在中央占了统治地位。毛泽东同志开始受到排挤，把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并在实践中得到证明了的正确主张，诬蔑为“狭隘经验论”，“极端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及“富农路线”。毛泽东同志受到了批判，并取消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设立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又一次取代了毛泽东成为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成了站到前排的领导者，使毛泽东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痛苦之中。

叶坪村谢家祠堂西侧的两层小楼上，居住着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王稼祥等领导人。毛泽东同贺子珍和朱德同康克清居住在二楼。楼梯、楼道和房间的隔板全是木质的。毛泽东住在楼上东北的一个房间里。这天夜里，毛泽东正在马灯下起草文件。长期的劳累使他日渐消瘦，尤其是最近发生的一连串的事件，令他大伤脑筋，加上又感风寒，有些低烧，时而大咳不止。贺子珍为他端来了一碗凉白开，让他润润嗓子。他感激地接过喝了两口，然后把那只浅兰细花碗放在桌上，摸索出一支香烟夹在左手的食指与中指之间。旧火柴盒里早已空空，他的脸上露出一丝苦笑。

贺子珍心疼地说：“润之，你身体不好，就不要抽了。”她见毛泽东毫无表情的脸上没有什么表示，不由叹了一口气。她还知道，他有时抽烟不仅仅是来了烟瘾，往往有重大决策或是心情上有压抑时，习惯抽烟。贺子珍知道他最近心情不痛快，连续受到中央代表的批评，而且是前所未有。她简直就有点承受不住了。然而，毛泽东外表上依然平静如水。他愈是这样平静，贺子珍心里愈是焦虑不安。她无言地把马灯拿

在手上，并且按下灯罩下面的机关，使灯罩上移，露出里面的火焰，双手送到毛泽东面前。毛泽东向她投去感激的一瞥，继而伏在上面把香烟点燃。

毛泽东抽着烟，在木质楼板上轻轻地走动。他虽然走得很慢，脚步踏得是那样的轻，楼板依然发出有节奏的轻微声音。那轻微的楼板声，不断地敲击着他那颗不平静的心。他又一次的想起了会议上的情景……

在中共苏区中央局扩大会上，历史上称为“赣南会议”。任弼时高深莫测地坐在显赫的位子上。他虽然才有28岁，显得是那样的深沉老练。他1904年出生在湖南的湘阴，16岁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先后担任过团中央执行委员兼组织部长。团中央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兼武汉市委书记。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31年4月他同王稼祥、顾作霖作为中央代表到达苏区后，成为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和组织部长。实际上他是三人代表的当然领导者。这次会议上展开的对毛泽东的批评，虽是有远在上海中央的指示，可他们也从心眼里瞧不起土生土长的毛泽东。项英是这次会议的组织者和主持者之一。他先于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到达苏区，由于在处理“富田事件”上，同中央的意见不一致，受到中央代表的批评。项英认识问题快，弯子转得快，又得到了中央的信任。所以在批评毛泽东这个问题上，他是积极的。至于有没有上次在反围剿中，他提出转移到四川的主张被毛泽东所否定和说毛泽东的战术是“钻牛角”被驳回的因素存在，那是可想而知的。在这次会议

上他的态度是明朗的，批评的措辞是严厉的。要说带有火药味的批评还要算顾作霖的发言。顾作霖年轻气盛。他是上海人，1908年生，17岁加入青年团，18岁转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共青团江苏省委书记、共青团山东省委书记、中共山东省委常委等职。到达苏区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少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等职。24岁的他正是血气方刚之年，干什么事都是风风火火。他的讲话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他把中央的精神和自己的意见揉合到一起，拉着上海的腔调，把会议推到了一个既严肃又残酷的境地。现在的王稼祥，经过半年多同毛泽东的接触，尤其是毛泽东指挥反围剿的雄策大略，使十倍于我的敌人接连败北，壮大了红军队伍，扩大了苏区地盘，鉴于这个有目共睹的事实，他开始冷静地思考问题和判断问题。在这个会议上，他由于还没有认识问题的全部，也作了一些言辞较为温和的发言。

在这个会议上毛泽东代表中共苏区中央局向大会作过报告后，就被剥夺了发言权，一直处在被动受批的局面。有些问题他也想不通，只是一个劲地在那里抽烟。朱德虽没有受到批评，可他的心里也不好受。谁不知道苏区红军里有个“朱毛”，假如“毛”的决策是错误的，他“朱”能脱得干系吗？然而，他却一点也未受到牵连，仍然是红军的总司令。

毛泽东把会上的情景像电影一样在脑海里过了一遍……

贺子珍见毛泽东手中的烟头快要烧到手指了，他还未知觉，忙提醒道：“润之，烧到手了。”

“哦。”毛泽东把烟头丢掉，并用脚踩灭。贺子珍十分心疼地说：“你心情不好，我陪你到外面散散步？”

毛泽东看到贺子珍渴求的目光，无声地走出小房，沿木楼梯拾级而下。贺子珍将马灯弄灭，也随着下了楼梯。

夜，凉风习习，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毛泽东同贺子珍并肩走在楼后的大榕树下。毛泽东抽烟时，烟头发出红红的光。

他们俩人谁也不讲话，默默地向北慢慢地走，脚踩在地上的落叶和野草上，不知名的小虫在啼鸣着。

毛泽东停下，贺子珍也停下。毛泽东丢掉烟蒂，并用脚踩灭，解开胸前的衣扣，发出一个深呼吸，像是要借凉爽的风，消除心中的烦闷，驱赶思想上的不快。他两手卡腰，遥望着天空中的北斗七星。贺子珍几次欲言，她都忍住了。她知道，此时无声胜有声。

俩人就这样无声地站着，望着天空。毛泽东外表平静，胸中却像汹涌澎湃的大海。

朱德居住的房间里，透过开启的小木窗，看见朱德现出的上半身。接着灯灭了。贺子珍无意间看了一眼。

朱德立在窗户前，透过眼前的一孔之窗，也望见了黑夜中的毛泽东。

康克清推门进来：“玉阶，怎么不点灯？”

朱德回身：“你回来了。你们交通大队的情况怎样？”

康克清今年才 20 岁，她生于 1912 年，万安人。14 岁就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 年 4 月，毛泽东同朱德在江西宁冈的砦市会师，那一年她才 16 岁，上井冈山参加了红军。经人介绍同朱德认识，在 1929 年的 3 月间，红军在长汀休整，她同朱德结为终生伴侣。别看康克清年纪不大，认识

问题倒是是非清楚。她不仅性格开朗，而且工作顽强，敢想敢干。她现任红军总司令部交通大队政委。康克清有情绪地说：“我这个政委也不好当，批判毛泽东，下面想不通。”

朱德：“我也想不通。以前有个李立三，搞左的那一套，无辜地死伤了很多战士，是他站出来抵制的。没有他的力排众议，哪有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这些都是事实，是有目共睹的。”

康克清欲点燃马灯。

朱德忙制止：“省些油啰。不点灯打开窗户，屋内凉快些，也飞不进虫子。”

康克清十分关切地说：“你要站出来说句公道话。”

朱德有苦难言：“讲啰。别人不听嘛。他是总政委，我是总司令。如果说有错，我也有错嘛，更何况那不是错！”

康克清同情地说：“有机会，你同他谈谈，让他想开些。”

朱德：“夫人讲的是啰。不仅他有压力，我也有压力嘛。不过不要紧，润芝胸怀博大，他承受得了。”

深秋的夜不仅静悄悄，而且还带着凉爽。毛泽东和贺子珍漫步在草坪上。当他俩人来到一棵大榕树下时，毛泽东摸出烟夹在手指缝中，另一只手拿出火柴准备划着，此时他却没有划。毛泽东暗想：“王明路线给我戴了三顶帽子。他们不晓得山沟里也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他们下车伊始，会把革命搞糟的。”

他们无声地站了好长一会。贺子珍看看天，外面有些凉，提醒他：“外面冷，回屋去吧。”

“好的。”毛泽东划燃了火柴，点烟时火光映红了他那清瘦发黑的脸盘。

毛泽东开始向回走，步子很慢，抽烟的频率却很快，点燃的烟头，不时发出阵阵红光。他头脑里对会议上的争论，总也驱赶不散……

“我们也应该向苏联学习，学习他们的军事条令和指挥战争的经验。”

毛泽东据理力争：“我们固然应该特别尊重苏联的战争经验，但是，我们也应尊重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因为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又有许多特殊的情况。”

“你这是狭隘的经验。是可怕的，危险的。”顾作霖显然对他的辩解不满，不由提高了声调。

“如果我们一模一样地照抄照搬外国的经验，丝毫不改变其形式和内容，就一定是削足适履，要打败仗。”毛泽东仍坚持自己的观点。这是他们在军事路线问题上的一段争论。

毛泽东同贺子珍慢慢地走着。他心里却说：“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情。”

毛泽东同贺子珍来到大榕树下。毛泽东招呼道：“子珍，来，坐下啰。”

贺子珍提醒他：“小心着凉。天也不早了。”

“我们就坐一哈子。”毛泽东先坐下，略有欠意地说：“前段时间，忙于打仗，很少和你在一起。来，坐下嘛。”

贺子珍就顺从地坐在了他的身边，关心地问：“润芝，你

感到压力大吗？”

毛泽东想了想：“压力有，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但，压不垮我！去年，李立三曾批评我毛泽东：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二是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并且提出要对我‘根本解决’！先是派了余震农传达他那个中央的指示，后来派周以栗同志。李立三倒了，却又来了个王明，接着又派项英，最后来了‘三人代表’，推行王明的‘两条路线’，中国革命又将面临着一场抉择。”

毛泽东又点燃香烟，呛得他大咳起来，并且说道：“我能用我的战术打败武装到牙齿的蒋介石。可在党内的斗争中，我的正确主张，得不到上级党的承认。”他又大咳不止，好不容易止住，充满信心地说：“有时候，真理也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贺子珍十分心疼地说：“少抽一些，烟抽多了伤身体。”

毛泽东一语双关地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贺子珍又一次提议：“明天是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要搞庆祝活动。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你还要做《政治问题报告》，早点休息吧！”

毛泽东风趣地说：“好！休息。迎接明天，迎接挑战。”

大会就在谢家祠堂召开。这是一座砖木质结构坐北朝南的大房子。南面是一个若大的空地，西面和西南面错落着几栋房子。

祠堂正中的主席台上，一面缀有五星和镰刀斧头的鲜艳红旗挂在正中央，右侧是马克思像，左侧是列宁像，红色横幅上写着：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台上由

主席团主席项英主持会议，在前面就坐的还有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朱德等人。项英宣布大会开始，台上台下热烈鼓掌。毛泽东这个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中叱咤风云、震惊中国的人物，此时只能坐在里排最边不起眼的地方。他也鼓着掌。台下是六百多人的各根据地、白区和红军代表。祠堂内坐不下，外面若大的空地上，也坐满了代表。

到了晚上，提灯游行庆祝活动，在瑞金城北的官道上举行。一条无数灯光组成的长长的游行队伍，如同一条游动的火龙，十分壮观。游行队伍中，有红军战士、游击队员、群众，有老人、有小孩、有妇女。他们的手里有的举着火把，有的提着用竹蔑制成的灯笼，上面贴着五星、镰刀、斧头图案，还有的提着马灯。

长长的火龙阵，根据路面的曲折高低有时弯弯曲曲，有时一上一下，长达数里。

火龙阵进入叶坪村，来到谢家祠堂。祠堂里挂着小灯泡。那是自己发的电。

项英、朱德、周以栗、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等人站在主席台显要的位置。后面挤满了人，毛泽东站在稍远的地方，不过他那瘦高的身材，尤如鹤立鸡群。他脸上挂着微笑。不过，那微笑多少带点勉强。

项英发表了即兴讲话：“同志们、同胞们、工农弟兄们，我们为什么选择今天这个日子搞提灯游行？那就是为了纪念‘十月革命’和我们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项英的讲话赢得了一片掌声。

毛泽东虽然受到了中央代表的批评，而在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由于成功地粉碎蒋介石对苏区的三次“围剿”，在广大的红军指战员和苏区人民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仍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相当于国家主席）和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相当于国务院总理）。

这次会议不久，在宁都又发生了一件大事。

2．宁都风暴

宁都地处赣南，到处是连绵不断的山岗。宁都城东依梅江，西靠石鼓山。这里是毛泽东同他的战友和蒋介石军队多次激战的战场。

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失利以后，国民党的二十六路军进驻宁都。二十六路军的前身，是冯玉祥西北军的第一集团军。1926年春夏之交，冯玉祥因军事失利出走苏联。同年9月归国，在五原誓师，接受革命的三民主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废除了愚兵政策，先后有一批著名的共产党人来此任职。刘伯坚就是其中的一个。蒋介石制造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共产党人被迫离开了西北军。1930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结果，冯、阎以失败告终。冯玉祥的这支队伍在孙连仲的领导下，被蒋介石调防山东的济宁，改编为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下辖二个师（二十五师、二十七师），四个旅（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九、八十）。孙连仲为

军长兼二十五师师长，赵博生为军参谋长，高树勋为二十七师师长；董振堂为七十三旅旅长，季振同为七十四旅旅长。1930年初被调到南京的浦口，又进行了整编补充。在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围剿”的前夕，也就是二三月间，被调到江西的宜黄地区，同红军作战。由于他们当中大多数人不愿同红军作战，尤其是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中下层军官要求北上抗日。二十六路军大都是北方人，到南方不服水土，病死比战死的还要多。运来的药净是假药，短短的几个月，就死了千余人。这支队伍里早就有共产党的活动，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秘密成立了几个党支部。根据上级党的指示，正在抓紧起义的准备工作。

就在这个生死攸关的紧急关头，由于不慎，接头时泄了密。南昌行营派来了送专件的飞机。

飞机在宁都上空盘旋后，降落在简易机场上。机舱打开后，下来一位国民党上校军官，声称要见参谋长。赵博生向前迎去，告诉来人：“鄙人就是。”

上校打开黑色皮包，取出一份秘令：“这是蒋总司令手谕，请参谋长即刻查办。”

赵博生接后快速看了一遍，心头一惊，他马上说：“请转告总司令，我即刻尊令查办。”

上校见完成了任务，说了声“告辞”就上了飞机。赵博生注目着飞机升空远去后，才匆匆赶回。

赵博生是河北黄骅人，1897年生，原名恩博。18岁进入保定军官学校第六期学习，20岁毕业后，曾先后在北洋军阀皖、直、奉系军队中任职，1923年冬到冯玉祥的西北军任团

副、参谋长，后来又升任特种旅旅长。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共产党人刘伯坚。他是一个有志的热血军官，早就不满国民党的统治，同情共产党。1930年中原大战失败后，他组织了中国人民救国军，起义失败后，到二十六路军孙连仲手下任军参谋长。这年的7月间，他在江西的宜黄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个密令促使了二十六路军起义的进程。情况万分紧急，犹豫就等于死亡。

一间密室里，赵博生、袁汉澄、罗振亚等召开支部会研究突发的事变。在此之前，赵博生就以指挥部的名义，向南京发了“遵令即办”的电报，以应付南京方面。同时要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立即作季振同、黄中岳的工作，把他们拉入革命的阵营；二是事不迟疑，马上派人去瑞金，同中央取得联系，求得红军的支持。赵博生提议由袁汉澄去瑞金汇报。

袁汉澄接受任务后，星夜就去了瑞金

袁汉澄到达瑞金的当天，就受到了朱德的接见。朱德和蔼地问：“你是地下党员吗？”

袁汉澄激动地告诉总司令：“是！”他接着又补充说：“是朱瑞让我来的。”朱瑞是当时党的一个领导的化名，也是秘密接头的一句暗语。如果说是“朱瑞”就证明曾同党取得过联系。朱德笑着给他倒了碗水，放在他面前。又问：“你们二十六路军共有多少人？”

袁汉澄回答：“在浦口。点名时二万多人。现在实际上没那么多。”

朱德：“在蒋介石的‘围剿’前线，二十六军起义好，影

响大着呢。当红军好，红军是人民的军队。欢迎二十六路军暴动过来加入红军，欢迎同我们一道去打日本帝国主义，挽救民族危亡。我们要开个军委会，听听你们的准备情况。这是件大事情，还要报告毛泽东同志。”

袁汉澄问了一句：“首长，你知道刘部长吗？”他说的刘部长就是刘伯坚。刘伯坚曾在冯玉祥的西北军就任过国民党联军总政治部副部长。

朱德笑着说：“你说的刘部长，叫刘伯坚是不是？他就在这里。明天的军委会，他也参加。”

这时，康克清端一盆芋头红烧肉进来，后面的警卫员小王又端来一盆辣椒炒豆腐。

朱德热情地说：“吃罢，吃了好好休息一下，明天在军委会上汇报情况。”

翌日，在一间宽敞的房子里，朱德召开了会议，刘伯坚、王稼祥、叶剑英在座。袁汉澄首先汇报：“国民二十六路军，前身是冯玉祥西北军的第一集团军。1926仲夏，冯玉祥出走苏联回国后，在五原誓师受共产党的影响，接受革命的三民主义，主张反帝，打倒军阀。调到江西前线‘围剿’红军，下级军官对国民党不满。军参谋长赵博生同志这次派我来，取得联系，请示二十六路军起义事项……”

朱德等领导同志听取了袁汉澄的汇报，对他们的起义作了详细的指示。

毛泽东在办公室接见了袁汉澄。王稼祥、刘伯坚也在座。

毛泽东迎上前，并伸出他那双宽大有力的手，握住了袁汉澄的手。袁汉澄使劲摇着这位颇有传奇色彩领袖的手，一

股暖流涌遍全身。

毛泽东热情地让座，并说道：“你们在敌人的心脏中做工作，十分不容易。要冒很大的生命危险。军委会讨论了宁都暴动的方针，很好。你们考虑有把握吗？有多大把握？”

袁汉澄鼓起勇气说：“有把握！”

“有好大把握！”

袁汉澄如实告诉毛泽东：“二十五师七十三旅和总指挥部有把握。七十四旅是冯玉祥的原手枪旅，旅长季振同不满蒋介石的统治，目前正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有把握争取过来。二十七师两个旅，士兵支部正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毛泽东说：“暴动是一件大事，将给蒋介石一个很大的打击。能争取全部暴动最好。全部暴动的条件是存在的。这要靠我们党做好过细的组织工作，行动要坚决，要注意保密。万一不能全部暴动，局部暴动也是好的。在反动派的心脏上捅上一刀也是好的。随后请朱总司令、叶剑英参谋长具体给你们交待。最好带上一份地图去。”

叶剑英总参谋长拿出一份地图和对他们起义的七条指示。

叶剑英早年就追随孙中山，曾任黄埔军校教授部副主任。在北伐时期，就任国民革命军总预备队指挥部参谋长、新编二师师长。1927年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长。这一年的7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张太雷、叶挺领导了著名的广州起义。1928年赴苏联学习，1930年回国，同任弼时等人一起到了江西苏区。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任总参谋部部长。前不久，郭化若不再担任代总参谋长，由他接任总参谋

长之职。

宁都梅江西岸，仅一街相隔就是国民党二十六路军的司令部。赵博生走出设在耶稣教堂的国民党二十六路军指挥部大门，登上梅江江堤，向南走了一截便上了木桥。他长时间望着梅江对岸瑞金方向起伏的群山。昨日，他以打猎为名送袁汉澄去了瑞金。此时，他的心情十分不平静，耽心的云翳爬满了他的面庞。

与此同时，在宁都城北，阴沉的天空笼罩下的山坡上，鼓起一个个坟堆。凄风摇曳着坟头上的黄草、枯枝。

一只孤伶的乌鸦，凄惨地叫着，从坟头上空飞过，更显得凄凉、悲惨。

远处的山坡上，有一个国民党军官徘徊的身影。在他身边不远有一匹战马，啃着山坡上的枯草。

远处的山道上，向坟场走来几个士兵。他们肩头扛着的门板上，静静地躺着一个死者，后面是几个拿铁锹的士兵。他们步履艰难地走着。山坡上的军官看见后，来回走动的频率在加快。可以看出他心中很悲痛。他就是国民党二十六路军七十三旅董振堂旅长。他面对乱坟场，望着抬着死者走向坟场的这队士兵，心情十分复杂、矛盾。

士兵将死者放在坟场一边，开始挖坑。风愈刮愈大，枯树枝上的黄叶纷纷落下，更显得萧瑟凄凉。那只无处投宿的孤鸦，飞得很低，并发出几声凄惨的哀鸣声，给乱坟场更增加了恐惧的气氛。

士兵抽泣着，将死者放于坑内。他们用锹一点一点地埋土，渐渐堆出一个土堆。几个士兵再也忍不住了，一起跪下

放声痛哭。有个兵边哭边说：“大哥，今天你埋在这里，同几十位兄弟做伴，要不了多久，我们也会来跟你做伴。”又一个士兵哭着说：“吃不好，睡不好，有病还不给看。当官的又克扣军饷、喝兵血，活着真还不如死了的好。”

“不是饿死、病死，就得战死，反正是离不开一个死字呀！”有一士兵像发了疯，突然站起，向北跑去。其余的震惊了，有俩人追赶过去。

跑在前面的士兵突然跪下，大声哭喊道：“爹、娘，原谅我这个不孝的儿子吧。活着不能养二老，死不能给二老送终，这都是谁造成的啊？”他的质问声在夜幕低垂的空中传响。

山坡上的董振堂，胸中有气无处发泄，他气怒地猛然折断一树枝。

山风送来了士兵的呼喊声：“小日本都打到我们老家了，我们中国人还在这里互相拚杀，究竟是因为什么呀？老天爷啊……”

突然，传来一声清脆的枪响。董振堂心头猛然一惊，忙寻声望去。只见，七十四旅一团团长黄中岳同团副苏进背着枪提着打来的猎物（几只小鸟）各自牵着马钻出树林时，也发现了这座若大的坟场，俩人都惊呆了。谁也没有言语，长久地立在那里。两匹战马也像懂事似的，一动不动地低着头。

突然，一匹战马昂首长啸，凄厉的声音，使俩人不禁悚然一惊。

董振堂牵马缓步向坟场走来。当他听到战马的啸声，加快了步子。

苏进不由想起从《祭泸水文》中的句子，打破沉默地说：

“莫作他乡之鬼，徒为异域之魂。”

黄中岳凄然叹道：“唉！都是不服水土，发疟疾而死。”

苏进问：“为啥吃药不管用？”黄中岳圆睁两眼，脸色铁青，没有回答他。两人闷闷不乐地牵马离开坟场。

“他妈的！发来的奎宁药，都是假药，咋能治病？坑人！”黄中岳边走边气愤地说：“要以老子的脾气，那些卖假药喝兵血的家伙，一个个都该枪毙！用他们的脑袋来祭这些弟兄的亡灵。”

苏进也不由忿然道：“我们处在最前线，被红区所包围。前进为红军所消灭，后退又被蒋介石所不容。孙总指挥、高师长，看到了这一步棋，都请了长假，去上海以看病为名躲了起来。”

黄中岳更是忿忿不平：“他妈的 把我们放在这地方等死，老子……”

俩人走着说着突然站住，打住了话头。他俩人看到一个意外的情况，董振堂早牵马立在了他俩面前。黄中岳、苏进大惊失色。

董振堂唬着脸盯住他二人。

苏进打破了僵局：“旅长，你这是……”

“你们这是……”董振堂反问。

黄中岳忙陪着笑：“我们出来打猎，看见这些坟，没想到这么多。”这当儿他看看苏进。苏进随声附和道：“是的。”

董振堂让人捉摸不透地说：“想不到的事情还在后头呢，一起走吧！”

三人各怀心事离开了坟场。

天空阴得愈来愈厉害。晚饭后，黄中岳抽着烟同苏进蹲在团部朝东的大门口的台阶上，望着街对面墙壁上一米见方大小的标语：“纪念巴黎公社！”字写得很工整。

黄中岳抽着烟，用手指着标语说：“共产党写标语很讲究，标语的后面都有标点符号。”他突然转过头来问：“老苏，巴黎公社是啥意思？”

苏进瞧着他那高深莫测带笑的脸，知道他这是在试探自己。他含糊地说：“我也说不大清楚，大概是与马克思有关的巴黎工人起义吧。”

“你呀。”黄中岳笑着指着他，继而变得满脸严肃，猛然站起身：“共产党这点好，说什么干什么，不像国民党狗日的挂羊头卖狗肉！”

苏进用吃惊的目光打量这位朝夕相处的团长。这时来了两个军官，为首的是二十七师的上校团长李锦亭。他说：“黄团长、苏团副，怎么样……摸两圈？”

黄中岳很客气地说：“请。”

他们进了低矮的二层小楼，上到楼上。黄中岳、苏进和刚进来的两个军官，摆开场子玩麻将。

这时赵博生参谋长由董振堂、季振同陪着来到了七十四旅一团团部。他们进了院打量着这里的一切。楼上玩麻将的黄团长接到卫兵报告，“团长，旅长陪着赵参谋长和董旅长来了。”

黄中岳一惊，看看苏进。苏进也疑惑不解地看着黄中岳。

黄中岳歉意地说：“二位老兄，改日再来陪你们玩几圈，

今日就……”

“好，我们告辞。”上校团委李锦亭说着欲下楼。

黄中岳忙拉住他俩，提醒地说：“走这边。”

二人顺从地从旁边离去。

黄中岳疑惑地问苏进：“他们突然来干什么？”

苏进摇摇头，思索着说：“会不会在坟场讲的话，被董旅长听到了，他告了咱俩的状？赵参谋长从未来过咱一团，这事是不是有点蹊跷？”

黄中岳点点头：“有可能。”

苏进像发现新大陆似的，突然说：“董旅长和季旅长，因性格不一样，很少在一起，最近发现他两个常往一块凑。”

黄中岳拧眉细想：“咱管他那些，走，下去看看。”

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已经在院子里坐下了。黄中岳走出屋，大声道：“不知长官驾到，有失远迎。失敬、失敬。”苏进随后也走出。

赵博生温和地说：“我们今天是随便来转转。坐、坐嘛。”

黄团长关切地说：“外面冷，还是屋里坐吧。”

赵博生坚持并一语双关地说：“就在外面吧，冷可以清醒脑子嘛。”

季振同也随声附和：“就在外面吧。”

赵博生问：“你们一团生活如何，黄团长？”

黄中岳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一时又没弄明白，含糊其词地说：“北方人到南方不习惯，能对付。”

赵博生看着大家：“我们这里吃粮很紧张，吃肉就更困难。人家红军可是一礼拜吃两顿肉啰。”

黄中岳狡黠地笑笑说：“参谋长，照你这么说，红军伙食比我们强多了？”

“苏区还提倡男女平等，恋爱自由。”赵博生毫不顾及地笑着说。

董振堂笑着接上话，一语双关地说：“苏团副不是没有结婚吗？何不到苏区‘自由’一个。”

他们五个人全笑了，不过笑得各有不同。苏进笑容中多少还带些疑虑和勉强。赵博生等人来这里，实际上是一次试探性地行动。尽管这些都是闲谈，可这闲谈里面的奥妙是有学问的。赵博生初次试探成功。

赵博生回到军部，见到了从瑞金回来的袁汉澄。赵博生一阵惊喜，忙着给他倒水，关切地问：“一路辛苦了，没遇上麻烦吗？”

袁汉澄告诉他一路顺利，在瑞金见到了刘主任，毛主席、朱总司令还接见了他们，对起义做了七条指示。

赵博生接过指示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激动地说：“有了党的指示，我们抓紧做好工作，争取在12月13日凌晨全部起义。”

袁汉澄又补充道：“王稼祥、刘伯坚，左权同志已携电台到了固厚，要我们做到万无一失。”

赵博生表示他去做季振同、董振堂的工作，并同他们商议具体行动计划。赵博生到了董振堂七十三旅旅部，派人站上岗，他同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四人聚在灯下秘密商议。季振同看了中央的七条指示，指着其中一条，说：“暴动后改为红军第十六军，由季振同、黄中岳、董振堂、赵博生四位

互推领导人。番号是否少了点，同是军的架子，如何向弟兄们解释。”

黄中岳又提出：“棉衣、军饷已运抵广昌。我看，起义时间向后推一天，把广昌的东西运回来，这样不仅我们需要，红军也需要啊。”

董振堂有疑虑地说：“中央已经明确了，再变化怕是误了大事，万一起义失败，可不是掉几个人脑袋的问题。”

赵博生为了争取季、黄二人，想了想说：“我同意推迟一天，但必须同中央取得联系。季旅长负责从广昌将军需运回来，我也搬到七十四旅。七十三旅、七十四旅各派一个代表，由袁汉澄同志带着连夜到固厚请示。

12月13日凌晨，袁汉澄同两个旅的代表卢寿春、郭如岳第二次请示赶回宁都。

袁汉澄向赵博生汇报了瑞金之行，告诉他中央同意我们改在14日晚进行暴动。赵博生听后喜形于色，激动地说：“太好了！往惜的梦，眼看就要实现了！”

赵博生立即赶到董振堂七十三旅，派人把季振同、黄中岳找来，向他三人传达了中共苏区中央局领导的指示，并且告诉他们，起义后编为红五军团，下辖三个军。季振同为五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黄中岳为十五军军长，他还是参谋长兼十四军军长。

季振同听后满脸如春风荡漾，黄中岳的脸好似盛开的花朵。

赵博生还告诉他们，根据中央的指示，为了稳妥起见，为了能使参加起义的人好转弯子，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对外先

不讲当红军。二十六路军绝大多数是北方人，日本侵占了东三省，到处烧杀掠抢，时刻窥测着华北和整个中国，提出打回北方去，收复失地，团结抗日。

此时，起义已成为半公开的秘密。但对二十五师师长李松昆和个别军官等人是绝对保密。现在二十六路军的指挥权实际上已落入赵博生之手，总指挥孙连仲和二十七师师长高树勋，看到同红军作战没好结果，加上蒋介石对他们这些杂牌军队另眼看待，士兵也愈来愈难带，就请了病假到上海看病去了。孙连仲临走时把李松昆提为二十五师师长并兼二十六路军代总指挥，这又引起了大批军官的不满。

因此，季振同、董振堂、黄中岳分别下去活动。

季振同立即召开了七十四旅全体官兵会议，四周布置上了岗。他站在一张椅子上，打着手势，进行宣传性地讲话，讲到激动处不由大声质问。“……士兵弟兄们，日本帝国主义已经打到了东三省，东北的父老乡亲正在水深火热之中受煎熬。谁无父母？谁无弟兄？谁无姐妹？我们堂堂的七尺男儿，手中有枪却不能为国效力，反而中国人打中国人，做上对不起祖宗，下有负国民的事情！再看看弟兄们，现在过得是啥日子，固守宁都，进有红军阻挡，退为蒋介石所不容。他蒋介石排除异己，把他的亲信、嫡系部队放在我们的北面，阻止我们北上抗日，逼着我们同红军作战，就是逼着我们去送死！弟兄们冬无棉装，食不饱腹，病不能就医，城外四野里埋着几千个弟兄们的尸骨。我们背井离乡为的是什麼？弟兄们的军饷到哪里去了？都装在南京那些老爷们的腰包里去了，都让他们盖了洋房子，娶了姨太太了！弟兄们，我们的血快要

让那些老爷们喝光了……”

他的讲话很富有感染力，战士们听后有的不由泪流满面，有的在低声抽泣，还有的在私下议论，也有有的在独自思索。总之，他的话，就像一潭本来就不平静的水，又投进去了一块石头，激起了层层波浪。

黄中岳插话进来：“弟兄们，我们旅好比是一只船，旅长就是舵手，船往哪里摆，我们大家就往哪里去。要拧成一股绳，绝对服从旅长的指挥。”

卢寿椿带头呼道：“听从旅长指挥，不当亡国奴！”他这一喊，全场都跟着喊了起来。

于此同时，董振堂正在召开七十三旅部分连以上军官会，一大间屋子里挤得满满的，大家喝着水，抽着烟，屋内烟雾弥漫。

董振堂快人快语，干脆地说：“各位，现在日本侵占东三省，窥视华北，我们的国家处在了十分危难之际。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何况我们是军人，我们要求北上抗日，打回北方去。蒋介石热衷于内战，绝不会答应我们的要求。我们要借道红区，打回北方去……”

“借道红区，红军答应吗？”有人提出疑问。

董振堂：“没有问题，请大家放心。我只能带领大家走向光明，不会把大家引向火坑。如果说是火坑，我先跳！”

“行！就照旅长讲的办吧，我绝对服从！”郭如岳坚决地表态。

众人也随声附和道：“听旅长的！”

“旅长不会把我们往火坑里领！”

“如果没有什么反对意见，我们旅的任务是……”董振堂环视一下大家后，交待了行动的具体方案。

起义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在耶稣教堂的二十六路军指挥部里，灯火通明，四周布满了岗哨，哨兵平端着枪，戒备森严。在二楼大会议室里，桌上摆放着白兰地酒、炮台烟、各种水果。这是以赵博生的名义在宴请团以上军官。前来参加宴会的团长、旅长由卫兵跟随，鱼贯而入。赵博生和季振同、董振堂、黄中岳四人迎上前，热情地喜笑着寒暄着。赵博生向董、季、黄示意一下眼神，三人会意分头将众军官引进二楼。卫兵到了楼下的大房间，同样的烟酒水果招待。

赵博生陪着最后一批人员上楼。这时，按计划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悄悄靠近，包围了指挥部。

在二楼大厅里，众军官难得在一起相聚，边吃边喝，喜笑怒骂，好不热闹。赵博生进来，站在门口说：“诸位，在战火纷飞的前线，众弟兄难得聚在一起。今日，都放开量，尽情地吃，尽情地喝。”

李锦亭喜笑颜开：“谢谢参座的美意。”

众军官说笑着，都把精力集中在了吃上，谁也没注意赵、董、季、黄四人悄然离席。也就在这个时候，七十四旅的一、三营和特务排依照事先的安排分头行动。二十六路军当时有八部电台，有五部是待命电台，只有总部、二十五师和同南京直接联系的特务电台时常开机。为了防止走漏消息，首先切断了电台同上面的联系，并包围了二十五师师部。

特务排的人插花就座在来赴宴的各旅、团长的卫兵中间，

当他们刚喝完第一杯酒，正要举筷动菜时，化装的柴副官掏出一块雪白的手绢来擦嘴。这是事先约好的暗号。一个个拿出手枪顶住了卫兵的腰，在一个个“不许动”的低沉而威严的命令声中，一一解除了他们的武装。这时，三营的焦连长在这一瞬间，带领二十多个士兵冲向二楼。上楼的楼梯是木质的，设在西北角。一个士兵由于过分紧张，不小心冲锋枪走了火，一梭子弹斜着飞上房顶。如今你若去，还能清晰可见当年的弹痕。

突然一声枪响，使会议室里喜笑怒骂、喝酒正浓的众军官，在短短的惊诧中清醒过来后，便是一阵大乱。有的掏枪应付意外，有的离席准备逃跑，有的睁着惊恐的双眼不知所措。总之，宴会一下子乱了套。团长李锦亭面带惊慌，一边惊问着：“哪里打枪？怎么回事？”一边和另外一个团长乘众人在混乱之时，敏捷地破窗而出，跳下楼去。

来赴宴的旅、团长一个个被看押起来。跳下楼的李锦亭和那个团长，也未逃脱，被楼下的士兵捉住。

李锦亭反抗着一看全是七十四旅的人，大声喊道：“我要见你们旅长！见赵参谋长！”事先九连焦连长已接到通知，不要捆绑他。李锦亭到七十四旅一见季振同就不满地说：“你们这是干什么？还对我保密，难道怕我不干？”

“老弟，我们北上不成，要另找出路，不能坐以待毙。”季振同忙向他解释。

“为何不早告诉我？我早就有这个想法。你们这是看不起我！事先也不通个气，你看，腿差一点摔断。”

季振同一边陪不是，一边做他的工作。他答应和他们一

起干。

在解决二十五师师部时，虽然遇到点麻烦，但还是给解决了。遗憾的是师长李松昆听到枪声，让他偷偷逃跑了。

翌日晨，起义胜利的队伍整齐地开过梅江大桥，迎着朝阳向东南进发。他们到了固厚受到了王稼祥、左权和刘伯坚的热烈欢迎。不久，他们接受了改编。

3．红都瑞金

国民党二十六路军，在“围剿”前线的宁都宣布起义，投入共产党的怀抱，无疑是给蒋介石一个迎头痛击。蒋介石近一个时期里，心神一直不定。日本侵占东三省，闹得全国沸沸扬扬，工人罢工，学生罢课，要求抗日的电报信函雪片般地飞来，弄得他坐卧不安。民间的事还好办，可是政界、军界要求抗日的呼声，也是愈来愈高涨。眼下使他难以应付。

这一天，远在南京的军政部长何应钦，收听到了红军用缴获他们的大功率电台的广播。何应钦客厅里的一台座式收音机，正在播放《告全国兵士书》。他表情严肃地坐在沙发上听广播：

“我们都是穷苦工人、农民和受压迫出身。

原在国民党中服务，向往革命已久，苦于无人领导。1926年至1927年加入国民革命的战线，参加北伐，不久即由于国民党军阀背叛而失败

了。我们从此以后，就转入军阀混战的漩涡之中，血战了4年之久，百战余生的我们，得到了什么？热血洒遍了全中国的数万白军士兵，又得到了什么……”

何应钦听不下去了，他气恼地关掉收音机，在屋内踱了几个来回，大步冲出了房门。

他驱车来到蒋介石的官邸，下车后被戒备森严的卫兵挡住了驾。

何应钦大怒：“我要见委员长！”

从内走出了卫队长：“何部长，总司令正在气头上，他吩咐过，外人一律不接见。”

何应钦严肃地问他：“你听到广播了吗？”

卫队长毫无表情地回答：“听到了。”

“我正是为这事来的。”

卫队长有些为难：“不过你要小心些。”

何应钦无声地进到官邸，当他来到蒋介石的门前时，突然里面传出“叭”地一声响。何应钦猛然一惊，立在门外不赶贸然进去。等了一会，他见里面没有了动静，这才大着胆子轻敲房门。

里面没有回答。

何应钦犹豫一下，壮着胆子推门而入，突然见蒋介石神情懊丧地坐在沙发上，痛苦地紧闭双眼，犹如死了一般。他尴尬地立在门里。

“是敬之吗？”蒋介石一动不动地坐在沙发上，连眼皮也没睁就知来人是谁。

“是我，校长。”何应钦恭恭敬敬地走向前。

“你都听到了吧？”蒋介石沮丧地问。

“校长，我正是为这件事来的。”

“你有何良策吗？”

何应钦一时语塞。

蒋介石愤怒地站起身，两眼冒着火：“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们事先竟一无所知。那里派了那么多的军统、中统，还专门设了电台，都是聋子、瞎子吗？由此可见，共军宣传赤化有术。”他停了停，又加重了语气：“这种事情，无论如何不能再出了！出这样大的事情，你这个军政部长是有责任的。要派人好好地查一查，一定要防止共产党的渗透，一定不能再出这样的事情！”

“是！”何应钦毕恭毕敬地应了一声。

“我累了，你可以走了。”蒋介石下了逐客令。

何应钦刚从蒋介石官邸出来，宋美龄一阵风似地飘了进来。

“大令。”

“哦，夫人。”

“大令，谭祥和陈诚的婚事成了。元旦那天在上海的沧州饭店举行。”

蒋介石没有什么表示，宋美龄又央求他道：“大令，我们一同前往吧？”

“这个、这个……”蒋介石拿不定主意。

“大令……”宋美龄用希冀的目光看着他。

“好的。我们一同参加。”蒋介石最后痛快地答应了。

说起陈诚，尽管在二、三次“围剿”中丢盔弃甲，蒋介石对他还是另眼看待。原因是他对何应钦愈来愈不满意。何应钦私下里是亲桂派，同李宗仁打得火热，他早就想找一个人取而代之。因此，他就选中了陈诚这个人。陈诚是浙江青田人，与他是同乡。除了同乡这一层关系，他还喜欢陈诚的精明。所以，宋美龄从中牵线，把谭延闿的三女儿谭祥介绍给陈诚。

谭延闿是湖南茶陵人，1880年生，是清朝光绪年间的进士。1927年后曾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1930年9月间病逝南京。谭延闿早年曾认宋美龄的母亲为干娘。从辈份上讲谭祥也算宋氏家的干女儿。谭祥比宋美龄小6岁，曾一起留学美国。陈诚同谭祥的结合，某种程度上又是一种政治上的结合。

宋美龄见蒋介石痛快地答应了，脸上挂着难以言表的笑容：“大令，走了一个二十六路军又算得什么，我们不是也抓住过共产党的领导人向忠发和最近抓的顾顺章吗？”

说起顾顺章的叛变，使在上海的党中央险些遭到灭顶之灾。就在这一年的12月间，周恩来乘船离开上海，辗转数千里于本月底到了红都瑞金，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这一职位已经空缺了好长时间，先由毛泽东代理。毛泽东受到排斥后，又由项英代理。

周恩来一到瑞金，没几天就去看望落难的毛泽东。他们的会见是在叶坪谢家小楼的二楼毛泽东的居室。

毛泽东已经病了好多时。这一天他正在带病整理他的书稿，警卫员吴吉清进来告诉他：“主席，周书记来看望你了。”

“啊！他一到瑞金，就这么快来看我？”毛泽东惊讶之际眉宇间流露出掩饰不住的喜色，忙停笔出屋迎接。他刚出房门，周恩来已经拾木梯而上了。

毛泽东站在内走廊的栏杆前，欢迎周恩来的到来：“欢迎、欢迎。”他上前握住周恩来的手：“恩来同志，你好吗？”这是两位巨人在历史上的又一次握手。

周恩来也握住他的手，使劲摇着：“润芝同志，你受委屈了。听说你身体欠安，我特意来看看你。”

“谢谢！”毛泽东连声说着，热情地将他让进屋，忙着倒水。

周恩来打量小屋：“斗室小屋哟。”

毛泽东风趣地说：“斗室小屋足矣。反‘围剿’时，满山里乱转，无有好住处。只有等将来革命胜利了，再造‘广厦千万间’啰。”

周恩来信心十足地说：“会有那么一天的。”

毛泽东看他未坐又热情地说：“坐、坐、坐嘛。”

周恩来关切地问：“怎么不见贺子珍同志？”

“她忙去了。”毛泽东说着出门站在走廊上：“小鬼。”

吴吉清出现在楼下的天井里，应了声“到”。

“去，把贺子珍叫来，就说家里来贵客了。”

周恩来忙拦住他：“不用了，下次再专门来看贺子珍同志。”

“怎么，小超没来？”毛泽东比周恩来、邓颖超年长几岁，这样称呼显得更亲近些。

“顾顺章叛变以后，敌人搜捕得很厉害，一起来目标太大。

她晚些时候再来苏区。”

俩人进行了短暂的交谈。这次交谈，给毛泽东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在以后的多年里，毛泽东每提起这次的见面，都曾流露出感激之情。

转眼间过了 1932 年的元旦。在 1 月上旬的某一天的上午，毛泽东在叶坪谢家祠堂大会主席台东边的一间办公室里会见了由刘伯坚陪同来的季振同、苏进和卢寿春。毛泽东同他们一一握手后，对刘伯坚说：“你是他们的主任，是老相识，他们有什么事，你要多过问过问，该反映的反映上来。”而后又指着他们三人说：“你们有什么事？尽管找伯坚同志好了。”

刘伯坚说：“他们决心很大，要改造好，争当一名合格的红军战士。”

“好、好！”毛泽东听后，带病容的脸上出现了喜色。接着问：“到了红区都有什么感想？部队情况如何？你们都说说。”

苏进首先告诉他。“起义前，没有找到党，想革命无门路，心里很苦闷，靠打牌混日子。”

毛泽东笑着说：“政治上没出路嘛。”

苏进又反映了一个问题：“战士们反映，说蒋介石是大军阀。我们相信，说冯玉祥是军阀就想不通，说自己连长也是军阀，就更不相信了。”

毛泽东听后大笑，刘、季、卢也随着笑了。毛泽东说：“把一个连长也算成军阀，人家怎么能相信呢？军阀和军阀思想要严格区分开来，下级军官大都出身贫苦。”

季振同突然提议：“主席，能不能请贺子珍同志给我们演演戏？”

毛泽东：“好，我尽量动员她去。我听说你的篮球打得不错？”

季振同回答：“打得不错不敢说，但经常玩。”

苏进插言：“季总指挥，还是篮球队长呢。”

毛泽东听后显得很兴奋：“好。我们也成立个篮球队，请你来当队长行不？”

季振同见毛泽东没有架子，谈话随便，心情也格外高兴，很痛快地说：“行！”

毛泽东又说：“革命，还要有一个好身体，打起仗来才能战胜敌人。”

毛泽东十分关心宁都起义的同志，事隔不几天，又专门召见了红五军团政委肖劲光、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十三军政委何长工、十四军政委黄火青、十五军政委左权。毛泽东强调说：“你们到红五军团去工作，要教育改造好这支队伍，身上的担子不轻啊。要真正使他们成为红军战士，要有一个相当艰苦的过程。你们不仅要讲，关键是做。一定要把这支队伍带好。根据他们本人的要求，中央已批准了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加入中国共产党。”

何长工说：“董振堂同志，听说批准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把这几年的二千多元个人积蓄，全部交了党费。”

毛泽东：“不要全交嘛，寄给家里些，留一点自己用。”

何长工：“我也是这么讲。他坚持说‘革命了，个人的一切都交给党了，还要钱干什么？’”

毛泽东：“看来，只要我们工作做细，思想教育深入，一些落后甚至思想反动的人，也一定能转变过来。要多注意做

团结工作。”

就在这天的晚上，在谢家小楼后面的大榕树下，毛泽东同周恩来进行了第二次谈话。他俩坐在临时放的小方凳上，面前放着一个小方桌，方桌上有茶水。天气有些冷，可月光很好。俩人看着月亮，一直没讲话。毛泽东习惯地点燃烟抽了一口。

周恩来首先打破了沉默，谦逊而诚恳地说：“我这次来到红区瑞金，还请润芝同志多帮助。一些情况，还不十分了解。”

“我是多次遭批判的人。去年李立三批评我一是‘区域保守观念’；二是‘狭隘的游击战略’。现在又批我三条……”毛泽东愈讲愈激动：“战争的学问拿到讲台上，或在书本中，很多人尽管讲得一样头头是道，打起仗来却有胜负之分。战争史和我们自己的战争生活，都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不能犯主观上的错误，因为敌强我弱，革命不允许我们犯错误而造成损失。”

周恩来发自内心肺腑地讲：“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就证明了你的战略战术的正确嘛。在红区和红军当中，你是有威望的。这也是有目共睹的嘛。”

俩人又有了一阵沉默之后，周恩来提出了一个敏感而又讳莫如深的问题。

“我这次进入闽西时，碰到一位团长，问起‘AB团’的事。那位团长说有六千多‘AB团’。我来后做了一些调查，弄得无人敢当干部，滥施肉刑，乱供乱信，‘AB团’满天飞……”

毛泽东：“‘富田事件’中央是知道的，项英同志来后，

采取了冷处理，很好！中央又派人来，批判了项英，进一步出现了肃反扩大化的问题，从排长到军长都有。陈毅也险些被打成‘AB团’，是我写了信给他，才幸免的。”

周恩来：“我来找您商量的事，也是征求您的意见，就是关于纠正中央苏区肃反扩大化的问题。”

毛泽东十分赞同：“有错必纠，搞错了的就要平反。”

周恩来很高兴：“我们想到一块去了。过几天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专门讨论肃反问题，准备作出一个决议，叫做《苏区中央局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至此以后，肃反扩大化的问题得到了有效地遏止。

事隔不久，毛泽东同他的战友和中央代表又因攻打赣州的问题发生了冲突。

在谢家祠堂召开的中央军委联席会议上，参加会议的有朱德、任弼时、王稼祥、项英、顾作霖、彭德怀、林彪、谭震林、叶剑英、周恩来、毛泽东等十多人。会议开得很紧张，争论十分激烈。屋内烟雾弥漫，出现了争论后的短暂沉默，还有一触即发之势。

毛泽东带病出席会议，他抽着烟，扫了诸位一眼，而后站起身说：“我再陈述一下我的意见。尽管临时中央来电来信指示，要我们‘取得两个中心的或次要的城市’，并要求红军不停顿地进攻，‘不要再重复胜利后休息’。我认为‘这是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战略’。”讲到此，与会人员一阵哗然。毛泽东停顿一下后继续讲：“去年12月4日、6日两次给红军的训令，要中央红军‘首取赣州，迫吉安’，向北发展，我认为不妥！赣州虽是一座孤城，它水陆交通方便、守敌多、易守

难攻，即使打下赣州，红军也长期占领不了，不如向闽西赣南发展，壮大红军。”会场又是一阵小声议论。

周恩来逐个扫视到会人员，最后停在彭德怀身上，问：“打赣州有根据吗？”

彭德怀似乎有把握地说：“照目前情况看，国民党军队在收缩阶段。蒋介石如不来支援，是可以打下的。”

周恩来又问：“其他人认为如何？”

顾作霖态度坚决地表示：“既然临时中央指示要打赣州，我们应该执行。现在不是研究打与不打的问题，而是要研究如何打的问题。我看毛泽东同志不打赣州，是否有‘右倾’思想的因素存在？”

到了这份上，毛泽东的意见被否决，他也不好再坚持什么。会议决定，红军西征攻打赣州。

毛泽东又一次的病倒了，发着高烧躺在硬床板上，贺子珍用条毛巾敷在他的额头上。

朱德、康克清夫妇立在床边。康克清热心而关切地说：“子珍就不要去上班了，我替你请个假，在家好好伺候主席吧。”

朱德心情不爽地说：“主席，好好休养，我先走啰。”

毛泽东挣扎着要坐起来，坚持送客人，朱德忙将其按住：“躺着、躺着。”

“谢谢老总。”毛泽东感激地说。

“你我是自家人，又是风雨同舟的搭档，来看看主席，是应该的。躺着，我走啰。”朱德说着同康克清出屋而去。

贺子珍送到门外，就又转身回到屋里，一眼瞧见毛泽东

正挣扎着坐起来，并提着精神说：“子珍，把纸拿来，关于打赣州的事，我还想同周恩来同志再交换一下意见。”

贺子珍有些不快地说：“你身体又不好。临时中央对打赣州有明确指示，那么多人都主张打，就你一个人反对……”

毛泽东以革命大局为重，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打不打赣州看来是个局部问题，实质是带全局的战略问题，‘一着不慎，满盘皆输’，我们不许可任何一个红军指挥员变为乱撞乱碰的鲁莽家。我们必须提倡每个红军指挥员变为勇敢而明智的英雄，不但有压倒敌人一切的勇气，而且有驾驭整个战争变化的能力。指挥员在战争的大海中游泳，我们不使自己沉没，而要使自己坚定地有步骤地达到彼岸。指导战争的规律，就是战争的游泳术。”

“讲得好，讲得好啊！”周恩来人未进来，声音已先进来。

毛泽东脸上立时出现惊喜之色：“恩来，快进来。”

周恩来一边进屋，一边说：“一上楼就听到了你的高论，讲得好。”

贺子珍不满地说：“他身体不好，安心休息呗，可他……”

周恩来劝解贺子珍：“他有话，就让他说，闷在心里，那才不好受呢。”

毛泽东指着一边的凳子让道：“恩来，坐下嘛。”

周恩来一坐下就说：“一是来看看您；二是想交换一下意见。会议之后，我觉得你的意见是有道理的，复电临时中央，告知进攻的困难。临时中央复电，仍坚持打中等城市。会议也研究了打赣州的问题，我感到你的话没讲完，想再听听你

的意见。打，还是不打？”

毛泽东不加思索、坚决地表示：“不打！一打准输！这就是我的意见和态度。”

毛泽东强行下床，拿起茶壶放在桌子中间。

“这就是赣州。它三面环水，城高墙厚，易守难攻。古有‘铁赣州’之称。敌军十二师的三十四旅驻守，加上赣州南面有七个县的地主武装，共有八千多人枪。赣州北驻有蒋介石嫡系部队五个师的兵力；赣州南有十个团的兵力，一旦赣州告急，南北两个方向之敌均能随时增援。况且，我们即使负出代价打下赣州，也做不到长期占领之目的。所以，从战略上考虑，打赣州得少失多。”

周恩来听了他的一番高论，思想上有了松动。

“我再同其他同志商量商量。”

周恩来同毛泽东又谈了一些其他的情况，为不影响毛泽东的休息，就告辞回去。回去后，周恩来为了慎重起见，又一次地召开了会议。

会上周恩来老练持重地说：“关于打赣州的问题，我又同润芝同志商议过，觉得他的意见有一定的道理。我把他的意见报告了临时中央。刚才上海来电，临时中央作出了《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否定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决策，要我们占领一二个重要中心城市。”

顾作霖十分生气地说：“我们打赣州的态度，就是对落实临时中央指示的态度。这个问题不要再议了。赣州坚决要打！”

项英马上插言：“我同意作霖同志的意见。”

顾作霖激动地说：“坐失良机，就是犯罪！”

顾作霖激动万分地站了起来：“趁着目前有利革命发展的时机，快速地打下赣州。我提议，由彭德怀同志出任前敌总指挥。”

这次会议，把彭德怀推到了前线。彭德怀也勇敢地担起了这副重担。

有人认为毛泽东同临时中央的指示不合拍，不尊重上级领导，固执己见，要他去休养。

毛泽东也看出了这一点，就草草收拾了行装，带着贺子珍和他的警卫员，一行 13 人，离开叶坪。他这次走得很仓促，仅有少数领导来送行。马背上驮着他的全部家当衣物和书籍。东西少得可怜。他们一行出了叶坪，就直奔东华山而去。

4 . 隐居华山

武夷山西南的支脉，东华山，山清水秀，树木葱郁。

山间的小道上，来了一行 13 人，为首的是毛泽东、贺子珍骑在马上欣赏着山川美景，驱赶了多日的压抑、烦闷和伤心。远处的山顶上，松柏掩映中隐约可见一座古庙。

吴吉清大声说：“主席，快看！前面就到了。”

毛泽东顺着吴吉清手指的方向，看见了他要到达的目的地。那就是他要静静地休息之处。到了山上，才知这座古庙，是传统的庙宇式样建筑，青砖绿瓦，飞檐斗拱。虽破旧而不

失丰彩，规模不大，建在山顶上，坐北朝南，几棵粗大的松树将它衬托得更加富有神秘感。

贺子珍、吴吉清、陈昌奉等人忙着清扫庙宇，搬卸东西，照料马匹。

毛泽东抽着点燃的香烟，站在庙前不远的岩石上，居高临下，俯视山南的众小山包和层层梯田，还真有一点‘会当陵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感觉。绿荫中的山村上空，升腾着袅袅炊烟，好一幅‘农家炊烟’的图画。虽是旧历年的腊月时节，却有着春天的气息。可能是途中走热了，也可能看到眼前的情景引起了这位诗人、政治家、军事家的心潮激荡，他解开了棉衣扣子，胸前露出了那件补了多处补丁的白色衬衣。口中赞叹道：“好景色！好景色呀！”高兴得像个孩子，回头叫：“子珍，快来。”

贺子珍走过来，看到毛泽东少有的高兴情绪，惊奇地问：“什么事让你这样高兴？”

“你来看，耳听风涛声声，俯看群山绵绵，更观山下风云呀。”毛泽东人虽然到了山上，可心中总牵挂着山下的叶坪，准备出征的战士，赣州的胜败。

贺子珍明白他的心境，也不扫他的兴，随声附和。

“是个好景致，比永新家里的山还美，真是个世外桃源哩。”

“比喻得好。”毛泽东心情极佳，连声赞叹贺子珍的比喻，不由引发了他的思路。

“晋人陶渊明，少家贫，好读书。闲静寡言，不慕荣利，曾说道：‘吾岂能为五斗米折腰’一生写下不少田园诗句。我

记得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毛泽东说着不知又想到了什么，有一丝不快，显露在眉宇间。他坐在一块突兀的大青石上，突然停住了话头。

吴吉清立在庙前高兴地叫道：“主席，布置好了，快来看看如何？”

贺子珍向前搀着毛泽东，向庙中走去。

这座古庙中间为殿，两边为房。打扫过后显得很清爽。左边耳房为毛泽东、贺子珍的住室，屋内陈设极简朴：一张木板床，床上铺着一条边沿带着穗子的浅红色线毯。一张桌子，两把椅子。桌边放着两个铁皮公文箱。

毛泽东立在耳房门外，看后十分满意。“很好哩。”

吴吉清还告诉他。“主席，我们住右边，烧火在外面。”

“这中间派什么用场啊？”毛泽东审视着中间的殿房发问。

吴吉清没想好，不知如何回答，其他人也说不出派何用场。毛泽东笑了笑说：“中间就是咱们的学习室。每天抽几个小时，我给你们当先生，你们当学生，学文化好不？”

“好，太好了。”吴吉清十分高兴，首先响应，其他警卫员也说好。

毛泽东认真地说：“你们家里都很穷，上不起学；参加了革命，战争又很频繁，没得时间学文化。没得文化，就不能很好地革命，有人也会瞧不起我们。咱们订个计划，我呢，读书、看报大部分放在晚上；上午、下午各抽两小时，学文化，讲时事，怎么样？”毛泽东的前半句话是有所指的。一些留过洋、出过国的人瞧不起没有留过洋、出过国的人。在某些人的眼里，好像一出国留洋就身价倍增，原先是鸡也变成了凤

凰，原先是凤凰的也变成了鸡。

众人听说毛主席给他们当先生，个个分外高兴，一致说：“好。”

毛泽东既风趣又严肃地说：“不好好学，是要打板子的啰。我念书时，也常挨先生的板子。”

众人一听都哑然失笑了。

此时的毛泽东好像也忘掉了烦恼：“好！鼓掌通过。”

警卫员们兴奋地鼓掌，有的把巴掌都拍疼了。

就在毛泽东上东华山以后的几天里，瑞金军民欢送红军出征攻打赣州。这一天，瑞金的街道上聚集了无数的群众，还有的挥动着手中的小旗，高喊着：“夺取赣州，完成江西革命首先胜利！”

红军战士排着整齐的队伍，从欢送的人群夹道中雄赳赳，气昂昂地通过。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和叶剑英骑着高头大马，从后面走过来，欢送的人群立时掀起了鼓掌声和欢呼声的高潮。

毛泽东屈指计算着日期，红军可能到了赣州。情况如何，那是可想而知的。他在东华山的古庙里，一边读书看报，一边整理自己的书稿，同时抽出时间给他的警卫战士当先生。

这一天，贺子珍从外面进来，看到住处的床上、桌子上、甚至地上，摆放着带来的旧报纸《申报》、《新闻报》、《工商报》、《中央日报》、《大公报》、《汉口民国日报》。其中以《申报》、《大公报》居多，桌子上摆放着《孙子兵法》、《三国演义》和《水浒》。

贺子珍皱皱眉，按顺序整理好毛泽东看过的凌乱报纸和

书籍。当她走出庙门才发现四下不见人影，转身进内，来到东边房，见吴吉清趴在铺上写东西。问道：“小吴，主席呢？”

吴吉清忙合上书本：“主席说，他们到山上散步去了。”

正说着毛泽东手中拿着木棍同陈昌奉等几个警卫员满头是汗地走过来。人人手里拿着捡来的干树枝，一个警卫员手里还掂着一只刚打来的兔子。毛泽东坐在庙前的那块突兀的石上，招呼大家：“把东西放下，都过来休息一下。”

贺子珍、吴吉清从庙里走出来。

吴吉清看见打来的兔子，惊喜地过去抢在手上：“好肥的兔子！是怎么抓到的？”

“你问怎么抓到的？那要问他们哩。”毛泽东说着点上烟。

吴吉清向他们追问抓兔子的经过。他们绘声绘色地讲着、比划着。

贺子珍走过来递上旧白毛巾让他擦脸。毛泽东边擦着脸上的汗水边说：“快过年啰，有了这只兔子，就是一餐丰盛的年饭。再配上些辣子，好吃得很哩。”

吴吉清走过来：“主席，明天就是年三十了，我下山一趟，办点年货，顺便看看老郑同志送的东西到了没有？”

“好。记住，每人买个小本本，都要作笔记。”毛泽东向吴吉清招招手，吴吉清走近他。他小声地说：“顺便，多买些辣子回来。没辣子我吃饭不香。”

吴吉清下山快一整天了，毛泽东还是坐在那块岩石上，面对快要落山的太阳望着瑞金的方向。他一边想着心事，一边等吴吉清的到来。

贺子珍走过来：“饭好了。”

“不忙，等小吴一块吃。太阳快落山了，小吴也该到了。”

“主席，我回来了。”正说着吴吉清满头是汗地登上山顶向毛泽东走过去。

众人听到是吴吉清回来了，嚷着从屋里跑出来围住小吴。
“都买的啥好东西？”

吴吉清把一叠报纸递到毛泽东手上：“我到山下，刚好碰到郑同志派来的人。他要赶路，我就没叫他上山。”

毛泽东如饥似渴地翻动报纸，嘴里说着：“好，好。”眼睛就没离开报纸。

吴吉清把买回来的学习本发给大家，人手一本，众人十分高兴。

毛泽东看着报纸问：“赣州方面有消息吗？”

吴吉清略一迟疑，眨眨眼，很认真地告诉他：“暂且还没有。听说部队都已运动到了赣州城下。”

上海《申报》异常醒目的标题《蒋介石‘下野’，林森继任国民党中央政府主席》这虽是一个迟到的消息，可令毛泽东容颜大悦。又一张前不久的上海《大公报》，醒目的标题：《一二八事变》副标题：1932年1月28日夜间，日军由租界的闸北吴淞一带进攻，驻守上海的爱国将领蔡廷锴、蒋光鼐率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推动和支持下，奋起抵抗，开始了淞沪抗战。

毛泽东看后大为激动：“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蒋介石下野，国民党将领起来抗战，将要揭开历史的新篇章了！”

贺子珍走过来：“看你高兴的？”

毛泽东：“快看，大快人心事呀！蒋介石下野，国民党十

九路军蔡廷锴、蒋光鼐率军抗日。好兆头！”

这事还要追述到去年年底，胡汉民、孙科、汪精卫和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联合反蒋。打出的旗号是：反对独裁，要求民主。原因是蒋介石想当五院之上的总统。这几派势力很大，由于蒋介石正在对红军作战，他不得不采取妥协的手法，来缓和内部的矛盾。后来汪、胡又暴露出裂痕。在国民党的历史上出现了三个“国民党四大”。去年的11月12日到23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了国民党四大；同年的11月18日到12月5日，胡汉民和孙科在广州召开了另一个国民党四大；还是同年的12月7日，汪精卫在上海法租界大世界共和厅召开了第三个国民党四大。沈钧儒认为他们不顾民族危亡，只顾个人争权夺利，说他们是“你们那些纠纷以及谁是谁非，我不想听，因为都与人民无关，都只有害于国家。”宋庆龄对出现的宁粤两个政权，也公开发表意见说：“皆依赖军阀，谄媚帝国主义，背叛民众，同为革命罪人。”

蒋介石不下台，宁粤两派不来京坐在一条凳子上，加上各地的抗日活动风起云涌，大学生还发起了请愿运动。蒋介石看到如此局势，迫不得已，只好在12月15日向中央常委会正式提出辞呈，将国府主席、行政院长和陆海空总司令以及所兼各职一并辞去。会后发表了辞职通电。通电上有如下言辞：

“……权衡轻重，不容稍缓须臾，再四思维，惟有恳请中央准予辞去国民政府主席等本兼各职，另行选任贤能接替，以维团结，而挽危亡……中正许身革命，进退出处，一以党国利害

为前提。解职以后，仍当本国民之天职，尽党员之责任，捐糜顶踵，同纾国难，以无负总理之教训。”

按一般用词而言，都是“再三”什么的，他在这里“再四思维”，好像是给人以诚恳。实际上他不过是欺世盗名罢了。正在他政治上落难时，传来了二十六路军在宁都起义的事。在12月22日后，他携夫人飞往宁波，而后转道老家奉化溪口。林森成了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长。

蒋介石这一走，实际上给孙科留下了两个大难题。一是财政。连科员的工资都支付不了。仅一个月的军费就需1800万，而一个月的财政收入才600万。蒋介石密令何应钦天天给他要军费。为了弥补财政赤字，孙科想停付内债本息。这样以来，引起了政界和商界的反对；二是外交。孙科用陈友仁取代了顾维钧，要求张学良保卫锦州，公开同日本绝交。日本扬言要向中国的东南发动战争，并要长江中的日本军舰炮击南京。孙科政府在这两大难以逾越的难题上，朝夕不保。刚过1932年的元旦，招架不住局势的孙科就于元月2日举行紧急会议，要求蒋介石重返南京。他给蒋介石发了电报后，自己悄悄溜出南京去了上海。孙科政府就这样夭亡了。

国不可一日无君。汪精卫看到局势难以收拾，不管他出于何种目的，连着向蒋介石发报要他重新到台上来。蒋介石本想再难为他们一下，奈不住他们的再三恳请。于是，就在18日下午1时后，汪精卫、孙科、张继、张静江和蒋介石等在杭州的西湖风景区，一个叫烟霞洞的地方举行了会议。会议一是同意孙科辞职；二是成立以亲日派的蒋作宾为首的外

交委员会；三是由汪精卫出面组织行政院。这就是历史上的“烟霞洞会议”。

蒋介石于1月21日到达南京。28日，蒋介石主持了中政会议，通过了汪精卫为行政院院长。就在这一天的夜间，日军由租界向闸北、吴淞一带进攻。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在蒋光鼐和蔡廷锴的率领下开始了淞沪抗战。南京政府也仓惶迁往洛阳。蒋、蔡的爱国行动受到了张治中将军的第五军的支持，同时也受到了共产党的支持，并动员广大群众积极支持前线。淞沪战争坚持了一个多月，使日本侵略军受到了沉重地打击。国民政府不仅不支持，反而更换指挥官，扣压各地捐献的物资。致使日军3月初在太仓、浏河登陆，十九路军背腹受敌，只好撤出上海。在美、英、法、意等国的调停下，中日双方于3月3日宣布停战，24日开始谈判，5月5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协定》规定上海为非军事区，中国不得在上海、苏州、昆山一带驻军，而日本可以在上述地方驻军。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贺子珍听后也很兴奋，忙接过报纸看视，轻声念道：“第十九路军将领发表通电表示，即使‘牺牲至一人一弹，也绝不退缩’。”

嬉闹的警卫战士停止了嬉闹。

毛泽东直夸奖吴吉清：“今天小吴同志办了件大好事。看了报纸就像吃了兴奋剂，值得高兴啊。”

吴吉清不解地问：“国民党不是卖国吗？他们还抗日？”

毛泽东笑了笑，说：“你这小鬼，不能简单看问题。国民党中也有爱国的。卖国的是少数，像国民党二十六路军，不

是起义了嘛。只要他们爱国，我们就要联合他们，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明白了吧？”

小吴和其他人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毛泽东见状笑笑：“看来不全明白。我们中国是一个大国，阶级成份很复杂，哪些是革命的，哪些是反革命的，哪些是同情革命的，我们都要区别对待，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壮大我们自己的队伍。不讲了。”

毛泽东合上报纸，站起身：“今日是旧历年三十，习惯是要守岁的。你们想家不？”

“不想！”有的回答。

“为啥不想？”

“跟着主席就不想家。”吴吉清回答。

毛泽东有些不信，又问警卫员陈昌奉：“你想家不？”

陈昌奉不好意思，半天才说出：“想。”

毛泽东听后很满意：“嗯，这才是实话。不仅你们想，我也想家哩。”

吴吉清有些不解：“主席，你也想家？”

“对。我也是人嘛，怎么能不想哩？小时候，就盼着过年，过年有新衣服穿，有好东西吃，还放鞭炮，好玩得很哩。”

毛泽东见大家都静静地听着，又说：“现在就不同了，革命不仅要吃苦，还要流血，甚至会牺牲。你们后悔吗？”

“不后悔！”众人回答。

“我们今天吃苦、流血、牺牲是为了将来多数人不吃苦、不流血、不牺牲。你们说对吗？”

“对！”

毛泽东把手一挥：“好，吃年夜饭去。”

瑞金迎来了成立苏维埃政府后的第一个新年。街上到处张灯结彩，到处是鞭炮声。这是多年来少有的和平欢乐气象。

初夜的叶坪，红灯高挂。谢家祠堂前的空地上，正在敲打打扭秧歌，四周围满了战士、群众，好不热闹。

然而，在东华山的古庙里，却是那样的安静。夜已很深，警卫战士都睡了。毛泽东、贺子珍没有睡，俩人坐在常坐的岩石上，谁也不说话，望着天空，望着静静的群山。山下的村庄里，时而响起鞭炮声。

吴吉清背枪立在不远处，也好像想着心事。

毛泽东耳边的鞭炮声好似猛烈的炮火声。他关注着赣州战役的胜负，关心着党内的斗争。毛泽东暗想，临时中央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多次提出夺取中心城市，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军事冒险主义，势必给中国革命带来损失。他们不懂得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特点是：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二是中国红军处在强大的敌人面前；三是红军弱小，政权分散而又是孤立的山地或偏僻的政权，没有任何的外面援助；四是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土地革命的特殊性。党内很多同志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甚至党的高级领导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们只知道尊重外国的经验，却不知道尊重自己的经验……。革命在发展阶段，真理不一定在多数人手里，而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是的，赣州战役完全像毛泽东预料的那样，易守难攻。赣州是历史名城，三面临水，又有坚固的城墙作依托。连续攻

击了好多天，红军战士死伤甚重。赣州却依然矗立在那里。作为前线总指挥的彭德怀，比谁的压力都大。他望着被炮火摧毁的工事，心情沉重地走上高坡，举起望远镜观察城内敌人防守的情况。

敌我双方在赣州形成了僵持状态。

俗话说：眼不见，心不烦。

毛泽东在古庙里已经居住近一个月了。这一天，毛泽东正在给警卫战士讲时事。警卫战士用心作笔记。

“刚才讲了国际形势，现在讲一讲国内形势。在湘鄂西，有一个两把菜刀起义的将领叫贺龙。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大苏区；在鄂豫皖，有徐向前；赣东北有方志敏，还有广西的左右江，海南岛等，全国各地都有我们共产党领导的队伍……”

“主席，我回来了。”吴吉清头上冒着汗进来。

“今天下午就讲到这里，大家根据我讲的写好笔记，回头交给我批改。”毛泽东讲完，接过吴吉清递上来的一叠报纸。警卫战士各自离去。

毛泽东展开报纸，一行大号黑体字跃入他眼帘。《申报》《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

毛泽东脸上笼罩上一层阴云。毛泽东暗想，伍豪，这是恩来同志的笔名。恩来同志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在苏区指挥作战，怎么会登报‘脱离共产党’呢？显而易见，这是敌人的造谣。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顾顺章被捕后，投在了徐恩曾、戴笠门下，还专门在特

工训练班上介绍对付共产党的办法。2月16日，顾顺章在徐恩曾的授意下，以周恩来的笔名伍豪在上海《时报》上刊登了一条消息《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17日的上海《申报》也以同样的内容连续刊出。

毛泽东要为周恩来辩诬。

毛泽东告诉吴吉清，要他今晚好好休息，明天早早再下山一趟。他要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名义发个布告，为周恩来同志辩诬。

吴吉清应了一声，就回屋去了。

毛泽东进到左边平房书桌前，铺开毛边黄纸，拈笔濡墨，奋笔疾书。在庙外，警卫战士议论今天毛泽东上的时事课，声音大了一点。吴吉清走了过去，示意他们小声些，又指指庙里。众人会意，各自找个地方坐下，将本子放在腿上，写学习笔记。

这时天空起了一阵风。吴吉清看看天，天边有一片乌云。这时他看见上山的路上，有两骑人马往山上走来。他注视片刻，走进庙内。

“主席，山下来人了。”

“谁？”毛泽东放下笔。

“看不太清楚，两个人骑着两匹马。”

毛泽东稍加迟疑：“走，看看。”

毛泽东在前，小吴在后走出庙门来到一边观察山路上的两骑人马。

渐渐近了，原来是项英和他的警卫员。

毛泽东迎上前：“欢迎、欢迎。是哪阵风把你给吹来了？”

项英十分客气地说：“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是奉周恩来同志之命而来，专门请你下山的。”

毛泽东猜出：“是不是为打赣州之事？”

项英心情不快地说：“是的，打赣州很不顺利。所以，周恩来同志请你马上赶往前线。”

“来、来，屋里坐。”毛泽东把他二人让进庙内，贺子珍同项英打过招呼，端上白开水。

毛泽东等项英坐下，自己点上香烟迫不及待地说：“说说赣州的情况。”

项英简单介绍了攻打赣州的情况：1月10日，中央军委正式下达了攻打赣州的训令，红三军团和红四军为主力作战，江西和闽西的七个独立师协助作战。2月4日对赣州实施包围，23日和3月4日两次大的攻击，都未能奏效，反而牺牲了许多战士。由于战斗打得异常激烈残酷，又把红五军团调了上来。虽然遏制住了敌人的反攻，战果却无法扩大。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想起了善于打大仗的毛泽东。因此，专门派项英来请毛泽东下山，指挥作战。

他们在里面交谈，却引起了庙外的警卫战士的猜测、议论。

“我猜，打赣州出了问题，是来请毛主席下山的。”

“不会，毛主席受了批判。”

“用不着人时就推，急用人时就想到了。毛主席能掐会算，料事如神，谁不知道。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没有毛主席指挥，能打胜仗吗？现在可好，一脚给踢了。事到危难，又想起来了，这叫什么事儿呀？”

“嘘，来了。”

毛泽东同项英和他的警卫员一起走出庙门。

毛泽东握住项英的手：“你先走一步，我随后就到。”

项英和警卫员辞别毛泽东上马下山而去。毛泽东目送他们走远，看看天，天阴得厉害。毛泽东进到屋内左耳房收拾文件，贺子珍无声地进来帮着收拾。

庙外的警卫战士各怀心事。“看来，毛主席要下山了。”

“我早就想下山，跟着毛主席打仗，那才叫长见识。”

毛泽东已收拾好行装。

贺子珍依依难舍地说：“天快下雨了，等雨下过后再走吧。要不，会被淋出病的。”

“军情如火，我得赶快下山。”毛泽东见贺子珍流泪了，用婉转的口气安慰她说：“身体你不用担心，工作起来病就好了。我担心的是你。”

毛泽东走到庙外，对警卫战士说：“都过来。”

警卫战士聚集过来。

“军情紧急，小吴随我下山。你们明天随子珍同志下山。”

吴吉清进屋背起毛泽东的必用之物，手里拿着毛泽东常用的红色纸伞从里出来。

毛泽东同警卫战士握手告别，贺子珍走过来，同毛泽东的手握在一起。天落下稀疏的雨点。毛泽东和小吴下山了，走了很远，又回身向送行的贺子珍、警卫战士挥挥手。

雨下大了，毛泽东撑开伞，迈着坚实的步子一步一步走下山去。

到了久违的叶坪，已是半夜，雨还在下个不停。在一间

不大的房里，郭化若握住了毛泽东伸过来的手，动情地说：“主席，我们很想念您。”

“我也很想念同志们。”毛泽东坐后，郭化若送上茶水。

“化若，请你给周书记、朱总司令发个报，告知他们，我连夜向赣州出发。”郭化若看看门外漆黑的风雨夜。“主席，天明了再走吧。”

毛泽东坚持要连夜出发，郭化若也不好阻止，就给赣州前线发报去了。

雨夜里，一股强大的电波在风雨交加的夜空中飞向了赣州前线。

毛泽东和吴吉清的身影，消失在了茫茫的雨夜中。

5 . 江口会议

贡水北岸一个重镇，叫江口镇。这一天，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和王稼祥早已站在江边等候毛泽东的到来。他们都绷着脸。在他们的身后，还有一队队从赣州撤下来的队伍从西向东开拔。队伍中伤员很多，仍坚强地走在队伍中。重伤号躺在担架上，由支前的地方武装抬着，在匆匆赶路。从撤下来的队伍可以看出，打赣州这一仗打得是多么的艰苦。

太阳已经偏西，江面上还不见毛泽东的身影，大家不免有些焦急。又过了一会，江面上突然出现了一只烟蓬船。渐渐近了，可以看清船头上站立着的毛泽东的身影，他们脸上

都露出了笑容。毛泽东伫立船头，望着岸上的一切。

烟篷船靠岸了，毛泽东、吴吉清跳下船，同迎上来的周恩来等人一一握手。虽然分别的时间不长，但是大家仍然感到有很长时间不见。毛泽东同他们一一握手时，把情感都聚集在手上，一切都在无言之中。

毛泽东刚安顿下来，就参加了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会议是在一座民房里举行。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朱德、彭德怀、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聂荣臻、林彪、陈毅、项英、滕代远、周以栗、顾作霖等。

任弼时发言说赣州没打下来，主要是准备不充分，对敌估计不足。打赣州的的方向是对的，是执行临时中央指示的具体行动。

顾作霖认为我们赣州就拿不下来，怎么向临时中央交待？怎么落实临时中央的指示？他坚持一定要拿下赣州！

陈毅站起来则发表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两军对垒要知己知彼，仅仅了解自己，不了解敌人，瞎撞乱拚，是要吃苦头的。打仗，都要选择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方向上作战。赣州之战，一是军情不明；二是对我不利，若死打硬拚，伤亡更大。

顾作霖对陈毅的发言不满。他说，在敌人面前不敢进攻，像小脚女人。还说陈毅的观点是十分危险的观点。

陈毅也是寸步不让：“危险啥子？同敌人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是你不了解，是我不了解，还是大家不了解？！”

顾作霖大为恼火，被气得说不出话来：“你……”

任弼时见顾作霖败下阵来，他明确地告诉与会者：“我是

赞成再打赣州的。要为夺取中心城市树立一个典范。”

毛泽东一直在抽着烟，听着争论，思考着。他突然打着手势表示，这个问题不要争了。对于赣州，进则攻坚不利，久攻不克已成为事实；胜则不易固守，敌军会卷土重来，我军无回旋之地。赣州是座只有骨头没有肉的孤城，不必再‘啃’啦。这包袱让蒋介石去背好了！

周恩来听着他们的发言，那两道密实的浓眉时而舒展，时而紧蹙。他看看一个劲抽烟不止的毛泽东，继而扫视一遍与会者，从他们神情各异的面孔上一一掠过。他清了清嗓子，提醒与会者：“赣州，易守难攻，经过 33 天的激战，已成定局。对赣州，再作新的部署。下一步棋怎么走，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意见和行动方案。”

毛泽东看到周恩来传递过来的无声的信息，掐掉手中的烟蒂，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指挥员的正确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以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粗心大意的军事家，不去这样做，把军事计划建立在一相情愿的基础之上，这种计划是空想的，是不符合于实际的。鉴于敌强我弱，供应不足，还不是我们打攻坚战、消耗战的时候。他提出，“目前应在赣江以东，闽浙沿海以西，长江以南，南岭以北发展，到蒋介石力量薄弱的地区，广泛

开展游击战争，以巩固和扩大中央苏区。”

毛泽东的讲话，使任弼时、顾作霖、项英表现出极大的反感；而陈毅、周以栗却连连点头，很是赞成他的意见和观点；林彪已经从这几年的风雨中磨练出来了，他知道在什么时候能讲，什么时候不能讲。政治风云的变幻，使他渐渐地养成了较为圆滑的处事哲学。在这个充满着火药味的会议上，他不想得罪一直器重他的毛泽东，更不想得罪中央代表。他一直坐在那里思索着无任何表示；在残酷的战争事实面前，王稼祥似乎看出了什么，他欲言又止；彭德怀是这场战役的前线总指挥，军事上的失利，他心中有些内疚，一直闷闷不乐的坐着；朱德是军革委主席，他想多听听大家的意见。因此，他静静地听着，没有表示自己的意见和观点；周恩来认真地听，认真地记。

顾作霖对毛泽东的讲话表示极大的不满。他霍然站起，口气大而生硬地说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同临时中央关于“争取中心城市以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指示是相违背的，这是一种对抗上级的行为！他在发表意见时，还有意斜视一下毛泽东，那分明是一种挑战和蔑视。

毛泽东沉着、冷静地抽着烟。

顾作霖见状，又提高了声调。他的意见是赣州可以不打，但必须沿赣江北上，向吉安、樟树推进，进而夺取南昌、九江。在这革命的紧要关头，他告诉与会者要特别警惕右倾机会主义。同时，还要警惕恐敌症！

项英也不示弱。他认为在革命高潮到来之际，要充分相信我们自己，不能抱着一时一地的偶然胜利，当圣经念。为

执行临时中央的指示。他也赞成沿赣江向北发展，待机夺取中心城市。他这话是明显地告诉大家，对前三次反围剿胜利的经验表示出极大的异议。任弼时又一次表明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我们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就应该无条件地执行党的指示。党指示我们夺取中心城市，我们就应无条件服从！军情紧急，时不我待，这个问题就不要争论了。挥师北进，向吉安、樟树发展，形成对南昌的威慑。他转向王稼祥，突然问：“你的意见呢？”

王稼祥见点了自己的将，用手指推推鼻梁上的眼镜。他说他同意沿江向北发展。

中央派来的代表，四个人都发表了意见，其他人也不好讲什么。陈毅气得调了个方向，会议出现了冷场。毛泽东再一次受到孤立，陷于少数。

这时的周恩来对会议出现的分歧，甚至说是严重分歧，也感到很棘手。他是会议主持人，是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对会议中出现的问题和意见有裁决权。照理他应该支持毛泽东，因为他也在某种程度同意毛泽东的分析和对时局的认识。可是，他看到先来的中央代表一个个都坚持另一种意见，使他陷入了十分为难的境地。他这个会议主持者又不能不表明态度，只好同身边的朱德小声商量了一阵，而后作了结论性的发言。他认为在目前形势下，工农红军应当发展革命战争。江西红军应首先贯彻临时中央的指示，以赣江流域为中心，贯通赣江两岸的苏区。周恩来虽然很尊重毛泽东，但鉴于目前的态势，他也只能如此。他说完这番话，有意看了一眼毛泽东，见他的脸色平静如水，也就没再说什么。

会议经过充分地酝酿和讨论,基本上形成了一致的意见。朱德根据与会者的意见和时局动向,经过归纳,他以军革委主席的名义提出了具体行动方案。鉴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红军重新编为三个军团。即一、三、五军团,分三路进发。红一军团为中路,林彪为总指挥,聂荣臻为政委,陈奇涵为参谋长,罗荣桓为政治部主任,从赣江东岸向北发展;红三军团为西路军,彭德怀为总指挥,滕代远为政委,邓萍为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从赣江西岸向北发展;红五军团,季振同为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肖劲光为政委,赵博生为参谋长,刘伯坚为政治部主任,朱德随红五军团行动,在赣南苏区协调西路军和中路军。同时他还建议,毛泽东同志随中路军行动。可是,朱德的这个建议又引起了一个不小的争议。周恩来站出来,说他也同意毛泽东随军行动。他讲完这番话后,见任弼时、顾作霖还有话说,就匆忙宣布,会议就开到此。各路军的行动方针,以总政治部下达的训令为准。会议就这样散了。

朱德回到自己的临时住处,一家农院,季振同早已在此等候。他见朱德进来,迎上前:“朱总司令,我有事想向您汇报。”

朱德见他吞吞吐吐的样子一定有大事,热情地说道:“来,屋里坐。”

他俩人进到屋里,朱德问他:“有啥子事,你尽管讲。”

季振同犹豫一下后,鼓起勇气说:“总司令,我出身不好,吃不了苦。同时又缺乏指挥能力。这五军团总指挥,我胜任不了,我想到苏联去学习一段时间。请组织放心,我已是在

党的人了，一不去投蒋介石，二不靠冯玉祥。”

朱德一直仔细听着，细细品味他的话。

季振同见总司令没有表示什么，就加重了语气，渴求地说：“我请求组织上能批准我的意愿。”

朱德思忖后说：“这是一件大事，你已是军团总指挥了，我个人定不下来，还要请示一下苏区中央局的领导。请你稍等。”

季振同看着朱德走出，既安心又不放心，他思绪复杂矛盾地在屋内走动。过了一会，他怕有意外，转身出屋，同进来的朱德险些相撞。

朱德告诉他：“你的请求，我同苏区中央局的几个同志研究了一下，同意你个人的请求。同时，任命董振堂同志为五军团总指挥，赵博生由参谋长改为副总指挥，周子昆任参谋长。”

季振同的请求被批准，显得十分感动，连声说：“谢谢！谢谢领导！”他说着大步离去。

朱德望着季振同离去的背影，也未往深处想。因部队马上就要行动，他还有很多军情需要处理，就忙别的去了。

毛泽东到了红一军团，有一股说不出的情感。红一军团是他从秋收起义到井冈山，又从井冈山到古田会议，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红军队伍。红一军团中的中高级领导都是他一手培养和提拔起来的。他到了这里，才真正感到自己到了家。他指挥着这个家庭成员，千里驰骋，南征北战，东拼西杀，使这支革命队伍像滚雪球一样，愈滚愈多，愈滚愈强大。

3月18日，红军发出了今后行动方向的训令。

这时，从洛阳回到南京的蒋介石，一直处在四面楚歌的氛围中。因上海的“一二八”事件，同日本谈判破裂，国内民众要求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这一日，蒋介石在自己官邸里穿着浅兰暗花长衫，不停地在室内缓缓走动。突然停住，问一旁站立的何应钦：“怎么不讲了，接着往下说。”

何应钦继续说：“‘赤匪’撤出赣州后，兵分三路。彭德怀率‘匪’三军团由良口渡过赣江；林彪率‘匪’一军团在赣江东岸，向北窜犯；朱德留在‘匪’五军团坐阵指挥……”

蒋介石迫不及待地又问：“那位润芝先生，在何处指挥啊？”

何应钦小心谨慎地回答：“据探知，毛泽东受到了批判，好像……”

“不要好像，我要知道那位润芝先生现在干什么？在哪里指挥？”蒋介石紧追不放。

何应钦自知失职，有些难为情地说：“委座，目前尚不清楚。”

蒋介石脸上现出一丝奸笑：“他们兵力分散，由赣江流域向北窜犯，这正是歼灭‘赤匪’的有利之机。命令朱绍良兵团、陈诚兵团、余汉谋军团、公秉藩二十八师，寻机歼灭向北窜犯的‘共匪’！”

蒋介石所关切的毛泽东，此时正随林彪、聂荣臻的红一军团从贡水北岸，沿赣江东向北出发了。三月的天气，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满山遍野都是青草、油菜花儿黄。

毛泽东同林彪、聂荣臻在行军途中，边走边谈时局的发

展，谈论更多的是红军目前的处境和今后发展的方向，观点基本趋相一致。他还找过参谋长陈奇函和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没想到他的意见和他们的想法不谋而合。他对在心中酝酿已久的方案付诸行动，有了充分的把握。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行军，红一军团，来到了兴国、泰和与永丰三县交界处的一个村庄，毛泽东找来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和陈奇函，讲出了自己埋藏心头已久的意见。他指着一张地图，详细地分析了当前敌对双方的形势。当前的局势是：从赣州到吉安，有蒋介石七个师，近十多万兵力；赣州南的信丰、大余和广东的南雄，有粤军三个师又一个旅，近七万多兵力；在广东东北与福建接合处有粤军三个师；福建从龙岩经金山到漳州仅有张贞的四十九师，力量最薄弱。根据这么一个态势，沿赣江向北没有多少发展余地，国民党“剿共”大本营就在南昌。如今向西发展，有赣江梗阻，大部队往返不方便。向南发展则必然会和粤军主力造成顶牛。只有向东发展最有力，向东一来有闽西老根据地作依托；二来闽南尚有很广阔的发展余地，是一个最好的发展方向。他把目光投向这几个凝思的爱将，问道：“你们看，是不是这么一种局势？”他讲完，离开地图点着烟只顾抽起来，目的是想给他们一个考虑的机会。

聂荣臻首先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当革命的力量处于劣势之时，面对强大的敌人，应该向敌人薄弱的地区发展，以求壮大自己。按着毛主席的战略意图，向闽西发展最为有利”

罗荣桓指着地图说：“应该改变推进方向，向东发展，进军闽西。”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毛泽东十分赞同。在当前，尤其是受到排挤、批评之际，难得遇上知音。

“我们应抓住这个机会，向东发展，也就是说向敌人力量薄弱的闽西发展，夺龙岩，下漳州。这样一来我们的根据地就东西连成了一片，还可以筹到更多的粮饷，以备军需。”毛泽东讲到此，用右手在空中划了个大圈。他对这样一个前途，充满信心。

林彪不仅在情绪上受到了毛泽东的感染，而且他也感到照这样再继续向北推进，势必造成被动挨打的局面，难得出现一次笑脸的林彪，这一次他那呆板的面孔却露出了笑意。最近几次的会议上，有些人向毛泽东发难，他是有看法的。只是出于一种明哲保身的目的，才有意不发表自己的意见。他摸透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带有总结的口气说：“第一、二、三次反‘围剿’，就是采取‘避实就虚’的打法，‘诱敌深入’，吃掉他的一部，造成敌人的恐慌，追上去再咬他一口。”陈奇函也同意红一军团改道向东发展的意见。

在毛泽东的引导下，军团几位领导都同意了毛泽东的战略决策。毛泽东说：“我建议红一军团改道向东，到闽西发展。”

林彪、聂荣臻听后，都同意向苏区中央局发报请示。

在新田某地的五军团司令部里，季振同就要离开五军团去瑞金了。临走时，他将自己多年使用的手枪、望远镜，双手托着放在董振堂面前的桌子上。“振堂兄，我们相处多年，彼此是互相了解的。我这次离开弟兄们，是想到苏联学习，别无他意。我将我喜爱的东西留下，请老兄转交组织，还有那匹青鬃马，我也牵来了。”青鬃马温顺地立在院里。它知道主

人将要离开他了，好像也有一种失落感，头伸得低低的，几乎都接触到了地面，立在那里一动不动。

季振同又表示：“我也讲了，走时只带两个警卫员。我到瑞金，等待组织安排出国。”

董振堂深情地握住他的手。两位相处多年又一同走向光明，关键时刻他要走了，董振堂心中很难过。俩人默默地握着手。

季振同的要求，虽然被批准了，可他行动的本身难以让人理解。王稼祥在向周恩来反映季振同的情况。

“季振同早年跟随冯玉祥，是手枪旅的旅长，这个人比较高傲。宁都起义是经过做工作勉强参加的。起义后入了党。在部队整编中他能积极配合。他这次思想的突然变化，与他一贯的思想分不开。”

周恩来：“这么说，他的思想变化与他的历史原因有关。从当前的形势来看，我们改造旧军队的任务还是很艰巨的。是呀，一个从旧军队过来的人，在很短的时间内，甚至几个月，一下子转变成无产阶级的革命同志，也是不客观的。他提出到苏联学习，是发自内心的话？”

王稼祥：“最近在五军团传说很多。”

周恩来警觉起来问：“什么传说？”

王稼祥：“有的说他‘革命’是假，借道红区，经广东找冯玉祥是‘真’；还有的说他是投机分子，等等。”

周恩来回味着他的话，少许，又问：“还有什么？”

王稼祥：“在教育整编中，五军团就有逃离部队的，甚至有营级干部，一个连集体反水，虽被追回来。同时还发生了

殴打军政委左权同志的事件。他和现在的十五军军长黄中岳很要好，是结拜把子……”

周恩来一怔：“这样吧，你再找季振同同志谈一谈，让他到瑞金去，等机会出国。”

王稼祥离去后，周恩来陷入了不平静的思索。他在室内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最后坐在桌前。刘参谋手拿电报稿走进农家院，房中亮着灯，他上前轻轻敲门。“进来。”室内传出周恩来的声音。刘参谋推门而入。

“报告首长，一军团发来的电报。”刘参谋说着将电报放在周恩来面前。

周恩来仔细阅读了电报的内容后，后背靠在椅背上，拿电报的右手也搭在椅子的扶手上。他静静地想了想，而后对刘参谋说：“你去把朱总司令叫来，说是有事商量。”

“是。”刘参谋转身就走。

“等一等。”周恩来站起身，对走到门口的刘参谋说：“还是我亲自去吧。”周恩来向来作风严谨，办事认真，每事躬亲。这是一封事关全局的重要电报。他要亲自去，起码是对总司令的尊重。

朱德在灯光下正在全神贯注地缝补衣服。周恩来进到屋里他都未发觉。

“总司令做针线活，还是一把好手哩。”

“哦，恩来。”朱德放下手中的衣服，“这么晚你还没休息？”

“彼此彼此嘛。”周恩来把电报传递给他：“一军团发来了电报，要求由向北发展改为向东发展。”

朱德看后说：“向东发展‘天时、地利、人和’都占。实

际上，这是一步活棋，也是一步妙棋。江口会议上，中央派来的同志，态度那么坚决，我这军委主席也不好说什么。现在看来，润芝是早就成竹在胸啰。”

周恩来很谦虚：“打仗我不怎么懂，刚到苏区，情况还了解甚少。江西红军朱、毛不仅在国内有影响，就是在国际上，也是有影响的。八一南昌起义后，部队都打散了，革命的武装还是从井冈山壮大起来的。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战略思想，如果没有正确的指挥，江西苏区就不可能有今天嘛。”

朱德深有感触：“四年来，我们历尽艰难，确实不易。”

“这么说，我们同意他们的意见？”

朱德口气坚决地说：“对，就这么办！”

周恩来如释重负：“马上给他们发报。”

朱德又担心地问：“中央代表那里怎么办？”

周恩来停了一下：“以后再说吧。”

在红一军团的司令部里，毛泽东、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和陈奇函正焦急地等待着总部的回电。就在这个夜晚，终于等来了。

林彪看过总部的急电，脸上露出了难得的一笑：“周恩来、朱德二同志，同意我们向东发展，连同五军团一并改为东路军。”

毛泽东更为兴奋，他清楚，红一军团是他多年带出来的老部队，指挥会得心应手，一旦到了闽西这个大舞台，他一定会导演出威武雄壮的戏剧来。他兴奋地把手一挥，铿锵有力地说：“挥师东进！”

6 . 挥师东进

红一军团改变行动计划的消息传到瑞金后，项英、任弼时、顾作霖他们三人大为恼火。他三人凑到一块，闷闷不乐地坐在那里。过了一段时间，顾作霖先打破了沉默。他认为红军分两路沿赣江北进，这本是“江口会议”决定了的事，他毛泽东仅仅是随军行动，怎么一而再，再而三地改变计划？他这不是同临时中央的指示相抗拒吗？任弼时认为他还是那老一套，“狭隘经验论”。顾作霖年轻气盛，心高气傲，说毛泽东是得寸进尺，推行的还是“从农村包围城市”。如此下去，怎样落实临时中央“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已不是遥远前途”的指示？他这是‘右倾机会主义’，我们党再也不能容忍下去，他建议要向上海临时中央报告，是该彻底解决的时候了。

沉默中的任弼时看看一直不语的项英，项英作无可奈何状。

顾作霖又埋怨起来了王稼祥，说他现在的思想有些暧昧，等东征胜利了就意味着“沿赣江向北发展”的失败。任弼时突然话锋一转，说是恩来同志电告五军团总指挥季振同想去苏联学习，已经从江口出发到叶坪来。并问对这个问题怎么看。顾作霖认为他是革命的投机分子，对他要警惕，认为他去苏联学习是假，绕道找冯玉祥是真。正说着有人进来报告。

“五军团总指挥来了。”

顾作霖一惊，问：“还有谁？”

“一共三人，两个警卫员。”

任弼时考虑后说：“你找他谈谈，安排好住处，要稳住他。”

季振同一到瑞金，实际上是被软禁起来了。

3月底，红一军团到达了闽西的长汀。毛泽东因惦记着他的一位老朋友，就匆匆带上警卫员吴吉清去了福音医院。

“傅医生，您好啊。”毛泽东同警卫员吴吉清，突然出现在傅连璋面前。

傅连璋正埋头审查病历。听到熟识的声音猛然抬头，见是毛泽东，惊喜地站起。“主席，您怎么来了？”

毛泽东笑着，随便地坐在一边的凳子上：“我来看您呐。老朋友，多日不见了。你好像也瘦啰。”

“主席，你才瘦了哩。脸也晒黑了。”傅连璋忙倒上一杯开水，送到毛泽东面前，既心疼又关切地说：“主席，您要多保重。”

毛泽东很乐观，看不出他受中央代表批评的痕迹。“你看，我这身体。只要一工作，啥子毛病也没有了。”这话一点不假。每逢毛泽东在政治上落难时，他的身体往往就出毛病，有时甚至还很厉害。

傅连璋移动凳子靠近毛泽东一些，歉意地说：“您在东华山，住了五十多天，我也没抽时间去看您。”

“嗯，你忙得很嘛，在那座古庙里，还多亏了你。”毛泽东说着对一旁站立的吴吉清说：“来、来，认识一下。这就是经常给我送报纸的‘郑爱群同志’，这是警卫员吴吉清同志。”

吴吉清十分惊讶：“您就是‘郑爱群’同志？”

毛泽东、傅连璋俩人哈哈笑了。

吴吉清看着他二人在笑，摸不着头脑，满脸狐疑：“主席……”

毛泽东停住笑：“小吴，他大名叫傅连璋，‘郑爱群’是我为他起的化名哟。”

吴吉清激动地向前握住傅连璋的手。

傅连璋转向毛泽东小声地问：“主席，您来长汀，是不是要打漳州？”

毛泽东惊奇地问：“你如何知晓？”

傅连璋：“不是我知晓，这一带敌人力量薄弱，适合红军的发展。张贞手下那几个旅，都是杂牌军，外界都叫他‘豆腐军’司令哩。”

“你这个拿手术刀的，也学会了打仗。红军正需要医务人员，尤其是像你这样的人。怎么样，你也来参加红军如何？”

傅连璋欣喜若狂，满口答应：“好啊！”

“那咱们一言为定！军中无戏言。”

“那就一言为定。”

“等东征回来，到时你可别后悔哟？”

傅连璋高兴地笑了。

毛泽东因有事，俩人谈了一会就起身告辞了。

毛泽东回到红一军团，聂荣臻提出要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讲讲东进的战略意义和目的，毛泽东十分赞同。他也觉得当前一些干部对东进意义还不理解，存在着模糊认识，是应该开个团以上干部会，好好统一思想。

会议设在一间大房内，几十名团以上干部到会。会议将要结束时，在掌声中毛泽东站起来。他说刚才林彪总指挥、聂荣臻政委都讲了东进的战略意义，把他要说的话都表达出来了，他强调指出，闽西敌人力量薄弱，利于红军的发展和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我们由闽西再向闽南发展，直逼厦门，是对日寇扩张势力的打击，也是我军以实际行动贯彻党的抗日主张。无论在国内、国外，都将产生极大的政治影响。

这次会议开得好，开得及时，及时解决了团以上干部在思想上的模糊认识。他们曾私下里说：“总算明白了东进的目的。”

“沿赣江向北发展是一条死路。”

“有毛主席掌舵，准打胜仗。”

“总摸不透，为啥有人反对毛主席？”

“他们总觉得自己留过洋，喝过洋墨水，有啥了不起？”

4月初，在长汀的红一军团接到了周恩来和朱德发来的电报。苏区中央局同意他们的请示，同时由红一军团和五军团组成东征军。

4月3日，红一军团和红五军团分别从福建的长汀和江西的新田出发，向龙岩和漳州前进。毛泽东根据当时的情况，用一支部队在官庄一线的新桥迷惑敌人，红一军团的主力则掉头向东南方向的白砂、龙岩一线快速开进，要求在4月8日前到达大池一线集结。

毛泽东考虑到红军主力的行动，需要地方政府和游击队的支持，没有随军行动，而是到了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上杭，找到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张鼎丞主席和已改任为福建省

军区司令员的谭震林，商议要地方武装和群众协助东路军攻打龙岩、漳州的事宜。

张鼎承是福建永定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和邓子恢一起领导了龙岩、永定和上杭等县的农民暴动，建立了闽西革命根据地；1929年7月任中共闽西特委委员和军委书记，不久又改任红四军第四纵队党代表；以后又改任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及土地部部长。1932年，正好是他35岁那年，出任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

这一次，毛泽东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在这里停留了不长的时间，就告别了张鼎承和谭震林。毛泽东追赶上主力部队时，林彪和聂荣臻已到了龙岩外围的大池。大池距离龙岩三十多公里，有国民党四十九师一部驻守。

4月10日拂晓，跟随红一军团行动的十五军为先导，四军跟进，乘敌不备，发起攻击，迅速占领了大池；接着又快速推进到考塘，歼灭守敌两个团，俘虏600多人，当日下午一举占领闽西重镇龙岩。红军占领龙岩后，一方面肃清残敌，一方面宣传发动群众。

龙岩对毛泽东来说，是最熟悉不过了。这是他第四次进龙岩。最难忘的是1929年6月19日，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四军歼灭陈国辉旅三千多人，曾写下了《清平乐·蒋桂战争》一词：

风云突变，
军阀重开战。
洒向人间都是怨，

一枕黄粱再现。

红旗跃过汀江，
直下龙岩上杭。
收起金瓯一片，
分田分地真忙。

沧桑巨变，历史永恒。时隔三年，毛泽东又一次来到令他刻骨铭心的龙岩。上一次，他是失去了前委书记一职而离开龙岩的；这一次，他又是被剥夺了军权而随军行动到龙岩的。

龙岩是一座山城。红一军团司令部设在中山公园旁的一栋砖木结构的二层四方楼房内。此处面对中山公园，有假山、石塔、莲花池，树木苍翠。这里还曾经是红四军第三次攻克龙岩时的司令部。

红五军团在 4 月 14 日同红一军团在龙岩会合。

毛泽东同红五军团总指挥董振堂和副总指挥赵博生一一握手，十分高兴地说：“你们来得好快哟。”说着就引他们走向四方楼，边走边讲情况：“据侦察，张贞已收缩部队，控制了漳州外围的天宝山、南靖及其以北地区，妄想依托杨梅岭、风霜岭、十二岭、榕子岭，凭险固守。”说着他们已走进司令部内，毛泽东停在军用挂图前，用手在漳州西、北划出了个半弧，继续说：“漳州有两个旅的兵力，加上地方靖卫团、保安队，共有八九千人。今天是 14 日，从龙岩到漳州 150 多里路，两天时间赶到。”毛泽东离开地图，点燃香烟。董、赵走近地图查找，熟悉情况。

毛泽东问道：“部队连续行军，一定很辛苦，没有给你们休息时间，又马上赶着你们向东进。不会有意见吧？”

董振堂：“军情紧急嘛，我们经得住。”

毛泽东笑着问赵博生：“副总指挥同志，你呢？”

赵博生很干脆地回答：“没问题。”

毛泽东关切地告诉他俩：“部队进到指定地点后，抓紧一边休整，一边战前动员。具体攻击漳州的任务，到马山后再定。”

马山是漳州外围的一座山，毛泽东带领林彪、聂荣臻、陈奇函、罗荣桓、董振堂、赵博生、肖劲光、何长工等到现场侦察，居高临下，东望漳州和周围的大小山脉，历历在目。漳州西、西北、北。依次是：榕子岭、十二岭、风霜岭、笔架山，山岭起伏，地势险要。天宝北是大山，南是宽阔的龙江。毛泽东告诉大家，要进攻漳州，首先得突破天宝山、龙江一线。四十九师 146 旅驻守天宝，旅长是王祖清，145 旅驻守南靖，旅长是杨逢年。另外一部兵力驻守漳州市内。

四十九师师长张贞，1884 年生，福建诏安人，字干之。早年曾参加过同盟会，以后进入河北保定军官学校。1923 年就任东路军讨贼军第八路军前敌司令；到了 1926 年，他刚好 42 岁，就任国民革命军独立四师师长，进驻福建，曾一度担任福州卫戍司令；45 岁那年当选为国民党第三届候补执行委员，后又把“候补”二字去掉，成为正式执行委员。也就在这一年，他被任命为四十九师师长。

龙岩失守，使他大为恐慌。他根本没有估计到红军会入闽作战，而且没费多大劲就占领了龙岩。4 月 18 日，这一天

的下午，他慌慌张张从外面进到司令部，直奔电话机前，使劲摇了一阵，勉强要通 146 旅。

“是王祖清旅长吗……嗯，共军有向漳州方向运动的迹象。你那里情况如何？什么？没有发现共军。王旅长，天宝山是漳州的凭障，你一定要守住，绝不能后退半步！”张贞放下这部电话，又摇动了另一部电话，勾通 145 旅。

“是杨逢年旅长吗？不在？干什么去了？上山看阵地去了。好、好！回来告诉杨旅长，共军有向漳州运动的可能，要坚决顶住共军的进攻，绝不能后退半步！”

张贞打完电话，如释重负，坐在太师椅上，喝起了茶水。在他看来，有天宝山和其它山作屏障，红军就是插翅也飞不过来。

毛泽东和东路军领导决定，19 日拂晓发起攻击。首先扫清漳州外围。红四军攻左，红十五军攻右，红五军团的三军为总预备队，十三军在龙岩和闽西军区的十二军在上杭、武平、永定负责监视粤军的行动。

攻打漳州的命令下达后，各路兵马闻风而动。担任左右攻击的红四军和红十五军，在 19 日拂晓前，千军万马已悄然进入阵地。

这里黎明静悄悄，谁会想到天亮以后，这里将会有一场大的鏖战。

7．占领漳州

漳州从天宝山起，有十二个峰峦起伏的山峰，一直延伸到山的主峰芝山，也叫登高止。这当中主要有杨梅岭、风霜岭、十二岭、笔架山、榕子岭等。敌人两个旅凭险固守。

19日拂晓，林彪下达了攻击的命令。红四军在王良军长和罗瑞卿政委的带领下，从左面的风霜岭、十二岭发起攻击；红十五军在军长黄中岳和左权政委的带领下，从右面的笔架山、榕子岭同时发起攻击。

红军发射出的一发发炮弹，在怒吼声中爆炸，升腾起浓浓的火光和硝烟。

敌人虽然有所准备，但他们根本没有预料到红军这么快就到了漳州，也没想到红军的火力这么猛烈。敌人在炮声中惊醒，组织还击。构筑的一些工事也在炮火中连同碎石、木块一起飞向天空，工事中的敌人也有的被气浪吹翻、炸死。

张贞的四十九师，虽然被人比喻为“豆腐军”，但也不是像人们想像的那样不顶打，一触即溃。敌人的火力也是空前猛烈，冲锋在前的红军战士倒下去了一大片。前进的道路被敌人的轻重机枪封锁。

王良军长赶过来，察看地形后，命令身边的团政委杨成武从左边迂回过去，炸掉工事。杨成武带领一个排的人，抱着炸药包从左侧迂回过去。王良命令用火力压制，进行掩护。

几挺机枪同时对准敌人的工事拚命射击，弹壳在人们眼前跳跃，黎明中可见枪口发出的道道火光，如同火龙飞舞。

敌人的工事被炸飞了，王良抓住战机，命令身边的司号员吹冲锋号。号声就是命令。红军战士跃出掩体，端枪平射着，高喊着“冲啊！缴枪不杀！”奋勇当先地冲上敌阵。敌阵地前沿抵抗的士兵没见过这么大的阵势，看见红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冲上来，调头就向后逃跑。有的还边逃边叫：“红军来了，快跑啊！”

顷刻间，敌天宝山一线全部瓦解，红军战士向天宝镇冲击。

右翼攻击方向，十五军也迅速占领了笔架山和榕子岭。守敌有的缴枪，有的携枪落慌而逃。十五军乘胜追击，在龙江受阻。龙江上有一座桥，叫宝林桥。

宝林桥是通往漳州的必经之地。敌人用火力封锁住了桥面，妄图凭借自然天险负隅顽抗。黄中岳和左权看到了敌人的企图，一面用一部佯攻宝林桥，一面从上游涉水抢渡。抢渡中有的战士倒在了水中，再也没有站起来。受伤的战士仍拚着性命向前冲锋。

经过激战，宝林桥被夺过来了。敌人招架不住向后逃遁。

设在天宝镇中的146旅旅部里，王祖清正惊慌失措地拚命对着电话机大声呼叫杨逢年：“杨旅长，共军突破了我的第一道防线，请你派兵火速增援……什么？你那里也遭到了共军的攻击，笔架山失守？”王祖清失望地放下电话，摇起另一部直通往漳州的电话。

“请张司令接电话。……张司令，我是王祖清，天宝吃紧，

请司令火速增援。”

张贞在电话中告诉他：“王旅长，你一定要顶住，那是咱漳州的西大门。你清楚，漳州城里大部分是民团，派不出兵来……”

王祖清看看门外，听着红军的喊杀声已经愈来愈近，他气急败坏地说：“张司令，我再说一遍，请司令火速派兵支援！”

张贞为难地说：“王旅长，我派不出兵来增援你。”

王祖清气怒地将军帽摔在桌子上，解开衣扣，一副流氓亡命徒之像。

“张司令，你说吧，派不派部队增援？要不然，咱们就爹死娘嫁人啦！”

张贞哀求的声音：“王旅长，大敌当前，望你奋勇杀敌，增援队伍我马上命令他们火速前往，好不好。”

王祖清把耳机一撂：“奶奶个熊，敬酒不吃，吃罚酒。什么司令，球司令！”

王祖清冲出旅部。

“不许动！”突然杨成武带十几个红军战士冲进来，平端着枪对准了他。

王祖清先是一愣，他的手不由滑上了枪。

“缴枪不杀！”

“快投降！”

“好，我缴枪。”王祖清说着动作飞快地拔出枪，正要开枪，“嗒、嗒、嗒”一梭子子弹击中了正欲顽抗的王祖清。王祖清不想倒地，挣扎着，结果还是躺下了。

王良军长、罗瑞卿政委走过来。杨成武走上前：“报告军

长、政委，敌旅长已被打死。”

王良满意地说：“很好。”并命令他快速带领部队向纵深发展。杨成武一声不响地带人快步离开敌旅部。

张贞接到王祖清旅长的告急电话，连忙派遣一个团的兵力前去增援，刚到茶埔，突然发现红军攻击的先头部队，从西黑压压地平推过来。敌团长见此情景，惊慌下令。“停止前进，就地阻击。”

敌人迅速散开，各自寻找掩体，准备阻击，立足未稳，红军战士以排山倒海之势，高叫着冲过来。敌人还未接上火，就迫于红军的强大攻势，掉头就逃跑。

在漳州城的张贞得悉增援的一个团，还没同红军接战，就土崩瓦解，便垂头丧气地坐在太师椅上，死猪般的一动不动。恰在这时，他的太太一把鼻涕一把泪地闯进来，一下子瘫在他面前，哭嚎着：“干之，你不能死守，快逃吧……”

张贞心中本来就乱，经她这么一哭叫，更是六神无主，弄得他心烦意乱，不由大骂道：“哭，哭丧啊！你爹娘老子还没死呢！”

他这么一吼还真管用，太太止住了哭。他的卫兵将她从地上扶起来。张贞以手示意，要卫兵将太太弄走。卫兵领会，忙上前搀扶着张太太就往外走。张太太临走到门口，又回头冲着张贞说：“干之，你不能死守，得想个活路。”

这时，逃回来的敌团长跌跌撞撞跑进来。

“司令，大事不好，共军已经离城区不远了。”

张贞听后大惊失色。杨逢年旅长也带着伤闯了进来：“司令，西南线失守了”张贞听后，差点气昏过去：“你们全是饭

桶！平时你们耀武扬威，怎么一遇到共军就成了豆腐呢？”张贞气急败坏地指着杨逢年的鼻子大声训斥，接着不由痛心疾首道：“我苦心经营多年，不料顷刻间一败涂地呀……”

太阳已经西沉，张贞在绝望之时把自己的家眷送出城，在士兵护送下，惶惶而去。张太太走了好远，还回过头又大声叮嘱他：“干之，你要快些。”

张贞无力地扬扬手，示意她快走；少许，对部下说：“走。”

他们一行来到漳州城一角的军械弹药仓库，命令守卫人员集合。张贞望着几栋破旧的仓库，心里恶狠狠地说：“哼！你攻我的老巢，我不给你留一枪一弹，让你得到一座空城……你怎么得到的，到时还得乖乖地还给我！”他正想着，有人向他报告，队伍已集合好。他马上命令手下：“打开所有仓库，多放些稻草，浇上汽油，给我一把火点了。”

军械库点燃了，他如丧家之犬惶惶弃城而去。刚到城南，身后传来了爆炸声。张贞和队伍不由停步，回身后望，只见火光冲天，爆炸声不断，将漳州半个城都映红了。张贞看着，脸上不由出现了一点笑容，自言自语地说：“漳州，再见了。”

20日，红军进了漳州城。林彪在前线指挥时，负了轻伤，被送进医院进行了简单处理。

漳州战役，仅一天多的时间，就歼敌四个团，俘虏1600余人。还缴获飞机两架。林彪和聂荣臻还特意立在飞机两边照了相。

打下漳州后，毛泽东住在天主教堂。吴吉清给毛泽东打水洗脸，就是找不到水在什么地方，嘴里嘟嘟囔囔：“没见过，洋人不洗脸还能不吃饭？连水都没有，这咋过呀。”

毛泽东笑着走过来，点着吴吉清的头说：“你呀，洋人也是洗脸的。”

吴吉清手里拿着脸盆，嘴里又嘟囔了一句：“洋人洗脸，怎么没有井？”

“来来来。”毛泽东笑呵呵地把吴吉清拉到水笼头前，示意他把脸盆放在笼头下。吴吉清迷惑不解，机械地将脸盆放在笼头下。

毛泽东拧开水笼头，一股清水从笼头里流出，流到脸盆中。吴吉清好奇地盯住水笼头，一声不响，左看看，右摸摸，想不通这水是从哪里来的。

“怎么，好玩吗？”毛泽东微笑着：“这叫自来水。”

“自来水？”吴吉清重复一句问道：“这里的水是从哪里来的？”

“那是将井中的水抽到高处的水塔中，再经过管道流到了这里，懂了吗？”

吴吉清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毛泽东和一、五军团打下漳州前，彭德怀和滕代远也率领红三军团渡过赣江，到达上犹、崇义地区。这时的朱德和周恩来也回到了瑞金。他俩人接到打下漳州的电报后，显得异常高兴。而中央代表，却是对此不屑一顾。

毛泽东他们要在漳州作短暂的休整和筹款，乘此机会召开了东路军师以上干部会（各师师长、政委都到了会）加上一、五军团机关人员，数十人到会。

毛泽东站在前面，用他那贯有的动作打着手势作了长时间的讲话。他说：“我们这次师以上干部会，主要是总结打漳

州的经验教训。聂荣臻政委给打漳州总结了四条，三条经验，一条教训。我看这条教训找得好。我们 15000 多人，对张贞的 9000 余人，从兵力上讲占优势，而不是绝对优势，如果兵力再多一些，派一支部队迂回到漳州的南面、东面、断敌退路，就能全歼四十九师。”

下面的干部把他的讲话都一一记下来。

毛泽东继续讲：“我们进攻城市，要有选择，不是说所有的城市都能打，或者说都不能打。前后两个多月，赣州、漳州就是两种结局嘛。赣州城墙坚固，易守难攻，加上对敌人兵力布署不十分明了，它的南北又有敌人的重兵随时增援。而漳州就不同了。漳州城易攻难守。敌军兵力我们清楚，虽有粤军两个多师在西南，我们用十二军和地方武装牵制他们，这样，我们就可以放心地打漳州了。这叫作‘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嘛……”

众人鼓掌。

毛泽东点燃烟抽了一口：“漳州战役的胜利，不仅仅是歼灭张贞四个团，俘虏 1600 余人，缴获武器 2300 百多支的问题，关键是对巩固闽西苏区，发展游击战争，援助东江红军，均有重大的作用。”

师以上干部会后，毛泽东向瑞金发出了下一步设想的请示电报。

周恩来拿着毛泽东从漳州拍来的电报，对朱德和任弼时说：“漳州大捷达到剪除粤敌一翼之目的，影响时局甚大。东路军下一步行动方针为：发展闽南游击战争，准备消灭入闽之敌，以期迅速北上。我分析了他们的电报对时局的认识，可

以同意他们的行动方针。”

朱德：“闽西敌人力量薄弱，可以在那里停留的时间长一些，一方面建立地方政府和武装；另一方面筹款和休整部队。”

任弼时没有表态，他还在思考。

周恩来：“弼时同志，你看如何？”

任弼时：“你们二位都赞成，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同意。”

周恩来：“那就给他们回电吧。”

4月的漳州，天气已经比较热。毛泽东接到中共苏区中央局已同意他们在闽西的发展计划，要求他们抓紧在洋浦、南靖、平和、长泰、石码、海澄等地区开展工作，建立地方政府、武装和筹款。这天夜里，毛泽东正在住室内用毛笔书写下一步行动的计划。林彪、聂荣臻、董振堂心情不快地进来。

聂荣臻轻轻叫了声：“主席。”

毛泽东闻声搁笔见是林彪、聂荣臻、董振堂，热情地让座：“请坐。”

聂荣臻没有坐下，站在那里向毛泽东报告了一件意想不到的大事：“有件事特来向主席汇报，十五军军长黄中岳，今天下午6时在九堡被保卫局的人抓走了。”

毛泽东一惊：“这么大的事，事先如何没有打招呼？”

林彪忙补充说：“我们也是刚知道的。”

聂荣臻：“详细情况不清楚。据来人讲，他和季振同同志，说是‘企图拖枪反水，进攻革命。’‘季、黄谋叛’。”

毛泽东问：“有何证据？”

林、聂苦楚地摇摇头。

毛泽东离开桌子，心情很不平静地走了几个来回。

“季振同、黄中岳是参加宁都暴动的领导者之一。他对我们的革命有贡献，人呢？”

聂荣臻：“保卫局的人已经带走，回叶坪了。同时，告知左权同志由政委改任十五军军长。”

毛泽东：“黄中岳被抓，会给宁都起义的同志带来不良影响，振堂同志，你要出面做好工作，防止意外。”

就在毛泽东全力指挥闽南发展时，瑞金的叶坪上空又传来了无线电信号的“嘀嗒”声，灾难将再一次地降落到他的头上。机要人员正在紧张地抄收一封上海临时中央发来的一封长电。电报译好后，马上送到了周恩来的手中。周恩来表情严肃，心中难以平静，走到开启的窗户前，看到在草坪上散步的任弼时、顾作霖。

周恩来暗想，临时中央在电报中点名批评了毛泽东同志。他们认为前三次反“围剿”中所采取的战略完全是错误的，是“纯粹防御路线”，是“游击主义”，并且指出，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指示苏区中央局要“以说服的态度，设法争取他”……还要“公开讨论毛泽东的观点。”

晚上，临时中央一封长长的指示电放在了任弼时、顾作霖面前。任弼时看后没有马上表示态度。顾作霖看后喜形于色，他认为临时中央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毛泽东的要害。他应该马上放弃自己的思想，必须同临时中央的决策保持一致。否则，就要采取组织措施。周恩来看了他一眼，又看看任弼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我个人意见，现在毛泽东同志正在‘随军行动’，先不要通知他本人，苏区中央局慎重考虑后，再出面解决这个问题，你们看如何？”

他俩人勉强同意周恩来的意见。事情就这样暂时被搁下来了。

8 . 千里转战

蒋介石没有因为上海的“一二八事件”而忘了赣闽的红军。他紧急召见了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何应钦立在蒋介石背后。此时的蒋介石正面对窗户，看着院外的鸟语花香，头也没回地说：“听说，‘赤匪’在闽西搞的红红火火，有这事？”

何应钦如实告诉他：“‘赤匪’在闽西，已经发展到了沿海一带。”

蒋介石：“共产党费用的伎俩，就是善搞欺人的宣传。”他止住了话，望着窗外不语。

何应钦一直这样地站着，也不敢多言。

过了一会，蒋介石转过身说：“敬之，我这次召你来，还想和你商量一件事情。”

何应钦：“校长尽管吩咐，学生理当效命。”

“嗯……”蒋介石走到一边的沙发上坐下，说：“我们同日本签定了休战协议，共产党那个临时中央政府，反对我党的主张还发表了向全国的通电。朱、毛盘居在闽西、赣南、粤东，我寝食不安呐。目前，还抽不出更多的兵力去消灭他们，我想好了，准备撤销驻‘赣绥靖’公署，改设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你意如何？”

何应钦：“全凭校长裁决。”

蒋介石从沙发上站起来：“我决定任命你为‘剿匪’总司令，陈济棠为副总司令。你告诉陈副司令官，让他马上到南京来，我有事和他面谈。”

陈济棠虽然曾多次表示，不愿当蒋介石的替罪羔羊，可他最终还是按着蒋介石的命令去做了。回广州后召开了军事长官会议。一条椭圆形的会议桌前，陈济棠与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等坐在军用挂图下，其余分坐两边。到会的有：一师师长李振球，二师师长叶启肇，独立三师师长李汉魂，四师师长张枚新，五师师长张达和独立二旅的旅长。陈济棠告诉他们，委座在南京召见了他和何应钦长官。委座要我们捐弃前嫌，忘掉不痛快的一幕；接着他宣布了这一次行动的命令。

余汉谋率所部十九个团的兵力，部署在赣粤边界的南雄、赣州、南康、大余和信丰地区。

中共临时中央6月5日发布军事训令：“要求一、五军团主力应先与河西三军相呼应，解决入赣粤敌，在可能条件下占领梅岭关，再沿江北上，占领赣州、吉安、樟树，以争取南昌为目的”

6月17日，苏区中央局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于福建的长汀召开了苏区中央局会议，传达贯彻临时中央的指示，同时讨论了取消东西路军的番号，决定仍恢复红一方面军的建制。在编制设置和人员安排上，与会人员又出现了分歧。恢复建制就意味着恢复毛泽东的总政治委员的职务。可是，毛泽东又受到了上海临时中央的批判，不要说临时中央不会同意，就是在座的一些人也不会同意。周恩来决定采取回避政策，恢

复建制，不设总政委一职。但是，有人提出要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的总政委。周恩来也曾考虑过这个问题，那样将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中国人谁都知道江西有一个“朱、毛”红军，就是在国外，也是很有名气。周恩来婉言否定了其他人的提议。毛泽东仍随军行动。

毛泽东、林彪、聂荣臻、董振堂、肖劲光接到一、五军团千里回师的命令，在6月中旬，主力开始行动。

当红四军到达武宁县北大禾时，王良军长、罗瑞卿政委突然听到前方传来的枪声，接着骑兵通信员飞马奔来，说是前方发现民团袭击，阻止我军前进。王良、罗瑞卿带领人员快步赶往前面出事地点。

起伏的山峦，并不算高大，却是林密，战士正利用有利的地形组织还击。王良、罗瑞卿赶到爬上一座山头，观察前方的敌情。

正在阻击红军的民团，突然看见前方一侧的山头上有人，立时朝着山头猛烈地射击一阵。正在观察地形的王良，突然头部中弹，他一手捂住，鲜血从指缝中一直流到胸前。罗瑞卿看见忙将其抱住。王良倒在罗瑞卿怀里，另一只手从怀中掏出第一次反围剿时活捉张辉瓒后，毛泽东奖励他的怀表：“罗政委，这是毛主席奖励我的张辉瓒用过的表，我交给你……”他没说完就牺牲了。

罗瑞卿悲痛地呼唤：“军长，军长！”

战士们痛心疾首地把王良军长抬下山岗。

罗瑞卿百感交集地拿着王良交给他的怀表，止不住的泪水流下来滴在怀表上。

6月底红一、五军团到达信丰，粤军以6个团的兵力由南康到大余地区集中，企图乘红一、五、三军团未会合之际，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和湘军的配合下，采取各个击破的战术，妄图把红军一举歼灭在赣江两岸。这时，彭德怀率领三军团主力到达大余东北的池江，于7月2日击溃敌人四个团；3日的上午，林彪和聂荣臻率领红一军团进攻梅岭关，将一个团的守敌击溃，占领了梅岭关隘口。从4日开始，彭德怀率领三军团主力，连续四天攻击大余县城。因守敌凭险据守，多次进攻均未奏效，在有很大伤亡的情况下，撤出战斗。

蒋介石的得意门生十八军军长陈诚率领所属的十四师和五十二师，从上犹匆匆向大余集中。陈诚和谭祥元旦举行婚礼后，在上海度过蜜月，就匆匆告别新婚的妻子，回到了十八军军部。粤军的独立三师、五师接到陈济棠的急电，马不停蹄的由韶关日夜兼程赶赴南雄，四师也在张枚新的率领下，由信丰向南雄快速靠拢。敌人的企图很明显，妄想南北夹击红军。7月7日，三师和五师到达南雄，四师进到乌迳。敌人的行动为一方面军领导所掌握，决定集中三个军团，同时歼灭南雄和乌迳之敌。根据方面军领导的作战意图，一军团和十二军在中站和中坑负责解决南雄之敌；三军团一部在梅岭关、仙人岭，担负牵制大余之敌，主力进到中站的东北高地待命；五军团和独立三、六师担负消灭乌迳之敌。

翌日凌晨，五军团从罗田、赤石直插乌迳，其先头部队到达黄坑时，前去侦察的人员回来报告，敌人已由乌迳沿浈水南岸去了水口。董振堂当即命令五军团改变方向，到水口截击敌人。

在一方面军司令部，有线电话和无线电台都在忙碌着，值班人员大声呼叫着同前方联系。人员进出十分频繁。毛泽东、朱德正在听取叶剑英总参谋长关于水口战役的情况。叶剑英告诉他南雄县水口，敌人又增援六个团的兵力，这样水口达到了十个团的兵力，五军团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独立三师、六师赶到水口增援，同敌人进行肉搏，才勉强稳住战局……

原来，五军团在下午3时左右，到达水口对岸的一个村庄，同敌人遭遇，迅速击溃敌军。敌人退守水口和附近的高地依山布防。到了9日，南雄的敌军独立三师和五师没有去正北的中站和中坑，而是改道去了水口。这一突然变化的情况没有被我军及时掌握，五军团仍按原计划实施攻击，结果造成很大伤亡。正在五军团十分被动的时候，独立三师、六师在陈毅带领下及时赶到，同敌人展开了肉搏，才算稳住战局。

山中间的开阔地上，红军战士的尸体同敌人的尸体交织在一起，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有的抱敌而死，有的胸前还在流着鲜血；敌人的尸体上有的则插着红军的大刀，整个战场上空被烟雾笼罩，被炮火打断的树桩还在冒着余烟。整个战场，惨不忍睹。显然，战斗打得十分激烈、残酷。

董振堂、赵博生在前沿阵地帮着战士们修补工事。工事中，不少轻伤员们仍轻伤不下火线坚持在阵地上。陈毅也在独立三师的阵地上，同战士一起修补被敌人炮火摧垮的工事。

毛泽东听了叶剑英的报告，深有感触地说：“战场上千变万化呀，原先水口有四个团的兵力，后来敌人又增援六个团的兵力，这是没有预料到的。这一点很关键，应该把我们的

主力拉上去。”朱德同意把一、三军团和十二军拉上去，火速增援水口，力求全歼该敌。

林彪、罗荣桓、董振堂和罗炳辉、谭震林接到方面军首长的命令，迅速率军南下，到水口参加会战。

各路兵马到达水口后，重新调整了兵力。

这时，十八军的陈诚，已率军到达大余东北的青龙和杨眉地区的山中，依山傍水支起了无数个帐篷，他要在此静观其变。

十四师师长周至柔来到军司令部帐篷，见随行人员懒洋洋的东躺西靠，显得很安然，根本没有打仗的气氛，他不由皱皱眉，走过去轻轻碰了碰帐篷门口坐在箱子上打瞌睡的军官。

那人看来是个机要参谋。他见是周师长，忙起身立正。

周至柔是浙江临海人，原名叫周百福，1899年生，是蒋介石前妻毛福梅的姨甥。他20岁在浙江中学毕业后，考入河北保定军官学校，学制三年，23岁毕业回到浙江老家，在浙军第二师任少尉排长。1924年投奔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任黄埔军校兵器教官。由于他和蒋介石有这一层关系，1926年7月参加北伐，历任团长、师参谋长、副师长、师长。除下他和蒋介石这一层关系外，还有他的精明强干。1933年他奉蒋介石之命，到欧美考察航空和空军事务，第二年回国出任中航校教育长。随着时间的推移，十三年后，当上了空军司令。1949年跟随蒋介石去台湾，病逝于1986年的8月。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他身材瘦长，一挑帐篷门帘弯腰进到里面，只见空无一人。他一闪身出来问还在立正站立的机要

参谋：“陈司令官呢？”

参谋客气地告诉他：“陈军长到山上打猎去了。”

周至柔二话没说立在帐篷前，望着前方的山坡。

突然，山坡上响起了枪声，接着有人大声喊道：“打中了，打中了。”

周至柔向着响枪的山坡走去。

山坡上的树林中，陈诚的卫兵提着刚打死的兔子来到他们面前。陈诚身上冒着汗，没戴军帽，前胸衣服敞开，身边跟着替他背枪的五十二师师长李明。俩人并肩沿着山坡往下走，边走边谈。

周至柔来到山下。陈诚、李明也从树林中钻出来，周至柔迎上前去。

“陈司令官，你害得我找得好苦哟。李师长也在。”

陈诚反问道：“周师长，坐不住了？”

周至柔苦笑一下，没有表示什么。

陈诚：“看过《三国》吗？”周至柔不解，一脸疑惑。李明师长在一旁高深莫测地笑笑。

陈诚又问：“知道‘草船借箭’吗？”

周至柔不知陈诚是何意，机械地点点头。

李明帮他解开这个迷：“东吴利用诸葛亮借曹军的箭，咱们呢，用陈济棠、余汉谋的人借‘共匪’的人头。”

周至柔似乎明白了陈诚的用心何在。

陈诚阴险地说：“他陈济棠不是依据自己手中有枪吗？他不是敢同委座分庭抗争吗？那就让他同‘共匪’打打交道，试试他的半斤八两。”他一语道破了天机。

李明又进一步解释道：“他们打赢了，咱们上去冲他一家伙，也沾点光；他们要是打败了，咱们也不能跟着吃亏。”

周至柔担心地问：“要是何长官怪罪下来……”

李明满脸不屑一顾地神色：“老兄，别说何长官，就是真的委员长怪罪下来，不是还有你嘛。再说你跟随蒋委员长多年，怎么连这都不懂，这不是委员长解决他所不信任的人的一种办法吗？”

周至柔“哦”了一声，恍然大悟。

陈诚脸上荡漾着难以掩饰的神色：“走，边吃兔子肉边等余汉谋的消息。”

此时，正是10日的下午。水口阵地上红军吹响了冲锋号。

团政委杨成武首先跃出战壕，高声喊道：“同志们，冲啊！”战士们一个个跃出战壕，向敌人冲去。满山遍野的红军潮水般地涌上敌人阵地。负隅顽抗的敌军，见红军如同山洪暴发般地冲过来，个个害怕地调头就跑。这时，三军团的先头部队七军赶到战场，敌人的十个团已被一、五军团、十二军和江西军区的独立三、六师击溃，正仓惶向南雄退却。

远离战场的陈诚，正在帐篷内同李明、周至柔悠闲地吃着烤熟的野兔肉，无线电台已打开，从中可以听到红军的“冲啊！杀啊！缴枪不杀！”声。

电台又传出独立三师师长李汉魂的呼救声：“张师长，我部受到了共军的包围，请你向我靠拢。”第五师师长张达的声音：“李师长，我也受到了共军的包围，希望你赶快突围，向我靠拢，向我靠拢！”

陈诚停止吃兔肉，听着电台中传出的声音，好像有一种

兔死狐悲的感觉。

李明鄙夷地说：“他妈的，怎么不经打，叫人家一冲就垮了呢？”

周至柔显露出十分惋惜地说：“唉，完了。”

李明问陈诚：“司令官，我们下步怎么办？”

陈诚胸有成竹地说：“我们以静制动，还要看看下一步的情况变化如何？在没有摸清‘共匪’的真实情况之前，绝不能轻举妄动。”

这一战，虽然没有达到全歼之目的，但也打击了陈济棠和余汉谋入赣的嚣张气焰，起到了巩固苏区的效果。毛泽东、朱德、叶剑英刚从前线回来，在街道上和来往的担架队以及撤离战场的红军队伍擦肩而过。叶剑英遗憾地说：“南雄，水口战役仅仅击溃了粤军十五个团的兵力，没有达到全歼的目的。”

朱德带着检讨的口气说：“这次战役，怪我们没有及时掌握变化了的敌情、军情，加上兵力过于分散，这次战役，只能算作消耗战。”

毛泽东虽有同感，但他考虑更多的是今后：“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部队抓紧整休、筹款工作，准备打新的战役。”

陈毅从战场上下来，赶到信丰方面军司令部来见毛泽东。他们好长时间没有见面了。他俩出了司令部，信步在桃江江边，俩人边走边谈。吴吉清同陈毅的警卫员远远地跟在后面。

他俩走着走着，突然面对桃江停下来。清澈的江水，托浮着来往的鱼船。俩人找块地方坐下来。毛泽东拿出烟递给陈毅一支，自己点燃一支。

毛泽东以赞扬的口气说：“你陈毅在后方，给前方组织了不少军需物资，征集了很多青年补充红军，发展壮大地方武装，有力地协同主力红军作战，应该讲，你陈毅是立了大功的。”

陈毅谦逊地说：“主席过奖了。”

“西汉刘邦之所以能在前方安心打仗，主要是有萧何这个后勤部长。你陈毅是咱红军的后勤部长。”毛泽东把陈毅比成萧何，可见毛泽东对他的信任和器重。接着又关切地问：“你一定吃了不少苦。”

“苦，是没少吃。不过那都可以忍受。”陈毅讲着有些激动了。

“最让人受不了的是我们党内有些同志……”

毛泽东宽怀大度地说：“那没有什么嘛。我以前曾讲过，‘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我们不仅同蒋介石斗，而且还要同党内的一些错误思想斗。这就是历史嘛。中华民族的历史，说穿了就是一部斗争史。”

“好，讲得好。我陈毅明白了一个道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平江起义’、‘百色起义’、‘广州起义’，还有建立井冈山、开辟赣南苏区等等，都是斗出来的啰。”

“对！没有斗争，历史就要完结，革命就不能发展。”毛泽东讲着突然站了起来，把手一挥：“我们就是在这种斗争中求生存，求发展，求壮大啰。”

7月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发表了告前线红军战士书，要求“毫不疲倦地乘着这一伟大胜利的开展，继续与敌人决战，继续歼灭敌人，迅速地夺取赣江流域中心城市，来实现

江西首先胜利。”指示我红一方面军佯攻赣州，主力在上游强行渡河，到赣江西岸向北发展，进攻蒋军的主力。

毛泽东一跨进总部，就平静豁达地问：“老总，何事这么急，派参谋长专门叫我？”朱德一脸愁容。“你看看。”

毛泽东接过一看。“哦，中共苏区中央局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向红军战士发出的‘告前线红军战士书’，很好嘛。”

“你往下看，往下看啰。”朱德指指他手中的指示。

毛泽东没有再言语，一直看下去。

朱德一直注视着他看完：“如何呀？”

“在上游实施强渡，要冒风险啰。挨我们一顿拳头的余汉谋军，虽已退却，可一直咬着牙盯着我们哩。陈诚部也一直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这可是个狡猾的对手。多次接触，都未受损。吃亏的事，他一点没干。”毛泽东讲到此停顿了一下，问：“恩来同志不是马上就到了吗？”

“他已经从瑞金出发了。”朱德说。

毛泽东考虑后说：“恩来同志来了，再作具体打算。老总，你看如何呀？”

翌日，也就是7月21日，周恩来风尘仆仆地到了方面军总部。叶剑英忙着为他让座、倒水。警卫员端来了洗脸水。

“周书记您洗脸。”

“我说参谋长同志，以后不要叫我书记。叫我恩来，这不更亲近吗？”

叶剑英笑笑：“你不也……”

“哦。”周恩来醒悟，也笑了：“咱们都改口，不叫职务，如何？”

“好，恩来同志。”叶剑英纠正了一句。

周恩来洗过脸，问道：“怎么不见二位老总？”

叶剑英回答：“他们到部队检查工作去了。已派人去通知，很快就会回来。”

“苏区中央局的指示，你们都看过了？”周恩来坐下，喝了一口茶问叶剑英。

“看过了。”

周恩来望着他：“都有什么意见？”

叶剑英也直接了当地说：“这个指示，有明显的失误之处。”

周恩来洗过脸，把毛巾放到一边：“你把王稼祥同志找来，我们一起谈谈。”

叶剑英刚出去，毛泽东、朱德就进来了。

“恩来，一路辛苦。”毛泽东说着伸出了手。

朱德走过来说着：“辛苦。”便也伸出那双大手，将他俩人的手握在中间，三双巨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并且还有力地摇动了几下。王稼祥从外进来直奔室内。

“周书记。”王稼祥已站在了门口。

“稼祥。”周恩来迎上前，握手后各自坐下。

朱德对周恩来讲：“你来的正好。在赣州上游强渡，我认为赣州上游敌军密集，无论在哪一点渡河出击敌人，都有被断后路的危险。”

周恩来静静地听着，而后转向毛泽东：“润芝，你以为如何？”

毛泽东深思熟虑地说：“我军应在赣江东岸向北推进，在

万安寻找战机，待机渡过赣江，求歼蒋军嫡系陈、罗部，以便下一步攻取吉安。”

“如此甚好。”周恩来站起来，说：“我到前线随军指挥，由任弼时同志暂时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我们再详细研究一下，拟个作战方案，报给他们，以求支持。”

当夜，周恩来在住处同王稼祥单独交换意见。王稼祥深有感受地说：“同毛泽东同志初次见面，是在龙冈，那时正准备第二次反‘围剿’，他就给了我一个这样的印象：他是同我在中国和俄国所遇见的领导人不相同的，是有其独特的地方。虽然，我当时还掌握不住这些独特的地方。只觉得他所说的道理，既是那样简单明了，又是那样的有力并据有说服力。毛泽东同志以政府主席身份仍‘随军行动，不便指挥’。”

“朱德同志，也有同感。”周恩来带征求意见地问：“我们是否恢复他的总政委一职？”

王稼祥不加思索地说：“理应恢复。毛泽东同志指挥打仗，有他的独到之处，往往出其不意。这次不在上游强渡，红军主力向北推进，就足以说明他能洞穿全局，掌握全局。”

周恩来从前线发回瑞金叶坪一封急电，要求改变原作战计划。任弼时、项英、邓发、顾作霖四人正在研究周恩来从前线发来的电报。

顾作霖先表态：“不在赣江上游强渡，在下游的万安也可。可以同意这个军事作战计划，但不能恢复毛泽东的总政委一职。5月20日临时中央来电指示，至今他也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

项英：“我看，总政委一职应由周恩来同志兼任较为适

宜。”

邓发：“长汀会议上，就提出由他兼任，他本人提出了异议。”

顾作霖：“他本人不同意兼任就不兼任了，我们坚持由周恩来同志兼任总政委一职。”

任弼时最后表态：“那就向前线发报……”

周恩来收到了任弼时发来的电报，心情不快地立在门口处，一动不动地望着门外，暗想，如果由我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将会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泽东同志以政府主席名义在前方，实在不便之至。为了整个战局的顺利发展，泽东的经验与长处须尽量使他发展。前线作战，有毛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想到此，他走到桌前，取出纸张铺在面前。他思考了一下，提笔疾书。他要给任弼时写封长信，再次陈述自己的意见。

任弼时、项英、邓发、顾作霖面对周恩来以个人名义发来的信，都沉默着。顾作霖站起来，踱到了一边。邓发看看项英，项英无所表示。任弼时打破僵局地说：“考虑到周恩来同志是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我是代书记，他如此三番两次地从前线来电、来信恢复毛泽东同志总政委一职，如果我们硬顶着，将会出现难看的局面。我同意他们的意见。”

任弼时见他三人没有表示反对：“如果不反对，就向前线发报，同意他们的意见。”

项英脸带疑虑地说：“是否再放一放，看看情况如何？”

在没有得到任弼时再次回信的情况下，方面军领导考虑

到敌情的变化，在7月27日，红军已从信丰和南雄的交界地区，向北转移。陈诚得悉红军向北转移，他也为捕捉战机，马不停蹄地引军沿赣江西岸北进。

8月初，一方面军到达兴国和于都地区。陈诚也在赣江西岸到达遂川，几乎是同红军齐头并进。

在南昌的“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里，何应钦作了如下部署：十四师、五十二师在遂川及以东的南沙地区集结；二十八师在万安集结；四十三师在泰和以南集结；十一师在吉安集结；九十师在吉水、永丰集结；二十七师在乐安、宜黄集结。国民党二十六路军在宁都起义以后，孙连仲虽然受到了蒋介石的严厉责骂，但还是给了他人枪，要他重新组建二十五师、二十七师。

何应钦曾恶狠狠地说：“共军流窜到了于都、兴国境，如果他们敢从万安渡赣江，就将他们歼灭在万安地区。”

不几天，何应钦又要求陈诚再向北驻防。事关全局，他和陈诚直接通了话。他告诉陈诚，他已调任第二路军司令官，统领十一师、十四师、九十师，在他的东面，就是共军的主力，一旦共军西渡赣江，要求他应抓住战机，不惜一切代价将其全部歼灭。

一方面军到达兴国和于都后，得悉敌人沿赣江西岸密集布防，如果再按原计划渡江作战，势必造成被动挨打的不利局面，因此，在兴国开了一个小型会议，统一思想，谋略下一步行动方案。

周恩来在会上也认为：“要改变原先的计划。”

毛泽东非常赞同：“我们就是要敌变我变，原先万安守敌

一个师，现在我们的正面是四个师。东北的乐安、宜黄仅有敌二十七师，比较好打。”

朱德也认为这样打好：“我军向东北地区行动，即能调动敌人，使其两头首尾难顾。到那时，打下乐安、宜黄，又能西进渡赣江，或乘抚州空虚拿下抚州。”

周恩来转向王稼祥：“稼祥同志，你意如何？”

王稼祥：“我同意‘敌变我变’的方针，向乐安、宜黄进军。”

周恩来：“总长有什么意见？”

叶剑英：“我同意。”

周恩来：“那就请总长拟出向乐安、宜黄行动的军事训令。”

这时，有人过来，交给周恩来一封信。

周恩来一看就知道是任弼时写来的，忙打开看视……看后。他兴奋地大声告诉大家：“后方苏区中央局同意恢复毛泽东同志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一职。”

于是，中央军委发出了《通令》：

奉中央政府命令，特任毛泽东同志为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现毛泽东同志已到军中工作，我第一方面军全体战士，今后应坚决在朱总司令与毛总政治委员领导之下，一致为发展革命战争，争取革命在江西及邻省的首先胜利而努力。仰我全体战士一体知照。

中共军委主席朱 德

副主席王稼祥

彭德怀

八月八日

毛泽东重新回到了军队的领导岗位上，给方面军指战员以极大的鼓舞。

十天以后，一军团和三军团强攻乐安，全歼二十七师一个旅，俘虏 3000 多人；四天以后，又在宜黄北歼灭二十七师一部，余部在师长高树勋的带领下，于 20 日夜，乘机在夜色的掩护下惶惶张张北逃。红三、红四军紧追不舍，在抚州南的龙骨渡又歼灭一部。这一战，又歼敌三个团，俘虏 2000 多人。

国民党的二十七师组建还不到半年时间，7 天时间，乐安、宜黄二仗损失二个半旅。

乐安、宜黄战斗结束后，在龙源的方面军总部里，叶剑英指着一张军用地图对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说：“据侦察，南城有守敌三个师十七个团的兵力。陈诚的第二路军、三个师已快速增援到达宜黄以北地区。如果我们按计划攻打南城，势必造成不必要的伤亡。”

毛泽东：“恩来，我们放弃南城之敌，置陈诚第二路军于不顾，红军主力向南，在南城、南丰、宜黄间发动群众，休整部队。”

王稼祥也赞同毛泽东的意见，说：“我们应退让一步，再寻机歼敌。”

周恩来显然赞成毛泽东的意见：“总司令，你下命令吧。一方面行动，一方面电告后方中共苏区中央局。”

前方领导向后方领导发出的请示电，被后方领导给否决

了。正随军转移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和叶剑英，突然接到总部骑兵通信员马全送来的急电。周恩来接过急电，看后不由浓眉聚在了一起。毛泽东见状关切地问：“出了什么情况？”

周恩来把电报交给毛泽东。毛泽东轻声念道：“……不攻打南城，是错误的决定。红军主力必须绕至宜黄北一带，寻机攻战陈诚部……”

众人得知电报的内容愕然了。

9 . 宁都会议

宁都北洛口。早晨，晨雾缭绕。

毛泽东独自徘徊在树林外的竹林边，脚下便是流动的溪水。

毛泽东一直想着一个问题。前后方首脑在军事行动上，发生了三次交锋。为什么前后方领导总发生矛盾呢？他们不懂军事为什么还要瞎指挥？他们哪里晓得，蒋介石已经准备第四次对江西苏区进行大规模军事“围剿”了。在敌人尚未到来之前，应抓紧时间休整部队，做群众的工作，巩固根据地。他们哪里晓得真正的铜墙铁壁是群众，是千百万组织起来的群众。

周恩来吹灭了室内的油灯，他双眼发红，看来是一夜没有休息。周恩来走出房间，来到小院中活动着四肢，渐渐速

度慢了下来。

周恩来正在想着后方发来电报的内容。

“9月26日训令收到,我们认为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是极危险的部署,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上述行动。”他心中也在问:“前后方领导在军事行动问题上,为什么总发生顶牛?是我们错了?”他正想着,王稼祥来了。

“周书记。”王稼祥进来。

“稼祥同志,你早啊。”周恩来心中在激烈地斗争着,可他表面仍笑容满面。

王稼祥看着周恩来:“周书记,一夜没休息吧?”

周恩来正要说什么,他见王稼祥也是精力疲倦的样子:“你也一夜没休息嘛。”

“彼此彼此呀。”王稼祥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框,流露出不满,说:“9月25日红一方面军下达的《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是在前方电告后方建议召开中央局会议解决目前行动中的几个问题的情况下,是他们又借口项英、邓发二同志去闽西,我们随军行动,在中央局开不起会议,我们才发了训令。可他们又反对。我们在前方,最有发言权嘛。”

朱德这时也走了过来,刚好听到二人的谈话,插上一句:“他们那是瞎指挥啰。”

毛泽东还在竹林边徘徊着、深思着。

毛泽东也认为瞎指挥一害革命;二害群众;三害自己。

在前方指挥作战的领导为意见不统一,而大伤脑筋时,在后方的领导也为前方不听招呼,而大为恼火,尤其是对毛泽

东。

顾作霖非常气愤地说：“叫他们攻打南城，他们借口南城守敌兵强，叫他们围城打援，他们又说‘攻城打增援’、‘无把握’，这不是‘右倾’是什么？”

项英后悔不已地说：“看来恢复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一职，是我们犯了个大错误。”

顾作霖气盛得很：“我们不能再犹豫了，一定要把毛泽东从总政委这个位置上再撤下来！”

邓发一直没发言，随口冒出一句模棱两可的话：“这种局面要设法扭转一下。”

顾作霖：“‘随军行动’是他说了算。现在他是总政委，更是他说了算。长此下去，我们后方怎么指挥前方？我们的权威何在？中国革命的出路何在？”

项英人比较老练，不像他们年轻气盛过火动情，提醒任弼时说：“前方不是又发来电报建议召开全体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吗？”

顾作霖马上表示：“就依他们，开中央局会议。”

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后方领导到了前方的宁都小源村，召开了历史上有名的会议，宁都会议。

小源村是一个山村，山村不大，依山势走向，错落着大大小小的农舍。农舍多是土墙、茅草房顶。小小的山村，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人来人往，进进出出，显得很一般。村头树荫下，有许多马匹在安静地立着；村头小溪边，有几个警卫战士在放马。

这次会议上，毛泽东遭到了历史前所未有的批评。

任弼时主持了会议，与会的有毛泽东、朱德、王稼祥、项英、顾作霖、林彪、陈毅。周恩来因处理前方战事，迟到了一步。

顾作霖陈词激昂，像个主宰世界的救世主。他认为在毛泽东身上，多次发生同临时中央的指示相对抗，从打赣州开始，直到打南城，长达七个月时间不尊重党的领导机关。总强调在反“围剿”中取得的一孔之见当圣经念。他反对沿赣江两岸地区向北发展，主张向东发展是一种右倾主义、逃跑主义。

毛泽东听着批评，甚至是上纲上线的刺耳话，也不动火，只是平静地抽着烟。

项英也认为毛泽东的“诱敌深入”，说到底是等待主义，保守主义。至今对赣南会议的批评，连一丝一毫的悔改表现都没有，反而同临时中央的指示越走越远。当前，我们应当警觉起来，右倾是主要危险。

任弼时也提醒毛泽东，这个时候是应该很好地认识这个问题，尤其是要放弃“狭隘经验论”，不然是要危害革命的。

毛泽东不能再沉默了，他据理反驳：“在反‘围剿’当中，我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实践证明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成功经验。一切带原则性的军事规律，或军事理论，都是前人或今人做的关于过去战争经验的总结。这些过去的战争所留给我们的血的教训，应该着重地学习它。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打赣州我反对过，讲过不打的原因。打赣州后，我主张向赣东

闽西发展，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去开展工作，打下了漳州。这也是被事实证明了。不打南城，是敌情变了，我们也该相应的改变，如果纸上谈兵，非吃败仗不可！照弼时、项英、作霖三同志所说，我认为这是动摇并否认过去胜利的成绩，掩盖了领导上所犯的错误。”毛泽东的话则是一针见血。

顾作霖听后气色大变：“依据当时情况打赣州绝对需要，本来可以攻克，为何没有攻克，是对攻取中心城市认识不足，对敌坚守中心城市估计不足，加上我们的爆破技术的缺点，才未能克城而撤围。”

项英同他们一唱一和：“打下漳州虽然有一定的政治影响，但延缓了北上任务的实现，得不偿失嘛。”

陈毅怒目而视他们。

林彪沉默缄口。

朱德气得坐转了身。

王稼祥扶扶鼻梁上的眼镜框，不紧不慢地发了言：“我来说几句。众所周知，我是四中全会后由中央派到苏区的，我对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从的执行的。但是，我从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中，以及从打赣州的教训中，逐步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主张，是符合红军和苏区实际情况的，他提出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讲到此，他停顿了一下。

任弼时、顾作霖和项英听到他的讲话，一下子都震惊了。开始，他们还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

王稼祥看了他们一眼，已察觉到他们突变的神色，根本没有理会，继续讲道：“已经被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的，他的指挥决策也一再被证明是正确的。红军和苏区之所以能有今

天，是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

陈毅突然插上一句：“讲得好！事实就是这样嘛！”

任弼时、项英、顾作霖同时怒目相视着。

王稼祥又讲：“众所周知，我与毛泽东同志并非旧交，相识不久。倒是与王明、博古同志是老同学、老同事甚至是同乡。我在这里所言，不带感情色彩，完全是出自一个普通党员的内心肺腑之话。”

朱德也站了起来，说：“我同毛泽东相处时间长，一起打仗，一起行军，深知他的思想和领导艺术。如果说打胜仗有错，我是总司令，也应该有错。如果说打赣州失败有功，我又成了功臣，啥子功臣？从井冈山发展到今天，不容易啰。前方研究的事情，变更计划，不能算在毛泽东头上，那是集体决定的事。”

会议出现了僵局，只好暂时休会。

太阳将要落下去。在小源村东北的一条山路上，周恩来和他的警卫员向西南急急赶路。由于马跑得很快，他那长须在胸前不住地飘摆。

由于会议开的既激烈又压抑，晚饭后，与会者神情各异，三三两两地出了村，向着各自选择的方向散步去了。

王稼祥在竹林旁的小溪边独行。

任弼时、顾作霖他俩人谈论着走到溪边，见王稼祥已在，俩人就转向另一个方向。

朱德、陈毅这两位经南昌起义后，转战广东最后到井冈山同毛泽东会师的老战友，今天又走到了一起。俩人谁也没说话，各自想着心事向北走出了小村。

远处有两骑人马朝他们这里奔来，俩人停步观察了一阵。朱德望着说：“像是恩来同志回来了。”

来人正是周恩来和他的警卫员，一直到了朱德和陈毅身边才下马。

“恩来，怎么才赶回来？”朱德上前握住他的手。

周恩来歉意地说：“在路上耽误了些时间。”他松开朱德的手，又握住陈毅的手问：“会议已经开始了吧？”

朱德心情不快地说：“开了一天，本来是研究准备第四次反‘围剿’的事宜。结果，开成了批判润芝的会。”

周恩来一怔：“情况如何？”

陈毅：“糟得很。”

朱德：“分歧还是发生在前线领导与后方领导之间。他们是中央派来的代表，不仅有表决权，还有否决权。其他与会的同志见此情况，又如何表态，现在休会，单等你来了。”

周恩来思而未答。他知道遇到了麻烦，而且是遇到了难以逾越的麻烦。

朱德告诉他：“你先去吧，我们两个住在一起，润芝住在曾老爹家。”

周恩来坚持道：“一起走嘛。”

朱德执意地说：“还是你先行一步。”

周恩来不在坚持，上马而去。

朱德、陈毅并肩向回走。

晚上，周恩来听取了任弼时、项英关于会议情况的汇报。

任弼时声调不高，却极有分量：“……我们都是临时中央派来的，应该毫不犹豫地执行临时中央的指示。我觉得你走

的有些远。前后方领导有些分歧，在执行中出现偏差，你应该负一定的责任。”

项英坚决地说：“战争领导必须求得专一独断，迅速决定问题。所以你应该负起战争领导总责。毛泽东同志，回后方负责中央政府工作责任。”

周恩来一直细心地听着，没有表示什么。

任弼时说：“我同项英、作霖同志意见是一致的，就看你是如何考虑的。”

周恩来突然问：“稼祥同志是什么态度？”

项英带着不满回答他：“他？态度很不明朗。”

“哦。”周恩来又陷入了不平静的思考。

翌日，会议继续进行，到了会议即将结束时，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也迫于上面的压力，不得不讲如下的话：“……赣州撤围以来，前方和后方在认识上出现了一些偏差。前方领导人以有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同志表现最多，对中央电示迅速击破一面开始不同意，有等待倾向。但，泽东同志积多年的作战经验，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会议上，出现了些争论，有些同志让泽东同志回后方主持中央政府工作……”

王稼祥插话：“大敌当前，不可换将，指挥重任，非泽东莫属！”

周恩来继续说：“我提个建议，供会议讨论。一是回后方主持中央政府工作；二是泽东同志如在前方则可吸收他不少意见，仍‘随军行动’助理，或者泽东同志负责主持作战责任，我也在前方监督负责行动总责任。”

会议出现了小声议论和交头接耳。最后，由于临时中央派来代表的坚持，多数中央局委员同意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回后方主持中央政府工作，必要时到前方。就这样，这位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始人，抚育红军成长壮大的奠基人，胜利地打退了敌人对苏区三次“围剿”的毛泽东，刚复出不到两个多月，又一次地被剥夺了军权。

毛泽东心情比较沉重，到了此时，他还能说什么。他只好闷闷不乐地走出会场，沿着房中间的小道，走进了自己临时住居的黄泥小屋。

夜。周恩来怀着沉痛的心情走进了毛泽东居住的黄泥小屋。毛泽东抽着烟立在一边，他听到身后有响声，慢慢转过身，望着站在屋里的周恩来。周恩来立在门里，望着抽烟不止的毛泽东。两位历史巨人，就这样面对面地立着。还是毛泽东丢掉烟蒂上前跨了两步，握住周恩来的手。两双手愈握愈紧。

毛泽东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向他表示：“军事工作我还是愿意做，前方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周恩来用力摇着毛泽东的手。

翌日清晨，天刚亮，毛泽东同牵马的警卫员吴吉清悄然离开了小源村。出村后，毛泽东和吴吉清才上了马，生怕影响了熟睡的村民。他提起马缰，两腿一夹，马听话地甩开四蹄愈走愈快。

不一会，毛泽东、吴吉清渐渐在视野中消失了。他是带着遗憾、惆怅和压抑离开小源村，在望不见的天际中消失的。

10 . 长汀红楼

第二天的下午，在瑞金街头出现了毛泽东和吴吉清的身影。毛泽东望着这里的一切，面容上出现了难得的一笑，自言自语地说：“只有到了这里，才感到到了家。”

他俩来到十字街口，向北是去叶坪的路，向东是去长汀的路。吴吉清问他：“主席，去叶坪吧？”

毛泽东一指：“向东，去长汀。”这是他在马上早就想好了的事。

他们出了瑞金不远，天就黑了下来，在一位老乡家里住了一夜，第二日早早起程，不到中午就到了长汀的福音医院。

毛泽东、吴吉清风尘仆仆地牵马来福音医院大门外。他示意吴吉清将马拴在一边，自己进了医院。

毛泽东走着，迎面走过来一位年轻的女护士，他客气地问：“请问，傅医生在吗？”

女护士回过身，热情地说：“我带你去。”

毛泽东：“你忙，我自己去。”

女护士从上至下仔细打量面前这位穿灰布军装，头戴八角五星帽的瘦高个，尤其是看到下颌一边的那颗黑痣，使她突然惊喜地叫道：“你是毛主席？”

毛泽东微笑着问她：“何以见得呀？”

女护士落落大方地说：“别人都讲你这里有颗黑痣，说是

福痣，我猜想你就是毛主席。”

“哦。”毛泽东笑着说：“我叫毛泽东。”说着伸出了手，女护士受宠若惊地也伸出了手。

女护士前头带路，来到一间医生室门前。

女护士推开门：“傅医生，有人，不！毛主席来了。”

傅连璋惊喜地起身：“在哪里？”

毛泽东进到医生室。

“毛主席，恭喜、恭喜！”傅连璋握着毛泽东的手连声说。

“我哪里来的喜哟。”毛泽东脸上的喜色被一层阴云所笼罩。

“喜得贵子。”傅连璋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

毛泽东一听贺子珍生产了大为动容。

傅连璋带他来到病房，来见躺在床上的贺子珍。江西奶妈 30 余岁，正坐在一边给出生不久的婴儿喂奶。

“子珍，你看谁来了？”傅连璋推门就高兴地说。

毛泽东走到门里，贺子珍看到突然出现的毛泽东，一阵惊喜：“润芝，你来了。”她挣扎着要坐起。毛泽东忙上前按住她：“躺着。”

傅连璋说：“子珍正在患病，怕传染，请了奶妈。”

毛泽东这才看见正在喂奶的江西奶妈：“江西表嫂，谢谢你了。”

“不用谢，不用谢。”江西奶妈说着从婴儿口中抽出奶头：“你看这毛毛长得多乖。”

毛泽东上前抱住毛毛：“毛毛，名字都起好了。”

贺子珍：“没有，就等你回来起名子。”

“不是叫毛毛吗？”毛泽东一愣。

傅连璋解释道：“这里生下来的婴儿，都叫毛毛。”

毛泽东听到毛毛的来历，大笑道：“小毛毛好。这倒是一语双关呐。人家喊我‘老毛’，我的儿子就是‘小毛’嘛。”

经他这么一说，在场的人都笑了。

毛泽东抱着‘小毛’仔细看着，并用手轻轻点着小毛毛的小脸蛋。“小名叫毛毛，我再给你起个大名，叫‘毛岸红’如何啊？按毛家的辈份，是‘岸’子辈。你生在红区，将来在红区长大的，长大后还要当红军。”

众人听后笑了。尤其是贺子珍笑得更甜。

毛泽东被安排在苍松翠柏、竹林繁茂的北山脚下的一幢淡红色小洋楼。

傅连璋在前，把毛泽东和吴吉清引进小楼，说：“主席，您就住在这里。”

毛泽东打量房子：“这可是个好地方，闹中取静，简直是‘世外桃源’啰，比东华山上的古庙要强上几倍啰。”

傅连璋：“主席住在这里，尽可放心地休养、读书、看报、写东西。”

“再也不用你化名‘郑爱群’，秘密给我送报纸了。”

“这里离医院不远，大约半里地。等你安定下来，我给你仔细地检查一下身体。比上次见面，你又瘦多了。”傅连璋极为动容地说。

毛泽东：“我是准备多住些日子。”

傅连璋：“你住楼上，警卫员住楼下。”

毛泽东在小红楼迎来了第一个夜晚。他伏在油灯下的桌

前，如饥似渴地翻阅傅连璋送来的报纸。

清晨。一切都是清新的。树林中小鸟在欢快地啼唱。

毛泽东走出小红楼，沿着一条小道，慢慢向山爬去。

吴吉清从小红楼出来，不见了毛泽东的身影，后来发现毛泽东已爬到了山腰，他忙追了上去。

山上的毛泽东、吴吉清穿行在掩映的松柏间，最后来到一块巨石前，站在岩石上呼吸着清新带有泥土芳香的空气，鸟瞰着尽收眼底的长汀县城和远处的田野、农舍。

他多日受压抑、困惑和烦闷的心情暂时得以快慰。

吴吉清望着不由赞叹道：“真美，从未见过这么好的地方。”

“是美。”小吴的话又引发了毛泽东的遐想：“不过，中国美的地方何止这一地方，只不过是行军打仗，无心欣赏它罢了。”毛泽东此时又有一种感觉，那就是他做为一位大诗人、具有大探险家才有的情怀。他在心中说：“唐朝的李白、明朝的徐霞客，走遍了中国的名山大川，饱览了奇妙地自然风光，我想当一位诗人，去描绘它，抒发它；我也想当一位探险家……我们眼前的革命，不正是一件伟大的前所未有的革命大探险吗？”

吴吉清突然说：“主席，山下有人找。”打断了他的情思。

毛泽东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见山下的小红楼旁边有个人正在朝山上望。

毛泽东、吴吉清顺着山道下山。刚到小红楼前，“主席。”那人叫着迎上来。

毛泽东认出来，惊喜地叫道：“罗明。”

俩人兴奋地握住手。最后毛泽东转过身对吴吉清说：“小吴，来认识一下，这位就是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同志。”

吴吉清给罗明敬了一个军礼，俩人握握手。

罗明：“听说您来了，就急着来看您。”

毛泽东问：“你的腰好了吗？”

罗明：“动了两次手术，基本差不多了。”

俩人谈着走进小红楼，到了他的住室，俩人都坐了下来。

罗明深表同情：“听说主席受到了排挤，特来看望。望主席多保重身体。”

“我是压不垮的。”毛泽东一提起‘宁都会议’就有些气：“他们说我是‘狭隘经验’，说我‘不尊重党的领导机关’，打赣州打败有理，打漳州打胜了有罪。王明在莫斯科遥控上海，上海遥控江西，江西的中央代表又不作调查研究，盲目执行。”

罗明：“下面都有些反映，尤其是我们这些做地方工作的，就更难了。大家都私下在问，现在是革命的高潮吗？一省数省的胜利，能实现吗？”

毛泽东弹掉烟灰：“中国是一个大国，而且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大国，这就注定了中国革命的特殊性。目前，敌人还十分强大，我们还十分弱小。我们要发展革命，出路不在城市，而是在敌人薄弱的地方发展自己，壮大自己。我们还是一只没有长满羽毛的小鸟，我们要反对革命的急性病、盲动主义和主观主义，同时还不能被强大的敌人所吓倒。一旦翅膀硬了，不仅要打下大城市，而且要解放全中国。”

罗明听着毛泽东独特的见解，不住地点头赞同。

这时吴吉清进来：“主席，早饭好了。”

毛泽东：“罗明同志，我们一起吃。”

“不。主席，我已经吃过了。”罗明在推辞

“一起吃嘛。”毛泽东拉住罗明下楼。

罗明告辞后，走出了小红楼。毛泽东把他送到楼外。

不久，傅连璋在福音医院亲自为毛泽东做了透视。傅连璋告诉他：“主席，您以前曾患过肺结核，不过已经好了，仅仅有钙化点。您经常发低烧，大概是操劳过度所致。”

毛泽东放心地说：“没有病就放心了。”

俩人走出暗室，毛泽东问：“罗明同志住在何处？”

傅连璋把毛泽东引到罗明的病房。护士正在给罗明打针。护士收拾好，回身见毛泽东进来，热情地说：“主席，您好。”

“护士同志，您也好啊？”毛泽东笑着走到罗明床前。

“好。”护士笑着离去。

罗明坐在病床上。毛泽东很随便地移过一条凳子，靠近他坐下。

毛泽东关切地说：“你把福建的情况讲讲。”

罗明：“自从打下漳州红军‘千里回师’，国民党蔡廷锴、蒋光鼐的十九路军开进了闽南……”

毛泽东插话：“十九路军在上海对日作战，表现就很好。他们还有爱国心。”

罗明接着讲：“现在刚成立了红军独立第八第九两个师3000多人。”

“不要小看这3000人，他们就是革命火种，建议你们，在闽西、闽南广泛开展游击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江西一二三次反‘围剿’就是采取的这种方针，我们就给他起

了个名字叫‘诱敌深入’。到我们熟识的地方去打，打他弱的一部分，而后在运动中使敌疲惫，发生错觉，造成忙乱，抓住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将敌歼灭。”

罗明：“这办法好。硬拚拚不过敌人，就一口一口地吃掉他们。”

毛泽东继续讲：“在反‘围剿’当中，我们先是战略退却。这样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速恢复土地，再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就拿福建来讲，在闽西、闽南，我们只有这一丁点地盘。”毛泽东讲到此，比比小拇指，接着又指指大拇指讲：“到时，我们就会把福建连成一片。3000人的队伍，就是3万、10万。”

罗明经毛泽东这么一讲，在医院住不下去了，当即就表示：“主席，听你这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以前模模糊糊的东西，今天算明白了，我要出院。”说着下了床。

毛泽东忙劝道：“你伤口还未好，先不要急着出院。”

“不行，我要出院，到上杭、龙岩、永定去传达主席的谈话，贯彻主席的游击战略。我在这多呆一天，革命就会多一天的损失。”

这时傅连璋进来，罗明坚决地要求：“傅医生，我要出院。”

“出院？”傅连璋有点奇怪：“你伤口还未愈合好，怎么能出院。”

罗明一听急了：“我必须出院，听了主席的话，我一天也住不下去了。”

傅连璋总算明白了：“主席，罗书记看来是让你给说得住不下去了吧？”

毛泽东笑而未答。

“躺下，我给你检查一下伤口。”傅连璋拉住罗明。

罗明小孩子似地央求道：“傅医生，咱可说好，检查后不管伤口如何，得允许我出院。”

“我是医生，要对你的身体负责。”

“不答应就不检查。”

“你呀，答应你。”

罗明这才顺从地躺下。傅连璋掀开他的衣服检查一阵：“起来吧。”

罗明瞪着疑惑的眼睛问：“情况如何？”

“伤口大部分愈合得不错，要提前出院……”傅连璋又犹豫了。

罗明望着他：“傅医生可不能反悔。”

“出院可以，身边得有个护士照顾。”

罗明笑了。傅连璋瞧着他那高兴劲：“你真是个倔脾气。”

毛泽东问：“你为何笑啊？”

罗明忍住笑：“我爱人在护校学习过，连护士也不用派，不是全解决了。”

罗明是个急性子，翌日一早，他一身出征的样子，背着一个包袱来到小红楼，向毛泽东告别。毛泽东正走出小红楼，俩人相见。

“主席，我是来向你告别的。”罗明心中很高兴。

“走，我送你一程。”毛泽东说着拉住他，并肩沿着山道向东走去。

小道衔接大道处，俩人立在路边握手后，罗明恭恭敬敬

地向毛泽东行了个军礼，而后甩开大步离去。

毛泽东一直注目他，并且扬起右手挥了挥。

罗明走出一段路，回头见毛泽东还站在那里挥手，他站住，冲着毛泽东大声道：“主席，回去吧。”

毛泽东挥着手大声道：“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11．罗明路线

东升的朝阳，喷薄而出，桔红色的霞辉映在北山松柏翠竹上。小红楼在朝阳中更加显得高大。

毛泽东熬过一个不眠之夜，将批阅好的文件整理好，吹灭油灯，轻轻走出房间，到了门口又回头看看还在熟睡的贺子珍和小毛毛，小心地把房门关上，来到院中。

毛泽东在小红楼住了一个多月，也和妻子团聚了一个多月。傅连璋经常来小红楼和他谈天聊地，在这里他并不感到寂寞，加上又添了个小毛毛，给他的生活增加了不少的乐趣。

他常在夕阳下爬山。有时是和傅连璋俩人爬山，有时是和警卫员吴吉清俩人爬山，更多的是他独自一人爬山。他当时的心态和情感是复杂的。他常常回忆起往事，往事也常常闪现在他的眼前。这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中，他总在历史的漩涡中沉浮不定，有时把他抛到风头浪尖，有时把他推入谷底。他也常说在大海中游泳，难免要喝上几口水。可是这人为的风浪，往往令他猝不及防，不仅仅是喝几口水的问题，有时

险些使他丧生。他也知道政治风浪往往比自然风浪要大的多，危险的多，甚至还会有灭顶之灾。他的爱妻杨开慧就是死于敌人的屠刀下，三个孩子成了孤儿，流浪街头。所欣慰的是他又有娇妻贺子珍和小毛毛的陪伴，才使他那颗受过创伤的心得到宽慰。

天气逐渐地变凉了，山上的落叶树木有的已开始发黄，有的已过早地飘落。显然，冬天要来临了。

天冷了，贺子珍给毛泽东缝制了一件新的棉衣。

天空中飘着雪花，地上已积了薄薄的一层白雪。

毛泽东披着贺子珍缝制的新棉衣，踏着积雪走出了小红楼，沿着小道向山上缓缓爬去。小道的积雪上留下了一串长长的脚印……

毛泽东来到他常来的大石头上，面对山南。此时，他心中惦记着前方的战事。恩来、玉阶不知怎样了？部队的情形也不知怎样了？天气寒冷，同志们在野外作战能经受的住吗？他雕塑般的伫立在大石头上，身上飘落了不少雪花。

宁都会议以后，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军领导岗位，暂回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缺总政委一职，由周恩来兼任。

根据宁都会议精神，乘敌人新的部署尚未完成之际，出其不意地消灭建宁、黎川、泰宁之敌。10月16日，周恩来和朱德率领着红一方面军出广昌。在短短的十余天里，歼灭一个团的兵力，占领建宁、黎川、泰宁、邵武、光泽地区。红军占领上述地区后，南昌的何应钦十分恐慌，急令第六路军司令官朱绍良迅速夺回被红军占领的地区。朱绍良下达了作战命令。师长毛炳文率第八师两个旅和师长李云杰率领的第

二十三师的一个旅出南丰，师长许克祥率领第二十四师出南城，妄图夺回黎川。根据目前的军事态势，红军主动撤出黎川，在11月1日，一、三、五军团和十三军，同毛炳文的第八师激战于南丰东的大洋原和沧浪，击溃两个团，迫使敌人退守石沟圩。红军回师赶走进驻黎川的敌二十四师，再度占领黎川。敌人撤回原地驻防。

这时，红军本应该在占领地区发动群众，做好反“围剿”的准备工作。可是没有这样作，而是主动出击，想在敌人发动“围剿”之前，夺取中心城市，实现江西的首先胜利，发动了金溪、资溪战役。从11月中旬到来年的1月上旬，历时将近两个月。前一阶段作战对象主要是第九路军孙连仲的二十七师和朱绍良的第六路军。虽然歼敌一个团的兵力，可由于兵力过于分散，未达到预期的目的。第二阶段，三军团和二十二军在黄狮渡，消灭周浑元第五师一个旅。陈诚率领第二路军的三个师，从吉安、吉水、永丰迅速推进到抚河流域。这时，敌人的总兵力达到了九个师。黄狮渡一战，红五军团副总指挥赵博生牺牲。这次战役，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却大大消耗了军力，疲惫了自己。

蒋介石发动了第四次“围剿”，总兵力达40余万。左路军六个师又一个新编四旅，蔡廷锴为总指挥；中路军是陈诚为总指挥，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有三个纵队和一个预备队，十二个师，七十个团，16万多人；右路军余汉谋为总指挥，有六个师，又一个独立二旅；总预备队有五个师又两个旅。

小红楼里的毛泽东在日以继夜地工作着。

贺子珍将新棉衣披在毛泽东身上。毛泽东停笔摸住贺子

珍从身后披衣的手，并深情地望着她削瘦的面颊。贺子珍脸上飞出一朵红云。

这时有敲门声。贺子珍忙抽出手，转身去开门。

吴吉清高兴地进来：“主席，李主任来了。”

李卓然是湖南湘乡人，1899年生，原名俊杰。早年曾赴法勤工俭学，加入了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年转为共产党。27岁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9年回国到了江西苏区，任方面军司令部总直属队总支书记，后来任毛办主任。他一出现在门口，毛泽东站起身迎上前去。熟人相见格外高兴，何况曾是“毛办主任”。他将李卓然让到座上。贺子珍端上一碗茶水放到李卓然面前：“李主任，您喝茶。”

李卓然高兴地问：“主席，听说您喜得贵子，抱出来让看一看。”

贺子珍忙走出书屋，不一会抱着小毛毛进来。

李卓然从贺子珍手中接过小毛毛，逗着玩，小毛毛的小脸蛋上出现了笑容。贺子珍怕小毛毛把李卓然的衣服弄脏了，忙从他手中接过小毛毛。

李卓然：“主席，祝贺您喜得贵子。”

“谢谢你了。”毛泽东突然问道：“你到长汀来，一定还有其他事啰？”

李卓然：“是的，顺便来看看您，多日不见，很想您。”

“同志们都好吧？”

李卓然：“都好。都很想您，您被排挤，不再担任军队职务，大家很有看法，想不通哟。”

毛泽东点燃烟：“不谈这些了，谈谈情况吧。”

李卓然：“博古和临时中央迁入到了瑞金，同苏区中央局合并，成立中共中央局。不久，张闻天、陈云同志也来了。”

毛泽东毫无表情地听着，弹掉烟灰，又问：“前方仗打得如何？”毛泽东虽是隐居长汀，仍十分关注着前方的战事。

李卓然：“‘金资战役’，我军占领金溪、资溪两城，歼敌一个旅又一个团，俘虏4000人，击溃三个多师。在黄狮渡，五军团副总指挥赵博生同志牺牲了。”

毛泽东听一惊，自言自语地说：“自第一次反‘围剿’以来，第一个牺牲的军职干部是黄公略同志；第二个是王良同志；这次是赵博生同志。他是宁都起义的组织者、指挥者。季振同、黄中岳被关了。”这时的毛泽东有点黯然失色。

李卓然：“蒋介石第四次‘围剿’的部署正在积极进行。出动兵力40万。分为三路：左路蔡廷锴指挥6个师和一个新编第四旅；右路军余汉谋指挥六个师和一个独立二旅；中路陈诚指挥12个师，分为三个纵队，70个团，16万人；还有5个师和两个旅参战。”

毛泽东若有所思地说：“部队连续作战，没有很好地休整和补充，消耗疲倦了自己。面对强大的敌人，非‘诱敌深入’不可。否则，没有出路。”

李卓然神情低落地说：“前方在准备打仗，后方也要打仗了。”

毛泽东听出话外之音，警觉地说：“后方打何仗？”

李卓然没有回答，痛苦气愤地站起来，好久才说：“罗明上报的（关于杭永岩情形给闽粤赣省委的报告）中，博古发现了罗明的严重错误。”

原来，罗明从长汀出院后，在所辖的福建省，搞起了轰轰烈烈的游击战。他还向中央写了个书面报告。罗明认为闽西的上杭、永定、龙岩等边沿地区，力量薄弱，困难较多，同中心地区相比，应该有不同的工作方法、方针。他着重强调，在边沿地区要坚持开展游击战争。在逐步扩大红军的同时，也应保留相当数量的地方武装。这些意见正好反映了毛泽东的一贯主张。报告中还有刺人的字眼，让他们看了很不舒服。因此，在有一部分人员缺席的情况下，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在会上博古指着罗明写来的《报告》，说：“你们听，‘如果只注意局部某一地方的转变，不注意很好地配合起来，发展武装斗争，那就请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项主席、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或者到苏联去请斯大林同志或请列宁复活一齐到下溪南或者其他已受摧残的地方，在对群众大演讲三天三夜，加强政治宣传，我也不能彻底转变群众斗争的情绪。’谁说毛泽东是我们最好的领袖？要批判罗明的错误。怎么能把毛泽东同斯大林、列宁相提并论？闻天同志，你要写文章，狠批这种错误的思想和观念。”

“罗明在福建搞的还是‘游击战争’，是悲观失望，是机会主义，取消主义，逃跑主义，同中央的指示相抵抗。”项英的话，无疑是火上加油。

顾作霖：“罗明执行的是受批评的毛泽东一贯坚持的‘右倾主义’。要批！要狠狠地批！要发动全党来批！”

博古继续陈词：“我认为福建省委处于一种非常严重的无政府状态。在省委内部的一部分同志中，已经形成了以罗明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建议：在党内立刻开展反对以罗明为

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省委对于这一路线的腐朽的自由主义态度，必须受到最严厉地打击！现在进行表决，同意‘立刻撤销罗明同志省委代理书记及省委驻杭永岩全权代表’的请举手。”

就这样，罗明的省委代书记被撤销了。但是，批判不仅没有停止，反而温度愈来愈高。在长汀批，使罗明心力憔悴。他们又把罗明弄到瑞金，博古亲自单独找罗明谈话。

罗明强忍着心中的气愤，质问他：“我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中央一发指示，在长汀批斗了我三天三夜，不让吃、不让喝、不让休息，究竟是为了什么？到底想干什么？我罗明弄不明白！”

博古反而质问罗明：“谁说毛泽东是我们最好的领袖？”

罗明终于弄明白了，不由气怒地顶了他一句：“这还用说吗？从井冈山到反‘围剿’的胜利，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实吗？你去问问，苏区大人小孩，哪个不晓得‘毛委员’！”

“你……”博古十分生气：“你怎么能把毛泽东跟斯大林甚至跟列宁相提并论呢？”

罗明不服气：“苏联有斯大林、有列宁，中国就为什么不能有个毛泽东？！领袖不是自封的，是在革命斗争中自觉形成的。有人想当领袖，还不一定当得成呢！”

“你的思想很有问题！”博古打量着这个和自己年龄相仿的罗明。“你知道吗？你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不光是你，还有比你更高级的领导干部，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所说的“更高一级的领导干部”就是指毛泽东，只是没有向他明讲罢了。罗明心中也清楚，他们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

公”。

“我在积极组织武装斗争，建立地方政权，发动群众，巩固苏区，扩大苏区，怎么成了‘右倾机会主义’，我不明白？”

“现在是什么形势，是一省和数省革命首先胜利，你还抱着‘游击战争’的老黄历，怎么能发展革命？怎么执行中央指示？你这不是右倾是什么？”博古理直气壮的大声叫嚷。

罗明进一步弄清楚了他们的思想和目的。

李卓然走了，毛泽东却陷入了痛苦的深思中。

天空阴云密布，冷风劲吹。毛泽东神情严肃，心情沉重地立在二楼窗前，雕塑般的一动不动。天暗了下来。吴吉清进来点燃油灯，小心地说：“主席，晚饭好了。”

毛泽东没有表示。

吴吉清有些为难，他迟疑了一下，又说道：“主席，请你吃晚饭。”

毛泽东猛然转身，发了火：“我不吃，你们要吃就吃好了。”

吴吉清碰了钉子，没趣地退下。

贺子珍见他如此这般，知道毛泽东在生气，径直上楼去。

毛泽东点燃了香烟，大口地抽着。

贺子珍进来：“润芝，该吃饭了。”

“不吃、不吃。你们吃好了。”毛泽东胸中有股怒火。

小红楼背后的北山上，毛泽东又一次地爬上山顶，坐在山顶上的岩石上，不停地抽着烟。山风，吹拂着他的头发，他也不去理一理，任凭山风吹拂。

毛泽东一直在想，前方战士们在欲血奋战，后方却在一张旗鼓地批判“罗明路线”。这哪里是批罗明，是在批我毛泽

东嘛。

毛泽东就这样坐着，过了好长的时间，他才从岩石上站起身，开始一步一步，慢慢向山下走去。他的脑海里还想着
一件大事，那就是前方的战事。他不住地问自己，不知反
“围剿”的工作进行得怎么样了？

12 . 四次围剿

事情还得追溯到 1932 年初。蒋介石第二次下野，回到溪口老家。溪口在奉化县西北，是个山清水秀的好地方。溪口东有武岭山，山上有武岭门，城楼雉堞，高耸于碧岭之间；南有剡溪，危崖兀立，曲径通幽，山脚的憩水桥，飞架在岩阙碧波其上，真是个峭壁飞虹；山腰有乐亭，重檐赤柱，掩映在参天古树之中，山顶上的文昌阁，绿树平台，四望空阔；溪口西龟、蛇二山横锁，显得俊秀挺拔；溪口镇上，长街临水，前有竹园、桃园，又有“碧潭观鱼”、“半江沉月”、“九龙飞天”、“长虹卧波”、“雷峰晚照”“仙榻卧云”等景。蒋介石表面上是不问政事，到处游山玩水，祭祖，实际上他一刻也没停顿对南京政权的操纵。杭州“栖霞洞会议”后，在 1 月 21 日，他由杭州回到南京，就洞察到日本的动向。他预料到在上海驻防的十九路军会出事，于是就派杜月笙和史良才到十九路军找蔡廷锴说是张静江有事找他，要他到杜月笙家面谈。

蔡廷锴到了杜月笙家，张静江早已在此等候。简单寒暄

后，张静江就直奔主题。“十九路军一贯纪律严明，训练有素。近来日军不断挑衅，如果不采取措施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希望蔡将军能体谅中央的难处，念及中央的一贯旨意，十九路军最好撤到南翔一带，以免同日军发生冲突。再说，上海地处繁华，一开战，损失是可想而知的。蔡将军若有撤退之意，张某愿报告委座。”蔡廷锴从他的话音中已听出，一是要他避免同日军发生冲突；二是要他自动撤出上海。蒋介石派他来，说明了委座对他十九路军不放心，对他蔡廷锴不放心。他还清楚，张静江是蒋介石的谋士之一，他不好出面，要张静江出面，这越发说明蒋介石对他不放心。见面的地点选在青红帮老板杜月笙家，这又进一步说明，还有一层逼他就范的意思。蔡廷锴想到此，心中的气就一个劲地往上涌。他没有被吓倒，当即表示：“上海是中国的领土，十九路军是中国的军队，有权在上海驻防。这同日本又有什么联系？保卫国家领土，军人守土有责。谁胆敢来犯，我十九路军将予以迎头痛击！”蔡廷锴不吃他那一套，拂袖而去。

在南京的蒋介石接到张静江的报告，授意军政部长何应钦和参谋总长朱培德出面阻止十九路军可能发生的情况。1月27日晚，他俩人禀承蒋介石的旨意，连着发了三道急电，内容大致相同，都是要求他，要“该军忍辱求全，避免冲突，万勿妄动，以免妨碍国防大计。”急电接二连三的是发给了蔡廷锴，可蒋介石还是不放心，他又连夜秘密调宪兵六团在28日赶赴上海，从北站下车，接替十九路军在闸北的防务。宪兵六团到达后，蔡廷锴指示在闸北驻守的军队拒绝移交防务。

淞沪一开战，南京政府毫无思想准备，马上迁都洛阳，躲

避战乱。“一二八”事变后，在全国掀起了抗日高潮，蒋介石也不得不做出抗战的姿态。在1月30日发表了（为“一二八事变”告全国将士电）。2月初，蒋介石由洛阳返回南京时，乘坐的是火车，张治中到浦口迎接他，提出“中央部队必须参战，若没有别的人可去，他愿意带兵前往。”蒋介石当时满口答应。“好，很好！”何应钦在蒋介石的授意下，调京沪、京杭线上的八十七、八十八两师组成第五军由张治中任军长，参加淞沪抗战。

淞沪抗战坚持了33天，最后以妥协告终。十九路军被调离上海，驻守在沪宁线上。蒋介石又采取了他惯用的手法，把十九路军调往福建，要他同红军作战。要么被红军消灭，要么消灭红军，这两种结局，对他来说，哪一种都好。

在此期间，蒋介石还逼张学良下台，让何应钦取而代之。

蒋介石在第二次上台以后，尽管他东奔西跑，摆出抗战的姿态，那是迫于民众的压力，不得已而为之。实际上他是置民族利益于不顾，始终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把“围剿”红军作为他当前的头等大事来抓。当他同日本签订了“淞沪协定”后，于1932年4月7日，蒋介石乘军舰到武汉视察，听取了湖北省府主席何成浚关于湘鄂西、鄂豫皖红军的情况汇报，又于4月18日，在庐山召开了由湖北、安徽、河南、江西、湖南五省“剿匪”会议。这次会议确定了“围剿”的计划和战略战术。蒋介石把这次“围剿”定为“七分政治，三分军事”，军事行动分为两步：第一步是先占领红安、七里坪、新集、商城；第二步东西夹击，而后由北向南推进，妄图把红四方面军挤出大别山，在湖北的英山以南、长江以

北地区消灭红四方面军。一切准备工作做好后，5月22日，南京在各大报纸上和电台予以公布。蒋介石又一次亲自出马，出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李济深为副总司令，曹浩森为参谋长，司令部设在江城的武汉。出兵30万“围剿”大别山和湘鄂西的红军。

蒋介石在鄂豫皖军事上得手后，又着手对江西红军采取“围剿”，多次电告前线将领，催逼各路兵马加快推进速度。军事布置大体上有了头绪时，蒋介石于2月6日亲自到了南昌，召开“围剿”会议。到会的有：何应钦总司令、贺国光参谋长、中路军总指挥陈诚、第一纵队指挥罗卓英、第二纵队指挥吴奇伟、第三纵队指挥赵观涛、左路军总指挥蔡廷锴、右路军总指挥余汉谋等围坐在一条长形桌前，正在相互议论和私语。

“委员长到。”厅外一声长呼。

众将官霍然站起，人人昂首挺胸，精神十足。

蒋介石军装笔挺，迈着方步进到厅中，在主座位置上站定。他微笑着又不失威严地扫视着诸位将官，而后抬起双手，示意众人坐下。

众将官在蒋介石的手势下动作利索地落座。

蒋介石缓慢而又有力地讲道：“我把诸位从前线召回来，不用讲，各位司令官都明白，从民国十九年至民国二十二年初，三年多来，我们兴师动众，‘围剿’江西‘赤匪’，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奏效。这次出兵40万。”讲到此，蒋介石伸出右手张开四指，提高了声调。“当前倭寇深入，‘赤匪’猖

獬，圣人‘攘外必须安内’。我中国五大患，乃在人心复杂散漫，精神萎靡不振，而又不能忍苦耐劳，乃至寇深匪狂，弄得国乱，民不聊生。”这时蒋介石动了情感，眼中挤出几滴眼泪，用手绢擦擦，接着陈词激昂。“望各司令官，效命党国，解救民众与水火之中。‘分进合击’，聚歼‘赤匪’，重奖作战有功人员。”

南昌军事会议后，各路兵马依令而行。

到了2月下旬，周恩来、朱德俩人正在商议作战部署，刘伯承总参谋长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匆忙进入总部。

刘伯承告诉他俩人：“敌情发生了变化。”

周恩来、朱德同时转身望着进来的刘伯承。

刘伯承走到地图前，指着地图说：“根据我们的侦察，罗卓英的第一纵队三个师，现由宜黄、乐安地区向我军后方迂回，吴奇伟的第二纵队已集中于南城，一个师到了新丰街，企图在赵观涛第三纵队的策应下，同我军在南丰地区进行决战。”

周恩来思索后说：“敌人在南丰地区集中了十一个师的兵力，妄图同我决战。在如此密集的敌人面前作战于我不利。”

朱德：“面对强大的敌人，我军主动撤出南丰地区，向南转移到东韶、洛口地区等待时机。为了造成敌人的错觉，让周建屏、肖劲光带十一军壮大声势，在里塔圩和新丰街之间，东渡抚河向黎川前进。”

这一计划果然奏效。进到乐安南某地的罗卓英纵队，在山间开阔地带竖起了无数个帐篷。连日来的疲劳，士兵都熟

睡。纵队司令部的大帐篷内，却是灯火通明。罗卓英正对五十二师师长李明、五十九师师长陈时骥讲：“据飞机侦察，共军主力已由新丰街南渡过抚河，陈司令官命令我部同二纵队、三纵队合围共军于黎川。”

李明道：“三纵在金溪，地处平原，适合于大兵团推进；二纵在南城，虽有高山，可沿抚河推进；唯我部处在山高林密地势险要的境地。”

陈时骥建议道：“我部应合兵一处，循环渐进，虽然共军主力已经渡过抚河，还是小心以防不测。”

罗卓英：“十一师南下黄陂，你们二位率部经固岗、蛟湖到黄陂同十一师会合。”

俩人只好依令而行。这一天，蛟湖一带，山高林密，细雨朦朦，薄雾环绕。

雨雾中的李明在马上催军前进。因道路泥泞，加上视线不良，敌兵行进艰难。突然路两边的山上响起了枪声……

原来，这是林彪的红一军团，在此等候多时。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激战，歼灭五十二师师部和一个团的兵力，活捉师长李明。接着又于3月1日，在登仙桥活捉五十九师师长陈时骥。

当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在宁都北的红军总部听到两天两仗，活捉两位师长时，非常高兴。

而在抚州的中路军司令部里，陈诚正在为五十二、五十九两师全军覆没，伏案痛哭不止，显得十分悲切。司令部把守的士兵得到了何应钦的命令，任何人不得入内。有几位军官求见，都被挡了回去。

陈诚满面泪痕地立在蒋介石画像前，十分虔诚地忏悔：“校长，学生无能，出师未捷，先损兵折将，愧对校长的栽培。我还有何面目再见校长。”他说着拔出了腰间配剑，双手托在胸前，两眼长久地凝视着。

机要官手拿电报，匆匆走来。卫兵将其拦阻，机要官面带怒容地说：“南京急电。”卫兵这才将他放进。他一进去，就看见陈诚羞愧、悲痛地举起了“成仁剑”，机要官大惊失色，不由大叫一声：“司令官……”

陈诚一愣，看见拿电报的机要官，手中的“成仁剑”滑落地上。

“南京急电。”

陈诚神情呆滞地接视。

“我军此次进剿，不幸第五十二与五十九两师在固岗、霍源横遭暗袭，师长殉难，旅团长以下各军官前赴后继，奋勇杀贼，冲锋陷阵，至死不屈，此乃为本军未有之惨事，其精诚实足以惊鬼神，动天地而寒贼胆也。中正接诵噩耗，悲愤填膺，除此我剿赤将士公仇之外，又加私恨。惟有踏着我已死先烈之血迹，奋其义勇，杀尽赤匪，方足报复我军上下官兵之仇憾，而我阵亡先烈湔雪此无限之隐痛，以保存我军此次慷慨悲壮杀身成仁视死如归之光荣历史，完成拯救江西人民，实行三民主义、奠定革命基础之使命，有厚望焉。除查明阵亡官兵姓名另案呈报追赠外，特先为我伤亡官兵颁发抚恤费

五万元，以慰英灵，而奖特功，此令。蒋中正。”

陈诚的中路军兵败后，在福建的蔡廷锴军静观其变。这一日，蔡廷锴正在看共产党的《宣言》，里面有：“中华苏维埃政府，愿同一切真正抗日的军队订立战斗协定，并号召进攻苏区军队的士兵起来反对他们的卖国长官，与红军联合抗日……”他对这一段文字十分欣赏。思索有许，他起身走到收音机旁，调整收音机旋钮选台。

收音机中传出女播音员的声音：“国军将士们：南昌电，‘赤匪’在江西黄陂地区遭到国军重创以后，狼狈向南逃窜。国军陈诚司令官率中路军，积极寻找战机，将‘分进合击’之战术，变为中间突破，以求全歼‘赤匪’。”播完后，又传出音乐声。

蔡廷锴听后不由揶揄一笑，自语道：“‘赤匪’向南逃窜，纯属胡说八道。五十二师和五十九师两个师长都被俘了，怎么不广播，同共军打了这么多年交道，还看不出一点门道来。”

收音机中又传出女播音员的声音。“国军将士们，南京 15 日电：蒋委员长手谕。‘倭寇深入’、‘赤匪’猖獗，圣人攘外必须安内。我中国之大患乃在人心复杂散漫，精神萎靡，而又不能忍苦耐劳，乃至寇深匪狂，望我政治宣传各同志，刻苦耐劳，坚定工作，忍辱负重，打破目前之难关，完成‘剿匪’之使命厚望焉，以致宣传诸同志。蒋中正，3 月 14 日。”这正是蒋介石用毛笔书写的手谕。

蔡廷锴生气地关掉收音机：“‘攘外必须安内’。哼！国难当头，不思抗日，谁抗日就排挤谁，算什么‘国民革命政府’？”

“报告。”门外传来。

“进来。”蔡廷锴说了声。

上校参谋进内：“报告总指挥，南昌何长官来电。”

蔡廷锴：“念。”

上校参谋念：“左路军蔡司令官：中路军陈诚司令官已率部同‘赤匪’有战斗接触，望你部火速向西推进增援，汇合中路军，形成大军合围之势，将‘赤匪’聚歼于黄陂地区。务必遵令即办！何应钦。”

蔡廷锴扬扬手，示意他退下。

上校参谋退下后，蔡廷锴踱到军用地图前，望着标记好的敌对双方态势，若有所思；继而大步跨到司令部门口，大声叫道：“来人！”

上校参谋应声而至：“总指挥有何吩咐？”

蔡廷锴：“你马上向六十师、六十一师、七十八师、五十六师和新二师各部发报，命令各部向西推进到白沙、连城、清流、归化、将乐一线，集结待命，没有命令各部不得擅自行动，违者斩！”他本人虽然不想同红军作战，但是他又碍于军令，不得不作出一些相应的行动。此时的蔡廷锴实际上同蒋介石是貌合神离。

敌人的军事行动，又一次的被红军首长捕捉到。朱德同刘伯承飞马来到了红军总部。刘伯承展开地图，告诉周恩来和王稼祥：“我十一军在周建屏军长，肖劲光政委率领下，向广昌前进，已吸引敌军前纵队、第十师、第十四师，第九十师和第五师，到了罗坊洽村一带，后纵队第五师、第九师、第十一师到了草台岗，徐庄一线，敌前后距离在五十里左右。我

军主力已秘密向北转移。目前敌十一师萧乾部在草台岗。”

周恩来立在地图前思索着，一时没有表明态度。朱德很有把握地说：“总政委，咱们集中优势兵力吃掉十一师。”

周恩来也表示同意：“对，吃掉十一师！”当时的部署是：董振堂率五军团和张宗逊率十二军，加上宜黄两个独立团从右翼出击；林彪率一军团，彭德怀率三军团，寻维洲率二十一军加上江西独立五师从左翼发起攻击。罗炳辉的二十二军为预备队。各部20日进入战斗地点，21日拂晓发起攻击，全歼十一师。

十一师又于21日在草台岗全线崩溃，旅团长伤亡过半，师长萧乾负伤。当陈诚接到报告时，简直要气昏了。大骂逃回来的残兵，说他们“你们为什么不去死，打败仗还有什么面目见人？”

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以陈诚的中路军失败而告终。

事后十一师师长萧乾到北平治伤，和在古北口同日军作战负伤的二十五师师长关麟征同住一个医院——协和医院。因关麟征是抗日负伤，是人民心目中的英雄，天天来看望的人，络绎不绝。看望的人有政府官员，有军队人员，也有学生，还有工人及各界代表。他是同红军作战负伤，根本没有人来看他，相比之下，确实有点那个难为情。弄得他都不敢抛头露面，见了人也自觉矮人三分。他曾私下里发牢骚，“今后，谁还敢干这出力不讨好的事。”

1933年1月3日，日军攻陷山海关后，开始向华北进犯，民族危机，国民党的许多爱国将领纷纷提出抗日。3月23日，蒋介石从北平给在南昌的何应钦发来了急电，电中说：“此时

剿赤挫失，短期内必难进展，且各将士皆屡求北上抗日，故无剿赤斗志，可否请商两广与闽先负剿赤任务，陈部仍在赣中堵剿，以期早日肃清，俾得一致对外也。”到了27日，蒋介石又给湖南的何键发报，说“中刻回京，闻江西进剿失利，匪势猖獗，众议非中亲往主持，则应另派大员督剿。中此时以抗日之任，未能谘御，故不能兼顾剿匪，未知兄能赴赣督剿代我职权，以分忧劳否？如能毅然慨允，则南顾无虑，公均感矣。”

显然，蒋介石念念不忘的是“围剿”红军。

这一段时间，毛泽东在小红楼，既关心前方的战事，又关注着后方的斗争。

油灯下，毛泽东坐在桌前，凝视着张闻天的文章：《什么是罗明同志的机会主义路线》，任弼时的《什么是进攻路线》和博古的讲话《拥护布尔什维克的进攻路线》。许久，毛泽东站了起来，心中有些烦躁。他走出书屋，来到卧室门前。见贺子珍在抄写他整理出来的诗词，小毛毛躺在摇篮内静静地睡着，犹豫了一下，便悄悄下楼在小红楼外漫步徘徊。

朦胧的月光，洒在地上。

毛泽东划着火柴点烟，突然又想起一件事，忘记了点烟。

13．斗争升级

前线战斗的异常激烈，后方的斗争也开展得异常残酷。

博古在他的住室里召见了张闻天和刚到苏区的李维汉。李维汉湖南长沙人，又叫罗迈。1896年生；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1922年回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在武汉主持了“八七会议”，被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1929年曾就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兼任上海市委组织部部长，不久又任江苏省委书记；1931年到苏联学习，1933年初回国，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他刚来苏区，对这里的一切还不甚了解。

博古说：“前方，周恩来、朱德已胜利打退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我们后方呢？也要开展一个大的战役。前一段批判了福建的‘罗明路线’，我讲了《拥护布尔什维克的进攻路线》，中央机关报《斗争》发表了张闻天的《什么是罗明同志的机会主义路线》，任弼时的《什么是进攻路线》，烧了一把火，我还要烧第二把火，就是要批江西‘罗明路线’。永吉泰的毛泽覃、会寻安的邓小平，长期陷入纯粹防御的泥坑中，积极推行‘诱敌深入’。同中央的‘进攻路线’相对抗。江西省委行动不积极，也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决定甩开江西省委，由张闻天同志直接在宁都召开‘会寻安’积极分子会。你也是党的老同志，做过多年领导工作，这是会议《决议》，你先看看。明天咱俩去宁都，召开‘江西省委扩大会’。”

博古在江西省军区会议室召开了江西省委扩大会，李维汉、李富春（省委书记）、邓小平、毛泽覃、古柏、谢维俊等二十多人到会。

博古的讲话点了永吉泰中心县委书记毛泽覃和会寻安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的名，会上批评他们积极推行“纯粹防御

路线”，同中央的“进攻路线”相对抗。同时点名的还有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裁判部部长兼内务部部长的古柏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委员兼独立五师师长的谢维俊，也是江西“罗明路线”的代理人。博古讲省委在开展斗争中，行动迟缓，态度不坚决，也犯了错误。江西“罗明路线”的代理人，不尊重领导，私下称中央派来的人为“洋房子先生”。他们讲“城市中产生了立三路线”，我们苏区的山上全是马克思主义，言论反动，至今他们还搞私下活动，结成派别。会议开得紧张、严肃，人人都绷着脸。

休会期间，博古同李维汉漫步在梅江江堤上。

博古告诉李维汉：“至今，邓小平、毛泽覃还同毛泽东有信件来往，他们这是拉帮结派，是反党活动。”

李维汉疑惑地说：“毛泽东在党内、军队、政府里的威信很高，在苏区群众中人人称他毛委员。苏区，是他一手建立起来的……”

博古拦住他的话题，一语道破天机：“我们就是通过批江西‘罗明路线’，让毛泽东威信扫地。会议以后，我有事要去前线，你回去后要写文章。”

李维汉听了博古的话十分惊诧。

随着斗争的深入开展，批判“罗明路线”不断升级和加温。在瑞金叶坪中央局召开的江西省前三个月工作总结，把批“罗明路线”提高到了一个高度。

会议在谢家祠堂召开。参加会议的有项英、任弼时、顾作霖，张闻天等在后方的中央领导及李富春江西省的领导。

博古的讲话进一步定了调子：“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

古柏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是反党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我们给于无情的打击！”不久，他们四人都被撤了职，甚至还关押起来了。

这时的毛泽东由长汀搬回了叶坪，说是专做政府工作，实际上只做一项工作，那就是查田。一方面开调查会，一方面抓春耕生产。这年的春天，在瑞金的沙州坝调查时，发现群众吃的水是塘水，又脏又容易生病，就同地方政府商议挖一口井。这是一个春暖花开季节，毛泽东在沙州坝同游击队员和当地群众一起在开挖水井。

当井挖好后，一个小伙子用水桶从井里提出第一桶井水时，众人都拿着碗等候，见水提上来了，都争着去盛水喝。老爹将大家拦住说：“都先不要抢，第一碗应该让咱毛主席先喝，你们说行不？”

“行！”群众异口同声。

大家簇拥着毛泽东。毛泽东今天特别开心，脸上有着掩饰不住地笑。他连连说：“大家喝，大家喝嘛。”

老爹盛了满满一碗，双手恭恭敬敬地送到毛泽东面前，说：“毛主席，您先喝。”

毛泽东很动容，双手接过碗，望着碗中清凉的井水。

众人大声说道：“毛主席您喝。”

毛泽东轻轻呷了一口：“甜、甜。大家都喝吧。”

众人一轰而上，争相盛水喝。

毛主席将碗又恭恭敬敬地还给老爹。老爹一气喝完，用手擦着嘴上的水，连声说：“甜、好甜。”

喝过水的男女老少都赞不绝口。

老爹把碗送给身边的一个后生，用他那粗大坚硬、生着老茧的手，无比激动地抓住毛泽东的手：“毛主席，我们‘吃水不忘毛主席，翻身不忘共产党’啊！”

叶坪地处开阔带，容易受到国民党飞机的轰炸，首脑机构搬迁到了沙州坝。

毛泽东走进自己新的住室，看到桌子上放着几份文件和《斗争》、《红色中华》等报纸。他不顾一天工作的疲劳，坐下翻阅报纸。接着又翻文件，看着看着他震惊了。

他从上面看到谭震林，因抵制批判“罗明路线”不力，被撤销福建军区司令员职务；撤销张鼎承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职务；撤销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四人领导职务，改由巡视员到突击队（工作队）工作。任弼时也因执行中央指示不够坚决，调任湘赣省委书记。毛泽东曾是三权集一身（中共苏区中央局代书记，政府主席兼总理，总政委和前委书记），如今基本被架空了，前线看不到他，党的重要会议有时也不通知他。

1933年6月，在宁都江西军区所在地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实际上是对毛泽东打击的第二次会议。会议由博古主持，参加会议的有项英、张闻天、顾作霖、邓发、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等，陈毅（江西军区司令）、李富春（省委书记）列席会议。会议开得很激烈。

陈毅在发言时说：“其他人都讲得很多了，集中到一点，就是毛泽东过去的战略方针是错误的。我讲几句，怕是有些人不爱听，我陈毅心中有话，还是要讲的。众所周知，毛泽东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打退了敌人多次‘围剿’，根据

地巩固了、发展了、队伍壮大了。如果，没得毛泽东领导的‘游击战争’，就没有今天！在一、二、三次反‘围剿’中，面对强大的敌人，毛泽东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围剿’，红区扩大了。结果呢，大家清楚，如果说他对中央的一些方针有意见，可他还是组织上服从了嘛！大家可能还会记得，中央‘二月来信’，毛泽东同志离开了红四军，我去上海汇报工作，当时他病得十分厉害，听说红四军应福建省委的要求，到广东东江地区作战。他不顾个人安危，病中用人抬着前去劝阻。当时的红四军没有听劝阻，结果才出师一个星期，就打了一个大败仗。中央‘九月来信’才有了古田会议，才有了今天苏区的发展。”陈毅快人快语，说出了好多人想说而又不敢说的话，也有人替他担心。

周恩来仔细听着，不时轻轻点头，表示赞许。博古一脸不悦。顾作霖欲发火，被项英投来的目光所制止。

朱德手中捏着一把汗，担心地望着陈毅，怕他说出过激的言词。

这时李富春建议，请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同志为省委机关干部作报告。

陈毅首先响应：“我陈毅也有这个要求。”

周恩来这时说了一句很关键的话：“我提醒大家注意，军队没有罗明路线！”

顾作霖当即就表示反对：“军队也应批罗明路线。”

博古对陈、周的讲话大为不满，再也坐不住了，猛然站起，噘着脸讲道：“泽东同志，在会上对去年的宁都会议提出了批评，中央认为去年宁都会议‘反右倾’是对的！今年批

‘罗明路线’也是对的！有些同志不批江西的‘罗明路线’反而评功摆好，这思想认识就有问题了！”讲到此，他看了一眼陈毅。陈毅横眉冷对，紧闭嘴唇。他又讲道：“有的提出要中央领导作报告，是应该给你们江西省委、省军区烧把火，尤其是省军区，要清除‘罗明路线’的影响。不过，派出作报告的人不是别人，而是顾作霖同志。”

因此，顾作霖到省军区作报告。到会的有省军区干部。陈毅、罗荣桓（已调任省军区政治部主任）等省军区领导干部坐在前排。

会议出现了冷场，都埋着头一言不发。

顾作霖扫视着会场，看到人人垂头丧气的样子，不由火了，大声质问：“会议开始这么长时间了，竟没有人发言，看来江西‘罗明路线’的创始人‘邓、毛、谢、古’，在你们省军区影响不小啊！”他盯住陈毅。“陈司令，你带个头吧。”

陈毅见点了他的将，不由站起身道：“该讲的，我在中央局会上都讲了，还讲啥子？”他转身向后扫视大家，脸上不由出现了一丝难以觉察的笑。众人见陈司令这样看人，知道他要点将了。说实话，这个时候，谁也怕点到自己：“钟发宗，你来带个头。”

钟发宗做梦也没想到会让他发言，一脸疑惑：“我？”

陈毅：“对，就是你。你是青年部长，发言最合适嘛。”

钟发宗走到前面，有意清清嗓子：“我是穷苦出身，山里长大。参加红军后，懂得了革命道理。在朱总司令、毛总政委领导下，打了好多胜仗，队伍扩大了，枪也多了，根据地也扩大了……”

“你这是机会主义的发言！”顾作霖大声指责。

钟发宗被轰下去了。会议又冷场。

陈毅同罗荣桓小声商量后，向钟发宗招手，径直走出会场，钟发宗随后跟出，来到一个僻静处。

陈毅：“小钟啊，给你换一下工作，现在就走。”

钟发宗感到突然：“现在就走？”

“对，现在就走！”陈毅担心他挨整，马上把他调离宁都。

宁都会议后，毛泽东一方面顶住精神上的压力，一方面努力工作。毛泽东召开了瑞金、会昌、于都、胜利、宁都、石城、宁化、长汀八县区以上苏维埃政府负责人查田大会，有百十人到会。

毛泽东在作《查田运动是广大区域内的中心重大任务》的报告时说：“在苏区内，大致有三种情况：新发展区域、斗争深入区域和斗争比较落后区域。由于三种区域土地革命进程较为复杂，因此，查田查阶级是目前中心任务。在斗争落后区域，民众还没有最广大地发动起来，封建势力还没有最后地克服下去，苏维埃政权中，群众团体中，地方武装中，还有不少阶级异己分子在暗中活动着，还有不少反革命秘密组织，在暗中破坏革命，所以，我们要开展查田运动。要克服查田只是土地工作的观点。各级政府主席团要用大的注意力去领导查田运动。土地部、工农检查部是各级查田运动领导和工作的部门，都必须在查田运动中拿出最大的力量……”

会议后，毛泽东就下到了各地检查工作。这一天，他身后背着雨伞带着警卫员吴吉清、陈昌奉来到了大柏地的杏坑村（后改前村），最后停在刘尔津的普通民房前，注目着那次

大柏地战斗中留下的弹洞。

吴吉清、陈昌奉伏在墙上查弹洞：“一个、二个、三个、四个……多了，查不过来哟。”

毛泽东望着无数个弹洞的墙壁，眼前浮现出当年大柏地的战斗。

事隔两年后，毛泽东路过此地，凝视着当年留下的累累弹痕，不由引起了他的诗兴，写下了《菩萨蛮·大柏地》：

赤橙黄绿青蓝紫，
谁持彩练当空舞？
雨后复斜阳，
关山阵阵苍。

当年鏖战急，
弹洞前村壁。
装点此关山，
今朝更好看。

毛泽东当年怀旧，离开大柏地后，顺道到野战医院看望了在病中的王稼祥。王稼祥是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被炸弹片创伤的。此时，他躺在病床上，正着《红色中华》报上发表的毛泽东的《从新的形势与新的任务》一文。他轻声念着：“在共产党和苏区政府的领导下，工农红军和群众英勇作战，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蒋介石投靠帝国主义，将向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因此要动员一切力量，扩大红军数量，保障供给……”

“稼祥同志。”

王稼祥放下报纸，见毛泽东不知何时立在他的病床前，惊喜地坐起：“毛主席。”

毛泽东握握他的手，欠意地说：“你负了伤，一直没抽出时间来看你，望你见谅。”

王稼祥倍受感动：“主席您工作也很忙，处境又不太好。我也想去看看您，可这伤一直好不了，还请主席见谅。”

“见外啰。”毛泽东很随便地坐在病床边沿：“你是病号，理应我来看你嘛。外面的事，你都晓得了？”

王稼祥心情不佳地说：“您不是说过‘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吗？我人虽住了院，可这心里想着前方、后方。前方按临时中央指示搞了‘分离作战’，彭德怀带着东路军进了闽西、闽南，林彪在抚河流域，现在看来都不理想。后方又批‘罗明路线’，撤了那么多人的职……”讲到此，他讲不下去了。

毛泽东点燃烟，抽着说：“小平同志被撤了职，也关了禁闭。”

说到邓小平，此时的邓小平正被几位红军战士押着赶往瑞金。他显得心力憔悴。

陆定一的妻子唐义贞路过这里，刚好看见被押送的邓小平，惊叫一声：“邓部长。”

“哦，是义贞。你还好吧？”邓小平显得有气无力。

“你……”唐义贞四处看，小声问：“你这是到哪里去？”

邓小平苦笑着摇摇头：“我饿坏了，肚子根本吃不饱。”

唐义贞小声地对他说：“邓部长，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唐义贞又转过身来对几个押送的战士做了一些工作，征得他们

的同意，把邓小平带进了自己的家里。

唐义贞的家是一间不大的民房。她把邓小平和几个战士让进屋后，用身上仅有的一块银元买了两只鸡，一起炖好端到邓小平面前：“邓部长，吃吧。”

邓小平也不客气，拿起就大口地吃起来。

唐义贞见他狼吞虎咽的样子，忍不住掉下了伤心的泪水，她背过身去擦泪。不一会，邓小平吃完了一只，端起小盆将汤喝下。盆中还剩下一只鸡。唐义贞对他说：“邓部长，将这一只也吃了。”

邓小平甚是感激：“吃饱了，谢谢你，义贞。”

唐义贞脸上勉强挤出一点点笑容，那笑还不如哭好看。她从床下找出几张旧报纸，将剩下的那一只包好，交到邓小平手中说：“拿回去吃吧。”

邓小平十分感激地接过，连声说：“谢谢。”

唐义贞关切地说：“听说阿金也跟你离了？”

邓小平心中悲痛，有苦难言，淡淡地说：“她也有难处。”

唐义贞：“邓部长，你要想开些。”

“我想得开。谢谢你义贞。”邓小平步出小屋，由看守的战士押着离开这里，出了村庄向瑞金方向走去。

14 . 精心策划

庐山，山峰奇秀，云海茫茫，有“匡庐奇秀甲天下”之

美称。庐山多险绝胜景，匡庐瀑布更是名扬天下。仙人洞的石松横空，五老峰的山姿奇特，龙首岩的苍龙昂首，含幡口的势含幡湖，大天池的霞落飞云，白鹿洞的四山回合，玉渊潭的惊波奔流等等，四季风景如画，凉爽宜人。

1933年的夏天，酷暑好像来得特别早。蒋介石又一次看中了这个风景优美如画，凉爽宜人的地方。

6月2日，这一天上山的道上到处布满了明岗暗哨，戒备森严。一辆接一辆的小汽车，陆续开进牯岭的一座楼前。

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前敌总指挥蒋鼎文先下了车，接着是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第一军军长余汉谋四人相见，相互寒暄。第五纵队指挥官陈诚、副指挥官罗卓英、第一纵队指挥官卫立煌、副总指挥汤恩伯、第二路总指挥官王敬久、第三路军副总指挥兼第七纵队指挥官薛岳、第七纵队副指挥官吴奇伟、第一路军副总指挥兼第八纵队指挥官刘兴、副指挥官周浑元、守备队指挥官毛炳文、总预备队总指挥官钱大钧、第二军长香翰屏、第三军长李杨敏都相继下了车，见面后相互招呼、问候。真是将领云集，阵容庞大，历史空前。

又来了两辆豪华车停在楼前。

车门开处，下来了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后面车上下来了德国军事顾问赛克特上将。

众将官正在随便观看，蒋介石、宋美龄和赛克特的突然出现，众人诚惶诚恐，原地立正。

蒋介石今日心情特别好，对众将官道：“各位司令官。现在是戡乱时期，诸位在前线奔波，都辛苦了。把大家请来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这个……这个……下午开会，上午尽可能

放松一下，各处转转。”蒋介石十分清楚，这些将官常年在战场上厮杀，难得有时间观光游览，加上到了这么个好地方，都想放松放松。这也是他不急于开会的目的所在。到这里开会的主要目的是给他们鼓劲打气，因此，要他们一个个玩得高兴开心。

含鄱口，山势高峻，怪石磷峋。顾祝同、蒋鼎文、汤恩伯、刘兴等将官，站在含鄱口，放眼口外，江湖浩荡、帆船来往。

卫立煌：“总司令，此番庐山军事会议，来头不小啊。”

顾祝同：“委座下了血本，看来非剿灭‘共匪’不可。”

卫立煌：“共军在赣南，弹丸之地，怎么剿了几年，越剿人数越多呢？”

蒋鼎文：“老兄，你是不知道，共军变化有术，有时突然去向不明，有时又突然打你的伏击，让你捉摸不透。”

在仙人洞，罗卓英、周浑元、吴奇伟等人沿着石阶而下，边走边揣摸着这次会议。周浑元揣测地说：“此次进剿，不知委座有何高招？”

罗卓英：“老兄，你不见这次的军事顾问是上将吗？听说，他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任德军驻土耳其最高统帅部参谋长和陆军总参谋长，还当过国防军总司令。”

周浑元：“此番大动干戈，看来共军必败无疑。”

罗卓英说：“但愿如此。”

上午各将官游览了匡庐，下午在牯岭中央大礼堂开会。众将官正襟危坐，聆听蒋介石训示。

蒋介石强调指出此次“围剿”，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

政治上，加强宣传，教化民众；在经济上，要严密封锁；军事上，争取持久战，保垒战。层层巩固、节节逼进，对峙则守，得隙则攻。此次不灭“赤匪”，愧对总理，难平民怨。此次“围剿”每个军人要有一个灵魂。这个灵魂就是三民主义，叫作“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也就是明礼义，知廉耻。同时，每个军人要树立一个政府、一个统帅、一个命令的观念，无论何时都要服从！他这番讲话，以后又讲过多次。

会议以后，蒋介石就下了山，回到了南昌的百花州。

在此以前，蒋介石专门到了抚州，看望陈诚，而后在陈诚，罗卓英、赵观涛、吴奇伟的陪同下，来到了崇仁，召开了副团以上军官会议。提出了四句口号，要大家牢记：一、受伤不退，被俘不屈；二、生而辱，不如死而荣；三、不成功即成仁；四、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他还反复强调，“这是随时应当记诵的”。他还强调，我们由内乱而招致外侮，是必然的。反过来说：只要能够正本清源，先将这个心腹之患彻底消除，外患就容易对付了。日本侵略是外来的，好比是皮肤上出了毛病，土匪捣乱是从内引发的，好比是心脏出了毛病，这才是心腹之患。因为内疾不除，外病难医。就是好医，也从根本上解决不了。所以，我们要全力根除内患，彻底解决根除内患。他把在崇仁的活动和讲话拍成电影，到各个军里放映，广泛宣传他的思想，鼓舞士气，从以往的失败中振作起来。

7月11日，他又一次地上山，对即将开始的军官训练班的教官、顾问表示，训练的唯一目的，就是消灭赤匪，所以一切设施，皆要以赤匪为对象。

7月18日，第一期训练班开始，他又到会讲了话。训练班就设在五老峰的海会寺。五老峰海会寺是明代所建，两旁又新修了房舍。

海会寺前若大的场地上，站立着戎装笔挺的军官，四方队形整齐肃严。蒋介石和金发碧眼高鼻的德国军事顾问赛克特上将在陈诚陪同下，来到操场。

众军官以热烈的鼓掌报以欢迎。

掌声中蒋介石频频向军官们招手走到队伍前面站定。赛克特举止傲慢地立在蒋介石右边，陈诚立在了他的左边。蒋介石今天特别精神：“各位教官、各位学员：今天在庐山召集我们剿匪各军各师的官长开始训练，我们要从此奠定一个新的伟大的基础，来完成剿匪的工作，并尽到大家革命的责任。我们以后能不能剿清‘赤匪’，与整个革命的成败、党国的存亡、以至各人的生死，统统都看这次训练能不能发生效力……”

为了完成“剿共”大业，蒋介石不惜老本，在庐山举办军官训练班，培养反共义士，培训“围剿”精英。以前他在黄埔培养了不少弟子，这一次，他还想像黄埔那样，培养出一批训练有素的人才。

凉爽的晚风，轻轻地吹拂，使蒋介石的心境变得极好。他在临时住处坐在灯下认真读《曾文正公全集》。陈诚陪着赛克特上将进来。蒋介石放下手中的书起身相迎，热情地让到一边的座上。

“赛克特先生，生活得还好吧？”

赛克特操着半生不熟的中国话说：“很好很好的。庐山很

美，景色宜人、清凉舒适，是人间仙境。”这当儿，陈诚为赛克特端上茶水。

赛克特说：“委员长先生，你的部下学习很用功，陈将军和各位教官，施教有方，消灭共党军队不在话下。”

蒋介石：“赛克特先生，‘赤匪’擅长险路战、山地战、夜间战，他们侦察灵活，行动轻捷，声东击西，异常狡猾。”

赛克特：“委员长先生。希特勒曾讲过‘我们的斗争只有两种结局：不是敌人踏着我们的尸体过去，就是我们踏着敌人的尸体过去’！”

蒋介石：“曾文正公云‘据要立营，加高加深，应战应守，皆能有备’。前几次‘围剿’的失败，归结起来，败就败在‘长驱直入’之上。”

赛克特：“委员长先生：我查阅了党国战例，这次‘围剿’改变‘长驱直入’的战术，为‘堡垒政策’。‘堡垒政策’就是密修碉堡，四面合围，缓步推进。边推进，边修碉堡。”他从座位上起身，走到一张大军用挂图前，指着江西南部地方：“共产党就这么一块地方，我计算过，不足万平方公里，只要每天推进二里，不出一年，就可全部吃掉！”他把手击在地图上。蒋介石大为赞同。

转眼到了9月间，庐山的军官训练班已办了三期。今天就要结束了。

齐刷刷的队形，整齐的方阵。太阳伞下，蒋介石同赛克特上将坐在椅子上，悠闲地喝冷饮。陈诚则站在队伍前进行了开场白，大声讲道：“今天，我们第三期军官训练团就要结业了，各位都学习了委座的《剿匪手册》，学习了赛克特将军

的‘剿匪’战术。各位军官将分赴‘剿匪’的前线。我们一定不辜负委座的厚望。现在请委座训示。”

掌声中蒋介石走到队伍前站定，威严地扫视队伍，只见个个挺胸昂首，他很满意。

“各位教官，各位学员。在第三期军官训练团即将结束之际，我要讲的，就是战略上要取攻势即以攻为守，在战术上要取守势，即以守为攻。军行所至，立建碉堡，逐步推进，稳扎稳打，三里五里一进，十里八里一推，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四面八方，进得一步，即守一步，逐渐前进，缩小匪区。如此以来，‘赤匪’还有何地存生？如吾军上下，能以诚信相孚，以礼义相尚，而以廉耻相勉，于心一志，实行主义，则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何患‘匪寇’之不灭哉？将士其将以吾言为‘剿匪’操胜之左券！”

随着庐山军官训练团的结束，又一次“围剿”也即将开始。

在此之前，这一年的5月间，周恩来和朱德从前方回到了瑞金，在朱德仍担任中革军委主席的情况下，新曾选博古、项英为军委委员。这时，红一方面军进行了整编。一军团辖一、二、三师；红三军团辖四、五、六师；红五军团辖十三、十五和由福建省军区十九军改编成的三十四师。其军团领导不变。

临时中央要求红军分离作战，加快实现革命在江西的首要胜利。西路军的司令员由林彪兼任，政委由聂荣臻兼任。主要任务是在抚河流域与赣江之间，破坏敌人的作战计划。东方军司令由彭德怀兼任，政委由滕代远兼任。随着形势的发

展，东方军的人员不断扩大。朱德在前方指挥作战期间，中革军委主席由项英兼任。

红军的分离作战，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就其本身来讲，消耗了自己，失去了打破敌人进攻准备的宝贵时间。

15．黎川失守

蒋介石在举办庐山军官训练团的同时，一面向美、德、意等国借款，购买飞机、大炮等先进军事装备，并积极聘请外国顾问，一面调动了 55 万兵力，云集赣南、闽西的四周，分南北两路大军向苏区进剿。南路军总司令是陈济棠，有三个军十一个师参战，一军军长余汉谋，二军军长香翰屏，三军军长李扬敬。北路军总司令是顾祝同，前敌总指挥是蒋鼎文。又有三路大军和一个总预备队、空军。第一路军总指挥由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兼任，副总指挥刘兴，下辖四个师和一个守备队；第二路军总指挥由北路军前敌总指挥蒋鼎文兼任，副总指挥是汤恩伯，下辖一纵、二纵和预备队，共 6 个师；第三路军总指挥是陈诚，副总指挥是薛岳，下辖五纵、七纵、八纵，共 14 个师，是这次“围剿”苏区的主力；守备队指挥官是毛炳文，有四个师外加一个补充第一旅；总预备队总指挥是钱大钧，有三个师，另外有两个师机动；空军有五个航空大队，一、二航空大队为轰炸大队，三、四、五航空大队为侦察轰炸大队，二百多架飞机。总共投入的建制师就有 44 个

师、五个航空大队和一个守备队。阵容强大，装备精良，可谓空前绝后。

55万兵力调遣好以后，蒋介石就亲随北路军第三路军一起行动。

这一天，天气晴朗，在江西抚河流域的狭长抚河平原大道上，天空有多架飞机编队飞行，以壮军威；地上是飞机掩护下的国民党大批军队，大举向南挺进。汽车拖着大炮嘶鸣着快速前进，划起了道道尘烟。一队队骑兵从行进的队伍一侧驰过。在如此声势浩大的阵容里，有十几辆美式吉普车鸣着号急驰。

在最前面的吉普车上，是陈诚、罗卓英。他们俩人并肩坐在后排座上，分别从两边的车窗往外看。罗卓英看着如此大的行动场面，不由感慨地说：“前几次‘围剿’有此番决心，也不至于损兵折将啊。”

陈诚满怀信心，决心在这次‘围剿’中，洗刷第四次‘围剿’中的耻辱：“哼！我看他们还有何法破我‘堡垒’战术。打阵地战，我们是老师，不把‘共匪’歼灭在我们的阵地前，我就碰死在大炮上。”

罗卓英有意奉承他：“有委座向外国购买的新式装备，又有外国顾问，老兄必能旗开得胜，树各路军楷模。”

紧随其后的吉普车上是并排坐着的刘兴、周浑元。俩人好像对整个甚嚣尘上的场面毫无兴趣，都是头靠在后背上，微闭双眼，像是睡去了的样子。

紧接着的就是蒋介石同赛克特的一辆车，蒋介石坐在后排，手中握着深色拐杖，头扭向一边，看着如此盛大的军事

行动，脸上始终挂着笑。赛克特身驱高大，坐在司机一侧，目视着前方。跟在他后面的车是顾祝同、蒋鼎文。俩人好像各有心思，望着前面，脸上毫无表情。

这就是 1933 年 9 月，蒋介石在外国顾问的协助下，指挥有美式装备的军队，大举向江西苏区发动第五次反革命“围剿”的一个场面。

在敌人对苏区大举进攻的时候，红军还在分离作战。不过，博古也请来了外国顾问李德。李德是他到中国后，起的中国名子。他的原名是奥托·布劳恩，笔名华夫。1900 年生于德国的慕尼黑。早年参加德国共产党，1929 年到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2 年毕业后被派往中国。到了上海后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一年以后，经共产国际批准，于 1933 年的 9 月到达江西苏区革命根据地，就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顾问。

他的到来，给了博古以极大的鼓舞。博古为了李德能在苏区生活的更好，专门为他选了住址，一座旧庙，俗称独立房子。房四周全是农田，视野开阔，便于警卫。同时他又和其他中央领导相距不远，便于请示工作。为了照顾他的生活，还专门为他介绍了一个中国妻子。李德有个吃鸭的习惯，专门为他饲养了不少鸭子。

李德高大的个子，显得有些瘦，戴着一副眼镜。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有一个很大的嘴巴和尖尖的下巴。李德到后不久的一天傍晚，博古、张闻天正在他处交谈，翻译伍修权在一旁。博古懂俄语，同李德交谈无需翻译。

博古用俄语告诉他：“毛泽东来后，如有人提及‘罗明路

线’，应尽量回避。‘罗明路线’实质是毛泽东路线，他很敏感。”

李德面带微笑，连声说：“好、好。我牢牢记住你的话。”他也早就听说了毛泽东这个人，而且是一个带有很浓的传奇色彩的人物。

他们正无拘无束谈论的时候，项英、刘伯承进来，加入了他们的谈话行列。

这时，天色有些暗，毛泽东抽着烟，沿着田埂向旧庙方向走来。田地里是正在抽穗的稻子。他不时地弯下腰，拨弄一下田里的稻子。他是在查看长势，估算收成。

毛泽东走到独立房子外，丢掉烟蒂，用手理了理头上的长发进到房内。他对其他人都熟悉，唯独李德是第一次认识。他一进来就看见了李德那瘦高的身影，不卑不亢地伸出手，握住李德伸出的手。平淡中也不失热情地说：“欢迎你，李德同志。”

博古充当翻译，李德听后高兴地说：“毛同志，见到你很高兴。”

博古用中文讲了一遍。

毛泽东笑笑，多少有些勉强。他找了个位子坐下，又点燃了一支烟。

项英看看人到的差不多了，说：“咱们开会吧，研究一下反‘围剿’问题。周恩来、朱德二同志在前线，王稼祥因伤住院不能到会。”毛泽东仅为中革委委员。临时中央曾有言在先，朱德在前线时由项英代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因此，项英主持了会议。

博古首先将李德介绍给大家：“李德同志毕业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有‘堡垒’战经验，被称为‘街垒专家’。蒋介石不是要用‘堡垒主义’吗？我们有李德同志的指导，我们红区第五次反‘围剿’，就有了胜利的把握。我们应该把守好红区的大门，御敌于国门之外，不丧失一寸土地，用坚强的抵抗力，保卫苏区人民，保卫苏维埃政权。”他介绍的同时，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也定了会议的调子。

李德别后不久的9月25日，国民党北路军陈诚的第三路军，动用三个师的兵力，由南城、硝石向黎川发动进攻，从而拉开了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第五次军事“围剿”的序幕。

这一天，在黎川前线，位于敌人一侧，山上山下，从西到东碉堡林立，敌军巡逻队不停地巡逻。在敌前线指挥所里，陈诚立在地图前，对站立的刘兴、周浑元下达了作战任务：“你们第八纵，出动第五师、第六师、第七十九师，拿下共军的北大门——黎川。委座曾多次讲过，黎川是进攻‘匪区’的桥头堡。我们一定要占领这个桥头堡！”

陈诚下达作战任务的当天，黎川城外的国民党军队分多路向黎川城攻击。天上有编队飞行的飞机作进攻掩护；地上有先进的重型大炮打头阵。一时间，黎川城头浓烟四起。

周浑元同刘兴等立在山上，用望远镜观察黎川战况。周浑元疑惑地说：“如何不见共军动静？”

刘兴心中也直犯嘀咕：“难道是一座空城？”

周浑元：“说不定是共军耍的阴谋。”

刘兴：“老兄不必多虑，共军没有分身术，他们主力一部在福建正同十九路军激战哩，一部离此尚远，有也不过是一

些游击队，命令队伍占领黎川城！”

当月 28 日凌晨，陈诚部占领了黎川。

在独立房子的李德和博古还在商讨“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作战方针时，总部刘参谋匆匆进来报告：“黎川失守。”他俩人大为震惊。

博古惊诧地说：“黎川是红区的北门，怎么就这么轻易地失守了呢？”

刘参谋告诉他，说：“闽赣军区主力已随东方军入福建作战，唯一的一个独立师也在一星期前，根据中革军委的指示，调到硝石一线。黎川城仅有肖劲光司令身边 70 多人的教导队和一些为数不多的游击队，现已转移到黎川城南 60 里的溪口。”

博古同李德用俄语商量时，项英听说了黎川失守，也慌忙赶过来问怎么办。博古对刘参谋说：“命令东方军从将乐、顺昌一线回师入赣，以一部阻止敌人向南推进，主力在黎川北进攻硝石、资溪桥的敌人。命令中央红军林彪、聂荣臻率领主力则由永丰、乐安地区东移，攻击和牵制南城、南丰地区之敌，以保证东方军收复黎川，关闭苏区北大门。”

项英表示：“完全同意博古同志的意见，形成抚河会战的局面。”

在抚州的北路军总指挥部里，蒋介石刚洗漱完毕进到客厅，侍卫室主任晏道刚进来，向他报告：“先生，黎川已被陈诚攻克。”

蒋介石听后大为高兴：“黎川被国军攻克，就是打开了国军南进的大门，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大喜事。发电嘉奖陈诚部，

望再接再厉；同时告诉顾祝同、蒋鼎文、卫立煌、薛岳在抚河流域协同会战，全歼共军主力！”

东方军总部设在福建的将乐，彭德怀收到临时中央博古和军事顾问李德的急电，要他派出一部分兵力，收复黎川。彭德怀立即派出一支部队前往黎川解围。在去黎川的途中行进到洵口，飞鸢同国民党第六师的十八旅遭遇，经过激战，歼灭三个团，活捉旅长葛钟山。到达黎川北的硝石，同许克祥的二十四师鏖战数日，未能奏效。正在白热化时，林彪率领中央军赶到南城，也未能有效地阻止李延年的九师、黄维的十一师、霍揆彰的十四师、李树森的九十四师的东进。10月13日，国民党的四个师抵达硝石，东方军被迫于当晚撤出战斗。第五次反“围剿”的第一步，红军就失去了主动权。

在前线指挥的顾祝同接到蒋介石的急电，命令进占黎川的第八纵队的刘兴，要谢溥福的五师、周岩的六师和萧致平九十六师的一个旅开往资溪桥。这样从资溪桥到硝石不到二十里宽的地域，就摆了七个师又一个旅，妄图吸引红军，达到消灭之目的。

独立房子成了指挥战斗的临时指挥部。李德等人要求红军穿插到敌人的堡垒间隙中去消灭敌人。命令一军团进到抚河以东，集中一、三、五军团和陈毅率领的江西省军区独立第三、十九师，在资溪桥地区同敌人决战。在前线指挥战斗的周恩来、朱德和其他首长都提出了异议。在后方的博古、项英和李德以中革军委的名义，于10月20日发出了“关于十月中战役问题致师以上首长和司令部的一封信”，提出：“如果原则上拒绝进攻这种堡垒，那便是拒绝战斗。”博古和李德

心中十分清楚，很多人反对他们的战略部署。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历来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为了维护他们的尊严和权威，就采取了这么一个手法。结果，不仅没有占领资溪桥，也没有达到调动敌人的目的，反而在敌人的碉堡之间，吃尽了苦头，白天挨敌人飞机的轰炸，晚上也不得安生，最后不得不放弃资溪桥的决战计划。

面对敌人的进攻，红军兵力过于分散，到处出现了捉襟见肘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成立了第七、九军团。寻淮州任七军团军团长，肖劲光任七军团军团政委；罗炳辉任九军团军团长，蔡树藩任九军团政委。

肖劲光，湖南长沙人，1903年生，18岁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岁转为共产党，21岁回国。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第二年又去苏联的列宁格勒军政学院学习，1930年回国后，曾担任五军团政委。

寻淮州，湖南浏阳人，1912年生，1927年跟随毛泽东参加秋收起义，1928年加入共产党，曾任红军连长、团长、师长、军长之职。

蔡树藩，湖北汉阳人，1905年生，1925年转入共产党，1927年曾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就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宣传部长、红二十二军军长。

七军团刚成立就要求他们深入到抚州地区进行作战，以期达到调动敌人之目的。当寻淮州和肖劲光在11月11日率军向浒湾进攻时，在八角亭高地受到浒湾、金溪和琅玕方面敌人的夹击，处境十分危险。整个战场壕沟纵横，弹痕累累，大大小小的炮弹坑遍及高地上。战士们正在疲惫中修补战壕。

肖劲光政委的军服上也被弹片划破了几道口子。他仔细地检查每一个掩体、射击孔，不时给战士鼓劲打气。高地上空十多架敌机超低空飞行，不是疯狂地扫射，就是接连投弹，使整个战场成了一片火海。被炸牺牲的红军战士尸体就躺在前沿阵地，还没来得及掩埋；被炸断的树干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彭德怀奉命率领三军团前去救援，也受到了敌人的阻击。彭德怀此时正在发疟疾，多日来高烧不止。他是带病指挥作战。他赶到前沿阵地关切地问：“同敌人接火的是哪个团？”

张震跑过来：“报告彭总，四师十团三营。”

彭德怀打量后，说：“你是张震营长。”

“对！我是张震。”张震立正站好。这时师政委彭雪枫也赶来。他见彭德怀嘴唇发紫，浑身发颤，关切地问：“彭总，你的身体……”他身后的田参谋说：“军团长正在发疟疾。”正说间，彭德怀身上一阵寒冷，难以自持，险些倒下去，被身边的彭雪枫扶住。张震向后大叫一声：“担架！”

立时有两个战士拿着担架过来，彭雪枫、张震扶彭德怀躺在担架上。

彭德怀拉住彭雪枫的手：“彭政委，你替我指挥，突破敌人的防线，尽快增援红七军团的肖劲光、寻维州他们。他们目前的处境怕是凶多吉少。”

彭雪枫表示：“请彭总放心，我们一定突破敌人防线，增援红七军团！”

这时的八角亭高地上，战壕内红军战士死伤无数，仅有一部分人能坚持战斗。轰炸的飞机刚过，山坡上又出现了十多辆装甲车向山上冲来。装甲车后敌人如蚁，边射击边冲锋。

红军阵地危在旦夕。最后被迫放弃阵地。八角亭高地一战，红军伤亡 1100 多人。

此时，一军团、九军团的处境也不妙。他们在见贤桥到棠阴之间的敌人封锁线中出击，为的是配合东方军作战，结果遭到敌人十多个师兵力的围攻，只好转移到云盖山和大雄关地区据守，结果，又蒙受了巨大的伤亡。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好放弃阵地南撤，继续向苏区中心转移。出现这种局面，谁都知道这是单纯防御的结果，是御敌于国门之外的结果。一句话，是临时中央“左”倾路线的结果。

正在这时，发生了“福建事变”。

16 . 福建事变

1933 年 11 月 20 日，蔡廷锴发动了“福建事变”，声明脱离国民党政府，成立福建中华共和国政府。在《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人民权利宣言》中，有这么一段话：

中国各地之人民代表，在以蒋介石为灵魂之国民党政府，公然积极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出卖国家，残杀人民与彻底的为帝国主义者统治中国工具之时，痛民族的危亡，已到最后的关头，为救护国家、保障人权起见，乃临时集会于福州。大会一致认定中国革命之中断，与年来中国殖民地化之加强以及人民种种痛苦，皆

由蒋中正媚外残民之结果。

原来，蒋光鼐和蔡廷锴发动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后，蒋介石视十九路军为心腹之患，将其调离上海，驻守在淞沪线上。蒋介石对这个十九路军还不放心，又采取了一箭双雕的手法，把十九路军调往福建，要他们同共产党拼个你死我活。假如十九路军消灭了共产党的红军，也在福建呆不下去。广东的陈济棠向来同原十九路军的陈铭枢不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

十九路军调到福建后，蒋光鼐调任福建省府主席，蔡廷锴升为十九路军总指挥。十九路军调往福建时，归蔡廷锴指挥的有沈光汉的六十师、戴戟的六十一师后由毛维寿继任师长，区寿年的七十八师和补充师，后来在补充师的基础上成立新编二师，卢兴邦任师长，还有新编第四旅。原在福建张贞的四十九师，被东征红军打败后，又重新拼凑起来，划归到十九路军建制，刘和鼎的五十六师也列入十九路军的序列。时止今日，归蔡廷锴调动指挥的有六个师又一个旅。

蔡廷锴调到福建时，红军活动的重点放在了赣南，同十九路军没有太大的军事冲突。到了年底，蒋介石发动了第四次“围剿”，蔡廷锴虽是左路军总指挥，主要战场是在抚河流域展开的，两下也相安无事。

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又上台后，对谁也不放心。他不仅把军政大权独揽于一身，还亲自兼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就这样，他还是不能高枕无忧，由中组部副部长陈果夫和机要秘书陈立夫组成“中央俱乐部”，成为CC派。C为“陈”字的英文Chen第一个字母，CC是两个“陈”字的第一个英文

字母。CC 派就是从此开始，形成了至上而下的秘密特务组织。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呼声空前高涨，不仅社会团体和民众强烈要求，就连军队也有一部分中下级军官强烈要求，甚至还有一批高级军官，公开和半公开地要求抗日。蒋介石面对这种抗日的洪流，也感到只反共不抗日会激起全国民众的更大愤慨。这时，他想像他当黄埔军校校长那样，培养出为他所用的人才来。因此，他就照苏联的“格柏乌”，也就是“政治保卫局”，组成“复兴社”网罗大批人才。这事交给谁来办呢？他想起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贺衷寒。贺衷寒是黄埔第一期学员，曾到苏联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28年回国后，又于翌年的春天，被蒋介石送到日本深造。1931年被蒋介石召回国。

1932年3月初，复兴社在上海召开了成立大会，蒋介石亲自到会主持，并讲了话。戴笠当时为候补干事，后经胡宗南推荐，蒋介石授命，戴笠成了特务处的头子。戴笠是浙江江山人，1897年生，字雨农，又叫徵兰，是黄埔军校第六期学员。1928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联络参谋，主持情报工作。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忠于领袖，进行阴谋暗杀活动。这个组织不仅渗透到军队的各个领域，还渗透到军队以外的各个领域。这就是“军统局”的前身。

上海“一二八事变”后，十九路军曾派出一百多人进行专门训练，这些人后来大部分都参加了“复兴社”这个组织。

这一年的冬天，十九路军在厦门破获了一个组织，抓了一些人，有人曾供出他们的任务就是来暗杀省府主席蒋光鼐

和蔡廷锴。这事对他俩人震动很大，由防备到憎恨。接着又发生了一系列的高级军官阴谋叛变的事件。原来，江西省府主席熊式辉，是江西安义人，禀承蒋介石的秘密命令，利用同乡关系，拉拢六十一师师长毛维寿，阴谋倒戈；杨永泰拉拢四十九师师长张贞；“复兴社”干将分子张炎元，主动策反十九路军参谋长黄强和旅长赵一肩等人；郑介民亲自出马，策反七十八师旅长云应霖、张君嵩，同时还利用其他人策反六十师团长多人。郑介民是广东海南人，1897年生，曾用名娉炳，别号耀全，化名杰夫，黄埔军校第二期学员，也曾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成立“复兴社”时为干事会干事。从此，他也就成了一个老牌特务。幸亏这事发现的早，没有造成大的损失。蒋介石贼心不死，一计不成，再施一计。他又秘密收买五十六师师长刘和鼎，新编二师师长卢兴邦，专门用来监视十九路军的行动。蒋光鼐、蔡廷锴在这种局势下高度警惕。这些情况都促使了他俩人的反思。那么同红军作战的情形又是怎样的呢？

1933年7月1日，彭德怀和滕代远率领东方军从广昌出发，5日到达闽西的宁化以西地区。8日围攻泉上，10日卢兴邦新编二师的一个团，出清流前去增援，行进到延洋，被寻淮州的第五师消灭五个连。区寿年七十八师的一个团由上堡向北运动，行进到马屋附近，被程子华的三十四师击溃一个团。红四、五师于14日占领清流。接着在泉上又歼灭新编二师一个团。7月底，红军三师和四师的一部，在朋口消灭七十八师守军一个团的大部和增援的一个团，使区寿年的七十八师险些全军覆灭，弃城逃向永安。红军一路东进，占将乐，攻

顺昌，夺南平，下尤溪口，一个多月连克六城。蔡廷锴指挥十九路军同红军作战，连连败北。虽未有大的损失，也是弄得丢盔弃甲，军心浮动。这时，蒋介石偏偏来了通令，严厉批评十九路军作战不力，丢失口令，泄露机密，扬言要重重查办。这无疑是在火上浇油。

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蔡廷锴十九路军的任务，是扼守闽西和闽西北地区，阻止红军东进和北上。

“九一八事变”使蔡认识了蒋介石；上海“一二八”淞沪战争，使他了解了蒋介石；在民族危亡之际，假抗战，真投降，积极打内战，使他进一步认清了蒋介石的本来面目。他们秘密地策划，暗地里积极行动，准备举起反蒋联共抗日的大旗。在“围剿”中他俩多次率领十九路军深入到苏区，对共产党的红军作战。他开始由同情共产党到后来相信共产党。因此，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团结内部，在军事上同红军密切合作，才是革命取得胜利的唯一道路。

蒋光鼐和蔡廷锴积极物色同共产党取得联系的中间人，最后选中了陈公培。

陈公培是湖南长沙人，1901年生，曾经改名吴明、无名。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翌年加入巴黎共产主义小组。1924年入黄埔军校第二期，曾经两次参加东征战争和北伐战争，也一度担任过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撤出南昌，转战到广东的潮汕地区。这时候，他脱离了共产党。他俩人看中他的就是这一点。陈公培曾经参加过共产党，对共产党了解，而且在共产党方面有很多老朋友。

于是，9月22日，陈公培携带着蒋光鼐的亲笔信，由福州秘密出发，坐船从海上到达厦门，绕了一个大弯，而后到达东方军的司令部，延平的王台。

彭德怀热情地招待了陈公培。由于当时的条件所限，就把两张方桌合并在一起，用脸盆盛上猪肉、鸡、菜和米，满满放了六大盆。

当彭德怀、滕代远、袁国平陪着国民党十九路军的代表陈公培进来后，彭德怀歉意地说：“陈先生，没有好东西相待，仅此而已了。”

陈公培也毫不在意地说：“彭总太客气了。请总指挥尽快向中央汇报，我十九路军脱蒋联共，出自爱国之心。蒋、蔡司令官在淞沪抗战，众所周知。”

彭德怀诚恳地说：“我党和苏维埃政府十分赞赏贵军的行动。毛泽东主席曾以政府的名义发表过《反对国民党出卖淞沪协定通电》。我们欢迎你们站在人民一边。”

陈公培客气地说：“我就静候贵党的佳音了。”

“我们马上就发报给中央。”彭德怀表示。

在独立房子的博古、张闻天、李德，接到了彭德怀从前线发来的电报。他们经过商议，感到对十九路军的详细情况还不十分了解，一时间拿不定注意。博古通知彭德怀，同意他同十九路军的代表接触，有情况随时电告。后来又听说彭德怀用脸盆招待十九路军的代表，有失雅观。去电还批评了他们的有些作法。

彭德怀接到临时中央的电报，积极同陈公培接触。时过不久，他又收到了博古的第二封电报。彭德怀将电报往桌上

一拍，气愤地说：“前后两个电报，两种态度，朝令夕改。知识分子总是有他的歪道理，要我们‘耍一个滑头’，这么大的事情视同儿戏！”

滕代远也感到临时中央处理事情不够慎重。政治问题，是关系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前途命运的问题，来不得半点的犹豫和虚假，更不能去投机。彭德怀拿起桌上的电报，抖了抖，说：“不诚心，如何同别人谈？”陈公培见短期内得不到结果，只好打道回福州。事后，毛泽东才知道，十分惋惜地说：“我们要抓住这个有利时机，争取十九路军站在抗战一边。联合十九路军不仅能打破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还能扩大苏区，推动革命的进程。二十六路军在宁都暴动，对蒋介石打击就很大，这次十九路军反蒋，更是如此啊。”

远在福州的蒋光鼐和蔡廷锴处于诚心，第二次又派陈公培和他的秘书长徐名鸿，于10月下旬再次到苏区。

在瑞金的沙洲坝，毛泽东正伏在桌前整理《才溪乡调查》，刚安不久的军用电话铃响了。毛泽东停笔接电话。

“我是毛泽东，哦，博古同志……十九路军派来了陈公培、徐名鸿为谈判代表，什么？由政府出面谈判。好，还有周恩来、叶剑英参加。……嗯……潘健行为全权代表……我马上去。”

毛泽东放下电话，特地换上一套新衣服。

潘健行就是潘汉年，江苏宜兴人，1906年生，1925年加入共产党；曾参加过“五卅”反帝爱国运动。19岁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机关报《革命军日报》总编辑，并且担任总政治部宣传科科长。以后任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中

国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中共中央特科第二科科长。1933年5月，因他的堂兄被逮捕，他自己的处境也十分危险，就化名潘健行到了苏区瑞金。他到瑞金后，担任了中共苏区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在特二科时，他就和徐名鸿相识。

在中央政府的一间大房里，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潘健行同陈公培、徐名鸿等人坐在一张长条桌旁。谈判很顺利，气氛也好。

一份《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传到徐名鸿手中。徐名鸿诚挚地说：“感谢贵党贵政府的真诚合作，协议很快达成。我回去后，向蒋光鼐将军、蔡廷锴将军传达各位将军的合作。”

毛泽东接过徐名鸿的话说：“我们对贵军联合共产党反蒋抗日，表示欢迎。在国难当头之际，蔡公与蒋公二位将军以民族大业为重，为广民众所敬佩。抗日救国救民，才有出路。我们党愿意同一切反蒋抗日的社会团体联合起来。”

周恩来和毛泽东到独立房子向博古汇报谈判情况。张闻天、项英、李德也在座。周恩来汇报完后，问道：“明天，十九路军的代表就要回福建了，中央还有什么指示？”

博古认为他们是投机革命，是革命最危险的敌人，对他们不能抱希望。

毛泽东则认为国民党十九路军的反日反蒋，是我们打破第五次‘围剿’的有利时机。鉴于目前的局势，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我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人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

地区之敌自动退却，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起到援助福建人民政府之作用。此计不用，第五次‘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

恰好刘参谋进来，向他们报告。

“彭总从前线拍来电报。建议：留五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中一、三军团和七、九两个军团，向闽浙赣边区进军，以方志敏、邵式平根据地威胁南京、上海、杭州，支援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破坏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

博古一听，大为恼火，他不敢当面批评毛泽东，就借题发挥。

“此建议，是脱离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冒险主义。依此建议，必定断送革命！”此言以出，谁还敢多言，结果不欢而散。

十九路军的代表走了，带回去了一纸协议。由于临时中央还是左的一套，没有利用这一有利事件，坐失良机。

在抚州北路军总司令部里，蒋介石住处的门前有棵桔子树。虽是初冬时节，果实挂满枝头，甚是好看。整个对苏区的“围剿”，正按着蒋介石的布置进展顺利。今天，他的心情特别好，穿了件深兰色长衫，立在树前观看桔子。

顾祝同、蒋鼎文神色异常地进来。蒋介石一见他俩神色慌张，不由一怔，问道：“墨三、铭三，何事如此惊慌？”

顾祝同：“校长，福建的蒋光鼐、蔡廷锴已派陈公培前去同共产党联系，准备联共倒戈。”

蒋介石听后很震惊，脸色一下子变了。他心急如焚，在院中踱了几个来回，突然咽回快到口边的话，又不停地走起

来。

顾、蒋望着这位显赫的领袖，不敢妄言。

蒋介石停在他的两位将军面前：“淞沪私自开战，给了我一个难看。这次又要在背后插一刀，实为十恶不赦。你们要密切注意福建的动向，阻止他们的行动，绝不能再出现宁都第二十六路军类似的情况！每日多派飞机侦察，并轮番轰炸‘匪区’。”

蒋介石回到住室，独自坐在那里，显得忧心忡忡。他一会儿拿起自编的《剿匪手本》看上几眼，一会儿又放下，兀自发呆。

早饭后，蒋介石一个人在室内徘徊不止，口中哼着歌，一上午都是如此。他的侍卫长走到住室窗户外，透过窗见蒋介石在高唱，忙离去。不多时，侍卫长找来了侍从室主任，俩人来到窗前偷视。

蒋介石想着福建发生的事，着实令他坐卧不安、食不甘味。此时，他举止失态。

侍卫长小声讲：“先生发神经了。”

侍从室主任：“走吧，小心挨克。”

这时，宋美龄健步走进院内，俩人见后，忙站在一边：“夫人好。”

宋美龄打过招呼，进了室内：“达令。”宋美龄娇滴滴地叫道。

蒋介石醒悟过来：“喔、夫人。何时到的，怎么也没招呼一声？”

宋美龄坐下撒娇地说：“我来看看你嘛。”

蒋介石移过一个老式电扇，调得稍慢一些对准她吹风。

翌日一早。蒋介石在花园式的住处，曲径通幽的道上散步，身后跟着侍卫长和侍从室主任。走了一段时间，蒋介石停下来。问：“有没有十九路军同‘赤匪’联系的情报？”

侍从室主任：“先生，没有。”

蒋介石吩咐他们：“一有这方面的情况，要立即送我。”

侍从室主任：“是！先生。”

蒋介石边走边自言自语地说：“如果他们同共产党发生联系，一切都好解决。一旦共产党插手此事，那将变得复杂化，就难办了。”

他们在院内散步，宋美龄在屋内却从床下搜出一个小菜坛，上面有“宁波”字样，脸色不由大变，她又在床下搜寻，又搜出一坛，她气恼的提起两个小罐，不管三七二十一狠命地摔在屋正中。

蒋介石散步回来，刚好碰上。罐内的东西和破碎的瓦皮溅起弄脏了他的衣服。蒋介石刚要发火，当他看清被摔碎的是他家中原配夫人毛氏送来的宁波小菜时，倒先软了三分。

“夫人。”

宋美龄气怒地“哼”了一声，扭身一边。

蒋介石走过去，又轻声叫道：“夫人。”

宋美龄杏眼圆睁：“你，你吃着碗里，看着锅里，还想着别的。你……”她一屁股坐在一边的沙发上，竟自哭了起来。

宋美龄，原籍海南文昌，1897年生于上海。她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大姐宋蔼龄，嫁给孔祥熙为妻；二姐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哥哥宋子文，1927年后，曾就任国民党中央

央执行委员、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中央银行总裁、中国银行董事长、外交部部长。宋氏家族，是一个十分显赫的家族。

1907年的宋美龄年仅10岁，就同二姐宋庆龄一同到美国新泽西州萨米特就学，后来又转到麻省卫尔斯莱女子学院就读，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她在美国一呆就是十年，1917年回国。

蒋介石随着地位不断地提高，其名声也愈来愈显赫。1927年她和蒋介石的结合，可以说是她大姐宋蔼龄的杰作，也是一种政治上的结合。

蒋介石对宋美龄早已倾心，只是没有机会。蒋介石不仅看中了宋美龄的美貌、才识，更看中了她的出身、地位。从“宁汉之争”中的孔祥熙、宋蔼龄夫妇拉拢冯玉祥利用宋子文就可以看出端倪，他蒋介石要想登上领导者的最高宝座，非得有宋氏家族的支持不可。宋蔼龄独具慧眼，她觉得蒋介石就是中国的“拿破仑”。她也想把她的小妹妹嫁给“拿破仑”式的人物蒋介石。可是，这位微露峥嵘的“拿破仑”，早已有三房妻室。前妻毛氏，在老家的溪口，他早已休掉，不足为虑；第二房妻子姚氏，也划入另册，也不须多虑；只是现在的妻子陈洁如，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障碍。早在1926年的8月间，宋蔼龄邀请蒋介石夫妇到她家参加宴会，就是一种试探。当时在宴会上作陪的有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她一眼就看出宋蔼龄的用意。她曾警告过陈洁如，要她小心。

要顺利地实施这一计划，得排除三个障碍：一是世俗观念。当时蒋介石的名声并不好听。这个似乎还不算太大。第

二个障碍阻力较大。首先要排除宋母倪桂珍的阻力。她采取了“釜底抽薪”的办法，把宋母送到日本，减少压力。宋庆龄反对尤为强烈，宋子文也是从中作梗。但是，她（他）俩人毕竟是姊妹关系，只有建议权，没有决定权。宋蔼龄就给他们打“迂回战”。在1927年5月5日，经过宋蔼龄的精心安排，宋美龄和蒋介石到镇江作十日游，以此来加深他俩人之间的感情。

宋庆龄是坚决反蒋的，由于武汉政府的垮台，她不得不搬到上海的法租界寓所里。蒋介石的特务一直在监视、跟踪、威胁。宋蔼龄又想出了一个办法，叫做“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让宋庆龄出国旅游，脱离险境。宋庆龄迫于内外压力，只好在8月28日秘密离开上海，去苏联访问。

宋庆龄一走，宋子文成了孤掌难鸣。为了解决这一个最后障碍，宋蔼龄搬出了宋子文的恩师谭延闿去做他的工作。谭延闿果不负她望，马到成功。第二个障碍也是最大的障碍。都被宋蔼龄一一化解了。这第三个障碍，蒋介石拿出五万美元，要陈洁如到美国就学；姚氏以一栋二层小洋楼，被安置在苏州；毛福梅由蒋介石的娘舅出面，也顺利谈妥。

蒋介石在宋蔼龄使出浑身解数，扫除一个个障碍后，于12月1日，在上海的西摩路宋府和大华饭店，分两处举行了宗教婚礼和世俗婚礼。从这一日开始，宋美龄就走向了“中国第一夫人”的道路。

今年，是她和蒋介石结婚的第六年。蒋介石比她大整整10岁。他也处处敬畏她三分。宋美龄一撒娇、发怒，他就百倍体贴，好言劝说。他正要劝说，一旁的电话铃响了。

当他知道了事件的原委后，脸色变得铁青。宋美龄见蒋介石面色突变，也知道出了大事情，就止住哭泣。

蒋介石一迈进北路军总司令部，就对顾祝同讲：“福建的十九路军出了大的变故。蒋光鼐和蔡廷锴另立了政府，要迅速抽调兵力平息‘福建事变’！你马上把熊式辉、陈诚叫来，商量一个稳妥的解决办法。”

陈诚、熊式辉很快就赶到了北路军司令部。蒋介石同顾祝同他们秘密策划了几天，决定调遣蒋鼎文率领李玉堂的第三师，李延年的第九师，从赣东入闽西北；调遣张治中指挥王敬久的八十七师，孙元良的八十八师，进到闽北的建瓯地区，驻守闽北的刘和鼎的五十六师也划归张治中指挥；调遣卫立煌率领邢震南的第四师，李默庵的第十师，宋希濂的三十六师，刘戡的八十三师，王仲廉的八十九师，由赣东南进入闽西的邵武、顺昌地区。动用十个师的兵力，围剿十九路军。

“福建事变”的第七天，蒋介石在顾祝同的陪同下，到了南城的三、九师驻地。他对两个师的官兵说：“十九路军是叛逆，在福州另立政府，公开违背总理遗嘱，并更换了民国的旗帜。这是倒行逆施，丧心病狂的反动。此次出师讨逆，乃为实现总理的三民主义，为抗日而讨逆，为剿匪而讨逆。”

蒋介石旋即从南城回到抚州，对准备出师的十师、三十六师、八十三师、八十九师，又发表了镇压“福建事变”的讲话。不久，他亲自飞到了建瓯前线，指挥作战。又调遣两个装备精良的炮兵团开赴到前线，同时调遣海军到福州海面封锁港口，还调来了大批的轰炸机，对福州地区实行狂轰滥

炸。

1934年2月初，不到两个月的“福建事变”被蒋介石镇压下去了。蔡廷锴只好孤身离开部队去了香港，他的十九路军被蒋介石化整为零，一大批师、旅、团长被迫离开部队。

17．肖劲光受审

八角亭，位于抚河东岸，浒湾以南，距离抚州几十公里。

八角亭战斗，是肖劲光和寻淮州的第七军团北进时同敌人相遇，是一场空前激烈的战斗。由于敌人占绝对优势，红三军团前去增援又受阻，红七军团阵地被敌人突破，于11月12日仓忙撤出战场。

博古、李德俩人听到八角亭战斗失败的坏消息，在独立房子中焦虑不安地徘徊。张闻天坐在一边，无动于衷，显得是那样的平静。

博古那颗跳动不安的心，经过激烈的思考后，对他们说：“浒湾八角亭战斗的失败，是肖劲光指挥不当，作战不力所致。他肖劲光上次在黎川不战自退，他就是‘罗明路线’在军队的代表，要把他押上军事法庭！”按理说，这种北进到敌人碉堡间隙中作战的战术，本身就是一个错误。恰恰这场战略的决策者，不去认识这个问题，反而责怪执行者。再说，寻淮州是军团长，是军事指挥官。而肖劲光是政委。他们不去追究寻淮州，而追究肖劲光，也是对上一次黎川失守的追究。这

里面还有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那就是肖劲光同毛泽东的关系不一般。这是一个没有说明、也不能说明的问题。

这时的张闻天，似乎对这次反“围剿”的策略，若明若暗的有些异样的说不清的感觉。他对肖劲光不尽了解。在当时，就向他不了解毛泽东一样。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到苏区不重视毛泽东，但并没有特别仇视和有意打击的心理。对肖劲光也是一样。他望着激动、烦躁、气怒的博古，突然又产生了一种以往所没有的感觉。他在内心自问，到苏区后，不管是亲眼所见，还是听他人所说，红军每战必胜，如今又是为什么？此时，他有点“冷眼向洋看世界”的心理。

博古停止了徘徊，望着毫无表情的张闻天欲言又止。继而，他又转向李德，李德极为赞同，操着生硬的中国话说：“审判肖劲光。彭德怀三军团增援不力，也应负责任。”

此时的博古还不想树敌太多，想了想心有余悸地说：“彭德怀增援迟缓，贻误了战机，是应负责任的。目前，想动他也不能动他。”

李德生硬地问：“为何？”

博古自有他自己的道理：“他是中革军委副主席。目前，很多人对中央局的路线还不十分理解，此时再把彭德怀牵进去，怕是麻烦太多。”

项英不知什么时候进来了，慢悠悠地插话说：“肖劲光在黎川不放一枪率部匆忙撤走，这是过时的游击战的回潮。丢失一个县城事小，游击战回潮是大。八角亭战斗失败，不严厉惩处，后患无穷。”

李德把手一劈：“开军事法庭，审判肖劲光！”

肖劲光就这样受审了。

瑞金的临时军事裁判庭召开公审大会。大会严肃、紧张。台下是旁听的几百名红军战士、干部和地方群众。

肖劲光被两名全副武装的红军战士押进审判庭。会场立即响起了口号：“反对逃跑主义！”“肖劲光是军队的‘罗明路线’代理人！”“……”

台上端坐着保卫局局长邓发。书记员宣读起诉书：“肖劲光，男，31岁，湖南长沙人，捕前系红七军团政委，曾担任闽赣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1933年9月28日，在强大敌人的进攻面前，视敌如虎，放弃抵抗，不战而退，将苏区北大门黎川城，双手奉献给敌人。1933年11月12日，在八角亭战斗中伤亡惨重，丧失阵地，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为严肃党纪、军纪……”

肖劲光忍无可忍，大声道：“我不服！你们颠倒黑白，混淆是非……”

台下有人领着呼口号：“肖劲光是机会主义！”、“打倒机会主义！”、“肖劲光是怕死鬼！”这是有人为了壮大声势，事先有意安排的。

肖劲光不理睬口号声，继续说：“众所周知，我手上的兵一部分调往东方军入闽随三军团作战，一部调往硝石配合一军团行动，我手上仅有七十余人的教导队。敌人进攻黎川是三个师，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我是在敌人差不多包围的严重情况下撤出的。这有什么错？”

台下人员听到真相后，心里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滋味。因此，再也没有人高呼口号，倒显得鸦雀无声，大部分人脸上

反而出现了同情的表情。

肖劲光仍据理争辩：“八角亭战斗，伤亡是大，死伤一千多个好同志。我不是铁石心肠，怎么能不伤心。可为什么死伤这么多？大家问过为什么吗？敌我强弱悬殊，弹药不足，打阵地战拚实力，拚消耗，我们能拚住敌人吗？敌人有敌人的优势，我们有我们的优势，可我们的优势得不到发挥嘛！”

结果，审判大会不欢而散。

毛泽东知道那边在审判肖劲光，他想阻止也阻止不了。本来他要据理力争，静静一想，他没有去那样做，反而自己把自己关在屋里，研究起战局来了。他面前展开着一张绘制的敌我态势地图。地图上，在苏区四周标满了碉堡和封锁线。他凝视着地图，满脸严肃，眉头紧锁。

贺子珍进来见状又悄悄退下，不忍心打扰他。

毛泽东已听出贺子珍的脚步声，叫了一声：“子珍。”

贺子珍闻声转身反回来。

毛泽东的注意力仍在地图上，头也没回地说：“子珍，你代我去看看肖劲光同志，目前他的处境不好，去安慰他一下。”

肖劲光被关押起来了。关押的地方，是一间小屋，四壁空空，墙角处铺着稻草，稻草上放着一条他多年使用的旧毛毯。他从法庭被押回来，就一直坐在稻草上，静静地想问题，门开处，贺子珍满面愁容地进来。肖劲光见后一惊，忙站起身来。

贺子珍小声告诉他：“主席让我专门来看看您。”

肖劲光非常动容：“谢谢毛主席，谢谢毛主席。你们处境也不好，还关心我……”他不由热泪盈眶。

贺子珍还告诉他：“主席说‘你应该撤退，做得对！对你的处罚是完全错误的！’希望你保重身体，稼祥同志也支持你。”肖劲光激动地说不出话来。

审判肖劲光大会后，邓发受临时中央的委托，到野战医院找到还在治病的王稼祥，传达了博古、项英和李德的意见。王稼祥气愤地望着桌上对肖劲光的判决书。

邓发立在一边，说：“王副主席：博古、项英同志，还有李德同志，都希望你能在判决书上签字。”

王稼祥愤怒了：“这个字我不能签！审判一个高级干部，视同儿戏，谁想签就签好了！”

王稼祥气怒地在病房里走动，突然停在邓发面前大声说：“前方战士在浴血奋战，我们却在后方打内战，成何体统！”

王稼祥是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他不在判决书上签字，判决书就不产生法律效果。周恩来和朱德也不同意他们这样做，加上还有其他领导的强烈反对，肖劲光仅仅判了几个月的徒刑。

这时的蒋介石正忙于平息“福建事变”，临时中央也正在这个时候，1934年1月15日，在瑞金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六届五中全会。博古、陈云、张闻天分别作了报告。18日，选举产生了中央政治局，博古、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项英、陈云、王明、康生、任弼时、张国焘、毛泽东为政治局委员。毛泽东为十一人政治局委员的最后一名。博古、张闻天、周恩来和项英为政治局常委。在这个会上，毛泽东又提出了打破蒋介石军事“围剿”的意见和策略，再一次的被否决，把左的错误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张闻天虽然在党内地位仅次于博古，排在第二位，他也像王稼祥那样，开始对当时的政策有了冷静的反思，在言论和行动上和博古总差那么半拍。博古也开始对他有了看法，想出一个“一箭双雕”的办法来。

1月22日，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选举产生了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张闻天为人民委员会主席；红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合并，成立中央红军。朱德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为副主席。实际上军事指挥大权掌握在博古和李德手里。张闻天出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就是博古的“一箭双雕”，既把张闻天排除在中央常委之外，又能有效地监视在政府工作的毛泽东。这时的顾作霖，因王稼祥久病不愈，决定由他代理王稼祥出任总政治部主任。

顾作霖随红军总部也到了广昌前线。他亲眼目睹了蒋介石平息“福建事变”后，组成了抚河河西、河东两个纵队，看到国民党军队和拉来的民夫，在抢修永久性碉堡。路上到处是运砖、运石、运水泥、运钢筋的汽车和抬东西的人流。我方一侧红军战士在砍伐松木、开挖战壕和掩体。他就开始了对“阵地战”、“防御战”战略决策的怀疑。

博古和李德不顾红军连续作战的疲劳，抽调了一军团、三军团、五军团协同广昌的九军团，开始了广昌保卫战。广昌北面的无名高地上，张震带领人员正紧张地用松木搭成永久性的工事。双方碉堡林立，相距仅二三百米。这是一场抢时间、抢速度的争夺战。

我方阵地上树立着“保卫广昌，血战到底！”的标语牌子。

彭德怀、滕代远来到高地检查防御。张震看见迎上去立正敬礼，彭、滕还礼后继续向前走。张震跟在后面。当他们来到用松木搭成的工事前，彭德怀看看对面的钢筋水泥碉堡，又用手推推工事上的松木，还算牢固，便问：“张营长，你们营还有多少人？”

张震：“报告首长，还有一百多人。”

滕代远告诉他：“部队伤亡很大，损耗也很大，一仗接一仗地打来不及补充，你们要作最坏的打算。”

张震有苦难言，下了很大决心才鼓起勇气说：“首长，这仗打的有些憋气。以前可不是这个打法。”

滕代远只是苦笑笑。他清楚，他也有意见，但他怎么能向下级讲清楚呢？

张震带着情绪说：“现在被动挨打，发挥不了我们的特长，部队中议论很多，情绪也很大，但都闹不明白，为啥子这样打？”

彭德怀唬着脸，一直在望着敌人的碉堡，也一直在听着张震同滕代远的对话。此时，他回过头来，问：“敌人修碉堡的速度如何？”

张震气愤地回答：“像竹笋那样快，一天就冒出一大片。”

确实，敌人一侧的阵地上，碉堡如雨后春笋。也就在这个时候，罗卓英带领一群属下，也来到了前沿阵地，在观察我方阵地。他从属下手中要过望远镜，清楚地看到我方阵地上的壕沟、松木工事，七歪八扭，松松垮垮，心中暗自发笑。突然，“保卫广昌，血战到底！”的红色大字闯入他的镜头。

罗卓英放下望远镜，嘴角露出轻蔑的笑：“哼！他们那是

工事？在我军飞机、大炮的轰炸下，将化为一片焦土！”

属下一阵随声附和，罗卓英脸上掠过一丝不快：“不过，我们面对的对手是老冤家彭德怀！”

彭德怀面对眼前的情形，有股说不出的压抑。他气怒地取下军帽往大腿上一摔：“阵地战、防御战，明摆着是吃亏战！靠他们在独立房子里纸上谈兵，胡乱划圈圈，我们跳圈圈，不打败仗才怪哩！”

张震试探性地问：“为何毛主席不指挥战斗？以前反‘围剿’，我们3万人对10万、20万、30万照样打胜仗。现在8万人对50万人，为啥老打败仗？”

滕代远话中多少带些伤感，却又是语重心长地说：“有些事你不清楚，也不可能弄清楚。以后你会明白的。”他拍拍张震的肩头。

张震似懂非懂地看着两位首长。彭德怀粗声粗气地说：“他们排挤毛主席，等你弄明白了，一切都完了！”他说完独自向前走去，滕代远追上去，张震紧紧跟在后面。以后，谁也没在说什么，只顾沿着前沿阵地向东检查。

对中央战略决策的认识，是经过实践中的事实使人们逐渐认识的。尤其是以前的中央代表和党的领导人的认识。王稼祥是第一个先认识的，接着就是任弼时，再就是张闻天和顾作霖。在广昌战役的决策上，张闻天同博古发生了大的矛盾冲突和争论。俩人的关系逐渐出现裂痕。尽管如此，独立房子依然还是指挥前线作战的司令部，人来人往，川流不息。

李德、博古伏在地图前，用尺子比划着，计算着并在地图上面用红蓝铅笔标记着，显得十分认真。

刘参谋进来：“彭总从广昌发来电报。”

博古接过看后，用俄语向李德报告。

“彭德怀提出广昌不能固守，主要是敌人军事装备好，又有飞机大炮支援，再死守广昌就要全军覆没，提出撤退。”

李德一听火了，将红蓝铅笔往桌子上一丢，两手激动地比划着，并用俄语说：“又一个‘右倾’主义者，要死守广昌，以堡垒对堡垒！我们没有飞机，可我们有坚强的革命意志！”

伍修权翻译成中文。

博古依然是那样的自信：“敌人要夺广昌，我们就一定要守广昌，要敌人在广昌败北！在江西首先实现胜利的革命目标！”

毛泽东进到独立房子，博古、李德见到毛泽东连招呼也不打。毛泽东也不理会这些，诚恳地告诫他们：“仗不能再这么打下去了。不然，连老本都要输光的！”

博古顶了他一句：“你的任务是做政府工作。军事上的事，就不用再操心了。你不是身体不适吗？可以到上海疗养。”

李德用生硬的中国话说：“你还可以去莫斯科休养。”

毛泽东心中明白他俩的用意，坚决地说：“我不去！我不离开苏区，不离开中国。我身体可以适应工作，如果你们认为我碍事，我可以到粤赣省去。”毛泽东讲完大步离开了独立房。

博古、李德望着毛泽东的背影，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李德卷起地图，像下了决心：“我们到广昌去指挥，也顺便看看代政治部主任顾作霖。”

在内外反对呼声很高的时候，博古、李德由刘伯承等人

陪同，手里拿着竹棍，来到了广昌大街上。顾作霖也在其中，不过此时的他，好像换了一个人，一直默默无言地跟随着。街上行人稀少，仅有的是红军战士和游击队的担架队，行色匆匆。刘伯承也是一言不发。可以看出，他心中有气。刚才也为广昌战役的决策同他们发生了冲突。

街道两边房屋的墙上，到处刷着标语：

“为保卫广昌而战！”

“要么胜利，要么死去！”

“决不放弃苏区寸土！”

“为革命而战！”

“以牙还牙，拒敌人于国门之外！”

博古、李德看着标语，表情上出现了喜色。

刘伯承看到他们刚愎自用的样子，心中十分不快地说：“根据目前的情形看，我们同敌人死打硬拚，是断送革命的行为。”

博古听后，如同火上浇油，非常气愤，极为不满地说：“你是参谋长，有如此思想是很成问题的，在敌人面前害怕了吗？！”

蒋介石把他的嫡系部队陈诚的五纵、樊崧浦的三纵和刘兴的八纵，共 11 个师调到广昌以北的前线，足以说明他要在广昌同红军展开一场大决战。德国顾问赛克特不顾高龄，在陈诚、罗卓英陪同下来到了前沿阵地。赛克特看着错落有致的坚固碉堡，脸上挂着掩饰不住的喜悦。“我们的堡垒，坚不可摧！”一位翻译，译成中国话。陈诚也不失时机地奉承他两句：“有赛克特将军指挥，‘共匪’定死在我强大的国军面前！”

翻译用德语翻译过去，赛克特上将听后脸上挂着掩饰不住的笑容，又用德语讲：“陈司令官、罗司令官，这正是我所希望的！”

翻译用中国话告诉陈诚、罗卓英。陈诚打了个比喻说“赛克特将军，我们这叫围塘抽水捉鱼。”翻译讲给赛克特后，赛克特大加赞赏：“陈司令官讲得好！塘水干了，鱼也就死了嘛。”翻译将话译过来，众人都笑了，笑得很开心。

在大罗山、延福嶂，红军顽强地抗击河东的三、八两个纵队时，陈诚率领河西五纵乘机突破红九军团的防地，在4月14日占领甘竹。

在大罗山红三军团前沿指挥所里，彭德怀正发疟疾，时冷时热。冷时好像是上了喜马拉雅山，热时好像就是到了火焰山。有时病发作起来，令他难以自持。此时，他拖着病躯望着观察孔外的焦土，气怒地说：“打仗靠图上指挥，害人、害己、害革命！”

滕代远因事离开三军团，在战争打得十分艰难的时刻，杨尚昆调来任军团政委。他见彭德怀口干舌燥，用军用水壶给他倒了一磁缸水，递到他手上。彭德怀接过一口气刚喝完，已是三军团卫生部部长的何复生带着病体刚好进来。彭德怀用锐利的目光审视着他，略带批评的口气说：“这里不是你的位子。你的岗位是医院，是救护伤病员。”

何复生解释道：“我知道彭总病了，顺便来看看。”正说间只见他浑身颤抖，额头上马上渗出了豆大的汗珠。

彭德怀和杨尚昆一见大惊，极其关切地问：“怎么？你病了？”

何复生有气无力地告诉他俩：“我也在发疟疾……”俩人二话没说，一起将他搀扶到指挥所外的坑道里，扶他躺下晒太阳。彭德怀也躺在了他的身边，俩人都闭上眼睛。在这短暂的战斗间隙里沐浴太阳的光辉也是一大享受。突然，有几架飞机偷袭过来，俩人听到飞机的轰鸣声，几乎是同时睁开了双眼。看见前方的天空，飞机黑压压地压过来。彭德怀首先想到的是何复生，便叫道：“何院长，快进指挥所！”何复生更是惦记彭德怀的安危，推让道：“彭总，你先进！”正在他俩人推让之际，飞机飞到了他们头顶，又是投弹，又是俯冲射击。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何复生用尽平生力气将彭德怀推进到指挥所里。也就在这时，飞机带着凄厉的叫声俯冲下来，射出的子弹打在了何复生身上。何复生中弹倒下，彭德怀回身大叫一声：“何部长……”杨尚昆也大步冲了出来。

何复生被人抬进指挥所，胸前、腹部都在流着血。他什么也没有说，就无力地闭上了眼睛。彭德怀为失去一位好院长，万分悲痛，十分后悔地说：“早一点就好了……都怪我！早一点就好了，他是为掩护我才牺牲的……”

飞机还在肆无忌惮地投弹。炸弹带着呼啸声落到我方阵地上，爆炸时腾起一道道烟尘。彭德怀发疯般地冲出指挥所，对着天空大声道：“投吧，炸吧，看你能把老子怎样！”杨尚昆跑出来，将发狂的彭德怀拉进指挥所。

战壕、工事在爆炸中毁坏。战士有的炸死，有的被炸伤。惨不忍睹。

敌方一侧大碉堡内，赛克特正在同陈诚、罗卓英吃着军用罐头、喝着美酒，谈笑风生。碉堡外爆炸声不绝于耳。

赛克特起身，走到射击孔前，用望远镜向外观察。他在望远镜中看到树木折断，土石飞上天空，烟雾、尘埃弥漫。赛克特看了一会拿着望远镜回到座上，兴灾乐祸地说：“这是一曲美妙的乐章，听着让人兴奋、热血沸腾啊。”

罗卓英奸笑一声：“‘共匪’的骨头再硬，也硬不过我们的炸弹。”

陈诚看看怀表说：“命令炮团，开炮！”

在敌阵地后方，排列着一排榴弹炮。炮团接到命令，向红军阵地猛烈地射击。

霎时，我方阵地山上的树木被打光，树桩在燃烧，土石变得松软，弹坑累累。战士被埋在虚土中，活着的战士从土中爬起来，一个个成为泥人。

“他娘的，这仗是怎么打的？”梁兴初连长从土中爬出来，睁开眼就嚷。

又一个战士的腿被埋得很深以致拔不出来，梁兴初过来帮他拉住腿，从土中拔出来。他就嚷：“连长，你说从井冈山下来，啥时候打过这仗。过去都是咱们牵着敌人的鼻子转，现在倒好，跑到这挨打来了。”梁兴初自语道：“毛主席为啥不来指挥打仗？”“对！咱们去问问，为啥毛主席不来指挥？”

这一天，博古、李德由彭德怀、代政委杨尚昆陪同，来到了前沿阵地。这时正是大战后短暂的平静。

他们一行走在炸松的土上，深一脚浅一脚。彭德怀一直绷着脸不讲话，杨尚昆怕冷落了他们，边走边讲：“抚河西岸阵地，是陈诚的河西纵队，共有5个师的兵力。抚河东岸是敌人的河东纵队，布置6个师的兵力。在五公里宽的地带上。

就布置了 11 个师的兵力，你们可以想象，这仗打得该有多艰难。”

博古听着一言不发，他东看看、西瞧瞧，仍是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

李德看到我方阵地上被炮火和炸弹攻击的情形，又望望敌前沿阵地上的碉堡工事，仍满怀信心：“在敌人面前，不能被强大所吓倒。即便不能前进，也决不能后退，要利用‘短促突击’的战术，打退敌人的进攻。”

彭德怀话中带气地说：“你们在前线都看到了，敌人修建了 5000 多个碉堡。毛主席以前曾说过‘消灭敌人是为了保存自己，保存自己也就是更有效地消灭敌人’。你们看，敌人没有消灭多少，倒是自己死伤了不少。弹药供应不上，食物也不行嘛。”

博古望望彭德怀没有说什么，他已看到这个指挥所已被炸掉一部分。博古和李德在前线来去匆匆，回到了广昌。彭德怀送走他们后，一直坐在那里生闷气。只见他一手扶在松木立柱上，两眼瞪得大大的，望着指挥所外的焦土。杨尚昆想劝说他，可又找不出适当的词，欲言又止的样子。

彭德怀暗想：“敌人炮火、飞机轰炸了 7 个多小时，工事炸平了，伤亡 1000 多人……我的守备营，全部牺牲在了工事里，这仗还能打下去吗？”

杨尚昆立在了他身边，望着外面燃烧后还在冒着余烟的树枝、木头。杨尚昆心中也在说：“谁都看得出来，这是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正确的意见听不进去，毛泽东被排挤了，朱德、周恩来也被抛到了一边。”

第二天，指挥所的电话铃响了，杨尚昆去接电话。

彭德怀仍望着指挥所外的一片片焦土，十分沉重地暗想：“我都成了光杆司令了，军团勤杂人员和机关干部都上了第一线。仗再这样打下去，我彭德怀也得抱起枪冲锋了。”

杨尚昆走过来，小声地说：“刚才博古同志来电话，约咱俩去谈谈。”

彭德怀站着未动，心中在说：“早该谈谈，我肚子快要憋炸了。”

杨尚昆见他没有言语，接着又问：“是去，还是不去？”

“去”！彭德怀声音不高，却很坚决。他走到里面，将自己随身携带的东西都清理好，最后把一套旧军装叠好，连同其它用品包在一起，提在手里欲走。

杨尚昆不解：“彭总，你拿这些东西干啥子嘛。”

彭德怀望着他，好似有千言万语，他不想说的话，又不得不说：“尚昆，告诉你吧，我是作好了不回来的思想准备的。”杨尚昆既同情理解他，又觉得不会那么严重：“彭总，你放宽心，前方不能没有你。”

彭德怀一手提着包袱，一手拍拍杨尚昆的肩头：“我如果回不来了，你就替我指挥；但有一点，不能拚消耗，我们拚不起呀！”他说着竟头里先走了出去，又回过头说道：“我准备让他们把我带到瑞金关起来，在军事法庭公审我，或开除我的党籍，再不然……”

彭德怀说着停住，一回头见杨尚昆没有跟上来。杨尚昆听了彭德怀的话，心中难受，以至迈不开步子。彭德怀倒显得坦然多了：“我说政委，走啊。”杨尚昆跟了出来，并且走

在了他的前头。彭德怀向他的指挥所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军礼，大有一去不复还之势。然后转身，追上前头的杨尚昆。这里没有送行的场面，仅有他俩的孤影。

广昌城，墙倒屋塌，街道上到处是残墙断瓦，余烟随处可见。“为保卫广昌而战”的标语，已看不到“保卫广昌”的字样了。彭德怀走在前面，步子迈的很大，而且很有力。

“我说彭总，你慢些不行吗？”

彭德怀放慢了步子。他们来到一座残缺不全的庄院，门口有哨兵把守。彭德怀、杨尚昆没有理会哨兵的礼节，径直进了院，又进入房子内。只见博古、李德坐在小方凳上，他俩弯着腰看着地上铺展的地图。彭德怀进来，也不招呼他们，手中的包袱往旁边一丢，随便地打量着房内。杨尚昆轻声说道：“博古同志，我们来了。”这时他俩同时抬起头，还算客气，忙着让座。

彭德怀没有理会，仍站着未动。伍修权给他搬过来一个凳子，彭德怀一声不响地坐下。博古告诉他俩说：“我们明天就回瑞金了，前线的事有必要找你们俩人谈谈，有些事要强调一下。广昌保卫战的原则，是……”

彭德怀霍然起身，火气很大：“还讲什么原则，我们什么时候打过这么艰难的仗？什么时候损失过这么多人？部队的情绪什么时候这么低落过？堡垒对堡垒，结局是什么？不懂装懂，关在屋子里搞图上作业，都成了图上作业的战术家了！”

伍修权用俄语翻译给李德。李德一直绷着脸，一声不吭。博古被彭德怀连续几个质问，问的理屈词穷，气得他脸色发紫，想发火又发不起来。彭德怀不知哪里来了那么大的勇气，

竟冲着李德大声骂了一句：“崽卖爷田不心痛！”

伍修权不敢翻译，疑惑地看着彭德怀。彭德怀见伍修权没有翻译，气呼呼地说：“怎么不翻译？对他实说！”

伍修权如实翻译过去。“儿子卖掉父亲的田心不痛。

李德听后大为恼火，咆哮起来，用俄语大叫：“封建！封建！你彭德怀这次没有当选中革军副主席，不满意，有意见！”伍修权又一字不漏地翻译过来。

彭德怀更是火冒三丈，指着李德的鼻子，大声道：“下流无耻！政治流氓！”

伍修权又翻译过去。李德着实吃惊地盯住彭德怀。如此严厉地针锋相对，确实是他始料不及的事情。大声叫着：“右倾！右倾！”他再也找不出合适的词来反驳彭德怀。依他飞扬跋扈的性格和专权的手段，会严惩彭德怀，可他此时硬不起来，转身一边只顾生气去了。博古被眼前的事态发展震惊了，他也软了三分，问：“你说怎么办？”彭德怀坚决地说：“撤出广昌！”

19日，大罗山、延福嶂阵地也丢失了，红军被迫南撤。

27日，蒋介石的三个纵队向广昌发起总攻击。为了誓死保卫广昌，博古和李德命令九军团的三师和五军团的十三师在抚河东岸牵制敌人；红九军团的十四师把守广昌；集中了一军团、三军团和二十三师向广昌西北地区反攻。结果，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于当日晚被迫撤出战斗，只好向南转移。

广昌经过18天的激战，红军伤亡5500多人，占了参战红军总人数的20%。就这样在错误的决策、错误的指挥下，红区的北大门丢失了。

18 . 病休会昌

1934年4月中旬，在会昌城通向文武坝小镇的道上，走了四个人，他们就是毛泽东和他带领的三个巡视员王首道、朱开铨、周月麟。

王首道，湖南浏阳人，1905年生，1926年转入共产党。曾先后担任过中共浏阳县县委书记、湘鄂赣边特委书记、湖南省委常委、湘赣省委书记。1933年到达瑞金，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秘书长。如今，他也成了中央政府的巡视员。

由于博古和李德固执己见、刚愎自用，顽固坚持“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左倾军事路线，在广昌打阵地战，堡垒战，同强大的敌人拼消耗，对此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的毛泽东多次提出反对意见。他们认为毛泽东在沙洲坝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借口毛泽东身体不好，要他到苏联休养，或是到上海治病。毛泽东断然拒绝了他们的“好意”，就想到了和广东接壤的会昌县。邓小平曾在那里当过第一任中心县委书记，工作开展的不错。再说那里是“围剿”苏区红军的南大门，有粤军陈济棠部队的进攻。那里的主力都调到北线作战去了，仅有一小部分地方武装在坚持。那里还有新任粤赣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何长工和省委书记刘晓。

毛泽东选中了这个地方，一方面作调查，一方面休养。

刘晓和何长工听说毛主席要来他们这里，早就在镇外等候。直到太阳偏西才看见前方有四个人走来，匆忙迎上前去。

“主席！”刘晓和何长工亲热地握住毛泽东的手，而后同王首道等人握手。他们相互问候着，走进了省委驻地。

文武坝的粤赣省办公处，是一座青砖青瓦颇具江西风味的民宅。

毛泽东刚落座，就说：“刘书记、何司令员：我们来你这里，会给你们增加一些麻烦。同时要召开几个座谈会，了解一下扩红问题、土地清查和拥军优属问题。前方在打仗，我们呢，在后方做好一切支前工作。”

王首道：“我和毛主席在来的路上，看了几个地方，搞得还不错。毛主席很高兴，还表扬你们工作做得好哩。”

刘晓说：“毛主席能来我们这里，是件幸事，是求之不得的。”

何长工很自谦：“我们也是力所能及地做了些工作。前方在流血，我们后方应该多流汗，不知北线打得怎样？”

毛泽东一听到北线，就有些担心：“据说打得很艰难。你们这里怎么样？”

何长工愤愤地说：“二十二师在筠门岭打得也很惨，总指挥部要堡垒对堡垒。我把他们撤下来了。”

不久，从瑞金传来了消息，广昌失守了！

毛泽东在他的临时住处，抽烟不止地来回走动，王首道闷坐在一旁。

毛泽东痛心地说：“广昌失败，不是战士们不勇敢，也不是军团指挥员不会打仗，而是决策的错误，战略上的错误。说

到底，是军事冒险主义和极左路线在作怪！”

何长工深有体会：“从立三路线开始，这几年左的东西一直困扰着我们。‘福建事变’没有很好地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就是一大错误。”

王首道不满地说：“蒋介石怕的就是十九路军同我们搞联合，而我们却把‘福建事变’看成是‘政客们企图利用新的方法来欺骗民众的把戏’。坐失良机呀！”

毛泽东：“目前，苏区人力、物力都已很匮乏，我军已经失去了在内线打破敌‘围剿’的可能。在此情况下，我军应毫不迟疑地转变战略方针，适时地突进到外线无堡垒地区，寻机歼敌。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本来有很多有利条件，都错过了。拚消耗的主张，对我们红军来说是不适时宜。‘比宝’不是龙王向龙王比，而是乞丐向龙王比，未免滑稽。对于几乎一切都取决于敌方的红军，基本的方针是歼灭战。只有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打破‘围剿’和发展革命根据地。”

何长工痛恨地说：“会打仗的不让打，不会打仗的却在那里瞎指挥。你反对他，他就排挤你，甚至无情打击。这种局面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如果由他们瞎指挥，非断送革命不可！以前，南线军民反‘围剿’，领导不从实际出发，在筠门岭一带修堡垒，都是土造的，没钢筋水泥，一摧即垮，贻误了战斗，不仅毫无用处，反而捆住了我们自己的手脚。我来后就不修这玩艺。”

毛泽东很感兴趣地问：“为什么？”

何长工告诉他：“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仍搞咱过去的

老套套——游击战法，家家是堡垒，户户是哨所，没有必要修那东西。在乌龟壳里怎么打游击？净挨人家的揍。”

毛泽东很是赞成，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我们不能按教条主义者坐在楼房里设计出来的那套洋办法去打仗。现在，你应该把主力抽下来，进行整训，用一小部分配合地方武装进行游击战、运动战，拖垮敌人。”

在前线同敌人拼消耗的二十二师，撤了回来。他们在站塘一家祠堂里由政委方强主持，正召开全师连以上干部会。

政委方强在会上说：“同志们，在南线我们二十二师承受着数倍于我们的两广军队的进攻，掩护后方。以前，咱们天天打胜仗。如今，打阵地战，怎么老打不赢敌人。这是什么道理？大家可以想一想。筠门岭战斗的失利，我作为师政委有责任，但其原因究竟在哪里呢？”

这时，师司令部的郭参谋进来，对正在讲话的方强说：“会昌来了电话，说是毛主席找前线指挥员讲话。”

方强听后，很惊喜。他暗想：“毛主席怎么没有去北线指挥战斗，忽而到了南线呢？毛主席来了，我们就一定能打胜仗。”

方强愣着没有动。郭参谋又提醒地叫他一声：“政委。”如梦初醒的方强，这才快步离开会场。

他来到另一处房内，拿起电话激动、兴奋而又谨慎地叫道：“是毛主席吗？”耳机中立时传出毛泽东的声音：“你是谁呀？”

方强怕对方听不清，一字一顿地说：“毛主席，我是二十二师政委方强”。

耳机中传出毛泽东的问话：“前边敌情怎样？敌人有多少？怎么部署的？现在有什么动向？”

方强恢复了镇静：“毛主席，我们前方有敌人三个师的兵力，部署在筠门岭一线。他们同样筑起了钢筋水泥碉堡，一步一步向苏区推进。”

耳机中又传出毛泽东的问话：“筠门岭的仗是怎样打的？部队伤亡多少？战士的情绪如何？现在兵力是怎样部署的？”

方强对现在的打法早有意见，苦于无处诉说，这时，他再也憋不住了：“要我们不放弃苏区一寸土地，打正规战、阵地战，实行单纯的防御。我们不得不堡垒对堡垒。结果敌人是钢筋水泥，而我们的是松木加土，一打就垮，反而自己把自己拴住了。一仗比一仗艰难，一仗比一仗打得惨。战士们倒不怕死，可这样白白送死，不值得嘛。战士们情绪可大了，都在问：我们过去为啥老打胜仗，现在就不能呢？总之，现在心里总窝着一股火。”

耳机中传来了毛泽东的鼓励：“你们打得很好，你们师是新组建不久的部队，敌人又那么多，打这么久，敌人才进了一点，这就是胜利！是一个不小的胜利！现在应该把主力撤下来，进行整训，用小部队配合地方武装打游击，牵制住敌人。你们在进行战斗总结，这很好。要研究一下：是什么道理挡不住敌人？是什么道理不能打胜仗？不能消灭敌人？”

方强一直在握着耳机，认真地听。毛泽东的话深深打动了。他放下电话，在走向会场的路上，耳边还响着毛泽东的声音。“是什么道理挡不住敌人？是什么道理不能打胜仗？不能消灭敌人？”

方强来到会场，大声向大家宣布：“同志们，毛主席到了会昌！”

在座的干部异常激动，热烈地鼓掌。

方强还告诉大家：“毛主席指示我们‘把主力撤下来，进行整训，用小部队配合地方武装打游击，牵制敌人’。同时，还要求我们很好地研究一下，是什么道理挡不住敌人？是什么道理不能打胜仗？不能消灭敌人？”

又是一阵掌声。

一个受伤的干部激动地说：“还是毛主席了解我们，关心我们。我们只有按毛主席的战术打仗，才能战胜敌人。”

“什么他娘的‘堡垒对堡垒’，只要能打败敌人，我们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对！敌人有敌人的打法，我们有我们的打法。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嘛。”

毛泽东在南线调查、指导工作期间，蒋介石进行了他的第二步作战计划。

红军在保卫建宁的战斗中多次进行反击，都未奏效。在5月底丢失了建宁。

6月底7月初，在古龙冈以北地区，反击敌人的进攻，又未能阻止住敌人的强大攻势，反而丧失了古龙冈以北的地区。这时，红区进一步缩小。

坐镇南昌的蒋介石，在他的指挥大厅里，独自立在地图前，欣赏着红区在逐步缩小的那一块土地，脸上挂着掩饰不住的笑。

军用地图标记得清清楚楚：红区仅剩会昌、瑞金、长汀、

于都、兴国、宁都、石城七县。而他的部队呢？自西向东，周浑元第八纵六个师进到兴国；吴奇伟第七纵四个师进到古龙冈；罗卓英第五纵四个师进到宁都北；樊崧甫第三纵二个师进到石城北；汤恩伯第十纵三个师进到广昌南；东路军李延年第四纵三个师加三十六师、十师、五十二师进到长汀东南；南路军陈济棠一纵二纵进至会昌南筠门岭。

正在这时，侍卫室主任晏道刚进来告诉他，说是共军第十六军军长孔荷宠在兴国到周浑元部投降。

蒋介石大喜过望：“天大的喜事！天大的喜事！看来“共匪”也不是铁板一块。电告周司令官，立即解送南昌。我要见见这位共军的军长。”

孔荷宠，原是红十六军军长、兼湘鄂赣军区司令员。1934年初，为了提高他的文化和理论素质，调他到红军大学学习。因此，他对上级不满，在学习之际偷偷草拟了中央领导办公位置的地图。他借口去前线了解情况，到兴国投奔了国民党，成了周浑元的座上宾。

数日后，还是在那个大厅里，蒋介石亲自接见了叛徒孔荷宠。

孔荷宠见到蒋介石，一副卑躬屈膝的样子，站在那里，说了很多赞美蒋介石的话。

蒋介石极力夸奖他：“孔先生弃暗投明，实属明智之举，堪称‘赤匪’之楷模。”

孔荷宠从身上掏出他早已画好的地图，恭恭敬敬的双手送到蒋介石面前：“委员长，在下迷途知返，无有大的见面礼，现送上一份中央在瑞金首脑机关的分布图。”

这可是一份厚礼。蒋介石早就想把红军首脑统统炸死，就是弄不清红军首脑机关的确切位置。蒋介石接过看了一眼，连声说：“好、好、好！”他转交给侍卫室主任，吩咐道：“立即送到空军毛司令官那里，马上标好方位，即刻轰炸。”

就在这当天，瑞金沙洲坝被国民党的飞机轰炸了。而且，一连三天遭到狂轰滥炸。由于飞行员的军事素质低下，投弹出现了偏差，仅炸毁中央大礼堂的一角，别处毫无一丝一毫的受损。

红区的进一步缩小，人力、物力的匮乏，已经失去了在内线打破敌人军事“围剿”的可能。以博古为首的中革军委，决定以寻淮州为首的红七军团6000多人，组成了“北上抗日先遣队”，乐少华为政委，粟裕为参谋长，刘英为政治部主任，曾洪易为中央随军代表，从闽西出发，以期达到调动敌人的目的。

由曾洪易、寻淮州和乐少华组成三人军团军委。

当时，寻淮州正在连城，接到命令马上到了红都瑞金，经过几天的准备，于7月6日率军出发。当时正是盛夏，天气酷热，蚊虫叮咬，有时又是倾盆大雨，既要行军，又要打仗，环境十分艰苦。凭着一颗红心、一份坚强的意志，这些困难都能忍受。让人忍受不了的是中央随军代表曾洪易，思想上还是左的那一套，突然改变原计划。按当时的原定计划，红七军团渡过闽江后北上浙西，在8月中旬到皖南，调动“围剿”江西红军的敌人。曾洪易提出攻打福州，寻淮州一面执行，一面打电报请示中央。在没有收到中央指示的情况下，在福州外同敌人激战了三天三夜。除留下了惨重的伤亡外，毫

无一点收获。在被迫转移途中又受重创。

8月16日，在宁德县同叶飞的闽东红军会师。这时的曾洪易产生了悲观情绪，在部队中广泛散布，受到寻淮州的批评。不久，他也私自离开了革命队伍。当他们到达德兴县时，受到了方志敏、邵式平的欢迎。后来同闽浙赣军区的红十军组成红十军团，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辖十九、二十、二十一师。原红七军团缩编为十九师。这时的领导有些调整。刘畴西为军团长，乐少华仍为军团政委，粟裕为闽浙赣军区参谋长，刘英为军团政治部主任兼十九师政治部主任，寻淮州为十九师师长。寻淮州师长后来在乌泥关战斗中腹部中弹，因流血过多而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年仅22岁。

由于兵力太少，没有达到调动敌人的目的。

夏天的会昌岚山岭，尤其是清晨，淡淡的薄雾，在山腰中飘散，给人以神秘而幽静。

7月23日的早晨，毛泽东由刘晓、何长工和其他人的陪同，登上岚山岭。他们伫立在高山之颠，纵览郁郁葱葱、连绵起伏的锦绣山川，心中有一股说不出的情感。毛泽东长久地站立着，眼观山岚云海，脑子里却在追忆着往昔的岁月，使他心潮难平。说实在的，这几年他太不幸了，总在历史的政治激流中沉浮，总在历史的政治烟云中淹没。反“围剿”的节节失败，红区的渐渐缩小，人们都在为共产党的前途着想，为红军的前途着想。他也不例外，在为大家的将来着想，为人民的将来着想。不管到了什么困难的危机关头，他都是乐

观的。面对历史，面对现实，面对眼前，他不由诗兴勃发，随口吟出一首《清平乐·会昌》

东方欲晓，
莫道君行早。
踏遍青山人未老，
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
颠连直接东溟。
战士指看南粤，
更加郁郁葱葱。

毛泽东的声音在山中传响回荡。

当他回到文武坝时，接到了要他赶回瑞金的急信。毛泽东在会昌“病休”三个多月，实际上他一天也没休息，都在繁忙地调查、了解情况中度过。

翌日。毛泽东身背红纸雨伞，在刘晓、何长工等人的陪同下，来到文武坝渡口，上了一条烟蓬船。小船载着毛泽东走了，永远地走了。从此以后，他再也没到这里。

19．艰难防御

7月底的一天，毛泽东和抱着小毛毛的贺子珍在警卫员吴吉清、陈昌奉等人的陪同下，离开沙洲坝，沿着弯弯曲曲的山道向西缓行。他们是要迁往瑞金城西 19 公里的云石山。

在此以前，中央机关已迁移到了梅坑。梅坑就在云石山下，相距不远。

云石山，是石灰岩，经过千百年来的风雨侵蚀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的雕刻，使无数个裸露在表面的石头，形成一个个如云朵状的石头。因此得名云石山。

毛泽东、贺子珍等人沿着上山的小道，在树木掩映的绿荫中行进，几分钟便到了山顶。因为山不算太高。

毛泽东一行登上山顶。山顶很是平坦，正面有座石头砌成的古庙。古庙二十余间，四周竹林茂密，高劲挺拔，景色宜人。毛泽东打量云石山。在他观望山上和山下的景致时，他的随行人员已将东西放在庙前。贺子珍忙着清理东西，让近两岁的小毛毛蹒跚地在空地上自己玩耍。

毛泽东立在庙前，抬头望着庙门两边鎏金的对联：“云山日永常如画，古寺林深不老春。”横匾上写着“云山古寺”。庙正中有如来佛坐像。坐像两边有副对联“云拥如来此地无殊天竺地，石磨直性几人直步卖花人。”

毛泽东一眼觑见警卫员正在帮庙里的东能和尚同两个小和尚向外搬东西。

“昌奉，这是为何？”

陈昌奉告诉他：“主席，考虑到你的安全，给他们换个地方。”

毛泽东一听脸色变得严肃了，忙制止道：“他们是这里的主人，我们是客人，岂有反客为主之理？”毛泽东说着，既客气又恭敬地走过来，对东能和尚说：“老师傅，多有打扰，还请见谅。”

“阿弥陀佛。”东能和尚双手合掌举在胸前，谦和地说：“能和贵人相伴，是小寺之福。施主不必见外。”

陈昌奉等只好又将和尚之物搬回右厢房。毛泽东同贺子珍自己动手搬东西进了左厢房。他从左厢房出来，对搬东西的吴吉清讲：“张闻天同志也住庙中，此时他正在‘闽赣省’巡察，住处你们也给整理好。”

毛泽东总是关心别人，处处为他人着想。他同张闻天的关系很是一般，既无敌意又无好感。原因是他有如此处境，正是这些有“左倾”思想和坚决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人的杰作。毛泽东作为一个政治家和伟人，有一个博大的胸怀；作为一领导者和长者，有容人的情怀，善于团结人，帮助人。实践证明“左”的那一套行不通，注定是要失败的。他至今不认为自己被实践证明了一系列决策和理论是错误的。这并不是他的顽固不化，而是他对中国革命的深刻了解和深信不疑的信念。他深信中国的革命是要靠团结千千万万的人来实现的。因此，他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团结的人。

吴吉清跟随毛泽东多年，深知他的为人。因此，就一声不响地帮张闻天收拾房子去了。

寺庙正殿后又是一进院落，有东西厢房。院中有一棵大樟树，浓荫蔽日。树下有块青石板，青石板四周有几只石圆凳。

毛泽东的晚餐就在大樟树下的青石板上，吃的是青菜、苦瓜、青椒和红米饭。贺子珍抱着小毛毛和警卫员围在青石板周围。

老和尚东能路过此处，看见毛泽东饭食十分简单，不胜

惊讶，自言自语地边走边说：“施主实为贵人，用膳清淡，堪为清官。”

毛泽东挟住一个青椒，放到陈昌奉碗中：“昌奉，今日你出力最大，奖励一个辣子给你吃。”

陈昌奉咬了一口，辣得他直吐舌头。众人见状个个哑然失笑。

毛泽东又风趣地告诉他：“不吃辣子，就不会战斗。”

7月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在云石山接受了《红色中华》记者的采访，回答了题为《目前时局与红军抗日先遣队》。毛泽东告诉记者：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东北和华北之后，又企图对中国发动新的进攻，国民党政府却不放弃进攻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他还宣布了一个新消息：苏维埃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决定，8月1日派遣一支北上抗日先遣队。同时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集中一切力量抗日反蒋，建立新中国。

北上抗日先遣队由新组成的红六军团担任，共3000多人。肖克为军团长，王震为军团政委，任弼时为军政委员会主席。这支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北上，实际上是红军的西征。是在根据地愈来愈小的情况下，博古和李德也愈来愈感到这里呆不下去了，才派出红六军团西征，以求在湘鄂边界开展武装斗争的红二军团的支持。红二军团的军团长是有名的贺胡子——贺龙，军团政委是关向应。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任弼时是临时中央搬到苏区后，博古认为他反毛不坚决，把他从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和组织部部长的位置上撤下来，调任湘鄂边区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这一次的红六军团西征，他又被博古看中，临危受难。

肖克是湖南嘉禾人，参加了苏区历次反“围剿”，曾任独立五师师长，红八军军长。

王震也是湖南人，老家浏阳，1908年生，14岁就到铁路上当工人，16岁就担任了粤汉铁路长岳段工会执行委员会纠察队长，19岁转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组织了长沙工人暴动。在以后的岁月里，他曾先后担任：湘鄂赣边区赤卫队队长兼政委；湘东独立一师政治部主任、政委；红八军代政委；湘赣军区代司令员。

8月7日夜，红六军团在任弼时、肖克和王震的带领下，以军事演习为名突围西征，离开了苦心经营多年的革命根据地井冈山。

红六军团带着红军的希望走了……

这时的周恩来和朱德，实际上也被架空了。他两个虽然还在指挥作战，可作战方针都是博古和李德在独立房子里面策划好的，他们只能照葫芦划瓢，没有一点决策和主动权。这时的军事形势对红军愈来愈不利，敌人从六个方向逐步向红区推进，使苏区仅存兴国、于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瑞金和会昌八县。在这种情况下，又提出了“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苏区来求得战役上大的胜利。”决定了全线抵御、六路出击的方针。所谓六路出击：

红三军团的六师和八军团的二十一师，在兴国的西北沙村地区，抵御周浑元第八纵的六个师；以红八军团的二十三师和江西的独立团，在古龙冈以北地区，抵御吴奇伟第七纵的四个师；以红五军团的十三师在宁都以北地区，抵御陈诚第五纵的四个师；以红三军团的四、五两师和红五军团的三

十四师在石城北的绎前地区，抵御樊松甫三纵的两个师和汤恩伯十纵的三个师；以红一军团、红九军团和周建屏的二十四师在连城南的朋口地区，抵御李延年四纵的四个师又五十二、八十三两个师，共六个师；以二十二师在筠门岭地区，抵御南路军李振球的一师、黄延楨的七师、黄质文的八师。这就是红军的“六路分兵”。

在绎前到高虎脑、万年亭 15 公里的地域内，红三军团的四、五两师和红五军团的三十四师构筑了五道防御工事。8 月 5 日上午，樊松甫三纵的六师、七十九师；陈诚五纵的十一师、十四师、六十七师、九十四师和汤恩伯十纵的四师、八十八师、八十九师，一共九个师的兵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

经过大半天的轮番轰炸，红军阵地上的工事，几乎夷为平地。阵地上的红军战士，还没有同敌人交战，就有一部分人死在了敌人的炮火中。群山中到处响着爆炸声，到处是硝烟。地方游击队人员只好冒着敌人疯狂的炮火，到阵地上救护伤病员。抬伤病员的游击队员也有的倒在敌人的炮火中。

半桥镇，在战火中幸存，但已是千疮百孔，房舍东倒西歪，街上看不见行人，家家关门闭户，偶而也可看见，店铺门前挂着数只草鞋。这是地方人员有意让红军战士自己取拿使用的。彭德怀带着随行人员匆匆穿街而过。田参谋伤感地说：“彭总，以前这个镇热闹得很，如今连个人影也没有。这仗打的。”又一随行干部说：“以前打一仗，苏区扩大一片，现在是打一仗缩小一大片。”

彭德怀只顾走路，没有回答和参与他俩人的议论。

彭德怀来到高虎脑高地，在五师十三团团团长王镇、政委苏振华陪同下站在高处观察地形。身后就是用松木垒成的工事，大都在敌人炮火的洗礼下变得支离破碎，再也经不起震动了。

高虎脑和王土寨两座大山并排在半桥镇东。站在此地向西望山下半桥镇历历在目，向北望低矮的山峰如波浪连绵不断。广昌到石城的公路，像一条白色的带子顺着一条小河弯弯曲曲地伸展在山中。向南是大山，公路就从高虎脑、王土寨两座山峰中穿过。

彭德怀观察一阵后，说：“你们十三团的任务，就是利用这个险要地势，把守住这一道关口。你们阵地防守的如何，对整个战局事关重大。你们的兵力怎么使用，火力怎么配置，要很好地动动脑筋。”王镇讲：“我们的兵力是这样布置的，三营守高虎脑，十一连放在这个制高点；二营守西边的王土寨山头；一营为团的预备部队，放在高虎脑三营后方。”彭德怀听后较为满意：“我看这样行，打起来要见机行事，不能打死仗。把火力集中在封锁山口上。”

蜡烛形高地在高虎脑东南，是四师十团三营的阵地。蜡烛形高地有三个山头，七、八、九连各守一个山头。张震营长来到九连阵地，在壕沟内检查工事。

几个战士正对着山对面的敌人阵地大声喊话。

“白军弟兄们，你们也是穷人出身，我们也是穷人出身，穷人不能打穷人呀！”

对方回话：“我们不想打，可官长非让打，没法子呀！”

“你们那里官长欺压当兵的，打死官长，拖枪过来当红军

吧。听口音你是北方人吧？”

“河北霸县。”

“小日本出了山海关，就打到你们家了，快过来参加红军北上抗日吧！要不家就叫日本人给占了。”

对方不言语了，突然传来：“查哨的来了。”

张震饶有兴趣地听着他们的对话，不由脱口而出：“这个方法不错嘛！”

众人不知张营长何时站在身后，忙站起来，都叫了一声：“营长。”

张震交待：“只要敌人不开火，你们就天天宣传，这也是一种战斗，是心理战。”

6日天刚一放亮，十几架飞机就飞到阵地上空，丢下无数颗炸弹。沉闷的爆炸声，一声接一声，整个阵地立时成了一片火海。接着又一批飞机飞临阵地上空，带着刺耳的尖叫声俯冲下来，射出的子弹打在松软的红土上，随着响声扬起一道道尘雾，有的还打断了树干。

在山后隐蔽的松木工事里，团长王镇焦急地来回走动，把拳头捏得格格地响，最后对着苏振华政委说：“摆在这里挨打，真气人。”他奔到电话机旁，摇了摇通向二营的电话，对着话筒喊了半天，里面没有一丝声音。他使劲拍拍电话机，又摇又吹，还是没有声音。最后他赌气地把耳机一放，无可奈何地说：“电话线断了。”

“我去二营看看。”政委苏振华说着人已钻出了工事。

团指挥所到二营阵地仅二百多米。硝烟遮住了初升的太阳，天空黯然无光。爆炸声还在继续。苏振华立在指挥所外

观察一下，不顾一切地钻进了硝烟中。

阵地上的战士，全身是红土，有的脚腿被埋，但一个个怀中抱着枪，全是准备拚杀的姿态。炮弹落在阵地上，爆炸声震撼着耳膜，他们全然不顾。

苏振华来到阵地，在壕沟中猫着腰边走边检查，还不时同战士谈上几句。

敌人炮火延伸，弹着点打偏。苏振华望着敌阵地说：“敌人要进攻了。”

果然，不一会敌人叫喊着向我方阵地发起攻击。苏振华大声道：“进入射击位置！”战士们拂去身上的泥土，有的揉着眼，从怀里端起武器，趴在前沿，准备射击。山下敌人有一个师的兵力向二营阵地冲上来；右方高虎脑阵地，北面山坡上，约有二个师的兵力攻击。人多如蚁。他们边前进边打枪。

苏振华伏在前沿对身边的营长说：“将敌人放近些，瞄准打，要节约子弹！”

敌人爬了一截，到了半山腰，不见动静，以为刚才的炮火炸弹起了作用，便大着胆子叫喊着向山头冲。敌人进入射击距离。苏振华大喊一声：“打！”机枪、步枪、迫击炮一齐开火。冲锋的敌人倒下一片。敌人众多，仍向山上冲。走在前面的敌兵，突然嚎叫着乱蹦乱跳。原来“附属防御物”竹签发生了作用。为了防止敌人偷袭，在阵地前沿掩埋了许多竹签。这种竹签十分锋利，人一踏上去，就能刺穿鞋底。前面的敌人不敢前进，后面拥上来的敌人你挤我拥，结果前面的倒下，后面的敌人踏着倒下的尸体前进。红军战士边打枪，

边投掷手榴弹。经过激战，敌人被迫后撤。敌人退到了山下，二营战士冲出掩体，忙着抓俘虏，拾弹药枪支。

突然敌机飞过来，炸弹雨点般地落在阵地后面，敌人的大炮也开了火。那是一营待命的集结地，浓烟滚滚不断升腾。苏振华看见大叫一声：“不好。”冒着弹雨不顾一切地跑向一营集结地。

一营集结地，火光冲天。王镇团长跑来了，苏振华也不顾个人安危奔过来了。

王镇一见苏振华就嚷：“老苏，哪有这种打法。先打后边，让你躲闪不及！”

苏振华急问：“一营还有多少人？”

“还剩下九十多人。”王镇气呼呼地说：“还没有同敌人交手，就死了那么多人！唉，打这倒霉的阵地防御战！以前，打仗我们都是吃肥肉，现在可倒好……”

这时，敌人火炮弹着点偏离。

王镇大叫一声：“敌人可能第二次冲锋，赶快准备！”

这时的高虎脑阵地上，工事一半被毁坏，有的战士被压死在里面；没有塌的也是歪歪斜斜，大有一触即垮之势。战士们满脸是血，有的已干涸，身上的衣服更是东一道口子，西一道缝。敌人还断断续续地打着炮。

一个战士在壕沟内用别针把衣服上挂下的布条别上，想遮住那条缝。

苏振华走到他身边都未被察觉，很像是在家中，是那样的镇静、专心。

“小鬼，在忙什么呢？”

战士这才发现苏政委站在身边，不好意思地站起来：“政委。”他嘴唇干裂，凝结的血都发黑了。他用发白的舌头舐了舐干裂的嘴唇，不好意思地说：“弄了一道口子，真不好看。回去要好好补补。”

“多好的战士。”苏振华心中赞叹了一句，接着关切问：“吃饭了吗？”

战士无声地摇摇头。

苏振华又问：“喝水了吗？”

战士还是无声地摇摇头。他突然一指说：“政委，你看。”

苏振华向山下望去：敌人尸体遍野，有的相互挤压着。

战士仍不失幽默地说：“他们来时，拚命地叫喊，现在他们一声不吭了。”

此时的政委苏振华，心中涌出一股难于诉说的情感，眼睛都湿润了。他没有再吭一声，为能有这样好的战士而自豪。阵地上的战士，饿了无食充饥，渴了无水解渴，可他们还是那样的乐观、那样的坚强、那样的无私。同时，他的心里也涌出一股对战局决策者的怨恨。

蜡烛形高地上，战士们利用战斗中的间隙在擦枪。张震在工事里透过枪孔向外观望。

突然，敌人阵地有人喊话：“你们辛苦了，我们马上就要来换防啰！”

张震走出工事，伏在一隐蔽处，朝山下看。

山下敌人新修的公路上，运输车辆一辆接一辆。

从迹象上看，敌人马上就要进攻了。

杨勇在电话中告诉他：“看来，你们营是敌人进攻的重点，

你们要加强防守。为了增加火力，团里决定给你们营增调一挺轻机枪。”

张震大为高兴：“谢谢团首长。我们一定不辜负首长的希望，坚决守住阵地！”

激战一整天过后的夜晚，前沿阵地显得异常的寂静。月光下的高虎垅前沿阵地的山坡上，敌人尸体和红军战士的尸体横七竖八地交织在一起。牺牲的红军战士有的紧紧卡住敌人的脖子，手指陷入肉里；有的战士胸前插着敌人带刺刀的步枪。场面十分残忍、悲壮。

突然，山坡上悄悄摸下来一批战士。他们在搜寻敌人的枪支弹药。当他们看到红军战士的尸体时，不由注目很久，默默志哀，还有的向他们行军礼。

突然，敌人夜间打炮了，山坡上到处是炮弹的爆炸声。搜寻枪支弹药的战士背着东西退回山上掩体里。一发炮弹刚好落在掩体上爆炸，将掩体炸上天空。

坚持了二十多天的红军，虽然也杀伤了不少的敌人，但是红军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不得不于28日全线撤退。

就在这一天，在老营盘阵地上，陈毅冒着炮火来到三军团六师阵地，在师长曹得清陪同下，察看敌情和我方防御情况。突然，敌机飞临上空丢炸弹，一时间老营盘阵地变成了烟火的海洋。曹得清师长拉住陈毅进了松木工事。

工事在炮弹爆炸声中直往下掉土，甚至有些颤动。曹得清面对这种局面，十分伤感地说：“这种被动挨打的局面，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

陈毅话语出口掷地有声：“他们根本不懂打仗，全凭自己

的主观臆断，在那里搞瞎指挥！我曾建议他们以我之长，击敌之短，主力到敌人后方去，不仅不采纳，反而被扣上‘鼓吹游击主义，典型的机会主义’帽子。毛主席领导我们反‘围剿’，那仗打的多痛快，让敌人闻风丧胆。”

突然，工事发生了大的颤动。曹得清师长和其他人忙将陈毅拉出，跑向另一个工事。身后传来“轰”的一声，工事垮了。曹得清师长暗自庆幸行动得快。

于此同时，在敌人一侧的碉堡内，周浑元率属下正通过观察孔用望远镜观察我方阵地。他所看到的是红军阵地上成了一片火海。他十分得意地说：“我看共军的工事硬，还是我们的钢铁硬，他们支持不了多久啰。”

几个属下随声附和：“以前，我们让共军牵着鼻子走，吃了不少苦，如今该是他们吃苦的时候了。”

“嗯，岂止是吃苦，让他们在我军的强大攻势下完蛋！”

周浑元：“对！就是让他们完蛋！告诉炮兵，把炮弹都给我打出去，打得愈多愈好！俗话说‘笑到最后，才笑得最甜’。”

炮弹在爆炸，大山在摇动。陈毅冒着炮火离开指挥所。突然，一发炮弹在陈毅身边不远爆炸，他倒在了血泊中。曹得清师长奔过来扶住陈毅，检查伤口，右胯骨被弹片击中，造成粉碎性骨折。

担架过来，曹得清将陈毅扶上担架。两位战士抬着担架，冒着炮火冲下阵地。硝烟淹没了他们的身影。

20 . 云石相聚

博古和李德牢牢地掌握着军队的指挥大权，朱德和周恩来在前线无事可做，只好由前方回到了后方梅坑。

朱德同周恩来在一起就时局问题已谈了好久。

朱德对他说：“你同他们打交道多，又是中央常委，应该做做他们的工作，想法挽回局面。”

周恩来也是有苦难言：“工作我是要做的。现在你讲，他们根本听不进去。”

朱德：“外国的打法，到中国打仗就不一定适用，也不能死抱着地图指挥打仗。我们吃亏就吃在了闭门造车上。”

周恩来没有说什么。

朱德试探性地问：“还是把润芝请回来吧。有他指挥，这仗还能有转机。”

“难哪。”周恩来长叹一声：“刘伯承顶过他们几次。他们干脆就把他这个参谋长甩开了。刘伯承也躲着他们。有几次，博古、李德要他陪着去前线视察，他都借口不去。为此，他们很恼火，对谁都不相信。”

俩人沉默了，面对面地坐着，长时间的相对无言。由于前方战场形势吃紧，俩人都心情低沉。

好长时间，朱德突然开言：“我是中革军委主席，你是副主席，我是红军总司令，你是红军总政委，这指挥打仗的事，

我们都无权过问，只能是个传声筒。”

周恩来对朱德所讲也有同感，不置可否地苦笑一下，突然转了话题：“寻维洲、粟裕等人率七军团东征，想调动敌人，以减少苏区的压力，结果，未能牵动敌人。任弼时、肖克、王震率红六军团西征，行进得也很艰难……”

朱德非常愤慨：“仗不能再这样打下去了，再如此打下去，红军非拚光不可！苏区非拚掉不可！”

就在他们为红军前途担忧时，张闻天巡视回来，坐在石凳上看书的毛泽东看见忙起身热情地迎上前：“闻天同志，你辛苦了。”毛泽东继而叫道：“小吴、小陈，快来。”

吴吉清、陈昌奉应声而到。

毛泽东吩咐：“快帮张主席把房子整好。”

吴吉清接过张闻天随身携带的东西，拿进了东边侧房。

毛泽东拉住张闻天坐在大樟树下，拿出烟让张闻天。张闻天摇摇手，表示不抽。毛泽东自己点燃抽起来：“你路上辛苦了，闽赣情况还好吧？”

张闻天好像有难言之隐：“一言难尽。”

陈昌奉端来一盆清水和毛巾，放到张闻天面前。

毛泽东：“快洗洗，消消汗。”

张闻天洗过后，陈昌奉端走了脸盆。

张闻天情绪低落：“我走了几个地方，民众已经承担不起战争所需。”

毛泽东见张闻天不像以前那么“左”了，说：“过去，我们打仗在有利于我们的地区打，筹款到富裕的地方去筹。苏区本来就不大，军民自己要用、要吃；国民党军队来了加上

烧、杀、抢、吃、用，经济上出现捉襟见肘的局面，已成必然。”

张闻天苦笑一下，摇摇头，叹息了一声，走进自己的住室。

毛泽东望着他的背影若有所思。

晚饭过后，毛泽东、张闻天坐在大樟树下的青石凳上进行了有生一来的第一次长谈。这次长谈奠定了他俩今后的关系，也就有了在长征途中和王稼祥一起被人认为的“三人阴谋”之说，也就有了在遵义会议上的关键的一票。

毛泽东告诉他：“我看过你写的小说《旅途》，我还能记上一两句。”

张闻天惊喜：“是吗？”

毛泽东背着《旅途》中的句子。“‘四周静悄悄的，和风吹在街道两旁列树的树叶上，发出沙沙的叹息……’”

张闻天那紧蹙的眉头一下子舒展了，微笑着说：“主席的记性真好。不过，你写的《桔子洲头》我能全文背下来。我最喜欢‘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问得好！中国几千年尤其是近百年，外国列强入侵中国，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灾难。孙中山领导革命，把封建皇帝给推翻了，先是被袁世凯篡夺，后又让蒋介石利用。共产党这些年也是风风雨雨，曲曲折折，道路艰险。中华民族，由谁主沉浮？这确实是一个严肃而又现实的问题。”说着他那刚舒展开的眉头又紧紧地聚拢了。

毛泽东笑笑，自我解嘲道：“那是学生时代所写。年轻时‘意气风发’，总想‘指点江山’，无所顾忌。”

翌时清晨，俩人相约在云石山树丛小道上散步。俩人边

走边谈，谈得很投机。最后来到一片竹林前停下。

毛泽东一语双关地说：“你看，竹子长得挺拔，有一种宁折不弯的性格。”

张闻天知道毛泽东的话外之音，也说道：“我就喜欢竹子的性格。它傲风霜、顶严寒烈日，依然苍劲。”

毛泽东又说：“它还有另一面，‘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啊。”

张闻天听着，细想之后，觉得毛泽东对他们“洋房子”人的批评是对的。他承认，“洋房子”人的肚里理论多、实践少。毛泽东又接着说：“什么事物都是一分为二嘛。”

张闻天看着挺拔的竹林，暗想道：“毛泽东好以物比人，说出来的话浅出深入。眼前的错误教训了我们，这是以血的代价换来的，是千万个战士的性命换来的。就连我也受到了他们的排挤，圈外人是了解不到这一点的。”

毛泽东看着他也在暗想：“看得出他心中很苦闷，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发生？也看得出，他的思想起了变化……”

俩人无声地继续走着。张闻天告诉他：“我同博古在一次会议上，公开发生了冲突，是关于广昌战斗的讨论。”

那是4月初的一天，在独立房子内，博古、李德、顾作霖、朱德、周恩来、项英等正在讨论广昌战斗，伍修权在一旁翻译。张闻天言词激烈地说：“广昌保卫战，遭到了不应有的损失，这是我们同敌人硬拚，搞阵地防御战的结果。如果不及及时采取应有的措施，那就是拿战士的生命开玩笑！”博古也动了情，指责张闻天说：“你这是普列汉诺夫反对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的机会主义思想！是十分危险的，你的思

想也快滑到‘右倾’主义的边缘了！”张闻天十分气愤地反驳：“你这是污蔑！不要拿大帽子压人，我们应该清醒地面对现实，不能闭着眼睛指挥打仗，现在是该清醒的时候了！”

朱德对张闻天的话既惊又喜。

博古还想说什么，他一抬头见在座的都盯着他，他把要说的话咽回肚子里。

会议出现了冷场，谁也不发言。

李德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都绷着脸。

顾作霖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他说道：“我代政治部主任后，在广昌前线，亲眼目睹了敌我双方战斗的场面，我也感到我们的打法有问题，而且是指导思想上的问题。”

博古听后更是一惊：“你……”

顾作霖心情沉重地说：“想起以前的所作所为，我感到太幼稚了……”

张闻天自己认准的事，是非坚持不可的：“我再说一遍，仗再这样拚下去，高兴的是敌人！应该马上采取措施！”

张闻天想到此不由看看身边的毛泽东，毛泽东好像没有在意他的表情变化，仍在竹林中行走，走得很慢。

张闻天：“我们之间的矛盾在加深。有次博古找到我，说‘李德的意见，这里的事情还是依靠莫斯科回来的同志’。他暗示我内部不要闹磨擦，当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

这时，两个小和尚各担一担水从他们身边走过，落在后面的老和尚东能，向毛泽东、张闻天行佛教礼。毛泽东也照此还礼。

张闻天继续说：“由于矛盾的发展，博古开始排挤我，五

中全会上，我被派往中央政府工作，就是把我从小中央排挤出去的第一步。他们这是一箭双雕、既排挤了我，又架空了你。第二步再把我排挤出政府，好换别人来。派我去闽赣省做巡视工作，就是第二步。在背后批评我，攻击我，是常有的事。”

毛泽东听罢张闻天对他坦露的不满，没有表示什么。俩人又默默地向前走了一段路。毛泽东在心里说：“他们对待不同意见的同志乱扣帽子，无情打击。破坏了党的纪律。这哪里还有民主而言。”

张闻天又说：“他的拿手好戏，就是把你反对‘左’曲解为‘右’加以打击。我们党内好同志都惧怕他这一点，连我也是胆战心惊。战场上打得很激烈，可我们的后方斗争也很激烈，圈外人不曾了解这一点的。”

毛泽东同张闻天长谈后，思绪万千，久久难平。云石山的夜，静谧而凉爽。

毛泽东伏在灯下，用毛笔在毛边黄纸上写下“建议”两个字，停下笔又陷入了矛盾的思索之中。

贺子珍一直立在他一边，注视着他欲言又止的样子。小毛毛在床上已熟睡。

毛泽东将“建议”二字涂掉，想了许久，又重新写上“建议”二字。

贺子珍终于忍不住了，劝说道：“我劝你不要劳神了，你的建议再好，他们不采纳又有什么作用。”

毛泽东也动了感情：“我还是政府主席，还是一名共产党员，局势到了非常严重的关头，我不能不讲。”

贺子珍：“上次的建议不是被打回来了吗？我劝你找一下周副主席和朱老总，如果他们俩支持你，事情就会好办多了。”

毛泽东：“我找他们谈过，他二人支持我的建议。”

贺子珍：“你再去找找，他们二人同意了，博古也不好再坚持自己的意见。”

毛泽东站起身：“就依你之言。”

毛泽东到了朱德住处，刚好周恩来也在。三人都落了座。

朱德：“在目前看，江西这块地方是呆不住了，必须重新开辟一块根据地。”

周恩来：“目前，东征已失去了意义。”

朱德：“关键是失去了良机，没有利用好十九路军在福建的‘事变’。”

毛泽东一直听着他俩人的意见，没有先表示自己的意见。

朱德像是发现了什么：“润芝，你不是来找我们闲坐的吧？”

“是有事来找两位老总。”毛泽东最后深思熟虑地说：“我们不能再迟疑了。犹豫就等于死亡。我建议红军主力取高排，渡过濂江，经龙市西北，直下南康、崇义，越过湘赣边界的诸广山，进入湖南，再攻资兴、来阳，越过粤汉路到有工人运动基础的水口山休整和补充兵员，以求突破国民党的封锁。”他俩人听后，都在认真的思考。周恩来像是下了决心：“我这就去找他们谈谈。”

李德、博古正在几张稿纸上写写划划，看见周恩来进来，一方面热情地让座，一方面把纸张翻了个面。周恩来已觉察到了他们的细微举动，不过他没在意。他把毛泽东的意见加

上自己的见解，全盘向他们托出，最后严肃地说：“毛泽东同志的建议，中央应该考虑。无论如何，他指挥打仗还是有一套的。”

博古听后心中很不舒服，愠怒地打断了他的话：“关于红军下一步的行动问题，我和李德同志已有了个意见，准备同你商量后执行。关于毛泽东同志，目前，于都还有事需要他去处理。”

周恩来大为震惊，憋得他半天说不出话来。

21．病重于都

9月中旬，毛泽东要离开云石山到于都去了。陈昌奉、吴吉清、卫生员钟福昌、文书黄祖炎、伙夫、马夫等人都做好了出发的准备，担着背着该带的东西，在寺门前等候出发。

这一天早晨，张闻天和早早特意赶来送行的傅连璋也在等候。第四次反“围剿”后，傅连璋在毛泽东的影响下，参加了红军，并被任命为红军医院院长。

毛泽东同抱着小毛毛的贺子珍一起走出庙门。

“哦，都准备好了。闻天同志。”毛泽东握住张闻天的手。

张闻天依依不舍地握着毛泽东的手：“主席，要多保重。”

“你也要保重啊。”毛泽东说着又转向傅连璋：“傅院长，谢谢你。”

傅连璋很动情地说：“主席，你身体不好，要多保重。”

毛泽东握住傅连璋的手，使劲摇了摇，然后大步向前走了几步，又回头向贺子珍、张闻天、傅连璋招招手。

傅连璋拉住钟福昌，又叮嘱道：“到了毛主席身边，一定要细心谨慎，好好护理毛主席，决不可疏忽大意，有什么困难随时告诉我，我帮助你解决。”

钟福昌嘴角挂着笑，一面点头一面说：“请院长放心，我一定护理好主席，并随时向你报告。”

张闻天、傅连璋、贺子珍抱着小毛毛向前走了几步，向毛泽东招招手。毛泽东要下山了，他站在下山的路口向送行的人招手告别。

送行的三个人，都有着自己的心态。傅连璋担心毛泽东的身体，贺子珍除担心他的身体外，还多了一层对他安全的担心。张闻天的担心，比他们还多一层。他知道博古和李德已有了大转移的意向，并且对走留人员也有了个初步的内定。毛泽东是第一个要留下的人。大批红军撤走后，留少数游击队绝对是保不住苏区这块地方的，其处境是不难想象的。他还清楚博古和李德的用意，那就是撤职、批判还没有完全使他威信扫地，他们想通过蒋介石的手来实现想达到而没有达到的目的。当然，这种心机博古和李德是不会告诉人的，不过在行动上已有所表露。但是，不了解内情的人是看不出这一点的。他张闻天已经觉察到了这一点。

毛泽东考虑的是红军的前途，是整个苏区的前途，唯独没有考虑个人的前途。他心中也十分明白，红军快被他们拼掉了，苏区快被他们拼掉了，最后只有走逃跑这条路了。说得好听一点，就是只好来个大转移。走已成定局，只是迟早

的问题。主力红军走很容易，但走后这里的人民怎么办？地方游击队怎么办？坚持在这里开展斗争的领导怎么办？这个问题不能不考虑，不能不解决。他们已经为中国革命付出的东西太多了……没有他们，便没有红军的一切。他们再也经不起敌人的扫荡了。可面对现实，他们还要经受一次大的、还可以说是残酷的、甚至是有灭顶之灾的洗劫。为了苏区人民，为了这块土地，为了将来他必须下去做工作，把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不管是送行的贺子珍、傅连璋、张闻天，还是要走的毛泽东，都有一种生死离别的情感。也许，这一走就会成为永别。可他们又是乐观的，早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了。

毛泽东一行到了于都。于都南临贡水，是个傍水而筑的县城。

毛泽东一行十余人，由李富春带着来到城北门一条小巷深处的灰色建筑房前。这是一处有前后两进的院落，是赣南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任江西省省委书记的李富春专门为毛泽东腾出了房子。大家忙着整理东西。左耳房毛泽东住，中间房大一些，吴吉清他们住，右耳房是文书黄祖炎的住处。

毛泽东把李富春拉到一边，告诉他说：“富春，你安排一下，我们明天召开一个座谈会。”

李富春：“主席，你在路上走了两天，应该休息两天再说。”

毛泽东：“富春，现在是非常时期，一切都得抓紧呐。”

李富春迟疑一下，还是应了下来：“好吧。明天我安排。”

毛泽东到于都后，一刻也没休息，忙着开座谈会，搞调查，找个别别人谈话，常常是忙了一整天，晚上还要开夜车。有

时是通宵达旦，夜以继日地工作。他又病了，而且病得很严重，多日来高烧不退。

毛泽东病危的消息传到了云石山。这一天，张闻天在房内正在起草文件，一旁的电话铃声响了。他拿起耳机，对方的声音很小，他大声问道：“你是哪里？于都，什么？毛主席病了！高烧不止，要派医生？你们等着，马上派人去。你是谁……”他放下电话，焦急地走了几个来回后，匆匆奔出住室，他想找人亲自去叫医生，结果一个人也没见到。他又回到屋里打电话，摇了好长时间才要通。他告诉对方，他要找傅连璋院长，有急事，请他立即到云石山来。

张闻天打过电话，心中仍不踏实，十分焦急的一会屋里一会屋外，在不停地走动。太阳已经被西部的山头挡住了半个脸，他还不住地向上山的山道上张望。正在他焦急难忍时，傅连璋匆匆大步来到云石山。

“什么事，这么急？”傅连璋边走边问。

张闻天上前拉住他小声地告诉他：“傅院长，你可来了。毛主席病了。”

傅连璋十分惊讶，焦急地问：“主席病了？”

“是啊。病好几天了，高烧得很厉害，你看怎么办？”张闻天十分不放心。

傅连璋来不急多想，马上说：“我马上去。”

“这事就拜托你了。”张闻天抓住他的肩头，轻轻拍了两下。

傅连璋赶回医院，拿上药物和医疗器具，就骑马上路了。山道上，月光下，快马驮着傅连璋在狂奔。傅连璋骑在马背

上，浑身是汗，他不时擦着脸上的汗水。

毛泽东躺在床上，发着高烧。李富春、钟福昌、吴吉清守候在床前。钟福昌十分内疚地说：“李书记，我没尽到责任，对不起组织。”他说着眼中的泪珠直往下掉。李富春安慰他。“小钟，这也不怪你。我已打电话告诉了张闻天同志，会派人来的。”

翌日一早，钟福昌就焦急地立在巷中张望，等候傅院长的到来。太阳已经升起老高了，还不见傅院长的身影，失望中带着焦急。他正想回身时，只见小巷口出现了傅连璋打马而来的身影。他一阵高兴，蹦跳着跑进院，大声嚷道：“傅院长来了，傅院长来了！”旋即他又奔到门口，接住赶来的傅连璋，帮他取下药物背在身上一同进了院子。

李富春、吴吉清、陈昌奉迎出来，傅连璋第一句话就问：“主席在哪里？”

钟福昌一脸愁容：“在屋里。”

毛泽东躺在床铺上，额头上敷着一条冷毛巾，脸烧得通红。

傅连璋立在床前，望着毛泽东清瘦的脸。

毛泽东睁开眼睛，声音低微地说：“傅院长，你来了。”

傅连璋心中一阵难过：“主席，我来了。”

毛泽东歉意地说：“又要麻烦你了。”

傅连璋见毛泽东精神疲劳，不能多说话，也不敢多问，打开药箱，取出体温计，放到毛泽东干裂的口中。

傅连璋焦急地等待着，众人也焦急地等待着。过了一会，傅连璋从毛泽东口中取出体温计，看后大惊，但他极力保持

镇静，给毛泽东检查胸部、背部。他取下听诊器，把钟福昌拉到屋外一旁，了解病情。这时吴吉清和文书黄祖炎也跟了出来。

吴吉清急问：“傅院长，主席的病怎样？”

“热度很高。”傅连璋转问钟福昌：“主席什么时候发的烧，吃过什么药？”

钟福昌如实回答他：“烧三天了，吃过奎宁，一直不退烧。”

“还吃过什么东西？”

“三天来，仅喝过一点米汤。”

“有时昏迷吗？”

“不昏迷，就是头痛得厉害。”

傅连璋想了想，进到屋内。

傅连璋立在毛泽东床前，尽量把病情说得轻一些，并征求意见地说：“主席，经检查，您可能患了恶性疟疾。我准备给您注射奎宁和咖啡因，同时再服用奎宁丸。您看如何？”

毛泽东：“你是医生，我听你的。”

傅连璋给毛泽东打针后，为了让毛泽东休息，大家都退了出来。

傅连璋到了右厢房坐在为他铺好的床上。

黄祖炎放心地说：“你来了就好了。这几天，我们都急坏了。”

傅连璋也累了，他躺在床上说：“没有化验仪器，靠判断是没多大把握的。”

黄祖炎又问：“是疟疾吗？”

傅连璋：“恶性疟疾。”

傅连璋既像安慰他，又像安慰自己：“很快就会好的。”

过了一会，傅连璋心中放心不下，起身来到毛泽东住处。

毛泽东已经安稳地睡去。傅连璋立在那里仔细听了听，呼吸很均匀，就蹑着脚轻轻地退出来，并慢慢地把门关好，生怕惊醒了毛泽东。

已经到了后半夜。傅连璋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旁边床上的黄祖炎，也是翻来复去，弄得床板“咯咯”直响。

傅连璋望着屋顶，自己问自己：“毛主席不知道退烧了没有？我的判断不会错吧？药下的合适吧？”

传来了毛泽东的咳嗽声。傅连璋不放心地坐起来，走到毛泽东的住房，量过体温，告诉他说：“主席，退烧了，现在体温正常。”

“我自己也感觉好多了。”毛泽东说着坐了起来，接着下地走到没有油漆的桌前要工作。

傅连璋：“主席，你烧了六七天，又没有很好吃东西，身体还很虚弱，你必须卧床休息三天，三天！”

毛泽东望着傅连璋，严肃地说：“休息？现在不是休息的时候，你知道形势很紧张。”

傅连璋：“正因为这样，主席才应更加保重身体，快速恢复体力。”

毛泽东见他担心地神色，笑了笑，安慰他道：“我好了，你放心吧！”

傅连璋是了解毛泽东的。他知道再讲也无益，只好悄悄退出来。

黄祖炎就在门外，他一见傅连璋出来，忙悄声问：“傅院

长，主席的病好点了吗？”

傅连璋：“主席退烧了，体温正常。”

“太好了！”黄祖炎高兴地跳了起来。

傅连璋怕影响毛泽东工作，将他拉到院子里。这时，吴吉清、陈昌奉、钟福昌都围了上来。

吴吉清特别兴奋地说：“傅院长，多亏你来了。我们大家都感谢你。”

傅连璋：“谢什么？治病是我的职责。主席身体刚好，就又工作了。”

钟福昌心疼地说：“前几天，主席已经病了，还一手支着头一手写东西呢！”

陈昌奉：“主席关心别人总胜过自己，他却没日没夜地工作，连钟福昌都改行了。”

傅连璋这才注意到钟福昌，背着驳壳枪，兼做起警卫员工作来了。

钟福昌说：“主席说自己‘身体不错，用不着护理，干点别的事吧。’因此，我就当起了警卫员。”

吴吉清：“傅院长，你应该劝劝主席，不要太劳累了。”

傅连璋深知主席的秉性，无可奈何地说：“劝也没有用。”

到了午饭时间，吴吉清双手端着江西出的土罐，放到傅连璋面前。此时傅连璋正坐在那里整理毛泽东的病历。吴吉清告诉他：“主席让我专门送给你吃的。”

傅连璋头也没抬，问道：“什么？”

吴吉清说：“鸡。”

“鸡？”傅连璋大为惊讶，抬头看看土罐里的鸡，最后盯

住吴吉清的脸。

“为什么给我鸡吃？现在生活很艰苦，不用说吃肉，就是青菜也难弄到。应该给主席吃。”

吴吉清告诉他：“主席说你身体不好，专门让我买了炖给你吃的。”

傅连璋：“主席有吗？”

吴吉清摇了摇头。

傅连璋又问：“主席吃什么？”

吴吉清：“还是辣椒、酸菜。”

傅连璋眼睛一热，掉下了泪珠，十分感动。他心里想，自己以前曾患过肺病，身体弱，毛主席还记着。他自己身体刚好，正需要营养，可他还是和平常一样。这鸡，我怎么能吃得下去？于是就对小吴说：“这鸡我不吃，小吴同志，你端给主席吃。”傅连璋说着放到吴吉清手中。

吴吉清有些为难：“主席交代的了，一定要吃。”他放下后走了出去。

傅连璋望着土罐里的鸡，上面还飘着一层黄黄的鸡油，他发呆地望着。

毛泽东走了进来，傅连璋忙站起来：“主席，我身体很好……”

毛泽东知道他要讲什么，笑着说：“你吃吧。吃吧。”

傅连璋见毛泽东一直望着他，不吃是不行的，他既激动又惭愧地拿起筷子。

毛泽东看着他吃了，才悄然离去。

转眼到了9月底，毛泽东的身体也恢复的差不多了。这

一天，毛泽东正坐在桌前整理调查报告，傅连璋进来告诉他说：“主席，你病好了，我也该回医院去了。”

毛泽东放下手中的笔：“你先不忙走，我们买条鱼吃吃。过几天我也回梅坑，咱们一块走。”

傅连璋知道这是毛泽东用自己的津贴买鱼给他补身子，就委婉地说：“主席，你工作忙，我不打扰你了，今天就走。”

毛泽东注视着他半天没言语，最后既像自言自语，又像对傅连璋说：“好，那就走吧，我们都会离开这里的。李富春也到总政治部报到去了。”

毛泽东把傅连璋送走了。

22 . 匆忙转移

在梅坑李德的住处里，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正在研究红军主力退却的有关问题。在研究到毛泽东的走留问题时，周恩来同他俩人产生了不同意见。这时的三人中心，开始是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由于王稼祥较早地转向毛泽东一边，也就无形中退出了三人中心，而项英却加了进去。任弼时、项英、顾作霖组成了三人中心。临时中央搬进苏区后，博古认为任弼时反“右”不利，说穿了就是对毛泽东的无情打击还不够，没有很好地、坚决地、不折不扣地执行临时中央的指示，也被排挤出去。顾作霖在4月30日病逝后，李德、博古、周恩来成了新的三人领导集团。

博古见三人中周恩来有意见，问道：“项英、陈毅、陈潭秋、瞿秋白、贺昌五人留下总可以吧？”陈潭秋是湖北黄冈人，原名澄，字云先，1896年生。1920年同董必武、包惠僧组织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出席了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曾到安源从事工人运动。1924年任中共武汉地委书记，并在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27年后，先后在江西、江苏、顺直、满洲任职。1933年到江西苏区，就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中华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兼粮食人民委员。瞿秋白是江苏常州人，1899年生，有过很多别名，秋白就是其中之一。1919年参加了北京的“五四运动”，曾与郑振铎创办《新社会》杂志；1920年赴苏联；1922年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在中共的五大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了武汉的“八七会议”，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以后曾犯过“左倾”冒险主义错误。1928年6月又一次到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和共产国际六大，会后留在了苏联。1930年9月主持召开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路线的错误。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受到王明等人的打击，被排挤出中央的领导地位。1934年2月进入苏区，任教育部长兼任苏维埃大学校长职务。

周恩来对留下瞿秋白也提出了异议，博古说他有肺病，不能坚持长途行车，必须留下。周恩来也就没有坚持，表示同意。但他仍坚持：“无论如何，毛泽东不能留下来，要随红军主力西进。”

博古仍不表态，看着李德。伍修权将周恩来的话翻译给

李德。他听后望着博古，也是一言不发。很显然，他们不同意毛泽东随军行动。

“毛泽东同志，在建立井冈山根据地，扩大江西红区是有突出贡献的，世界都知道中国有个朱、毛红军，把毛泽东排除在外，不好向红军交待，也不好向世界交待。”周恩来提出了不留下的理由。

博古看到周恩来一再坚持，又顾及他在党内的威望，同时还考虑到毛泽东在红军的威望，只好勉强同意。“既然恩来同志一再坚持，我看毛泽东同志就随军行动，但要分开，不能随中央一起走。”

周恩来看到博古作了让步，就不再坚持如何行动的问题。因此他说：“就这样定下来好了。”

博古记恨刘伯承反对他瞎指挥，因此提出：“刘伯承也要留下来……”

周恩来不等他讲完，打断他的话说：“刘伯承同志在苏联学习过，在军事上很有一套，我认为他应该随军行动。”

毛泽东随军行动的事定下来后，已经是10月初的事了。红军要西进，除下大山雄关、深沟险壑、纵横交错的河流外，还要突破蒋介石大军的封锁拦截，首先遇到的就是粤军的拦截。这第一个障碍突破不了，红军西进就是一句空话。

陈济棠同蒋介石有矛盾，曾利用罗炳辉的舅舅派人来和红军取得过联系。周恩来就利用这一层关系，和广东方面取得联系，约好了联系地点，并亲自写一封信，派人前去谈判。

10月7日，两顶四人大轿在一个骑兵连的护送下，来到筠门岭哨卡。会昌筠门岭，是赣南连接南粤的雄山大关，有

粤军把守山口。这里的守兵因接到了上级的事先通知，没费多大事，就移开障碍物，让这支特殊的队伍顺利通过了。

在他们通过筠门岭时，粤军代表杨幼敏、宗盛二人早已在寻乌某地的二层小楼前等候了。由于超过了约定的时间，他俩人脸上挂着焦急的色彩，不时的向前面的大道上张望。日近中午，远远看见前方有一队人马拥着两顶轿子向这里走来。

走在前面的一顶轿子内，是西装裹身的何长工。只见他鼻梁上架着墨镜，头戴草编礼帽，完全是一副阔少装束。他坐在轿内，随着轿子有节奏地颤悠，脑子里总想着一个问题。“红军主力向西转移，要借道广东。我和潘健行受中央派遣，前来找陈济棠的代表谈判。结果如何，实难预料。万一谈判失败……”他一直想着谈判不成的后果。

在后面的另一个轿子里，潘健行装束的又像一个教授。他也在和何长工想着同一个问题。不过，他不像何长工那样焦急。他在白区工作时间长，同花花世界的各种人打过交道，有一定的应变经验和应变能力。

这队人马终于来到了谈判地点。骑兵连分两厢列队站定，两顶轿落下，从容地走出了何长工和潘健行。杨幼敏、宗盛迎热情地迎上前。四人略一寒暄，便匆匆进入楼内。

楼内的桌上早已备好了茶水。双方在座位上落座，何长工拿出周恩来以朱德名义拟的书信，交给杨幼敏。

杨幼敏拆视后，又转交给宗盛。双方便进行了实质性地会谈……

何长工和潘健行受领谈判任务走后，李德和博古在他的住处，加快了这一计划实施的进程。他们的这一计划瞒着中

央的大多数领导，可以说，保密工作做得相当严密。到了该揭盖子的时候，首先找来了项英。当项英走进李德的住房时，房内不像以前那样热闹，冷冷清清的仅是李德和翻译伍修权。李德见他进来忙让座于他。当他坐定后，李德把早想好的词全盘托出。

当项英听完了他的意见，沉默了好长时间。李德一直在注视着他的表情变化。李德也清楚，对于留下，他会想不通，甚至还会提意见。不过他不用担心，项英这个同志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服从性大。李德还了解他，他想同中央保持一致。沉默终于被他打破了，项英带表态的口味说：“中央让我留下，我项英服从组织决定。但有一点，你们务必注意，毛泽东暂时的克制，不过是出自于策略上的考虑。他可能依靠很有影响的特别是军队中的领导干部，抓住时机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军队的党的领导权重新夺回到他自己的手中。”

李德听了他的话很高兴。一是他同意留下，二是他提出的这个问题和他的想法大致相同，也可以说是“英雄所见略同”。

在李德和项英谈话不久，红军的第一批人员就要离开瑞金西征了。苏区人民为了红军的顺利转移，在离瑞金十五公里的武阳镇架了一座桥。这座木桥横跨锦江，桥头有一棵百年樟树，四周山水秀丽，风景如画。当红军战士排着长长的队伍，从桥上开过时，他们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一种内疚的情感。几年来，苏区人民为了红军的发展壮大，他们给红军吃，给红军住，把自己的亲人送到红军队伍里，至今想起那老子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参军的场面，就让人激动不已。可

我们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呢？我们打了败仗，丢失了苏区，对不起他们呐！

两岸桥头，聚集着许多苏区的人民，在含泪欢送红军西征。到处是恋恋不舍的场面。他们为战士们送草鞋、送鸡蛋，战士们含泪地推让，依依不舍。

红军西征的消息在高一级的领导中传开了。在云石山的贺子珍也得到了红军西征的消息，她在庙中左厢房默默地收拾东西。张闻天进来问道：“小毛毛都安排好了？”

贺子珍停住手中的活，告诉他：“交给我妹妹贺怡了，由她交给奶妈。”

张闻天也告诉她：“你准备好，马上去休养连报到。董必武是你们连的支部书记，谢觉哉、徐特立、邓颖超都在修养连。你还有什么事情需要处理？”

贺子珍想了想，说：“别的没什么，我担心润芝他……”

张闻天要她放心，说毛主席也随大部队行动，只是稍晚些。贺子珍一直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

为了大批的红军顺利过江，动员当地群众在于都的贡江上，相距不远建造了五座浮桥。

白天不敢过江，怕敌人的飞机轰炸，一到初夜；红军的主力就从浮桥上一队队通过。说是西征，不如说是大转移；说是大转移，不如说是在大搬家。总之，西征也罢，转移也罢，搬家也罢，反正是撤离了苦心经营的苏区。在这些撤离的红军队伍中，有一支特殊的队伍，或担、或抬、或用车推；有石印机、兵工厂的机器、造币机器、大量的纸张、电话线等物，几千人在搬运，压得浮桥摇摇晃晃，好像整个苏区都搬

上了万里征途。

在梅坑的红军医院里，医院上上下下正在忙着包装医疗器械、药品，显得十分凌乱。周恩来来到了医院病房，他要看望一个人。这个人就是陈毅。

这时的陈毅躺在病床上心急如焚，万分焦急地望着门外。

周恩来进来，陈毅欲挣扎着坐起来，被周恩来阻止。他带着歉意说：“陈毅同志，你负伤后，没抽时间看你，对不住了。你的信我看了，发电机马上就送来，装箱的医疗器械重新打开，也要给你开刀。”

陈毅有些激动，但他却说：“大部队已经行动了，我何去何从，还没有人找我呀。”

周恩来心情不佳地说：“中央已经决定你留下，还有项英、瞿秋白、毛泽覃、贺昌、刘伯坚、周以栗等人也要留下。项英为中央分局书记，你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办事处主任。”

他们正说着，有位医生进来告诉周恩来。“周副主席，准备工作已经做好。”

周恩来：“马上开刀。”

陈毅激动地说：“留下坚持斗争，我陈毅没意见，服从组织决定。我也晓得，留下来坚持斗争会更艰险，还会有牺牲，这些我陈毅都不在乎。但有一点我要说，仗打到这份上，是决策上的失误，如果他们还是一个马列主义者，就应承认这个错误。毛泽东同志在指挥打仗上，是很有一套的。”

进来几个医护人员，将陈毅放到担架上，抬出病房。周恩来一直跟在担架后边。陈毅在担架上动情地说：“蒋介石不

会因为红军主力撤出而不管,他会更疯狂地来屠杀苏区军民,我们留下的应该有这个准备。失败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承认失败不是悲观,而是政治上坚强的表现。只有不敢承认,那才是十分危险的!”

医务人员抬着陈毅进了一间手术室,周恩来也跟了进去。

23 . 围追堵截

蒋介石在南昌行营指挥着这场“围剿”红军的大决战,连连得手,使他喜形于色。10月4日,他在南昌给陈诚发了份电报:

中意克复石城后,留汤纵队守石城,同时使罗纵队主力急转于头陂,迅占胡岭嘴,使与攻克石城日期相差无几,或进攻石城时以汤纵队任主攻,而令罗纵队为总预备队,一俟石城占领,即可转移兵力,不致误时也。

蒋介石认为红军被消灭已成定局,他发完这封电报就携夫人宋美龄一起到华北地区视察去了。他先到西安,再转道太原。他刚下飞机,就接到了南昌行营发来的报捷电报。说是6日,石城被国军占领。蒋介石在9日,离开太原前,又发给陈诚一封电报:

欲促进战局早日结束,则东路应增加兵力,如能将第四与第八十九两师由汤带领东移,则

东路即可单独向长汀、瑞金进展，一面北路军占领宁都与薛岳会合后，即可由宁都与东路军由长汀会占瑞金，可免石城与长汀之兵力与时间也。如该两师不便调往，则调第八与八十八两师亦可，而现驻资金溪之一师，届时仍可调回广昌以南地区也。

蒋介石从太原又到了归绥、察哈尔视察，最后到了北平。他所到之处，都把大部分精力用在分别接见当地的军政官员上，并设宴招待，一个个地拉拢，以缓解地方军政官员对他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不满。由于他超负荷工作，总感觉身体日趋不适。因此他到北平后，就和夫人双双住进了协和医院。

高等病房，陈设豪华，既可休养，又是一个办公的理想场所。

10月中旬末的一天，蒋介石穿着白底兰条的病号服，坐在一旁的沙发上看报纸。侍从室主任进来，小声对看报纸的蒋介石说：“先生，南昌急电。”

蒋介石放下报纸：“讲些何事？”

侍从室主任：“行营报告，江西‘共匪’有异常动向，据侦察，‘共匪’有南窜之势。”

蒋介石听后从沙发上站起，沉思一阵，便对待从室主任吩咐道：“告诉夫人，要她一同飞往南昌。”

侍从室主任又问道：“何时动身？”

蒋介石不加思索地说：“马上动身！你通知他们，马上调飞机过来。”

当晚，蒋介石从北平飞到南昌。百花州的雨夜，带来了
几多寒意。

蒋介石的轿车在雨中行驶到“行营”楼前停下，等候的
人上前分别打开雨伞，将蒋介石、宋美龄等人迎进大楼内。

大厅里华灯齐放。蒋介石一行进入大厅，马上将众人招
集在军用挂图前。

熊式辉指着地图说：“红军在兴国、古龙冈、石城、长汀
顽强抵抗后，突然南撤，一些队伍已开始南窜。”

蒋介石看后问道：“诸位司令官，你们对‘赤匪’的动向
如何看？”

众将领看着地图，又互相看看，不敢妄言。

蒋介石鼓励他们：“随便谈谈，随便谈谈，不必顾虑。”

有的认为红军向南突围，是妄图在粤赣建立所谓根据地；
也有的认为红军很有可能西进；还有的认为：“朱、毛对湘赣
边界较为熟识，在井冈山有一定的基础，很有可能，向南突
围后，马上调转方向，重新占领井冈山。”如此等等，众论不
一。

“还有何高见？”

蒋介石见众人再没有别的意见，就大声道：“不论共军是
南下或西行，还是北进，只要他们离开江西，就除去我心腹
之患。他们走到哪里，我们就堵到哪里！他们不论走哪条路，
久困之师经不起长途消耗，只要我们围、追、堵、截及时，将
士用命，政治配合好，消灭共军的时机已到，大家要好好策
划。现在我命令：何键为‘追剿’总司令，薛岳为前敌总指
挥，陈诚为预备队总指挥。同时电令四路人马，从四面八方

围歼。何键率部为西路军，堵击共军进入湖南；陈济棠为南路军，堵截共军进入广东；李宗仁率部堵击共军进入广西；顾祝同率北路军，阻止共军进入湖北。

红军离开江西，消除了蒋介石的一块心病。他在江西这块小地盘上，同红军打了七年的仗，损兵折将不说，让他在国人面前丢尽了脸面。

在粤赣边界的阴雨天气里，红军主力在迷茫的夜晚，在山区小道上，踏着泥泞的道路在艰难行进，尤其是担、抬机械的队伍，更是难行，一步一滑，有的东西翻倒山沟里。山道太窄，队伍常常受阻，行进的速度很慢……

中央领导大部分都踏上了万里征程。而毛泽东还在于都的谢家祠堂里召开赣南省的省、县、区领导会议，布置今后的反“围剿”工作。毛泽东作报告时，会场安静、严肃又带着紧张。他一手卡腰，一手打着手势，声音很响亮。“国民党企图在江西全部消灭红军，我们决定冲破敌人的封锁线，打到敌人后方去。红军主力走后，你们留下来，坚持地方工作，局势会更复杂，更艰苦，更残忍，甚至会死亡。我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共渡难关！”

就在这一天的夜晚，也就是10月18日夜晩，天空阴沉沉的。浮桥上有几盏若明若暗的马灯。

毛泽东带着吴吉清、陈昌奉、黄祖炎、钟福昌、伙夫、马夫十儿人，告别送行的赣南省、县领导，踏上浮桥。毛泽东站在浮桥上，向岸上送行的人招手。岸上的人在向毛泽东招手。

毛泽东迈着沉稳地步子，一步一步踏着浮桥离开了他苦

心经营的地方……

毛泽东自从 1927 年 10 月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起，到 1934 年 10 月离开江西，随主力红军大转移。他在江西这块用鲜血染红的土地上，同他的战友们渡过了七个不平凡的春秋。他在同国民党的斗争中，总结出了中国革命的经验多次打败敌人，使红军不断扩大。然而，在党内斗争中，由于“立三路线”、“王明路线”的发展，使他几次遭批判、受排挤、被架空。在那艰难困苦的岁月里，他仍一心工作着、奋斗着。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由于王明的极左路线，红军付出极大的代价，丧失了这块用鲜血换来的根据地，只好被迫进行大转移。毛泽东也踏上了离开红区的第一站——于都。前面，还有更困难，更艰险的局面，等待着他去力挽狂澜。

后 记

历史长篇《井冈风云录》，洋洋六十多万字，历时两年多的时间，终于完成了。

《井冈风云录》描写的是中国共产党和以毛泽东为首的老一辈革命家，在闽赣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历史。既然是历史，就来不得半点的虚假。要把这段逝去的历史，重新展现到人们的眼前，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1993年8月间，作者同山西电视台的原文艺部主任段成明、文化局长戴沂蒙和编导李海斌，到江西为电视连续剧《特遣纵队》选外景，曾到过五次反围剿的战场。去宁都，到瑞金，上井冈山，去追寻那历史的烟云，凭吊革命先烈。历史已经走过了大半个世纪，当你一踏上这块用鲜血浇灌的土地上时，望着保存下来和遗留下来的历史遗迹和累累弹痕，眼前仿佛浮现出了红军当年同敌人激战的场面，耳旁也好像响起了鏖战的枪炮声。这时的心中产生出一种冲动，我觉得我有责任让历史重新展现到人们的面前，让后人牢记中国共产党“百战多”的历史，牢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英勇奋战的历史。历史是一面镜子，通过这面镜子知历史兴衰，更觉任重道远。当我们一行到了江西革命博物馆，看见长长的桌案上，整齐地摆放着一本本厚

厚的革命烈士花名册时，令我产生出几多感慨。仅兴国一个县，在那一段历史中，每家每户都有人为中国革命牺牲。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每走一里都有一个兴国人牺牲在长征路上。兴国是江西的一个缩影。

从江西回来后，作者又三次上北京，南下江西，首先完成了四十六集电视连续剧的创作。作者又在电视连续剧的基础上，进行了取舍，进行再创作，才有了今天这个历史长篇的样子。

因本人写作水平有限，很难全面地把这段历史写深写透。但我本着求实的创作态度，以毛泽东为主线，围绕着毛泽东身边发生的事件来写。这样，也难免会出现对在同一个环境中的人和事，产生遗漏。在这里我对没有写到的先烈表示歉意，也对活着的老一辈革命家表示歉意。

在创作电视连续剧中，始终得到了江西党史办一处处长蒋伟处长的大力支持，同时还得到了副处长赵敏女士的支持，她为我提供了不少的资料。很可惜，她因病过早的去世，我不能向她当面表示感谢，仅以此向她表示哀悼。在创作这部书的过程中，得到过很多人的帮助，我不再一一表示感谢，仅以此表示谢意。

书中会有很多错误，欢迎赐教。

1995年8月1日

写于山阳勤奋斋